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七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19/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七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七六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吳興藝文補七十卷(一)

〔明〕董斯張等輯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一

吳興藝文補七十卷(一)

〔明〕董斯張等輯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吳興藝文補序

吳興為江左清樂之國六代名
賢至從人主上章請郡風流政
蹟焜耀湖山而文事亦日以富
有當時宦游其地者類能編纂

序一

故實如吳興郡疏出晉太守王
韶之手入東紀出梁主簿吳筠
手雜錄地紀出唐刺史張文規
顏真卿手統記出宋長史左文
質手豈自公之暇偏於此地獨

多抑學優之長獨於數公偏授
也後世刑名錢穀之累較煩吏
其上者數未搔墨且至弗遑寢
洩於是冊府之權旁落不收而
寓公逸客起而操之猶幸沿此

序二

一脉使山泉雲蘂不埋沒於荒
榛亂礫之中耆舊衣冠猶生動
於遺碑斷簡之內所關一郡文
獻不啻重也余每讀雲間徐伯
臣先生掌故集見其援引該博

采摭精嚴而於藝文一錄猶若
草創未備者幸近日閱覽之士
如董遐周閔康侯韓聖開韓仲
弓諸君合志同方廣蒐博證自
正史以及稗官自家乘以及雜

序三

部或人非湖產而故實相關或
文寓它蹟而觚藻泛挾皆亟為
表襮列之序皇自唐季以前董
君為政宋元而後閔韓共蒞斯
盟幾窮科斗之藏併茹玄釋之

味誠武庫偉觀也惜哉伯臣不
作遐周早逝余乃得以公事之
隙樂觀其成遙視晉唐諸公不
任編纂而任流通勞佚之數相
去奚翅什伯哉余獨思顏魯公

序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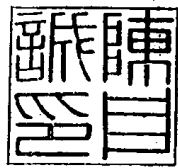
在郡日既為地紀鏤之石柱又
以餘力繕成韻海鏡源一書至
於徧招材彥參與子姪方外白
足皆得揮麈入席唐季政衰兵
戈游起乃有此一片洞天福地

任吏隱者逍遙如此豈必遇僊
嵩少然後白日生羽翰哉古今
吏道苦樂不相及若是因序藝
文為三嘆云

崇禎六年秋九月吳興郡守陳

序五

以誠書



吳興藝文補小序

吾里遐周董君有異才爲江右
陳赤石先生所賞將闖天門而
病病中以著述當藥餌泛者爲
廣博物志精者爲吳興備志而

序一

補藝文尤詳吾郡故有志志中
之文絕稀蓋嘉靖中推一大賢
爲主羣手競湊成之直其名耳
卽掌故一書亦出寓公之手豈
我湖饒山水而獨罕人物耶余

家居久慨然慕東沙之于寧陽
和之於紹而自分孤陋未能任
遐周以後起獨承之余老未得
全覽先閱藝文之目大約臚夏
周之鍾鼎亦不廢近代之綺羅

序二

收山海之珍奇亦不遺家園之
薑芥斯亦典籍中之一快也嘗
與閔康侯氏相叅訂沒旣久康
侯念寶玦沉淵菁毫埋土將使
海若山靈笑人取而梓之謀諸

韓聖開氏仲弓氏復哀廣而加
詳焉緣繡谷陳郡尊意問序于
余私念陳言憂去止自文字言
耳至總覽家則吳星隴月玉海
金樓正取其廣不厭其多如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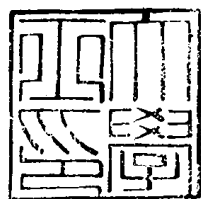
序三

穀然新者既少陳者亦匱新陳
相因此太倉之貯而三家村必
不能辦也遐周青年便能到此
當是用修後身良友又能張之
繁然盛行我湖之萃白而玄珠

卽其中矣

崇禎壬申清和月同里七十六

翁朱國禎拜撰



序四

吳興藝文補序

藝文者郡邑志之一班也吳興
藝文補者又藝文之一班也
友遐周康侯皆具良史才何
不取全志而任之曰難言也閩中

序一

新都其官史而不任史也北
地瑯琊其人史而復不任史也
於是中原之菽多變為稗周
行之轍局轅於野也稗也託
於史而史以亡則反不若都邑

之簿山水之經不駕史名而史之
體以具然而武功之前也有病其
促者隨州之弘也有摘其迂者甚
至青州雍紀之卓麗賅肆也有
指為祿者不獨任史難即任志

序二

亦難也又不特此也索米取金之
事若以此懲小人而今且以疑君
子天刑人禍之懼若以此箴鑒禦
而今且以惕草萊又何怪乎文彫
黜熄而簪筆者之勞不若袖手

者之逸耶然則藝文遂當預
行乎曰奚而孤也文之為體興
而曜茲揭而其為用與萬彙相
鮮揆識既具匠矧自符人代之
宰從斯而緯其鉅者核典故

序三

宣政理列材藪驗興方而其纖
者之鼓吹宮商極命草木使藝
文而不備則是黼裳珮玉可以免
冠授几張筵及罷設醴亦何以陳
雅會而疇羣心也及郡自赤烏

樹域以及石馬浮疆代作畿屏
封提騷苑歷來不虎簪彤之
老浮家泊宅之倫咸挾賦以登
高能义手而依韻縹緗之業藻
繪蒸霞裒集之難晨星伴

序四

月九靈山長乃以宏規富士留心
掌收華路英蕞雖其衆輯
尚拘於方紉脫或渚於類所以
綫通迷海介鑿堙山始事勤
劬可忘裡祝遐周拔華公族

泮鏡圖襟以仲遠駁覈之精
魚茂先綜覽之富隨其獮弋
即寓鉤烹不局一隅不執一見凡
事關若雲者難疏必集孤牒必
收六種以前碎金六撮二乘而

卷五

下法苑金貨筆削之功閱唐而
止傷哉玉樓已趣名矣康侯
整音徽於未沫聲竹素於重
翻搜討加恢鑒裁加密勒成甲
之部呈生鄴架之輝譬徐氏之

取裁則梁父先禪若兩君之合
志則百谷歸王不腆弁覲之靈
獲以父事抗衡雍齊諸紀若因
而有任修郡乘者六千百襍考
訂之林也集成謀之郡侯陳公

卷六

公治郡不減顏蘓又孜孜以徵文
獻獻網羅舊聞為事意者
茲編得託以不朽乎余獨嘆
康侯及子猶子曰今此世界
真有大官銀錢可分尚方筆

札可賜漫即教叟猶倚漁簑
牧笛而傲之史固不可任也嘗
見成書舊志用脩先生所輯
藝文部至四十餘卷後人以其
繁冗盡汰之志之不可任如此

序七

今使冊府長存筆塚不壞
但還藝文本色不妨孤行於
國史郡乘之外然後流傳較
永此固而君著錄名補不名志
之意也亦即當日掌故成書稱

錄不稱志之意也然而非裨
也非野也真有志於史與志
者殆終莫能外也

崇禎壬申嘉平舊史氏韓

敬譔



序八

吳興藝文補紀事

嘗攷史之繁重而難悉者莫大於諸志而諸志之中才有難兼博於星曆者未必通於方輿博于氏族職官者未必通於禮樂刑法錢賦藝文諸體故志爲史之一體而藝文又爲志之一目自後世司府州縣各志其輿圖沿革秩官選舉以及田賦武備人物祥異之類而通名曰志於是志若具史之全體而志之傳始重自非良史才不能勝其任而有才者又不欲勝其任此吾友遐周氏所以托于藝文一補以自見也遐周嘗謂予昔騶衍

藝文補

紀事

一

作迂怪之談列中國名山大川廣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所不睹謂中國於天下八十一分之一耳當時王公大人竒其言而尊事之今吾郡於中國亦若八十一分之一安所從事於域外之觀以附不朽乎予應之曰莊子有言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而喜豈非以類之聚者聲氣所感固有不能自外者耶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只士苟有能則古昔稱先王卽不越鄉閭而兼三才羅千古亦旣秩然燦然矣且吾郡鍾英毓秀代不乏

人卽掛瓢而趨與襜褕戾止者咸極人倫之雋徵文考

獻幾於寓內無兩安所見八十一分之一者之足以陋吾識隘吾觀乎抑聞之虞雍公鄉里前輩文獻無傳後生之責予孽斯旨未嘗不惻然自失子倘有意亦何必效談天之衍以自炫也遐周乃喟然曰子命我矣但其困二豎者十餘年時見藥鑪醫案之傍冊鉛不輒莫窺其志之所屬及一旦應召玉樓始從廢簾中簡得其所爲文若詩者曰靜嘯齋集其所爲襍論紀述者曰吹景集其有係于湖之山川風俗人物政事者曰吳興備志

藝文補

紀事

二

曰吳興藝文補而又於其中別方外之乘爲白法志靜嘯吹景二集已爲點定行世白法及備志則其嗣君猶未忍輕出手澤而藝文一書顧屬未竟之緒予乃不揣蕪陋與閔康侯家聖開共卒業焉書成而吾師繡谷陳公適來守郡先是予遊秣陵受知于少司空何蘅莪師於時陳師方爲司空曹郎亦謬於較士中模索得予遂相與爲文字知而薩莪師皇明文徵之選予曾與魯對之役師因以搜討之業相屬始敢以是書進不虞吾師之拊掌擊節也呼而語之曰撰述之家其流各別史通

所謂偏記小錄逸事瑣言家史別傳茲不具論他若周稱之陳留耆舊周裴之汝南先賢陳壽之益郡耆舊虞預之會稽典錄謂之郡書若盛洪之荊州記常璩華陽國志辛氏三秦羅含湘中謂之地理若漢有三輔黃圖隋有東都記於南則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謂之都邑簿彼皆各紀其本國之風物以俟後之好古者有所稽討故雖偏而不廢襍而有徵今吾于是集讀施延曆議姚信昕天論諸篇而博於星曆讀沈懷遠南越志裴清進金沙泉表諸篇而博

藝文補

紀事

三

於方輿讀唐宋以來碑傳墓銘諸篇而博于氏族讀沈懷文省錄尚書議及後代授贈制誥諸篇而博于職官讀吳商禋祀六宗議陳高祖南郊告天文及沈不害上陳高祖置學書姚察定雅樂奏諸篇而博于禮樂讀陳文帝春夏停刑詔沈洙測囚議徐堅請決獄覆奏疏諸篇而博于刑法讀始興王濬武康開漕疏沈慶之鑄錢議顧憲之西陵增稅議陳文帝減賦詔陳宣帝墾田蠲稅詔諸篇而博于錢賦讀沈約上宋書表評詩序陸厥與沈約問聲韻書王績與陳叔達借隋紀書釋清晝詩

式序諸篇而博于藝文是從來諸志中所難兼者讀是集悉能兼之寧僅作吳興一郡觀已耶子其亟圖之予拜命而出授之剡剡氏凡二十有二月而工竣予乃端策以告吾師曰小子不敏竊嘗聞班固易司馬遷八書爲十志而江淹以爲修史之難無出于志者鄭樵亦云志者憲章之所係必老於典故然後能爲今郡國志其名沿於固而其義例實備諸史志可嘗試漫爲志又可廢閣不講哉師領之曰唯唯則又端策以告吾師曰師之所以留意於是集乃師之所以爲政者耳今有司

藝文補

紀事

四

善簿書期會刑名錢穀目不暇給或視志爲迂濶事不復省記或有增益改作令胥史簡舊牘錄以塞白而已且今之爲政者簿書期會刑名錢穀寄聽胥史之口第能簡舊牘不甚垂鑒如前所云是亦爲政矣孰有好謀能聽以徵文考獻爲當官急務孜孜討論如吾師者乎吾師之爲政清靜寧一一切務與民休息而懸魚瘞鹿之操祈自信不求人知三年中吏畏民懷恩單化洽復得以退食之餘披圖閱史夫亦曰鑒古之遺如指諸掌布在方策貽諸後人其志之謂乎志再未之逮也而姑

以藝文存焉此吾師命梓之肯故曰師所以留意是集
印師之所以爲政者耳於是師乃莞爾笑曰子且歸而
識之爰命墨卿述其緣起如此 肯

景順六年癸酉冬日西吳韓昌箕仲亨甫識

藝文補

紀事

上

刻吳興藝文補感言

先君子侘傺名場浮沉菰園江錦割而不盡宛轉匡床
孫金擲尚多聲婆娑小室於是閉門則異解組之頭滄
海而開卷斯同著書之歸茂陵雖斷簡殘編空食神仙
之字然髯枯頭貴難磨筆硯之靈顧尤注意於粉榆謂
必取徵於文獻乃勤漁獵爰補菰文積有歲年成茲卷
帙傷哉鄧林之木已枯誰爲翹楚龍門之桐既死孰賞
知音幸遇魯公葦玄真之泛宅欣逢張永賓麟士於織
簾遂使千年朽蠹頓生籤軸之光半世雕蟲不負冊鉛

藝文補

紀事

六

之志是先君子以作者之才爲述者之事而予小子以
生者之悲爲死者之幸矣惟我

牧伯宗主斯文帳設絳紗進受經之盧植亭藏玄草容
問字之侯芭而尤加意遺編登之剞劂倉曹人物之志
盡歸網羅征南武庫之儲舉彰琬琰使先君而在豈勝
晞附之榮俾小子聞之彌動音徽之痛敬題末簡聊識
感私云爾若松之佐陳壽之史義例倍森仲宜受蔡邕
之書編摩無恙幸諸父黨不負深盟奕世戴之片言曷
罄矣

不肖孤董說泣血稽顙謹識

吳興藝文補總目

文

漢晉文 第一卷

宋文 第二卷

齊梁文 第三卷第四卷

陳隋文 第五卷至第七卷

唐文 第八卷至第十二卷

宋文 第十三卷至第二十四卷

元文 第二十五卷至第二十八卷

藝文補

總目

一

皇明文 第二十九卷至第四十卷

賦

漢至皇明賦 第四十一卷

詩

六朝詩 第四十二卷

唐詩 第四十三卷至第四十六卷

宋詩 第四十七卷至第五十二卷

元詩 第五十三卷至第五十四卷

皇明詩 第五十五卷至第六十一卷

詩餘

唐至皇明詩餘 第六十二卷第六十三卷

附錄

朱平涵文 第六十四卷

董遐周文 第六十五卷

董遐周詩 第六十六卷

補遺

歷代詩文 第六十七卷

藝文補

總目

二

吳興藝文補卷之一目錄

漢

趙明誠金石錄

祝長嚴訢碑 嚴訢烏程長

卜胤

堂邑令費鳳碑文 費鳳烏程人故鄣宰

石勳

費鳳別碑文

費均 汎之孫

藝文補

卷之一 目次

梁相費汎碑文 費汎烏程人汎之父

施延 沛國廩人寓烏程

屠議

吳

孫皓 初封烏程侯

分吳興丹陽爲吳郡詔

賜孟仁姚信手詔

朱然 故鄣人

上孫權征柁中疏

朱績 然之子

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

吾粲 烏程人

召謝譚爲功曹教

姚信 武康人

易解

請旌張白妻陸氏表

誠子書

士緯

藝文補

卷之一 目次

听天論

陳壽

徐詳傳評 徐詳烏程人

晉

陸機

薦賀循表 賀循武康令

郭璞

浮玉山鯢魚讚 大浮玉山在孝豐縣

謝安 郡守

與支通書

吳商 安吉人

異姓爲後議

禮祀六宗議

沈充 武康人

驚賦序

王羲之 郡守

吳興三帖

吳興鮓帖

藝文補

卷之一 目次

源書帖

于獻之 郡守

吳興帖

王胡之 郡守

薦沈勁疏

沈勁武康人充之子

鈕滔毋孫瓊

鈕滔吳興人

公孫夫人贊

與虞定夫人薦環夫人書

答虞吳國書

與從弟孝徵書

王恭

與沈警書

沈警武康人

聞人爽

吳興人博平令

論會稽王道子疏

沈寂

武康人懷文之祖

東海王後議

支曇諦

烏程人

燈讚

藝文補

卷之一 目次

丘道護

烏程人郡守

道士支曇諦誄

并序

王韶之 郡守

舉潘綜吳達孝廉教

潘吳俱烏程人

陶回 郡守

請賑疏

吳興藝文補卷之一目錄 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一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闕元衢康侯叅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漢

祝長嚴訢碑不著撰人名

趙明誠金石錄

祝長嚴訢碑政和中下邳縣民耕田得之碑云惟漢中

興卯金休烈和平元年歲治東宮星屬角房月建朱鳥

中呂之均萬物慈射華澤青葱蛟行蠕動咸守厥常人

物同授獨遭灾霜顛實徂落壽不寬弘經設三命君獲

藝文補

卷之一

一

漢文

其央年六十九又云伊歎嚴君諱訢字少通兆自楚莊

祖考相承招命道術治嚴氏春秋馮君章句又云幼爲

郡掾史會稽諸暨尉烏程毘陵餘暨章安山陰長以病

去官後爲丹陽陵陽丞守春穀長舉孝廉遷東牟侯相

下邳祝長典牧十城所在若神其後有銘銘爲五言頗

殘闕難讀云

堂邑令費鳳碑文

卜微

惟熹平六年歲格亏大荒無射之月堂邑令費君寢疾

卒嗚呼哀哉於是夫人元弟故

闕三字

守卜微追而誄之

其辭曰君體履柔餘溫其如玉修孝友乎閭閻執忠寒

於王室立迹州郡仕更右職舉直措枉彊肅闕貸貢孝

三署勛譽有則出宰近甸民懷厥德色斯輕翔翻然高

絮王人述職分闕班爵台闕招煦鼎調物退已進第

不營榮祿栖遲歷稔項領滯畜彰主不庭黔民作由命

君闕政化闕行從善遷恩三暮君致道有耻且俗

散守旌功轉在堂邑垂拱不言而民帥伏三時之間卒

以闕洽旻天不吊命也早歿春秋六十六藜儀瘁傷泣

涕連漉豈愛我躬命不可贖臨終迷闕內發祖業良

藝文補

卷之一

二

漢文

田畝亘一金推予弟息辭位讓財行義高仰卓不可及

名實相副有始有卒闕人善憲弓切惻故吏故鄣

施業字世堅義民堂邑隸忠忠奉十有一慈考早隕喪

以備於禮制蓬首而闕壞而消辟地闕行毋氏以

而悼傷服闕菲區區繚杖其未除廣陵之郡守東

海闕聞寢疾而終卒凡百普悲闕爾化比屋之餘

慶隨闕棺柩車哀以而逆之祖載已畢訖還返其故鄉

君闕其節操悲其有闕每以闕其左親忠闕君厚

德念君之仁恩聞君之隕隧剝斷而丰酸復截繚麻杖

君之柩棺扶號而竭關 泣涕其關 甫於岐山字

其從之迷君而到官上書而慶字 君盡禽息之關 君字

之關 君關 三關 於山關 列種嘉奇樹特爲之潤鮮

忠業與關 猶君恩使然雖君有大化孰能備者難子

喪之終關 思其顏而關 死可贖不愛關 人今君關

於彼卓謫而超倫吏民慕高蹤來者其如雨偉名建厝

石垂示於關 門下功曹徐侃字元節主簿呂嘉字元

主史陳信字聖舉主記史關 忠字建臺門下游激關

字叔騰門下賊曹關 字聖臺門下史曹助字仲臺

藝文補 卷之一 三 漢文

吏呂常字孝讓從祿位徐超字元貴

洪适隸釋云右漢故堂邑令費君之碑篆額今在湖

州費君名鳳自郎中嘗宰新平故鄣堂邑三縣以靈

帝熹平六年卒其妻之弟卜君追誄之乃作此碑碑

中無名字云之石君詩碑云祖業良田畝享一金推

予弟息此固可嘉至於退已進弟不營榮祿則又人

之所難其云行義高節卓不可及名實相副有始有

卒信哉此云黎儀瘁傷孔宙碑亦云乃綏三縣黎儀

以康黎則黎老之稱儀則讀如旌倪之倪也誄之後

載施業感忠二人竭力送終之事業者鄣主之故吏

忠者堂邑之義民皆費君之舊部也其辭皆五言石

磨滅文不相屬初敘戚戚忠早喪慈考母服未除有廣

陵之役聞計來奔祖載還鄉及泉隧有期復截經杖

扶號柩棺列種奇木建立磐石此其大畧也非五五

者居喪菲食二十五月也岐山者其地名其後有門

下功曹題名者九人張按此碑已載掌故第缺故吏

并錄故鄣以下三百餘字故備錄之

費鳳別碑文 石 勛

藝文補 卷之一 四 漢文

君明家中孫甘陵石勛字子才載馳載驅來奔于喪庭

肅確意悲感切傷心瞻彼碑誄懷之好音司馬慕蘭相

容容復白挂仰之以彌高鑽之而彌堅不堪哀且思敘

詩之一篇庶幾昔子夏起夫子之所言其辭曰 君諱

鳳字伯簫梁相之元子九江太守之長兄也世德襲爵

銀鬯相重慨遐祖之鴻軌拓前代之休蹤遐逸越而難

繼非羣愚之所頌仁義本於心慈孝著於性言不失黃

帝行不鐵矩度清絜敷爾塗而不滓恤憂矜厄施而不

記由近及遠靡不覆載故能聞令名而雲騰揚盛聲而

風布踐郡右職三貢獻計辟州式却忠以衛上漢安二
幸吳郡太守東海郭君以君有透馳之節自公之操幸
卅一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神化風靡惠以流
下靜而爲治匪煩匪擾乾乾日履於此黔首功成事就
色斯高舉宰司委職位思賢以自輔玄懃守謙壹白駒
以登陞卅陽有猷寇沒關四命君討理之試守故鄆長
蓋危亂有不讓又畏此之開周關二而關牧爰止其師
旅煥若飛鷹鷂鏘若夫墟虛疆者綏以德弱者以仁撫
簡在上帝心功訓而特紀轡輿宰堂邑暮月而致道視
藝文補

卷之一

五

漢文

遂據丐卿尹中表之恩情兄弟與甥甥鳩與女蘭
性樂松之茂好聞君顯令名舉宗爲歡喜不悒奄忽終
藏形而匿景耕夫釋耒藉桑婦投鉤苕道阻而且長望
遠淚如雨萊馬循大路舉裳而涉洧悠悠歌黍離思黃
鳥集于楚輪輜之臨內迷君於庠上嗟嗟悲且傷每食
不絕夫人篤舊好不以存亡改文平感渭陽悽愴益
以甚諸姑咸璧踊爰及君伯姊孝孫字元宰生不識考
妣追惟厥祖恩蓬首斬纓於世所不能爲流稱於鄉黨
見吾若君存剝裂而不已壹別會無期相去三千里絕

翰末忼慨泣下不可止

洪适隸釋云右費鳳別碑刻舅家中孫甘陵石劬詩
一篇其辭云瞻彼碑誄懷之好音謂上君所作也其
詩先敘世系歷官繼以韻語六十句其三句六言餘
皆五言石君蓋鳳之中表也所述兄弟甥舅諸姑伯
姊夫人孝孫悲傷哀痛之意宛轉悽切費氏父子三
碑今並列於吳興校官之壁不知者指此爲碑陰趙
氏亦有斯誤其中塗而不滓蓋用涅而不緇鵠若飛
鷹鷂鏘若夫墟虎蓋用駮彼飛隼闕如墟虎其字有

藝文補

卷之一

本

漢文

不同若非假借則是傳授異也張按此碑亦載掌故
但字畫多異故錄之
并錄
洪跋

梁相費汎碑文

費珣

梁相諱汎字仲慮毗邦之人也其先季文爲魯大夫有
功封費曰姬爲姓秦項兵起避墜丐此遂留家焉世業
稼穡好學禮樂大漢之關官司相繼絕而復續至梁府
君以孝友全行聞於鄉邑仕更郡右憲鄂廣直在公履
法察孝廉除郎中毛騎司馬遷蕭令賦民如子先敘後
罰玄默之化奉以忠信守以敦篤在位九幸百姓移風

苛慝不仕姦寇不發變爭路銷推讓道生三奉不斷獄
禱祥感應時沛有蝗獨不入界由此顯名國以狀聞朝
廷嘉諸拜崇相宣慈惠闕不帥自正當登台階延究曷
耆被病遜位春秋八十卒二子慕闕鳳由宰府至堂邑
令政九江太守適孫珣感奚斯之義刊銘玄石旌勸厥
美俾闕覽焉其辭曰縣縣顯祖厥德懿鑠播勛於前平
碩基業遺愛於民福流後牀闕昌闕在堂闕室功烈
休矣末昆勑力

洪适隸釋云右漢故梁相費府君之碑篆額今在湖

藝文補

卷之一

七

漢文

州費君名汎堂邑令鳳九江太守政之父也鳳以威
宗熹平中卒碑載費君二子所終之官此蓋其孫珣
所立故其銘有稷稷顯祖之句鳳碑云孝孫字元宰
生不識考妣追惟厥祖恩逢首斬衰杖則鳳之子已
蚤卒此所謂珣乃九江之子得鳳畝一金之產者左
傳魯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碑作季文誤也

曆議

施延

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
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

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識可施行

藝文補

卷之一

八

漢文

吳

分吳卅陽爲吳興郡詔

孫皓

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廣樹藩屏秦毀五等爲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闔立乃至百王因事制宜蓋無常數也今吳郡楊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楊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分此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

賜孟仁姚信手詔

孫皓

藝文補

卷之一

九

吳文

先是權太子和徙故鄣和子皓卽位追謚曰文皇帝改葬烏程號明陵置園邑又分吳郡九縣爲吳興郡命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遣丞相孟仁太常姚信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比仁還中使手詔使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

上孫權征柵中疏

朱然

嘉和九年朱然征柵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

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

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

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

朱績

績襲父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融書約追之融荅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恪大將軍

藝文補

卷之一

十

吳文

貴重故得不廢

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

召謝譚爲功曹教

吾粲

粲遷會稽太守召處士謝譚爲功曹譚以疾不詣粲

下教云

夫應龍以屈伸爲神鳳皇以嘉鳴爲貴何必隱形于天外潛鱗于重淵者哉

易解

姚信

文言曰

乾坤爲門戶文說乾坤六十二卦皆放焉

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知終者可以知始終謂三也義者宜也知存知亡君子之宜矣

君子以經綸

經緯也時在屯難是天地經綸之日故君子法之渾經綸艱難也

藝文補

卷之一

十一

吳文

六二鳴謙貞吉

三體震爲善鳴謙親承之故曰鳴謙得正處中故貞吉

順貞吉養正則吉也

以陽養陰動于下止于上各得其正則吉也

王假之尚大也

四體震王假大也四宜之五得其盛位謂之大

彖曰旅小亨

此本否卦三五交易去其本體故曰客旅

九二曳其輪貞吉

坎爲曳爲輪兩陰夾陽輪之象也二應于五而隔于四止而據初故曳其輪處中而行故曰貞吉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賢人乾坤也言乾以日新爲德坤以富有爲業也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分爲爻者故能成就乾坤之變化能知鬼神之所爲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

藝文補

卷之一

十二

吳文

陽稱精陰爲義入在初也陰在初深不可測故謂之神變爲姤復故曰致用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

此謂豫卦也二下交初故曰知微上交於三故曰知彰體坤處和故曰知柔與四同功故曰知剛

井德之地也

其養而不窮德居地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安上治民莫過於禮有禮然後泰泰然後安也

請旌張白妻陸氏表

姚信

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敘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嬪貞女表迹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懿姿士女同榮故主蠲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遘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處異郡鬱生抗聲昭節義形于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險熾之

藝文補

卷之一

十三

吳文

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于金石體信貫于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諫魯人忘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聞天聰下垂坤厚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誠于書

姚信

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爲心自甘之以爲已度嶮易不虧始終如一進合神昇退同人道故神明祐之

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新退去則縱所欲聞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恒多怨人而害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而進已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願真僞不可掩褒貶不可妄舍僞從實遺已察人可以通矣舍已就人去否適泰可以弘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速苟善則匹夫之子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爲凡庶可不勉哉

士緯

姚信

藝文補

卷之一

十四

吳文

信著士緯二卷斯天論一卷余從群籍中寫出海內有藏其全者余日望之

論清高之士上可如老子莊周下可如君子貢耳若於陵仲子及嚴遵夏甫子治未可盡以爲師矣平議之士若季札趙武逮于林宗皆可盡爲則也其洩冶伯宗及宋世史雲子將之屬皆矣而未善也聖人考功黜陟猶以三載而子將月旦之處史雲曜毗廢人其進者或飾虛其急沮者皆離叛誠可謂妙矣然非沐浴之風三千之弘化

延陵季子際會之間衛尉蔡君限之於弱余不以然季子以通妙達道之機假其討光恐增禍亂受光之讓非其本志若季子之爲君也欲行王道其與周爭治霸術以力與列國爭強則不肯破強楚而并其封疆也國人疾光而心歸季子季子不立社稷將傾恐光內灼而異圖外生非常之變將加于高人是以季子相時慮事順以安民而謂其弱未聞厥旨蔡子答曰諸兄以賢讓國與之異能揚文武之遺教崇仁義之美化以移風易俗耳何必當與周事乎而苟守一節退耕於野使還

藝文補

卷之一

十五

吳文

國無討賊之意反云國家有王社稷有祀乃吾君也蓋開篡殺之路非所謂從忠教也
楊子雲有深才潛知屈伸沉浮從容玄默近于柳下惠朝隱之風智似蘧瑗而高不及也班固稱之有大度不孜孜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二者之美蓋亦良矣然楊子之書清貴甚遠無廟堂之議對王公大人之辭故令其骨鯁不見節操不顯也夫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而已或拒萬鍾之祿或辭兼金之贈或以周漢禮殊二子時異不可責之於

周或曰帝納異言而于雲無正論卒有投閣之異孟軻昂昂其肯然子雲保家養智之士孟軻鳳時高世之英也

周勃之勲不如霍光此前史所載較然可見而以勃功大於光意竊不安何者勃本高帝大臣官尊勢顯衆所歸向居太尉位擁兵百萬既有陳平王陵之力又有朱虛諸王之援酈寄游說以誦諸呂因衆之心易以濟事若霍光者以倉卒之際受寄託之任輔弼幼主天下晏然遇燕王上官之亂誅除凶逆以靖王室廢昌邑立宣

藝文補

卷之一

十六

吳文

帝任漢家之重隆中興之祚叅聲伊周爲漢賢相推驗事效優劣明矣

汝南陳仲舉體氣高烈有王臣之節潁川李元禮忠壯正直有社稷之能海內論二士有義而未決陳留蔡伯喈云仲舉強於犯上元禮長於接下犯上爲難接下爲易仲舉爲先元禮後矣天下於是爲定愚思竊以伯喈未必可從也夫臯繇戒舜犯上之徵也舜治百揆接之効也故陳平謂王陵言面折廷爭我不如公至安劉氏公不如我而犯上則爲優是王陵當於良平朱雲殊乎

吳鄧矣此御覽所載余按劉孝標世說注引語微不

論乃定也

蓋葬于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于陵野則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棺大槨人所爲用材木民人率多發掘以善其居千墳萬壙無不毀者其惟瓦棺薄葬歟以時服衣以高丘徹於深窆庶乎可以不辱耳

聖人所稟于四時也所稟于元氣也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所以稟於天也

藝文補

卷之一

七

吳文

神州何以專生聖人聖人曾不產於絕域乎推此論之明神州者處乾坤之正鍾日月之精地形爽塏源流清暢其生民也長短應數儀狀端正音聲得節性理調良孟軻驅世士於仁義之域行者步中正之途銅俱出於石爲鈴則小鑄鐘則大絲俱生於蠶爲繒則賤爲錦則貴

馬援馮几而見梁竇子弟文舉坐榻而受徐文高拜

昕天論 昕讀若軒

姚信

人爲靈蟲形取似天今人顧前多臨胸而項不能覆背

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水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

徐詮傳評

陳壽

侍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格正素徐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譬之廣廈其椽藝文補

卷之一

六

吳文

椽之佹乎

晉

薦賀循表

陸機

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
風操凝峻歷踐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
自新邦朝無知已恪居遐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
無階緒寶州黨愚智所爲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
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
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

浮玉山鯨魚讚

郭璞

藝文補

卷之一

九

晉文

陽鑒動日土蛇致宵微哉鯨魚食則不驕物在所感其
用無標

與支遁書

謝安

遁還吳立支山寺欲入剡安爲吳興守與遁書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
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感感觸事惆悵
惟遲君來以暝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
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
也

異姓爲後議

吳商

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還復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
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
姓所應祭也頃世人無後並取異姓以自繼然本親之
服骨肉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于女子出適服
還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同于女子
之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其子亦當
從于父母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父母
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
藝文補

卷之一

十

晉文

及其姊妹爲父小功則子皆宜從于異姓之服不得過
總麻也

禋祀六宗議

吳商

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
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
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
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於六宗與周
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
其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

四第五此爲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經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爲一則成六六爲地數推按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

鵝賦序

沈 充

先大夫俞穎川者殊精意于養鵝求得奇鵝時有綠眼黃喙焦叔明以太康中得大蒼鵝從喙至足四尺有九

藝文補

卷之一

王

晉文

寸體色豐麗鳴聲驚人三年而爲暴犬所害惜其不終故爲之賦云

吳興三帖

王羲之

隔以久諸懷既不可言且今多慘戚遲君果前暫得一散懷知以多疾不果乃當秋事省告同此歎恨如何可言葬事不可倉卒當在九月初過此故欲一與吳興集冀無不尅耳然事來萬端不知如人意不非書能悉君數告以慰之耳

六月十六日羲之頓首秋節垂至痛悼傷惻無情切割

奈何奈何此雨過得十日告知君如常吳興轉勝甚慰想得此涼日佳患散乃委頓耿耿且以佳與消息僕故是常耳劣劣解日力不次王羲之頓首

墳墓在臨川行欲改就吳中終是所歸中軍往以還田一項烏澤田二頃吳興想弟可還以與吾故示想弟居意故如往言忠終高也是以思同之

吳興鮮帖

王羲之

今付北方脯二夾吳興鮮二籠蒜條四千二百

又一帖云今付

吳興鮮二籠

藝文補

卷之一

王

晉文

源書帖

王羲之

源遂差云云尙未恭命終之何聞真長知吳興想必如意南道差否

此真長卽劉惔耶惔傳云與羲之雅相友善而不載

知吳興當是偶逸耳

元衢

吳興帖

王獻之

吾十一日發吳興達遠兄姊感戀無喻慶等別不可言此奉告故多患姊經感極頓憂馳益深逆諮議十六日告風疾故尔反側餘可行未東動靜不寧吾

一作宜速

吳與丞別兄進猶戀罔勞亦劇惡馳情二女晚生皆佳
未復華姜疏比來得直疏故惡故足當祝華也汝兒女
並可不

薦沈勁疏

王胡之

沈勁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深異
之及遷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將鎮洛陽上疏曰

臣當藩衛山陵式過戎狄雖義督羣心人思自奮然方
剪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非才不濟吳與男子沈勁
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

藝文補

卷之一

三

晉文

與人最多若令勁參臣府事見者既悅義附亦衆勁父
克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特垂沛
然許臣所上否

公孫夫人贊

并序

鈕滔母孫 瓊

夫人姓公孫氏會稽剡人也資三靈之淳懿誕華宗之
澄粹奇朗昭於鄙訛四教成于弱笄慈惠溫恭行有秋
霜之潔祗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憲章動遵禮規
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服有盈籩豆無
闕

猶歎夫人天資特挺行高冰潔操與霜整性揚蘭芳德
振玉頌猶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媛舍德來綺勳與
禮遊靜以義立

與虞定夫人薦瓊夫人書

虞譚母孫氏并武昌侯
太夫人謚定夫人孫皓

族孫

孫 瓊

瓊聞興賢崇德聖王令典旌善表操有邦盛務伏見族
祖吳國人民富春孫彥妻環少厲令節服膺道教逮適
孫氏恪居婦職宗姻有聲奉禮未周彥母喪環哀痛半
年彥奄亡沒環率禮奉終抗義明節傾竭私產以供葬

藝文補

卷之一

三

晉文

送禮服既終前無立子家欲改醮誓而不許

荅虞吳國書

即定夫人

孫 瓊

咸和中避蘇峻亂於臨安山吳國遣使餉饋荅書

此果有胡桃飛穰飛穰出自南州胡桃本生西羌外剛
穰內柔甘質似古人欲以奉貢

與從弟孝徵書

孫 瓊

晉爾議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滅斃之禍斯言惑矣吾
未之取彼衛懿之好民無役車之載鶴有乘軒之飾禍
敗之由由乎失所若乃開圖匹於靈囿沃池矩平神沼

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
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於陶豆殷紂賄以
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蓋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
難可施乎

與沈警書

王恭

恭以前將軍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爲參軍手書
殷勤苦相招致尋復謝職子穆夫少好學恭命爲前
軍主簿與警書穆夫字彥和爲賊孫恩所用敗歟警
亦坐誅

藝文補

卷之一

五

晉文

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臥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以吏
職嬰之也

論會稽王道子疏

閻人爽

驃騎諮參軍茹千秋協附宰相起自微賤竊弄威權街
賣天官其子壽齡爲樂安令賊私狼籍畏法奔避竟無
罪罰傲然還縣又兄姐屬類傾動亂時穀賤人饑流饉
不絕縣百姓單貧役調深刻又振武將軍庾桓鳴角京
邑主簿戴良夫苦諫被囚殆至亡命而桓以醉酒兄怒
良夫以執忠廢棄又權寵之臣各開小府施置吏佐無

益於官有損於國

東海王後議

沈寂

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詔曰亡大兄以司馬珣之爲
國後祭祀何儀博士沈寂等議

禮大夫三廟無貴賤之別然則上至皇子下及陪臣其
禮無二會稽王嗣子旣以疾廢當降從之公子則皆如
大夫牲用少牢皇子依如大夫禮應立後宜先告權爲
行廟告于禮無文宜先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案
禮君薨嗣子生太祝禪冕告于廟旣葬嗣子生祝告于

藝文補

卷之一

六

晉文

廟明夫宗廟者神靈之所宅是以存亡吉凶必先告于
廟古今不革之制三代不易之典豈有興滅繼絕傳祀
百代而誣亡者之靈滅告生之義耶緣情依禮謂宜先
告于靈後迎於子

燈讚

支曇諦

既明遠理亦弘近教千燈同輝百枝並曜飛煙清夜流
光洞照見形悅影悟旨測妙

道士支曇諦誄

并序

丘道護

晉義熙七年五月某日道士支曇諦卒春秋六十有五

嗚呼哀哉法師肇胤西域本出康居因族以國氏既伏膺師訓乃從法姓支徙于吳興郡烏程縣都鄉千秋里資金商之貞氣藉陽育之韶律肖遐方而誕秀暢川岳而稟神識情湛粹風宇明肅道致表於天期德範彰於素麗貞悟獨拔羣異不足以動其心至誠深固衆論莫能以干其執是以超塵絕詣慧旨發于弱齡研微耽玄明道昭於歲暮故能振靈風于神境演妙化于季葉嗣清徽於前哲穆道俗而歸懷焉游涉衆方敷揚大業妙尋幽廣清言析微加善屬文辭識賞衆流固已諧贊風

藝文補

卷之一

三

晉文

勝頌冠一時矣公之中年爰乃慨以城傍難置幽居爲節且山水之性素好自然靜外之默體自天心於是謝緣人封遁迹巖壑乃考室于吳興郡故鄣之崑山味道崇化二十餘載其棲業所弘可以洗心滌垢空象之矣是以窮興末年於是瞻宗歸仁者自羣方而集欽風懷趣者不遠而叩津焉於時時望英豪多延請齋講公虛心應物不嘗以動止介懷推誠述義未始以道俗殊致其中抱一之德又遐邇所推方將灑拂玄路絙維頽風超外妙梯擬徹玄蹤惜乎不永遘疾而終識者深云亡

之痛攸情感惟良之悲蓋無爵而貴生榮死哀者其此之謂矣雖至理冥一存亡定於形初玄識妙照猷麗同於朽壤然而闕情期於欣感之境未泯乎離會之心者亦何能不以失得爲悲喜臨長岐而悽懷哉苟冥廢之難體寄筌翰以懷風援弱毫而舒情播清輝乎無窮乃作誄曰

綿綿終古曖曖玄路妙緣莫叩長寐靡寤生滅紛紜動息舛互相驅百世季葉彌蠹水溺塵勞孰知其故至人乘運靈覺中肇未覩滄流井龍無小大明融朗幽夜乃

藝文補

卷之一

三

晉文

曉戒有歸空除闇卽嗽道洽無方仁被禽鳥昧者靡遺識者彌了其超哉法師道性自然一心絕俗祇誠重玄研微神鋒妙悟無間塵之所著在至斯捐累之所引秉之彌堅擺落塵羈振柁靈淵其遼遼清雅肅肅貞韻汪汪其冲疊疊其進和而有慨異而不峻淳心獨得標想千仞虛以應物無來不順其汎遊弘化振響揚暉開道玄肆肇闢靈扉位制冥極剖析幽微忘懷善挹穆然靡違會通羣方總之所歸遐抗頽綱闡固法闡緒此妙慧乃播神威其幽境湛默人肆誼引閑邃易一華紛難泯

公乃慨然中駕潛軫卜居川巖構室林巘指拭外緣潛
精內敏靡筌不服無微不盡_其蔚矣崑嶺崗阜丘墟連
峯雲秀迴壑迂餘庭陰蕭條階繞清渠翳然其遠肅余
其虛耶耶玄風惜情惜徒味道閑室寂焉神居心隨道
親情與俗疎_其道固無孤德必有隣淵清引映業勝懷
人瞻風宗玄自遠來賓亦有襟期時來問津湛湛先窮
日日王神林壤有謝道心常新_其聖逝言絕賢喪義垂
翳翳未運玄化將頽澹矣夫子道俗歸懷庶享遐年振
此落維如何不弔棄世永辭儀景長歸逝矣不追有識

藝文補

卷之一

三九

晉文

深慟含情同悲嗚呼哀哉_其八推著綢繆聚淹信宿閑宴
清宇藉卉幽谷或濯素瀨爰憩翠竹屢興名辰汎觴援
菊梨柚薦甘蒲筍爲菽賦詩詠言怡然借足眷懷茲遊
想之在目傷哉斯遇千載無復踐舊霑襟瞻情悲哭嗚
呼哀哉_其九有必之無始則歸卒達人妙觀千齡一日昧
者或應橫爲凶吉邈矣法師夙反玄室累劫之勤不速
而疾庶邁冥緣終會靈術妙斤弗運實深喪質情在未
冥悵焉目失寄懷毫素徽風載逝嗚呼哀哉_其十

舉潘綜吳達孝廉教

王韶之

潘綜鄉人秘書監丘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
補左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
發教曰

前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
能孝義適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敷允將符旨
爲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烏程吳達義行純至列
墳成行咸精誠內淳休聲外著可並察孝廉

請賑疏

陶回

當今天下不昔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_其鬻賣聲

藝文補

卷之一

三十

晉文

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場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
賑之

吳興藝文補卷之一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目錄

宋

高祖

破姚泓表

爲扶風太守沈川子武康人

賜沈林子書

沈林子田子之弟

起沈林子詔

封沈林子詔

追贈沈林子詔

文帝

藝文補

卷之二 目次

一

詔彭城王義康

爲沈邵武康人林子之子

答衡陽王義季

爲沈邵

與始興王濬詔

爲沈璞林子少子

別詔沈璞

賜沈亮詔

亮武康人林子之子

詔報沈亮創城府啓

詔答沈亮陳府事

以沈演之爲中領軍詔

沈演之武康人

詔蕭思話

爲沈演之

賜始興王濬書

爲沈懷遠武康人

孝武帝

封沈慶之等詔

沈慶之武康人沈法系慶之從弟

明帝

徙沈勃詔

沈勃武康人演之子

詔沈文秀

沈文秀武康人慶之弟子

詔沈攸之

攸之武康人

廢帝

封沈攸之詔

藝文補

卷之二 目次

二

太后

問沈攸之令

賜攸之手令

江夏王

啓太祖

爲沈邵

詔答

始興王濬

吳興郡武康開漕疏

與沈璞疏

又教

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爲沈璞

又與沈璞書

鄭鮮之

親疾去職議爲沈叔任叔任武康人

傅亮

與沈林子書

丘珍孫吳興人

與王僧達書

藝文補 卷之十一 目次

三

王僧達

答丘珍孫書

與沈璞書

丘淵之烏程人

征齊記

沈演之

賀白鳩表

華林園嘉禾頌

沈亮

三吳救災議

發冢及遭劫不救議

啓太祖

陳太祖

籤世祖

沈慶之

鑄錢議

江夏王義恭

駁沈慶之鑄錢議

藝文補 卷之十二 目次

四

顏竣

駁沈慶之鑄錢議

沈邵

贈安成王孚孝廉教

沈攸之

與武陵王贊牋

又

與蕭道成書

沈懷遠懷文之弟

南越志

沈懷文 寂之孫懷遠兄

宋侍中趙倫之碑

省錄尚書議

沈慶之

與南郡王義宣書

王景文

書與王道隆 王道隆烏程人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目錄 終

藝文補 卷之二 目次

五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昌箕仲弓訂定

宋

破姚泓表

高祖

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沈田子率領勁銳背城電激身先士卒勇冠戎陳奮寡對衆所向必摧自辰及未斬馘千數泓喪旗棄衆奔還霸西咸陽空盡義徒四合清蕩餘燼勢在跂踵

藝文補 卷之二

一 宋文

賜沈林子書

高祖

初高祖爲太尉以林子爲參軍及伐羗林子參征西軍事悉署三府中兵加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攻姚泓僞東平公姚紹于潼關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屠其城而坑其衆高祖賜書
頻再破賊慶快無譬既屢摧破想不復久耳

起沈林子詔

高祖

沈林子遭母憂還東葬乘輿躬率信使相望葬畢詔

曰

軍國多務內外須才前鎮西資議建威將軍河東太守
沈林子不得遂其情事可輔國將軍起

封沈林子詔

高祖

建威將軍河南太守資中侯沈林子等或中規遠謀扶
贊洪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難經始圖終勲烈惟茂並
宜與國同休饗茲大賚林子可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
戶開國之制率遵舊章

追贈沈林子詔

高祖

故輔國將軍沈林子跪懷真審忠績允著才志未遂傷
悼在懷可追贈征虜將軍

詔彭城王義康

文帝

沈邵襲駙馬都尉會彊弩將軍缺上詔義康

沈邵人身不惡吾與林子周旋異常可以補選

荅衡陽王義季

文帝

沈邵爲義季右軍中兵參軍始興王濬初開後軍府
以邵爲中兵義季在江陵安西府中兵久闕啟太祖
求人上荅之其事不果

稱意才難得沈邵雖未經軍事既是腹心作鍾離郡及
在後軍府房中甚修理或欲遣之

與始興王濬詔

文帝

沈璞除秣陵令以疾去職濬出爲南徐州太祖謂璞

曰濬旣出蕃卿故當臥而護之與濬詔乃爲正佐

沈璞累年主簿又經國卿雖未嘗爲行佐今故當正參
軍耶若爾正當署餘曹兼房任不爾便宜行佐正署中
兵恐於選體如不多耳

別詔沈璞

文帝

藝文補

卷之十一

三

宋文

璞爲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璞與臧質計拒虜虜主
熹遁走太祖遣中使深相褒美又別詔

近者險惡老弱殊當憂迫耶念卿爾時難爲心想百姓
流轉已還此遣部運尋至委卿量所贍濟也

賜沈亮詔

文帝

亮遷南譙王義宣叅軍太祖詔

陝西心膂須才故授卿此職

詔報沈亮創城府啟

文帝

啟之甚佳此亦由來常患比屢勅之猶復如此甚爲無

理近復令孟休宣旨想當不同卿比可密觀其優劇也

詔答沈亮陳府事

文帝

前已令卿兄改革尋值遷回竟是不施行邪今更敕西府也

以沈演之爲中領軍詔

文帝

總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授侍中領右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審詭思沈濟美彰出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蒞演之可中領軍

詔蕭思話

文帝

藝文補

卷之二

四

宋文

沈演之歷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時思話爲雍州刺史徵爲吏部尚書文帝詔之

沈尚書暴病不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尙可方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惋特深銓管要機通塞所寄丈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

賜始興王濬書

文帝

始興王濬巫蠱事發文帝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濬小名虎頭使左右朱法喻

密責讓濬辭甚哀切并賜書曰

鸚鵡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人其詎能爲汝隱此耶故使法喻口宣投筆惋慨

封沈慶之等詔

孝武帝

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千里志復深逆鞠旅伐罪義氣雲踊羣帥仗節指難如歸故曾未積旬宗社載穆遂以軼身猥纂大統永念茂庸思崇徽錫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寧朔將軍始興太守沈法系等或盡誠

藝文補

卷之二

五

宋文

謀初宣綜戎畧或受命元帥一戰寧亂或稟奇軍統協規勅捷偏師奉律勢振東南皆忠國忘身義高前烈功載民聽誠簡朕心定賞策勲茲焉攸在宜列土開邑永蕃皇家慶之可封南昌縣公食邑三千戶法系平固縣侯食邑千戶

徙沈勃詔

明帝

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酬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還私

託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少者至萬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勅法以正典刑故光祿大夫演之昔受深遇忠績在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可徙勃西垂令一思愆悔

詔沈文秀

明帝

皇帝問前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特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邪何故背國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一卿獨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

藝文補

卷之二

宋文

宋文

百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逆節親為戎首一不加畀文炳所具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惟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壟既以謝齊士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故有今

詔文炳文秀弟

詔沈攸之

明帝

攸之為前將軍與索虜戰失利太宗復令進圍彭城攸之以淮泗既乾糧運不繼固執以為非往返者七

上大怒詔曰云攸之懼進軍行至遲墟上悔追軍令反

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軍士疲勞且去冬奔散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啟今便不肯為吾行耶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

封沈攸之詔

廢帝

車騎中兵參軍沈攸之誠畧沈果忠幹勇鷲消蕩氛翳首制鯨凶宜裂河山以酬勲義攸之可東興縣男

問沈攸之令

太后

藝文補

卷之二

七

宋文

攸之自擅闖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羣臣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攸之欲以觀察其意久勞於外宜還京輦然任寄之重換代殊為未易還止之宜一以相委

賜沈攸之手令

太后

國家之事一以委公

啟太祖

江夏王義恭

沈邵為鍾離太守有惠政義恭啟太祖徙盱眙不許盱眙太守劉顯真求自解說邵往莅任有政績彰于民

聽若重授盱眙足為良二千石

詔荅

其願還經年方復作此流遷必當大罔罔也

吳興郡武康開漕疏

始興王濬

所統吳興郡祔帶重山地多汗澤泉流歸集疏決遲壅
時雨未過已至漂沒或方春輟耕或開秋沈稼田家徒
苦防遏無方彼邦與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被京
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為災頃年以來儉多豐寡雖賑資
周給傾耗國儲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嶠比通便

藝文補

卷之二

八

宋文

宜以為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
壅不利故處處漏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紆溪開漕谷
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渠浚必無闕滯自去踐行量
度二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已詣前刺史臣義康欲陳
此計即遣主簿盛曇泰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寢息
既事關大利宜加研盡登遣議曹從事史虞長孫與吳
興太守孔山士同共履行准望地勢格評高下其川源
由歷莫不踐較圖畫形便詳加竿考如所較量決謂可
立尋四郡同患非獨吳興若此滄獲通列邦蒙益不有

暫勞無由永晏然興創事大圖始當難今欲且開小漕

觀試流勢輒差為程武康東遷三縣近民即時營作若

宜更增廣尋更列言昔鄭國徵將史起畢忠一開其說

萬世為利嶠之所建雖則芻蕘或或非安庶幾可立

與沈璞疏

始興王濬

濬為揚州刺史璞為主簿嘗為舊宮賦久而未畢濬
與璞疏璞因事陳荅辭義可觀濬重下教又與主簿
顧邁孔道存書

鄉常有速藻舊宮何其淹耶想行就耳

藝文補

卷之二

九

宋文

又教

始興王濬

卿沈思淹日向聊相敦還白斐然遂無紙翰昔曹植有
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瞻藻誇其辭說以今況之方知
其信執省躊躇三復不已吾遠慚楚元門盈申白之賓
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慙交至諒惟深矣薄因未
牘以代一函

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

始興王濬

沈璞淹思踰歲卿研慮數旬璞麗之美信同在昔向卿
問之而還荅累翰辭藻豔逸致慰良多既欣股肱備此

髦楚還慚予躬無德而稱復裁少字宣志于璞卿因尺
紙使卿等具知厥心

又與沈璞書

始興王濬

役虜狂凶自送近服偽將即斃曾長傷殘實天威所喪
卿諸人忠勇之効也吾式遏無素致境蕪民瘠負乘之
愧允當其責近乞退謝愆不蒙垂許故以報卿

親疾去職議

鄭鮮之

時新制長史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
任父疾去職鮮之因上此議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

藝文補

卷之二

十

宋文

父母沒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

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
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為永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
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
以未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苞寡而不以寡違衆况
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于榮利辭官本非
所防所以為其制者在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
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而加以名悖義
疾理莫此為大謂宜從舊于義為允

與沈林子書

傅亮

高祖踐阼封林子漢壽縣伯固辭不許亮與林子書
班爵疇勲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心主上委寄之
懷實叅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戚政復是卿諸人共弘
建内外足下雖存抱退豈得獨為君子邪

與王僧達書

丘珍孫

聞褚先生出居賢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
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治城
安遁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食霞之人乃可

藝文補

卷之二

士

宋文

覽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
之日覽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

荅丘珍孫書

褚先生錢塘
褚伯玉也

王僧達

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
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介石於孤峰絕嶺者積數
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
若已窺煙波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與沈璞書

王僧達

足下何如想館舍正安士馬無恙離析有時音旨無日

憂詠沈吟增其勞望閒者德儉危橫掠剝邊鄙敗絕
塵坳介靡達瞻江盼淮眇然千里吾聞涇陽梗棘伊滑
荐道烏集絃絕患深自古承知乃背寇苦城境勝胄朝
食伍甲冑舍烽鼓交警羽鏑驟合而足下砥兵礪伍總
厲豪彥師請一奮氓無貳情遂能固孤城覆嚴對陷灰
地覲生先古之田孫何以尙茲商驛始通粗知梗槩崇
讚膽智嘉賞文猛甚善甚善吾近以戎暴橫斥規効情
命收龜落簪星舍京里既獲迨至胡馬卷迹支離霑德
復繼前緒行葦之懽實協初慮但垂塗重隔顧增慨涕

藝文補

卷之二

士

宋文

比恒疾卧憂委兼疊裁書送想無數久懷

征齊記

丘淵之

淵之有文章新集錄載世說劉孝標注僅紀名氏無
復事實故不述裴松之三國志注別有文章叙多清
綺之辭以不著淵之名恐別出荀勗摯虞手淵之集
梁十五卷隋七卷唐世僅存五卷談鑰志以爲有集
百卷今所存惟此耳

泰山東岳也瀛博二縣共界漢武封禪割此縣以供祀
泰山故曰奉高三十里有延陵兒塚本云其高可隱今

乃二丈餘但是後人培之

朱靈城東有管寧舊宅前有木是寧嘗所澡浴處

城北十五里有柳泉符朗常以爲解禪處

賀白鳩表

沈演之

臣聞貞裕之美介於盛王休瑞之臻罔違哲后故鳴鳳
表垂衣之化翔鵠徵解網之仁陛下道德嗣基聖明繼
世教清鳥紀治昌雲官禮漸同川澤浹末微天嘉明懿
民樂薰風星辰以之炳煥日月以之光華神圖祇緯盈
觀闕序白質黑章充牣靈囿應感之符畢臻而因心之

藝文補

卷之二

士

宋文

祥未屬以素鳩自遠毳翰歸飛資性開淑羽貌鮮麗既
聞之先說又親覩嘉祥不勝藻抃上頌一首辭不稽典
分乏采章愧不足式昭皇慶崇讚盛美蓋率與前備之
篇末其頌曰有哲其儀時惟皓鳩性總五教名編素丘
殷曆方昌婉翹來游漢錄克韓爰降爰休其一於顯盛宋
獻慶遐傳聖皇在上道照鴻軒稱施既平孝思永言人
和於地神豫於天其二禮樂孔秩靈物咸昭白雀集苞丹
鳳棲郊文騶儷跡嘉穎擢苗灼灼縞羽從化馴朝其三豈
伊赴林必周之栩豈伊歸義必商之所惟德是依惟仁

是處育景陽嶽濯姿帝宇其刑曆頌興理感迭通雉飛

越裳驚起西雖烝然戾止實兼斯容壹茲民聽穆是王

風其

華林園嘉禾頌

沈演之

煥炳禋雩昭晰瑞典運傾方闕時亨始顯綈狀既章鳥

文斯辯於皇聖辟承物紀遠明兩辰麗昌輝天衍其理

妙位崇事神業盛淵渥德澤虛寂道政協化安心調樂

移性玉衡從體瑤光得正巨星垂采景雲立慶其極仁

所被罔幽不穰至和所感靡沉弗彰雋出丹穴鸚出西

藝文補

卷之二

十四

宋文

湘白鹿踰海素鳥越江結響穹陰儀形鍾陽其治人奉

天迺勤迺格黛未倣載高廩已積嘉禾重穆甘露流液

擢秀辰畦揚穎角澤離穗合豪榮區蔭斥其盈箱徵殷

貫祭表周今我大宋靈貺綢繆帝終撫謙繹思勿休躬

薦宗廟溫恭率由降福以誠孝享虔羞其五頒祉推功登

徽厥詔恩覃隱顯賞延荒微河濂海夷山華岳耀憬琛

賁賁蕪澤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請教其茂對盛時綏萬

屢豐猷猷歸素秩秩大同上藏諸用下知所從仰式王

度俯歌南風鴻名稱首永保無窮其七

三吳救災議

沈亮

沈亮轉西曹主簿時三吳水淹穀貴民饑刺史彭城

王義康使立議以救民急亮議

東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

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爲

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

歲豐邑富地穰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

交市三吳饑民卽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且

酒有喉唇之利而非食餌所資尤宜禁斷以息遊費

藝文補

卷之十一

五

宋文

發冢及遭劫不救議

沈亮

世祖出鎮歷陽行參征虜軍事民有盜發冢者罪所

近村民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

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

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黨必謹呼以威其

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爲無人之鄉丘

壘非恒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

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

伍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

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民之禁不可頻去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同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

啟太祖

沈亮

亮轉西曹主簿啟太祖陳府事

伏見西府兵事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質而使伏勤昏稚驚苦傾晚於禮既薄為益實輕書制休老以六十為限役少以十五為制若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

藝文補

卷之二

七

宋文

減

陳太祖

沈亮

時營創城府功課嚴促亮又陳之

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荷務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明上作閉鼓乃休呈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關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頃日所承亦頗有逃逸竊惟此既內藩事殊外鎮撫莅之宜無繫早晚若得少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隸既苦易以悅加考其卒功廢闕無幾臣

聞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豈臣疎小所當預議但臣泳恩歲厚服義累世苟是所懷忘其常體

籤世祖

沈亮

亮為南陽太守郡界有古時石碣蕪廢歲久亮籤世祖修治之

施生興業首教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穡故能殷邦康俗禮節用成頃北洛侵蕪南宛彫毀獫狁肆凶犬夷猶疆遠肅烽驛近虞郊開遂使沃衍弗井巨防莫修窘力

藝文補

卷之二

七

宋文

輟耕闕於分地凶荒無待流冗及今禮化孚內威禁清外斯實去盜修畝昭農緒稼之時弘圖廣務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物振民復古且方提封榛棘綏入殊荒竊見郡境有舊石碣區野腴潤實為神臯而蕪決稍積久廢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昔文翁守官起沃成產偉連撫民開興增業惠昭二邦庸列兩溪雖効政圖功下見所絕聯事惟忝憂同職同

後缺

鑄錢議

沈慶之

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曾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

重又復垂時太宗放鑄買直致議誠以采山衛存銅多
利重耕戰之罷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爲害或多而孝文
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
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罷功艱利薄絕吳鄧之
資農民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
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惟錢而已愚謂宜
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雜
式去其雜偽官欽輪郭藏之以爲永寶去春所禁新品
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

藝文補

卷之二

六

宋文

聚沈慶之鑄錢議

江夏王義恭

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
式去其雜偽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多
是人士蓋不願入署凡盜鑄爲利利在偽雜偽雜既禁
樂入必寡云欽取輪郭藏爲永寶愚謂上之所貴下必
從之百姓聞官欽輪郭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
爲之疆制使換則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時

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
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愚謂禁制之設非惟一且昧
利犯憲群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輸萬
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
事息姦偽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姦
偽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罷開鑄則罷化爲財然項
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剪鑿關鉛錫衆所耳若止
於盜鑄銅者亦無須苦禁

又

顏竣

宋文

藝文補

卷之二

九

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
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偽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
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
慮採山事絕罷用日耗銅既轉少罷亦彌貴設罷直一
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
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
已既深情偽無極私鑄剪鑿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
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
爲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爲

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惟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惟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勇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爲世益耳

贈安成王孚孝廉教

沈邵

邵爲安成相在郡以寬和恩信爲南土所懷郡民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邵在任未幾而孚卒邵贈

藝文補

卷之二

三

宋文

以孝廉板教曰

前文學王簿王孚行潔業淳素華息兢志學修道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特性緬想延陵以遂永懷

與武陵王贊賡

沈攸之

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而自咨中不圖重關擊梯觀接莫由若使匡朝之誠終蔽於聖察襲遠之舉近攤於郢都則無以謝烈士之心何用塞

義夫之志便不犯關陵漢期一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製幣卷鐵之將煙騰颯迅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

又

沈攸之

下官位重分陝富無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厭梁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首苟安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既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必

藝文補

卷之二

三

宋文

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劬勞日昃上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

與蕭道成書

蕭答書不錄

沈攸之

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闊義著斷金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若斯之苦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既固義無貳計蹶迫時難相引求全天

藝文補

卷之二

三

宋文

道於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于厚人。人皆爲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者遇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托加榮受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足下言面始絕非惟分張形迹自然至此脫枉一告未嘗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諄于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白初得賢子諱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

藝文補

卷之二

三

宋文

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耶乃復慮以家爲啗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爲臣而有近日之事耶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有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願華夷叩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爲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何惡逆之甚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勝數霍光荷託尙共議于朝班然後廢之猶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主爲名桓溫之心未忘于篡海西失道人倫頃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溫彊盛誰能相抗尙畏懼于形迹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于臣節桓氏亦得免于脅奪凡是諸事布于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迹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榮詔耶聖明啟運蒼生重造晉天率土誰不歌拊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官妓劫奪天藏麗械金寶

必克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披甲入殿內外官閣管
簫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
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
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
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爲防內若德允
物望夷貉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
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戚亡吳起有云禮義不
修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旣無伍員之病苟懷貪惓而
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孝
藝文補 卷之二 宋文

子之門卿忠孝于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奸惠盜
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不
可恒用用之旣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
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惋隔核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
何情顏當與足下叙平生舊款吾聞前哲絕交不出惡
言但此自陳名節于胸心因告別于千載放筆增歎公
私潛淚想不深怪狂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
自知投杖無疆爲必先及

南越志

沈懷遠

懷遠志南越見隋書陳振孫亦載其目蓋宋世猶有
存者余從諸書錄之其書則劉昭氏釋道世氏徐堅
氏區陽詢氏虞世南氏李善氏李昉氏曾慥氏陶九
成氏李時珍氏衡按他書散見不能備舉其名
尉佗之時有五色羊以爲瑞因圖之府廳
高涼本合浦縣也吳建安十六年衡毅錢博拒步騭高
安峽殺水貊博與其屬亡于高涼呂岱爲刺史博旣請
降遂以博爲高涼都尉于是置郡焉
郢故楚都在南郡

藝文補

卷之二

三

宋文

越之市名爲虛多在村場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來
之荆南嶺表皆然蓋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
南村市滿時少虛時多故謂之虛
軍安縣女子趙姬嘗在山中聚結羣黨攻掠郡縣著金
箱齒屐恒居象頭關戰

日南至月立表望之日在表北景居南

雷州陰晦之夕謂之雷耕曉視田中必有開墾之迹

熙安間多颶風颶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六月發

未至時鷄犬爲之不鳴

颶音具

昔有溫氏媼者端溪人也居常澗中捕魚以資日給忽於水側遇一卵大如斗乃將歸置篋中經十日許有一物如守宮長尺餘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翳稍長尺五便能入水捕魚日得十餘頭稍長二尺許得魚漸多常游波中縈回媼側媼後治一溪斷其尾遂逡巡而去數年乃還媼見其輝色炳耀謂曰龍子今復來也因盤旋游戲親馴如初秦始皇聞之曰此龍子也朕德之所致留使者以玄珪之禮聘媼媼戀土不以爲樂至始興江去端溪千餘里龍輒引船還不踰夕至本所如此數四使

藝文補

卷之十一

三

宋文

者懼而止卒不能吞媼媼殞瘞于江陰龍子嘗爲大波至墓側策浪轉沙以成墳人謂之掘尾龍今人爲船爲龍掘尾卽此也

嶺南風發自午至夜乃止什屋僵樹累年一發或歲再三

秦二世時五星會于南斗南海尉任囂曰秦方長亂此南越偏霸之象也遂有志焉病且瘵召真定人趙佗行南海尉事故今呼爲尉佗漢高帝遣陸賈立爲南越王佗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五百桂蠹二鵝生

翠二隻孔雀二隻

十月一日閩中風俗皆作糲糲或作京餽以祀先祖蓋告冬之義也

秦時中宿縣十里外有觀亭江神祠壇甚靈異中宿縣民至洛及路見一行旅寄其書云吾家在觀亭亭廟前石間有懸藤卽是也君至叩藤自有應者歸者如其言果有二人從水中出取書而淪尋還云江伯欲見君此人不覺隨去便覩屋宇精麗飲食鮮香言語接對無異世間今俗咸言觀亭有江伯神也

藝文補

卷之十二

三

宋文

先是交趾之地頗爲膏腴徙民居之始知播殖厥土維壤厥氣維雄舊有君長曰雄王其佐曰雄侯其地曰雄因其民曰雄民分其地以爲雄將後蜀王將兵三萬討雄王滅之以其子爲安陽王治交趾其城九重周九里士庶蕃富尉佗在番禺遣兵攻之安陽王有神人曰臯通輔佐之造弩一張一放殺越軍萬人三放殺三萬人佗知其故便却壘息卒還戍武寧遣其次子始爲質通好後安陽王遇臯通不厚通去之王之女曰媚珠見始手姿閑美遂私焉始後誘媚珠求觀神弩之妙媚珠示

之因毀其機卽馳使報佗復興師襲之軍至安陽王又如初放弩弩敗師皆崩散遂破之安陽王卿生文犀入水走水爲之開越遂窺其地

牛女之分楊州之末土也爰有太山實曰秦望又有石質峻起壁立內有金簡玉字夏禹得之以知百川之理也

蕭連山西十里有靈州山焉其山平原彌望一野極目番禺縣有番禺二山因以爲名

羅浮山有石樓左帶牛嶺山右據龍尾山

藝文補

卷之二

三

宋文

綏安縣北有連山多檉松杞梓昔越王建德伐木爲舡其大千石以童男女三十人牽之旣而入船俱墜于潭時聞附船有唱喚督進之聲往往有青牛馳廻與船俱蓋神靈之至

一本云伐吳得牛其大千石又附船云云一本云附船有騏然之聲

高安石室自生風煙南北二門狀若人功意者以爲僊都

自生上一本有有雲霧二字

高要有疎石廣六十餘丈高二百許仞土人謂之嵩臺盆允縣利山上多香林

寧浦郡東南有蘓摩嶠屈瑒

馬援鑿通九真山又積石爲坻以遏海波由是不復過漲海

馬鞍山始皇朝望氣者云南海有五色氣遂發卒千人鑿之以斷山之岡阜謂之鑿龍今所鑿之處形如馬鞍故名焉

熙安縣東南有圓岡高數十丈岡西面爲羊腸道說者云尉佗登此望漢而朝宗故曰朝漢臺

羅浮山是爲浮山葛稚川避地於此遂採栖僊之術浮山亦蓬萊之一島也浮海而至故曰浮

藝文補

卷之二

三

宋文

一本云本只羅山因海上有山浮來相合故曰羅浮山

長沙郡瀏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卺竈

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三百餘里嶺十五峯三十二其峯之秀者曰飛雲玉鵝錦繡玳瑁飛雲峯路側有

梅花村

番禺北有芝蘭湖旁多人家其流南注西海

廬陵城中有井半清半黃者甜滑宜作粥色如金似灰汁甚芬馨

石門之水俗云經大庾則清穢之氣分飲石門則縑素之質變卽吳隱之酌飲之所也

海安縣有小水南注于海極目滄嶼渺望洪波

洪一作浪

遂成縣低山銀沙自出

一本云丹城縣有金塘金沙自此而出

波羅基國出鋼珠卽照幽夜

端溪俚人岑班入山遇一寶珠徑五寸取還夜光明照

燭俚人甚懼以火燒之雖小損猶照一室

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

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爲大品有九彩

藝文補

卷之二

三

宋文

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瑤珠瑤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礫硃礫硃之次爲官雨珠官雨珠之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慈符珠

木難金翅鳥口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上人珍之

熙安縣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則見鼎刺史劉道錫常使繫其耳而牽之耳脫而鼎潛旣而執紉者莫不疾耳

蓋尉佗之鼎

江南之洲上有盧循城開曠明遠有蓬萊方丈之氣登者莫不洗心澄慮洲東有荔枝洲有人採石其石紫石

英是也

菖蒲澗昔交州刺史陸胤之所開也至今重之每旦輒傾州連汲以充日用雖有井泉不足食大元中襄陽羅友累石澗側容百許人坐遊之者以爲洗心之域咸安中姚成甫嘗採菊澗側遇一丈夫謂成甫曰此澗菖蒲昔安期生所餌可以忘老於是徊翔俯仰條然不知所終蓋仙者焉

管城縣出管石卽滑石也又呼冷石土人以爲燒甃

以爲烹魚

藝文補

卷之二

三

宋文

衡陽湘鄉縣有石魚山下多玄石石色黑而理若雲母發開一重輒有魚形鱗鱗首尾宛若刺畫長數寸魚形備足燒之作魚膏腥因以名之

龍川嘗有銅弩牙流出水皆以銀黃雕鏤取之者祀而後得有取此牙逢風雨卽時淪沒父老云越王弩管處也

龍川縣管崗北有巨鏤恒有懸泉注之終歲不滿嘗有採薪者欲推動之忽然震電迷失路十許日乃至家南海以鰕頭爲孟鬚長數尺金銀鏤之晉康州刺史常

以杯獻簡文用以盛酒未及飲無故酒躍于外時廬江太守曲安遠頗解術數即令筮之安遠曰即三旬後庭將有喜慶者

一云將有告變者果有生人而夫身

熙安縣白蜀里多楊梅張公以為名章則多楊梅此偶以所聞而命書後好事改地就之耳求之白蜀去之遠矣

縹緲白木山多漆樹高十餘丈刺漆常上樹端雞鳴日出之始便刺之則有所得過此時陰氣淪陽氣升則無所獲也凡刺漆別有氏族以為業膺前緣木處胼胝如

藝文補

卷之二

三

宋文

人腳也

蒼苔蟲亦謂之過羅

南海江畔間有廬頭木葉如甘蔗織以為帆以其疎暢

懷風故帆不以布

威寧縣有穿州其上多綸木似穀皮可以為綿

沙麻竹人削以為弓弓似弩淮南所謂箛子弩也或曰

蘓麻竹或曰蠹麻竹

石尊似蓴菜色青

博羅縣東蒼州足簾竹銘曰簾竹既大薄且空節長一

夫直如松

一本又云詳其竹直二丈猶為筍而可食

廣州有樹可以禦火山北謂之慎火或謂之戒火多種屋上以防火也但南中無霜雪故成樹

寧鄉縣草多卷施拔心不灰江淮間謂之宿莽

博羅縣有合成樹十圍去地二丈分為三衢東向一衢

水泉似練子如橄欖而硬削去皮南人以為櫟南向一

衢橄欖西向一衢三丈三丈樹嶺北之候也

三丈亦果名

山有精舍其草多芳杜木多椅松東有甘泉上有古樹

榕藤繞之號榕樹

藝文補

卷之二

三

宋文

大禹取藤根為糧饑年人常餌之故名禹餘糧

寧鄉縣多沙棠

海藻一名海苔或曰海羅

獮菜色赤生石上南越謂之鹿角

藿香形如都梁可以着衣巾中

交州有密香樹欲取先斷其根經年後外皮朽爛木心

與節不壞堅黑沉水者即沉香也半浮半沉與水面平

為鷄骨最麤者為棧香此三物同出一樹有精粗之異

耳並采無時

麒麟竭是紫鍾材之脂也欲驗真偽但嚼之不爛如蠟者爲真

羅浮山生竹皆大七八圍節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

宋昌縣有棘竹長十尋大如甕其間短者輒六七丈也爲竹叢薄葉下有鈎刺或在條末如苴針也里人取以爲弓

徐韋俞益期性氣剛直不下曲俗容身無所遠遯在南

夷韓康伯書曰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本

亦特異余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九丈餘葉聚

藝文補

卷之二

五

宋文

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瓿其伸如繼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蔭則蕭條信可以長吟可以遠想矣但性不耐霜不得北植必當遐立海南遼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深恨

衢按齊民要術亦載此書數字微異

古度樹一呼椰子南人號曰柁

日亞反

不華而實實從木

皮中出如綴珠璫其實大如櫻桃黃卽可食過則實中

化蛾飛出亦有爲蚊子者

續遊草錄也一曰諾勝一曰水藤山行渴則斷取汁飲之治人體有損絕冰則長髮去地一丈斷之輒更生根至地永不死

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

桂州出古終藤結實如鵝毳絛如珠珣治出其絛紡其

絲緇染爲斑布

桐華頗似木綿而輝薰過之

疏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時結實無衰落

藝文補

卷之三

五

宋文

零陵香一名燕草又名薰草生零陵山谷葉如羅勒

青城縣多鷄鷄鷄者山鷄也利距善鬪世以家鷄鬪

之則可擒也光色鮮明五采炫耀

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

還洲嶼生卵似鷄卵色青頗知風雲若羣至听必風漁

人及渡海者皆以此爲候

化蒙縣祠山上有潮潮中有泉鵲如今野鵲弄吭山泉

號爲泉鵲

一云山上有池池中有松是如今野是棲息松間故

俗謂之松鳥

義寧縣北山多孔雀爲鳥不必匹合止以音影相掠便

有孕亦與蛇偶一云雖見雄而有子掠一作接

鷓鴣鳥雖復東西迴翔開羽之始必先南翥其鳴自呼

杜薄州開羽一作命翻

海中有文魼鳥頭尾鳴似磬而生玉

高興縣有容鷄其形似鷄而五彩至則年穰

長鳴鷄鷄冠四開如蓮華鳴聲清澈贊曰翠冠續宮

碧距麗陳就昏別夕望旭驚晨

藝文補

卷之二

三

宋文

開寧縣多晨鵲

增城縣多白鵲大如鳩素質凝暎鵲或作雀

鸞籟一名越王鳥

鷓鴣自呼其名向日而飛飛數隨月蓋若正月一飛而

止

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而爾

窮其主得乃已也

平定縣東拒海有驛馬似馬牛尾一角

有鼠母獸高三尺尾如杖如狼有乳聲似嬰兒出則殺

稼傲

鼯鼠似鼯鼠長洞地穴飲泉噬竹

漢時交趾有犀奔至高涼人以黑牛眠之有識者曰此

玄犀也

高州巨海中出離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爲之開

昔有懶婦睡機上姑怒之遂走投水爲懶婦獸一枚可

得脂三四斛然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習懶之性

不革也今安平七源等州峒俱有狀如山猪而小喜食

苗田夫以杼軸之類掛於田頭則不敢復近

藝文補

卷之二

三

宋文

鰕魚鯉也形如蛇而四足腹圍五六寸頭似蜥蜴鱗如

鎧甲

蝦鰭長五丈尾似蝦

海魚無鱗形類琵琶一名樂魚其鳴亦嘉聞音出聽曾

識瓠巴

含光一名黃臘魚頭嘴長而鱗背金色南人變爲炙雖

美而毒或煎燂或乾夜卽有光如燭

石魚形圓如七寸拌

鼠魚頭似鼠

鱸鮮生山曲之間穴地為窟泉源踊則此魚出今蘆令

以南至於南州有焉俗以為醬

海間育水母東海謂之蜆音蟯

真魚如織絲魚饋尾魚有毒一名龜魚

織杼魚如真魚背上正青

鱣子林反屬也長鼻鞭骨長數丈而骨可啖似黃鱸而

長鰓魚左右如鐵鋸三牙魚似石首或曰雄石首也

龜甲一名神屋出南海生池澤中吳越謂之元仲神龍

大如拳而色如金上甲兩邊如鋸齒爪至利而能緣大

藝文補 卷之二

三

宋文

木捕鳴蟬至美可食不中于十以其小故也涪陵大龜

文似瑇瑁俗號曰靈龜竹當作緒

鰐魚南越謂為壞雷魚通身黑長二丈子朝出食暮還

毋腸腸從臍中入且從口中出腹裏有兩洞腸貯水以

養子腸容二子兩腸則四子也其腮鱗皮有珠文可以

脩刀劍口一云烏鰐魚

鱗魚鼻有橫骨如轆海中波浪為之滿海船逢之必斷

奇魚長三寸似白魚常附海船以濟洪波一曰寄載魚

君魚長三寸背上骨如筆管大者似口逢諸細魚及鼈

皆斷之

漢有五侯鯖君臣鯖父子結盟人至共為之餐

海中多朱鼈狀如肺有四眼六腳而常吐珠見則天下

大旱

烏賊魚有石遇風浪便虬前一鬚不可而住腹中血及

膽正黑可以書也世謂烏賊懷墨而知禮江東人取其

墨以書券券給人財物書迹如淡墨逾年自消惟空紙

耳故俗曰是海君白事小史或曰古之諸生常自浮水

上鳥見以為灰便往啄之乃卷取鳥故謂鳥化為之

藝文補 卷之二

三

宋文

天牛魚方圓三尺眼大如升在腴頭口在脅中露齒無

唇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長五尺

石蜺形似龜脚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草華

神龜出于江水中廬江郡嘗獻生龜于太卜其舍神知

為效之大

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口

潮陽南有水注海濱帶曾山其中多文貝可以解毒

南土謂蠓為蠓甲牡蠓出合澗州土人重之語曰得合

澗一蠓雖不足豪亦可以高也

新溪蠅味偏其有過溪溪者

漲海口有蠟每輒相積於背高尺餘如帆乘風而游

鱸魚似鮓鱓音畢尾上有刺如鱸樹刺也

廣州有人取蝦鬚長四尺

安懷縣有蛤長二尺似小蚌有一小蟹在腹中爲蛤出

求食謂之蟹奴郭景純江賦云蠟蛤腹鱓是也

一本云蠟蛤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子如榆

莢合體共生俱爲蛤取食

水弩虫四月初日上弩射人影至八月卸弩

藝文補

卷之二

罕

宋文

開寧縣多蜈蚣大者其皮可以鞣鼓取其肉曝爲脯美于牛肉

一本云綏定縣多吳公其大者能以氣吸蜥蜴一本

云長數丈能噉牛或遇之則鳴鼓燃火炬以驅逐之

成陽縣樹多守宮大者能鳴謂之蛤蜊

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資

產子女遂入府庫掠財寶先是郡公養蜂別置一室賊

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簾出同時噬螫羣賊身首

腫痛兩眼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蜂飛逐逐賊賊遂

慌懼從間道而遁

兩頭蛇無毒夷人餌之

番禺縣西有江浦通牂牁郡公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

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

武嘉之竝加褒賞

宋侍中趙倫之碑

沈懷文

君戮力以致誠吐規以會機一鼓則寇騎雲徹殄勦則

敬氣霧消

省錄尚書議

沈懷文

藝文補

卷之二

罕

宋文

沈懷文轉楊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不從

昔天官正紀大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翼平

辰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昭于

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

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廷述

章之範崇明魏主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

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歷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

時改皆興贊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靡或省革按台

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於茲義倂於典文詳古準今不宜虛廢

與南郡王義宣書

沈慶之

義宣至潯陽與臧質西下至鵲頭聞所遣徐道寶賤魯爽於小峴授首相視失色世祖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示義宣并與書

僕荷任一方而纍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剪撲軍鋒

裁交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持送

藝文補

卷之二

四十二

宋文

相呈

與王道隆書

王景文

景文爲江州刺史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時謂在

江州不能潔已與上幸臣王道隆書

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心旣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爲其貝錦者云管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惟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恩罔昧之由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

風容實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爲申啓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終

藝文補

卷之二

四十三

宋文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目錄

齊

高帝

王撫軍爲安東吳興詔 王敬則

曲赦四郡詔

武帝

贈沈冲太常誥 沈冲懷文之子

授蕭重休 當作惠休下同 左僕射詔 蕭重休郡守

沈文季加侍中詔 沈文季慶之子郡守

藝文補

卷之三 目次

明帝 嘗守吳興

封茹法亮詔 茹法亮武康人

孔琇之 郡守

乞甄吳興王文殊表

顧憲之

西陵增稅議 爲吳興饑民

陸澄

不糾沈憲被劾自理表 沈憲武康人烏程令

沈麟士 武康人

易解

答張永書

與沈約書

沈約答書

沈淵 懷文之子

薦沈麟士表

沈冲 懷文之子

承世祖旨奏江謐前後罪

王該 法苑珠林以該爲吳興人

藝文補

卷之三 目次

日燭

孟景翼 烏程人

正一論

丘雄 烏程人

乞甲父冠先褒贈書

謝朓 郡守

與弟濬書 濬亦曾爲郡守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

烏程董斯張退周彙編

蜀元衡康侯集

韓千秋聖閣序定

齊

王撫軍為安東吳興詔

高帝見江表集

門下震澤殷興撫馭湏才都官尚書撫軍潯陽郡國

公敬則志幹貞烈秉情開敏忠勤之至形乎出內必能

緩懷大邦克隆美政

曲赦四郡詔

高帝

藝文補 卷之三

門下朕興言民瘼昧旦求政所以庶存簡惠緝茲治道

而玉燭未調祥風尚鬱京輔及二吳昔歲水災秋登既

罕今茲厲疾罹患者多納隍之歎為矜良深可曲赦楊

州所統丹陽吳興南徐州所統義興等四郡其遭水尤

劇之縣自今年以前三調未充而虛例已畢官長局吏

應其備賞者雖卽事為愆情在可亮外詳所際以弘優

澤

贈沈沖太常詔

武帝

沖貞詳閑理志局淹正誠著香朝彰顯

朕甚悼之追贈太常諡曰恭子

授蕭重依當作惠左僕射詔

見沈約集

門下尚書萬事之本隆督是寄總司頓闕宜速有人征

虜將軍吳興太守建安縣開國子蕭重依才學一作淹

通識裁許允內著嘉庸外敷美政入嗣朝端會議斯在

可守尚書左僕射餘如故王者施行

沈文季加侍中詔

見沈約集

門下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西豐縣開國侯新除鎮軍

將軍沈文季業宇流正鑑識超凡秉茲恭恪蓋音匪躬

藝文補 卷之三

難起非慮密爾墉圻疑罄力盡勤萬雉增固寵服攸加

實為朝典可侍中僕射新除侯如故王者速施行

封茹法亮詔

明帝

茹法亮近在湓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

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

績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

乞甄吳興王文殊表

孔琇之

故鄣人王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獲定懷絕

身之痛專席常居御園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何謂叔

以俟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
賜其閭里

西陵增稅議

顧憲之

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吳興歲儉會稽年登商旅
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可加
至一倍并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
格外可長四百許萬武帝以示顧憲之憲之議曰

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稅也乃以風濤迅險濟
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已功或禁遏他

藝文補

卷之三

三

齊文

道或空稅江行按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甚去乏從豐
良由饑棘舊格新減尙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元
懿幸灾權利重增困瘼爲公賈怨書云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人力之外用
天分地率皆不宜於人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
凡如此等誠宜深察

不糾沈憲被劾自理表

陸澄

澄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
客爲刖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

免澄官澄上表自理

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逮淮海朝之憲度動
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
茂典案遐故彈新除諮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沈憲太
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
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爲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
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冒達朝章近代
之宗其爲左丞彈司徒屬王濛憚罰自解屬疾遊行初
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祕直彈中丞

藝文補

卷之三

四

齊文

孔欣時又云別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丞之謂惟左丞
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沒蕃岳宰
臣引咎謝詈而責帥之劾曾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
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祕霸李之
貴道濟元勲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祕事猶
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爲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
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興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明左
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
丞羊玄保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左丞何

人彈呂萬齡並不歸罪皆爲重効凡茲十彈差是憲
曠之比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謚彈王
僧朗王雲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謚彈
在今龔鰲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宜依
以爲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此人乏謬奉國憲今遐所
糾旣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爲來准後人被繩方當
追請素食之責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引通國典雖
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
由天鑒

藝文補

卷之三

五

齊文

易解

初九潛龍勿用

沈麟士

稱龍者假象也天地之氣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龍
之爲物能飛能潛故潛龍比君子之道也初九旣尚潛
伏故言勿用

荅張永書

沈麟士

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
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慈容於蟬冕走雖不敏請附高
節有蹈東海而歿耳未忍受此黜削

與沈約書

沈麟士

永明中約表薦麟士徵爲太學博士又徵著作即太
子舍人並不就乃與約書

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惠反凶
將在於斯

沈約荅書

獨往之業雖聞前載高塵逸軌罕或共時未嘗不拊
袂興懷望古遐矚尊賢拔俗遙然沉冥自遠幽貞之
操義高篆策雖蔣詡不窺城市鄭真名動京師何遠
之有名山旣鄉內所豐清川又坐臥可對不出戶庭

藝文補

卷之三

六

齊文

而與禽尚齊美哉約少不自涯早愛蟲鳥逐食推遷
未諧夙願冀幽期可托克全素履與尊弋釣泉臯以
慰閑暮則生平之心於此遂矣

遺令

沈麟士

氣絕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歛仍移布於屍下以爲
歛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漬沐浴含
珠以米襦衫先着禪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
惟此依士安用孝經旣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
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

須旣成服後卽葬作冢令小後耐更作小冢於濱合葬
非古也葬不須聚土成墳使土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
葬不須輜車靈舫魁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
於葬惟清水一盃

薦沈麟士表

南齊書以淵與沈
約同薦未知誰筆

沈淵

吳興沈麟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
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
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厓鞠稚吞苦
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
藝文補

卷之三

七

齊文

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
邊鄙播聖澤於荒垂

承世祖旨奏江謐前後罪

沈冲

謐少懷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奕世
吏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外貨賂公行咎盈憲簡戾彰
朝聽輿金輦寶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強終當得
志委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物應樂推
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艱網漏得全首領太祖匡飭天
地方知遠圖薄其艱洗之瑕許其革音之効加以非分

之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勲良比肩朝德以往昔微勤

刀筆小用賞賜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彰貪

賄之情雖富無謂重莅湘部顯行所盜及居銓衡肆意

受納連席同乘皆誠黷舊俗密筵開謠必貨賂常客理

合升進者以爲已惠事宜貶退者並稱中旨謂販鬻威

權姦自不露欺至罔上奸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

憂震謐托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暫入殿參訪

遺詔規付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顧不逮舊位

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譏誹朝政訕毀皇猷過咎

藝文補

卷之三

八

齊文

忠賢歷詆台相至于藩岳入授列代恒規勲戚出撫前
王舜則而謐妄發樞機坐構蹢論復敢貶謫儲后不顧
辭端毀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誥誓乖禮崇樹失宜仰
指天俯畫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迹旣彰反噬
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

日燭

王該

尋夫至道之典鳴生歟之源標善惡之報啟陵化之津
訓戒明白縷羅備矣然信言不美文繁辭宕累寔絕味
重淵隔浪是以學者未得其門或才之智意暫抒咸池

藝文補

卷之三

九

齊文

之遠音遶爲里巷之近曲假小通大儻可接俗助天揚
光號曰日燭陶先覺之宏誥啟玄管于靈門周太虛以
遊眺窈漭蕩而無垠履地勢于方局冠圓天于覆盆網
三界之寥廓邁二氣之氤氲尋大造之冥本測化育之
幽根形假四大而泡散神妙萬物而常存彼良民之達
分故哀生而怡竟夫含氣之倫其神無方蠢爾之類其
質無常寄若水勢托若火光隨行繾綣迭枯迭芳往來
出沒冥冥茫茫洪海環流大變輪迴乘彼遠漂濟來曷
階宛轉三塗之中沉滯八難之圍慙企窳之無期悼客
藝文補

齊文

藝文補

卷之三

十

齊文

千家豈昔鞠育而懷抱今屠剝以爲禮神居妙而恒存
形受變而易體未一旬而相忘可長歎而流涕夫聞愚
其肯然匪伊人之獨爾察寡孕于嘉類悟繁產于愚身
喻零霖其猶希若幡囊之倒米爲鷄鷄以日日誰識伏
而達倚匪余情之能測諺聞之以如是若夫倒置之族
矇矓徒生兵風既至忽然潛征神道雖昧鬼法尤明非
徊中陰徂彼鐵城宵絕望舒晝無曜靈身造筆等之檻
足蹈炎炭之庭刀岳霜鏖以積刃劓林翹鋒而肅精陶
銅汪洋以海漏巨鑊波沸而雷鳴閻王領闕卒徬執敘
藝文補

藝文補

卷之三

十

齊文

作之有歸瞻崇德之可速鑒聚凶之宜遲斯成務之易
覩匪先見之動微五福起于履是六極構于蹈非理感
自然冥對玄凝福兮誰造禍兮孰興水運鍾卑人道惡
矜繫因豐積祉緣謙升童孺正而鬼退走夫邪而魅陵
覽形聲之兩偶考休咎之雙徵理投思而合契迹望目
而相應若圓輪之抱規猶直桷之附繩蒼犬出于帝父
黃能資于聖子聿徵化而弗救奚天屬之云恃諒末福
之在躬信爲仁之在己容吹吸其靡常知忽往其何止
彼非人之什岌豈無氣之所始悲婉孌之大徂還託生

職和之長邁永一日而萬年無事爲以于性常從容于自然映光榮之燦燦妙輕騰之翩翩究妙音之至樂窮有生之遐延捨陋世而上躋伴超倫之高遷然夫饗茲舊德日用玉食厥土不毛罔施稼穡積畜雖多焉有不竭齡祚雖修終焉歸城三災起而宮宇散七證至而天祿絕會大秋以考落混椿菌之無別是以如來大聖三達洞照哀我困蒙曉了道要善權灑落或麤或妙如溟海之運流若天日之垂曜上士虛懷忘其言中才負志執其教教無定方造物所由宜陸以車應水以舟敷設

藝文補

卷之三

士

齊文

云云廣衍悠悠駒未塞乎三百要指在乎一幽握累玄之綱領遣毛目于網裘宏籠大訓展我智分治無不均質有利鈍虛往實歸各足方寸愚黠並誘龍鬼俱化萬塗叢歸一由般若譬彼濟海非船莫過驅萬動于道場畢無爲而息駕本夫三乘之始同歸一無才照各異致用參殊應真忘有而求空遂耽空而恬愉緣覺亮累于知微爰遷玄而弗居雖妙迹其再喪猶有遺而未虛開士解拘于都盡作無存其焉除悟之豁于鑒先體之冥乎意初理重深而絕韻疇剋諒而業諸自古在昔先

民有遇堂堂陰映躬受聖喻喁喁羣黎耳目仰注或發蒙于一咳或革面于一哺並因言而陵化未有人而不度善逝迄今道運轉衰大教雖存味之者希梅檀與蓼蘇同芬夜光與熠燿齊暉于氏超世綜體玄指嘉遯山澤仁感虎兕護公澄寂道德淵美微吟穹谷枯泉漱水闕叟登霄衛度係軌咸淡泊于無生俱脫骸而不死今則支子特秀領握玄標大業冲粹神風清蕭一言發則蘊滯披三幡著則重冥昭見之足以洗鄙各聞之可以落矜驕孫濯流以逸契詠遂初于東臯何深味以棲素

藝文補

卷之三

士

齊文

輕大寶于秋毫道風之所扇蕩深達之所逍遙才不難則賢不貴愚不笑則聖不高遠聲見陋于近耳孰能忘味于聞韶哉奚造非道何之無神理有精靈物有產真大居細君小爲碩臣羽隸隸乎金翅甲屬屬乎須倫兩儀宗于太極衆星繫于北辰是以九十六種枝條繁張輕道重根躁廢靜王具曰予聖各鎮一方或移山而住流或倏忽于存亡命天衣之彩餐嘯靈廚之芬芳曜叔振旅之標石之琳琅竭變幻之媚奇惜有待之無長斯乃數內之甘醇弗如至道之糟糠者也逮乎

列仙之流練形之匹熊經鳥伸呼吸太乙夕餐榆陰
素月朝挹陽霞與朱日赤斧長生于服丹涓子翻飛于
餌木安期久視于松豪豐人輕舉于栢實彼和液之所
染足支年而駐質中不夷而外猗徙登雲而殞卒俱括
囊以堅卵固同門而共出理未升于顏堂永封望乎孔
室貴乎能飛則蛾蝶高翬奇乎難老則龜蛇修考伊逆
旅之遊氛惟心玄之可寶存形者不足與論神狎俗者
未可與言道道乎奚言無問無對諮者叩窮應者負肉
默之斯通語焉則置當于素珠與講道吾成罔象與無
謂杌然寂泊玄酬有歲宗鑽浮響莫悟冥音希之彌錯
搜之愈沉郢人其逝爲誰匠樅設筌蹄乎淵薈俟魚鬼
乎川林儻得意于談表共目擊而廢心元運睽倏往矣
斯復忍立賢達忽如涉宿千師誕化肇過一六慈氏方
隆仰期仁育孰云教遠管若瞬目靈轡雖迅緣樞靡窮
彼無本標我有始終假步烟電之末託息石髓之中知
畏塗而驚寇迷塵欲之致戎替遠勝而婪近謂奢儉而
交豐不防枯于未飄既零落于勁風思反蒂而更秀結
萬悔其胡充是以大誓之徒燒指穿石冥期無待志與

心歡峻智聖崇慧壁拔津劒揮戒戟想將萌而夷斬情
向兆而剪刺掃六賊于胷中休五道之長役拱已內治
總持法忍三世都寂一心豁盡寄耳無明寓目莫准塵
隨空落穢與虛隕廓焉靈悟因權作尹普濟安度大悲
誰愍託遽廬以和光常游君乎冥泯任天行與物化如
蹈水之無軫若乃妙變神奇理不思議大千舞于指掌
芥子含于須彌四海宅于毛孔七寶永于劫移可信而
不可尋可由而不可知非談詠之所宜惡毫素之能披
善乎優陀之言也使夫智者滿于天下人有百頭頭有
百舌舌解百義辨才鋒逸合茲人以讚道猶萬分而未
一惟覺覺之相歎乃敷暢而彰悉矧愚昧之固陋託狂
簡而仰述抗螢燭之炯炯欲增暉于昆日者歟嗟乎方
外靈藏奢遐誕宕衆妙淵玄羣奧無量小成弗藉大言
橫喪川德之厚于何不有驚聽洪聲駭耳崇阜夏典載
其掌握荒經列其戶牖周既達而未盡信齊諧之小醜
見鵬鯢而標大不覩烏王與魚母吁乎噫嘻奇桀之事
積籍渺漫焉可稱記伊皇覽之普綜足探幽而體異何
近願于剖玉又碩誣乎火熾况下斯而束教趣堯孔之

權餌常專專而守檢懼越蹈于所伺並廢理以證言莫觸類以取意徒宏博而繁構更益猜而致忌悟飾智之愕物故收翰而輟思寄一隅于梗指俟體信于明識者

法苑珠林以該為吳興人

正一論

孟景翼

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眾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掌故載而不詳

藝文補

卷之三

主

齊文

實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一之為妙空玄絕于有境神化瞻于無窮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佛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何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骨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修修

徧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

乞申父冠先褒贈書

丘雄

永明中丘冠先使驢驢不屈節而歿武帝以其不辱命以錢一萬布三十疋賜雄雄不受上書求贈不省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贈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先建元四年車僧朗卿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友墓塚塋臣父湮棄絕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茶苦則彼優而此劇各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褒贈

藝文補

卷之三

主

齊文

與弟瀟書

謝朓

朓侍中求出為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朓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瀟時為吏部尚書朓至郡致瀟數斛酒還書

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尺牘云今致數斛酒可力飲酒勿豫人事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

吳興藝文補卷之四目錄

梁

武帝

喻吳興太守袁昂書

勅豫州刺史李元履為郡守袁昂

答袁昂謝啓

勅沈約撰佛記序

又勅

擢沈崇僚太子洗馬詔沈崇僚武康人懷明之子

藝文補

卷之四

目次

一

贈丘仲孚黃門郎誥丘仲孚靈鞠從孫

手勅沈衆沈衆沈約孫

簡文帝

答安吉公主餉胡子一頭書

元帝

敕杜龕郡守

敕報司徒王僧辯為沈炯武康人

敬帝

進陳武帝為長城公詔陳武帝長吳人

陳公九錫文

禪陳王策文

禪陳王璽書

袁昂

答梁武帝書

謝梁武帝啓

沈約武康人

上宋書表

到著作省表

藝文補

卷之四

目次

二

致仕表

拜尚書令到都上表

讓僕射表

讓五兵尚書表

謝封建昌侯表

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

為長城公主謝表

連珠二首

送育王像并詩錢均修序

臨終勸加篤信啓

冠子祝文

評詩

究竟慈悲論

任昉

與沈約書

陸厥

與沈約問聲韻書

沈約答書

藝文補

卷之四

目次

三

樂謠

與右率沈約書

沈約答書

釋法雲

與少傅沈約書

沈約答書

吳均

安吉人

爲揚州建安王讓司徒表

連珠二首

與朱元思書

檄江神責周穆王壁文

食移

餅說

齊春秋

丘遲

烏程人靈鞠子

爲范尚書拜表

爲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

爲何尚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

藝文補

卷之四

目次

四

爲柳僕射讓光祿表

爲王博士讓表

永嘉郡教

答舉秀才啓

爲范雲謝示毛龜啓

與陳伯之書

侍中吏部尚書何府君誄

硯銘

丘仲孚

答神滅論啓

沈績 吳興人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序注

答神滅論啓

沈璇 約之子

太子僕射簡寂觀碑 陸靜修吳興東遷人于廬山成道謚簡寂故觀卽以此名

張績

故左民尚書忠子沈僧旻墓志銘 沈僧旻君理之祖

陸倕

藝文補

卷之四 目次

五

與僕射徐勉薦吳興沈峻書 沈峻武康人本縣令

吳興藝文補卷之四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衡康侯叅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梁

喻吳興太守袁昂書

武帝

永元末帝起兵州郡望風降昂獨拒境帝手書諭之

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

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喻雅懷聊

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茲甚天未

藝文補

卷之四

一

藝文

絕齊聖明戢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蘓吾荷任前驅掃除

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

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

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况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

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當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大

白入氏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

辰且范岫申謂久薦誠款各率所守仍爲犄角沈法瑀

孫臍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

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庸謂其非求之

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爲主未足爲忠家門屠滅非所
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
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
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
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

勅豫州刺史李元履

武帝

哀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天下須其容之勿以兵威陵
辱

荅袁昂謝啓

武帝

藝文補

卷之四

二

梁文

朕遣射鉤卿無自外

勅沈約撰佛記序

武帝

去歲令虞闡等撰佛記并令作序序體不稱頻治改猶
未盡致尋佛教因三假以寄法藉二諦以明理達相求
宗不著會道論其指歸似未至極乃不應以此相煩亦
是一途善事可得爲厝筆不以故指勅闡等結序末體
又似小異

又勅

武帝

記序始得看今勅繕寫流布

擢沈崇僚太子洗馬詔

武帝

前軍沈崇僚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
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辰更爲再蕃
之始雖卽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
馬旌彼門閭敦茲風教

贈丘仲孚黃門郎誥

武帝

豫章內史丘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效非直悔吝云亡
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惻可贈給事黃門侍
郎

藝文補

卷之四

三

梁文

手勅沈衆

武帝

衆爲太子舍人武帝制千字詩衆爲之注解令衆爲
竹賦賦奏帝善之手勅荅曰

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

荅安吉公主餉胡子一頭書

簡文帝

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貌不使去來執
轡婉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
獨有羅襦方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資新奇伏增荷
什

敕柱龕

元帝

顏晃字元明瑯邪臨沂人承聖初爲中書侍郎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輕險少年世祖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勅龕

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稟

勅報司徒王僧辯

元帝

帝於荊州卽位徵孔奐及沈炯並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勅曰

藝文補

卷之四

日

梁文

孔沈二士今且借公

進陳武帝爲長城公詔

敬帝見徐陵集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皇王盛則所謂元龜司空公南徐州刺史長城縣開國侯諱志懷實亮風度宏遠體文經武明允篤誠曩者率五嶺之彊兵誅四海之讐敵固以勒功彝鼎書勲太常克定京師勤勞自重自鎮撫枌榆永寧豐沛東京旣息北蔡無歸代馬燕犀氣雄天下東糧坐甲固敵是求方欲大討于秦嶓敦修於與睦叶謀上相爰納朕躬思所以敬答忠勲用申朝典可進爵爲

長城縣公

陳公九錫文

敬帝見徐陵集

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故惟天爲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佐磻溪蘊其玉璜堯舜之臣滎河鏤其金版況乎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拯橫流於碣石撲燎火於崑岑驅馭於韋彭跨蹶於秦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日者昊天不弔鍾亂於我國家網漏吞舟彊胡內鼎茫宇宙懼

藝文補

卷之四

五

梁文

標黎元方足圓顙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滇池之南揚旌於桂嶺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謐四海於羣飛屠弊偷於中原斯鯨鯢於濛汜蕩寧上國先啟中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旣而天未悔禍夷醜薦臻南夏崩騰西京蕩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盜假神器冢司昏撓旁引寇讎旣見敗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摧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匡救本朝復舊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

歷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詞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
再造於皇家者也公應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
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謐孫盧肇疊越貊爲災番部
阡危勢將淪殄公赤旗所指祇壘洞開白羽纔搗兇徒
粉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之末邊
政不修李賁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陀
據有連州雄豪熾於梁碩公英募雄筭電掃風行馳御
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徹備履艱難嘉寧盡爲京
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逃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

藝文補

卷之四

六

梁文

馬援之所不屆陶璜之所未開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
候歸琛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之功也自寇虜陵江宮
闔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劍撫心氣涌青霄神飛紫闥而
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使此忠誠
乘機勦定執沛令而繫鼓平新野而據鞍此又公之功
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勦門桀黠作亂衡嶽兵切池隍
衆兼夷獠公以國盜邊警知無不爲卹是同盟誅其醜
類莫不魚驚鳥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蘓息此又
公之功也長驅嶺嶺夢想京畿緣道酋豪進爲榛梗路

表渠率全據大都蓄聚通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

之所未窺萬弩齊張高輶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嘯吒
風雲山靡堅城野無疆陣清秋氛於瀟石滅沴氣於零
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凶愚屯據大臯乞活頻馬騰之
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鬪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實
惟勅虜公坐揮三畧遙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
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叢祠罷狐鳴之盜
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屈淪波兵乏兼儲士有饑
色公回麾蠡澤積穀巴丘億庾之詠斯豐壺漿之迎是

藝文補

卷之四

七

梁文

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難艫舳相望如運敖倉之府
犀渠貝冑顧菟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
銳百戰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兇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
英圖邁俗義旅如雲濫壘猜攜用淹戎畧公志惟同契
師克在和鵠塞非虞鴻門是會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
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咽故能使舟師並路遠
邇朋心此又公之功也姑熟襟要嶠函阻憑寇虜據其
關梁大盜負其肩鏞公一校裁擣三雄並奮左賢右角
沙潰土崩木甲殪於中原瓊裏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

計千羣鄂坂之隘斯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
義軍大衆俱集帝京逆豎兇徒猶屯皇邑若夫表裏山
河金湯峻固疏龍首以抗殿掄華嶽以爲城雜虜憑焉
強兵自若公回茲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
軍容甚穆國政方修物重覩於衣冠民還瞻於禮樂楚
人滿道爭覩於葉公漢老銜悲俱歡於司隸此又公之
功也內難初靖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且
渠當戶中貴名王冀馬列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
師步甲亘野橫江撼厥羣羝遂殪封狝莫不結木而止
藝文補 卷之四 八 梁文

功也一相居中自折彘鼎五湖小守安懷同惡公夙駕
兼道秉羽杖戈玉斧將揮金鉞且戒祇蒞震慚遽請仄
釘焚櫬以表其含弘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
賊龕兇橫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亂自古蟲言鳥
跡混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潁世寓
東南育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
切卓爾英狀承規奉算戮此大憝如烹小鮮此又公之
功也亂離永久羣盜孔多浙左兇渠連兵構逆豈止千
兵五校白雀黃龍已哉公以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奸寇
藝文補 卷之四 九 梁文

割豆分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折
簡馳書風猷斯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洎丈夫
之鄉南踰女子之國莫不屈膝膜拜求吏欸關此又公
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關低昂九門寥落寧秦
宮之可顧豈魯殿之猶存五都簪弁百僚卿士胡服纓
纓咸爲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風宋微子麥穗之歌周
大夫黍離之歎方之於斯未足爲悲矣公求衣昧旦具
食高春典構官闈具瞻遐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箴
之章還聞太始之風流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

藝文補

卷之四

十

梁文

也公有濟天下之勲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德符天
用百姓以爲心隨萬機而成務恥一物非唐虞之民歸
含靈於仁壽之域上德不德無爲以爲夏長春生顯仁
藏用忠信爲實風雨弗憊仁惠爲基牛羊勿踐功成治
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裾里巷
朝多君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倚頓之
旅是以天無蘊寶地有呈祥嶠露卿雲朝團曉映山車
澤馬服馭登閑旣景煥於圖書方歲粧於史牒高勲踰
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固無得而稱者矣朕又聞之前

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蕃長總征羣伯二南崇絕四履
遐曠泱泱表海祚主維齊巖巖泰山俾侯於魯抑又勤
王反鄭夾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況復
經營宇宙寧惟斷鰲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
鑿而增庸報德宸爾無聞朕所以書拱當宁載懷慚悸
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
之吳興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
川十郡封公爲陳公錫茲青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
建冢社昔且奭分陲俱爲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

藝文補

卷之四

十

梁文

其內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
綬陳公重綬使持節兼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虎符
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秩踰三鉉任
總百司位絕朝班禮縣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除錄尚
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內外都督太
傅印授義興公印策其鎮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
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爲楨榦律等銜策四維皆
舉八柄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公
賤實崇穀疏爵待晨室富京坻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衆

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允降
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王
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輶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居
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是用錫
公納陛以登以公崑然廊廟爲世鎔範折衝四表臨御
八荒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茲明罰期在
刑措象恭無赦千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
猷遠量跨厲嵩溟包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
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以公天經地義貫徹幽明春

藝文補

卷之四

十二

梁文

露秋霜允恭燦盛是用錫公秬鬯一鹵圭瓚副焉陳國
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
弘建邦家允興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

禪陳王策文

敬帝

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民驪連栗陸之前容成大
庭之代並結繩寫易杳冥恍忽故靡得而詳焉自義農
軒昊之君陶唐有虞之王或書衣而御四海或無爲而
子萬姓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脫敝屣載遇許由便能
捨帝暫逢善卷卽以讓王故知玄扈璇璣非關尊貴金

根玉輅示表君臨及南觀河渚東沈刻壁精華既竭耄
勤已倦則抗首而笑唯賢是與謗然作歌簡能斯授選
風餘烈昭晰圖書漢魏因循是爲故實宋齊授受又弘
斯義我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齊聖
及時屬陽九封豕薦食西都失馭夷狄交侵乃象天成
輕弄寵黜慄慄黔首若崩厥角徽徽皇極將甚綴旒惟
主乃聖乃神欽明文思二儀金運四時合序天錫智勇
人挺雄傑珠庭日角龍行虎步爰初投袂日廼勤王電
掃番禺雲撤彭蠡揃其元惡定我京畿及王賀帝弘質

藝文補

卷之四

十三

梁文

茲冠屨既行伊霍用保冲人震澤稽陰金懷叛逆猥羯
醜虜三亂皇都裁命偏師二邦自殄薄伐獫狁六戎盡
殪嶺南叛渙湘郢結連賊帥旣擒兇渠傳首用能百揆
時序四門允穆無思不服無遠不届上達穹昊下漏深
泉蛟魚竝見謳歌攸屬況乎長晷橫天已徵布新之兆
璧日斯■實表更姓之符是以始創義師紫雲曜彩肇
惟尊主黃龍負舟櫓矢素輦梯山以至白環玉珎慕德
而臻若夫安國字萌本因萬物之志時乘御■良會樂
推之心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旣季而傳祚

于我有梁天之歷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公卿尹莫不攸屬敬從人祇之願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軌儀前式以副溥天之望禮祀上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不盛歟

禪陳璽書

敬帝見徐陵集

君子者自昭明德達人者先天弗違故能進退咸亨動靜元吉朕雖蒙寡度乎景行何則三才剖判九有區分情性相乖亂離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聖賢授受者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謀是與屈已從萬物之

藝文補

卷之四

十四

梁文

心天意斯歸鞠躬奉百靈之命謳歌所往則攘袂以膺之菁華已竭乃塞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鑒于天道舉其黎獻授彼明哲雖復質文殊軌沿革不同歷代因循斯風靡特我大梁所以考庸太室接禮武宮月正元日受終文祖但運不常夷道無恒泰山岳傾偃河海沸騰電目雷聲之禽鉤爪鋸牙之獸咀齧含生不知紀極二后英聖相仍在天六夷貪狡爭侵中國縣王都帝人懷干紀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以不造幼罹閔凶仰憑衡佐既移年序周成漢惠邈矣無階惟是童蒙必貽顛蹶若

使時無聖哲世靡難難猶當高蹈於滄洲自求於泰伯者矣惟王應期誕秀開錄握圖性道故其難聞嘉庸已其被物軋行同其燾覆日御比其貞明登承聖於復禹之功樹鞠子於興周之業滅陸渾於伊洛殲驪戎於鎬京大小二震之驪徒東南兩越之勦寇遠行天討無遺神策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樂與天地同和典禮與天地同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仁靈葭韋信及

藝文補

卷之四

十五

梁文

川陸榮光暖曖已冒郊塵甘露瀼瀼亟流庭花車轍馬跡誰不率從蟠水流沙誰不懷德祥圖遠至非唯赤伏之符靈命昭然何止黃星之氣海口河目賢聖之表既彰握旄執鉞君人之狀斯偉且自攝提無紀孟陬殄滅枉矢宵飛天弧曉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時哉蛟龍之出泉章運之兆咸徵惟新之符並集朕所以欽若勛華屬回星琯昔者木運斯盡予高祖受焉今歷去炎精神歸樞紐敬以火德傳于爾陳遠鑒前王近謀羣辟明靈有悅率土同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尚書左僕射平

樂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時陟元后寧育兆民光闡洪猷以承昊天之休命

答梁武帝書

袁昂

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請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屈止莫不膝袒軍門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止以內務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藝文補

卷之四

十六

梁文

心不增大軍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師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殮微施尚復投殞况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於心忘其所居誠推理鑒猶懼威臨

謝梁武帝啟

袁昂

天監二年以昂爲後軍臨川王參軍昂敬謝恩隆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黃朴未擬振衣袞足頓損不勝臣篇歷三墳講詩六典巡按賞罰之

科潤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嚴三章於聖王之目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鄧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斯戮之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唯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固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龍行風驅電掣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忘愚臣頓昏大義狗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濶五湖交通屢起田儼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

藝文補

卷之四

十七

梁文

上宋書表

沈約

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跡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媽之爰自非覩亂秦餘何用知漢祖

之書是以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
實庸妄文吏多闕以茲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
忘其饑食者也臣約頃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
天降世第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運屢屯垂文
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王啟基名臣建績拯世吏難之
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厯后
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
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
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惟天文律歷自此外

藝文補

卷之四

十八

梁文

悉忝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詔撰述尋值病
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
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
因何遜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
至於誠實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
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
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退時
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
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

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鄒僧施義止前
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檀憑之孟和諸
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
愧南董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
望古慚良鞠躬踴躍汗出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
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頌成績上謹條目
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
死罪

到著作省表

沈約

藝文補

卷之四

十九

梁文

臣約言卽日被召以本官兼今職臣藝不博古學謝專
家乏懷鉛之志慙憂腸之術聯事乖善握蘭慚良謬勒
斷蛇之符預刊冰河之業路遙難騁才弱未勝而神工
曲造雕綢彌疊珥筆史觀記言文府趨奉載揚臆懼交
頌

致仕表

沈約

從以桑榆無幾時制行及不朝之禮忽在今辰使反身
敝廬待終窮巷臣又聞之縣車散髮其來舊矣昔廣德
請猷義在量力二疎知止懼貽後悔數年以來稍就盡

竭氣力衰耗不自支持若蒙天地大恩造物洪慈其
降滿之切救其害盈之災譬彼日月假榮終朝踟躕夕
景少觀盛化宅壤歸泉自無云幾爾仁仰澤事止寸陰
拜尚書令到都上表

沈約

竊位之譏允常斯責王命私請有寧相傾油雲湛露從
降旻昊之德弱縞輕蟬不載丘嶽之重登階望席悅焉
失步

讓僕射表

沈約

臣聞役壯休老上典所優晨行暮息事身恒分若夫玄

藝文補

卷之四

二十

梁文

黃未已非秋駕之衛筋力爲用豈強飭之時養老杖鄉
抑推前典服戎告謝親學匪任宿肉極其虛憊歲制防
其不辜實所以蠲假衰疾收屏淪暮

讓五兵尚書表

沈約

臣聞百舍之趙非宿春所資千里之趙豈一羣能沂何
音業輕適於路遠舟弱疲於濟深醜貌悴容不籍鑒於
滴水驚足蹇步終取躓於鹽車

謝封建昌侯表

沈約

陛下拔袂萬里擢厥聲靈臣雖心不吠堯而迹淪禁犬

此剿王業始基臣所不與徒荷日月之私竟無蒸燭之
用天命玄易非止今日受命作周其來久矣雖復備數
樂推與同謳頌而誠微弱草效闕纖塵遂班山河之籍
叨佐命之賞亦何以慰悅帷帳酬報承牙

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

沈約

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
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寅臣稟訓私閨志塗靡立効以
爲義誠有由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
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

藝文補

卷之四

二十一

梁文

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

爲長城公主謝表

沈約

奉策書封妾爲長城縣公主徽命降臨慚腆妄冀妾膺
靈稟氣育景璇閨弱志易淪柔德難樹雖復式修姆保
莫敢或違而肅雍不著穠華蓋闕不悟宸暉曲漸羣章
風貢籍此恩加遽延典策湯沐光啟珩組昭被

連珠二首

沈約

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實崇山之
峭是以一夫不經一作佳威于赫怒千乘必致亡于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于要風涓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百川是納用卑而爲宰

送育王像并上錢燭等啟

沈約

竊以無名無色理絕應感不身卽身猶觀願力惟願燈明道成長爲入喜之侶菩提無上永厠千子之蹤

臨終勸加篤信啟

沈約

臣約言臣抱疾彌留迄今卽化形神欲離月已十數窮楚極毒無言以喻平日健時不言若此舉刀坐劍比此爲輕仰惟深入法門厲茲苦節內矜外恕實本人情伏

藝文補

卷之四

三

梁文

願聖心重加推廣微臣臨塗無復遺恨雖慚也善庶等鳴哀謹啟

冠子祝文

沈約

蠲茲今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除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耻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詩詩

沈約

詩病有八一曰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如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皆平聲也二曰

上尾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字同聲如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草柳皆上聲也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與

第五字同聲如聞君愛我甘竊欲自脩飾君耳皆平聲欲飾皆入聲也四曰鶴膝謂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如客從遠方來隨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五曰大韻如聲鳴爲韻上九字不得用鶯傾平聲字六曰小韻除本韻一字外九字中不得兩字同韻如遙條不同句七曰旁紐八曰正紐謂十字內兩字雙聲爲正紐若不共一紐而有雙聲爲旁紐如藝文補

卷之四

三

梁文

究竟慈悲論

沈約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已因心以身觀物欲使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厥宜得無遺天而俗迷日久淪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啟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甘腴爲甚嗜深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爲方未

藝文補

卷之四

三十四

梁文

異嘗命天生事均理一淪蘭爛蛾非可忍之痛懸厝
祖豈偏重之業而去取異情開抑殊與尋波討源良有
未達漁人獻鮓肉食同有其緣泉妾登絲蠶衣其煩其
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所造
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六十者可以衣帛矣鷄
豚大彘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
年以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以前所食宜蔬矣輕煖
於身事既難遣其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爲言非有優
劣宜泉豚果菜事等義同懷寒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緒
藝文補

藝文補

卷之四

三十五

梁文

彌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太
迦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惟無迦
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
涅槃未啓十數年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
心闇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宰待
諸旦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
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教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
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饑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
焉桑野漁川事雖非已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
度三肉罷緣服膺至訓操崇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慙
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爾衣
纊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
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蠶肉之
因固蔬泉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牛鷄並有大功於人而皆不免鼎鑊余聞錫蘭國不
食牛肉止食牛乳牛灰即埋之私宰者罪死或輸金
如牛首以贖罪又于闐國不殺蠶蛾飛盡乃得治繭
彼其牛蠶顧獨何幸也 胡侍真珠姬

與沈約書

任昉

范僕射疾遂不救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灰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罷用車馬無改平生之素憑論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蒞此邦務在邁邁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垂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祇增今恨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藝文補

宋之四

二十六

梁文

與沈約問聲韻書

陸厥

先是宋太子詹事范曄與諸甥侄書自論云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爽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艱難造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爲恨至齊永明末盛爲文章厥與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

入爲四聲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

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

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云夫五色相宣八音

協暢絃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商相變低昂

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

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

茂制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岍之篇子荆

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

以音律調韵取高前式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

藝文補

卷之四

二十七

梁文

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繇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厥意謂不然與約書約答之然約論四聲妙有詮辨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韻罕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造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暗與理會匪繇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太音欲官

商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
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
觀歷代衆賢似不都聞此處而云此秘未親近於謏乎
蔡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繇思至斯則揣情謬
於玄黃摘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
或聞與理合則美韵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
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
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
所以遺恨終篇旣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

藝文補

卷之四

二十八

梁文

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
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
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於律呂
比五色之相宜苟此秘未親茲論爲何所指邪愚謂前
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捲環
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
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
不可力强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
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

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意在情物而緩於
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
合少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
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
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
能稱是楊修倣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
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
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
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藝文補

卷之四

二十九

梁文

沈約答書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
之韻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
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
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
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尙何邪此蓋曲折聲
韵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
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
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

所味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媸不得頓相垂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綉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此

藝文補

卷之四

三十

梁文

與右率沈約書

樂藹

藹求爲豫章王碑文約荅書辭之建武中第二子子恪托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爲文

夫道宣餘烈竹帛有時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後亡丞相獨秀生民俯照日月標勝丘園素履穆於忠義譽應華袞功迹著於彌諧無得而稱理絕照載若夫日用闡寂雖無取於錙銖歲功弘達諒有寄於衡石竊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闕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基分陝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

俗傾囂罷肆鄙土之遺風庶幾前列武不泯墜荆江湘三州策名不少亟欲各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辭謝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譽澤邇衣食永惟道廢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儕小人貽塵帷蓋豈圖一旦遂投此請

沈約荅書

丞相風道引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勲遺

藝文補

卷之四

三十一

梁文

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况文獻王冠冕彞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間閭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與少傅沈約書

釋法雲

續高僧傳中書郎順陽范軫著神滅論羣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有敕令雲答之以宣示臣下雲乃遍與

朝士書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倫通又與約書弘明集作

與公王
朝貴書

主上今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至人凝照有本襲道赴機垂審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祀既彰榮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紆轅彼論之情預非草木誰不獻欬同挹風猷共加弘贊也

沈約答書

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

藝文補

卷之四

三十三

梁文

殿內亦蒙敕答一本懼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永離衆魔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弘旨百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屑疑覈比展具以呈也

為揚州建安王讓司徒表

吳均

臣聞玄黃之馬事絕於銜鑣蟠朽之材飾垂於丹漆何則千里之志已窮萬乘之馳無取遠物近身於焉在譬

連珠二首

吳均

蓋聞豔麗居身而以蛾眉入如貞華炤物而以絕等見

猶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楊子寂寞豈乏炫曜之才

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非期要利是以墨子縈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圭之位

與朱元思書

吳均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門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峰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冷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暉暉則千轉不窮援則百叫無絕鸛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藝文補

卷之四

三十三

梁文

檄江神責周穆王壁文

吳均

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遺我文壁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薦歷千春念茲文壁故問水濱江漢勗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壁則富有漢川世為江伯如有負穢心迷懷疊情戚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吁子羽濟川而怒目飲飛舞劍而東臨菑丘躍馬而南逐

打素蛤而爲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剪後處守關
濮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
昆吾之銅純鉤之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東
隅移樵北島使蓬萊之根鬱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
掃按驪龍取其領下之珠揭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
所被繁枯潤涸威之所加窮河絕漠願子三思反此明

五

食移

吳均

月光離畢風氣入箕細雨如網細柳如絲離隔東西之
藝文補

卷之四

三十四

梁文

怨眺望山川之阻企龍門而不見覽桂枝而延佇此乃
方寸之恒情羗難得而覲緩也亦有鮑叔分財華歆讓
位乃相知于平生實忘懷于寤寐鷄有呼羣之德鹿有
食草之美在微物其尙然況仁義之君子哉今足下居
則廣廈高堂連闔洞房綺窓半卷屏風角張指天地如
一指安知故人之可傷一歎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
交情乃見謂古昔之恒談在今日而方見嗚呼如何忘
我實多輒欲彈琴縱酒于首陽之阿君有麝中麝肉而侯不
厭糟糠君有鴈鷺之食而余不得一嘗願以小人腹

爲君子之腸何如哉今欲君之餘江皋綠施之筍洞庭
紫楓之魚昆山龍胎之脯玄圃鳳足之藟千里蓴羹萬
丈名膾氣馨若蘭色美如艾扶南甘蔗一丈三節白日
炙便銷清風吹卽折安定之梨皮薄味厚一歲三花一
枚二升凡厥上味惟君能施君若不施成君深累於神
爲不祥於人爲慙義

餅說

吳均

宋公至長安得姚泓時故大官丞程季者了了人也公
曰今日之食何者取先季曰仲秋御景離彈欲靜爨爨
藝文補

卷之四

三十五

梁文

曉風淒淒夜冷臣當此景惟能說餅公曰善季乃稱曰
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糜河東長若之葱隴西猗
背之犢枹牢赤髓之羊張掖北門之豉然以銀屑煎以
金鉉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蒂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劉
以新豐之鷄細如華山之玉屑白如梁甫之銀泥既開
香而口悶亦見色而心迷公曰善

齊春秋

吳均

叔庠齊梁世以史筆擅聲其稱梁武爲齊明帝佐命
所謂在齊太史簡也余拾其百一有志於史者或取

焉

丘靈鞠善屬文宋孝武殷貴妃丘靈鞠上輓歌詩云雲橫廣陌闇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咨嗟賞之卽轉爲新安王北平中郎參軍

孔靈產爲光祿大夫覽止足之分不肯仕太祖以白麾毛扇素几遺之曰以君有古人風故賜卿古人之物也

王曾祐字喬宗亭然獨立不交當代名士王思遠之徒託意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及侯伯未嘗與一人游焉

宜都王鐸字宣微太祖第十六子善射嘗取其蔗挿地

藝文補

卷之四

三十六

梁文

百步射之十發十中古之楊葉殆不能加

顧歡字玄平吳郡人也隱於會稽山陰白石村歡宿性

仁愛素有道風其濟人也或以禳獸而多全護有病者

造之歡問其家有書乎荅曰惟有孝經三篇歡曰取置

病人枕邊恭敬之當自瘥如言而愈後問其故歡曰善

禳禍正勝邪故爾

孟翼爲程人造正一論言佛之與道合一也

翼當作景翼

吳郡張融字思光臨終及塋徵士何黠使汝南周英爲

書與融謝薨見而歎曰此書雖漂若不倫亦自破的

宋元卿字希符早孤爲祖母所養祖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如此常也

蕭晉字元卿蘭陵人家有賜書志學不倦

焦華父遺曾病甚冬中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故送助養呼徒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香非常也父食之而病愈

劉靈哲字文明母病祈禱至多忽夢一人以藥與之曰煎服卽差驚寤于枕間得所夢之藥似竹根服之立差餘恨於齋前種葉似是莢莫有識者

藝文補

卷之四

三十七

梁文

蕭獻明字景儕母風病積年晝夜祈禱時寒獻明下淚爲冰筋額上叩血出水不流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能治丈夫百病獻明受忽不見人以由奉母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卽平愈

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于夜庭中祈祠聞空中云此疾無他得丁公滕爲酒便差卽詣醫及本草皆無識者乃

求訪至宜都遙觀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滕治風尤驗叔謙伏地流涕此公與之四段并示漬酒法叔謙拜領受之復視翁不見依法爲酒母疾頓

愈

徐州刺史陳顯達有膽氣好弓馬頗閒草隸

王僧虔性甚方直遠近望之咸曰如水鏡也

齊武王爲晉平太守有惠政嘗懸一蒲鞭未嘗用之

戴僧靜永興人臨湘侯副太祖在淮陰雅有人鑒見而

賞之會匈奴卒至僧靜應募出騎單刀直前虜即奔退

人斬三級時天盛寒乃脫衣口唧三頭以刀背背而

臨湘侯大賞之曰殺三人亦可反命矣進之於太祖石

頭之役功冠諸將遂至貴顯

藝文補

卷之四

三十八

梁文

檀超字悅祖少負氣始爲南徐州西曹書佐與別駕蕭

惠開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凌駕而超舉動嘯

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惠開曰我與卿並有何等名

聞俱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惠開欣然

更爲刎頸之交

南齊時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于時士女取用與常錦

不異經月乃歇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子也年七歲時母阮叔媛常

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罍盛水

華更鮮子懋流涕禮佛誓曰若使阿姨獲祐願華竟齋

如故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看視髒中稍有根鬚阮病尋

差世稱其孝感

桓閔字叔道太祖輔政使褚淵致意爲子晃求女婚閔

不敢聞命曰辭霍不婚常所嘉揖齊大非偶所以不敢

承殊眷太祖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懽也

王儉謂石碑不出禮典起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琳碑石

明帝不豫南康王琳于第賜歿獨江泌守尸晝夜號泣

悲動路人于時諸王並見誅剪故舊無敢瞻看唯泌及

藝文補

卷之四

三十九

梁文

衡陽王子浚侍讀嚴植各爲營理喪事時人高其節

劉璉字子敬耿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內見一

女子容姿甚麗盼睐之璉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隔絕之

其正如此

劉暉字子圭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五歲聞

舅孔昭先讀管寧傳欣然更請讀因聽受曰可及此耳

江泌字士深濟陽者城人有孝行同族有一人與泌同

名世謂泌爲孝泌以別之

爲范尚書拜表

丘遲

昔滕公移晷于泗亭陳遂留權於博進祿止一守官寤
九列臣獲照秋陽取沃淮海發蒙去羸已若松喬匪富
伊榮須臾至此賞參十亂躬越五水歷覽前載孰與爲
匹

爲范衛軍讓梁臺侍中表

丘遲

懷鉛蚤歲不以隕獲累心躡履晚年豈以充詘在念易
震伊泰仕焉已幸遂復分竹九疑擁旌百越值天地中
開神武再廓麻絲是蓄管蒯靡遺今霸運肇基四海明
目樞鏡規獻實在得人况處庸微何用膺荷

藝文補

卷之四

四十

梁文

爲何尚書重讓侍中領驍騎表

丘遲

臣權自散輩之中寘彼周行之上旣慚伯蒙使天下慎
選又乖平叔令内外得人且玉壺獨掌見榮昌期
可參必簡英俊

爲柳僕射讓光祿表

丘遲

竊聞敏孫以規獻爲職藝品常貴飛翠鳴玉升降禁明
臣以疾豈伊或忝匪稱其服終朝三褫近取諸身皎
日非喻臣之庸薄久塵物論假以充壯報效無階而嬰
離洗痼日月茲甚聖明留簪履之舊恩降帷蓋之餘矜

榮不徒行事存寵渥

爲王博士讓表

丘遲

臣聞撫臆可以言心量能則知所止是故矯親魯門簡
業事亡雜吹齊雅分聲遽逝臣才行過汗文質無庶疎
達謝于谷杜淡洽垂夫劉楊非除卻養之勤豈通掌故
之業

永嘉郡教

丘遲

貴郡控帶山海利羨水陸實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
而曝背拘牛屢空於畎畝績麻治絲無聞于室巷其有

藝文補

卷之四

四十一

梁文

耕灌不修桑榆靡樹遨遊鄙里酣醕卒歲越伍乖隣流
宕忘返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高慚仲蔚而三徑没人
雖謝文翁之正俗庶幾龔遂之移風

答舉秀才啟

丘遲

方今八友盈庭五承在幄七教畢修九功具舉猶乃物
色關屏夢想巖釣故已天不愛寶野無遺賢輒仰宣皇
猷俯鑒愚蔽規察衡閭詢事茅草如有片言入善一介
可題謹聞絳闕恭奏青蒲

爲范雲謝示毛龜啟

丘遲

玄甲應于姬渚青鞵符于夏室翺翔卷耳之陰浮游蓮
葉之上藏采千載獻狀一朝斯誠陛下至德動天窮神
爲化故能寶瑞開圖珍祥映謀懷星抱月負宇銜書間
出蕃畿繼踵郊甸

與陳伯之書

丘遲

伯之齊江州刺史梁武說降之建康平伯之還鎮謀
反兵敗亡命入魏魏以爲都督淮南軍事臨川王宏
北討遲爲衆軍領記室命遲與伯之書伯之歸梁遲
拜中書郎

藝文補

卷之四

四十一

梁文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
爲世出葉鸞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
遇時王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
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
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
審諸已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于此聖朝赦罪責功
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
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于友于張繡割刃於愛
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

藝文補

卷之四

四十三

梁文

而勳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昔是與不遠而復先典
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
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
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
之任鉏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馳驅氈
裘之長寧不衰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
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
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况
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繼
卽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驚巢於飛幕之
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
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俾豈不愴恨所
以廢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
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
白環西獻楷矢東來夜即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厥
角受化惟北狄野心崛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
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方弔民洛汭伐罪
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丘遲頓

首

侍中吏部尚書何府君誄

丘遲

遠量夷雅淹姿英茂進德方新循名以舊分鑣先達爭
驅俊秀匪直羽儀實惟領袖知人斯哲在帝之難僉謂
往詣是謂能官園阿望幣鈞嶮授竿金張之貴允茲七
侍有美一人柔貂三珥服冕乘軒鳴玉飛翠不貪爲寶
貴而能貧惟靜是悅惟寂是珍履信茲從積善方慶如
何斯德曾是知命彼高者天與人焉味眇望周行式瞻
林壑灑沃紛埃擯揚流俗言必玄遠神惟珠玉色恬喜
藝文補 卷之四 四十四 梁文

愠心豈榮辱

硯銘

丘遲

圖水

壁

理

荅神滅論啟

丘仲孚

伏覽勅首荅臣下審神滅論聖照淵深句括真俗理超
繫表義貫羣識鑽奉神猷伏深舞蹈惠示銜戢存眷丘
仲孚白

大梁皇帝立神明成佛義記序注

沈績

夫神道冥默宜尼固已絕言心數理妙柱史又所未說
非聖智不周近情難用語遠故也是以先代玄儒談遺
宿業後世通辯亦淪滯來身非夫天下之極慮何得而
詳焉故惑者聞識神不斷而全謂之常聞心念不常而
全謂之斷云斷則迷其性常云常則惑其用斷因用疑
本謂在本可滅因本疑用謂在用弗移莫能精求互起
偏執乃使天然覺性自沒浮談聖王稟以玄符御茲大
寶覺先天垂則觀民設化將恐支離詭辯構義橫流微
藝文補 卷之四 四十五 梁文

藝文補

卷之四

四十五

梁文

叙繁絲伊誰能振釋教遺文其將喪矣是以著斯雅論
以弘至典續早念身空棲心內教每餐法音用忘寢疾
而間情難曉觸理多疑至於佛性大義頃迷心路既天
誥遠流預同撫覲萬夜獲開千昏永曙分除之疑朗然
俱澈竊惟事與理亨無物不識川隨道合奚心不辨故
行雲徘徊猶感美音之和游魚踊躍尚賞清絲之韻况
以入神之妙發自天衷此臣所以舞之蹈之而不能自
已者也敢以膚受謹爲注釋豈伊錐管用窮天奧庶幾
困惑所以釋焉

大涉行本乎立信

臣績曰夫愚心闇識必發大明明不歛起起必由行行不自修修必由信信者憑師使理無違之心也故五根以一信爲本四信以不違爲宗宗信既立萬善自行行善造果謂之行也

信立由乎正解

臣績曰夫邪正不辨將何取信故立信之本資乎正解

解正則外邪莫擾

藝文補

卷之四

四十六

梁文

臣績曰信一心者則萬邪滅矣是知內懷正見則外邪莫動也

信立則內識無疑

臣績曰識者心也故成實論云心意識體一而異名心既信矣將何疑乎

然信解所依其宗有在

臣績曰依者憑也夫安心有本則枝行自從有本之旨顯乎下句也

何者源神明以不斷爲精精神必歸妙果

臣績曰神而有盡寧謂神乎故經云吾見歿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隨行善惡禍福自追此卽不滅斷之義也若化同草木則豈曰精乎以其不斷故終歸妙極憑心此地則觸理皆明明於衆理何行不成信解之宗此之謂也

妙果體極常住精神不免無常

臣績曰妙果明理已足所以體唯極常精神涉行未滿故知不免遷變

無常者前滅後生剎那不住者也

藝文補

卷之四

四十七

梁文

臣績曰剎那是天竺國音迅速之極名也生而卽滅寧有住乎故淨名歎曰比丘卽時生老滅矣

若心用心於攀緣前識必異後者斯則與境俱往誰成佛乎

臣績曰夫心隨境動是其外用後雖續前終非實證故知神識之性湛然不移故終歸於妙果矣

經云心爲正因終成佛果

臣績曰畧語佛因其義有二一曰緣因二曰止因緣者萬善是也正者神識是也萬善有助發之功故曰

緣因神識是其正本故曰正因經既云終成佛果則驗不斷明矣

又言若無明轉則變成明案此經意理如可求何者夫心爲用本本一而用殊殊用自有與廢一本之性不移臣績曰陶沐塵穢本識則明明闇相易謂之變也若前去後來非變之謂

一本者卽無明神明也

臣績曰神明本暗故卽以無明爲因

尋無明之稱非太虛之目土石無情豈無明之謂

藝文補

卷之四

四十六

梁文

臣績曰夫別了善惡匪心不知明審是非匪情莫識太虛無情故不明愚智土石無心寧辨解惑故知解惑存乎有心愚智在乎有識既謂無明則義在心矣故知識慮應明體不免惑惑慮不知故曰無明

臣績曰明爲本性所以應明識染外塵故內不免惑惑而不了乃謂無明因斯致稱豈旨空也哉

而無明體上有生有滅生滅是其異用無明心義不改臣績曰既有其體便有其用語非體論體非用用有與廢體無生滅者也

將恐見其用異便謂心隨境滅

臣績曰惑者迷其體用故不能精何者夫體之與用不離不卽離體無用故云不離用義非體故云不卽見其不離而迷其不卽迷其不卽便謂心隨境滅故繼無明名下加以住地之目此顯無明卽是神明神明性不遷也

臣績曰無明係以住地蓋是斥其迷體而抱惑之徒未曾諭也

何以知然如前心作無間重惡後識起非想妙善善惡

藝文補

卷之四

四十九

梁文

之理大懸而前後相去甚迥斯用果無一本安得如此相續

臣績曰不有一本則用無所依而惑者見其顛續爲一故舉大善斥相續之迷

是知前惡自滅惑識不移後善雖生暗心莫改

臣績曰未嘗以善惡生滅虧其本也

故經言若與煩惱諸經俱者名爲無明若與一切善法俱者名之爲明豈非心識性一隨緣異乎

臣績曰若善惡互起豈謂俱乎而恒對其言而常迷

其旨故舉此要文以曉羣惑

故知生滅遷變酬於往因善惡交謝生平現境

臣績曰生滅由於本業非現境使之然善惡生於今境非本業令其亦也

而心爲其本未曾異矣

臣績曰雖復用由不同其體莫異

以其用本不斷故成佛之理皎然隨境遷謝故生來可

盡明矣

臣績曰成佛皎然扶其本也生來可盡由其用也若

藝文補

卷之四

五十

梁文

用而無本則滅而不成若本而無用則成無所滅矣

荅神臧論啟

沈績

弟子績和南番示勅荅臣下神臧論伏深欣躍弟子竊惟道不自弘弘實由人人頂其識識須其位周易所謂聖人大寶曰位豈其意乎然或位而不人或人而不位三者云脩其理至難故宣尼絕筆於獲麟孟軻反身於天爵誠無其位也嗚呼直化殆將淪沒今天子以仁聖盛明據至尊之位蓋層山可以衆煦飄其和不可移也鐘鼓可以雞狔亂其鳴不可聞也將使懔懔黔首濟其

長夜自非德合天地誰能若斯弟子早沐虛風既聞之

矣然而燕雀之集猶或相昏飛蓬之門尙自交構聖旨

爰降辭高理愜敦以人天之善誠以莫大之刑一言作

訓內外俱闡夫以孺子入井凡民猶或傷之况乃聖慈

御物必以惻隱爲心邪能指白馬之非白猶見屈於中

庸至於神享機外志存弘化魍魎摧其頰舌焉足道哉

神贖天貴本非窺觀遂能存示用慚寡德弟子沈績和

南

太子僕射簡寂觀碑

沈璇

藝文補

卷之四

五十一

梁文

夫太清與絕上玄秘遠存主莫究化匿無方改陵谷於

崇朝變椿齡於終食遷矣悠哉罕測其宗者矣若迺煉

質歸真瑩情遷俗控八龍而朝四聖擁三蓋而役羣英

就跡非神求心在德然而著悠滯累傷生惑性名利翫

習奪志擾心李主莫追曼倩已遠游溺難戒井甌易徵

自非託隱幽棲憑高面沼聲跡絕象風馬無津觀榮落

而最游隱雲煙而慕遠豈能濯穢歸真因枝表實七變

化體九易移顏文生五臟花開六府奏瓊笈於紫臺披

金篆於碧室者乎三洞濤師修靜心懷寬慈性蓄兼善

藝文補

卷之四

五十二

梁文

志爲棲任誠隆闡教投裝樂主解索靈山以宋大明五年置館於廬山高嶺夫止煩曰簡遠置在寂卽義表名因心顯號前陳繇壑積水浮天却據匡山層巖入極瞰七江真猶掌瞻九河真如帶物色盈眸煙霞滿矚夕魂東引曉魄西延仰視奔星俯觀駭電乃緣崑崙宇依平考室卽嶺成封因夷置埤聳損互升降相臨峻坂六層領淦九折丹崖翠壁削刺殊形八峰七嶺參差異色飛溜垂虹積清似素輕羅散霧接綠成帷春林縮錦冬崑挺翠朝猿永嘯夕鳥橫吟叮嚀馴堦頽頽蒲袖晨桴

藝文補

卷之四

五十三

梁文

則遐相契道術義非疇矣臣膝洞府庶契冥緣攜手神州佇伸嘉好乃作銘曰
三才並用萬品俱陳造物在象成務由人銓功等義拂命非鄰荷歎先哲觀實排寶練偏返妙養脆歸真愍斯輕菌垂茲妙訣九曲五枝玄霜赤雪援神鳳舉託迹蟬蛻曰成輪奐爰儼裳袂羽衣優游雲旌容裔法無難易志有浮直囂靜係迹踪溢綠情棲巖協遂飲澗資清道基松木業著芝瓊絃塵屏累遣受遺榮神明濟濟靈壇蕭蕭念薦興翹形祗永鞠白雲宵動芳煙夜簇來駕珽
龍去留寶續茂德長鑄清芳永覆
故左民尚書忠子沈僧旻墓志銘 張 纘
漸東振古龜組三襲政若解繩吏如燥濕十升龍管四至九卿居高首映比德明
張按僧旻當作僧旻見陳書沈君理傳
興僕射徐勉薦吳興沈峻書 陸 倕
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詮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章

吳興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聞講肄羣儒劉出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卽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

吳興藝文補卷之四

藝文補

卷之四

五十四

吳興藝文補卷之五目錄

陳

高祖名霸字長興人

討侯景誓文

南郊告天文

大封宗室詔

永定改元詔

勅州郡璽書

封臨川始興南康王詔

藝文補

卷之五

目次

封諸妹詔

永定三年問民疾苦詔

文帝名菁武帝兄始興王之子嘗守吳興

減賦詔

葬梁元帝詔

尊皇太后詔

贈南康愍王侍中詔

立方泰爲南康王詔

修前代陵墓詔

禁雕鏤服玩詔

春夏停刑詔

贈衡陽王詔

答沈不害請立國學詔

以伯茂爲始興王詔

封鄱陽王伯山冊文

妙法蓮華經懺文

金光明懺文

大通方廣懺文

藝文補

卷之五

目次

二

虛空藏菩薩懺文

方等陀羅尼齋懺文

藥師齋懺文

娑羅齋懺文

無礙會捨身懺文

宣帝 名頊始興王第二子

墾田蠲稅詔

封始興王叔陵詔

生皇孫賜爵詔

求賢詔

詔答沈炯請歸養表

勅智顗禪師

施物與智顗禪師勅

勝天王般若懺文

後主 名叔寶宣帝長子

令百官舉士詔

手勅姚察

詔答姚察

藝文補

卷之五

目次

三

勅答尚書令江總等

授江總尚書令冊文

謝天台顗禪師勅

勅迎智顗

又勅

又勅

又勅

勅東揚州刺史永陽王伯智

路次勅書迎候

受法文

與詹事江總書

楊都興皇寺釋法朗墓銘

題右軍孫璉銘後

鉏皇后 武帝后烏程人

立臨川王入纂令

慈訓太后 卽鍾后

廢臨海王令

安德太后 文帝后沈氏武康人

藝文補

卷之五 目次

四

廢始興王令

後主后 沈氏武康人

與智顗手書

始興王叔陵 宣帝子

與何之元書

永陽王伯智 文帝子

解講疏

與智顗手書三首

寒巖帖

熱甚帖

屬貞觀惠裴二法師手書

岳陽王叔慎 慎一作謹宣帝子

園梅帖

晉熙王叔文 宣帝子

致隋秦王書

沈炯 武康人

爲王僧辨勸進梁元帝初表

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藝文補

卷之五 目次

五

勸進梁元帝第三表

勸進陳武帝表

爲周弘讓讓太常表

爲周儀同失律後復官表

爲陳太傅讓表

請歸養表

林屋館記

陳武帝哀策文

太極殿銘

太尉始興昭烈王碑

思鄉疏

祭梁吳郡袁府君文

答張種論虎丘山書

吳興藝文補卷之五目錄終

藝文補

卷之五 目次

六

吳興藝文補卷之五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陳

討侯景誓文

高祖

賊臣侯景兇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惡違背我恩義
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
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勛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
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

藝文補

卷之五

陳文

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
景長戟疆弩陵賊朝廷鋸牙如旬殘食含靈剝肝斷趾
不憚其快曝骨焚尸不謂爲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九
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溫嚴恭默丕守鴻名
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繼抱已上總功以還窮刀極
俎既屠且膾豈有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
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
藩湘東王臣諱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
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

天地之痛報君父之讎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
今日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
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
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
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已讓物身先帥衆則天地
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其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
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

南郊告天文

高祖

皇帝臣霸先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梁氏以圯剥

藝文補

卷之五

二

陳文

存臻歷運有極欽若天應以命于霸先夫肇有烝民乃
樹司牧選賢與能未常厥姓放勳重華之世咸無意於
受終當塗典午之君雖有心於揖讓皆以英才處萬乘
高勳御四海故能大庇黔首光宅區縣有梁末運仍葉
邁屯獯醜憑陵久移神龜承聖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
禍復罹寇逆嫡嗣廢黜宗枝偕許天地蕩覆紀綱泯絕
霸先爰初投袂大拯橫流重舉義兵實戡多難廢王立
帝實有厥功安國定社用盡其力是謂小康方期大道
既而煙雲表色日月呈瑞緯聚東井能見譙邪除舊布

新既彰玄象遷虞事夏且協謳謠九域八荒同布裏款
百神羣祀皆有誠願梁帝高謝萬邦崇以大寶霸先自
惟非薄讓德不嗣至于再三辭弗獲許僉以百姓須主
萬機難曠皇靈眷命非可譁拒畏天之威用膺嘉祚永
言夙志能無慚德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荅
民心永保于我有陳惟明靈是饗

大封宗室詔

高祖

維城宗子實固有周盤石懿親用隆大漢故會盟則異
姓爲後啟土則非劉勿王所以糾合枝幹廣樹蕃屏前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王懋典列代恒規從子持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
雍州刺史監南徐州振持節通直散騎侍郎貞威將軍
北徐州刺史褒從子晃晃從孫假節員外散騎常侍明
威將軍諡假節信威將軍北徐州刺史吉陽縣開國侯
諡假節通直散騎侍郎信武將軍和假節散騎侍郎雄
信將軍青州刺史廣梁太守詳貞威將軍通直散騎侍
郎慧紀從孫敬雅敬泰並枝戚密近劬勞王室宜列河
山以光利建擬可永修縣開國侯褒鍾陵縣開國侯晃
建城縣開國侯晃上饒縣開國侯諡虔化縣開國侯諡

仍前封祐豫章縣開國侯詳遂興縣開國侯慧紀宜黃縣開國侯敬雅寧都縣開國侯敬泰平固縣開國侯各邑五百戶

永定改元詔

高祖

五德更運帝王所以御天三正相因夏殷所以宰世雖色分駢翰時異文質揖讓征伐迄用參差而育德振民義歸一揆朕以寡昧時屬艱危國步屢屯天維三絕肆勤先后拯厥橫流藉將帥之功兼猛士之力一匡天下再造黔黎梁氏以天祿永終曆數攸在遵與能之典集

藝文補

卷之五

四

陳文

大命於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亮式從天睠俯協民心受終文祖升禋上帝繼迹百王君臨萬宇若涉川水罔知攸濟實業初建皇祚惟新恩俾惠澤覃被億兆可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爲永定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皆勿復收其有犯鄉里清議賊污淫盜者皆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勅繫特皆原之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

勅州郡璽書

高祖
見餘陵集

夫四王革代商周所以應天五勝相推軒義所以當運梁德不造喪亂積年東夏崩騰西都蕩覆蕭勃于紀非惟趙倫侯景滔天踰於劉載貞陽反篡賊約連兵江左累屬於鮮卑金陵久非於梁國有自氣氲混沌之世龍圖鳳紀之前東漢興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亂天下分崩未有若於梁朝者也朕以虛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首清諸越徐門浪泊靡不征行浮海乘山所在戡定冒翹風塵騁馳師旅六延梁祀十翦彊寇豈曰人謀皆由天啟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虞推其鼎玉朕

藝文補

卷之五

五

陳文

東西退讓拜手陳辭避舜子於箕山之陽求支伯於滄洲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土翹惶天命難稽遂亨
月乙亥升禮太壇言念遷桐但有慚德自梁氏將末頻月元陽火運斯終秋霖奄降翼日成禮圓丘宿設埃雲晚霽星象夜張朝景重輪三危之膏露晨光合璧帶五色之卿雲顧惟寡薄彌慙休祉昧且不顯方思至治卿等擁旄方岳相任股肱剖符名宇方寄恤隱王曆惟新念有欣慶想深求民瘼務在廉平愛惠以撫孤貧威刑以禦彊猾若有萑蒲之盜或犯戎商山谷之酋擅鑿

陶險皆從肆赦威使知聞如或迷途俾在無貸今遠使
人具宜往育念思善政副此虛懷

封臨川始興南康王詔

高祖

東都齊國義乃親賢西漢城陽事兼功烈散騎常侍使
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宜毅將軍會稽太守長
城縣侯蒨學尚清優神寓凝正文參禮樂武定妖氛心
力謀猷爲家治國擁旌作守朞月有成辟彼關河功踰
蕭冠崔蒲之盜自反耕農篁竹之豪用稟聲朔朕以虛
寡屬當興運提彼三八賓于四門王業艱難賴乎此子
宜隆上爵稱是元功可封臨川郡王邑二千戶兄子梁
中書侍郎頊襲封始興王弟子梁中書侍郎肅襲封
南康王禮秩一同正王

封諸妹詔

高祖

南康始興王諸妹已有封爵依禮止是藩王此二王者
有殊恒情宜隆禮數諸主儀秩及尙主可並同皇女

永定三年問民疾苦詔

高祖

開廩賑絕育民之大惠巡方恤患前王之令典朕當斯
季俗膺此樂推君德未孚民瘼猶甚重茲多壘彌歎納

隍良由四聰弗達千里勿應博施之仁何其或爽幾弊
之軌致此未康吳州縉州去歲蝗旱鄧田雖疏鄭渠終
涸室靡盈積之望家有填壑之嗟百姓不足兆民何賴
近已遣中書舍人江德藻銜命東陽與令長二千石問
民疾苦仍以入臺倉見米分恤雖德非既飽庶微慰阻
饑

減賦詔

天嘉元年

文帝

自喪亂以來十有餘載編戶凋亡萬不遺一中原氓庶
蓋云無幾頃者寇難仍接筭歛繁多且興師以來千金

藝文補

卷之五

七

陳文

日費府藏虛竭杼軸歲空近所置軍資本充茂備今元
惡克殄八表已康兵戈靜戢息肩方在恩俾餘黎陶此
寬賦今歲軍糧通減三分之一尙書申下四方稱朕哀
矜之意守宰明加勸課務急農桑庶鼓腹含哺復在茲
日

葬梁元帝詔

文帝

梁孝元遭難多難靈輓播越朕昔經北面有異常倫遣
使迎接以次近路江寧既是舊塋宜卽安卜車旗禮章
悉用梁典依魏葬漢獻帝故事

尊皇太后詔

文帝

朕以虛薄才非弘濟竊守藩維常慎盈滿豈圖蒼昊不弔國步艱難皇嗣元良貌在峭渭二臣奉迎川塗靡從六傳還朝淹留求日令國圖無主家業事隆上奉父母之嚴規下逼羣公之廷諍遂以庸質升纂帝基對揚大化彌增號懼今宜式遵舊則奉上皇后尊號為皇太后御慈訓宮一依前典若中流靜宴皇嗣歸來輒當解紱於箕山之陽歸老於瑯琊之國復子明辟遠承寶圖若問與夷無媿園寢

藝文補

卷之五

八

陳文

贈南康愍王侍中詔

文帝

南康王曇朗質於齊齊果背約復追蕭軌等隨徐嗣徽渡江高祖與戰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齊人請割地并入牛馬以贖之高祖不許及軌等誅齊人亦害曇朗于晉陽是時既與齊絕弗之知也高祖踐祚猶以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奉忠壯王祀禮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齊人結好方始知之世祖詔曰

夫追遠慎終抑聞前誥南康王曇朗明哲懋親蕃維是屬入質北齊用紓時難皇運兆興未獲旋反永言跋子

日夜不忘齊使始至凶問奄及追懷痛悼兼倍常情宜隆寵數以光恒序可贈侍中安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

立方泰為南康王詔

文帝

方泰南康王曇朗子少羸穉與諸惡少年羣聚游逸無度世祖以南康王故特寬貸之天嘉元年詔曰南康王曇朗出隔齊庭反身莫測國廟方修奠饗須主可以長男方泰為南康世子嗣南康王

修前代陵墓詔

文帝

藝文補

卷之五

九

陳文

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水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踰二百若其經綸三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或皆剪伐莫不侵殘玉孟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大祚光啟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修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轡每車駕巡遊眇瞻河雒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恒守惟戚藩舊壘士子故塋掩殯未周

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主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
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生靈共
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維前代王侯自古
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檢行修治墓中樹木勿得
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

禁雕鏤服玩詔

文帝

汙鑄土鼓誠則難追畫彫彫薪或可易革梁氏末運奢
麗已甚芻豢厭於胥史歌鐘列於管庫土木被丹朱之
采車馬飾金玉之珍逐欲澆流遷訛遂遠朕自諸生頗
藝文補
卷之五
十
陳文
爲內足而家敦朴素室靡浮華觀覽時俗常所扼腕今
妄假時乘臨馭區區極屬當淪季思聞治道菲食卑官自
安儉陋俾茲薄俗獲反淳風維雕鏤淫飾非兵罷及國
容所須金銀珠玉衣服雜玩悉皆禁斷

春夏停刑詔

文帝

古者春夏二氣不決重罪蓋以陽和布澤天秩是弘寬
網省刑義符合育前王所以則天象地立法垂訓者也
朕屬當流季思求民瘼哀矜惻隱念甚納隍常欲式遵
舊軌用長風化自今孟春訖于夏首罪人大辟事已款

者宜且申停

贈衡陽王詔

文帝

衡陽王昌自關右還三月入境濟江船壞以溺薨陳
志也四月庚寅世祖親出臨哭乃下詔

夫寵章所以嘉德禮數所以崇親乃歷代之通規固前
王之令典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驃
騎將軍湘州牧衡陽王昌明哲在躬珪璋早秀孝敬內
湛聰睿外宣梁季艱虞宗社顛墜西京淪覆陷身關隴
及鼎業初基外蕃逆命聘問斯阻音介莫通瞻彼機橋

藝文補

卷之五

十

陳文

將隣烏白今者羣公戮力多難廓清輕傳入邪無勞假
道周朝敦其繼好驂駕歸來欣此朝聞庶歡昏定報施
徒語曾莫輔仁人之云亡殄悴斯在奄焉薨殞倍增傷
悼津門之慟空在柏岫之功不追靜言念之心焉如割
宜隆懋典以協徽猷可贈侍中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
事太宰揚州牧給東園溫明祕麗九旒鑿輅黃屋左纛
此貴班劬百人輶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之儀一
以漢東平憲王齊豫章文獻王故事仍遣大司空持節
迎護喪事大鴻臚副其羽衛殯送所須隨由脩辦

荅沈不害請立國學詔

文帝

省表聞之自舊章弛廢微言將絕朕嗣膺寶業念在緝熙而兵革未息軍國草創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勤名教付外詳議依事施行

以伯茂爲始興王詔

文帝

初始興王生世祖及高宗高宗以梁承聖末遷于關右至是高祖遙以高宗襲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永定三年六月高祖崩是月世祖入纂帝位時高

藝文補

卷之五

主

陳文

宗在周末還世祖以本宗乏饗其年十月下詔

日者皇基肇建封樹枝戚朕親地攸在特敕大邦弟項嗣承門祀雖主宇開建薦饗莫由重以遭家不造閔凶夙邁儲貳遐隔輶車未返猥以眇身膺茲景命式循龜鼎冰谷載懷今旣入奉大宗事絕藩裸始興國廟蒸嘗無主瞻言霜露感尋慟絕其徙封嗣王項爲安成王封第二子伯茂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庶申罔極之情永保山河之祚

封鄱陽王伯山冊文

文帝

於戲夫建樹藩屏翼獎王室欽若前典咸必由之惟爾夙挺珪璋坐知孝敬令德茂親僉譽所集敬建大邦實惟倫序是用敬遵民瞻錫此圭瑞往欽哉其勉樹聲業永保宗社可不慎歟

妙法蓮華經懺文

文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竊以前佛後佛種種因緣已說當說各各方便莫非真語悉爲妙法理無二極起必同歸但因業因心稟萬類之識隨見隨著異羣生之相品位分淺深覺悟有

藝文補

卷之五

主

陳文

遲速法雨一味得之者參差法雷一音聞之者差別是以小乘頓教由此各名聲聞菩薩因斯分路至如鹿苑初說羊車小乘灰斷涅槃分段解脫以諸佛之善巧會衆庶之根機是曰半字未稱三點及夫會三歸一反本還源說大乘經各無量義滅化城於中路駕寶車於四衢衣裏明珠隱而還見髻中真寶於焉始得出寶塔於虛空踊菩薩於大地見希有事證微妙法最勝最尊難逢難值弟子以因地凡夫屬符肩荷方欲憲章古昔用拯黎元竊以羲皇結網深失大慈成湯解羅猶非妙善

楊旌丹水異道樹而降魔執玉塗山并寶坊之大案所以憑心七覺繫念四勤住菩薩乘顯無三之教學如來行開不二之門汲引羣迷導示眾惑今謹於某處建如千僧如干日法華懺見前大眾至心敬禮釋迦如來多寶世尊禮妙法華大乘經典禮普賢菩薩妙光法師願多寶如來從地涌出普賢菩薩乘象空來並入道場證明功德擊大法鼓轉妙法輪震動世間覺悟凡品令使盡空法界無量聲聞無邊眾生皆為菩薩總持性相同到無生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藝文禱

卷之五

古

陳文

金光明懺文

文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和南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尋夫靈鷲山間自有常住之相白鶴林處本無變易之法故知真解脫者誰辨去來實智慧者非有生滅而顛倒迷愚不曉三點之理無明覆蔽空有八十之疑于是四佛世尊百千菩薩俱會信相之室顯說釋迦之壽明稱歎之妙偈出懺悔之法音是曰經王微妙第一以種智為根本以功德為莊嚴能照諸天宮殿能與眾生快樂能銷變異惡星能除穀貴饑饉能遣怖畏能滅

憂惱能却怨敵能愈疾病如法修行功德已甚弟子以茲寡昧纂承洪業常恐主領之宜不符正論御世之道有乖天律庶績未康黎民弗乂方願歸依三寶憑藉冥空護念眾生扶助國土今謹于某處建如千僧如干日金光明懺見前大眾至心敬禮釋迦如來四佛世尊金光明經信相菩薩願諸菩薩久住世間諸天善神不離土境方便利益增廣福田映慈悲雲開智慧日作眼目導為依止所成就菩提之道場安住不動之境國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藝文禱

卷之五

主

陳文

大通方廣懺文

文帝

菩薩戒弟子稽首和南十方三寶竊以諸佛刹土不可言說如來稱號無有限量或過去見在其取頗羅之姓或同時異世俱有釋迦之名或明王十億或燃燈三萬去來三界遍滿十方聞名者離塵受持者得道其為功德難用思議釋迦如來以無礙力遊娑羅之淨道止吉祥之福地寶池化生金花自踊說大通方廣出三寶名號譬如六天總歸一乘弟子用慈悲之心修平等之業常以萬邦有罪責自一人四生未安理為重任所以薰

修在已日夜忘勞精進爲心夜分未息菩薩行處皆願受持諸佛法門悉令如說欲使普天率土無復怖畏之塵蠕動蜎飛永得歸依之地今謹依經教于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行方廣懺悔讀誦百遍右遶七匝塗香末香盡莊嚴之相正念正觀罄情懇之心見前大眾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方廣經中所說三寶名字願諸佛菩薩尋聲赴響放淨光明照諸暗濁施清涼水滅茲渴愛登六度舟入三昧海總萬有而會真如齊三界而登實法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藝文補

卷之五

六

陳文

虛空藏菩薩懺文

文帝

竊以菩薩之于衆生是太依止觀察性相隨機濟拔一人未度不證道果往古來今行願如一而虛空藏菩薩最爲勝上爲衆中之幢王爲大明之尊主具諸佛之智慧得如來之秘密至因夢見形隨緣示相一聞稱號水火不能焚溺一心稱名刀杖不能傷害壽命財產之願念而必詣色聲味觸之須求而皆遂身心疾惱憐愍療治牢獄怖畏方便解釋此蓋隨從世法安樂衆生及夫動神變相去香集之境放淨光明來闍浮之界入三昧

定除煩惱熱說陀羅尼破惡業障五濁惡世一時清涼五根本罪並皆解脫此則開世間之眼示涅槃之路弟子承如來之教稟諸佛之慈國被菩薩之功家行大士之業方願十方刹土悉有一乘十方衆生皆修十地今謹于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虛空藏菩薩懺見前大眾至心敬禮本師釋迦文佛禮勝花敷藏如來禮陀羅尼神咒禮虛空藏菩薩願虛空藏菩薩尋聲應赴現神通力開智慧光以種種身遊諸國土度脫衆生不乖誓願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藝文補

卷之五

七

陳文

方等陀羅尼齋懺文

文帝

竊以三世諸佛以誓願因緣十方如來以智慧方便縱無礙之辨開無盡之門法流派別宗源無限法本分散枝條不極非直摩訶般若獨有八萬四千至于陀羅尼門亦有九十二億處處宣說種種名稱功德無量威神不測至于婆薮之拔地獄波旬之發菩提花聚之護神通雷音之脫掩蔽莫不因斯章句承茲業力亦有四部弟子十方衆生聞一句而發心聽一說而悟道故知一切諸法無非真妙弟子側身修行所學者菩提肝食夙

興所行者濟度一心之力攝取衆生一念之頃遍諸法相如來種智皆願總持諸佛功德悉欲流布今謹于法典本之經教見前大衆至心敬禮釋迦牟尼佛禮陀羅尼章句禮雷音比丘禮華聚菩薩願承此功德調伏衆生滅三毒心破十惡業四百煩惱自然清淨八萬四千塵勞一時解脫得神咒之力具法印之善入陀羅尼門觀諸佛境界瑱銷獄火永盡無餘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藥師齋懺文

文帝

藝文補

卷之五

太

陳文

竊以諸行無常悉爲累法萬有顛倒皆成苦本熱燄鏡像知變易之不停漂草屢芽見生滅之奔迅隨業風而入苦海逐報障而趣幽途去來三界未見可安之所輪迴五道終無暫息之期藥師如來有大誓願接引萬物救護衆生導諸有之百川歸法海之一味亦能施與花林隨從世俗使得安樂令無怖畏至如八難九橫五濁三災水火盜賊疾疫饑饉怨家債主王法縣官憑陵之勢萬端虔劉之法千變悉能轉禍爲福改危成安復有求富貴須祿位延壽命多子息生民之大欲世間之切

要莫不隨心應念自然滿足故知諸佛方便事絕思量弟子司牧寡方庶績未又方憑藥師本願成就衆生今謹依經教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藥師齋懺現前大衆至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藥師如來慈悲廣覆不乖本願不棄世間興四等雲降六度雨滅生火除煩惱箭十方世界若輪燈而明朗朗七百鬼神尋結縷而應赴障逐香燃災無復有命隨幡續漸登常住遊甚深之法性入無等之正覺行願圓滿如藥師如來

娑羅齋懺文

文帝

藝文補

卷之五

九

陳文

尋夫真解脫者本自不生實智慧者今亦無滅故知鶴冰變色非變易之文鷲山常在實常住之法但世界不一應赴所以不窮衆生無邊方便所以無際隨念隨著種種法門因業因心各各示見或八十小劫端坐之相未移方八十年無餘之機已及熙連河側晨朝之色忽明娑羅樹間中夜之聲便寂最後功德是曰茲辰弟子有緣聞浮屠當重任慈羣生之顛倒嗟廢顛之愚迷常願造六度之丹濟之于彼岸駕一乘之御驅之於中道今謹于太極殿設無礙大會首僧一爰娑羅大齋願法

雨法雲清涼三界之火慧燈慧炬照朗百年之室常住
二字人天共聞伊宇三點凡聖並悟無勞迦葉之問不
待須跋之疑一切種智而爲根本無量功德以自莊嚴
意樹開解脫之花身田含定慧之水居處吉祥之地枕
藉福德之場與二氣而俱貞隨四時而納祐日月天子
照合璧于大千星辰宮殿散連珠于百億慈悲輕雨與
祥風而金飛菩提寶雲共飛煙而合彩六合四海無復
塵勞六道四生俱蒙清淨

無礙會捨身懺文

文帝

陳文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竊觀雅誥興義皇王興在予之言禮經令典聖人揚罪
之說故亡身濟物仁者之恒心克已利人君子之常
德況復菩薩大士法本行處應赴三界攝受四生運無
量之四心修平等之六度國城妻子僂俛哀荒承祖宗
之大業扶曳喘息當天下之重任黎民弗又庶績未熙
御朽履冰無忘兢業又以世相泡影有爲露電愛河奔
迅欲海飛騰稟識同焚含靈共溺垂璫憑玉還覺萬業
非尊當寧負宸翻以萬機成累夕惕若厲思弘汲引每
旦丕顯奉爲七廟聖靈奉爲皇太后聖御奉爲天龍鬼

神幽冥空有三界四生五道六趣若色若想若怨若親
若非怨親遍虛空滿法界窮過去盡未來無量名識一
切種種平等大捨弟子自身及乘輿法服五服鑾輅六
冕龍章玉几玄裘金輪緝馬珠交纓絡寶飾莊嚴給用
之所資待生平之所玩好並作檀那咸施三寶今謹于
前殿設無礙大會奉行所願并諸功德具列于前願諸
菩薩冥空幽顯俱到證明開智慧日映慈悲雲樹寶幢
于大千擊法鼓于百億震動世界覺悟羣生放三昧之
淨光流一味之法雨引愚癡于火穿拔煩惱于棘林出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輪轉河到無生岍

墾田蠲稅詔

宣帝

民惟邦本著在典謨治國愛民抑又通訓朕聽朝晏罷
日不勛勞方流惠澤覃被億兆有梁之季政刑廢缺條
綱弛紊僭盜淳興役賦征徭尤爲煩刺大陳御宇拯茲
塗弊咸戩戩黎弗遑創改年代彌流將及成俗如弗解
張物無與厝夕惕疚懷有同首疾思從卑菲約已濟民
雖府帑未充君孰與足便可刪革去其泰甚異永爲定
准令簡而易從自今維作田值水旱未收卽列在所言

上折除軍士年登六十悉許放還巧手於役从亡及與老疾不勞訂補其籍有巧隱并王公百司輒受民爲程蔭解還本屬開恩聽首在職治事之身須通相檢示有失不推當局任罪令長代換具條解舍戶數付度後人戶有增進卽加擢賞若致減散依事准結有能墾起荒田不問頃畝少多依舊蠲稅

封始興王叔陵詔

宣帝

漢祖天倫伯叔追封晉元世系琅邪傳國仰惟二后重光率由前典朕昔因蕃次蒙繼本宗分在要荒久離寒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煥天嘉紹祚別命皇枝歸自嶠函禮隔登獻每至霜庭可履矚垣竊而懷悲風樹鳴條望章陵而增感今嗣王垂德獲罪慈訓永言主真宜自朕躬但國步時艱皇基務切復蒙家業升纂帝圖重違情禮言深哽慟可以第

二皇子叔陵爲始興王

生皇孫賜爵詔

宣帝

皇孫初誕國祚方熙思與羣臣共同斯慶内外文武賜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

求賢詔

宣帝

舉善從諫在上之明規進賢謁言爲臣之令範朕以寡德嗣守寶圖雖世襲隆平治非寧一辨方分職肝食早承傍闕爭臣下無貢士何其闕爾鮮能抗直豈余獨還匪薦讜言置鼓公車罕論得失施石象魏莫陳可否朱雲摧檻良所不逢禽息觸檻又爲難值至如衣褐以見擔簦以游或者艾絕倫或妙年異等干時而不偶左右

莫之譽黑貂改敝黃金且殫終身淹滯可爲太息又貴

爲百辟賤有十品工拙並驚勸沮莫分銜謹徒擁延議

斯闕實朕之弗明而時無獻替永言至治何迺爽歟外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可通示文武凡厥在位各舉所知隨才明試其莅政廉穢在職能否分別矢言俟茲黜陟

詔荅沈炯請歸養表

宣帝

省表具懷卿譽馳威維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問言歸異域復牽時役遂垂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機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思弘景業顧茲寡薄茲纒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南闡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苟毋從官用觀朝榮不

虧家禮尋勅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

勅智顗禪師 宣 帝

京師三藏雖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瓦官濟濟
深用慰懷宜停訓物豈遑獨善一二曹義達口具得朕
意也

施物與智顗禪師勅 大建 九年 宣 帝

智顗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其
割始豐縣調以克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主者施行
二月六日臣景歷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 文

勝天王般若懺文 宣 帝

菩薩戒弟子皇帝稽首十方諸佛無量尊法一切賢聖
自鶴林滅迹驚嶺凝神瓶寫總持遺文不墜傳燈流布
法輪逾廣方軌弘宣既昭著於西域分鑠顯說亦漸移
於東土而周朝微應止見夜明漢帝感通不過宵夢香
象所載虎觀寂而未聞龍宮所藏麟閣闕其無取山海
爲隔傳授蓋微華夷不同翻譯何幾天王所問止得經
各金剛之經纔見一品歷魏晉而未備經宋齊而恒闕
我皇帝承家建國光前絕後道格天地通被幽微大啟

慈悲廣開智慧施造化以仁壽濟蒼生於解脫異世界

而承風殊刹土而響應真人間出法寶傳通粵以天嘉

六年外國王子月婆首那來遊匡嶺慧解深妙靡測聖

凡奉持勝天王般若經一部於彼翻譯表獻京師某校

彼前名冥合符契總三乘之通教貫六度之淵海如開

暗室以照優曇十方衆生若貧人之獲寶四部弟子等

力士之得珠金牒寶印始茲辰而一啟智慧實法洎爾

時而方具故知如來付囑必俟仁王般若興隆期於聖

運弟子纂承洪緒思弘大業願此法門遍諸幽顯今謹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 文

於某處建如干僧如干日勝天王般若懺見前大衆至

心敬禮本師釋迦如來禮般若波羅蜜禮勝天王願一

切衆生勤求般若若不避寒暑如薩陀波論不愛身命如

精進力菩薩得般若之性相與般若而相應攝諸萬有

住安隱地含靈有識悉獲歸依稽首敬禮常住三寶

令百官舉士詔 後 主

夫體國經野長世字氓雖因革儻殊弛張或異至于旁
求俊乂爰逮側微用道和羹是隆大厦上智中主咸由
此術朕以寡薄嗣膺景祚雖哀疚在躬情慮情外而宗

社任重黎庶務殷無由自安拱默敢忘其濟思所以登
顯髦彥式備周行但空勞宵夢屢勤史十五就莫來五
能不至是用甲旦疑慮丙夜損懷豈以食玉炊桂無因
自達將懷實迷邦咸思獨善應內外衆官九品以上可
各薦一人以會彙征之旨且取備實難或易小大之用
明言所施勿得南箕北斗名而非實其有負能仗氣擯
壑當時著賓戲以自憐草客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
誠難亦宜去此幽谷翔茲天路趨銅駝以觀國望金馬
而來庭便當隨彼方圓飭之矩矱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手勅姚察

後主

察累居憂服蕪齋素日久因加氣疾柴瘠過甚遣使
宣旨重加慰諭令從晚食手勅曰

卿羸瘠如此齋菲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示
甚爲佳也

詔答姚察

後主

察居父憂以忠毅將起兼東宮通事舍人頻有陳讓
不許詔答之俄勅知著作郎事

省表具懷卿行業淳深聲譽素顯理狗情禮未膺刀筆

但參務承華良所期寄允茲抑奪不得致辭也

勅答尚書令江總等

後主

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後主方擇其人總等咸共
薦察勅答之乃伸筆草詔讀以示察

姚察非惟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脩典選難才今得之
矣

授江總尚書令冊文

後主

於戲夫文昌政本司會治經韋彪謂之樞機李固方之
斗極況其五曹斯綜百揆是諸同冢宰之司專臺閣之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任惟爾道業標峻宇量宏深勝範清規風流以爲準的
儒宗學府衣冠以爲領袖故能師長六官具瞻允塞明
府八座儀刑載遠其端朝握揆朕所望焉往欽哉懋建
爾徽猷亮采我邦國可不慎歟

謝天台顓禪師勅

後主

智顓晚出住光耀禪慧雙弘動郭奔隨傾音清耳陳
主於廣德殿下勅謝之

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逮

勅迎智顓

後主

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為敝都下法事相興希相助弘闡今遣宣傳左右趙君卿迎接遲能即出也一二君卿口具便望相見在促

又勅 出象教皮編與前小異

春寒猶厲道體何如宴坐經行無乃為憊今賜闕實縷於案一百山羊鬘塵尾一柄檳榔二千子

又勅

得使人趙君卿啟并省來荅表志存林野兼有疾病願停山寺不欲出都不具一二巖壑高深乃幽人之節佛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法示現未必如此且京師甚有醫藥在疾彌是所宜故遣前主書朱宙迎接想便相隨出都惟遲法流不滯會言在近朱宙口述一二

又勅

前雖遣兩使殊未委悉意存三寶故有相迎今復遣龍宮寺道昇並令面陳一二也

勅東揚州刺史永陽王伯智

後主

聞王在州迎顓禪師大弘法事甚會朕心今迎出都王宜敦諭申朕意也

路次勅書迎候

後主

近得永陽王啟知禪師遂能屈德隨朕使出都甚有欣遲當稍次近路涉險道殊足為勞今遣勅左右黃吉寶迎候但未知欲安止何寺想示使人仍令前還即勒所由料理房舍也遲近會言此未委悉

受法文

後主

智者大師居光宅寺其年四月陳主幸寺脩行大施又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並崇戒範故其受法文云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天人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上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所謂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奉請為菩薩戒

按廣弘明集又有太子淵請授菩薩戒疏與此文無

少異不載

與詹事江總書

後主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夢好

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
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
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
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况復洪識奇士此故
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
誦一衷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
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
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閒作雅篇豔什迭
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

藝文補

卷之五

手

陳文

之澆濫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
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
金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
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跡餘文觸目增滋絕絃
投筆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
意

楊都興皇寺釋法朗墓銘

後主

洪源遠承傳芳馥蕙君子哲人英芬是繼朱旄旣仗青
組仍曳紉虎戎郢貳猊狄制功可冠軍業非出世揖彼

聲色超此津濟津濟伊何裂斷網羅忍衣螢記乘樓夜
過航斯苦海涸此愛河若非智士孰寄宣揚法雲廣被
慧日智光旣推衡櫓自闢金湯夢齊鼓說應異鐘霜識
機知命同彼現病夙心棲適度脫難竟化緣已矣乃宅
丘葬智炬寂滅頽巖遼復遼復空岑摧落寒侵弦餘月
暗霧下松深香滅窮壘旛橫宿林切切管清遙遙鼓聲
野煙四合孤禽一鳴風淒咽斷流急寒生神之淨土形
沉終古勒此方墳用旌蘭杜

題右軍孫璉銘後

後主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璉亡後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
民尚書蔡徵宣勅就宅鐫之時論咸以爲榮

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
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立臨川王入纂令

鈕皇后

昊天不弔上玄降禍大行皇帝奄捐萬國率土哀號曾
天如喪窮酷煩冤無所迫及諸孤藐爾反國無期湏立
長主以寧寓縣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舊體自景皇屬
惟猶子建殊功於牧野敷盛業於戡黎納麓時敘之辰

負泉乘機之日並佐時雍是同草創祧祔所繫遐邇宅心宜奉大宗嗣膺寶錄使七廟有奉兆民寧晏未亡人假延餘息嬰此百罹尋繹纏綿興言感絕

廢臨海王令

慈訓太后

中軍儀同鎮北儀同鎮右將軍護軍將軍八座卿士皆梁運季末海內沸騰天下蒼生殆無遺噍高祖武皇帝撥亂反正膺圖御錄重懸三象還補二儀世祖文皇帝克嗣洪基光宣實業惠養中國綏寧外荒並戰戰兢兢劬勞締構庶幾鼎運方隆殷夏伯宗昔在儲宮本無令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聞及居崇極遂騁凶淫居處諒闇固不哀戚嬪嬙卽角就館相仍豈但承所納是譏宗正衰經生子得謂右師七百之祚何憑三千之罪爲大且費引金帛令充椒闔內府中藏軍脩國儲未盈基稔皆已空竭太傅親承顧託鎮守宮闈遺誥綢繆義深垣屏而攢塗未御翌日無淹仍遣劉師知殷不佞等顯言排斥韓子高小堅輕桃推心委仗陰謀禍亂決起蕭牆元相維持但除君側又以余孝頃密邇京師便相微召歆惡之咎凶徒自擒宗社之靈祇氛是滅於是密詔華皎稱兵上流國祚憂

惶幾移醜類乃至要招遠近叶力巴湘支黨縱橫寇擾

默歛又別勅歐陽純等攻逼衡州嶺表紛紜殊淹眩望豈止罪浮於昌邑非惟聲醜於太和但賊堅皆亡妖徒

已散日望懲改猶加掩抑而悖禮忘德情性不悛樂禍

思亂昏愚無已張安國蕞爾凶狡窮爲小盜仍遣使人

蔣裕鉤出上京卽置行臺分選凶黨賊狡妻呂春徒爲

戮納自奚宮藏諸永巷使其結引親舊規圖戕禍盪主

疾法喜等太傅麾下恒遊府朝唱以深利謀興肘腋達

又盪主孫泰等潛相連結大有交通兵力殊彊指期挺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亂皇家有慶歷數遐長天誘其衷同然開發此諸文述今以相示是而可忍誰則不容祖宗基業將懼傾實豈可復肅恭禋祀臨御兆民式稽故實宜在流放今可特降爲臨海郡王送還藩邸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齊聖廣深二后鍾心三靈佇眷自前朝不念任總邦家威惠相宣刑禮兼設指揮嘯咤湘郢廓清闢地開靈荆益風靡若太戊之承殷歷中都之奉漢家校以功名曾何勞髣且地彰靈璽天表長彗布新除舊禎祥咸顯文皇知子之鑒事甚帝堯傳弟之懷久符太伯今可還申曩志

崇立賢君方固宗祧載貞辰象中外宜依舊典奉迎輿
駕未亾人不幸屬此殷憂不有崇替容危社稷何以拜
祠高靈歸附武園攬筆潸然兼懷悲慶

廢始興王令

安德太后

伯茂輕薄爰自弱齡辜負嚴訓彌肆凶狡常以次居介
弟宜秉國權不涯年德逾逞狂躁圖爲禍亂扇動宮闈
要招麤險觖望臺閣嗣君喪道由此亂階是諸凶德咸
作謀主允宜罄彼司甸刑斯劇人言念皇支尙懷悲慙
可特降爲溫麻侯宜加禁止別遣就第不意如此言增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泣嘆

與智顗手書

後主后沈氏

后請立法名顗荅令名海會菩薩

妙覺和南今遣內師許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菩
薩名庶藉熏脩菩提眷屬謹和南

與何之元書

始興王叔陵

之元爲王琳司空府諮議參軍琳立書莊署之元爲
中書侍郎遣使齊還至壽春而琳敗齊主以爲揚州
別駕及陳軍北伐得淮南地叔陵爲湘州刺史齋書

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讀書至云云遂至湘州再
遷中衛府諮議參軍禎明中卒于晉陵

孔璋無罪左車見用

解講疏

永陽王伯智

菩薩戒弟子陳伯智稽首和南十方常住三寶幽顯冥
空現前九聖伏惟法王法力憫三界之顗愚無漏無爲
開一乘之奧典深宗絕稱仰蓮華以立名實智難思借
寶珠而喻理殷勤弘接始則大事因緣指掌言提終令
小乘解悟接須彌擲世界未是爲難開秘密導蒼生斯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爲勿易天台顗闍黎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
離無生之忍現前仰屈來儀闡揚極教高軒層殿廣闢
齊宮聖衆雲集仙羣霧委俱奉傳燈之曜共挹懸河之
流法侶忻慶神祇踊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夢水雖餐
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但日輪
馳驚羲和之轡不留月鏡廻軒嫦娥之影難駐遶啟金
函便收寶軸法輪輟軫驚嶺之說何期清梵停音魚山
之唱方息有離有會難息奚言夢法敬法潺湲無已謹
於今月十三日解講功德仰設法會并度人出家又觀

音菩薩法身大士極危拔難利益人天奉造靈儀即日
鎔鑄用斯福善上資清廟聖靈又奉爲卽日至尊願御
膳勝常安德宮太后菩薩寢興納豫皇太子起居萬福
諸王諸主咸保嘉慶末及弟子自身并息誼等内外眷
屬一切因緣壽命長遠身心快樂惟願顯揚三寶通達
五乘戒與秋月俱明禪與春池共潔生生世世與闍黎
及講衆黑白見聞覺知恒結善友恒將濟度還同智積
奉智勝如來便似藥王觀雷音種覺或見生安樂世界
或處兜率天宮俱蕩三乘行俱向一乘道恒沙菩薩爲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小文

等侶恒沙國土爲佛事得法自在得心自在同脩七覺
分同趣三菩提虛空有邊此願無盡仰希幽顯證明法
界慈親同入願海廻向薩雲若爲無所得故

智顗隱天台山永陽王出撫吳興與其眷屬就山請
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理治夜便習觀顗謂
門人智越吾欲勸王更脩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
無舊必應寒熱顗曰息世譏嫌亦復爲善俄而王因
出獵墮馬將絕時乃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
久王覺小醒憑几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直進問王

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遠王一市翕然痛止仍躬著願
文其文卽此刪出似傳者岐其名也

元衢

與智顗手書三首

永陽王伯智

王出鎮東陽致書三請師遂往赴躬行方等書講夜
禪王與子誼家人咸秉淨戒

秋氣淒冷願安樂行耳弟子寡末未能治道願欲延屈
方憑開導今遣左右陳文強往悉其一二弟子陳伯智
和南八月十日

弟子少奉正真長而彌篤州中事隙時得用心但至止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以來實有欽瞻前書要師出鎮講說未辱還告良以鬱
陶佇聽之情不忘瞬息重遣今信必望翻然學徒多少
並希攜帶故前有白尋勸人船所遲來儀會言在促弟
子陳伯智和南

使人山反仰具高懷域誠不果更深爲恨本知山水得
性爲物忘懷復須安忍今遣迎接佇望光臨弟子陳伯
智和南高麗昆布人參等送去是物陋返仄

寒嚴帖

永陽王伯智

寒嚴比氣力何似僕疾劣甚情想遇令信言此不多陳

伯智疏

熱甚帖

永陽王伯智

熱甚汝習讀爲勞吾疾劣遣不具

屬重觀惠裴二法師手書

永陽王伯智

靜惠和南更雪寒重願禮懺不廼仰疲弟子眩悅無理

真觀法師願得入山攝慮禪寂今以彼書仰呈裴公又

正束裝待小晴遙便當就路但觀公非惟義解又誦法

華既朗慧燈方澄定水仰惟闍黎德伴安遽道邁光猷

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於將墜以救昏蒙顯慧日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之餘光用拯澆俗兼孔山陰捨良田以供耕墾姚寶安

捨淨財以給菹菜禪堂行就脩緝糧廩不慮闕無諸善

因緣亦各隨喜弟子劣薄竭誠供養願勿以資待繼意

徒衆爲憂憑茲福業庶遣煩勞藉此熏脩冀荷冥祐弟

子陳靜惠和南

園梅帖

舊誤以爲長沙王叔懷今正

岳陽王叔慎

云須傲吾既不可此行極是園中梅始發既無工力治

木花之與傲今付此不多叔慎答

致隋秦王書

晉熙王叔文

隋軍濟江破臺城秦王至漢口叔文自湘州刺史還

朝至巴州乃致書請降

竊以天無二日晦明之序不差土無二王尊卑之位乃

別今車書混一文軌大同敢披丹款申其屈膝

爲王僧辨勸進梁元帝初表

沈炯

衆軍薄伐塗次九水卽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弑

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並罹禍酷六軍慟哭

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纂堯構緒基商

啟祚太祖文皇帝狗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聰

藝文補

卷之五

三

陳文

明神武奄龕天下依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六合

麗正居貞大橫固祉四葉相係三聖同基蠢爾凶渠遂

憑天邑闔閭受白帝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辰承華

一朝俱酷金楨玉榦莫不同寃悠悠彼蒼何其罔極臣

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

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

以十世漢光以能捕不道故景歷重昌中宗以不違羣

議故江東可立儔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

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殷憂之明

藝文補

卷之五

四十

陳文

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險阻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於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拜子武而服大輅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臣聞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關照天地貞觀軌道不可以久惕黃屋左纛本爲億兆而尊鸞輅龍章蓋以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少選無君宗祏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升中柴天改物事迫凶危運鍾擾攘益不勞宗正奉詔博士擇時南面

之至謹拜表以聞

勸進梁元帝第二表

沈炯

藝文補

卷之五

四十一

陳文

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亳式歌且誦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潛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之勸岳收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罇蓋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勳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亾鐘鼎淪覆嗣膺景歷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肩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識矣匪疑何卜緡待著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獯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類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悲涼州義徒東望殞涕慄慄黔首將欲安

歸陛下英畧緯天沉明內斷橫劍泣血枕戈嘗膽農山
圯下之策金匱玉帛之謀莫不定算展帷決勝千里擊
靈鼉之鼓而建翠鳳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
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既章大戮荷校滅耳莫
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
昭武穆芳若椒蘭故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
俱進國耻家怨計期就雪社稷不墜繫在聖明今也何
時而申帝啟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
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歡心萬

藝文補

卷之五

四十二

陳文

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卽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
雲煙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
鱸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
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
斧擊衆風飛電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
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
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而求璽斬姚秦而取鐘
修掃塋陵奉近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
漢宣嗣位之後卽遣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旣竟始有長

安之捷由今言之不無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
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懷
懼之至謹重奉表以聞

勸進梁元帝第三表

沈炯

臣僧辨等言衆軍以今月戊子惣集建康賊景島伏獸
窮頻擊頻挫姦竭許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
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
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羣兇殄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
長安酒食以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朗矧伊圓首誰

藝文補

卷之五

四十三

陳文

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銜酷自紫庭絳闕胡
塵四起壖垣好時冀馬雲屯泣血思治嘗瞻誓衆而吳
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三監作亂西京
義衆阻強秦而不達并州遘民跨飛狐而見抵豺狼當
路非止一人鯨鯢不梟脩焉五載雄武克振哀耻並雪
永尋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輒依故實奉修祖廟使者持
節分告園陵嗣君升遐龍輜失殯承華掩曜梓宮莫測
並隨局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哭情敦孝友
理增感慟日者百司羣岳仰祈宸鑑以析珪之功旣歸

有道當璧之禮又屬聖明而優詔謙冲宵然凝選飛龍
可濟而乾爻在四帝閣云吁而閭闔未聞謳歌載馳是
用翽首所以越人固執燠丹穴以求君周氏樂歸越岐
山而事主漢王不卽位無以貴功臣光武不止戈豈謂
紹宗廟黃帝迷於襄城尚訪治民之道放勛寂於姑射
當使罇俎有歸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應運不獲
已而然伏讀璽書尋諷制旨顧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
日角龍顏之姿表於狗齊之日彤雲素氛之瑞基于應
物之初博覽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昭章之觀

藝文補

卷之五

四十四

陳文

忠爲令德孝實動天加以英威茂畧雄圖武算指麾則
丹浦不戰顧盼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天柱傾而
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故補穹儀於五石萬物再
生縱陛下拂袵衣而遊廣成登弁山而去東土羣臣安
得仰訴光庶何以歸仁况郊祀配天疊觴禮曠齋官清
廟匏竹不陳仰望乘輿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饑
豈可久稽衆議有曠爰典况舊邦凱復函洛已還高陵
樂陽宮館雖敗榮河清洛佳氣斯在臯門有仇耳泉四
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蓋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

博士奉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而已立豈得不揚清
駕而赴名都振玉鑾而旋正寢昔東周既遷鎬京遂其
不復長安一亂陝洛永以爲居夏禹以萬國朝諸侯文
王以六州匡天下方之王基百里劔仗三尺以殘楚之
地抗拒六戎一旅之師翦夷三叛坦然大定御輦東歸
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其可得歟對
揚天命何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奏

勸進陳武帝表

沈炯

藝文補

卷之五

四十五

陳文

序昔陶唐告終有虞氏作漢魏禪讓晉宋以之登庸夫
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賞能利天下者受天下之利陛
下造化之功日月之德褰裳去之物誰仰訴頃五星夜
聚八風通吹豐露呈其卿雲舒族白狼遠至素雉朝飛
天意顯然靈貺可觀

爲周弘讓讓太常表

沈炯

臣聞玉帛雕楹不取材於蟠木丹朱繡黼豳襲冕于薜
蘿何則適用各有所宜朝野不可一指叔孫之野外定
禮倍資典寶刁協之躬爲唱引豈易其儀儻九賓闕指

封禪失儀責以司存云誰之咎况南史執簡轉見違才
君舉必書尤難妄冒

為周儀同失律後復官表

沈炯

日者駢驚鄭馬同在晉軍獄囚悲其夜數縲人切其曉
奏危光似燭察命如絲云誰之尤自貽其咎假令誅以
妻子戮及墳墓漢非負德陵實孤恩况伏鎖俛眉遂受
淮陰之間吞聲飲恨不與臧洪共歎陛下憐而有之伊
臣豈不獨愧喪其子弟六謝父兄百萬之師千夫有長
問臣安在誰曰董司魂遊奉高不知何對

藝文補

卷之五

四十六

陳文

為陳太傅讓表

沈炯

奏六代之舞不能祚天具百神之歌無以動聖延首當
閣轉增危懍百川沸騰王室如燬釋位同謀諸侯總至
盟書會府餘臣一人若使幅巾衡巷口絕平吳朝遊赤
松暮過濟北出就侯服入褫龍章則四郊有壘誰守社
稷如其雄戟在前強弩自衛負孺子之圖飾綠鵠之鼎
軍威重於護將國禮貴于寒門則臣道尚卑孰云非逼
臣所以出謝公卿入訓妻子拜長陵之園謁太祖之廟
不以九族違恩義不以百姓負國家所期陛下與北極

同壽朝廷與南山同固

請歸養表

沈炯

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為養
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百死輕生妻
息誅夷昆季冥滅餘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
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
妾丘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前帝知臣之
孤煢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頃居草萊又復矜臣溫清所
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

藝文補

卷之五

四十七

陳文

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
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舜憲
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問國章前德綱繆始許哀放
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趨超桂
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
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懷悽
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于四
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帷扃有感必應實望聖明
特乞霽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獨微謝沉

孰非涵養

林屋館記

沈炯

夫玄之又玄處衆妙之極可乎不可成道行之致斯蓋寂寞冥冥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僊之圖瀨鄉九井之記至若崑山平圖銀榜相暉蓬閣仙宮金臺崛起南瞰晉臺俯連飛閣桂柱星羅瓊軒雲構銘曰大道既隱衆聖無門悠悠太極誰見玄根祈年立泰望仙表漢髣髴神靈依稀宮觀峨嵋林屋輪奐徘徊庭羅花鳥室靜塵埃

藝文補

卷之五

四十八

陳文

陳武帝哀策文

沈炯

望三靈而標目躋九地而崩心哭仍凡之將撤慟祖壺之虛斟黃屋授而白日掩紫極溼而浮雲陰其辭曰悠悠嬌水鬱鬱姚墟惟帝之系在唐作虞正卿之後握此靈符雕雲布族祥星結樞負茲大鏡未拾遺珠爰初發跡斬馳鞠旅大定番禺載戡海渚承釁而運席捲中流王室如燬乃合諸侯負鐵誓衆釋位同謀俱登涿鹿實斷蚩尤道濟一匡功歸四履爰總百官訓于天子儻來有運事非獲已羣龜負字赤雀銜書謳歌遼夏禮樂遷

虞負宸正位升壇受圖二儀協序五緯同符門歌麟趾

室咏騶虞奉常定日太卜蠲時升中備物方告雍熙天

甘玉露地秀金芝休禎未荅靈貺徒欺吏求穆卜詔絕

良醫義蹕失御天街褫蹕夏采升榮官車晏出洞閨移

凶充庭罷吉閑宵宵之窮燈去昭昭之遊日歸大暮之

不暘降幽宮而長畢巫咸筮告容成戒期文衛如在葆

鐸相悲去畢陌而東顧望橋山而路遲臣攀龍而尚在

魂過沛而何之侍低昂之靈燾奉寂寂之空帷銅雀沒

于脩松平陵隱于深柏節鼓鼓之哀音燎燿火于通夕

藝文補

卷之五

四十九

陳文

薤露落而暮日寒玄霜凝而壟草白銘功德於旂常被

徽音於鐘石迴天儀于清廟祔祖考而來格播茂實與

英聲鬱氛氲於宗祏

太極殿銘

沈炯

臣聞在天成象紫宮所以昭著在地成形赤縣居其區宇太極殿者資兩儀之意焉大壯顯其全模土圭測其正影周曰路寢漢稱前殿雖名號參差其實一也王上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東樂壤禮造次留神漢陛秦除莫不葺復而此殿興造纍歲未成外遘戎機內憂民力劬

勞深慮荏苒移時至陳永定六合既清五禮稍備雕楹
玉帛華煥璧璫揆之有日而猶一柱攬桐豫章地淪外
寇楚材晉用非復我求既而新亭前江有流查其壯盤
根錯節枝葉葱蒨津人以聞正堪時用于是將作受詔
冬官奉職百工並作屢降乘輿匠石磨礱必經大旨儉
而不固泰而不奢億地填填而樂成也曾未數旬煥然
雲構昔晉朝繕造文杏有闕梅梁瑞至畫以標花自是
迄今又獲神物卽樟樹焉殿之某間卽某柱是也銘曰
軒轅俠室夏后早宮文來質往蹇產彌崇體制八都聞

藝文補

卷之五

五十

陳文

茲萬戶灼爍雄梁徘徊大廡壁月宵懸卿雲晝聚豈伊
闔陽飛來應柱嘉辰令月新寢告成青槐赤棘卽將思
兵翠被負宸百辟公卿鐘鼓八佾蕭韶九成庸臣再拜
天子萬齡

太尉始興昭烈王碑

沈炯

古者帝王之興莫不崇建親屏恭伯讓而退封武哀終
而受號則有之矣至若勒功鼎鼐銘德太常清廟尊乎
國家揚名顯乎子弟在昭烈王見之焉若夫媽水遙源
石磬遐集五絲作而詠南風八世興而和鳴鳳籍帝王

之基居正卿之族有由來矣孔融汝穎之論許其少多
傳暢諸公之書頗有賢哲自漢至魏涉江而東絲邈彈
聯言之耆舊皇上革命應運大啟邦國麟趾磐石之宗
固具金填玉幹之戚畢封文叔掩被之悲無泯仲謀援
鞍之德逾切乃封始興郡王永定元年下詔曰天倫所
處義本因心名號追崇則惟恒典亡兄梁故南兖州刺
史長城縣公德範沉邃風度寬厚性與天通深乎靡測
昔彈冠入仕譽重城華宜力艱難遂顧洪業雖時非季
漢勢異桓王海內挹其風流生民懷其大德者矣朕受

藝文補

卷之五

五十一

陳文

天明命爰膺寶曆言尋永往典慕增懷可奉贈太尉公
昔之密戚近親宗英令德若河間之不羣沛獻之受象
東平之樂善陳思之藻麗實聞之也未有身歿忠貞名
存前代若王之義烈者銘曰稽古帝舜重瞳有裔曰陳
祚土纂虞之系騰波汝潁承流矯洙四岳有後六奇獻
計惟實惟忠卿長羣公浮舟震澤佳氣葱葱岐周七十
商毫百里婉婉中陽帝出攸止太常景皇季孫讓子天
下不踐間之惇史入孝出忠清輝何已苞指周藏風流
懿德言爲世範行成士則名山可鐫豐碑易勒惜哉往

矣殞身凶慝鼎命既遷山河是始光啟代郡德表永祀
周以別功魯侯戾止禮茂廟堂恩加松柏

思鄉疏

經漢武通天臺陳已思歸之意

沈炯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
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
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栢梁
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宴駕
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殯遂出人間凌雲故基與
原田而撫撫扶風餘跡帶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豈不
藝文補

卷之五

五十二

陳文

祭梁吳郡袁府君文

袁昂

沈炯

大宮鳴徵應響韻相趨桂馥蘭芬期吳斯在道合一朝
豈忘千載日者明德世彥振纓王室坐嘯大邦顯治巨
麗竊以不敏出宰勾吳上郡下邑都城接雉雖王事靡
盥無失豫遊窺洞庭于五湖登姑蘓于九曲身後之事
一至於斯今者長樂未央已夾構里之墓公宮魯庫非

原缺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目錄

張種

與沈炯書

徐陵

為始興王讓瑯琊二郡太守表

始興王陳伯茂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啓

安成王即陳宣帝

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司空即武帝

代陳司空答書

為陳高祖與周宰相書

藝文補

卷之六

目次

為陳主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為陳主答周主論和親書

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與章司空昭達書

昭達武康人

皇太子臨辟雍頌

陳文帝哀策文

烏程孝義寺碑

陳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

康簡王名叔獻宣
九子

陳司空章昭達墓誌銘

沈不害 武康人

上陳高祖置學書

沈文阿 武康人

世祖卽位謁廟議

沈洙 武康人

除服議

測囚議

江總

藝文補

卷之六 目次

二

爲陳六宮謝章

爲陳六宮謝表

爲沈尚書君理讓右僕射領吏部表 沈君理後主
后失郡守

陳皇太子太學講碑

吳興郡廬陵王德政碑

故侍中沈欽墓志 沈欽文皇后兄郡守

陳羣臣請陳武帝懺文

陳宣帝哀策文

巴陵王蕭沈

請封衡陽王表 衡陽王名昌陳高祖子

徐君敷

劾南康王陳方恭奏

沈君理 見前

請智顗講法華疏

劉師知

侍中沈府君集序 沈沖

李元操

爲陳宣帝祭比干文

藝文補

卷之六 目次

三

釋智顗

與陳宣帝書

徐伯陽

陳皇太子釋苜頌

尚書八座

始興王置佐史奏

封鄱陽王奏

章華 吳興人

上後主書

沈志道 武康人不害子

故陳智武將軍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侍中四子

祭酒新蔡王墓誌銘

蕭翊

天日山銘

吳興諸山皆屬天目來龍
而為安吉所轄人孝豐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目錄終

藝文補

卷之六

目次

四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閱元衢康侯參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與沈炯書

張種

虎丘山者吳岳之神秀者也雖復峻極異於九天隱隱

殊於太乙矜帶城傍獨超眾嶺控繞川澤顧絕羣峯若

其峯崖剝削窮造化之瑰詭絕澗杳冥若鬼神之髣髴

珍木靈草茂瓊枝與碧葉蜚禽走獸必負義而膺仁是

以歷代高賢輕舉棲託梵臺雲起寶刹星懸自非玉牒

藝文補 卷之六

陳文

開祥金精繼耀豈其神怪若此者乎

為始興王讓瑯琊二郡太守表

徐陵

甫離懷袖裁脫綺紉適荷隆私使膺珪組執玉不起握

承未勝自甘泉通火細柳屯兵旁帶戎臣頗同疆場言

瞻漢草廼曰中州遙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藩體國

應思馬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蕭彰之勇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啟

安成王即
陳宣帝

徐陵

臣聞間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廊霍無官實宗周之朋

典何則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况臣

戢翼嬰荒亟離寒暑進慚趙勝能定楚從退匪齊文馳
免秦厄固以內切望心外貽家耻其輸重餌降禮單于
邇城十五如請和璧市鄉三十聯同寶劍武夫力而獲
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瞻言馬駿著隴右之功追念曹
彰克烏丸之虜前王子弟若此勲庸偏其反而豈可勝
愧

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徐陵

淵明頃首頃首軒轅既作遇蚩尤之兵顓頊爲君阻共
工之亂雖復搖山蕩谷驪電乘雷殘厥克渠曾靡遺孽

藝文補

卷之六

二

陳文

未有時當至治世在欽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
大梁開金繩之寶謀紐玉鏡之珍符功烈與造化相伴
德施與風雲俱遠戴日戴斗何向不賓太平之基無思
無屆逆賊侯景殲亂本朝疊重聰彌凶逾羿浞後主天
經地緯義冠人靈驅馭熊羆遂剪劓盜少康祀夏何可
對揚太戊典殷彌無等級不圖天未悔禍喪亂薦臻羗
賊憑陵侵蕩荆漢乘輿幽辱既陷兗徒黎獻崩騰莫不
淪沒故以哀窮兆庶痛極蒼旻者也夫諸侯釋位寧非
禍亂之朝宗子維城本濟殷憂之日武皇遺胄皆陷虜

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布衣辛癸之
朝容身靡託追惟先業大庇生民旣雪伯升之怨仍紹
桓王之霸孤二三昆季情禮獲申等預蕃枝偏承皇德
近歲彭都之役得備戎昭一作行鞍甲之勞庶酬天寵况

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凶狡猶存何所逃責固以提戈
負劍卧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讎恥大齊德並天地明
符日月隆禮詔俗張樂被民義感華夷仁侔造化玉羊
銀甕嘉瑞畢彰澤馬山車禎符總集若夫中原猛士本
自無窮沙塞精兵斯何有量是以家國之富文景所未

藝文補

卷之六

三

陳文

儔兵馬之強秦漢所未教但親隣之道旣篤風私明發
之懷彌敦先好以爲興亡繼絕聖典通規爰命無庸嗣
守社稷旣方憑大國庶討仇讎恩喻難違諸懷慚哽公
體茲慈德毗奉中興歸自番禺志在討亂至于雲行電
邁谷靜山空扼鵲尾而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關漸臺
僞帥將傳首于帝京郿塢元兇皆橫屍于軍市高唐茂
烈振古希儔承此欣然深所嘉歎今者殷憂未已禍難
相尋宗社無依輿主宜立夙承所眷尙在冲年王室猶
難何以康濟董侯幼弱終履漢朝馬業童蒙仍傾晉室

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龜兆也孤過荷恩靈預奉帷
幄黃河白日亟降誠言分災卹患事非虛言但當小國
之禮無失敬恭圖境人民俱勞窮窳方窮人爵之重朕
報非常之功惠覽今書希能留意也上黨王文高劉德
武冠曹彰爰降宗英遠于將送裴侍中英起贊奉師德
俱事戎間月壘連營雲旗蔽野同集江淮翼我歸旆湛
海珍等並前朝舊將夙著勲庸江左氛妖投身齊國今
者皆蒙恩獎並在戎行歸附明公共剪讎難去月將旃
便留壽春已具舟艫將臨巢浦若公爲內主方同國子

藝文補

卷之六

四

陳文

之勲余以定家得免臧孫之歎豈不功名富貴其保無
疆前望鄉關惟增號哭蕭淵明頃首頃首

代陳司空答書

書記洞詮云英華
作徐陵代答非

徐陵

某頃首頃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兼翰累牘
簡加循覽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
讓就日望雲玄雀銜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
澤與風行恩隨雨散朔南暨教要荒貢篚而運鍾百六
時屬陵夷賊臣侯景內興中國掘剪公室鞭撻寓縣三
光掩曜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衷志清國纍載齊車以

誓衆墨衰裳而鞠旅遙授兵畧沿流電邁不崇朝而戮
封豕纔信宿而剪奔鯨雖天未絕梁伊帝之力方欲克
復梁雍吞滅嶠函卽都渚宮將議進取而穹昊不惠頻
降怒幽秦氏虎狼肆其虐暴主上幽辱變輿播遷悲結
萬姓痛深九服社稷湮王天下難曠晉安殿下地惟密
戚親實愛子弱表狗齊幼而岐嶷羣公卿士岳牧藩鎮
莫不頃首屈膝請嗣宗祧王太尉秉德居宗實爲元輔
僕以不敏預忝末將今朝野寧晏方鎮協和戮力華夷
同獎王室庶竭股肱肅刷讎讎燦燦殿下風標令譽早播明

藝文補

卷之六

五

陳文

德親則章典地惟邢蔣昔因多故託身大國今蒙發勅
已次壽春載披來旨實深傾注但帝子承制非爲乏主
冢宰匡翊寧俟長君雖則末學頗聞前載成王踐祚曾
未壯年昭帝君臨實惟童孺若以家國多故思濟艱難
仰惟尊戚莫不屬望分陝之寄側聽高旨如使不繼親
地便議崇極上相居中自當奉報昔仲子舍孫檀弓有
作趙求外主穆嬴以啼前事不忘可爲故實蕃維末鎮
敢用多陳遠降誨函惟深哽佩陳某頃首頃首

爲陳高祖與周宰相書

徐陵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革昊惟農遷虞斯夏莫不三靈所祐五運相推梁德不造固天攸棄雖復東漢之末區宇沸騰西晉之亾生民蕩覆未足以方其禍亂譬彼虔劉者也吾謬以庸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清諸百越徐聞浪泊靡不征行銀洞珠宮所在清乂自還麾南極伐逆東都宣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延梁社十剪強寇黃帝與蚩尤七十戰魏祖在軍中三十年方厥劬勞未爲勤苦加以百神所感明靈應期萬里徂征虬龍表瑞於是中軍勇銳上將橫行承此休符遂興王業梁氏以天祿斯

藝文補

卷之六

六

陳文

改期運永終欽若唐風推其勛命吾驚惶三讓拜手陳辭盈廷公卿稽顙敦偆眷言潁水徒抱素心尙想汾陽無因高蹈猥以庸薄遂膺天寵去月乙亥昇禮大壇言念遷壙但有慚愧青賓門之始境外無交雖遣行人未申嘉好今上天有命光膺寶曆永興周室方同斷金我運維新宜脩朝聘今遣侍中都官尙書周弘正銜使長安故指有白陳某白

爲陳主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徐陵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鄰睦况周陳款好一紀于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美久勅邊吏拾橡之尤想應無忽梁氏以漸水東爲安湘小郡宜立巴州多歷年所此於荆部本已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啟稱蕭鸞忽遣杜元茂神僧訓等將率人馬踰潰涉澌便置城隍謀爲侵軼適荷隣德合州見還不容今眷仍縱蕭氏元舉累移論及翻相河漢更往研問便騁鋒鏑彼軍人恃勇遂致俘擒聞此紛紜甚以驚歎其商奄餘孽才力甚微爲暴邊城良憑大國但情均忌詭不可加兵

藝文補

卷之六

七

陳文

便勅軍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立疆城本以南平等五郡輸薦貴朝至如安湘旣屬已郡幸承鄰惠無候涉言故下漸東惟如澧北政是標其大桶屬荊州之界耳彼此方申分好義絕規圖所貴惟和所重惟信夫以南平等郡地壤民豐雲夢之田楚王爲寶吳當勁蜀晉拒疆秦資彼山川並爲州鎮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歲並貢周朝今者和親已固山岳而方謀尺寸之士用益兼葭之地哉幸非竊疾相見鑒容江陵小寇旣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人宇文平口具其

懷耿耿故此相白陳諱頃首

今春一作春願故下一作
放下論讀作論讀此書多

誤

此書英華作爲武帝與護按書云啟稱蕭歸後梁主
蕭譽以陳文帝天嘉三年薨子歸代立且云周陳款
好一紀於茲合武帝文帝僅十年則此當在宣帝初
矣作武帝大誤今但改正云陳主 按蕭歸傳歸嗣
位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
歸言其狀于周高祖詔衛公直元定等赴之與陳將
吳明徹等戰于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歸大將軍

藝文補

卷之六

八

陳文

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長沙巴陵並陷於陳事在廢
帝光大元年此書應在後

爲陳主答周主論和親書

徐陵

周武帝天和七年以其兄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專政
暴慢計誅之按其時乃陳宣帝之太建四年此書當
是爲宣帝與周武也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
主杜子暉中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省告具懷夫聖
君明辟司御兆民則天象地佇育黔首故張燈以往拭

玉而來同在蒼生恢宏文武雖毀戈鑄戟未擬上皇散
馬休牛載懷偃伯非期與睦忽爽和風奚用臧師信由
天討追尋曩好歎想兼懷言觀今書甫承家難知以冢
宰執政擅同淵藪令尹當朝妄專征伐無君之譴俾墜
其師無將之誅已從司寇刑名既肅國步還康希篤親
鄰敬開裏款若二境交懽俱饗多福八荒期乂良副所
懷今遣具位某甲等使不復多述陳某頃首

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商豪書

徐陵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廻環猶陰陽之報復

藝文補

卷之六

九

陳文

近者數鍾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卽是高
祖武皇帝之孫世祖孝皇帝之子重光累聖胤國承家
天下生民孰不歸德賊勃不涯疎戚希纂帝圖信是好
兇階茲禍亂自王宮再淪于醜逆虜馬四飲于江池社
稷貼危鑾輿幽辱勃身居列岳自御強兵高視趙趙坐
觀成敗旣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翻蓋凶圖更謀神鼎
且其兵馬之任資于長昆方牧之權由于承聖操兄戈
而斬姪藉國寵而絀君不忠不義莫斯爲甚比春初便
遣大都督歐陽頔城主傅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

藝文補

卷之六

十

陳文

吾奉承朝算指畫戎畧樊滕耿賈戮力爭驅天地靈祇
水陸開道獲傳泰不勞于一箭擒歐陽無待于尺兵僞
黨皆俘連城盡拔所收軍資不可勝算去月十六日德
州刺史陳法武等願憤廻戈仍梟兇豎一夫挺劍傳首
上京萬里澄清人神慶躍彼豪門著姓典牧方州拘隔
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歎豈可爲懷今王道平夷理增
歡忭朱明戒節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內清謐吾以庸
薄叨秉國鈞恒務牽纏諸有勞弊自天數云否朝禍沔
臻東夏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王宣力皇家
藝文補

藝文補

卷之六

十一

陳文

此數人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
孑遺遠邇敬欣華夷怖懼如聞彼虜稍是危亡尋命能
罷欲就征討方可以雷行趙魏電掃幽并混一車書勢
在朝暮而侯瑱跋扈江川公私阻絕卽平北賊仍事南
征肉袒面縛歸首闕庭卽爲申聞優其禮秩台儀不貶
位遇兼常今所擒歐陽願傳泰等莫不弘宥政爾授其
兵馬處以榮祿坦然遊狎無介懷抱年號武平國卽清
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緣王事游踐貴鄉日想山
川依然舊識吾旣忝荷朝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
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誠爲衣繡故人不見還同宵
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言面無由但以情企今者王猷
帝載化被無垠浮海窮山罔不咸格投竿負鼎馳黃蒼
龍崖穴丘園爭趨金馬君之才具信美登朝如戀本鄉
不能遊宦門中子弟望遣來儀當爲申聞各處榮祿深
加將保念嗣音郵今遣某甲等使彼指此不多陳諱白
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徐陵
藉甚英風常懷眷屬封疆有限寤寐增勞辱此月九日
告深慰情佇方秋尚契體中何如戎帳艱辛無乃爲敞

藝文補

卷之六

十二

陳文

吾以庸薄謬膺台鉉既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主責成之寄政以皇齊大德世紹和風方藉威靈庶平讎恥提携小國願預藩臣還詔哀矜許番容納奉勅須質便遣入朝部下諸將哀我誠節一見一弟無所遺悵立志立義無負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湛海珍等並依勅旨馳遣渡江主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等至和州與司馬行臺共爲盟誓而蕭軌等決信叛亡苟相陵易鬱從東道馳至北郊既逼宮闈無容靜默兩兩相對俱有損傷彼聞人馬因此奔散且置兵之地溝澗且

藝文補

卷之六

十三

陳文

自是垂言玄天所伐匹馬無違翻見怨尤一何非理若彼鬼神有知寧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歎去歲抑達摩等石頭天井連月亢陽三子纔降連冬大雪黃袍盡沒白帳皆浮既因之以泥塗煎加之以疾疫蕭裴既退雲霧便除從爾以來稍成災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承天道不言不容都滅長江渺渺巨浪湯湯如圖艦舟師詎有深利近梁山之戰卽是前車蕪湖之役可爲明鏡昔晉侯不能乘鄭馬趙將不能用楚兵一非水土難爲騁力揚州卑濕厥土塗泥如遇秋霖香同江漢假令

騁于黃海王儀同虎視于洞庭若望高峯便當投袂何
則凡諸將帥各護家鄉非直吾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
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裴行臺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
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庸蜀氏羌之兵烏丸白虜之
騎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何爲比吾陪薄相懸何惡諸君
身名俱滅來告以細柳之軍踰於灞上吾恐今之趙括
不及廉頗也近張舍人至始奉嚴勅朝廷遣劉叔經仍
往敎聞頽達丹誠用停王赫伏計天慈理當懸照此身
日月所鑒天地所明豈敢虛言欺罔宸極足下既未知

藝文補

卷之六

十四

陳文

始末容有疑怪大軍多士希惠矜弘量
表疏幸停師旅已存盟信庶其小國永申藩禮天心無
爽遐邇一同一作投筆慷慨不復多白陳諱填首

與章司空昭達書

徐陵

君白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幾覓惟有歐紇南渡
交管北據衡疑兄弟叔侄盤阻川洞百越之賁不供王
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賑嚴冬持兵杪戢開奉
踐路燭火宵行便屈舍淮乃其神速未踣三畧非勞六
奇薄交旗鼓仍平醜顯自太清之末永定以來所

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捷二十餘州若較此功庸方茲英
力漢之馬援不能爲擬吳之步騭故是相懸况孫處宗
之叛徒正捷盪王耳公私慶快豈可復言且僕一子屯
窮妖徒所制五嶺遐邇存亡不測懸懷飲淚破膽復全
蒙荷英恩保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主師某
馳往稱慶徐君呈

皇太子臨辟雍頌

徐陵

臣聞天大王大詳於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爻象之
說是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

藝文補

卷之六

十五

陳文

生焉咸由此道制爲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
世育德昭被昆蟲皇帝世膺下武體資上德握天鏡而
授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耀彼重離光茲七鬯
儀天以行三善儷極以照四方惟忠惟孝自家刑國乃
武乃文化成天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儀永
冠準的惟善爲樂造次必儒粵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
日受詔弘宣發論語題攝齊升堂樞衣卽席對揚天人
關闢大訓清言旣吐精義入神副德爰動音鋒起問難
泉涌辨論綸之異定倫理之疑玉振鏘鏘雲浮雨布介

王奉繫聖蹤馳辨秀出信令張禹慚其師法何晏懼其
訓詰穠穠焉洋洋焉此實虞朝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
也臣抑又聞之魯頌率典史克宣其懿晉雍大啟王異
逞其詞所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以下才敢爲
頌曰皇運勃啟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旌南映積仁累
德重明疊聖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戾止和鸞有聲
弘風講肆崇儒肅戎丹書貴道黃金賤籠洙泗興業關
里增榮

陳文帝哀策文

徐陵

藝文補

卷之六

十六

陳文

維太康元年太歲丙戌四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大
行皇帝崩于有覺殿殯于太極之西階粵六月丙寅將
遷于永寧陵禮也容車晚駕幄殿晨張旌帷具列綺翮
成行擗蜃輅于丹陛攀龍帷於紫庭趨過窮于屏闥拜
慟感于明靈東京飛其瑞露北陸實其祥星乃詔雲臺
之史稽採咸池之曲叶大雅于鳴金同藏書于羣玉其
辭曰若水傳帝薰風御民重光所集世載于陳赫矣高
祖悠哉上旻蟬聯寶帛暉煥郊禋我皇誕聖膺此家慶
道王衢樽神凝懸鏡洛書天表河絕靈命納揆馳芳宸

門流詠稽陰克伐震野勤王毫道增構幽風會昌言瞻
少昊實仗高陽駕彼軫轡清宮未央歡覃兆庶德洎遐
荒穠齊高寢上膳長樂肅肅承顏哀哀荐酌悼園恭儉
章陵謙約大寶崇名無聞改作纂武升歷遺愛實繁三
湘九派彌氣雲昏力折天柱才傾地門甘泉夜照細柳
朝屯谷魅山鬼橫流塞源赫赫英謨赴赴雄斷通行天
訥無遺神算鬱掃江淮長驅巴漢九夷百越雷隨風渙
北俘昆耶西戡伊軻荷負皇極劬勞庶幾勤民聽政吁
食宵衣服貴綈皂風移閭闔唐山罷奏濮水韜徽訪採

藝文補

卷之六

十七

陳文

狂狷搜敷仄微世感中孚民維大畜外戶無閉高垣奚
築降情儒雅凝懷庠塾御廡爲歡臨雍彌蕭禮蕙三代
樂備九成天資武德天昭文明墨履斯在幪巾自清連
珠合璧曜爽流精獸舞時豫禽歌頌平帝載維遠王靈
維大候雨占風荒中海外憬彼鞞譯咸承冠帶是曰君
臨斯爲交泰白環已貢玄珪克貞東河佇楫北狄思征
鉞斧將戒玃珩未鳴星濤去楚日沴悲荆億兆何蒙宵
旻遽傾大禹胼胝重華腓胝仰惟勞務同斯遠憚發夢
無徵照祈奚益聽茂陵之鐘鼓抱喬陽之劍舄詎雲翥

於宸儀終纏綿於號擗三占以吉四海同奔列闕天宇
崩號帝闕千門敕放閭闔萬乘驚於靈輶槐風悲于輦
道松雨思于郊原發旂動而虛蹕宿衛靜而空尊畢陌
平夷流山蟠固紀無遷市唐有通樹經白社之修塗廻
青門之廣路思沛邑以東臨懷周京以西顧機神不測
惟道難稱充窮靡寄孺慕奚憑惟封云之與禪肅遺玉
牒之與金繩揚英聲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

烏程孝義寺碑

徐陵

藝文補

卷之六

十八

陳文

臣聞道階八地猶見后妃願生千佛無匪賢聖汲引之
義雖同隨機之感非一至如媽汭有禮皇源所以前興
周女斯歸陳宗所以流慶大矣哉神基帝系淑聖重光
者也慈訓太后德佐初九道暉上六居天上天中之極
處太任太姒之尊蘋藻之化斯深葛覃之風彌遠皇帝
膺茲上聖契彼授神靈敬在乎一人德教形乎四海是
以明星皎皎流半月之光甘露團團灑如飴之味嘉禾
自秀浪井恒清天降徵祥日聞書府自大明經運神武
應期至道傍通無思不格戎已校尉西關玉門伏波將
軍南表銅柱方使三千世界百億須臾同望飛輪共稟

玄德元嘉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旨邨惟聖德方被兆
民乃勅有司改東成里爲孝義里晉岱山徒號重華著
其書終德水移名秦人表其嘉運豈若盡在輿地書茲
里門仰述天經光臨父母臣段僧首乃作銘曰願此良
因宜資貴親三乘並策四德爲寶糾嚴安坐蓮花養神
燈前禮佛地後遶身並濟含識歸至真國家隆盛周
寶遐慶謹勒豐碑陳其舞詠

後按談鑰志載孝義寺碑云高弁蒼蒼遙聞天語清

霄瀾瀾深窮地根又引碑云八絕之技依然又引碑

藝文補

卷之六

十九

陳文

云弱窠糾桃今此碑無此數語當非全文

陳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

徐陵

夫聖人至德天道福謙大哉堯舜貽慶長遠明兩之盛
中陽纂于黎龍百世之祀皇家兆于鳴鳳建丹丘於海
東應紫蓋於江南帝系王基重光累葉高祖之建天柱
列聖之補地維蕩蕩乎民無德而名焉者也王君之
懿範昭於靈體斯孝烈不由師保月生之對曾無異於
擬議日近之言亦無階於等級封河東王加侍中領
南金燧相宜清顏與王壺同照授使持節南徐鎮

武羌旅拒亭障遷移漢草非長廣之東潮萊近荆門之北王常譏廣翼使白面之非才深慕曹彰歎黃鬚之爲可火精不退奚應善言水蛭難消徒持陰德處于沙鎮時年一十有七追贈司空加鼓吹班劍謚曰康簡王洛北占墳河南除道葭悲烟殿之聲劍動豐城之氣豈惟晉皇寵悼重琅邪之贈官魏后高文制蒼舒之哀誄

陳司空章昭達墓誌銘

徐陵

周原膺膺佳氣慈慈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佐命鄰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量便

藝文補

卷之六

二十

陳文

著綺紈瑚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爲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旣而黑山巨盜憑陵上國白水靈胡虔劉中夏公傾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皇儲累殲鯨寇屬幽風有象代邸方降搜荆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畧百樓忽起登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並震揚兵于九天之上決勝于千里之中殪彼羣兇皆無旋踵陳實應至懷反叛客引周廸資其食力更事竇竇公奉詔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步驟奔馳仍向甌閩殄其巢窟若夫鳴馳之洞深谷隱于蒼天飛後之嶺喬木參

于雲日宜越艇而登嶠蒙燕犀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風海於是咸俘僞帥悉據高埔爰泊滄溟莫不懌又旣而齊人無信將謀郢藩鬪艦戈船窺江淹漢公纔聞羽檄遽稟師期馳襲荆郢應時燒蕩方欲宣威龍汧太討梁華屬上將之韜光逢中台之掩曜大建三年薨于軍幕爾乃青烏拍墓白鵠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旌熊軾後乘龍輜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銑同駟馬之曲長安傳坐恩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悲慟喧于南峴

上陳高祖置學書

沈不害

藝文補

卷之六

二十一

陳文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于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敦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旣遠流波以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知施設訓範啟導心靈譬彼染藍黷諸琢玉然後人倫以正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旣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以細鄭伯于前知一作是前亡于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澹穆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尙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絀戎狄外侵姦回內興朝振鼓鼙夕炤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于

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千灰燼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
于是不能修喪成之祠弗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
聲寂寞遂踰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
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膺馭統握錄臨寓道洽寰中威
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
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行迹儒宮選公卿門子
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嚮嚮接在
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倍
功三冬于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廷觀國入仕登朝
藝文補
卷之六
三十三
陳文
資優學以自輔蒞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輜駕列廷青
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
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蓋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
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
尊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
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炯戒况復江表無虞海外有
截豈得不開闢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
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算輕獻
瞽言伏追悚汗

世祖卽位謁廟議

沈文阿

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遠
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
之日公旦叔父呂召八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
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冠策斯示天下以有
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
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卽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
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
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
藝文補
卷之六
三十三
陳文
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卽周
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贊公
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真贊既竟又復致享天子
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
前憲真贊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
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太
慶四廟雅樂歌奏歡欣今君臣吞哀萬民仰割豈同於
維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
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饗斯蓋祭價受禍寧謂賀酒邪

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
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

除服議

沈洙

高祖受禪沈洙加散騎常侍歷揚州別駕從事史大
匠卿有司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
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
久而未返此月晦卽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
至月永除靈內外卽吉爲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
諮太丞江德藻德藻議王衛軍云久喪不葬惟主人
藝文補 卷之六 于四 陳文

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
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
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爲未允
中原淪陷已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云
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不葬者唯主祭者不
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
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
魏氏東關之役旣失亾屍柩葬禮無期議以爲禮無終
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歿於虜庭無由迎殯

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並存亡未測
其子制服依時釋綵此並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
便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未尅愚謂宜依東關故事
在此國內者並應釋除縗麻毀靈附祭若喪柩得還別
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播絕域情禮莫
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
廷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識折之禮衷

測囚議

沈洙

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

藝文補

卷之六

于五

陳文

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
分其刺數日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八座丞郎
并祭酒孔渙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洙議
云

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子事爲允但漏刻除促
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暉之父子漏經並
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
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
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

刺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刺乃同而四時之厠
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
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叅會二漏之義捨
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
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尚多昔四刻即用今
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
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
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

爲陳六宮謝章

江總

藝文補

卷之六

二十六

陳文

恭膺禮命愧集丹縷之顏拜奉曲私愁縈翠羽之色魯
宮夜火伯媛匪驚楚謝奔濤貞姜何懼豈期日月騰影
風雲爲潤遲復位崇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丹軒耀
采何以彌佐王風克柔陰化競惶並集追想流衍之詩
荷遠相并遂失鳴環之節

爲陳六宮謝表

江總

錫籥晨啟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袿香
飄霧縠嫋縵藍粉無情拂鏡愁縈巧黛息意臨牕妾聞
漢水贈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

兩窈窕初昌聲高一笑價心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
侍寵借姬之扇未掩驚在假蔡琰之文寧披竦戴
爲沈尚書君理讓右僕射領吏部表 江總

陳皇太子太學講碑

江總

我大陳之御天下若水渙其長濶瑞星躔其永歷重華
誕曆興于大麓之野敬仲繼業盛矣鳴鳳之占兼以鴻
才海富逸思泉瀉含毫落紙動八閩之歌謠隻句片言
諸五聲之節奏雲飛風起追歷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遶
跨魏皇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冊開獻書之路帷帳叢殘
家壁遺逸紫臺祕典綠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落簡外
史所掌廣內所司靡不飾以鉛槧彫以緗素此文教之
脩也

吳興郡廬陵王德政碑

江總

卓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夙智謙懷虛已愜息流畧
翺文史三雍雅對九師名理好古如斯學兼之矣唯陽
肇構碣石初開賜田待士勝道求材剖符彭國述職琅

臺去謠曙鼓留歌暮來

故侍中沈欽墓志

江總

早結南陽之親致興沛市之役四埏多難三江屢梗君敦淳化以勵流風庶滌清流以蕩濁俗草遘紫雲萍濡碧海蒼里閑之寵躍車馬之貴晒寶氏之青山耻郭家之金穴

陳羣臣請陳武帝懺文

江總

某位某甲稽首和南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十方三世一切尊法十方三世一切賢聖見前大德僧皇帝某菩薩

藝文補

卷之六

二十九

陳文

膚哲聰明廣淵齊聖心若虛空照窮般若發弘大誓荷負衆生神道會昌膺茲景業百王既季運屬艱難五岳維塵六軍日動劬勞在念有切皇心既而深悟苦空極信無我寶臺華柱本非實錄賊城樓櫓苦具茲多遂坐道場靜居禪室堅固善本具足檀那石壁山河珍車象馬頭目髓腦妻子國城鑾輅龍章翠帳玉几福德所感威惠所及莫不肅然大捨供養三尊便欲拂衣陞峒高步六合到林間而冥坐與釋種而同遊紫微虛宮黃屋曠位上靈驚動厚土怔惶弟子等身纏愛惑業構煩惱

天生蒸民樹以司牧黜黜黔首非后罔戴豈容至尊居

萬乘而伸獨往之情應在帝王而爲布衣之事且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燧人警職日照甘泉之火四郊多壘未

肆樓船之威若使七聖遂迷官然汾水之上八駿沃若

方在瑤池之濱則天下何依羣臣莫奉宗社廟堂有廢

葵則弟子不勝狼狽之切謹捨如千錢如千物仰觀三

寶大衆奉贖皇帝及諸王所捨悉還本位伏願十方三

寶見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無礙心坐道放光顯揚宣

讀歡喜和合翹然降許當使皇帝望雲望日之姿與南

藝文補

卷之六

二十九

陳文

山等固乃神乃聖之德與北極同尊中宮后妃之星金
楨玉幹之戚窮積善之慶盡萬歲之權玉鑾迴鑣金門
洞啟百辟翹首擢紳鉗列願塵勞與雲沍俱銷億兆與
天地同泰懺懺丹愚敢以成請弟子某和南

陳宣帝哀策文

江總

望歷緯而攀標拜龍敢而慟絕變五統而淒涼迴三辰
而慘切感川岳而地維傾號穹蒼而天柱折千秋茂德
萬世鴻名爰紹掌禮式予英聲其辭曰嬌水極宿離
大虹謳歌承曆揖讓受終重規帝緒踵武王風名山紀

迹清廟傳功我后丕承思弘祖業莅政恭已臨朝凝默
煥爛九功歲經七德憲章昭著威靈允塞爰茲發迹天
步艱難連華滕衛比譽應韓羽儀戚右軒冕朝端所膺
當璧繇顯大橫延喜受玉告善飛旌神羈有奉性道無
名詩頌唐年樂舞姬日仁聲汪濊武義洋溢理訟總街
凝情衢室巡望如禮幽祇咸秩疆番叛援關微虔劉治
兵丹浦襲醜青丘屠釣且拔管庫方搜如龍駕鼓獻雉
焚表天必呈祥地寧愛寶神禽奇獸嘉穀靈草屈軼抽
階飛黃伏皂綺雲舒慶珠星照老廣敷丘素弘啟膠庠

藝文補

卷之六

三十

陳文

書林吐馥文囿含鏘南洽侯衛北暢遐荒殷羅自解周
圍無傷金英掩色玉床弗豫天駟摧鑣王良失御鑄鼎
奚益綴衣何處漫漫夜冥冥上仙長違拜日天意祈
年寧神卜兆晏駕迴天銅驂感泣銀海埋田出德陽之
廣殿動繁笳之哀嘯渡洛水之浮橋望偃師之近縣背
紫陌而未遠隱黃山而不見鐸啟挽而依依馬嘶風而
戀戀平原欲晦落照將垂鳳蓋飄而水暗鸞蹕聳而山
危曳蛇旗之舒卷間翠野之參差易哀哀而驚曙松瑟
瑟而吟枝異故鄉之絲竹非舊宅之垣簷掃秋葉而無

謠薦春櫻而願知北邙已謝西陵何有遠宿蒼梧便重
仁壽聲合部渡道宣戶牖共瀛海而恒流並嵩華而莫
朽

請封衡陽王表

巴陵王蕭汎

衡陽王昌高祖子也初與高祖俱往荊州荊州陷遷
關右高祖卽位遣使請高宗及昌周人許之而未遣
高祖崩乃遣之天嘉元年二月昌由魯山濟江汎等
率百僚上表

臣聞宗子維城隆周之懋軌封建藩屏有漢之弘規是

藝文補

卷之六

三十

陳文

以上世斯永式資邢衛鼎命靈長實賴吳楚伏惟陛下
神猷光大聖德欽明道高日月德侔造化往者王業惟
始天步方艱參奉權謨匡合義烈威畧外舉神武內定
故以再康禹迹大庇生民者矣及聖武升遐王師遠次
皇嗣屢隔繼業靡歸宗祧危殆綴旒非喻旣而傳車言
反公卿定策纂我洪基光昭景運民心有奉園寢克寧
后來其蘇復在茲日物情天意皎然可求王琳逆命連
誅歲喪今者連結犬羊棄流縱彘丹旗野陣綿江蔽陸
兵疲民弊杼軸用空中外騷然藩籬罔固乃盱食當朝

見中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卿曾主謹以白簡奏聞
請智顓講法華疏

沈君理

大建元年君理請顓居瓦官開法華經題帝勅停朝
一日羣臣往聽時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俱稟戒法
同聞妙旨

儀同公菩薩戒弟子吳興沈君理和南竊聞大乘者大
士之所乘也言廣普運直至道場復作四依周旋六道
仰惟德厚深會經文於五誓之初請開法華題一夏內
仍就割釋道俗咸瞻延佇嘉唱慈悲利益不違本誓耳
藝文補 卷之六 陳文
謹和南

侍中沈府君集序

劉師知

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云登高能賦可
爲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
當世賢達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
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
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義感
鄰里有美於斯爵爲高士則余與天子古所謂世親者
歟亦所謂友益者歟疇昔一面竭來二紀自總角而接

清塵蒙長者之嘉醕也暇更休娛中門既開
憲猶存春秋美景朝游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
不肖齒義懸絕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
忘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辭仍及于時屬有烽燧方勤
帷屢遂使褐裘莫計寶劍無追痛此生芻同茲宿草九
原方遠百身寧贖若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花落春風
數鷗爭弄伯牙之絃寂寥長絕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
盛烈清徽勒傳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譚者斯所
以沒而猶彰歟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爲後
藝文補 卷之六 陳文
集

爲陳宣帝祭比干文

李元操

自獨夫肆雲天下崩離觀察剖心固守誠節忠踰白日
義槩秋天義皇已來一人而已讀馬卿之賦恨不同時
聞李牧之名願以爲將九原不作恨深千古聊伸薄祭
君其饗諸

與陳宣帝書

釋智顓

夫學道之法必須先識根源求道由心又須識心之體
性分明無惑功業可成一了千明一迷萬惑心無形相

內外不居境起心生境亡心滅色大心廣色小心微乃至知心空寂卽入空寂法門知心無縛卽入解脫法門知心無相卽入無相法門覺心無心卽入真如法門若能知心如是者卽入智慧法門

陳皇太子釋奠頌

徐伯陽

穆穆皇儲我我副主道尊主德崇監撫春誦夏絃冬書秋羽漢召趨帳周朝問豎翔集禮闈逍遙義府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儻鵠疾止和鸞有聲弘風講肄崇儒肅成丹書貴道黃金賸籛洙泗興業闕里增榮青槐陰市

藝文補

卷之六

三十五

陳文

玄冕飛纓

始興王置佐史奏

尙書八座

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始興王伯茂就封尙書奏云云詔曰可

夫增崇徽號飾表車服所以闡彰厥德下變民望第二皇子新除始興王伯茂體自尊極神姿明穎玉映蘭芬綺歲清輝美譽日茂月升道爵平河聲超寰宇情追感聖性天深以本宗關緒纂承藩嗣雖珪社是膺而戎章未襲豈所以光崇唐哲寵樹皇枝臣等參議官

加寧遠將軍置佐史

封鄱陽王奏

尙書八座

臣聞本枝惟允宗周之業以弘盤石旣建皇漢之基斯遠故能協宣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根克隆十世第三皇子伯山發唐德於齡年表岐姿於朏日光昭丹掖暉映青闈而玉圭未秉金錫靡駕豈所以敦序維翰建樹藩戚臣等參議宜封鄱陽郡王

上後主書

章華

藝文補

卷之六

三十六

陳文

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蘓矣

故陳智武將軍東中卽將東揚州刺史侍中國子

祭酒新蔡王墓誌銘

沈志道

士諱叔齊字子肅宣皇帝十一子也金枝衍於寶樹近光啟乎神文玉液派自穹潢遠承休乎聖武輝分日月

勢藉風雲德茂昆孫道昌屏翰毋劉昭儀生王七歲能
誦六經既悟玄寂兼曉詩賦豈緣四教夙有文章何假
三遷生來俎豆雖胎誨之神明良微降之靈淑也夫建
七年秋甘露降樂遊苑詔羣臣賦詩王獻詩曰蓐收秉
素節天地含金商聖德彌三及雲津洽四方願言沃梁
稷何意潤華芳玉屑儲靈藥金莖馮瓊漿和爲上方飲
千秋萬歲長帝大奇之尋立爲新蔡王智武將軍置佐
史珪璋誕析允愜家情節鉞爰加特隆國禮八年春勅
與太子及諸官僚以資問學愛鍾穎彥眷錫甄陶旣振
藝文補

卷之六

三十七

陳文

是非事關善敗無復顧忌乃若救傳章之厥則泣上議
賢之條發施江之奸則憤請上方之劒愛其所惡伐其
所親猶矩度被之驕工藥石投之諱疾身雖斃而弗嘗
罷卽敗而靡悔也於是讒從中起忌由外生君臣之分
嬖兄弟之恩衰矣頃之坐事詔免侍中將軍佐史遷國
子祭酒王遂自求引退謝客杜門舉目山河空有匪狐
之歎傷心骨肉何來見豕之猜知神氣之將摧憾一身
之尚在耳未幾北軍飛渡南氣告終君公王侯盡爲臣
妾宗社云亡功德與馨香俱盡乾坤無改金甌與瓦缶
藝文補

卷之六

三十八

陳文

其窮愁讀其書者詞不終而聲已吞玩其意者言未析而淚先下東海徐儀見之泣曰亡國之戚豈惟一人種豈之禍要宜三省王因秘之乙丑歲王以陳貴人故召爲尚書主客郎遷國子司業以神明之胄陟清顯之階裸裎於京作賓王室緬悲夏殷之無祀猶幸杞宋之有人大業四年十月某日以疾卒於京師春秋四十明年正月某日厥胤孝思以王喪葬於梁山之陽

天目山銘

蕭翊

於維天目信其高矣到岳霞上標峰霧裏

藝文補

卷之六

三十九

陳文

此銘載談鑰志不詳何代人味其語當是六朝手姑附於此

吳興藝文補卷之七目錄

後周

武帝

致後梁沈重書

沈重武康人

詔答沈重

沈警

武康人與晉時沈警同姓名

酌水祝張女郎詞

隋

文帝

藝文補

卷之七

目次

姚察奪情詔

姚察

武康人

定雅樂奏

史記解

陳高祖論

陳世祖論

陳臨海王高宗後主論

遺令

姚最

僧垣子察之弟

續畫品序

魏澹

啓陳主

吳興藝文補卷之七目錄終

藝文補

卷之七 目次

二

吳興藝文補卷之七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後周

致後梁沈重書

武帝

重事後梁主蕭譽累拜都官尚書高祖以重經明行修至梁徵之仍致書

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觀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殊方所以會軌異代於是率由莫不趣大順之邁途履中

藝文補

卷之七

一

後周

和之盛致及青緗起紈素篆從風文逐世疎義隨軍件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分蛇聚緯郁郁之辭蓋闕當塗典午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爰蹤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脩人紀咸理朕賔奉神麗恭惟寶闕常思復禮殷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懼三千尚垂於治俗九變未叶於遺風欲定畫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說知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下實復潤於荆陰隋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望軫念爰東帛之聘命輶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而萃

正明斯隱滯合彼異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
逸義近取無獨善之識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
申培鮐背方辭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藝
基功泰治本今者一徵諒蕙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
尚迷邦而忘觀國非所謂也

詔荅沈重

武帝

建德末重自以入朝既久表請還梁高祖優詔荅之
重固請乃遣送

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東帛

藝文補

卷之七

二

後周

聘申蒲輪微伏加以梁朝舊齒結綬三世沐浴榮光祗
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足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先哲方
事求賢義垂來肅

酌水祝張女郎詞

沈警

酌彼寒泉水紅芳綴崑谷雖致之非遠而薦之畧俗丹
誠在此神其感錄

隋

姚察奪情詔

文帝

前秘書丞北絳郡開國公姚察彊學待問博極羣典脩
身立德白首不渝雖在哀疚宜奪情禮可員外散騎常
侍封如故

定雅樂奏

姚察

臣聞蕢桴土鼓由來斯向雷出地奮著自易經遽古帝
王經邦取物揖讓而臨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秦焚經典
樂書亡缺爰至漢興始加揚採祖述增廣緝成朝憲魏

藝文補

卷之七

三

隋文

晉相承更加討論沿革之宜備于故實永嘉之後九服
崩離燕石符姚遞據華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
其左衽無復微管之功前言往式於斯而盡金陵建社
朝士南奔帝則皇規粲然更備與中原隔絕二百年於
茲矣惟明聖膺期會昌在運今西征所獲梁陳樂人及
晉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
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於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詔
許定雅樂博訪知音旁求儒彥研較是非定去就取爲
一代正樂具在本司

史記解

姚察

滑稽猶俳諧也滑稽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稽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陳高祖論

姚察

高祖英畧大度應變無方蓋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
盜覆誠貫天人王僧辯闕伊尹之才空結桐宮之憤貞
陽假秦兵之送不思穆羸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無末
運乘勢隙而拯橫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何止戮黎升
阨之捷而已焉故於慎微時序之世變聲改物之辰屯

藝文補

卷之七

四

隋文

庶歸以謳調炎靈去如釋負方之前代何其美乎

陳世祖論

姚察

世稱繼體守文宗枝承統得失之間蓋亦詳矣大氏以
奉而勿墜爲賢能撓而易之爲不肖其有光揚前軌克
荷曾構固以少焉世祖自初發迹功庸顯著寧亂靜寇
首佐大業及國禍奄臻入承寶祚兢兢業業貞若馭朽
加以崇尚儒術愛悅文義見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己恭
儉以御身勤勞以濟物自昔允文允武之君東征西怨
之后實實之迹可爲聯輝至於使聰明用鑒識斯則承

平之政前更其論諸

陳臨海王高宗後主論

姚察

臨海雖繼體之重仁厚懦弱混一是非不驚得喪蓋帝
擊漢惠之流也世祖知神龜之重諒難負荷深鑒堯旨
弗傳寶祚焉

高宗器度弘厚亦有人君之量焉世祖知冢嗣仁弱弗
可傳於寶位高宗地居姬旦世祖情存太伯及乎弗念
大事咸委焉至於纂業萬機平理命將出師克淮南之
地開拓土宇靜謐封疆享國十餘年志大意逸呂梁

藝文補

卷之七

五

隋文

軍大喪師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嗚呼蓋德不遠文
智不及武雖得失自我無禦敵之畧焉

後主昔在儲宮早標令德及南面繼業實允天人之望
矣至於禮樂刑政咸遵典故加以深弘六藝廣闢四門
是以待詔之徒爭趨金馬稽古之秀雲集石渠且梯山
航海朝貢者往往歲至矣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
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方參
議焉文案簿領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於陳後主因
循未遑改革故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掌軍國要務姦

黠左道以哀刻爲功自取身榮不有國計是以朝經墮廢禍生鄰國斯亦運鍾百六鼎玉遷變非惟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

遺令

姚察

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歛以法服並宜川布土周於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上周於棺而已至日止靈車卽送厝舊塋北吾在梁世當時年十四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自爾深悟苦空頗知回向矣嘗得留連山寺一去志歸及仕

藝文補

卷之七

六

隋文

陳代諸名流遂許與聲價兼時王恩遇官途遂至通顯自入朝來又蒙恩渥旣牽縲人世素志弗從且吾習蔬菲五十餘年旣歷歲時循而不失瞑目之後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菓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

續畫品序

姚最

夫丹青妙極未易言盡雖質古意而文變今情立萬象於胸懷傳千祀於毫翰故九樓之上傳表仙靈四門之墉廣圖賢聖雲閣興拜伏之感披庭致聘遠之別凡

斯縞邈厥迹難詳今之存者或其人冥滅自非淵識見孰究精麤損落蹄筌方窮致理但事有否泰人經盛衰或弱齡而價重或壯齒而聲邁故前後相形優劣舛錯至如長康之美擅高策矯然獨步終始無雙有若神明非庸識之所能倣如負日月豈末學之所能窺荀衛曹張方之蔑矣分庭抗禮未見其人謝陸聲過於實良可於邑列於下品尤所未安斯乃情有抑揚盡無善惡始信曲高和寡非直名謳泣血謬題寧止良璞將恐疇訪理絕永成淪喪聊舉一隅庶同三益夫調墨染翰

藝文補

卷之七

七

隋文

志存精謹課茲有限應彼無方燧變累回冶點不息眼眩素縹意猶未盡輕重微異則好鄙革形絲髮不從則歡慘殊觀加以頃來容服一月三改首尾未周俄成古拙欲臻其妙不亦難乎豈可曾未涉川遽云越海俄觀魚驚謂察蛟龍凡厥等曹未足與言畫矣陳思王云傳出文士圖生巧夫性尚分流事難兼善躡方趾之迹易不知圓行之步難遇象谷之風翔莫測呂梁之水蹈難欲游乃理解終迷空慕落塵未全識曲若弄河書則圖在書前取譬連山則言出象著今莫不貴斯焉跡而

懸彼龍文消長相傾有自來矣故僂斷其指巧不可縊
杖策坐忘既慚經國據梧喪偶寧足命家若惡居下流
自可焚筆若冥心用舍幸從所好戲陳鄙見非謂毀譽
十室難誣佇聞多識今之所載並謝赫所遺猶若文章
止於兩卷其中道有可采使成一家之集且古今書評
高下必銓解盡無多是故僂取人數既少不復區別其
優劣可以意求也

啓陳主

魏澹

澹爲散騎常侍聘陳陳使潘徽接對澹反命啓陳主

藝文補

卷之七

八

隋文

徽以伏奉爲重敬奉爲輕却而不奏遂改焉

敬奉弘慈曲垂餞送

吳興藝文補卷之七

吳興藝文補卷之八目錄

唐

太宗

勞鄧州刺史陳君賓詔

陳君賓鄆陽王伯山子

遺姚思廉書

姚思廉察子

玄宗

賜徐堅勅

徐堅長城人

賜徐堅贊

德宗

藝文補

卷之八

目次

上沈太后尊號詔

代宗后吳興人

冊沈太人文

禮儀使

請沈太后祔代宗奏

附

憲宗

浙西觀察使封杖決人勅

爲烏程令孫漸

穆宗

重試進士詔錢徽

徽長城人

昭宗

賜錢翊論南郊狀御札 錢翊微幼子

徐賢妃 太宗妃長城人

諫伐遼東疏

武后

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姚璿聖書 姚璿思廉孫

陳叔達 陳宣帝第十六子

答王績書

王績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藝文補

卷之八

目次

二

答陳尚書叔達書

令狐德棻

周書沈重論

釋道宣

長城人謹澄照

妙法蓮華經弘傳序

廣弘明集序

續高僧傳序

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序

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疏

姚思廉 見前

止足論

梁武帝論

朱敬則

陳武帝論

陳後主論

沈伯儀 武康人

郊丘明堂等嚴配議

姚班

思廉孫璿弟

藝文補

卷之八

目次

三

諫節愍太子書

徐齊聘

賢妃弟

論齊獻公廟疏

論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疏

徐堅 齊聘子

救韋月將疏

請決獄覆奏疏

張說

答徐堅問莖

西臺舍人贈泗州刺史徐府君碑徐府君名壽

張九齡

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兼太子少

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文公名堅

姚崇梁征東將軍吳興郡公姚宣業五世孫宣業自武康入陝

遺令略

李白

金銀泥畫淨土變相讚為郡守韋公夫人

安吉崔少府翰畫讚

藝文補

卷之八 目次

四

包融潤州人舊誌云烏程人誤

道虬讚序長城僧

顏真卿郡守

乞御書題額恩勅批答碑陰記

題湖州碑陰

吳興藝文補卷之八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八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唐

勞鄧州刺史陳君賓詔

太宗

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竊窳思之心焉若茲是以日晏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惟以安養為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已自慚德薄恐貧乏之黎庶不免饑餓傾竭

藝文補

卷之八

唐文

倉廩普加賑恤其有一人絕食若朕奪之命命度僚盡心匡救去年關內六州及蒲虞陝鼎等復遭亢旱禾稼不登糧儲既少遂令分房就食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並識朕懷逐糧戶到遞相安養迴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別齎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加歎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或此遞相拯贍不慮凶年二則知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教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其安置言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為功最養戶百姓不恡財帛已勅上者免今年

調物宜知此意善相勸勉

遺姚思廉書

太宗

姚思廉爲代王侍讀唐師尅長安府僚奔駭惟思廉侍王左右兵將昇殿思廉厲聲叱之高祖受禪授秦王文學後太宗征徐圓朗思廉時在洛陽太宗嘗從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歎曰姚思廉不懼兵刃以明大節求諸古人亦何以加也因寄物三百段以遺之書曰

想節義之風故有斯贈

藝文補

卷之八

二

唐文

賜徐堅勅

玄宗

時張說徐堅等直集賢院因獻賦詩上各賜贊以褒美之

勅曰得所進詩甚有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並據才能畧爲贊述且如別紙宜各領之

賜徐堅贊

玄宗

時諸學士咸賜贊上自於五色牋八分書之賞付院散付學士其贊堅者曰

校文天祿論經上庠華詞苑麗雄辨抑揚

上沈太后尊號詔

德宗

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則事天莫先於嚴父事地莫盛於尊親朕恭承天命以主社稷執珪璧以事上帝祖宗克配園寢永終而內朝虛位闕問安之禮銜悲內惻憂戀終歲思欲歷舟車之路以聽求音問而主茲重罷莫匪深哀是用仰稽舊儀敬崇大號舉茲禮命式遵前典宜令公卿大夫稽度前訓上皇太后尊號

冊沈太后文

德宗

藝文補

卷之八

三

唐文

建中元年十一月遷尊聖母沈氏爲皇太后陳禮于含元殿庭如正至之儀上袞冕出自東序門立於東方朝臣班於位冊曰

嗣皇帝臣名言恩莫重於顧復禮莫貴于徽號上以麗愛敬之道下以正春秋之義則祖宗之所稟命臣子之所盡心尊尊親親此焉而在兩漢而下帝王嗣位崇奉尊稱厥有舊章永維丕烈敢堅前典臣名謹上尊號曰皇太后

請沈太后祔代宗奏

附

禮儀使

右便以發哀日爲國忌

浙西觀察使封杖決人勅

憲宗

元稹論浙西觀察使封杖決殺縣令事云浙西觀察

使潤州刺史韓臯去年七月封杖決湖州安吉縣令

孫澥四日致成右御史臺奏得東臺狀訪聞有前侍

事先牒湖州勘得報稱孫澥先準使牒差攝烏程縣

令日判狀追村正沈肅不出正帖不用印奉觀察使

七月十六日牒決孫澥醫杖十下仍差衙前虞候安

士文監決第三等杖二十二日安士文到科決孫澥

太后沈氏厭代登寶於今二十七載大行皇帝至孝

惟深哀思罔極建寧之初已發明詔舟車所至靡不

周遍歲月滋深迎訪理絕按晉庾蔚之議尋求三年

之後又俟中壽而服之今泰詳禮例伏請以大行皇

帝啟殯宮日百官舉哀於肅章門內之正殿先令有

司造祿衣一副發哀日令內官以祿衣置於幄自後

宮人朝夕上食先啟告元陵次告天地宗廟昭德皇

后廟太皇太后謚冊造神主擇日祔於代宗廟其祿

衣備法駕奉迎於元陵祠復置於代宗皇帝衮衣之

寬

勅封杖決人殊非文法因此致死有足矜嗟韓臯備歷

中外合遵典憲有此垂越良所憮然罰一月俸料據決

孫澥月日是舊刺史辛祕離任之後新刺史范傳正未

到之時俱無愆尤不可議罰餘依

重試進士詔錢徽

穆宗

長慶元年徵爲禮部侍郎時宰相段文昌出鎮蜀川

文昌好學尤喜圖書古畫故刑部侍郎楊憑兄弟以

文學知名家多書畫鍾王張鄭之蹟在書斷畫品者

藝而有之凌子渾之求進盡以家藏書畫獻文昌求

致進士第文昌將發面託徽繼以私書保薦翰林學

藝文補

卷之八

六

唐文

士李紳亦託舉子周漢賓于徽及榜出渾之漢賓黃不中選李宗閔與元稹素相厚善初稹以直道譴逐久之及得還朝大收前志由徑以微進達宗閔亦急於進取二人遂有嫌隙楊汝士與微有舊是歲宗閔子堦蘓巢及汝士季弟殷士俱及第故文昌李紳大怒文昌赴鎮辭日內殿面奏言微所放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子弟藝薄不當在選中穆宗以其事訪于學士元稹李紳二人對與文昌同遂命中書舍人王起王客即中知制誥白居易于子亭重試內出題目

孤竹管賦烏散餘花落詩而十人不中選詔曰

國家設文學之科本求才實苟容僥倖則異至公訪聞近日浮薄之徒扇爲朋黨謂之關節干撓王司每歲策名無不先定永言敗俗深用興懷鄭朗等昨令重試意在精覈藝能不于異書之中固求深僻題目貴令所試成就以觀學藝淺深孤竹管是祭天之樂出于周禮正經閱其呈試之文都不知其本事辭律鄙淺蕪累亦多其令宣示錢微庶其深自懷愧誠宜盡棄以警將來但以四海無虞人心方泰用弘寧撫式示殊恩特掩兩瑕

藝文補

卷之八

七

唐文

唐明子志孔溫業趙存約賈洵直所試粗通與及第裴譔特賜及第鄭朗等十人並落下自今後禮部舉人宜準開元二十五年勅及第訖所試雜文並策送中書門下詳覆

賜錢翊論南郊狀御札

昭宗

鄉等所論至富事可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體

諫伐遼東疏

徐賢妃

自貞觀已來二十有二載風雨調順年登歲稔人無水旱之弊國無饑饉之災昔漢武守文之常主猶登刻玉之符齊桓小國之庸君尚圖泥金之望陛下推功損己讓德不居億兆傾心猶闕告成之禮云亭佇謁未展升中之儀此之功德足以咀嚼百王網羅千代者矣然古人有言雖休勿休良有以也守初保末聖哲罕兼是知業大者易驕願陛下難之善始者難終願陛下易之竊見頃年以來力役兼總東有遼海之軍西有崑丘之役士馬疲于甲冑舟車倦于轉輸且召募投戎去留懷灰生之痛因風阻浪人米有漂溺之危一夫力耕卒無數十之獲一舩致損則傾數百之糧是猶運有盡之農工

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雖除凶
伐暴有國常規然黷武翫兵先哲所戒昔秦皇并吞六
國返速危亡之兆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
矜功恃大棄德而輕邦圖利忘害肆情而縱慾遂使悠
悠六合雖廣不救其亡嗷嗷黎庶因弊以成其禍是知
地廣非常安之術八勞乃易亂之源願陛下布澤流仁
矜弊恤乏減行役之煩增湛露之惠妾又聞爲政之本
貴在無爲竊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營翠
微曾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無架築之勞

藝文補

卷之八

八

唐文

損之又損頗有工力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
疲假使和雇取人不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王
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爲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
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無竭矣用
而息之則人斯悅矣夫珍玩伎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
錦繡定迷心之醜毒竊見服翫纖靡如變化於自然職
貢珍奇若神仙之所製雖馳華於季俗實敗素於淳風
是知漆雕非延叛之方桀造之而人叛玉杯豈招亡之
術紂用之而國亡方驗侈麗之源不可不遏作法於儉

窮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伏惟陛下明鑑未形習
周無際窮與秘於麟閣盡探賸於儒林千王治亂之蹤
百代安危之跡興衰禍福之數得失成敗之機故亦苞
吞心府之中循環日園之內乃宸衷之久察無假一二
言焉惟恐知之非難行之不易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
安伏願抑志裁心慎終如始削輕過以滋重德循今是
以替前非則令名與日月無窮盛業與乾坤永大

勞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姚璿璽書

武后

夫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之前知勁艸之爲貴

藝文補

卷之九

九

唐文

渤既有此人亦宜哉卿早荷朝恩委任斯重居中作相
弘益已多防邊訓兵心力俱盡歲寒無改終始不渝廼
眷蜀中毗俗殷雜久缺良守弊於侵漁政以賄成人無
措足是用命卿出鎮寄茲有養果能攬轡澄清下車整
肅吏不敢犯姦無所容前後糾擿蓋非一緒貪殘之伍
屏跡于列城剽奪之儔遁形於外境詎勞朞月康此黎
元言念德聲良深嘉尚宜布琅瑯之化當以豫州爲法

荅王績書

陳叔達

賢弟千牛及家人典琴至頻辱芳翰索下官所撰陪紀

雖承厚眷慙然自失誠恐持却克之質入邯鄲之墟秦
曹鄴之音歷莖英之肆所以遲迴簡牘伏念旬時輒揆
短懷仰違前命今奉來札誨責逾深既以驕鄙相訶又
以緘滕致請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正當要使必致耳了
不知賢兄芮城有隋書之作足下既圖繼就須有考尋
謹依高言繕錄馳送然僕雖不佞頗聞君子之論矣嘗
以謂爲國以禮君舉必書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者
中立德立功之意也事者叙立德立功之迹也所以明
勸沮所以別是非自非可以關社稷之安危涉天人之

藝文補

卷之八

唐文

興廢古之君子何嘗取諸褒貶之作有由然也自微言
泯絕大道乖墜三代之教亂於甲兵六經之術滅於煨
燼君人者尚空名以夸六合史官者貴虛飾以佞一時
下及馬遷爰逮班固咸有述作庶幾聖賢其於斟酌典
謨表章微絕曾不能觸其藩籬者也魏晉之際夫何足
云中原版蕩史道息矣然國於天地有興立焉苟能宅
郊禋建社稷樹師長撫黎元雖復五裂山河三分隳次
規模典式豈徒然哉是賢兄文中子知其若此也恐後
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闕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

真統蓋獲麟之事夫何足以知之叔達亡國之餘幸賴
前烈有隋之末濫尸貴郡因雷善誘頗識大方至若梁
魏周齊之間耳目耆舊所接風流人物各實可知永冠
道義謳謠尚在頃者皇建其極君子道亨憑藉時來妄
叨近侍廟堂多暇典墳自娛覽後魏周齊之紀傳考下
官之所聞見曾不喜怒隨意曲直任情敘致浮雜褒貶
阿黨述時望者以爵祿爲榮談陳國紀者以狙譎爲能
事至於密會王道潛濟生人既昧於知音咸寢而不記
貪叙寫其祖父冠冕亂嗣婚姻以爲譜牒之證耳豈不

藝文補

卷之八

十

唐文

痛哉風俗之壞一至於此雖人倫王化備列元經而恢
談碩議或不可捨是以薛記室及賢兄芮城常悲魏周
之史各著春秋近更研覽真良史焉古人云過高唐者
學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藻繪之功竊惟隋氏之王三
十六年成敗否泰日所親覩誠懼後之作復習向時
之弊焉故聊因掌壺之暇著隋紀二十卷騁辭流離則
媿於心矣書事簡要則嘗有志焉孔子曰我欲載之空
言不如附之於行事儼近是乎謹恃疇眷以塵清覽當
積葦金以購點竄耳又恐足下紀傳之作須備異聞今

更附王胄大業起居注往

與陳叔達重借隋紀書

王績

久承所撰隋紀繕寫咸畢前舍弟及家人往並有書借咸不見付豈連城之珍侯楚文而乃進崩山之操待鍾期而後發應以左貂右璫榮冠東省掌壺負璽望重南宮朝夕丹墀揖讓增價往來青鎖步頓生光豐屋華椽顧蓬蒿而徙眷鳴鐘列鼎想藜藿而移交不與驕期遂忘曩時之好耳僕遭逢明聖棲遲丘壑幸悅堯舜之風得全箕穎之操雖心期所託吾道遙存而出處離異儀

藝文補

卷之八

主

唐文

形難接所以願憑鱗羽宛若承顏望觀述作忻然得意足下裁成國典褒貶人倫欲使明鏡一時覆車千祀故當貽諸好事豈擬惟傳子孫方復固其緘滕嚴其局鑄天下之望豈如是乎僕亡兄芮城嘗典著局大業之末欲撰隋書俄逢喪亂未及終畢僕竊不自揆思卒餘功收綴漂零尚存數帙洎自開皇之始迄于大業之初咸亡兄黜竄之遺迹也大業之後言事闕然僕雖欲繼成無可憑採以此尤思見足下之所作也還使請致無再三王績白

荅陳尚書叔達書

王績

王福時自叙云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於東臯自號東臯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勸懇季父荅書其畧曰

藝文補

卷之八

主

唐文

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啟之徵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樣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言見窮乎抑天實未啟

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勞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遺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爲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寄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

周書沈重論

令狐德棻

前世通六藝之士莫不兼達政術故云拾青紫如地芥近代守一經之儒多暗于時務故有貧且賤之耻雖通塞有命而大抵皆然嘗論之曰夫金之質也至剛鑄之

藝文補

卷之八

古

唐文

可以成麗水之性也柔弱壅之可以壞山况乎肖天地之貌含五常之德朱藍易染薰蕕可變固以隨鄒俗而好長纓化齊風而貴紫服若乃進趨矜尚中庸之常情高執厚禮上智之所欲是以兩漢之朝重經術而輕律令其聰明特達者咸勵精於專門以通賢之質挾輔藻之美大則必至公卿小則不失守令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後經術其沉默孤微者亦篤志於章句以先王之道備腐儒之寡達則不過侍講訓胄窮則終於弊衣簞食由斯言之非兩漢棟梁之所育近代薪樗之所產哉蓋

好尚之道殊遭邇之時異也史臣每聞故老稱沈重所學非止六經而已至於天官曆律陰陽緯候流畧所載釋老之典靡不博綜窮其幽蹟故能馳聲海內爲一代儒宗雖前世徐廣何承天之傳不足過也

妙法蓮華經弘傳序

釋道宣

妙法蓮華經者統諸佛降靈之本致也蘊結大夏出彼千齡東傳震旦三百餘載西晉惠帝永康年中長安青門燉煌菩薩竺法護者初翻此經名正法華東晉安帝隆安年中後秦弘始丘慈沙門鳩摩羅什次翻此經名

藝文補

卷之八

五

唐文

妙法蓮華隋氏仁壽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闍那笈多後所翻者同名妙法三經重沓文旨互陳時所宗尚皆弘秦本自餘支品別偈不無其流具如序曆故所非述夫以靈嶽降靈非大聖無由開化造化所及非昔緣無以導心所以仙苑告成機分小大之別金河顧命道殊半滿之科豈非教被乘時無足覈其高會是知五千退席爲進增慢之儔五百受記俱崇密化之迹所以放光現瑞開發請之教源出定揚德暢佛慧之宏畧朽宅通入大之文軌化城引昔緣之不墜緊珠明理性之常在

鑒井顯示悟之多方詞義宛然喻陳惟遠自非大哀曠
濟拔滯溺之沉流一極悲心拯昏迷之失性自漢至唐
六百餘載摠歷羣籍四千餘軸受持盛者無出此經將
非機教相扣並智勝之遺塵聞而深敬俱威王之餘勛
輒於經首序而綜之庶得早淨六根仰慈尊之嘉會速
成四德趣樂土之玄猷弘替莫窮永貽諸後云爾

廣弘明集序

釋道宣

自大夏化行布流東漸懷信開道代有流傳斯由情混

三堅智昏四照故使流薄之黨輕舉邪風淳正之徒時

藝文補

卷之八

七

唐文

遭佞辯所以教移震且六百餘年獨夫震雷三被殘屏
禍不旋踵畢顧前良殃咎已形取笑天下且夫信爲德
毋智實聖因肇祖道元終期正果據斯論理有內傾八
慢之惑覈此求情則外蕩六塵之蔽蕭然累表非小道
之登臨廓爾高昇乃上仁之翔集然以時經三代弊五
滓之沉淪識蒙邪正銓人法之天網是以內教經緯立
法衣以攝機外俗賢明垂文論以弘範昔梁鍾山之上
定林寺僧祐律師學統九流義包十諦情敦慈救志存
住法詳括梁晉列辟羣英留心佛理構叙篇什撰弘明

集一部一十四卷計顏謝之風規總周張之門律辯駁

通議極情理之幽求窮較性靈誠智者之高致備于秘

閣廣露塵心然智者不迷迷者非智故智士興言舉旨

而遂通標領迷夫取悟繁詞而方啟神襟若夫信解之

來諒資神用契必精爽事襲玄模故信有三焉一知二

見三謂愚也知謂生知佩三堅而入正聚愚謂愚叟滯

四惑而溺欲塵化不可遷下愚之與上智中庸見信從

善其若流哉是以法湮三代並惟寡學所纏故得師心

獨斷

何若披圖八藏綜文義之成明尋經九

藝文補

卷之八

七

唐文

識達情智之迷解者則正信如皎日五翳雖掩而逾光
矣余博訪前敘廣綜弘明以爲江表五代三寶載興君
臣士俗情無異奉是稱文國智藉文開中原周魏政襲
昏明重老輕佛信毀交貿致使工言旣申佞倖斯及時
不乏賢剖心特達脫穎拔萃亦有人焉然則昏明互顯
邪正相師據像則雲泥兩分論情則倚伏交養是以六
術揚於佛代三張冒於法流皆大士之權謀至人之造
化也斯則滿願行三壽之邪見淨名降六欲之魔王咸
開逼引之殊途各立何背之弘轍今且據其行而決滯

晉陵喻達蒙泉疎通性海至如寇謫之拒崔皓禍福皎然鄭藹之拒周君成敗俄頃姚安著論抑道在於儒流陳琳綴篇揚釋越於朝典此之諷議涅而不緇墜在諸條差難綜緝又梁周二武咸分顯晦之儀宋魏兩明同乘弘誘之畧沈休文之慈濟顏之推之歸心詞彩卓然迴張物表嘗以餘景誠爲舉之弊於庸朽綜集牢落有漢陰博觀沙門繫贊成紀顧惟直筆卽而述之命帙題篇披圖藻鏡至若尋條揣義有悟賢明孤文片記撮而附列名曰廣弘明集一部三十卷有梁所撰或未討尋

藝文補

卷之八

大

唐文

畧隨條例銓目歷舉庶得呈諸未覩廣信釋紛擬人以倫固非虛託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續高僧傳序

釋道宣

原夫至道絕言非言何以範世言惟引行卽行而乃極言是以布五位以擢聖賢表四依以承人法龍圖成太易之漸龜章啟爨倫之用逮于素王繼轍前修舉其四科班生著詞後進弘其九等皆所謂化導之恒規言行之權致者也惟夫大覺之照臨也化敷西壤迹紹東川踰中古而彌新歷諸華而轉盛雖復應移存沒法被流

淳斯乃利見之康莊缺有之弘畧故使體道欽風之士激揚影響之賓會正解而樹言扣玄機而卽號並德充宇宙神冠幽明像設煥乎丹青智則光乎縑素固以詳諸經部誠未續其科條竊以慈河界於剡洲風俗分於唐梵華胥撰列非聖不據其篇則二十四依付法之傳是也神州所紀賢愚雜其題引則六代所詳羣錄是也然則統斯大抵精會所歸莫不振發蒙心網羅正理俾夫駘足九達遺蹤望而可尋徇目四馳高山委而仰止昔梁沙門金陵釋寶唱撰名僧傳會稽釋惠皎撰高僧

藝文補

卷之八

九

唐文

傳創發異部品藻恒流詳覈可觀華質有據而緝哀吳越叙畧魏燕良以博觀未周故得隨聞成彩加以有梁之盛明德云繁薄傳三五數非通敏斯則同世相侮事積由來中原隱括未傳簡錄時無雅贍誰爲補之致使歷代高風颯焉終古余青襟之歲有顧斯文祖習乃存經綸攸闕是用憑諸名器矧對殺青而情計栖遑各師偏競遞聽成簡載紀相尋而物忌先鳴藏舟遠往徒懸積抱終擲光陰敢以不才輒陳筆記引疎聞見卽事編韋諒得列代因之更爲冠冕自漢明夢日之後梁武光

藝文補

卷之八

三

唐文

有以前代別釋門咸流傳史考酌資其故實刪定節其
先聞遂得類續前驅昌言大寶季世情繁量重疊華至
於鳩聚風猷畧無繼緒惟隋初沙門魏郡釋靈裕儀表
綴述有意弘方撰十德記一卷偏敘昭玄師保未粵廣
嗣通宗餘則孤起支文薄言行狀終亦未馳高觀可爲
長太息矣故使雷預染毫之客莫不望崖而炭止固其
然乎今余所撰恐墜接前緒故不獲已而陳或博諮先
達或取訊行人或卽目舒之或討讎集傳南北國史附
見徵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麗畧言
約繁簡事通野素足使紹胤前良允師後聽始距梁之
初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載包括岳瀆歷
訪華夷正傳三百三十一人附見一百六十人序而申
之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解義三曰習禪四曰明律
五曰護法六曰感通七曰遺身八曰讀誦九曰興福十
曰雜科凡此十條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者隨篇擬倫
自前傳所敘通例已頒廻互抑揚實遵弘檢且夫經導
兩術掩映於嘉苗護法一科綱維於正綱必附諸傳述
知何續而非功取其拔滯開元固可標於等級餘則隨

藝文補

卷之八

三

唐文

塵斯意焉

古今佛道論衡實錄序

釋道宣

善立目不競時須布教攝於物情爲要解紛靜節摠歸
于區別世務者也至於釋光崇岳朝宗百靈秀氣
逸於山河貞槩銷於林薄致有聲誼玄谷神凝紫烟高
謝於松喬俯眄於窮轍斯皆具諸別紀抑可言乎或復
匿迹城園陸沉浮俗盛業可列而吹噓罕遇故集見
風素且樹十科結成三袞號曰續高僧傳若夫搜擢源
派剖枿憲章粗識詞令琢磨行業則備於後論更議而
引之史事接恒篇終成詞費則削同前傳猶恨逮于末
法世挺知名之僧未覩嘉猷有淪典籍庶將來同好又
若夫無上佛覺迥出籠樊超三界而獨高截四流而稱
聖故使毘封所漸區寓統於大千聲教所覃沐道霑於
八部所以金剛御座時閭浮之地心至覺據焉布英聖
之良術遂有天人受道龍鬼皈心挹酌不相之方散釋
無明之患然夫聖人所作起必因時時有邪僻之夫故
卽因而陶化天竺盛於六諦神州重於二篇遂使儒道
互先真僞交正自非入證登登何由分析殊途致令九

十六道競飾澆詞六十二見各陳名理在緣或異大約
斯歸莫不謂無想爲泥洹指梵主爲生本故二十五諦
開計度之街衢六大論師立神我之真宰居然設教億
載斯年攝統塵蒙九土崇敬考其術也輕生而會其源
論其行也封固而登其信故有四韋陀論推理極於冥
初二有天根尋生窮於劫始臆度懸遠冒罔生靈致有
赴水投巖坐熱卧棘吸風露而曰仙袒形骸而號聖守
或長迷莫知迴覺如來哀彼黔黎降靈赤澤曜形丈六
金色駭於人天敷揚四辨慧解暢於幽顯能使魔王列

藝文補

卷之八

三

唐文

陣千軍碎於一言梵王來儀三輪摧於萬惑於是鏢腹
戴爐之輩結舌伏於道場敬日重火之徒洗心仰於覺
教舍衛城側大偃邪鋒堅固林中傾倒巢穴能事既顯
將務弘通玉關揚正道之秋金相表乘機之瑞清涼臺
上圖以靈儀顯節陵中陳茲聖景度人立寺創廣仁風
抑邪通正於斯放轍於斯時也喋喋黔首無敢抗言瑣
瑣黃巾時褻異議然其化被不及於龍勒名亡無踐於
槐庭王何達其上賢班馬降其褒貶安得與夫釋門相
抗雷同混迹者哉斯何故耶良以傳識既寡信保常迷

今則通觀其瞻義必爽開前惑且夫其流易曉闡澤之
對天分其理難通孫盛之談海截然猶學未經遠情弊
疎通邪辯通真能無猜貳孔丘之在東魯尚啟虛盈卜
商之據西河猶參疑聖自餘恒俗無足討論今以天竺
胥徒聲華久隔震旦張葛交論寔繁故商摧由來銓衡
敘列筆削無濫披圖藻鏡總會聚之號曰佛道論衡分
爲上中下三卷如有隱括覽者詳焉

雲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序 釋道宣

原夫大雄御寓豈惟拯拔一人大教膺期摠歸爲顯一

藝文補

卷之八

三

唐文

理但由羣生著欲欲本所謂我心故能隨其所懷開示
止心之法然則心爲生欲之本滅欲必止心元止心由
乎明慧慧起假於定發發定以功非戒不弘是故特須
尊重於戒故經云戒爲無上菩提本應當一心持淨戒
持戒之心要唯二轍止持則戒本最爲標首作持則羯
磨結其大科後進前修妙宗斯法故律云若不誦戒羯
磨盡形不離依止自慧月西隱法水東流時義像正人
通淳薄初則二部五部之殊中則十八五百之別末則
衆鋒互舉各競先驅人或從緣法無傾墜然則道由信

藝文補

卷之八

唐文

卷之八在人人幾顛危法寧澄正所以羯磨聖教綿歷古今世漸增繁徒盈卷軸考其實錄多約前聞覈其宗緒畧無本據師心制法者不少披而行誦者極多輕侮聖言動紆形網皆務異同之見競執是非之迷不思返聞更增昏結致使正法與時潛逸矣故佛言若作羯磨不如白法作白不如羯磨法作羯磨如是漸令正法疾滅當隨順文句勿令增減違法毗尼當如是學慈誥若此妄指寔難昔已在諸關輔撰行事鈔其羅種類雜相畢陳但爲機務相訓卒尋難了故畧舉羯磨一色別標

唐文

銓題若科擇出納典廢是非者彼鈔明之此但約法被事援引證據者在卷行用然律藏殘缺義有遺補故統開諸部撮畧正文必彼俱無則理通決例並至篇具顯便異古藏迹夫羯磨雖多要分爲八始從心念終乎白四各有成濟之功故律通標一號敢就其時用顯要者類聚編之文列十篇義通七畧豈今傳諸學司將以自明恒務也

止足論

姚思廉

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

藝文補

卷之八

唐文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尤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顛狽斯爲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疎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豢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祿懷道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爲止足傳云

梁武帝論

姚思廉

史臣曰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祖英武膺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濞足救焚拯蒼兕之師

翼龍豹之陣雲驟雷駭剪暴夷凶萬邦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闢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諱直之規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期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絕歲時征賦所及之鄉文軌傍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瓌財重寶千百夫族莫不克初王府鰲角關庭三四十

藝文補

卷之八

唐文

唐文

之謂也賈誼云可爲慟哭者矣遂使滔天揭寇承間掩襲驚羽流王屋金枿辱乘輿塗炭黎元黍離宮室嗚呼天道何其酷焉雖曆數斯窮蓋亦人事然也

陳武帝論

朱敬則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道不亡周德不作梁自侯景入寇蕭齊外奔西隣責言南風不競篡殺三帝覆沒兩都可謂亡矣但人痛旣深天道亦悔是以大命集于有陳也武帝身長七尺垂手過膝蓋姚襄劉備之儔也惟寬以容物明以知人曠蕩不羈雄勇蓋世聲振類

表功濟日南屬王室不綱大難未已江湖羣盜日尋戈或是以投袂而呼夕不待旦以梁大寶三年二月會王僧辨于白茅灣齊小白之合諸侯以謀王室臧子源之要天地惟討賊臣故戮力盡心有死無二義聲一發其從如雲端居不言神光滿室建牙將指飛龍在天其所志也叛而伐之伏而舍之伐叛則也伏柔德也德刑既舉人知其心且爲仇讎幕爲賓友文公指白水蕭王推赤心不足加也若乃侯瑱賊將也降無季布之疑安都敗師也歸受孟明之任重孝穆之義待之如賓釋歐陽

藝文補

卷之八

唐文

唐文

旦潮旗窺夜月掃重氛于絳闕反宸極于紫微役不浹
辰區宇大定加以北挫蕭軌西拒王琳聖德日新元勳
漸茂然後繼宋齊之丕業承舜禹之大名昇壇而告上
玄分珪以輯羣后大哉美哉人無間焉但雲雷尚屯邊
塵未弭翌日告漸綴衣在庭楚之王孫歎布衣之乘邁
燕之太子踐機橋而不歸悲夫

陳後主論

朱敬則

長城公號識古人承平嗣王觀其求忠讜之士禁左道
之人淫祀妖書鏤薄假物卽古明哲何以加焉但強寇

藝文補

卷之八

夫

唐文

臨邊南國斯覺禮義不舉苛刻日滋鄰好不脩驕傲是
務嬖妾五十盡有珥貂之容麗服一千咸取天桃之色
加以貴妃夾坐狎客承筵玉貌絳唇咀嚼官徵花箋彩
筆吟咏烟霞長夜不疲畧無醒日于時也隋德甫陰南
被江漢厚得間諜羊叔子之傾敵人不伐有喪楚恭王
之結隣好加以賀若謀勇應變如神擒虎雄風臨機若
電莫不迎刃自裂聽鼓爭奔斬張悌之守迷降薛瑩之
知命紫殿正色不用袁憲之言白刃交前但爲無社之
計嗟乎龍盤虎踞之地露草霜衣千門雙闕之間風煙

歎絕臨江離別之感赴洛嗚咽之悲五百里之俘囚繫
繫不絕三百年之王氣寂寂長空一國爲一人興前賢
以後愚滅其來尙矣或問曰安樂公劉禪歸命侯孫皓
溫國公高緯長城公陳叔寶並稱域中之大據天下之
尊或銜壁送降或逃竄就繫必不得已何者爲先君子
曰容所問者具在方冊請爲吾子陳之任自擇焉若乃
投井求生橫奔畏歟面縛請罪膝行待刑是其謀也馬
上唱無愁之歌侍宴索達摩之曲劉禪不思隴蜀叔寶
絕無心肝對賈充以不忠之詞和晉帝以鄰國之詠是

藝文補

卷之八

弄

唐文

其才也縱黃皓嬖妾昏寵高壤狎江摠是其任也剝面
鑿眼孫皓之刑棄親卽讎高緯之志其餘細故不可殫
論聽吾子之懸衡任夫人之明鏡客曰入井下策也

郊丘明堂等嚴配議

沈伯儀

議曰謹按禮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
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
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
玄註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圓
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伏

尋嚴配之文於此最爲詳備虞夏則退顯頊而郊饗殷

人則捨契而取會要冥去取既差唐書前後垂次則舊唐

通典書志會要禮之序莫尙於周禘饗郊稷不聞於二主明

堂宗祀始兼於兩配成王以二字唐志文王武王父子

殊別文王爲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下配五神孝經曰

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父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

明堂理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

祭終爲一主故孝經緯曰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

藝文補卷之八三唐文

宗也必若一神兩祭便則五祭十祠薦獻蘋蘩舊唐如

并會要禮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宗諸本一配

之義竊尋貞觀永徽共遵專配顯慶之後始創兼尊必

以順古而行實謂從周爲美高祖神堯皇帝請配圓丘

方丘通典會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南郊北郊高宗天

皇大帝德邁九皇功開萬寓制禮作樂告禪升中率土

其休普天同賴竊惟莫大之孝理當摠配五天謹議

諫節愍太子書 姚班

唐武后時班爲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

失道班凡四上書諫

臣聞賈誼稱選天下端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

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

人居不能無正習與不正人居不能無不正教得而左

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天下定矣伏見內置作坊諸工

伎得入宮闈之內禁衛之所或言語內出或事狀外通

小人無知因爲詐僞有點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作付

所司其一

漢文帝身弋絳足華鳥齊高帝闌檻用銅者皆易以鐵

藝文補卷之八三唐文

經侯帶玉具劔環珮以過魏太子太子不視經侯曰魏

國亦有寶乎太子曰王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劔珮

去杜門不出夫聖賢以簡素爲貴皇王以菲薄爲德惟

殿下留心恭儉損省翫好以訓天下其二

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有簿籍殿下時有所須惟門司

宣令姦僞乘之因緣增損近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

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並請內印畫署與免詐

諺其三

聖人不專其德賢者必有所師今司經無學士供

侍讀宜視膳時奏請其人俾奏講勸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敗斯急務也

其四

論齊獻公廟號

徐齊聃

齊獻公卽陛下外氏雖子孫有犯不合上延于祖今周忠孝公廟甚脩崇而齊獻公廟遽毀壞不審陛下將何以重示海內以彰孝理之風

論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疏

徐齊聃

昔姬誦與伯禽同業晉儲以師曠爲友匪惟專賴師資固亦詳觀近習皇太子自可招集團綺寢應劉階閣

藝文補

卷之八

三

唐文

小臣必採於端士驅馳所任並歸於正人方流好善之風永播崇賢之美今乃使甄囊之子解辯而侍春闈冒頓之苗削衽而陪望苑在於道義臣竊有疑詩云敬慎威儀以近有德書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蓋殷勤於此防微之至也

救韋月將疏

徐堅

中宗時雍州人韋月將告武三思不臣之跡爲三思所陷中宗卽令殺之時方盛夏堅上表救之中宗納其奏遂令決杖流嶺表

月將誣構良善故違制命準其情狀誠合嚴誅但今朱夏在辰天道生長卽從明戮有乖時令謹按月令夏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陛下誕膺靈命中興聖圖將弘義軒之風以光史策之美豈可非時行戮致傷和氣哉君舉必書將何以訓伏願詳依國典許至秋分則知恤刑之規冠於千載哀矜之惠洽乎四海

請決獄覆奏疏

徐堅

書有五聽令有三覆慮失情也犯太逆詔使者勘當得實輒決人命至重萬一有不實欲訴無由以就赤族豈

藝文補

卷之八

三

唐文

不痛哉此不足檢下之姦亂造長使人威福耳臣請如令覆奏則死者無恨又古者罰不逮嗣故卻芮亂國而缺升諸朝稽康蒙戮而經歿于難則於他親不復致疑今選部廣責逆人親屬至無服者尙數十條且詔書與逆同堂親不任京畿總麻親不得侍衛臣請如詔書外一切不禁以申曠蕩

答徐堅問莖

張說

開元十五年正月集賢學士徐堅請假往京兆葬其妻岑氏問兆域之制於張說說曰

墓而不墳所以反本也三代以降始有墳之飾斯孝子
永思之所也禮有貴賤升降之度俾存歿之道各得其
宜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
事參之僕嘗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
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上界又一丈二
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士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
而一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可沒
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于潤而上歛其中頂謂之
中樵中樵欲俯欽而傍殺墓中抹粉爲飾以代黝堂不
藝文補

卷之八

唐文

墓

置甕甕窀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怪不
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
潤不置毛羽以其近于屍也鑄鐵爲牛豕之狀像可以
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寘之墓內以助神道僧泓
之說如此皆前賢所未達也桓魋石槨王孫保墓奢儉
既過各不得中近大理卿徐有功持法不濫人用賴焉
及其塋也儉不逾制將穿墓者曰必有異應以旌若人
果獲石室其大如釜中空外堅四門八牖占曰此天所
以助有德也置其墓中其後終吉後優詔褒贈寵及其

子開府王同皎以外戚之貴塋墓始制此服明麗羅列
十里墳土未乾家毀子死股鑿不達子其擇焉

西臺舍人贈泗州刺史徐府君碑

張說

敘曰經天地揭日月文之義也掌邦籍出王命位之崇
也本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成乎易簡賢大之德業則徐
公其人也昔公奮明哲之姿當高宗之盛天保大定俊
又用彰而光曜天臺雲飛綸閣文敏以暢機務稽古以
析嫌疑禮樂政刑擇三代之令典典譏訓誥有唐虞之
遺風較然于庶績者可得而聞也其嘉猷讜言沃心造

藝文補

卷之八

唐文

墓

膝滋液內潤精微外密混成于元象者不可得而聞也
公諱齊聃字將道姓徐氏東海剡人也遠祖儼王基仁
義于上代嚴考孝德濟弘美於近世公始以弘文生通
五經大義發跡曹王府參軍右千牛兵曹潞王府文學
崇文館學士兼侍皇太子講又芳林門脩書于時中朝
碩老下國英雋皆忘年請交不遠來謁望其路者若晨
風之赴北林得其門者如衆山之仰東岱公不樂趨就
雅尚退謙深以椒房之家聲名太甚求爲外職出宰桃
林未下車勅改沛王祿終歲選擬司績員外司議郎並

不就乞補雲陽令到官累日詔除司城員外郎乃遂西臺舍人其爲政也如始云爾初公幼而殊異八歲工文太宗聞其聰明召試詞賦錫以佩刀金鞵稱曰神童及中年高宗嘉其道優悉命皇子受業許謨帝承許以國鈞故公傳更路沛豫諸王侍讀上之在周邸也公嘗來誨詩焉夫然集虎觀之書承龍樓之問二宗之代矯首辭林四王之門從容經席非有山海之藝溫良之德儀刑以乎柔嘉維則其孰能發揮聖智啟迪天人者乎咸亨元年出爲新州司馬二年坐事徙于欽州夫君子大藝文補

卷之八

三

唐文

池自班姬父兄文雄漢室左思女弟詞蔚晉宮悠哉二族徐氏三矣才難不其然乎九是好文之君賞音之士公之逝也豈不慨然閱青簡而存凌雲之志操朱絃而想流水之屬哉厥子曰堅景龍中加金章紫綬行禮部侍郎得以命卿之祿奉蠲潔之祀無念烈考樹之家風乃刊石立頌將以識往行撫無窮使本支百代不忘先人之不字隕其名也其詞曰王言惟令中禁是司帝嘉文父曰汝宜之終溫且惠習禮明詩長裾入侍傳一作大筆修辭鴻業潤色玄猷緝熙吳天大戾君子明夷蒼梧啟手涅而不緇中興受命逝者無追靈符泗水崇贈先師髮象精魄丕承聖期教延子貴榮躋父慈學嗣三業一作才俱一時春秋孝思霜露深悲後之視昔斯在茲故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集賢院學士贈太子少保東海徐文公神道碑張九齡夫物之所宗也莫善乎德行道之以明也莫先乎文學人倫以具體爲難世業以齊美爲貴有能兼之者其東海公乎公諱堅字元固其先東海剡人永嘉之後仕業

卷之八

三

唐文

南國因家吳興焉十二代祖晉江州刺史順德簡侯寧
至五代祖梁直閣將軍慈源侯整整生陳始安太守綜
綜生隋延州臨真令方貴方貴生唐果州刺史孝德孝
德生唐西臺舍人贈禮部尚書齊聃出入六朝載祀數
百文武冠冕存歿光靈訓子克家謀孫必復賢風儒行
世有其人公即尚書府君之元子也生而濬發默識經
藝粵自童胤則善文言奄遭不造十四而孤祖毋金城
郡君姜太夫人念其聰異誨以志學公遂剋勉詣心精
微礪礪九流激昂三變景倩幼露實賴慈孫令伯大成

藝文補

卷之人

三

唐文

抑由祖母上元中遭姜太夫人喪哀幾滅性制則從禮
服闋州辟秀才屢遷太子文學時秘閣羣籍大抵訛謬
有勅召學士詳定公實在焉爲之刊緝卷盈二萬時輩
絕倒服其博遠尋與李嶠等撰三教珠英書成奏御拜
司封員外稍遷給事中以公代及文史詞不失舊雖居
鎖闥尚比纒牽遂除中書舍人君子曰舜之官人也二
年勅公脩則天聖后實錄及文集等絕筆中宗嘉之璽
書敦慰賜爵慈源縣子旌良史也轉禮部侍郎兼判戶
部公久踐朝廷累登省閣舊章必練卽事無疑難不煩

文深得大體雲臺高議以此歸之進封縣伯食邑五百
戶兼昭文館學士受詔與天竺僧菩提流至譯實積經
及柳冲等同修姓氏系錄三教實真萬族有倫亟見成
矣太平公主內秉國權駙馬武攸暨外收人望命公至
第拒而不行景雲初今上夷亂主鬯東朝遂除右庶子
兼崇文館學士進爵東海郡公食邑二千戶遷黃門侍
郎利君謀身舉代皆譽又以刪定格令承恩進爵二等
公請回授叔父齊莊帝用懷之遂封萊蕪長城縣子天
下義士莫不激昂焉侍中岑羲公之姻婭與其聯事深

藝文補

卷之八

三

唐文

自危懼求典閑司以違祗悔遂改太子詹事迫義嗣敗
地絕嫌疑先是不交定王及此不昵岑氏見炎莫附思
患預防信達人也復以親累出爲絳州歷永新棣衢四
郡開元中轉國子祭酒皇帝崩古崇訓開堂集儒以公
才學元長命登首席遂令集賢殿修撰又除右常侍以
公爲學士副丞相燕公知院事綢繆顧問日月獻納渥
恩尤及少有其比上將柴于岱宗詔公草其儀注定禮
祀之位廣配類之儀博文約禮或設或革言出而人伏
事立而天從時義遠矣及禮畢承恩特加光祿大夫時

置十銓公在分掌程不愆素且無遺才公既贊相謨猶從容諷議大鍾必諫溫樹不言故沃盡規實致君於堯舜然生有命空比德於老彭享年若干以開元十七年薨於長安敕政里之私第翼日有詔褒贈太子少保贈物若干段粟若干石特遣中使內侍伊鳳祥弔祭俾湯臚少卿元復監護葬事官給鼓吹儀仗太常考行曰文君子曰仁而愛人敏而好學家有榮業紹其弓冶國有大事修其典章謚之曰文不亦宜乎以其年終甲子與夫人故南陽郡夫人合葬于萬年縣之少陵原之先塋

藝文補

卷之八

罕

唐文

禮也公寬裕有禮溫良能斷智出于象外樞得其環中德之積也厚名之立也大故起自黃綬累踐赤墀五省推高連州得最事將時並位與才偕莫之天闕也至於升堂入室揆微覩輿動有禮樂之運言有雅頌之聲是惟無作作則萬物和而八音備矣蓋嘗注史記修晉書續文選大隱傳及有文集三十卷皆咨於故實傳於遺訓古今通變河漢共高或藏名山或昇天府疊疊然各得其所嗚呼文仲沒而其言立子產終而遺愛存公則備焉宜受戩穀保又厥後代代守之有子曰峻嶠峴等

才以雅著孝以特聞三賢德聲方賈氏無媿累葉儒訓與班門孰多咸瞿瞿如皇皇如昊天不追終身積痛僕從述者之後敬而仰之乃為銘曰

舜命益虞疇功帝俞偃王文教代集通儒光華鼎閣出入秦吳門多長者君其最乎其曾是好學果行洵美目就繡成風積鵬起黃綬覆簪朱門方軌宮籍正人朝稱良史其三入承明五遷外郡道有出處心齊喜愠帝思啟沃國尚師訓屢獻箴規偏承顧問其居常有異博而無惑綿絕孫通詮衡叔則為龜為鏡立言立德故不慙

藝文補

卷之八

罕

唐文

遺左右王國其悼興施冕哀結衣簪官供羽仗士惜人琴已矣終古平生德音松枝掛劍碑字生金其

遺令畧

姚崇

古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鬼瞰其室虜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無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疎廣之輩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竊榮寵位逾高而益懼恩彌厚而增憂往在中書遭疾虛憊雖終匪懈而諸書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竟蒙哀

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俛仰之間已爲陳迹誠哉此言比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既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惟自玷乃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毀莊田水碾既衆有之遞相推倚或致荒廢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以預爲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歎服昔孔丘亞聖母慈毀而不修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葬昔楊震趙咨盧植張奐皆當代英達通識今古咸有遺言囑以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

藝文補

卷之八

聖

唐文

知真魂去身貴於速朽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爲美談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於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爲忠孝以儉薄爲慳惜至令亾者致戮口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誚可爲痛哉可爲痛哉死者無知自同菴土何煩厚葬使傷素業若也有知神不在極復何用遺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亡後可殮以常服四時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愛冠衣必不得將入棺墓紫衣玉帶足便於身念爾等勿復違之

金銀泥畫淨土變相讚

李白

我聞金方之西日沒之所去中華十萬億刹有極樂世界焉彼國之佛身長六十萬億恒沙由旬脣間白毫何右宛轉如五須彌山目光青白若四大海水端坐說法湛然常存沼明金沙岸列珍樹欄楯彌覆羅網周張碑礪瑠璃爲樓殿之飾玻瓈瑪瑙耀階砌之榮皆諸佛所證無虛言者金銀泥畫西方淨土變相蓋馬翊郡秦夫人奉爲亡夫湖州刺史韋公之所建也夫人蘊冰玉之清敷聖善之訓以伉儷義大希拯拔于幽途父子恩深用冀修于景福誓捨珍物精求名工圖金創端繪銀設

藝文補

卷之八

聖

唐文

安吉崔少府翰畫讚

李白

齊表巨海吳嗟大風崔爲令族出自太公克生奇才骨

秀神聰炳若秋月騫然雲鴻爰圖伊人奪妙直宰卓立
欲語謂行而在清晨一觀英氣十倍張之座隅仰止光
彩

道虬贊序

長城報
德寺僧

包融

沙門道虬年三十三立才獨行亦猶山有鳳凰之雛林
養後視之子凡百羽毛之族莫不祗畏

乞御書題額恩勅批荅碑陰記

顏真卿

肅宗皇帝恩許既有斯荅御札垂下而真卿以疎拙蒙
譴辱若來八月既望貶授蓬州長史泉今上卽位寶應

藝文補

卷之八

留

唐文

元年夏五月拜利州刺史屬羌賊圍城不得入恩勅追
赴上都爲今尙書前相國彭城公劉公晏所讓授尙書
戶部侍郎二年春三月改吏部廣德元年秋八月拜江
陵尹兼御史大夫充荆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未行受
代轉尙書右丞明年春正月檢校刑部尙書兼御史大
夫充朔方行營沙晉等六州宣慰使以招諭太師中書
令僕固懷恩不行遂知省事永泰二年春二月貶峽州
別駕旬餘移貶吉州大曆三年夏五月蒙除撫州刺史
六年閏三月代到秋八月至上元僭來十有六年因於

疎遠其家竄謫其所採碑石迄今亦諸巖麓之際未遑

崇樹七年秋九月歸自東京起家蒙除湖州刺史來年

春正月至任州東有苕霅兩溪溪左有放生池焉卽我

寶應元聖文武皇帝所置也州西有白鶴山山多樂石

於是採而斷之命吏韓磨礱之家僮鐫刻之建于州之

駱駝橋東蓋以行臣下追遠之誠昭先帝生成之德額

旣未立追思莫逮客或請先帝所賜勅書批荅荅中諸

事以緝而勒之真卿從焉勒願斯畢瞻慕不足遂志諸

碑陰庶乎乾象昭回與宇宙而終始天文煥發將日月

藝文補

卷之八

聖

唐文

而齊暉時則有唐大曆九年青龍甲寅之歲孟冬甲子
之日也

題湖州碑陰

顏真卿

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與此郡郡
西至長城縣通水陸今尙稱謝公塘及遷去郡人用懷
思刻石記功焉歷代至皇唐天寶末羣盜起公之碑誌
失於所在春求蕪沒深爲惜然僕爲史遺文敬刊息石
公之雅量弘度蓋嗟嘆之不足

吳興藝文補卷之八

吳興藝文補卷之九目錄

釋清書 長城人

詩式總序

詩式中序

唐蘇州東武丘寺律師塔銘

并序。師名齊翰吳興人。

湖州府大雲寺故禪師瑀公碑銘

并序

湖州佛川寺故大師塔銘

并序。師名惠明。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師名道遵吳興人。

畫救苦觀世音菩薩讚

并序。為郡守樊公大人。

藝文補

卷之九

目次

一

畫藥師琉璃光佛讚

并序。同上。

大雲寺逸公寫真讚

王安吉寫真讚

烏程李明府水堂觀玄真子置酒張樂叢筆亂揮

畫武城讚 張志和號玄真子寓公

座右偈

杜鴻漸

與楊祭酒書

貼顧渚茶

陸羽

寓公

顧渚山記

張瞻 鄉貢進士

無為寺記略 歸安

元結

送張玄武序

玄武吳興人

懷中集序

為吳興沈千運

裴清 郡守

進金沙泉表

長興

子頤 郡守

藝文補

卷之九

目次

二

吳興畫公集序

沈既濟 德清人

駁則天太后不可立本紀議

詞科論 并序

枕中記

楊漢公 郡守

千祿字書後記 為顏魯公在郡書刻

穆員

繡西方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記

為烏程令楊萃子

符載

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楊衡吳興人

劍南西川幕府諸公寫真讚為錢徽

武元衡

劉商郎中集序劉商寓公

吳興藝文補卷之九目錄終

藝文補

卷之九

目次

三

吳興藝文補卷之九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衡康侯彙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詩式總叙

釋清晝

夫詩者衆妙之華實六經之菁英雖非聖功妙均于聖
彼天地日月元化之淵與鬼神之微冥精思一搜萬象
不能藏其巧其作用也放意瀕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
裏而得若神表至如天真挺拔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
意會難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也洎西漢已來文體四
藝文補 卷之九 一 唐文
變將恐風雅浸泯輒欲商較以正其原今從兩漢已降
至于我唐名篇麗句凡若干人命曰詩式使無天機者
坐致天機若君子見知庶有益于詩教矣

詩式中序

釋清晝

序曰貞元初余與二三子居東溪草堂每相謂曰世事
喧喧非禪者之意假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
朝目前聆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真性豈若孤松片雲禪
坐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靜而性同哉吾將深入杼峯與
松雲爲侶所著詩式及諸文字併寢而不紀因顧筆硯

而笑言曰我疲爾役爾因我愚數十年間了無所得況爾是外物何累乎我哉住既無心去亦無我今將放爾各原其性使物自物不關于余豈不樂乎遂命弟子黜焉至王正夏五月會前御史李公洪自河北負譴遇恩再移爲湖州長史初與相見未交一言恍若神合余素知公精于佛理因請益焉先問宗源次及心印公笑而後答溫乎其言使寒蘖之欲榮儼乎其容若春冰之將釋余乃受辭而退他日言及詩式余具陳夙昔之志公曰不然因命門人檢出草本一覽而嘆曰早歲曾見沈

藝文補

卷之九

二

唐文

約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詩箴三子之論殊不及此奈何學小乘偏見以夙昔爲詞耶再三顧余敢不唯命因舉邑中詞人吳李德卽梁散騎常侍均之後其文有家風余器而重之昨所贈詩卽此生也其詩曰別時春風多掃盡雪山雪爲君中夜起孤坐石上月公欣然因請吳生相與編錄有不當者公乃黜而竄之不使琅玕與賦試齊列勒成五卷粲然可觀矣

唐蘇州東武丘寺律師塔銘

并序

釋清晝

律者聖道遊入之律爲心見所環多滯近果不然則極

地之階乎武丘律師諱齊翰字等至通教之士也吳興沈氏之子高祖陳國子祭酒曾祖某隋魏州司馬祖考二世不仕律師綺歲從大人至山寺觀高靜無塵之躡惻然有宿命之知因請出家大人從之至天寶八年八月五日奉制度配名未定九年十月依分壇受具足戒後移名開元大曆中移名武丘皆兩州道俗所請也律師道性淵默水則澹然跡不近名身不關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豈比夫騁行鼓簧之士哉晝始疑斯未造精極因問業報之理如何師對曰夫鼓毘嵐之風有物皆壞而靈空不動蓋無相也心且無相業何累焉但恐陷於偏空妄撥無耳繇是始知律師心之所至精相部義窟洞法華經王蘇湖戒壇每當諸首大曆十年某月入流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念中頓現蓋精誠之所致也至某年春秋六十八僧夏四十七遇疾之日謂弟子曰有鶴從空飛下徊翔我前爾曹見乎必謝之期小聖猶病安能免哉卽以某年某月終於本院受業門人如隱壇場門人宣梵誠肅禪心律儀已有時譽晝則律師之鄉僧也戒有一日長許爲法兄昔媿隨肩今傷分影

藝文補

卷之九

三

唐文

有清規之可採則文石而言焉銘曰

漫漫情源多生沒兮超超我師一念越今舊寺龜溪爲
僧傑兮新居武丘匠時哲兮適來示生亦示滅兮山上
人間有遺轍兮故雲茫茫餘水泱泱留廢房兮黃藥心
苦青松節寒對空壇兮升堂門人結社居士依扉履兮
或刻貞石或書勝幡思師存兮

湖州府大雲寺故禪師瑀公碑銘 并序

釋清暉

昔在穆天子我如來大聖沒于西土蓋示身也其聲教

藝文補

卷之九

四

唐文

紛紛湮滅而復紀者九十六種外道持衡于五天是僞
佛號俾戒月生魄寶星爲慧涅槃河水汨泥揚波而天
下騰口襲心覓然而喪精矣我本師爰勅大士中興南
州激童蒙震橋机摧異道破邪黨彼日月是出燭火不
息其爲光也不亦難乎有其躡清氣胤種性雲龍相召
興蒼爲眷則我大師矣大師諱瑀字真瑛俗姓沈氏吳
興德清人也其先仕國于沈因以爲氏按春秋沈子之
後也五代祖敏梁東陽太守不言而理不猛而威揚之
以和風灑之以甘雨殷氏既喪公其嗣焉高祖基業而

仁直而信少好理體機若鉅轉六歲讀孝經至參不敏

畧而不讀師問之故曰此大人稱之而小子曷稱之十
七州舉孝廉陳侍中徐陵特相器重名位不達終于丘
園曾祖基學藏于晦辯守于訥大業之際州辟不起祖
基考三教之源精一之旨結廬於金鷲山下怡然獨得
父基湖山是傑言行孔臧里有不爽而訓之隣有不給
而錫之燠兮春風凜兮寒松心可以育物德可以垂裕
以五世樹善而瑀公生而聰慧不以師受年未總角辭
親出家患身之資忘若遺跡爽口之味飲如我仇以如

藝文補

卷之九

五

唐文

意年大赦度人壞衣削髮煤冥世事怡懌至道弱冠遊
東京大福先寺厥受大戒懇懇勤勤不遑假寐三日之
夕戒相出焉見有神人假然在目倏來忽往或同或異
得非至誠乎于是燭如來燈佩菩薩印證聖中歸于大
雲道場堅執律炳僧綱釐舉不亦宜哉公素履純龐無
咎無譽使天下之士有外道焉有闡提焉心如飄風言
若泉湧撓我聖教齊我妙門公示以從容誘以方便莫
不稽首坐色而聞命焉常禮一萬五千佛名兼慈悲懺
日夜一匝或二日或三日一匝苦節貞勵飲水茹霜夜

聖僧九人降於禮懺之所相與行道彈指而去或復無燈燭心口是念圓光照室如坐月中如此則往往有之公常喟然曰自明帝夢金人孫權獲舍利茫茫中土是有正法而德清偏邑罕有塔寺使蒼生蒙昧罔知所之悲夫至人無名陶鑄而名之耳安可縹緲有爲金壁無相二見齊楚瞽性者流豈短髮如之功萬夫無外此大菩薩自在之盛行吾將爲爾行焉於是繕以香臺作以蓮殿卿雲蓄泄於戶外麗月明回於簷下是觀象大壯法時雲室豈不宜哉前後寫經二藏凡一萬六千卷

藝文補

卷之九

六

唐文

不以皮爲紙不以血爲墨是身臭穢靡潔書寫非難捨哉晚節工于禪門頓入懸解言越性靈之外心冥文字之表天寶初臨安足法師死經三宿將入地獄冥見瑀公引至王所謂王曰此師解講涅槃經大王宥之王曰唯聞嚴能講不聞此師名何也如此再三王不能屈因赦之嗟乎至人之作用不動此身而流形于彼非無緣力方慈何哉曾是鄉人施粥半者天然不覺因而出乳及瑀公寢疾日有饋之者非夫人含動植德感神明亦何能致此希有之事也他日感然改容據梧而歎昔

孔子蚤作悲歌于門者此聖人所以同我生亦同我死莊生曰適去夫子順也吾亦何懼哉以十一年秋禪坐滅度嗚呼婉婉蓮步應隨白雲寥寥香林空見孤月念不知其至人幽機妙用髣髴化爲天生乎飛爲白霓乎不然將有異名于他國乎某月某日飭以靈龕崇以寶塔繫以法鼓吹以法螺門人號動于是葬殮十二年春將欲啓靈龕遷寶塔炎金火以求舍利豈知容色不壞凜然如生識者以爲涅槃本義絕動涉之知窮寂照之惠存不壞之身滅大化之體此四者而公得之昔少

藝文補

卷之九

七

唐文

林孕精蘄春育髮何獨嘉也寺主玄曜等皆秉大明慧開道區中吹琉璃天移夕爲晝彼什公四子亦季孟之間歟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姚澹主客郎中姚沛稟龜溪之靈鷲山之英門多才傑世著匡佐而瑀公善焉刺史楊惠才識深敏器宇調暢虞潭之流也令吳測微清慎有度奸回無欺賀循之流也皆入境問俗飲風脊德徘徊歔歔有恨來慕嗟乎法本無名是歸寂樂門人墮淚願刻豐碑予誠不敏哀以見托銘曰法本無生示生今法本無名強名今大師振振冲邈今

若生茫茫啓覺今堅持律藏是非分深入禪門今教今
嵩峯岑峯莫涉今龜溪澹蕩莫測今五十佛懺是禮今
十二經文是啓今聖僧異人降語今揚音挑牛非孕垂乳
今同衆生病罔差今同衆生沒罔壞今門徒病矣號絕
今姻族潸然嗚咽今烏臺華省思人今邦君邑宰敬神
今無言可象湛寂今身謝名飛刻石今

湖州佛川寺故大師塔銘

并序

釋清晝

夫萬有朝徹獨立而不改其妙空乎洎鴻濛已還民溺
情海安不幻之跡喪全真之旨若識浪不作幻何有哉

藝文補

卷之九

八

唐文

我釋迦本師獨開宗極遠而告滅降蘊魔也在而言逝
爲狂子也以八萬四千正法首付飲光飲光已下二十
四聖降及菩提達摩繼傳心教有七祖焉第六祖曹溪
能公能公傳方巖策公乃末嘉覺荷澤會之同學也方
巖即佛川大師之師也大師諱惠明俗姓陳氏漢太丘
長寔之後世居潁川顯祖基末嘉南遷爲司徒掾陳氏
受禪四代祖仲文有佐命之勲封丹陽公祖基雙溪穀
熟二縣宰考其蘭陵人也大師雖世有榮聞而未嘗自
稱蓋處塵世之餘累矣先夫人初感之日如持佛戒足

惡屬于輩圃口不嘗于蠱器神變髮髯長闍法音既而
誕焉年漸及卅方祈捨俗大人從之至受具時卽開元
七年也耳未誘于聲界目不瑕于色塵清行剋終如璧
寒玉嘗謂人曰昔者繁刑首作一作成子高遁焉吾雖不
捨律儀而惡乎諍論紛若心印心之法至矣哉西詣方
巖頓開心地於戲冥冥其機赫赫其師寂乎大空之淵
而不疑故乎萬緣之律而不變天寶初年將有願于清
涼山淮汴阻兵師乃旋策偶與禪侶西之宛陵于上石
門置蘭若三所有大戲來擾如撫獠焉旣屬時艱民多

藝文補

卷之九

九

唐文

饑荐羣盜欲至輒號呼先報往往徼焉先是楚鄉弋獵
爲事不聞佛號但徇殺心我大師以慈行之至尚能使
猛虎不暴騰猿不擾而況於人乎故舉鄉之昨浣心輩
百餘網製罟子求于我至天寶五稔爰止乎魚陂道場
有瑀公者白土史宗之流跡適行微世莫之識始相見
曰南祖傳教菩薩來何晚耶他日與瑀公登魚陂峯頂
見東南有山蒼琅獨秀謂瑀公曰吾與此山宿有緣矣
天寶八年有制度人州將韋公南金舉高行黑白狀請
號名州中寧化道場大師固辭韋公不屈其志遂成號

佛川卽曠昔魚陂所望之峯梁吳甸故宅之所地志云
青山東南掘得古像二軀莫知年代也獲像之地僧果
忽湧因此名爲佛川焉泉側有吳王古廟風俗潛祠祀
濫以犧牲於是大師哀之乃詣祠宮禪坐洎夕中夜雷
雨滂至林摧瓦飛頃之雨收月在見一丈夫容甚盛大
師謂曰居士生爲賢人死爲神明奈何使我蒼生每被
血食豈知此事歟爾業耶神曰非弟子本意人自爲之
禮懺再三大師乃授以菩薩戒神欣然曰若和尚移寺
弟子願捨此處永奉禪居言畢不見其後果移寺焉于

藝文補

卷之九

十

唐文

祠側獲銅盤之底篆文是吾師法號更有異器畧而不
書建中元年春忽顧左右愀然而嘆曰夫人生百年蓋
一念耳昧者安知揭日月以趨新哉吾將往淨方爾曹
勉之于時報年八十四僧鵬五十一以其年正月十一
日有疾其日庭木春悴山雨晝冥猛虎繞垣悲嘯而去
十二日奄然長往二月十二日建塔於佛川有慈烏滯
林翠衆驚異受法門人自湖淮楚不遠而至有若孤棄
律網默持心印惠解比丘卽其人也德與物敷言隨性
聲采不備世謂渾金惠敏比丘卽其人也外學以文

內修心行跡不疑聖機能造微如知比丘卽其人也
薩戒弟子刺史盧公幼平顏公真卿獨孤公問俗杜公
位裴公清惟彼數公深于禪者也謝太傅之通于宗要
殷淵源之造于精微常恐大師之言將墜於地顧謂小
子志之予曰必使觀至人之奧知地位之極則未敢聞
命若盛美之跡人所見聞何嘗敢忘請退而記之刻之
靈石詞曰

青山我廬白雲我曹吾師處焉人遐跡高高伊何降
心鍊魔傳教方巖傾珠竭河持而不檢放而不過匪雲

藝文補

卷之九

十一

唐文

異月如水與波見獨超超證法無兩生死誰羈我不可
鞅若搖空輪如颺風響何爲告滅亦猶狂子忽示雙桐
乍空隻履佛去川在人亡寺留紛吾舊境寂寞長秋泣
露草繁悲風樹滿此物無心盡如悽斷門人千萬昔爲
法來悟者不覺常情自哀祥花雨墜靈塔峯開真子相
顧全身在哉

蘇州支硎山報恩寺大和尚碑

釋清晝

我先大師曰佛嘉言孔願大造人天張無生極宗懸衡
於群教之表自第一義締皆我之蓮廬也况儒墨名法

道家之流哉教之斯行資乎哲匠今大師卽其人也大師諱道遵字宗達吳興張氏之子崇勲茂德世爲吳中右族大師夙負殊操潔士稱之榮曜不足關其心聲塵未曾觸其性其年二十請天竺威大師首宗毗尼依佛教也常慨然而嘆曰孔老之學不明三世昭昭之業何異夫適郢而求冥山哉先大師則不然觀萬象無根我獨以無生一心覆疑山之峻知四流妄有我獨以不動二字停倒海之波室是遠而悟者天隔昔在漢明永平之際大教洋溢霈然而東與生靈滌心觀天地更始正

藝文補

卷之九

十三

唐文

士自摩騰以降持法有如關中者秉律有如南山者海內髦士亟歸乎哉如凱風徵陽嘉禾先發比齊惠文大師傳龍樹智論一性之教卽我釋迦如來九世祖師文殊所乘也惠文傳南嶽南嶽傳天台始授一心三觀之旨以十身佛刹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網不出正念無遺卽中蓋如來一斯教之扁鑄也天下弘經士窺我宗者不得其門而入天台去世界傳章安章安傳緒雲緒雲傳東陽東陽傳左溪自龍樹已還至天台四祖事具諫議大夫杜正論教記今大師則親承左溪一受心宗

方造其極物有凋折而苦節不衰時有晦明而至行不變法華三昧淵乎我衷嘗從容謂門人曰堯舜之民不必獨義教之至也教若不至民何咎焉吾恐大教未周羣機未發陷諸子於邪見之網吾徒得無過乎乃欲廣寫法華經置道場闢經院以燭繼景揚大雄慈聲蓋平生之願與一之日發其心二之日規其趾作不逾序厥功成焉居山之福地於戲羣峯合沓以就我當大藏而孤峙疑天作以待用此持經之境也及以清晝山空杉吹不動真念凝乎寂寞經聲在乎杳冥此持經之心也

藝文補

卷之九

十三

唐文

大曆元祀州將韋公元甫兵部尚書劉公晏侍御史王公圓開州刺史陸公向殿中侍御史陸公迅大理評事張公象境誘真心共獲殊勝乃相與飛表上聞詔書特下署名曰法華道場焯哉盛乎經王之惠日昇於天平自江以東愍一十七所皆因大師之首置也與精行大德二十七八人常持法華報主恩也大師以無緣慈眼極一觀四生多溺空見乃鑄廬舍那及毘盧遮那像明智身不有法體非無將顯古佛證經之由乃起多寶妙塔開淨土當生之葉遂作彌陀色身法華一經駭聲聞得

記方等四部得嘉一作喜廣教盡收無垢淨光蓋是如來

極開方便跡雖有作功乃無爲接人天機使知有殊常

之福又寫天台一教溢乎道場真詮昭昭與清景不極

大師有言佛法壽命其惟常住乎常住不存我法安寄

於是置莊二所世田爲義俟嘉穀以登身田是修期聖

木不絕非夫大師平等之施孰能於事理雙全哉物役

我慈日用不足門人有懈廢者接彼退機諸法華玄義

天台止觀四分鈔文臨壇度人授心揚律願盈乎石室

之籌天寶年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觀大明上燭

藝文補

卷之九

十四

唐文

天界我身正身儼在光中異日問天台然公公曰智慧

光明從心流出非精志之所致耶又于本寺入法華道

場忽覩此身在空中坐先證者知是大師滌垢之相不

然則萬法有無礙之用哉其年春秋七十一僧臘四十

六以興元元年七月二十九日告終于支山本寺嗚呼

象法梁壞告流增波無數人天從今何怙初當寺蓋公

輪公一夜同夢大殿忽崩得非法匠將亡之應示疾之

日驕陽人焉嘉苗若燦辭世之夕風號雨暴天地慘黯

亦我法陵遲之變也傳教門人靈輪法盛遵欣可入如

來之室豈唯宣父之室哉俾厥鴻猷張而未弛奉教門

人猶子靈源等高志驚拔德隣先賢精細行以檢儀數

大乘以基性雖後學夙聆德聲曷云不騫貽諸樂石銘

曰

泓澄吳江靜幾于道清氣蓄焉誕我僧寶洗沈大師與

道爲蕃義天無亭慈缸不昏肅然支山繫公所履建塔

闢院夷荒而趾乃基靈峯靈峯崇崇乃啓秘藏秘藏形

形天色在下月輪當中真經無言至象非象冥理微性

不昧不朗三觀一心如懸帝網雪山峩峩有時而裂香

藝文補

卷之九

十五

唐文

樹偃蹇有時而折世相若斯師何示滅示滅何之天泣

人悲高丘漠漠細雨霏霏陵履西去相逢是誰見海未

乾疑山尚阻囂囂靡民爰得其所吾所寂寥空留法語

入室數子皆弘我經安公如月遠公如星恭恭秩秩釋

氏儀形影塔亭亭長在寒樹天上花落人間日暮猶飄

落雲與我爲喻

畫救苦觀世音菩薩讚

并序

釋清晝

繪工匠意通幽若菩薩出現湛今凝心于內怡然示相

于表非法王妙用何哉誰其主之卽湖州刺史諫議太

大樊公夫人范陽縣君盧氏所造也初夫人有錫蘭之兆嘗念觀音夢雲初懷育月方誕命曰是女且不正名蓋取宜子之意也公以積德樹仁膺其錫羨雖菩薩大慈不昧亦江漢間氣所鍾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斯蓋申甫之傳乎於戲至誠既敷上願恩答乃於寶勝殿內按經圖變祇于壁上觀世之門不捨毫端禮分身之圖詞曰

聖人之體今有而無迹至人之心今用而常寂公之小

君今慧性造微我之大士今慈心莫遠保幼子今永貞

藝文補

卷之九

十六

唐文

無悔觀真儀今常明不昧慈為雨今惠為風灑芳襟今

襲輕珮

畫藥師琉璃光佛讚

并序

釋清晝

佛以大慈療生死巨瘡示藥師名以大知證圓明妙身

受琉璃稱無私之鑒湛乎不動誠儼之至感而遂通湖

州刺史諫議大夫樊公夫人范陽縣君盧氏得之矣頃

因懷妊默念於心先徵佩印之祥載見隱顯之至靈面

此變以答佛慈光射金屏日月不開于天上影照珠璣

烟香自出于壁間東方如來仰瞻長世聖母慈容有照

畫詞曰

藥師之仁隨心至今十二上願慈不遺今琉璃之身為我示今八十種好相畢備今繪像報德公夫人今初祝胤子果克禪今早見才童邁人倫今將成大器應甫申今如來悲父長可親今貽厥孫謀壽萬春今

大雲寺逸公寫真讚

釋清晝

畫與理冥兩身不異淵情洞識眉睫斯備欲發何言正思何事一床獨坐道具長隨餅執堪渴珠傳似移清風拂素若整威儀

藝文補

卷之九

十七

唐文

王安吉寫真讚

釋清晝

性正氣高外爽神徹遠水澄渟秋天寥次銳工傳逸點漆開頤風儀秀發毫髮無遺當獨立處似不言時如頤如顧何慮何思披影相對真身是誰

烏程李明府水堂觀玄真子置酒張樂叢筆亂揮

畫武城讚

釋清晝

烏程魯已異日同風洋洋絃歌復聞我公玄真跌宕筆狂神王楚奏鐙鉤吳聲瀏亮舒縑雪似頰彩霞狀點不誤揮毫無虛放藹藹武城披圖可望咫尺之內天高水

清月疑山吐風恐松聲晴雨雲住春冬草榮比公爲政
德暖生成盛烈暉暉雙揚厥靈

座右偈

釋清晝

水月無根緣生則有莫辨其端莫測其後以有爲瑕以
無爲垢不廢不立誰觸誰受寂念淵源玄紛然咎

與楊祭酒書

杜鴻漸

顧渚山中紫笋茶兩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歎息
一片上太夫人一片充昆弟同啜

顧渚山記

陸羽

藝文補

卷之九

十八

唐文

豫章王子尚訪曇濟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設茗子尚味
之云此甘露也何言茶名也

無爲寺記畧

寺在今
歸安

張蟾

花開寶殿文祭瑤堦百堵興而門闢崇萬楹疊而廊廡
對寺有名僧五千人

送張玄武序

元結

乙未中詔吳興張公爲玄武縣大夫公舊友河東柳潛
夫裴季安扶風竇伯明趙郡李長源河南元次山將辭
讌言悉以言贈上有勤仁惠郵勞苦之風下有惜離異

行役之論元子聞之中有所指國家將日極太寧垂
休入荒故自近年兵出滇外訂者或曰西南少叛是以

天子特有命也將天之命斯未易然於戲蜀之遺民化
于秦漢純古之道其由未知無置此焉姑取廢也如德
以渾灌義以封植其教遲遠其人迎喁至乎不可固未
必也則曰保仁以敦養流惠以懷卹知其所勞示其所
安無以醜之當可然也潛夫聞之中興不樂嘆曰吾嘗
與朋友有四方之異不甚感人如今之心多問其故對
曰嗟嗟子能有是言也吾故感焉行有規矣多無曰我
藝文補

卷之九

十九

唐文

四十于此無曰我時祿位下哉公乃復曰當不失于二
公之意爲異年觀會之方也已敢戒行役敢自清慎終
不貽朋友之憂何如於是醉歇中堂極樂而已諸公有
贈通相編次

篋中集序

元結

元結作篋中集或問曰公所集之詩何以訂之對曰風
雅不興幾及千歲溺于時者世無人哉嗚呼有名位不
顯年壽不終獨無知音不見稱頌死而已矣誰云無之
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

于雅正然哉彼則指賦時物會諧絲竹與歌
舞對女生汙惑之聲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
君子聽而誦之則未見其可矣吳興沈千運獨挺于流
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窮老不惑五十餘年凡所爲
文皆與時異故朋友後生稍見師効能似類者有五六
人於戲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無祿位皆以忠
信而久貧賤皆以仁讓而至喪亡異于是者顯于當世
誰爲辨士吾欲問之天下兵興于今六歲人皆務武斯
焉誰嗣已長逝者遺文散失方阻絕者不見近作盡篋
藝文補 卷之九 二十 唐文

進金沙泉表

裴清

吳興古郡顧渚名山當貢焙之所居有靈泉之特異用
之蒸搗別著芳馨信至德之感通合太和而獻納甘有
同於沆瀣清遠勝于滄浪

吳興晝公集序

于頔

詩自風雅道息二百餘年而騷人作其旨愁思其文婉
麗亡楚之變風歟至西漢李陵蘇武始全爲五言詩體

源於風流於騷故多憂傷離遠之情梁昭明所造文選
錄古詩十九首亡其姓氏觀其詞蓋東漢之世李蘇之
流自建安中王仲宣曹子建鼓其風晉世陸士衡潘安
仁揚其波王曹以氣勝潘陸以文尚氣勝者魏祖興武
功於二京已覆文尚者晉武圖帝業于五胡肇亂觀其
人文興亡之迹人馬度哉宋高祖平桓玄定江表文帝
繼業五年間江左寧謐魏晉文章鬱然復興康樂侯謝
靈運獨步江南俯視潘陸其文炳而麗其氣逸而暢驅
風雨于江山變晴昏于洲渚烟雲以之慘淡景氣爲其
藝文補 卷之九 二十 唐文

澄霽信江表之文英五言之麗則者也逮乎齊世宣
守謝玄暉亦得其詞調函于風格不侔康樂矣梁陳已
降雖作者不絕而五言之道不勝其情矣有唐吳興開
士釋皎清書即康樂之十世孫也得詩人之興旨傳乃
祖之精華江南詩人莫不楷範極于緣情綺靡故詞多
芳澤師古典制故律尚清壯其或發明玄理則深契真
如人不可得而思議也貞元壬申歲余分刺吳興之明
年集賢殿御書院有命徵其文集余自採而編之得詩
五百四十六首分爲十卷納于延閣書府上人以余

著詩述論前代之詩逸疑託以集序辭不獲已畧志其
變上人之植情和順稟質端懿中秘空寂外開方便妙
言說于文字了心境于定慧又釋門之慈航智炬也余
游方之內者何足以扣玄關謝氏世爲詩人豈佛書所
謂習氣云

駁則天太后不可立本紀議節文 沈既濟

伏以弘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制臨朝
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圖稱籙移運革名北司驚
啄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興議名之際
藝文補

卷之九

三十三

唐文

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諱苟不及損當如其
常安可橫絕彙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必也正名故
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吳楚
越之君爲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王爲子蓋高下自乎
彼而是非稽乎我過者抑之不及者援之不爲弱減不
爲僭奪握中持平不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
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
系乘剛天紀倒張進以強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
稱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雖追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

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臣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麗
陵王睿宗在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后制假臨大寶
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
以得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執
簡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
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服色既已殊矣今
安得以周氏年曆而列爲唐書帝紀徵諸禮經是謂亂
名且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之前而叙年製紀居太后
之下方之躋倍是謂不智詳今考古竝未爲可或曰班

藝文補

卷之九

三十三

唐文

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有非之者乎
答曰昔高后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諸呂負于漢約
無遷鼎革命之甚況其時孝惠已歿孝文在下宮中二
子非劉氏種不紀呂后將紀誰焉雖云其然議者猶爲
不可況遷鼎革命者乎或曰若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
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
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
年何所拘閼裂爲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
曰公在乾侯且君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天后紀

合孝和紀冊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
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則絕稱
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常名禮兩得
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由歷位之資才藝智畧
年辰崩薨別纂錄入皇后傳列于廢后王庶人之下題
其篇曰則天順聖武后云

詞科論并序

沈既濟

開元以後四海晏清無賢不肖耻不以文章達其應
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終有作藝

藝文補

卷之九

二十四

唐文

百一禮部員外郎沈既濟論曰

初國家治自顯慶以來高宗聖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
事參決大政與天子並太后頗涉文史好雕蟲之藝永
隆中始以文章選士及永淳之後太后君天下二十餘
年當時公卿百辟無不以文章因循遷久浸以成風以
至開元天寶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遺烈下繼四聖理
平之化賢人在朝良將在邊家給戶足人無苦窳四夷
來同海內晏然雖有宏猷上畧無所措奇謀雄武無所
奮百餘年間生育長養不知金鼓之聲烽燧之光已至

於老故太平君子唯門調戶選徵文射策以取祿位此
行已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無所易業大
者登臺閣小者任郡縣資身奉家各得其足五尺童子
恥不言文墨焉是以進士爲士林華選四方觀聽希其
風彩每歲得第之人不浹辰而周聞天下故忠賢雋彥
輒才毓行者咸出於是而桀奸無良者或有焉故是非
相陵毀稱相騰或扇結鈎黨私爲盟軟以取科第而聲
名動天下或鈎據隱慝嘲爲篇詠以列于道路迭相談
訾無所不至焉

藝文補

卷之九

三十五

唐文

枕中記

沈既濟

開元七年道士有呂翁者得神仙術行邯鄲道中息邸
舍攝帽弛帶隱囊而坐俄見旅一作邑中少年乃盧生也
衣短褐乘青駒將適于田亦止於邸中與翁共席而坐
言笑殊暢久之盧生顧其衣裝敝褻乃長歎息曰大丈夫
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
方適而歎其困者何也生曰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翁
曰此不謂適而何謂適答曰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
將入相列門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

可與言適乎吾嘗志于學富于遊藝自惟當年青紫可
拾今已適壯猶勤猷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
主人方蒸黍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
子榮適如志其枕青菴而竅其兩端生俛首就之見其
竅漸大明朗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數月娶清河崔氏
女女容甚麗生資愈厚生大悅由是衣裝服馭日益鮮
盛明年舉進士登第釋褐祕校應制轉渭南尉俄遷監
察御史轉起居舍人知制誥三載出典同州遷陝牧

一作

藝文補

卷之九

二十六

唐文

之刻石紀德移節涑州領河南道採訪使徵爲京兆尹
是歲神武皇帝方事戎狄恢宏土宇會吐蕃悉抹一作
邏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沙而節度使王君龜新被殺
河湟震動帝思將帥之才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道節
度大破戎虜斬首七千級一作十餘萬開地九百里築三大
城以通要害遷人立石於居一作延山以頌之歸朝冊
勲恩禮極盛轉吏部侍郎遷戶部尚書無御史大夫時
望清重群情翕習大爲時宰所忌以飛語中之貶爲端
州刺史三年徵爲常侍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

中令裴侍中光庭同執大政十餘年嘉謨密命一日

三接獻替啓沃號爲賢相同列害之復誣與邊將交結

所圖不軌下制獄府吏引從至其門而急收之生惶駭

不測謂妻子曰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餒何

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駟行邯鄲道中不可

得也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其一作罹者皆死獨生

爲中官保之減罪死一作死罪投驩州數年帝知寃復追爲

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生五子曰儉曰儉曰儉曰

儉曰儉皆有才器儉進士登第爲考功員外傳爲侍御

藝文補

卷之九

二十七

唐文

史位爲大常丞儉爲萬年尉儉最賢年二十八爲左襄
其姻媾皆天下望族有孫十餘人兩窳荒微再登台鉉
出入中外徊翔臺閣五十餘年崇盛赫奕性頗奢蕩甚
好佚樂後庭聲色皆第一綺麗前後賜良田甲第佳人
名馬不可勝數後年漸衰邁屢乞骸骨不許病中人候
問相踵於道名醫上藥無不至焉將歿上疏曰臣本山
東諸生以田園爲娛偶逢聖運得列官叙過蒙殊獎特
秩鴻私出擁節旌入昇台輔周旋中外綿歷歲時有忝
天恩無裨聖化負乘貽寇屢薄增憂日懼一日不知老

至今年逾八十位極三事鐘漏並歇筋骸俱耄彌留沉頓待時益盡顧無成效上答休明空負深恩未辭聖代無任感戀之至謹奉表陳謝詔曰卿以俊德作朕元輔出擁藩翰入贊雍熙昇平二紀實卿所賴比嬰疾疹日謂痊平豈斯沉痾良用憫惻今令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其勉加鍼石爲予自愛猶冀無妄期於有瘳是夕薨廬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偃於邸舍曰翁坐其傍主人蒸黍未熟觸類如故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翁謂生曰人生之適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

藝文補

卷之九

三十八

唐文

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室吾欲也敢不受教稽首再拜而去

于祿字書後記

楊漢公

太師魯公忠孝全德儀形古今存道歿身煥乎國史文學之外尤工隸書盡鍾繇之精能極逸少之楷則項因左宣曾牧茲郡才大事簡居多餘閑錄于祿字樣鐫于貞石仍許傳本示諸後生一二工人用爲衣食業晝夜不息剝猷遂多親侄頤頤牧天台懼將磨滅欲以文字移於他石資用且乏不能克終漢公謬懇崇陰獲觀墨

妙得以餘俸成願之意自看摹勒不差纖毫庶使筆蹤傳于末末時開成四年六月念九日刺史楊漢公記

繡西方大慈大悲阿彌陀佛記

穆員

儒之執喪也極其哀止于毀其于既往也則無及焉西方聖人以大慈大悲爲功追護往生爲誓凡爾街郵靡至克窮罔極如有求而不獲者何末由斯而洩之貞元八年百一旬有六日我伯姊前烏程令弘農楊萃一作華故夫人之喪再周先是哀子泰衡嵩復觀洎女子一作子相與號曰我之生也自親之生今我報親幾何而既

藝文補

卷之九

三十九

唐文

何先王制禮不卽人心何義和起節不恤余慕于是合哀傷聖誠而禱之男冥其心女集其指迨茲日而阿彌陀佛現嗚呼西方之教念焉斯至矧是像也一縷一哀一哀一聖凡億萬縷爲億萬聖億萬大慈大悲一作壹之乎爾願其爲追護也可嘗量哉泰等毀傷見者之神號墮隣人之淚是月之暮有逾其初舅氏員撫而廣之曰親之于子也生三年而免于懷子之于親氏喪三年而免于服是則服之終也豈哀之終乎記所謂君子有終身之憂蓋哀之終也此又哀之終也豈孝之終乎經

曰立身揚名以顯于後世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孝之終也若然者爾之孝爾之哀借爾身齊爾性于是始孝何痛夫終焉員悲不能文強爲之記

荊州與楊衡說舊因送遊南越序 符載

載弱年與北海王簡言隴西李元象泊中師高明會合于蜀四人相依然約爲友遂同詣青城山斬刈藜藿手樹屋宇俱務佐王之學初載未知書其所覽誦章句而已中師發明大體擊去疵雜誘我於疏通廣博之地示我于精淳玄顯之際僂僂之道實有力焉無幾何共欲

藝文補

卷之九

三十

唐文

張聞見之路方乘扁舟沿三峽造潯陽廬山復營蓬居遂我遁棲二三子以道德相播以林壑相高精綜六籍翺翔百氏繇是聲譽殷然爲江湖聞人居五六年載出廬嶽歸蜀問起居中師愛惜離思振衣相送泝九江歷楚抵梯歸而旋執祛之際互修前志已巳歲自成都至中師自長安僑寓荊州羈旅相依各被婚娶囿于紫水去歲迄今凶問洊臻王李二生相次殞零草堂無主雲林索寞鄉風長想不知涕之橫墜也噫青城匡廬岑嶽際天下有烟霞上有神仙緬懷曩昔逍遙其下背負素

琴手持道書掬泉掃石吟嘯終晝是時年少無事費傲光景造適則止不知其他孰謂倏忽與中師啓煩襟期晦明一十二年于茲矣辭山林墮塵滓五變星霜矣歲月馳于外憂喜攻于內動非濟當世之務靜不庇環堵之室泥塗碌碌視日旦暮永言念此厚用慙穢思欲攀石門之松桂宿靈溪之烟月可再得乎然踟躕者多繫乎出處知幾者不滯于進取前年冬中師聊整文思起嘗於禮閣間飛聲騰陵譟動公卿當^{疑作}伯輪教俯授高第雖不當素尚亦天路之鴻漸也世之繇此而進者

藝文補

卷之九

三十

唐文

必聯振六翮聿求昇翥苟有便捷^{一作}躍登青冥十六七矣中師旅食淹恤內顧勤寡策馬南向慰其室家未幾而囊金中罄庖烟屢絕乘時蒸鑠將遊炎方又何其渡落也相國齊公挺鸞皇之儀鬱經緯之暮新荷天寵鎮安越服執事行業明白且曰親舊或將修假道之禮不爲丁寧結約求以自輔乎重慎舟楫無畏遠道議者云五嶺風候加飡飯日舉醇酒數醵可以佐助正氣生其誠之

劍南西川幕府諸公寫真讚

符載

大理錢詩事微字文美

和順中積英華外發碧海靈珠秋天明月風度可法文章無轍何許風栖我雙闕

劉商即中集序

商寓武康仙去見仙傳拾遺

武元衡

天運地轉剛柔生焉禮辯樂形文章出焉天之文莫麗乎日月地之文莫秀乎山川聖人觀象立言用稽述作發乎情性形于咏歌大則開天下政途彌綸王化爾小則又舒一時幽憤刺見國風故子夏云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聲成文謂之音也因可動天地感鬼神則聖始之

藝文補

卷之九

三十三

唐文

道存焉有唐文士彭城劉公諱商字子夏眷予一危後之輩睦予兩中外之親緣情所鍾愛亦加等顧惟遭幸秉國樞重燮贊台衡之務統臨井絡之人其孤乃繼鍾遺文提捧萬里猥期序引將佐詞林予感悼故知愧覽華藻珠玉綴錯清冷自飄皆素所狎聞也泫然涕下不能自收矧公遐情浩然酷尚山水著文之外妙極丹青好事君子或持冰素越淮湖求一松一石片雲孤鶴獲者寶之雖楚璧南金不之過也晚歲擺落塵滓割棄親愛憂寐靈仙之境逍遙玄化之門又安知不攀附雲霓

晚迹巖壑超然懸解與漫汗游手無間邪著歌行等篇

皆思入宵冥勢合飛動滋液瓊環之朗潤清發綺綉之

濃華解疑作

境成文隨文變象是謂折繁音於孤韻貫

清濟于洪流者也今所編錄凡二百七十七篇及早歲

著胡笳詞十八拍出入沙塞之勤峭嶇驚畏之患亦云

至矣有若太原王緒河東裴茂茂弟薦河南豆盧家馮

翊撮紳紳弟綬及余伯舅洎于子夏咸以儒業相資冠

冑群族雄詞麗句遍在人間予與司空嚴公親結義深

相與編葺恨不得繼采詩之末播于樂章且傳諸名士

藝文補

卷之九

三十三

唐文

庶幾不朽忝以宿姻舊好撫事追書故言之不讓也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目錄

韓愈

舉錢徽自代狀

送孟東野序

贈高閑上人序 高閑烏程人

與孟東野書

貞曜先生墓誌銘 卽孟郊

長安慈恩塔題名 爲孟郊

柳宗元

藝文補

卷之十 目次

唐故祕書少監陳公行狀 陳京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

孟郊 武康人

讚維摩詰

上常州盧使君書

又上養生書

李渤

宋廬山簡寂陸先生真系 陸靜修節人

獨孤郁

答詔郊論仕進書

歐陽詹

平九江驛碑材文 爲顏魯公

姚駟 郡守

祭祈射山神文 顧渚山左

朱灣

別湖州崔使君侃書

李翺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爲孟郊

於湖州別女足墓文

藝文補

卷之十一 目次

釋高閑

此齋帖

李觀

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弘禮書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

烏程董斯張還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撰

韓昌箕仲弓增定

舉錢徽自代狀

韓愈

尚書刑部朝散大夫守太子右庶子飛騎尉錢徽

右臣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勅常參官授上後三日

內舉一人以自代者前件官器質端方性懷恬淡外和

內敏潔靜精微可以專刑憲之司參輕重之議况時名

年輩俱在臣前擢以代臣必允眾望伏乞天恩遂臣誠

藝文補

卷之十

十

唐文

請謹錄奏聞謹奏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

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

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

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

聲者其皆有不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

擢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

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

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

相推敘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

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者而假之

鳴其在唐虞咎繇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不以

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

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

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水

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集有於楚二字

楚集有於楚二字楚大國也其亡也屈原以集作以鳴臧孫辰

藝文補

卷之十

二

唐文

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

不害韓非春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

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

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

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滯以

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

之顧耶何為而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

蘓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

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晉魏不懈而及於

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饑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解之

贈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

藝文補

卷之十

三

唐文

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假外慕夫外慕從業者皆不造其堂不濟其誠者也往者張旭善草書不治他技喜焉草書怒焉草書八字集作喜怒哀樂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宿風雨水火雷電霹靂歌舞戰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

未見其能旭也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處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於其世必淡然無所於嗜泊與淡相遭頽墜委靡潰散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與孟東野書

韓愈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池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

藝文補

卷之十

四

唐文

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歎無所於歸遂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畱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

幸矣李習之娶吾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與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

貞曜先生墓誌銘

韓愈

唐元和九年歲在甲午八月己亥貞曜先生孟氏卒無子其配鄭氏以告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明日使以錢如東都供塋事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遂以

藝文補

卷之十

五

唐文

書告興元尹故相餘慶閏月樊宗師使來弔告塋期徵銘愈哭曰嗚呼吾尚忍銘吾友也夫興元人以幣如孟氏聘且來商家事樊子使來速銘曰不則無以掩諸幽乃序而銘之先生諱郊字東野父庭玢娶裴氏女而選為崑山尉生先生及二季鄧郢而卒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奮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鉢心又迎縷解鈎章棘句摛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瓶於詞而與世抹撮人皆切切我獨有餘有以後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

之矣其猶足存卯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印去開四年又命來選為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為水陸運使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於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為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閬鄉暴疾卒年六十四買棺以歛以二人輿歸鄧郢皆在江南十月庚申樊子合凡贈賻而塋之洛陽東其先人墓左以餘財付其家而供祀將塋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

藝文補

卷之十

六

唐文

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為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嘗維卒不施以昌其詩長安慈恩塔題名

韓愈退之李翱翔之孟郊東野柳宗元子厚石洪潯川同登

張戢翊字習之見唐書與題名小異

唐故秘書少監陳公行狀

柳宗元

五代祖某陳宜都王

曾祖某皇會稽郡司馬

祖某皇晉陵郡司功參軍

父某皇右補闕翰林學士贈秘書少監

某州某縣某鄉某里陳京年若干狀

公姓陳氏自穎川來隸京兆萬年冑貴里諱京既冠字
曰慶復舉進士爲太子正字咸陽尉太常博士左補闕
尚書膳部考功員外郎司封郎中給事中秘書少監自
考功以來凡四命爲集賢學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與

藝文補

卷之十

七

唐文

就位備哀敬之節由是滋甚遂以所居官致仕貞元二
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終于安邑里妻黨之室無子伯
兄前監察御史璫仲兄前大理評事長以公文行之大
者告于當吏于公者使辭而陳之大曆中公始來京師
中書常舍人袁楊舍人炎讀其文驚以相視曰子雲之
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聞遊太原太原尹喜曰
重客至矣授館致饌厚以泉布獻焉公曰非是爲也某
嘗爲此都賦未就願卽而就焉其宮室城郭之大河山
之富關閭之壯與其土疆之所出風俗之所安王業之

所由興句得聞而觀之足矣若曰受大朝是以則來登
異前志也吾不能敢辭遂遊大河喻北山仿晉而歸賦
成果傳天下爲咸陽尉留官廷主文章決大事得其道
爲博士舉疵禮修墜典令于大中者衆焉涇人作難公
徒行以出奔問官守段忠烈之族上議罷朝七月宰相
曰不可方居行宮無以安天下公進曰是非宰相之言
天子褒大節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況其特異者乎上
用之其勞勤侍從謀議可否時之所賴者大巡狩告至
上行罪已之道焉曰凡我執事之臣無所任罪予惟不

藝文補

卷之十

八

唐文

謹於理而有是也將復前之爲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羣
臣而引慝焉德至厚也而爲相者復是無以大警於後
且示天下率其黨爭之士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
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遂進而盡其辭焉不果復上迎訪
太后問數歲外頗怠其禮公密疏發之天子感悅焉初
禮部試士有與親戚者則附于考功莫不陰授其肯意
而爲進退者及公則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
廟闕東向之禮且久矣公自爲博士補闕尚書郎給事
中凡二十年勤以爲請殷祭之不墜繫公之忠懇是

故有赤紱銀魚之報焉昭陵山峻而高寢宮在其上而
官懲其上下之勤輕汲之艱也馬于上請更之土王其
議宰相承而諷之召官屬使如其請公曰斯太宗之志
也其儉足以爲法其嚴足以有奉吾敢顧其私容而替
之者也奏議不可上文下其議凡是公者六七人其餘
皆曰更之便上獨斷焉曰京議得矣從之在集賢奏秘
書官六員謀殿內而刊校盜理納資爲胥而仕者罷之
求遺書凡增繕者乃作藝文新志制爲之名曰貞元御
府羣書新錄始御府有食本錢月權其贏以爲膳有餘
藝文補

卷之十

九

唐文

則學士與校理官頒分之學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殺其
二書史之始至入禮幣錢六十緡亦皆分焉公悉致之
官以理府署作書閣廣羣官之堂不取於將作少府而
用大足居門下簡武官議典禮上以爲能益罷之與信
臣議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視之疾甚不能知人遂
不用用鄭吏部高太常爲相而以秘書命公所以示優
之也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蔡司馬相如楊雄之
辭而其品訓多尙書爾雅之說紀事朴實不苟悅於人
世得以傳其藝其學自聖人之書以至百家諸子之言

推黃炎之事涉歷代洎國朝之故實鉤引貫穿舉大略
小若太倉之蓄崇山之載浩浩乎不可知也豈楊子所
謂仲尼駕說者耶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誠也太
廟之東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奪也立
言之不可誣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類
朱雲其孝類顏考叔庶類公儀休而又文以文之學以
輔之而天子以爲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時而不爲公
卿者病也故議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終焉公之喪凡五
十四日而夫人又沒毀也夫人之父曰偕司農卿祖曰
藝文補

卷之十

十

唐文

某贈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賢吏也得公之遺事於其家
書而授公之友以誌公之墓謹狀永貞元年八月五日
尚書禮部員外郎柳宗元狀

讀維摩詰

孟郊

貌是古印言是空音在酒不飲在色不淫非獨僧禮亦
使儒欽感此補亡書謝懸金

上常州盧使君書

孟郊

道德仁義天地之常也將有人主張之乎將無人主張
之乎曰賢人君子有其位言之可以周天下而行也無

其位則周身言之可也周身言之可周天下言之不可也仲尼當時無其位言之亦不可周天下而行也及至著書載其言則周萬古而行也豈惟周天下而已哉仲尼非獨載其言周萬古而行也前古聖賢得仲尼之道則其言皆載之周萬古而行閣下道德仁義之言已聞周天下誦之久矣其後著書君子亦當載矣周萬古而行也幸甚幸甚道德仁義之言天地至公之道也君子著書期不朽亦天地至公之道夫何讓哉是故不以道德仁義事其君者以盜賊事其君也不以道德仁義之

藝文補

卷之十

十一

唐文

衣食養其親者是盜賊養其親也閣下既以道德仁義事其君聞之天下久矣小子願求閣下道德仁義之衣食以爲養也謂之中庸之道謂之中庸則敢求也謂之特達則不敢求也小子嘗衣食宜武軍司馬陸大夫道德仁義之矣陸公既沒又嘗衣食此郡前守禮部侍郎韋公道德仁義之矣韋公既去衣食亦去道德仁義顯其至張謹載是書及舊文又有子遇之書同乎緘獻輕重可否傾一言陳謝誠異於異日不宜知再拜

又上養生書

孟郊

天之與人一其道也天地不棄於人人自棄於天天可棄於人乎曰不可人自棄也已曰人皆棄之乎曰賢人君子不棄也凡人棄之可天有殺物之心而無棄物之心天有棄物之心則萬物莫能生矣是故君子之於萬物皆不棄也而況於身乎棄其身是棄其後也棄其後是棄其先也故曰君子之道豈易哉敢不法天而行身乎所以君子養其身養其公也小人養其身養其私也身以及家家以及國國以及天下以公道養天下則天下肥也以私道養天下則天下削也養身之道豈容易

藝文補

卷之十

十一

唐文

哉養其公者天道養也養其私者人情養也以天道養其人則合天矣以人情養其人則不合天矣以人情養其人自棄矣天道質也人情文也天道靜也人情動也質者■之■也文者生之後也靜者生之得也動者生之棄也文不以質勝之則文爲棄矣動不以靜制之則動爲棄矣天者水之謂也人者魚之謂也魚棄水則蟻蟻得之矣人棄天則疾病得之矣魚可安於水而不可翫於水其失也在乎恣波浪而不廻也人可安於天而不可翫於天其失也在乎恣嗜慾而不廻也所謂安於

天者法天之味而食之食不違於四時也法天之聰而聽之聽不違於五節也法天之明而視之視不違於五色也食與視聽苟違於天則疾病得之矣故曰君子法天而行身也小人翫天而棄身也書之座右稽康猶有所棄秦之醫和晉之杜蒯其亦不書於右則何以爲君子之座哉良藥苦口也苦口獲罪於人苟或有矣仁義之獲罪於天未有之也恩養下將遠辭違書寫至誠之言不勝惶悚之甚不宜却再拜

宋廬山簡寂陸先生真系

李渤

藝文補

卷之十

三

唐文

先生吳興懿族陸氏之子諱修靜道降元氣生而異俗其色怡怡其德熙熙明以啟著虛以貫幽少宗儒氏墳索識緯靡不總該以爲先天撫化混一精氣與真宰爲徒者載在金編玉宇不形於此遂收跡寰中冥搜潛衡熊湘暨九嶷羅浮西至巫峽峨嶠如雲映松風麗乎山而映乎水功成扣玄感神授靈訣達然自得通交於仙真之間矣宋元嘉末因市藥京邑文帝味其風而邀之先生不顧及太初難作人心駭疑遂泝江南遊嗜匡阜之勝槩爰構精廬澡雪風波之思沐浴浩氣挹漱元精

宋明皇帝襲軒皇淳風欲稽古化俗虛誠致禮至於再

三先生固稱幽憂之疾曾莫降昞天子乃退齋築館恭

肅以遲之不得已而莅焉於是順風問道妙沃帝心朝

野識真之夫若水奔壑如風應虎其誰能禦之先生撥

霧開日汰沙引金指方以倒之中人以上皆自盈其分

司徒袁粲之流是也既立崇虛館爰氏所寶經訣出歸

于我焉初先生離山有熊虎猿鳥之屬悲鳴擁路出谷

而止及天子不豫請事塗炭之齋是夜鄉雲紛郁翌日

乃瘳先時洞真之部真僞混淆先生刊而正之涇渭乃

藝文補

卷之十

古

唐文

判故齋戒儀範至於今典式焉桂陽王構逆暴白骨遍野先生具棺輓收而瘞之其陰德密運則無得而稱也迨元徽五年春正月謂門人曰吾得還山可整裝衆咸訝詔旨未從而有所說至正月二日乃偃臥解帶膚體輝燦目瞳映朗但聞異香芬馥滿室而已後三日廬山諸徒共見先生霓旌靄然還止舊宇斯須不知所在相與驚而異之顧命盛以布囊投所在崖谷門人不忍遂奉還廬山時春秋七十二所謂鍊形幽壤騰景太微者矣有詔謚曰簡寂先生以故居爲簡寂館宗有道也凡

撰記論議百有餘篇並行於代門徒得道者孫遊學李
果之最著稱首後孔德璋與果之書論先生云先生道
冠中都化流東國帝王稟其規人靈宗其法而委世潛
化遊影上玄微言既絕大法將謝法師稟神定之資居
入室之品學悟之美門徒所歸宜其整緝遺蹤提綱振
紀光先師之餘化纂妙道之遺風可以導引末俗開曉
後途者矣

荅孟郊論仕進書

獨孤郁

某還白天下病不言久矣吾子猥貺嘉言以篤鄙人之

藝文補

卷之十

七

唐文

志是易天下之心也幸何獨乎鄙人也利何獨乎是文
耶夫言豈一端而已矣知惡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爲惡
不思乎其懼也知善而不言是使天下之爲善者不勸
其慕也此二者天下之達道也僕嘗論之安敢不爭斯
語直以阨蒙摧頽吾子之所聞見雖欲激昂以是非天
下其誰一從僕之所云邪吾子知僕將宦遊訪僕曰是
役也爲身之役歟爲人之役歟意甚善古人曰仕非爲
貧也又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僕雖不肖寧獨以衣服
飲食犬馬聲色屋室使僕之屑屑歟僕將沉棄蹇連乎

則撫循吾之軀何爲也其辭奮騰凌乎則君之貴官
行封豈私吾儀而寒也又曰親戚處乎大位力主人也
足下之所謂親戚者曷若僕之有身邪足下所待僕之
寧以曲私從義乎天下之君子固當有以自力也得其
果有茂異僕幸側聞其風曷敢不踴躍話道于彼不識
况親戚之無間乎苟不能藉此第僕能貴富之且猶莫
許而况又妄於他人邪又曰不待位而言之大道之言
也信哉古人有庶人謫于道商旅議于市芻蕘者得進
其狂妄焉足下念僕屏性而欲輔僕愚心共主公於天

藝文補

卷之十

六

唐文

下是直諒多聞之益也某則何幸其將責僕以必聞以
至公之道爲市賈於天下也且何人哉昔張安世爲大
司馬車騎將軍錄尚書事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
恨以舉進賢能豈有私邪謝絕之有即功高不調而自
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
自言乎絕不許已而即遷幕府長史即辭去之官安世
問以過失長史曰將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
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
知上而薦之其匿名跡遠權勢如此彼推揚賢哲乃公

卿大夫四岳十二牧之職也而富平陰陽用不敢當如僕瑣瑣方困柰何以上官他人之任反以許乎人哉東野用心與有以相照幸無以僭越之道深望於鄙人也某頃首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弔傷而有辭者也噫九江驛之碑其可興辭而弔歟斯碑之材昔太師魯國顏忠肅公所建祖亭之碑也公負辭華代之銘誌多公之辭亦好採異留名之致頃爲湖州牧州產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詞兼行磨礱而成當

藝文補

卷之十

七

唐文

心所用者不可勝數斯碑也終山之窮僻得之於自然跌本有龜護頂有螭雖不甚成而拏攫憤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稱立罷守廻朝載而途卜出蘇臺入毘陵亦無稱立轉丹陽由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嶠蛟奔螭引直至湖心頓趾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往時所睎而神祠曰祖將軍廟在焉公覲其詭秀與碑材叶卽日以酒脯奠曰後神祖出錢五萬造亭曰祖亭南香爐峰北潯陽城九江爲庭千艘歷堦亭旣就公製創亭之文手勒斯碑而

立之公文爲天下最斯亭之地亦天下最與三善相以斯碑之奇特萬古而採異留名之致一得也後與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脩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置已之述今爲九江驛之碑焉予旅遊江州稅于茲驛祠部員外郎鄭恕同之鄭與州將嚴士良共爲予說而俱以視嗚呼先賤後貴世之常也先貴後賤人之傷也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人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人之札翰則錦繡泉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人之用則諸夏夷狄矣

藝文補

卷之十

太

唐文

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驛失魯公文得人之文削魯公之札翰題人之札翰亡魯公之用就人之用是去蘭室而居鮑肆捨牢醴而食糟糠脫錦繡而服泉麻黜諸夏而卽夷狄可悲之甚者況我質天成必將可名魯公所以卜擇敬慎如彼而常人無良黷辱如此與有道而黥無罪而刑投四裔魑魅何以別邪石不能言其豈無冤故弔之文曰

情違乃傷理拂乃冤人實有之物亦應焉嗚呼子碑冤可予知陰陽子材豈曰無意必有以殊方頒以異與顏

表勝以殊則明從吏居卑以異奚旌子產既授子不終
致悠悠彼蒼何嗟及矣美玉抵禽高冠藉足有顙子碑
先榮後辱繼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覲于斯將悼于斯庶
滌所黷而復攸宜屹屹子碑如神如祇人得以專天造
何爲其不然矣其不然矣

祭祈射山神文

姚駟

去秋徂冬旱既甚矣分遣官吏遍禱山川爰及春日大
降甘雨草木滋榮萌芽甲拆我來茲山躬脩臣職敬陳
報禮應顯靈德

藝文補

卷之十

九

唐文

別湖州崔使君侃書

朱灣

灣聞蓬萊之山藏杳冥而可到驪龍之珠潛瀟灑而可
識貴人之顏無因而前不可識灣自假道路問津主人
一身孤雲兩度圓月凡再詣職事三趨戟門門人謂灣
曰子私來耶公來耶若言公僕實非公若言私公庭無
私以茲交戰彷徨于今信知庭之與堂不啻千里况寄
食漂母夜眠漁舟門如龍而難登食如玉而難得如龍
之門轉深如玉之粟轉貴實無機心織成機事漢陰丈
人聞之豈不大笑屬谿上風便囊中金貧望甘棠而歎

自引分而退也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李翱

翱載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伯天下攘戎
狄匡周室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牙信而齊
國亂身歿不及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
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得其人則格于天地功及
後世不得其人則不能歿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
焉雖聖人亦不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
知舜於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殛鯀竄三苗舉禹稷皋陶
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之內過密八
音後世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
驩兜其工之徒於朝禹稷皋陶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
用則堯將不能得無爲爾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
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
夏滅之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
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
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繼絕存亡賢者之事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存亡國賢

藝文補

卷之十

十

唐文

耳矣。豈刁易牙用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如不用管夷吾，未有豈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指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士千里者，孰有如閣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求而得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閣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疾死。昌黎韓愈得古人

藝文補

卷之十

三

唐文

之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閣下復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千年無如其人者焉。聞閣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則實爲閣下惜焉。豈爲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閣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賢士也，伏聞閣下舊知之，如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蘓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無三其有平處。下顧兩謝韓愈送

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礙，誰爲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復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士奇人皆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如勿見而已矣。是以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材而容譏人之所聞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而能用而能盡其材而不

藝文補

卷之十

三

唐文

容譏人之所聞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常之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往而常常之人日來。況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不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賢者不好色而好德者難好色而好德者色與德均好者復其次也。惟好德而不好色者，天下士也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人有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竭其財求之而無愛矣。有人告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是豈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

宜有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制詩書春秋聖人也奮乎萬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亦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而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聖之廟猶不能朝夕而事焉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所得而大而立於世與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體其爲惜之不可既矣閣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翱翔窮才也直詞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

藝文補

卷之十

三

唐文

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翱翔載拜

於湖州別女足墓文

李翱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巳父舒州刺史翱以酒果之奠敬別于第七女足娘子之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舒州刺史以明日將領汝母等水路赴州故以酒果來與汝別嗚呼吾爲汝父汝則我女王命有期不得安處延陵喪子塋不歸吳考之於禮其合矣夫汝之形骨託終于土汝之精神冥漠不

親上及於天下及於泉鬼神有知汝骨安全永承終古無有後艱我來訣別涕淚漣漣嗚呼哀哉尙享

攷新舊唐書習之未嘗宦湖亦未嘗刺舒英華作朗

注集作湖豈集悞耶

元衢

此齋帖

釋高閑

此齋破除京中所得物猶未盡豈得更受相助錢物勞送此意便令却還本至請檢納六日高閑白

上梁補闕薦孟郊崔弘禮書

李觀

觀辭達盛德曠阻拜跪自始及今三改其時方寸之心

藝文補

卷之十

三

唐文

戴慕何窮但以久寓之身無所取資故或丐于北或遊于南秋夏逍遙途極還東交不增舊文不加新將往拜見愧無所容終乃因循懼日至疎執事方擅名於時出入兩宮上悅對問外內公卿無疑議無間言斯乃前漢賈誼王褒之徒弗及也豈復能思觀之在天下竊竊哉然觀常以未成名前高見揄揚遠邇之人以觀爲執事門生然作公門生當人此言豈曰易乎豈曰易乎誠敢望邪誠不敢望邪然每思念士有勝已者而上薦之執事以恃知德之深也常用爲心今有孟郊者有崔弘禮

者俱在舉場靜而無徒各以累舉可嗟甚焉孟之詩五
言高處在古無二其有平處下顧兩謝崔之文鴻健宏
深度中文質言之他時必得老成言之今日粲然出倫
執事導之輩流於觀日深矣故得言今輒以二子之文
布之下風執事豈以爲黨乎蓋良匠之明有所無由而
見者二子之美有所無從而求者益以慕舉爾所知遺
其友之言慕之多以至不量力也其孟子之文奇其行
貞其崔子爲文如適所陳爲行則福落不常俱非苟取
是之人也特惟哲匠執而置之引而途之未若觀之愚
藝文補 卷之十 三十五 唐文

也嘗處分維摩詰贊初若不安應命乃遲方今勵精

上或可觀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一目錄

權德輿

右中獄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吳筠寓公

唐僕射贈太子太保姚公集序 姚南仲武康人

故中散大夫守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贈太子太保姚公神道碑 同上

湖州武康縣丞許君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

沈傳師 既濟子

元和辯謗書序

藝文補 卷之十一 目錄

元稹

授學士沈傳師加舍人制

白居易

授沈傳師左拾遺史館修撰制

授錢徽司封郎中知制誥制

號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略 崔元亮郡守

沈亞之 吳興人晁公武讀書志云長安人誤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移佛記

歇者葉記

秦夢記

上冢官書

湘中怨解

并序

馮燕傳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一目錄終

藝文補

卷之十一

目次

二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一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唐中嶽宗元先生吳尊師集序

筠常寓吳興 權德輿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況本於玄覽哉爲至
言言而蘊道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
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
者遺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
宗元先生吳君其知言者歟先生諱筠字貞節華陰人

藝文補

卷十一

唐文

生十五年篤志於道與同術者隱於南陽倚帝山閱覽
古先遐蹟物表芝耕雲臥聲利不入天寶初玄纁鶴書
徵至京師用希夷啟沃昭合玄聖請度爲道士宅於嵩
丘乃就馮尊師齊整受正一之法初梁貞白陶君以此
道授昇玄王君自王君至先生凡五代矣皆以陰功救
物爲王者師十三年召入大同殿尋又詔居翰林玄宗
在宥天下順風祈禱乃獻玄綱三篇優詔嘉納志在遐
舉累章乞還以禽魚自况藪澤爲樂得請未幾盜泉汙
于三川羽衣虛舟泛然東下棲居廬登會稽浮湖河息

天柱隱機捫照順吾靈龜有時放言以暢天理且以園
公歌詠於紫芝弘景怡悅於白雲故屬詞之中尤工此
與觀其自古王化與詩大雅吟步虛詞遊仙雜感之作
或遐想理古以哀世道或磅礴萬象用冥環樞稽性命
之紀達人事之變大率以齋神挫銳爲本至於奇彩逸
響琅琅然若曳雲璈而凌側景崑閼松喬森然在目追
近古游方外而言六義者先生實主盟焉至若總論谷
神之妙則有玄綱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也則有神仙
可學論疏濬滌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賦巖棲賦修

藝文補

卷十一

二

唐文

胷中之誠而休乎天均則有心目論辨形神頌其他抗
章寓書贊美序別非道不言言而可行泊然以微妙卓
爾而昭曠合爲四百五十篇博大真人之言盡在是矣
大曆十三歲歲直躬首止于宣城道觀焚香返真於虛
室之中門弟子邵興玄者率額其徒寧神于天柱西麓
從其命也太原王顏常悅先生之風採道也熟自先生
化去三歲顏爲御史中丞類斯遺文爲三十編拜章上
獻藏在秘府興玄者偏得先生之道如槁木止水剗心
遺形自先生化去二十五歲以其文編請傳永久其有

逍遙卓詭之論猶不列於此至若捉神奇祛鬼怪告鍊
蛻之地合盼蠻之符皆備於刻金石者之說今徒采獲
斯文以序崖畧且俾後學知道者必知言云

右僕射贈太子太保姚公集序

權德輿

文章者其士之蘊耶微斯文則士之道不彰不明又况
宗公大君子綱紀百度琢磨九德以至於經大猷斷大
事不由此塗出者猶瞽之無相歟蓋脩之有本末得之
有厚薄耳至若推於心術暢於事業行顧言言中倫者
太保有焉太保姓姚氏諱南仲吳興人博究古今安舒

藝文補

卷十一

三

唐文

方重外清和而內剛明有直質爾無流心學於詩之愷
悌易之貞厲且曰史魚仲山甫吾之師也故以之脩身
以之懿文其遜志肆業通達強立則博約以明義類郊
居宴息勇退肥遯則吟咏以達情性詳延特起對有明
法拾遺補闕在帝左右義激於中書陳於前肝膈悃悃
以盡規爲已任切於時病者皆精爲上言之疏兩河安
危夷門要害蓋建元侯以屏東夏疾吏道維而多端條
陳選部官人之法載下饑旱舉成湯六事凡如此書數
十上請改卜貞懿皇后陵地一篇尤深切著明武皇嚮

納被以命服因詔侍臣極言得失宰司上賀百執事聳視以爲雖神爵黃龍炎漢紀年之瑞不若是也周旋臺閣損益文憲由左馬翊理陝州教化清平分閭東郡閑邪秉直志氣所伸勇若諸賁天下之人稱焉竟以貞勝而登端右是皆以立誠居業言而履之之効也故其含章匪躬諷議居多其他則歌詩有逸韵敘事爲實錄皆据根抵而無枝葉惜惜然君子大儒之言其在是乎昔公之理海鹽而介浙右也德輿方僑於吳辱忘年之歡暨叨貳六職而公入踐師長馨香茂實耳目聞知公嗣藝文補

卷十一

四

唐文

子太僕王傳家孝謹而文永懷罔極捧公述作二百篇列爲十編以論次見授故粗舉公之所履與爲文之旨而敘之云爾

故中散大夫守尚書右僕射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贈太子太保姚公神道碑

權德輿

公諱南仲字某吳興武康人姚墟媽水根柢峻茂後漢青州刺史恢始達難東徙周華州刺史北絳郡公僧坦以行義道術聞二才子曰察曰最最仕隋爲蜀王友六葉至公曾王父績仕絳州曲沃縣令王父玄宋州宋城

縣令烈考發天寶中舉秀才十上不合慨然自奮從西平王哥舒翰于隴上積功勞至右領軍衛將軍他日以公之勤贈國子祭酒公抗行厲操清方謙儉以規爲軫

集作瑱出國語

集作學

爲富以不貪爲實潔如

大圭鏗若黃鐘弘毅以任重溫良而能斷自射策筮仕至于綬吉祿啟手足繇是道也其初應制條對理道授太子校書內史吏部表其才能凡三結黃綬至萬年尉前後考課爲府中最擢拜右拾遺久次歷右補闕發文石封皂囊諷議十年彌逢百度大曆中中宮憫冊旣上

藝文補

卷十一

五

唐文

壽原陳古義以上達疏近郊之非便即日詔可下其章於宰司特超五階被以命服執事內詔以上賀近臣修職而競觀服薦紳者誦之執簡記者書之屬以本官充理匱使今皇帝嗣位之初慮化不下寃以通邑長人導利之源出任蘓州海鹽縣令韓晉公滉時總方任延於幕庭改殿中侍御史興元歲大略集作略省方深燭理本東求峻人徵詣行所洎清官旋蹕拜左司員外郎紀綱品式練達明備轉兵部員外郎時武師告成侵殄肅清四征羣帥條上功級材官勇爵差次賞典受命顯達疇

庸式敘遷本司郎中凶旱之後被邊糴食近關蒲晉十餘城之地因其徵令說以平糴乃董使車贏量息入拜御史中丞歲中換給事中正色匪躬清公不苛大朝以肅右集作曹亦理明年授同州刺史三年考績復以御史中丞領陝府長史陝號觀察使居五年就加右散騎常侍左輔有離宮公田之劇焉陝服居函關砥柱之衝焉於二十石元侯之選斯近而重賦政廉平馨香流聞以脩班制以厚風俗上以靈昌居兩河之郊鄭爲支郡是皆要害且今勁兵處也自丞相魏國公政成入弼厥

藝文補

卷十一

六

唐文

後守臣再物故而魏公之澤寢遠思得寬明忠智之長以輯桑之進公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爲滑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於是握兵符乘單車惠然簡易入布條職恤鰥寡用仁制強禦用明居常以柔克臨事以貞勝士吏悅勸夫家寬息阜俗成師納忠閉邪衆情皆懷而公益厲十六年介圭來朝牢讓師師繇是詔魏公以左僕射居相府命爲右僕射公既得請命其軍司盧羣以代焉爲仁由已足稱方國之表知臣者君乃膺師長之任詔太常具儀法以蒞中臺禮官贊引宰政爲客諸曹羅拜

于堂下郎吏捧牘於階序禮成渥繆秉直者榮之虔奉朝請恪居官次慥慥然守業修職未嘗以耆碩尊禮自處山甫之匪懈考甫之益恭古人與稽華髮彌固十九年秋七月乙亥感疾薨于宣平里第享年七十五天子廢朝悼歎俾中貴人弔祠追命爲太子太保恩之所加可勝言哉惟公粹和而能貞厲恬淡而有儀矩履方持重坦坦光大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樂易而不違于道也又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言遭明君其道行也斯二者君子謂公得之夫人河南縣君元氏魏景穆帝

藝文補

卷十一

七

唐文

之喬宣州錄事參軍光宣集作之息女也和易淑柔以肥家道先公而沒十八年矣嗣子太僕寺主簿交潔清好古誠信得禮與其弟亮茹茶問卜以閏十月巳酉奉公之喪與夫人之殯合祔之集作少陵原黃渠里以儉襄事率循家法雖宗姻四布皆泣而辭之且曰理命也猶懼先人懿實寢而不章刻茲穹石以永終古銘曰黃目鬱罷禮神所貴佩玉金龜君子是衛秩秩姚公其心秉爨抱義載仁造次無違公之所履中立不倚廉車淑旂所嚮風靡正集作無吐茹道若砥矢事君愛人斯

謂至矣中臺崇崇端右宗公皇明嘉獎陟是師長卓爾
道行倏然化往少陵鮮原美價新阡龜筮告縣塗芻儼
然白驥蕭蕭黃渠潺潺姚公之德兮揭此貞堅

湖州武康縣丞許君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

權德輿

夫人姓韋氏京兆杜陵人歸于某郡許授授循理喻義
調常州義興尉湖州武康丞滿歲葺田廬田於雲溪之
上忘懷進取夫人贊家道以供先祀誠伯宗而饁箕歆
許君之動靜無悔抑有助焉所從之祿甚薄不及偕老

藝文補

卷十一

八

唐文

徙宅教子宜家佐餽閨門之禮有同嚴君才識所及過
人甚遠內外之言不越於閫而人事物理皆能折中焉
凡結婚二十五歲而稱未亡人又十五歲而不舉火時
元和二年正月春秋五十九其子士儉拊于皇辟之封
惟夫人有姿標徽範不得被魚軒翟第之飾獨振內則
而傳母儀孝子家婦居喪率禮無違而哀有餘姻黨稱
焉嗚呼孩提相長實均同氣今視士儉猶吾之出焉士
儉緘哀詞治集作理命請刺圓石屑涕直書寄茲沉痛銘
曰士之積行未必豐祿有美夫人不登象服從夫也有

德有儀訓子也恩斯勤斯勸以義兮道之慈養未及兮
命奪之服在總兮心若葦刺琬琰兮淚泫泫

元和辯謫書序

沈傳師

唐次晉陽人貞元初歷侍御史實叅深重之八年叅
貶官次坐出爲開州刺史西川節度韋臯抗表請爲
副使德宗密諭臯令罷之次久滯蠻荒乃採自古忠
臣賢士遭讒放逐遂至殺身而君猶不悟其書三篇
謂之辯謫畧上之改夔州刺史憲宗明哲嫉惡尤惡
人朋比嘗閱書禁中得次所上書三篇覽而善之謂

藝文補

卷十一

九

唐文

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集辯謫之書實君人者時宜
觀覽朕思古書中多有此事次編錄未盡卿家傳史
學可與學士類例廣之傳師奉詔與令狐楚杜元穎
等分功修續廣爲十卷號元和辯謫書

臣聞乾坤定而上下分矣至於播四時之候遂萬物之
宜在驗乎妖祥二氣祥氣降則爲豐爲茂妖氣降則爲
沴爲災君臣立而卑高隔矣至於處神明之興詞獻納
之辭在審乎邪正之二說正言勝則爲忠爲讜邪言勝
則爲讒爲諛故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刺其組織之

甚巧也語曰邪徑敗良田讒言亂善人惡其善言之益
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便便可以動心提捷可
以亂德豈止賜鳩彫卉惹惑珠者哉況立國家自中
徂外道偏則刑罰不中讒勝則忠孝靡彰遜覽前聞緬
想近古招賢容鯁遠佞嫉邪慮之則深防之未至伏惟
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垂承御宇化洽文明謨猷傳訪於
縉紳旌賁屢臻於巖穴尚復廣四目周四聰制理皆在
於未萌作範將垂於不朽乃詔掌文之臣令狐楚等上
自周漢下洎隋朝求史籍之忠賢罹讒謫之事迹敘瑕
藝文補

卷十一

唐文

慶之本末紀謠詠之淺深編次指明勒成十卷昔虞舜
有聖讒之命我皇修辯謫之書千古一心同垂至理將
俟法官退日昃之政別殿備乙夜之觀則聖慮先辯謫
何由興上天不言而民自信矣

授學士沈傳師加舍人制

元稹

勅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天下不可一人理也今國
家崇建執事以任股肱竑選侍臣實司耳目股肱良則
心膂正耳目審則視聽明苟非端人何以近我爾朝議
郎守尚書兵部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上護軍賜紫

金魚袋沈傳師潔靜精微風流儒雅名因道勝信在言
前謙而愈光卑以自牧專對無不達羣居若不知而又
煥有文章發爲詞誥使吾禁省中無漏露之患而朕語
言與三代同風勤亦至矣事我滿歲命汝卽真勉竭乃
誠以輔台德可守中書舍人依前翰林學士散官勳賜
如故

授沈傳師左拾遺史館修撰制

白居易

勅京兆府鄠縣尉沈傳師庶職之重者其史氏歟歷代
以來甚難其選非雄才博學輔之以通識者則無以稱

藝文補

卷十一

唐文

命今茲命爾其有旨哉昔談之書遷能修之彪之史固
能終之惟爾先父嘗譔建中實錄文質詳畧頗得其中
爾宜繼前志率前修無忝爾父之官之軾可

授錢徽司封郎中知制誥制

白居易

勅中臺草奏內庭掌文西掖書命皆難其人也非慎行
敏識茂學懿文四者兼之則不在此選祠部郎中翰林
學士錢徽藹然儒風粲然詞藻縝密若玉端直如弦自
參禁司益播其美貞方敬慎久而彌彰應對必見於據
經奏議多聞於制藥迨今六載其道如初嘉其忠勤宜

有選權俾轉郎吏仍參綸閣茲乃榮獎爾其敬承可依

前件

號州刺史贈禮部尚書崔公墓誌畧 白居易

唐有通四科達三教者曰惟崔公公諱元亮字晦叔博陵人解褐補秘書省校書郎歷遷湖州刺史聚羨財而代通租則人不困謹茶法以防黠吏則人不苦修堤塘以備旱歲則人不饑罷民賴之如依父母入爲秘書少監改曹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禮部尚書前後著文集凡若干卷尤工五言七言詩警策之篇多在人口其餘

藝文補

卷十一

主

唐文

製述作者許之可不謂文學乎在湖三載歲修三元道齋每輒有綠雲靈鶴回翔壇上久而去之前後置齋七八而鶴來儀者凡三百六十其內脩外感也又如此可不謂通于大道乎公之晚年又師六祖以無相爲心地以不二爲法門每遇僧徒輒論真諦雖耆年宿德皆心伏之及易簀之夕大怖將至如入三昧恬然自安仍于遺疏之末手筆題云暫榮暫悴敲石火卽空卽色眼生花許時爲客今歸去大曆元年是我家其解空得證也又如此可不謂達於佛性乎總而言之故曰通四科達

三教者也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

長慶元年

沈亞之

問皇帝若曰蓋聞舜禹之有天下也起于側微積德累勤多歷年所大經盛聖之慮豈有遺哉然猶好問察言勤求賢士蓋以承天之任重憂人之志深也況朕長于深宮涉道日淺繼列聖之鴻緒撫萬宇之烝人夙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求謏言以輔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懷極意正詞勿有隱諱昔王政之興必臻於康泰霸道所立猶致於

藝文補

卷十一

主

唐文

富強我國家提封溢于三代酌憲兼乎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尙彫詭家無蓋藏公門儲蓄卒乘之數貨幣之資統而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植變于古歟固已揣摩必窮利病明徵未失之漸具陳興盛之暮且文武兼學以成功士農迭居以豐業故家給足以戀本才周可以應時近古各循一端不相資用致令從事異心難成考課去秩無守輕爲情游捐明其賈之方斯合二途之利永言化理期酌厥中施爲或差得失斯遠將修睦勸義則在下難知將任數情則

人心益僞思聞有要得合誠明旌別比周之情然詳忠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攸慎九徵恐泥五事難精或望可服人而才非周物或言皆詣理而行則乖方宜陳取舍之端用明真僞之辨至于朝廷之關四方之弊詳延而至可得直書退有後言朕所不取于大夫其勉之對臣伏念目之包明其在昏夕之時則與盲者等及屬日蒙光乃能寤玄黃披萬類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則爲愚者混非遭聖偶時安能調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盲者雖蒙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智其理一也

藝文補

卷十一

南

唐文

故舜禹翔其光於上益稷之徒周其視於下其由懸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狹見其手而迷其足覩其前而昧其後其猶舉燭螢而臨庶目也今陛下神光動天鑒彼幽塞猶懼理有未至故親省羣言而臣瞽愚非能踰于智傑副陛下之清問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微臣所冒非任當伏竄棄之尤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言伏讀睿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天災之病也臣愚以爲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睿問有念人俗之凋訛及于卒

乘之數貨幣之資臣請以今戶部兵部之壞舉之睿問有思才周於文武本固在於士農臣請以禮部工部之壞舉之睿問有欲以辨行之真僞臣請以吏部之濫舉之睿問有朝廷之關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睿問有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隴右之急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言察臣之志無以臣微而輕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統百辟立國八百年由綱之不絕於所制也太宗龍興革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中事設尚書六曹以敘班文武以條系天下號令旣布而萬方從矣愛其人若愛己

藝文補

卷十一

圭

唐文

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其墜也明四目以先其視指其未見者也達四聰以先其聽喻其未聞者也尊賢之言而爲視聽視聽先張則黎庶不陷于災害而康泰矣後代雖有盜臣奸黨而終不患其亡由綱之不絕于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樞係于元首左右之用關于肘膝其血氣根脈皆統于六腑符而命之然後能動用失其用者非邪則眩夫入莫不尊其首故足司其所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

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謬今人俗凋訛者其由戶部之綱不理也昔戶部其在開元最爲治平當時西有甘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帥其餘利殖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滂洋之若是及一日上恃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狠直言得來諛色獲進轉掌之間清蹕巡于巴蜀矣今西涼爲虜兩河爲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卒勝衣之農而百徭出矣鞭役重繁不勝於籍推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吞

藝文補

卷十一

太

唐文

危衆多欲無凋訛不可得也兵部之選武士亦謬矣夫試射百中爲重馳射次之馳弋亦次之此武夫賤者之宜業也而真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買豪姦之華役者以資入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估肆富人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用顧欲占籍自恃以道徯于鄉閭耳而欲卒乘貨幣之充強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間至于幽薊連屬西邊北邊而仰給之卒多于其土之齊人十九在兵部者所操曾不能制一校尉而况紐其綱乎古者兵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耕而夏植秋藏

而冬講武誠願使兵部之綱紀根于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于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卒貨不克于古哉今禮部之得進士最爲清選而以綺言聲律之賦詩而擇之及乎爲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無王公之重冕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猶擊陋缶而望曲齊於韶濩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必以陰詐爲朴陽明爲狂顧以武爲汙矣而况兼學乎陛下何不令禮部之臣督其所業雜考其所能則人可化矣夫惟博大之士爲能兼學耳夫持綱舉維非博大之士不能也夫求博大

藝文補

卷十一

七

唐文

之士非竭誠不能也故殷宗之竭誠于神神感于夢而得傳說周文之竭誠于氣氣感于兆而得太公陛下如能用殷周之誠而求之何患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綱不舉其由百工之不條理焉且務于捷濫則能速壞惑于邪巧則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費之不窮工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堯之功與天比覆居于土階之上蔭于茆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理水而卑官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厭蓋欲使天下之人自然而儉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二

文粹
作載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主未有不極遊觀

之樂窮巧侈之娛恣羅紈之靡雖有生植之衆不足以

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以塞百工之役雖竭

蠶婦之勞不足以給綺綵之廣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

足以禦宗社今仕家不著籍于鄉閭亦已久矣則農夫

惟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顧隴畝而戀其本哉伏

願陛下仰堯舜禹之聖敬畏秦隋之敗奢念漢文之節

儉凡在百工之用關於將作內作技同者必使統于工

部以觀制作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下人則堯聖禹

藝文補
卷十一
木
唐文

明周規漢儉惟陛下擇耳何止士農之固業哉今吏部

之補吏歲調官千餘其試以偶文麗語之書程以二百

字爲准考之文粹能否以定取舍直使其人直能然尙

何以補况十九皆僞人乎以此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

昆吾之利莫邪之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鷲易之

羅雖善掩者不能拘斂矧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心鏤

舌於此辭而其道安可見乎陛下何不命羣官立于朝

者歲各貢其所知各以其所長試之各以其罷任之不

勝其任者罪罔上關其貢者罪蔽賢而治聞者爵逾次

禮部吏部以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爭好

賢人人務克已何患乎真僞不可辨哉今朝廷之闕衆

多其最急者刑部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不信勅

命迭降而其肯相違故有行之于今日而廢之于明日

罪之于此而赦之于彼是慢易欺詐之藪耳欲無枉撓

不可得也誠願斥其煩苛去其相逾則人人易守難犯

然後命儒賢寃掌之不明于此者不得爲刑部之官無

令猾賊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弄如此則清矣賞信

刑果則遠罪修已之風序今非止于闕蓋將病且瘳矣

藝文補
卷十一
亢
唐文

夫病者其在皮膚則易也六腑尸文粹作已繆氣非所經而

其體廼不亦危乎臣請以醫方之言諭國之病伏惟陛

下察焉臣聞良醫之理廼也陳以奇方伐集作以猛餌

外以針火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于其中及廼解病瘳

六腑亦憊于是竭良醫以材調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

後六腑平百體正內強而外和矣夫代之愚醫則不然

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

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絡也九州百郡國之四體也四

夷八蠻國之外膚也驕荒淫異國之廼病也嘉謀長算

國之奇也強將勁兵國之針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
膳良藥也夫百骸居于外六腑列于內相假而成生相
致而動心本爲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
大攻而不除其久爲癰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爲癰難矣
臣以爲天寶貽癰始于一支而容之浸及百體幾危其
形玄宗肅宗除而不終癰及興元德宗之時又無良臣
可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克集作就先皇攻于除而不攻于
補今乃復發于幽薊居國之左右又有西戎之厲居于
右掌之膚涉腕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
藝文補
卷十一
唐文
也以安西至于涇隴一萬二千里其間嚴關疑重阻皆
爲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
之去喉能遠乎奈何容而不除也此皆發于中朝之關
而流其病也若四方之弊莫若山東隴右之惡莫若武
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聖人之母萬物必體天地之
功故以陽爲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爲武備盡其肅厲
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
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明正陰之有位而
盜陰不生也故聖人因之以武備而至于十一月陰盈

包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厲之恐僭陽
之道也內密煥而養之使其爲文爲光也故聖人因之
求賢以爲輔電凍霜雪禁其焚蕪陰用也故聖人因之
以正刑雷風爲前驅蕩其所不通溫光從而暘之陽德
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德文雖先而武備
不去前年淮夷擒齊魯滅常山夾幽薊歸臣未見制法
有方法也而議者且以爲兵可戢也遂用羸將守常山
滯儒臨薊北不旋踵而賊氣復作矣伏願陛下慎動誠
盈無傷陰之大候且行化在便人舉兵在立勢夫百斛
藝文補
卷十一
唐文
之車百蹄之牛不能搖其轂如措之峻坂之上擾之力
者不盡數牛及轟然而遷則牛足之運不給輪奔矣此
立勢之樞也今幽薊之兵其由病者之再病也入虛而
強履獨有立勢而誅之立勢之惡在于聚威于深隸實
力於滄定然後以趙魏臨常山環兵而攻之則冀馬之
蹤不皇合於燕蹄矣以太原之師入薊丘則易水之東
左臂不能傍運矣此拘燕固薊之方也如其擒縱之法
出於一時者則名將而用耳如其威不聚于惡力不實
于危雖有名將不能爲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虜壁壘

之勢盤運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爲戎狄之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卒虛名占籍者十五不啻日夜飛金壁走銀繒市言惟恐田園陂池之不廣也簪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閣之不邃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一日戎戈東又陛下將安倚乎今北虜猾夏猶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虛盟安足信之不可無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形有險易勇怯可以習制制之以刑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借之以勢則亡怯假如

藝文補

卷十一

三

唐文

涉險利強弩以持重者據之平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蹄者兼之此得勢而亡怯也今士卒之獲戎者得其馬羊牛雜畜及丞裝寶絡皆與之無令有所奮奪此顧利而亡怯也蒙兵失律者皆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嘗仕于邊又嘗與戎降人言自瀚海已東神鳥燉煌張掖酒泉東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爲戎奴婢田牧種作或聚居城落之間或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爲歲時必東望啼呼其感故國之恩如此陛下

能不念之臣意西戎今冬當踰河拒北虜明年必入靈武寇西城先擊靈宥誠能因此時詔寧龍興及南梁皆會兵計事獨得以老弱留謹城其他少壯及騎士皆持裝備鹽糗令朔寧涇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箠朔寧軍北固崆峒守蕭關涇原軍西遮木峽關鳳翔軍逾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關南梁軍道鳳逾黃花因狄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供具各以輕騎入賓蘭撫諭其遺人飛聲流勢延而益西則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稱警烽之虞哉臣固曰四方之

藝文補

卷十一

三

唐文

弊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言極諫雖言無所不直直不懼于罪也若諫無不極者今百不盡臣之一二焉何者荅問之所及或未利于國臣雖欲漏之而不解則懼執事之臣不寤也膚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所蓄或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懼罪言於非宜也竊况晦寒之晨奔光馳曜之下筆之條奏拘以文陳乎臣所以憤懣之誠百不及一二也豈無異日而顧問譏候惟陛下察焉謹對

移佛記

沈亞之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間父子
將徙故佛像歸復于其寺佛至乃饗長老使白其由於
亞之而求詳錄焉沈子曰西域之有神教流于東域中
者其教像法其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又曰世尊
出其言亦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摹其形焉像
其真與衆瞻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也其或範金鐵以
爲之合土木以爲之堅之以脂膠飾之以丹漆五色然
後形神儼然成其像舉其數體有爲尊而坐者有爲卑
而拱立者有跪如受教諭者有執樂而絃者吹者有具

藝文補

卷十一

唐文

唐文

其形怪荷戈而勉強者有噴目而叱咤者摹鬼神焉此
爲像之外者也其性之旨爲戒慎焉正邪去惡爲濟渡
力導盲聾警沉溺使民無不善如我仁誼慈惠然此爲
像之內者也又說有已來之生來生之後生爲福則福
應爲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由是舉域大敬自
天子達于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六百餘年矣其間亦
時神怪焉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足如何之稱者無何
水火災生民流沉溺于是邦其寺之佛事卑而拱立者
跪而受教諭者執樂而絃者吹者循而荷戈叱咤者皆

毀也散其宇皆落惟尊而坐者獨歸焉而存由是納去
又重其裝敬焉數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減其三四
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敵惡誠而敬
順之道明矣嗟乎忠信仁誼不舒信於人久矣而皆以
已生來生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矣今余因長老請
余記移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意所以意者欲使羣生隨
其機以悟之其機高者其性慧見其內像而內覺發其
心而能至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同見其外變而外覺反
其心而後歸其正是故精麤其內外之像以陳之

藝文補

卷十一

唐文

唐文

歌者葉記

沈亞之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爲能盡青之妙也
卽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
雲不流矣娥心乃哀然韓娥亦能使逶迤之聲環梁而
遊凝塵奮袂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爲人悲亦能爲
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爲新聲亦云能感動人
至唐貞元中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恭之下
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歌成無等後爲成都率家妓
及卒死復來長安中而載下聲家聞其能成爲會唱次

主華當引弄及舉音則絃工吹師皆失執曰廢罷聲
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
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綠組初秩寧宜厚蓄以自奉
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所吝也他日
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
卽乘小車詣莒莒且酹爲一擲目作樂乃合韻奏絲腰
俱囑葉曰幸給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貽刺利反是日
歸莒莒沉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莒能善人
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中禁葉爲人潔峭自處

藝文補

卷十一

三六

唐文

雖諸者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
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令與公賓客於鄆在莒鄰夜聞
其歌有人坐泣且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
孰與集作爲之是欲吾不得自任矣明旦問其狀乃葉爲
也後莒復與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
近逝矣自趙璧李元憑世稱爲知音之尤肯擅鼓絃及
爲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循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
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
聞於後世云

秦夢記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橐泉邸舍春時晝
夢入秦主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膝前席曰寡
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其彭齊
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使佐西乞術伐河西亞之率將
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
久之公幼女弄玉聳蕭史先歿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
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脩
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

藝文補

卷十一

三七

唐文

請拜左庶長尙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
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迓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
主出鬢髮著偏袖衣裳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
樣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之
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沈卽院雖備位下
大夫縣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下翠
微宮高樓上聲調遠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
月七日生亞之嘗無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
戎戎主與廖水犀兩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公主悅

受管結裙帶之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
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忽無疾卒公追傷不已將
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泣塋一校紅
生同歎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間簫處高
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
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又使亞之作墓誌
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甃髡莎禭英滿地兮春
色煙和珠愁粉瘦今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
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十四人殉之亞之以悼悵過

藝文補

卷十

天

唐文

戚被病臥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入宮矣居月餘
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托久要不謂不得周
奉君子而先物故敝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
每見子即不能不悲悼大夫蓋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
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左庶長不能從成公主君免罪矣
使得歸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今日將去公追酒高
會聲秦聲舞秦聲舞者擊鼙拊鞀鳴鳴而音有不快聲
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傾此聲少善願沈即廢揚歌
以塞別公命趣進筆視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鼙舞

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辭不成語金鳳銜紅
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
何處去歌卒授舞者襍其聲而道之四座皆泣既再拜
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宮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
珠翠遺碎青階下牕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亞之
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
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胭脂竟別去公
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
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卧即舍明日亞之與友人崔九

藝文補

卷十

天

唐文

萬且道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
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
說如九萬云嗚呼弄玉旣仙矣惡又成乎

上冢官書

沈亞之

某伏念傑木之生大長越倫足谷睂山而大谷不足以
室其根長霓不足以帷其華天之所惜其體若此豈不
使皆獲其所安而輟乎用及其不偶也徒見摧風枯霜
蒙烟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枝不尺而葉綴
其根不能躡土之膚生不十年各獲斤斧之製以就用

何者受乎庶氣故易長于極成爲衆用故易售于工其在林居相扶策木意自得仰視傑木不見其相與笑凡枿而無用及一旦遭遇得升賢工之所思採而飾之跨三礎而百棟賴負若是修材巨幹非易自致也賢工良匠非易能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強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也負難戴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材異日處之然後次衆材備於百常如此則賢工之名可以自有古者賢士之居位也沐浴不終湯沅饑不竟飯中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探善於衆能思致其爵

藝文補

卷十

三

唐文

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爲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重養其所進者惟柔氣緩言瞽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爲誣博知爲強遷善爲流立節爲詐是皆斥而莫得稱也及一日操尺墨樞物機茫乎不知其所從使左右庸胥因得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事業之所報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卒殺辱守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卽如主上求其往而爲理者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某誠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臣智輔之

所以爲化至於樂慕賢哲亡其私而不同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巖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於書得失脩理亂敘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霸帥之所以整暴亂至於奮旅陳師圍會百變之狀離如鷺鳥合如疑雲此則得之於師矣是三者皆業於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爲一從材戴橫傑之梁立巨礎之上顧世持斧之士安足以募哉某聞戎鏡包陽當日而矚之則能延燧興火處陰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邪而誰寤者而誰寤者夫其應則生某亦蒙矚於光下以其所抱

藝文補

卷十一

三

唐文

書詞多鄙又不盡志忤觸清嚴罪無以逭謹再拜

湘中怨解

并序

沈亞之

湘中怨者事本怪媚爲學者不當有述然而淫溺之人往往不悟今欲概其所論以著誠而已從生常敖喜撰樂府故牽而廣之以應其詠

垂拱年中駕在上陽宮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曉月度洛橋聞橋下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察之見豔女翳然蒙袖曰我孤養于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曰能遂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載與

藝文補

卷十一

三

唐文

居號曰汜人所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辨之書亦嘗擬其
調賦爲怨詞其詞麗絕世莫有屬者因誤風光詞曰隆
佳秀兮昭盛時播薰綠兮淑華歸故里蕙與處萼兮潛
重房以飾姿見雅能之韶羞兮蒙長藹以爲幃醉融光
兮渺渺瀾瀾迷千里兮涵煙媚晨陶陶兮暮熙熙舞姚
娜之穠條兮娉盈盈以披遲醪遊顏兮倡曼卉穀流舊
電兮石髮髓施生居貧汜人嘗解篋出輕繒一端與賣
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曰我湘中
蛟宮之娣也謫而從君今歲滿無以久留君所欲爲訣
藝文補

藝文補

卷十一

三

唐文

之於朝中因悉補其詞題之曰汜中怨蓋欲使南昭嗣
煙中之述爲偶唱也

馮燕傳

沈亞之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專爲擊毬
鬪鷄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
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鷄毬相得時相
國賈公旽在滑能燕才畱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
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室焉其夫
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
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納嬰
以裾蔽燕燕卑春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
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熟
視斷其妻頭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歟愕然欲出
自白嬰隣以爲妻嬰殺畱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
毆吾女廼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
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筭遂不能言官家
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小吏持朴者
數十人將嬰就市看者圍面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

來呼曰無令不辜死者我竊其妻而又殺之當繫我吏
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
以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
皆免亞之曰余尚太史言而又好敘義事其實黨耳目
之所聞見者爲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心有
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一

藝文補

卷十一

三

唐文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二目錄

李德裕

玄真子漁歌記

牛僧孺

昭義軍節度使辛公神道碑略

辛祕郡守

杜牧

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

沈傳師

玲瓏山題名

烏程

蔡襲秀才文

襲解卒于湖

藝文補

卷之十二

目次

崔巖

授沈詢翰林學士制

沈詢傳師子

沈光

吳興人與隋沈光同姓名

李白酒樓記

沈頰

傳師孫

宜州重建小廳記

化洽亭記

時日無吉凶辯

登華旨

薛廷珪

湖州烏程縣尉李忠等授官仍量留等制

授膳部郎知制誥錢珣守中書舍人制

授溫潞湖州防禦判官李壇湖州防禦推官制

授孔兢陰縣令張標湖州錄事參軍等制

授前京兆府參軍錢珣藍田縣尉充集賢校理制

錢珣 見前

授陸辰兵部尚書制

史館相公請冊皇后表

藝文補

卷之十一

目次

二

為宰相賀雨表

代宰相謝示白野鵲表

宰相諫罷討伐請不幸奉天表

為集賢崔相國論京兆除授表

代史館相公讓官第一表

代史館王相公謝宣諭奸邪表

代王相公謝加門下侍郎食邑表

代崔相公謝加中書侍郎食邑表

代中書孫相公謝登庸表

代陸相公謝再入表

代史館王相公謝監修國史鹽鐵使表

代戶部孫相公謝授兄太常卿表

為宰相謝內宴表

舟中錄序

論南郊內臣朝服狀

論南郊內臣朝服第二狀

顧雲 寓公

唐風集序

藝文補

卷之十二

目次

三

皮日休

茶中雜詠序

補陸羽茶經

陸龜蒙

郡丞又寓公

書李賀傳後

為孟郊

林嵩

周朴詩集序

周朴福州志云吳興人

吳越王錢鏐

鍾廷翰攝安吉主簿牒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二目錄 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二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玄真子漁歌記

李德裕

德裕頃在內庭伏覲憲宗皇帝寫真求訪玄真子漁歌
歎不能致余世與玄真子有舊早聞其名又感明主賞
異愛才見思如此每夢想遺跡今乃獲之如遇良實於
戲漁父賢而名隱鳴夷智而功高未若玄真隱而名彰
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其嚴光之比歟處二子之間誠有

藝文補

卷十二

唐文

裕矣長慶二年甲寅歲夏四月辛未日潤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李德裕記

昭義軍節度使辛公神道碑畧

牛僧孺

辛秘字藏之元和元年任湖州時觀察使李錡不奉詔
舉江南六州兵獲京口窺采石渡臨江索流因命心腹
將率壯士高職重賄釣其膽且約曰若等當以某日同
起取五刺史欲斬以號令在錡鎮實多年交有素故刺
史不得諫兵馬及難作顏防用李雲驪市人舉常一職
敗走李素受縛于蘇項釘舡艚惟公以儒雅賊未急迫

公乃夜起撫左右曰僕若等父兄妻子咸其家皆天

子恩也若等隨李錡為賊乎左右皆泣曰唯公命乃開

羅城門收湖下子弟得人數百公親以衣承之以食食

之悉黑掩出剗壘始呼大戰州東斬將屠營值旦悉殲

登城號令中外恬然於是時武功冠江南錡為之失勢

就縛天子親命使以金印紫綬賞公急詔徵為河東軍

司馬兼御史中丞

尚書吏部侍郎贈吏部尚書沈公行狀

杜牧

藝文補

卷十二

二

唐文

曾祖某皇任泉州司戶參軍祖某皇任婺州武義縣主
簿贈屯田員外郎父濟皇任尚書禮部員外郎贈太子
少保公諱傳師字子言明春秋能文工書未弱冠知名
我烈祖司徒岐公與公先少保友善一見公喜曰沈氏
有子吾無恨矣因以馮氏表生女妻之貞元末舉進士
許公孟容為給事中權文公為禮部侍郎時稱權許進
士中否二公未嘗不相聞於其間者今其年禮部畢事
文公詰許曰亦有遺恨曰為誰曰沈某一人耳許曰誰
家子某不之知文公因具言先少保名字許曰若如是

我故人子後數日徑詣公且責不相見公謝曰聞於吏人或拔致中第是累丈人公舉遺其孤進故不敢自達許曰至如公者可使我急賢諸公不可使公因舊造我明年中第文公門生七十人時人比公爲顏子聯中制策科授太子校書郎鄆縣尉直史館左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翰林學士歷尚書司門郎中司勳兵部郎中中書舍人命服朱紫時穆宗皇帝親任學士時事機秘多考決在內必取其長循爲宰相公之密補宏多同列每欲面陳拜章皆互來告公必取規議用爲進退歲久當

藝文補

卷十二

三

唐文

爲其長者凡再公皆遂巡不就上欲面授之公奏曰學士院長參議大政出爲宰相臣自知必不能爲凡宰相之任非能盡知天下物情苟爲之必至敗撓況今百姓甚困燕趙造亂臣以成不敢當願得治人一土爲陛下長養之因出稱病特降中使劉泰倫起之公稱益篤故相國李公德裕與公同列友善亦欲公之起謂說甚切公終不出因詔以本官兼史職出歸綸閣外處密近思効用於外歷集作請於丞相不已由是出爲湖南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凡三歲轉爲此下諸本金同疑有脫遺按舊唐書沈傳師出爲湖

南人爲尚書右丞人困事繁惡易滋長官人調授安得

防寬遠疏通蹊逕人情物理無不曲盡吏欲欺於此照驗之端必明於彼民有未伸于彼開張之路必在於此聖聖循環皆極根本爲重刑罰杖十五至於死者每有一犯必具獄斷刑之後遍示幕府吏雖十人有一人以爲小木可者必再詳究經費遊宴約事裁節歲有水旱不可減於常貢者必爲代之江西宣州聯歲水災所貸萬計公善養性情自居方伯生殺之任喜怒好惡是四者閉覆渾然雖終歲伺之不見毫髮故驥吏欲賊公之

藝文補

卷十二

四

唐文

所向高下其事終不可得每處一事未嘗不從容盡理故所至之處富庶權康理行第一每去任人吏泣送出境不絕自宣城入爲吏部侍郎二年考覈搜舉品第倫比時稱精能宰物之望屬于僉議公每願用所長復治於外及薨於位知與不知莫不相弔上悼惜輟朝一日贈吏部尚書與公先少保俱掌國史讓憲宗實錄未竟出鎮湖南詔以隨之成於理所時論榮之公生得靈粹沛然而仁自幼及長未嘗須臾間汲汲牽率欲及於道溫良恭儉明智忠信內積外溢自然相隨自布衣至

達官凡所交友皆當時名公獎美所長復救所不及三

十年間無有攜問者公常居中雖有重名每苦於饑寒

兩求廉鎮時宰許之皆先要公曰欲用某爲從事可乎

公必拒之至有怒者公曰誠如此願息所請故三鎮幕

府皆取孤進之士未嘗有吏一人因權勢入嘗擇即吏

尹倫倫慙滯闕事寮佐多言之因請易之公曰某出京

師面誠倫曰止可闕事不可多事是倫遠能如此受不

虛矣故三鎮號爲富饒凡十年間權勢貴倖之風不及

於公耳苞苴寶玉之賂亦不至於權門雖有怒者亦不

藝文補

卷十二

五

唐文

敢以言議公然侵公其爲守道自得皆如此類在家無

杖笞呵責家人自化兄弟生姓雖絕服者入門飲食衣

服皆使其奴婢無二等親戚故舊周給所得皆出俸錢

不以家爲于京師開化里致第價錢三百萬訖三鎮牽

率滿之及在牀之日周身之飾易以任罷京師仕人雜

然言議以爲非今日之有指爲異事嗚呼公之德行可

以稱古之君子矣牧分實通家義惟集作先執復以屏

昧明在賓席幼熟懿行長奉指教撤集作涕譔記以備

闕以附於史氏云爾謹狀

玲瓏山題名

杜牧

前湖州刺史杜牧大中五年八月八日來

祭龔秀才文

杜牧

維大中五年歲次辛未五月朔二日湖州刺史杜牧謹

遣軍事十將徐良敬致祭于故龔秀才之靈死者生之

極折脛而夭復死之極言於前定莫得而推出於偶然

魂其冤哉鄉里何在骨肉何人卞山之南可以栖魂鳴

呼哀哉伏惟尚饗

授沈詢翰林學士制

崔嘏

藝文補

卷十二

六

唐文

勅右拾遺集賢殿直學士沈詢叅宥密之命處侍從之

地居可以備選用於他年動可以承顧問於此日不獨

取文翰適麗之才亦必求孤貞雅厚之士惟乃祖在建

中初以懿文與學司我元良乃父當元和中以清規茂

行典我文誥能流積善之風鍾爾挺生之秀是用思彼

前德擢於後來置在禁闈光我詞苑爾宜勤其身以勞

夙夜弘其用以新志業無俾枚臯嚴助之流獨承榮於

漢帝况職當視草官列諫垣宜思及雷之忠更潤演綸

之美可守本官克翰林學士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覩繩而不發乘險者帖藩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不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韵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輟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

藝文補

卷十二

七

唐文

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沉溺翹葉耳一搖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絮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遶歷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快發如睨幽井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翹葉是真築其聰翳其明醒則移於賦詠宜

乎醉而生醉而歿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快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歿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華於太白至於齊魯結構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於此矣

宣州重建小廳記

沈顏

界江南宣州實爲輿區凡厥貢之盛厥土之饒則古所良也暨鉅盜起芒碭環弊於四方是邦載罹窘阨雖城隍僅免而外無孑遺矣及兵部裴公慶餘去任寶常侍

藝文補

卷十二

八

唐文

聿白池牧來臨蒞事未幾遽爲秦彥所據

一作取

姦運隣

慙一旦擁兵渡江引黨趙錙以代已任是歲南徐劉顥作亂揚州繼喪師律二境流離人不堪命弘農王方化自淝水爰奮義旗詢于同盟則田公司空首決宏謀及維揚克定秦彥就誅宣人有言曰何獨後予俟其來蘇弘農王允憫是誠我公復勵兵進討錙悉銳逆戰亟爲崩之及追蹙保壘兵食內空而外不絕商市無改肆錙知人和在彼乃冒圍宵奔我公追擒之自此江表畧定大順元年建子月孫儒大據維揚又來寇我舉不以義

自老厥師復爲我公擒之其衆盡潰弘農王去寧揚土
我公嗣總藩條天子嘉公之勲就轉左僕射命觀察於
是明年建寧國節度又明年加司空宣城海屬戎事便
廳久缺司署者進言曰盍葺諸公曰民室未完民逃未
復於是用文德以來之旣來而安之不暮歲車者闔闔
舟者聯聯比屋滯貨盈市溢郾司署者復進言曰民室
完矣民逃復矣公曰倉廩未實田野未闢於是薄其賦
而省其徭給其乏而賑其饑不暮歲荷耰耒耨耨于
泥如雲之稼穰穰在畦司署者復進言曰倉廩實矣田

藝文補

卷十二

九

唐文

野闢矣公乃許然後度材相址不憊匠事橫梁虹亘山
節峰峙嶸嶸崇崇觀者改視公喜退顧人曰凡事之治
不治無賢愚貴賤顯然知異觀此當其未治人咸懼之
及其治也人咸榮之則吾於爲政也豈不榮乎治哉我
今欲刊成績宜付所能則沈氏子以文售子其何可辭
焉乾寧二年乙卯秋九月八日記

化洽亭記

沈顏

寧國臨縣逕之東南古勝地也頃屬兵興以後盡目蕪
焉狼莠蔽川嘉樹不長氛煙塞路清泉不發幽埋異沒

誰復相之且邑汝南長君治民有瘳任人得逸乃卜別
墅就而營之前有淺山屹然如屏後有卑嶺繚然如城
跨池左右足以建亭丘隴高下足以勸耕泓泓盈盈漣
漪是生蘭蘭青青疎篁舞庭斯亭何名化洽而成民化
洽矣斯亭乃治長君未至物景頽圯長君旣至物景明
媚物之懷異有時之否人之懷異亦莫如是懿哉長君
雅識不羣愚不紀之孰彰後人時乾寧三年仲夏月十
有九日記之

時日無吉凶辯

沈顏

藝文補

卷十二

十

唐文

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
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
定吉凶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惟考時日妄生
穿鑿斯風不革拘忌益深至使凡庶之家將欲越一溝
塹拆一葭葦必待擇日而後爲之構一衡宇雖一榛蕪
必審方位而後爲之且吉凶繇人焉繫時日夫四達之
衢輪蹄未嘗息也五都之市貨賄未嘗絕也萬家之邑
斤斧未嘗斷也七雄之世戰伐未嘗已也其凶也必由
於人其吉也必由於人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

於人之所爲而已矣然則惑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
吉則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以時
日勝者乎不耕之土不實之谷有能以時日種者乎以
鐵爲金以石爲玉有能以時日濟者乎是皆不能也則
時日於人何有哉夫王者之兵以德勝霸者之兵以義
勝其次以智其次以勇故古之名將未嘗不以此而戰
勝也未嘗不以此而立功者也

登華旨

沈 顏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
藝文補

卷十一

士

唐文

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且譏好
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喻文公之旨耶夫仲尼
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
縱車於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
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立者之若陟
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嘆不知稅駕之所
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湖州烏程縣尉李忠等授官仍量留等制

薛廷珪

勅具官某等青社雲溪之守各修職貢俾爾來朝實
險艱所宜酬獎有以兼廷評之命而許留於官有以移
掌庾之秩而與夫掾臨海者皆遂爾畫錦之榮也可依
前件

授膳部郎中知制誥錢珣守中書舍人制

薛廷珪

勅具官錢珣孟子不云虞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
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朕凝神穆清耽味墳史用爾掌
綸詰時推得人觀其書詞曼絕塵滓褒貶盡春秋之要
藝文補

卷十二

士

唐文

旨指歸决訓誥之源流傳聞四方平視三代而秉守甚
正韜藏有程介然獨行卓爾清峙閱爾之能事多矣聆
爾之嘉猷藹然信乎虞舜之心若江河之不能禦也俾
卽重秩斯爲舊章夫參贊樞衡典司綸綍職業彌重扶
搖漸崇勉副簡求無孤寵待可中書舍人

授溫潞湖州防禦判官李壇湖州防禦推判

制

薛廷珪

勅具官溫潞等以潞常佐元戎有聞東魯會計參畫聲
猷藹然以壇宗室菁英詞場透造撫青雲而抗足丁艱

運以隱鱗跡滯江湖價高甲乙方從梗泛言奉引招贊
我勳賢開其淹恤而銖亦以將命頗謂有勞侑其奏章
各俾序遷星即侍史洎尉于縣屬者服我恩命各宜勉
之可依前件

授孔競陰平縣令張標湖州錄事參軍等制

薛廷珪

勅孔競等或連帥奏請或郡守薦揚或勞績可稱罷免
斯久能自陳列動我聽聞宰邑糾曹皆其任也可依前
件

藝文補

卷十二

三

唐文

授前京兆府參軍錢珣藍田縣尉充集賢校理制

薛廷珪

勅具官錢珣儒術可以厚風俗人文可以化天下粵我
皇祖肇基丕闡茲道及隋氏之政追孔門之風鼓篋升
筵者餘八千人邦寧本固者垂三百載詎厭冲聘不敢
昏迷佐予中興乃眷於是良重集賢藏書之府故用丞
相司之得選官屬將慎廢墜以珣禮為身幹慎得言樞
奉典刑之遺無辱趙氏爾宜窮四部之多正五體之別
無使我崇賢殿不及漢興之東觀秘書也勉矣哉可

授劉崇望吏部尚書制

劉崇望
劉崇望
劉崇望

勅朕嘗考易象否泰之說詩人雨雪之作知君子消長
之際繫王者政理之端矧乃大宥已行衆累皆除非其
罪者敬以命之具官劉崇望古德在躬明誠格物辭倡
寡和自合正聲昭兆先知宜居前列朕初繼大統方求
國順侍從之臣論思在爾代言之下弘道良多察其寬
裕之姿授以弼諧之任恢張大禮師法碩人以掩細過
為所能以觀故事為所樂頃因讒惡偶惑聽聞害賢曾
寘於典章尚德敢忘於覺寤顧直書之史冊何損於明

藝文補

卷十二

古

唐文

授陸戾兵部尚書制

錢珣

勅周之九法歷代用焉進賢興功以分厥職故夏官之
重高位久虛則有嘗秉化權方臨邦教惟人之命我不
敢私俾正衣冠用光表著具官陸戾貌先恭肅氣實清
明言欲訪於否臧德有容於辭飽中出而靜可謂達於
樂乎外作而文所以深於禮也頃以宏博奉吾論思繼

令祖之典謨去邪辭之枝葉洎當大用且屬多虞執政雖新犯顏已愚我則有違蹇叔術詎不如王陵剖竹遂行伏蒲未足還好爵而來惟辨色掩關門而退乃韜光考之中庸有以自得往次六卿之首無輕一等之遷進賢興功必在敦故可依前件

史館相公請冊皇后表

珣文有中書
珣表不錄

錢珣

臣某言臣聞乾坤相配所以全覆載之功日月相隨所以明照臨之道惟王建后助王若乾坤相配以成功若日月相隨而行道古皇有制歷代皆然伏惟皇帝陛下

藝文補

卷十二

主

唐文

法天作聖引古爲師興邦則放於聰明爲禮必循於先哲然則中宮久曠陰教罔修伏自累朝遂同廢典四海絕仰觀之表九嬪無所統之尊誰詠國風空垂易象永惟委墜可謂因循漢氏以來舊章不易常先立后始可建儲今元良已視於東朝而柔順未臨於內職既虛正位莫叙大倫臣等每奉清光累陳懇懇竊詳睿旨俯鑒愚衷請問守龜必當告吉掖庭累行詎無白鷺之徵備策正名宜受金螭之錫臣等無任

爲宰相賀雨表

錢珣

伏以頃屬時雨稍憇聖慮憂軫尋舉祀典用禱玄琬臣聞廣覆無親明德是輔誠之所動天則不高仲春以來驕陽頗熾宵旰勞念生靈具知卻樂空縣常羞盡滅遠陳牲玉並走山川况便殿坐朝深形憂色不責輔臣之咎恐貽赤子之心素籥之間神祇咸聽既有聲聞之實寧無昭報之期是以駿驟忽興蛟螭遂作固得遠踰關輔匪獨周布郊圻君必動天歲有成於登麥臣雖克位力不足於爲霖空喜滂沱敢言燮理甫田皆潤沴氣全銷信可律於豐稷更何求於符瑞臣等無任

藝文補

卷十二

十六

唐文

代宰相謝示白野鵲表

珣又有賀白鵲
白鵲表不錄

珣

臣某等言今月某日高品張師道至奉宣聖旨示臣等涇州所進白野鵲者臣聞白爲正色鵲實靈禽在五行而賦稟金精於衆鳥而有殊羽族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應上天之道必順五行遂萬物之情非徒衆鳥宜獲降祥之類以昭致理之心是以素翼流光丹眸耀眾俄呈瑞質能弄好音應圖謀以自來豈網羅之所得諸侯入獻史氏明書寧同集樹之鳥堪並紀年之雀方開景運實契禎符臣某謬贊皇猷竊觀神貺無任

宰相諫罷討伐請不幸奉天表

錢 璠

臣某等言伏以伐叛興戎國之大事有不得已然後行之而食在兵先兵居謀後餽餉必足經畧無遺得必勝之帥臣有可用之勁卒然後更度利害熟計始終以是興戎乃可伐叛昨者陛下以某臣節有虧嘗犯天怒而易其鎮守猶示渥恩遷延未行苞藏難測聖慮潛察睿斷勇爲爰命宰臣使奉成算臣等雖承嚴旨敢不深思實以國用方虛軍糧難濟藩垣調發深恐依違並量於足食足兵二者皆所未備況去秋寇孽犯順鑾輅出居

藝文補

卷十二

七

唐文

宗廟震驚士庶流落尚賴皇威所被大憝尋平宮闕復清生靈全活今纔周歲始得稍安至於畿甸之間尚有瘡痍之疾臣等所以累因敷奏且爲便宜且乞明聖更詳事理緩謀周慮全體養威必使盡叶事機而後重行討伐愚誠無感睿志不移旬月之間血誠備歷事行已定不敢復言昨日仰奉天顏密承聖旨文欲出幸近縣親督戎師仍慮寇盜奔衝且貴城壘堅固特令臣等更其平章祗稟宸嚴敢不傾竭益陛下將恐姦克遽至奔軼遂欲先居高壘免動驚塵情審睿懷切在於此又以

爲出臨戎事促詔藩臣督集卒徒以速誅剪言於常理

固合所宜然臣披抉腹心陳其數事一則伏思朝廷今日之事與建中之難不同當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國贍九年之蓄兵持百勝之權德宗皇帝出幸奉天以爲長策一旦懷光繼叛晷刻難安遠遼宗祧遂奔梁漢陛下視將帥之材與粟帛之積得如當時否天下盡忠之力赴難之心又得如當時否以此度量實恐稍難二則陛下雖處奉天之固不可遽棄京師忽使姦謀馳於間道直趨闕下大縱戕殘陛下隔在孤城衆軍各圖其利謀危敗亂欲伏何人三則士庶疑懼之心尚賴宸極安止若使鑾鈴順動禁掖頓空則萬姓之心一時何仰況輕違廟社遽捨生靈自古帝王未嘗至此四則秋序肅殺之氣金在西方昨者冒此用兵犯陰陽大忌今陛下以一朝之怒忽萬乘之尊遠出皇居又衝王氣忝爲臣子復列宰衡苟不盡言是負聖德五則凡有天象之變所以微動帝王昨者妖星頗多凌犯陛下深知戒懼且降德音兼有禳祈欲銷災咎而銷災之本全在清靜爲今則伐叛用兵天心不易又欲當災星謫見之後衝

藝文補

卷十二

六

唐文

王氣以征行訪於匹夫亦知不可惟此五事敢不具言
今則實在陛下英朗疏通且思守位以陛下語臣二者
之意評愚臣五事之言裁在宸衷以安大事去此就彼
聖慮自深輒貢直言難逃罪戾

爲集賢崔相國論京兆除授表

錢珣

臣某言今月某日伏奉密詔具審聖旨欲以其官鄭浦
除京兆尹令臣進擬來者出自宸衷敢言違詔事非允
當今具奏聞伏以三輔之雄京兆居首王畿之理專制
甚難歷代重官當今急務比者任用多是丞郎給含有

藝文補

卷十二

九

唐文

才之人或藩方善政之師宣宗皇帝求理之切常輟翰
林學士韋澳授以此官今陛下固合且命中書令其公
選苟或未稱即可改張鄭某自守周行頗聞靜守當官
蒞職亦極恪勤量材則可以序遷進善則無妨獎勵至
於關中戶口本貫京師載下威權莫先尹正畿甸之內
諸鎮甚多都城之間萬戶來會責辦則供須極衆整肅
則彈壓且殷鄭浦入仕之初曾爲鹽州軍事判官幸守
章程粗成勞績因茲際會遂列朝班物望固輕厥歷未
久儻以此官除授必當不叶羣情向者嗣薛王知柔以

宗室大臣久兼崇秩事功已著忽領友宜以滹代之恐

失所稱浦既乏公望又匪異材遽達宸聰必因薦導失

舉之誤所繫非輕臣知禁出藩便憂京兆之任蓋二十

四縣無不凋殘况屬今秋又罹兵火鄉閭劫殺尚且未

安軍鎮侵陵比常多事賦輸之際撫緝尤難項自黃巢

犯關災患相繼京畿百姓傷歎固多今所保全皆由自

備此爲兵罷無不家藏寇至則設寨依山事已則還鄉

力穡可耕可戰自是精兵今近鎮多強不爲無事徵召

外藩騎卒朝廷又乏軍糧昨者猖狂兼爲患禍每宜深

藝文補

卷十二

十

唐文

戒不可遽忘實任京兆之權兼須武畧不惟便於政理
亦要防於艱虞臣請便言與合虜算竊見某官李鋌兩
朝宿將久立茂勲頗以威名彰於委寄衆情甚洽公論
多推授以尹京必能通濟京畿制置兼以命之有權則
可抑豪強用武則可清奸盜圖安之本全在京都備患
之先無加軍旅鋌之才畧得以忽臨畿內人戶累經賊
寇農收之暇訓練不難鄉閭自強侵擾固息無事則各
營耕稼有慮則便執干戈不假饋糧又非失業既安必
集就便不煩况目下京都未能安堵速須制置安得因

循非李鋌不可委任事惟重難尋已參詳外度人情內
思機便悉宜如此方敢陳論伏乞聖明靜賜睿覽以京
尹難理之事思當今奸弊之初用非材無望之人可以
控制於此若他時不濟何以謀安雖欲用典罪之固亦
無救於患且李鋌與臣無素分鄭浦與臣無宿嫌與奪
之間公當而已切於此事尋欲兼候奏聞便屬忽患瘡
痍不離枕席近雖潰穴尚有本根固極虛癰且須將理
寢食敢忘於機務敷陳又隔於天顏遂敢直奉牋毫粗
達肝膈伏以反正之新致理仍恐有犯無隱臣心合璧

藝文補

卷十二

三

唐文

於此時從善如流聖政宜先於大者甚難甚切不敢不
論伏以睿斷精明臣等常切感忤今茲論列實與允從
儻或未察愚裏臣實不敢奉詔

代史館相公議官第一表

珣有六表此錄其一又
有爲王相公議加司空

表徐相公議加食邑表
崔相公議官二表不錄

錢珣

臣聞在席之上讓而坐下人猶犯齒朝廷之位讓而就
賤人猶犯貴人情之間讓猶如此況其不讓無犯則難
而復台輔至崇鈞軸至重頃年陛下擢臣秉政莫獲固
辭已垂矣於當時政因循於今日伏惟皇帝陛下於君

臣之際今古所希有善必知有過必掩使之夾輔恐不
光昭故重罷崇名焜燿而常思假寵進言論道周旋而
盡鑒推誠上感天心臣非木偶今之讓爵蓋懼生災猶
慮天下之人將有所犯敢於翰墨累布肺腑且陛下示
以殊恩增其貴秩當庶事苟同未稱在眾心必以爲非
旒宸寓臨宗祏權設有丘章未能載載有法制未盡公
行凡此憂虞不遑寤寐茲以受命可謂稱乎聖澤纔流
謫言亦至縱朝行爲臣銜結顧寰海必自沸騰則上有
私於輔佐之間而臣

藝文補

卷十二

三

唐文

退驚疑以此拜章實期得請陛下加臣以渥澤不若使
臣合物情寵臣以光華不若遣臣免災咎儻人言不息
天咎必來焉得自隱自欺不披不露伏惟洞開睿鑒俯
循愚裏且遣粗安更容陳力廣至明之德罷已降之書
昭示四方用新聖政臣某無任云

代史館王相公謝宣諭好邪表

珣又有代宰相謝
賜帛表代宰相謝

御札表
不錄

錢珣

臣某等言臣嘗讀漢史竊見上官桀桑弘羊皆惡霍光
之忠於王室也欲奪其權遂詐爲燕王上書言光將有

非常之變而昭帝知其詭詐欲害賢良顯發怒言保明
元輔識者以爲漢昭之聰睿遠過周成臣等每閱其書
實感其事以爲後代不復有之今月某日獲延英奏事
親奉聖言且以陛下深懼艱屯欲清教化寤亂階於前
事窮蠹本於小人既以誅鋤方期屏絕而常有技術賤
微之輩班行險躁之徒潛結詭譎輒投邪隙互相援引
遂有譖傷間諜滋深根株甚鉅而聖心不動睿鑒有融
盡辯譏諛靡容交亂致臣於不疑之地知彼有禍人之
心且赫揚於斯必令懲革觀於左右永杜奸邪臣等且
懼且驚載思載感還至公府未知所安樞密使某等又
至中書備傳唐旨伏知是李遂劉達等共謀推薦李潔
秉政因此大惑天聽君臣之所難聞乾坤之所共棄有
李遂之奏肆志巧言而陛下不以爲疑祗以爲怨凡所
布諭必盡洪纖某等復宣陛下之言不惟保任臣等冀
欲擊斷此輩彰明我心臣等稟命而思激情以泣自有
邦國誰無君臣今此讒邪忍施陷害密構於一大之口
何術可知潛行於萬乘之前何人敢辯雖陛下察之不
惑隱之不言有此疊端加於輔相臣之寤寐將至驚狂

藝文補

卷十二

三

唐文

一旦親奉充言俾行漢律使罪人斯得餘縱自安復使
微臣必無他慮食馱驤者未足爲德喻媒孽者未足爲
辭李遂輩擠臣於不測之谿陛下賜臣以援溺之手誣
臣以難明之罪陛下諭臣以必信之言彼昭帝之時漢
家方盛霍光之辨且有許書今李遂得於艱否之朝進
傾危之計宸聰之外孰可得聞則臣等塗汗一浸江漢
難濯歿爲野土誰爲叫閭不有睿明焉知昭釋感入骨
髓誓諸神祇千拜首以何爲一剖心而始足惟當竭誠
啟沃戮力弼諧盡毀家紆難之謀繼圖國忘身之策尚
疑丹悃未荅皇私

藝文補

卷十二

三

唐文

代王相公謝加門下侍郎食邑表

珣又有代王相公謝食邑實封

表不

錢珣

臣立朝守嗣莫繼前修學古入官敢期高位伏遇皇帝
陛下道惟樂育志在紹聞待河清而先靜化源致俗阜
而深探理窟當乙夜縱觀之後啟輔臣夢得之休而遽
以平衡授茲弱質頗乖庶政莫達大經何施作相之才
但累知臣之鑒獸兵而五兵尚在惟恐人殘祈穀而百
穀未升仍憂歲旱尋宜待罪已合避賢陛下慎以退人

容於竊位兼廻睿瞻遠正台階進當浴鳳之榮更懼惟
鵠之刺况增封建俾重弼諸臣且自量則爲不稱是以
陳辭瀝懇冀動天心拜章而方謂可安捧詔而未嘗得
請尚希終收渥澤遂寢典爰荷責實而有聞信假寵之
非晚徇之公道寤至所圖受辭既多懼君恩之大盛省
躬甚拙知官謫之必興

代崔相公謝加中書侍郎食邑表

珣又有代崔相公謝賜官詔三

表謝追贈二表不錄

錢珣

臣聞當可舉而後行則彝倫敘見有功而後進則勞臣

藝文補

卷十二

五

唐文

勸如或行不可舉進不見功是謂謬恩實維虛授臣學
非練達質異溫良致身而敢望坐茵措手而寧期補袞
嘗塵侍從且昧論思既無酒誥之能莫金食時之敏忽
蒙聖造遽委化權佐運行而不應中台論燮理而未周
四序何言庸眷曲被微臣纔叨正秩之榮兼進疏封之
命戴恩無力臨事知非將投盈篋之書寧用濟川之楫
願迴玄鑒俯徇愚衷致公議之無私在國章而克重光
昭聖德後戒貪夫

代中書孫相公謝登庸表

錢珣

臣僉言臣聞佐天子理陰陽撫四夷遂萬物者宰相之
職也然而能經國則可以佐天子達化源卽可以理陰
陽善柔服可以撫四夷造方圓可以遂萬物今臣才非
經國智昧化源不知柔服之謀未達方圓之道使之執
政必致曠官伏惟皇帝陛下與天同覆與日合明有言
必訪於藹莠有用必搜於林藪今者初當出狩且欲興
戎修至德以弭災動神機以伐叛復亨否運昭告玄穹
是宜慎擇賢良光輔睿哲臣志雖慙學詭異混成但爲
章句之徒莫應權衡之任陛下明恩委照聖鑑洞開拔

藝文補

卷十二

五

唐文

於駁正之司置在仰成之地越諸彛典授以洪鈞空驚
行潦之流忽載大川之楫遭逢獨異寢寐終疑願迴非
次之榮且降可行之命立朝在野必有其人省已捫心
莫知所措

代陸相公謝再入表

錢珣

臣聞虞舜成湯之爲君也舉皐陶伊尹之賢處補袞宰
衡之任不仁自達大道甚夷上可致君下可遂物相須
之用古策具書獲被寵靈再當燮理仰成之重內省至
難披肝鬲之所藏與封章之可達煩言無取虛瞻莫廻

親奉清光復傾丹懇讓不容於稽首進可務以沃心伏
惟皇帝陛下睿哲守文高明立極廣好問則裕之美推
任賢勿貳之誠思舉直以化人待封比屋念偃兵而屈
已欲拜昌言是宜慎擇濟川博求在野並稷契之稱前
代若姚宋之贊本朝使竭謨猷以光輔弼臣器殊王佐
質謝卿才常念立身但希承嗣未曉必聞之政合居不
意之官雖臨事秉心如秤敢期於輕重而自天率性佩
弦亦戒於因循頃者徒幸遭逢且垂斟酌既歷公餽果
驗素殫旋叨就列之榮每荷匪瑕之道今者忽流霑澤

藝文補

卷十二

七

唐文

又執洪鈞信愛寢之難期詎著龜之可卜頃雖當軸竊
類代庖是非誠畏於人言去就敢達於君命中台不耀
先慚箕斗之光元首自明何効股肱之力銜恩匪稱揣
分彌憂詞不盡於抽毫淚空知於承睫召戴聖造辭莫
能揮

代史館王相公謝監修國史鹽鐵使表

錢珣

臣鑄言伏奉今月某日制書加授臣門下侍郎監脩國
史充諸道轉運鹽鐵等使者進當辨色動乏書恩寵光

忽降於昭回循揣空知於隕越臣聞可衛社稷之大
臣有利國家是爲公輔大臣所以能經濟公輔所以竭
訏謨儻昧於斯則同僉位臣爲儒孤陋守嗣凌遲既無
稽古之勤止望易農之仕安敢苟求進達濫冒名聲但
任顓愚獲逢濬哲聯叨服冕遽至秉鈞而莫貢昌言多
墮廢績復致省方之難皆由失職之愆且合自拘敢期
策免陛下克固知臣之鑒每推責已之誠雖罷燮調猶
當節制捧彤弓而欲去尚抱憂心指金鉉以復留終廻
宸睠輔相之委近代所無不才何補於股肱有感徒深

藝文補

卷十二

七

唐文

於骨髓伏遇陛下勃興景祚丕變公朝掃蔽日之浮雲
納投木之堅石應機之急當宁不違從諫之明轉圜未
速仰觀奮發實在斯須聖政惟新墜章咸舉宜求耆碩
共致承平今臣曲被膚慈仍加需澤黃樞正秩青史專
修兼司運漕之權俾集牢籠之利屏躬承命俛首退思
固合避賢惟憂致寇保其終始賜以安全陛下且許乞
骸不令覆餗狗公爲理擇善任人幸非伯石之情敢待
召平之說且移盛寵別授通材顧叶澄清仍資庶富而
近臣遽降聖旨重臨難陳固讓之辭惟屬恪居之志雖

多言可畏書經續而有所不聞而內省堪憂補玄袞而何能自効

代史館王相公讓相位第一表

表有二錄其一錢珣

臣某言臣聞君人之私在始終而必遂人臣之分於進退以自圖嘗觀古今莫不如此臣謬從先訓本涉儒流傳之者猶有琴書教之者令歸忠孝臣之不佞頗墜所承唯於忠孝之心實畏神明之責策名游宦止望周行偶聖立身俄塵大任材同常士寵過素期雖欲遠慕前修旁探令典窺其事業勵此顓蒙副明主之憂勤避衆

藝文補

卷十二

三

唐文

人之指笑而所務者生靈富壽每痛凋刻所制者兵革弭寧尚聞侵伐赧然備位何以事君不惟久合避賢固亦尋宜獲罪偷安四輔忽已六年假名罷而則崇執機權而益拙循省是懼斯須不遑然臣於六年之中未忍爲一朝之計者蓋以陛下信其愚直如見肺肝資以弼諧終無疑間事不幸者必蒙曲恕心不欺者則荷明知忝異禽魚感深骨髓強陳蹇力用荅聖慈今則曠敗漸多智謀將竭不能引退定至顛危況陛下光復京師已逾周歲臣之去就亦謂得宜竊見嶺南節度使薛王知

柔近有封章懇求替罷是以臣今日敢於便殿直冒宸嚴乞免鈞衡得分節制赤誠盡寫天睠莫迴既集兢憂彌增激切伏念臣之心力則未甚衰嘗學政經因叅戎事尚可遠臨海服具舉化條每推糾率之勤兼濟邦家之用謹謙無犯攻訐不私微臣所能度幾有效實非飾詐輒因睿明藎膽獻書期於聽允登壇受命皆是寵光遂之則臣必有爲奪之則臣將不逮上惟君命乃獲始終且使臣又全進退自昭聖德未爽舊章仰望鴻恩

代戶部孫相公謝授兄太常卿表

錢珣

藝文補

卷十二

三

唐文

臣某言伏奉今月某日勅命授臣親兄太常卿檢校右僕射者需澤下臨私室相慶臣某中謝臣兄某抱公藏麗據德有鄰爲善而不欲近名從政而但思利物自臣遷升台輔獲導化源雖何國去權戒臣常切而入門避事遠謫每深出趨垂拱之朝退務掩關之樂陛下禮行舟楫念及墳窆慰其友愛之懷進以優崇之秩伏以九卿之位歷代所尊舜以三禮命伯夷漢以奉常加稷嗣倚古則重得人始光用典之難敢言兄氏方懷慚惕忽荷皇私而階峻銀青寵兼端揆喜溢在原之屬恩加當

軸之臣既激弱諧且弘名教股肱作一作纂成鎮撫之功

手足相須但有胼胝之誓

為宰相謝內宴表

珣又有為兩省官謝內宴表不錄

錢珣

臣聞古之王道美在詩人爰徵式宴之名則有鹿鳴之什俎豆既列筐篚亦陳羣臣享而受之得使盡其心也能追古道實在哲王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聖文有作臨照克明昨者以告堯祖宗率兩宮而偕行重典祈禱天地感百神而已報豐年方屬清和更弘慈惠遂當暇日乃闢廣場既接輔臣兼延卿士我心則悅洞開咫尺之顏不醉無歸畢降獻酌之禮而又深形睿旨新製樂章但臣等忠則有思拙而無補陛下勉其翼戴播在絃歌竊聽鏗鏘空知慚感為恩如此何力可勝徒以宮殿飾同疑文符混一舞成奇字更俟太平待季子之請觀笑吳宮之教戰盡如解慍詎異聞韶况凡有嘉邇親令下筇巨細之事指顧不違鴻私曲被於茲宸寵遇頗踰於往列仍蒙賜賚且極纖華伏自侍宴已來還家自省變理欲酬於玄造終乏嘉謨傳聞空徧於遠方彌光

聖德君臣共樂史冊可書臣某無任

云

藝文補

卷十二

三

唐文

丹中錄序

錢珣

乙卯歲冬十一月余以尚書郎得掌誥命與申歲夏六月以舍人獲譴佐撫州馳暑道病秋八月自襄陽浮而下丹行無役因解束書視所為辭藁剪剪冗碎可存者得五百四十篇丞相表奏百篇區別編聯為二十卷夫體正而有倫辭約而居要始終明白茲所以為誥也國朝聲名辭臣率能由是而作堂闢秘邃不與漢魏爭高下而荒學小子以一目視其穴隙聞其可見堂與而得規摹哉以是代天子言誠不知而作也古者黜幽不過

藝文補

卷十二

三

唐文

論南郊內臣朝服狀

錢珣

昭宗龍紀元年十一月己丑朔將有事於圓丘改御名曰曄辛未上宿齋於武德殿宰相百寮朝服于位時兩軍中尉楊復恭及兩樞密皆朝服侍上太常博士錢珣李緯等奏論之曰

皇帝赴齋官內臣皆服朝服臣檢國朝故事及近代禮

令金無內官朝服助祭之文伏惟聖帝陛下承天御曆
聖祚中興祇見宗祧克陳大禮皆稟高祖太宗之成制
必循虞夏商周之舊經軒冕服章式遵彛憲禮院先准
大禮使牒稱得內侍省牒要知內臣朝服品秩禮院已
准禮令報訖今參詳近朝事例若內官及諸衛將軍必
須製冠服卽各依所兼正官隨資品依令式服本官之
服事存傳聽且可俯從然亦不分明著在禮令乞聖慈
允臣所奏

論南郊內臣朝服第二狀

錢翊

藝文補

卷十二

三

唐文

臣今日已時進狀論內官冠服制度未奉聖旨伏以陛
下虔事郊禮式遵彛範凡開典禮必守憲章今陛下行
先王之典禮而內臣遂服先王之法服來日朝獻大璧
祖臣贊導皇帝行事若侍臣服章有違制度是爲非禮
上竢祖宗臣期期不奉勅臣繆當聖代叨備禮官獲正
朝儀且不朽脂膏泥滓是所甘心

唐風集序

顧雲

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適者
來隱者出異人俊士始大集都下於羣進士中得九章

山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既定公揖生謂
曰聖上嫺文教未多張思得如高宗朝拾遺陳公作詩
出繼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澀僻碎畧滯靡淺切破艷冶
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皆摧撞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
場廓清文殿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
鞭按轡相與呵禦來朝於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
潤國風廣王澤因擢生以塞詔意生勉爲中興詩宗生
謝而退次年寧親江表以僕故山偕隱者出平生所著
五七言三百篇見簡詠其雅麗清苦激越之句能使貪

藝文補

卷十二

三

唐文

吏賡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順人倫紀綱備矣其壯
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擎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
賈岑八九於胸中曾不薑介或情發乎中則極思冥搜
游泳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悉於挾剔信
詩家之雄傑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信不誣矣於戲旌
別淑慝史臣之職也僕幸得爲之敘錄視其人齒尚壯
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得如周頌魯頌者
廣之爲唐風集老而益精畱次序景福元年季夏述

茶中雜詠序

皮日休

案周禮酒正之職辨四飲之物其三曰漿又漿人之職
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飪醢入於酒府鄭司農云以水
和酒也蓋當時人率以酒醴爲飲謂乎六漿酒之醕者
也何得姬公製爾雅云釀苦茶卽不顯而飲之豈聖人
純於用乎抑草木之濟人取捨有時也自周已降及于
國朝茶事竟陵子陸季疵言之詳矣然季疵以前稱名
飲者必渾以烹之與夫淪蔬而啜者無異也季疵之始
爲經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設其罷命其煮
俾飲之者除瘳而去癘雖疾醫之不若也其爲利也於

藝文補

卷之十一

五

唐文

人豈小哉余始得季疵書以爲備矣後又獲其顧渚山
記二篇其中多茶事後又太原溫從雲武威段礪之各
補茶事數十節並存于方冊茶之事由周至于今竟無
纖遺矣昔晉杜育有荈賦季疵有茶譜余缺然於懷者
謂有其具而不形於詩亦季疵之餘恨也遂爲十咏寄
天隨子

李賀傳後

陸龜蒙

孟郊字東野家貧受溧陽尉溧陽昔爲平陵縣南五里
有授金潁潁南八里許道東有故平陵城多櫟木合數

十抱藜篠蒙翳如塢如洞地窪下積水可活魚鱉東野
得之忘歸或比日或間日乘驢領小吏徑驀投金溝坐
于積水之旁苦吟到日西而去曹務多弛廢令徧蹠下
急不佳東野之爲立白上府請以他尉代東野分其俸
以給之東野竟以窮去

周朴詩集序

林嵩

顏子聖聲與日月而不盡黔婁貧譽等江河而共存嗚
呼先貧俱足亦顏黔之流而能於詩惜哉不雍容於金
馬門蹴踏宣尼戶乾符七年閩城殞賊悲夫先生名朴

藝文補

卷之十二

五

唐文

字見素生於釣臺而長於旣閩與李建州頗方處士干
爲詩友一篇一詠鱸炙人口鸞鸞屈軼祥瑞皇家迂避
而貧聾瞽不重高傲縱逸林觀宇宙視富貴如浮雲篋
珪璋如草芥惟山僧釣叟相與往還蓬門蘆戶不庇風
雨稔不杭歎不變晏如也詩人張爲嘗貽先生詩曰到
處只閉戶逢君便展眉閩之廉問楊公發李公誨中朝
重德羽翼詞人奇君之詩召而不往或曰達靈憐才而
子避之何也先生曰二公憐才吾固不往苟或見之以
吾之貧恐以攝假之牒見駭耳亦接輿於陵者能加也

松蟠鶴翅泥曳龜尾一丘一壑寬於天地先生為詩思
遲盈月方得一聯一句得必驚人未暇全篇已布人口
有僧樓浩高人也與先生善拈拾先生遺文得詩一百
首中和二年冬十月携來訪余且驚且喜余欲先生之
文與方千齊集畢遂為之序小子以詞賦博挂投文非
所業但直舉其美文視作者

衢按福州志稱朴吳興人此云生于釣臺何相左也
徐大叅楚嚴志援引殊博如施肩吾從睦隱洪僊載
之而不及朴固自有見耳

藝文補

卷之十二

三七

唐文

鍾廷翰攝安吉主簿牒

吳越王錢鏐

前件官儒素脩身早昇官緒寓居雪水累歷星霜克循
廉謹之規僭顯溫恭之道今者願求錄用特議論材安
吉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効公方倘聞佐理之能
豈恡超昇之獎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二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三目錄

宋

太宗

通慧大師進高僧傳批答通慧名贊寧德清人

徽宗

宣和封陸簡寂真人誥見前

高宗

追贈沈疇直龍圖閣訓詞沈疇德清人

沈濬除監察御史訓詞沈濬疇子

藝文補

卷之十三

目次

孝宗

賜臨安府尹周淞詔周淞長興人

付張澈郡守

問陳侃為郡人章沖

沈清臣被責因依沈清臣烏程人

寧宗

祭崇憲靖王伯圭文伯圭嗣秀王居湖

崇憲靖王輓祭文

度宗

追贈濟王御劄濟王名竑舊太子降封侯

王禹偁

左街僧錄通慧大師文集序

與釋贊寧書

釋贊寧見前

進高僧傳表

有宋高僧傳序

惠力寺記

結社法集文

藝文補

卷之十三 目次

二

筭譜

范仲淹

奏爲薦胡瑗充學官

與省主葉內翰書二首

葉內翰名清臣烏程人

祭葉翰林文

同上

韓琦

長兄德清尉墓誌銘

蔡襄

回湖州郡徐中得替啓

名仲謀

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誌

胡瑗

歐陽修

前漣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吳知幾汝古人

著作佐郎盧革磨勘改官制

盧革德清人

梅聖俞詩集序

聖俞名堯臣監湖州鹽稅

後漢費鳳碑跋

費鳳見前

後漢費府君碑跋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跋

唐復東林寺碑跋

爲監司崔黯

藝文補

卷之十三 目次

三

唐韓愈羅池廟碑跋

爲沈傳師書

唐韓愈黃陵廟碑跋

同上

唐景陽井銘跋

爲陳後主

唐于祿字樣模本跋二首

見前

唐陸文學傳跋

寓公陸羽

唐顏真卿射堂記跋

郡碑

唐湖州石記跋

唐高闕草書跋

答孫正之

二首

孫侔吳興人寓揚州

朱臨烏程人

三高贊

釋仁岳烏程賜紫淨覺

阿彌陀經新疏序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咒課法序

如意輪咒課法釋疑

義學編序

論席解紛

胡宿郡守

藝文補

卷之十三

目次

四

乞為謝安置守冢禁樵採表冢在長興

李觀

上葉學士書葉清臣

葉清臣見前

御書閣碑

備邊策略

余靖

姚璠論見前

王安石

陳聖俞秘書丞制陳聖俞烏程人

前鄉貢進士許將大理評事簽書昭慶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制宋景祐元年改宣德軍為昭慶軍

舉陳樞充錢穀職司狀陳樞長興人

送孫正之序

通判海門與利記為郡人沈興宗

與孫侔書三首

答孫少述書即正之

謝林肇長官啓林肇吳興人

藝文補

卷之十三

目次

五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張名禔墓

釋淨端歸安人自號安閑和尚

祭銀青章相公文

劉誼長興人

湖州吳山端禪師語錄序

請端禪師住持長興壽聖禪寺疏

曾公巖記

釋契嵩

與陳令與賢良書令與聖俞字

十三卷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三

烏程蓋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宋

通慧大師進高僧傳批答

太宗

勅通慧大師贊寧省所令左街天壽寺賜紫僧顯忠進

編修有宋高僧傳三十卷事具悉一乘妙道六度玄門

代有奇人迭恢聖教若無纂述何以顯揚繁爾真流棲

心法苑成茲編集頗効辛勤備觀該摠之能深切歎嘉

藝文補

卷之十三

宋文

之意其所進高僧傳已令僧錄司編入大藏今賜絹三

千匹至可領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冬寒想比清休否

遺書指不多及

宣和封陸簡寂真人誥

徽宗

朕惟前古高蹈之士名迹不泯而稱號未稱者所以追

頌之簡寂先生陸修靜真精內得遺經垂範而脫然超

世虛阜故隱有祠至今考實定名禮以真人之號非特

用褒往躅亦俾後之聞風者知道之所在而勉焉可特

封冊元真人

追贈沈疇直龍圖閣訓詞

高宗

士有屈於生前而伸於歿後方其臨事執義以行其志

亦奚暇擇利害於當時而冀顯榮於今日哉是可嘉歎

也爾以直道佐御史府執憲不回是為稱職而擅權誤

國之人方且嫉惡排斥之今公論得明昭爾積年之無

辜使離沒世而不泯龍圖寓直職號清華精爽向存歆

予復寵

沈濬除監察御史訓詞

高宗

先皇帝有賢御史以議獄不撓忤柄臣至於流落以死

藝文補

卷之十三

宋文

朕嘗伸褒錄之典思其人而不及見況有令子克濟其

美者哉以而樂道修身勇於為善裴冠在列有粹然安

靜之風朕既知之矣賜觀所廷察言可用其以柏寺雄

職為子司總紹爾家聲則名稱報

賜臨安府尹周淙詔

孝宗

幾方千里俗具五民趨利者率多巧偽亡身者公肆奪

喪非罔之以義守之以信求囹圄之空未易得也卿以

吾上嗣尹正是司布政以來風流篤厚禁網疏闊刑罰

用稀今焉俾無一人之獄足以副吾欽恤之意矣賀章

來上嘉歎不忘

付張澈

孝宗

湖州輔郡之重治劇抑強全賴風力卿其勉之

問陳侃

孝宗

聞淮東水寨人陳侃爲章冲所窘今送安撫司根勘此係邊而人心如何可以與免根治給付本人船隻却奏來

周必大回奏

臣伏準御筆詢問淮東水寨人陳侃爲章冲所窘今

藝文補

卷之十三

三

宋文

送安撫司根勘事臣記得今年正月知楚州章冲窮治鹽城民戶陳本打造海船軍器下海與販一面結案合斷徒罪又乞重賜施行三省降付荆寺擬斷間因本家經密院下狀乞移他處別勘臣以本人既是民兵官領事關防難與尋常打船下海私置軍器一個行遣遂於今月初八日將上奏陳謂太守治部民同難沮抑而邊防所繫亦當闊略欲移鄰郡楊州根勘仍具情犯申樞密院乃是從其所請可作出場當時蒙聖諭以爲允當卽已行下聞鄭良嗣曉曉此意

勢必兩平共事只候申到便奏知可以恕免仍給船隻今聖意若欲早了卽來早面奏再降指揮催促楊州申來於本人決無所損伏乞睿照

沈清臣被責因依

孝宗

沈清臣當時上書被責忘記所言何事卿略奏大槩來更不須檢討真本

周必大回奏

臣伏蒙聖問記得是投匭上書論王希呂本歸正人不合用爲諫官諫院以希呂乃所隸不敢受清臣卽

藝文補

卷之十三

四

宋文

錄本呈宰執臺諫虞允文怒奏其事兼疑沈介教之奏送大理寺鞠勘鍛鍊久之元非沈介教唆遂坐書未進御而謄本示人編管封州伏乞睿照

祭崇憲靖王伯圭文

寧宗

藝祖造邦源深流長子孫繩繩百世其昌巖巖秀邸不顯其光積久愈厚篤生賢王濯濯祥麟玉質金相允文孝宗則友其兄召繇外藩賜第于京廼分茅社于彼榮陽赤旂金節絢爛綬章文考念功曰篤不忘建祠秀園舊履是荒太師維垣來永煌煌爰暨冲人應龍初翔宣

方百爲調娛多方嘉乃勳臚句不名紫微是公選選
勿違貴極愈謙年耄益莊踰七望八熾昌壽臧子侍孫
携蟬冕相望王比來朝精神方彊謂當百年鎮此宗盟
不遠伊邇降此弗祥維大父行生歿哀榮王實無憾典
刑云亡緘辭往奠寄哀一觴

崇憲靖王輓祭文

寧宗

我伯祖父標的宗英奉釐列邸隱然維城天胡忍予殲
此老成爰飭拜典命使以行遙致奠竿以賁泉扃爰以
量幣清酌齊牲粢盛庶品用薦哀誠

藝文補

卷十三

五

宋文

追贈濟王御劄

度宗

濟王生前之官先帝已與追復尚有未復所贈官嘗曰
畱以遺後人卽仁皇踐祚贈秦王太師尚書令之典也
所宜繼志以慰泉壤可追復太師保靜潼軍節度使仍
令所屬討論墳塋之制日下增修餘照先帝端平元年
六月十二日旨揮

左街僧錄通慧大師文集序

王禹偁

釋子謂佛書爲內典謂儒書爲外學工詩則衆王文則
鮮并是四者其惟大師大師世姓高氏法名贊寧其先

渤海人隋末徙居吳興郡之德清縣祖瑀考審皆隱德
不仕母周氏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某月某日生
大師于金鷺山別墅時梁貞明七年也武肅王錢鏐專
制江浙後唐天成中出家清泰初入天台山受具足戒
習四分律通南山律長興三年武肅薨文穆王元瓘嗣
位大師聲望日隆文學益茂時錢氏公族有若忠懿王

俶宣德節度使僖奉國節度使億越州刺史儀金州觀
察使儼故工部侍郎昱與大師以文義切磋商浙中士
大夫有若衛尉卿崔仁冀工部侍郎慎知禮內侍致仕
藝文補

卷十三

六

宋文

楊惲與大師以詩什唱和又得文格于光文大師彙征
受詩訣于前進士龔霖由是大爲流輩所服時錢塘名
僧有若契疑者通名數一支謂之論虎常從義者文章
俊捷謂之文虎大師多毗尼著述謂之律虎故時稱四
虎焉署本國監壇又爲兩浙僧統歷數十年像法脩明
緇徒整肅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携版圖歸國大師奉
舍利真身塔入朝太宗素聞其名召對滋福殿延問彌
日別賜紫方袍尋改師號曰通慧故相盧朱崖深加禮
重叅知政事李穆儒學之外善談名理事大師尤爲恭

八年詔修大宋高僧傳聽歸杭州舊寺成三十卷進
御之日聖書褒美居無何徵歸京師任天壽寺叅知政
事蘇易簡奉詔撰三教聖賢事迹奏大師與太乙宮道
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大師著驚類聖賢錄又集聖賢事
迹凡一百卷制署左街講經首座至道元年知西京教
門事今上咸平元年詔充右街僧錄先是故相文貞公
惠車之明年年七十一思繼白少傳九老之會得舊相
史御尚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
五鄧州刺史判金吾街仗事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
藝文補

卷十三

七

宋文

致仕李運年八十水部郎中直秘閣朱昂年七十一廬
州節度副使武克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
年八十五大師時年七十八九人焉文貞公將譙于
家問形于繪事以聲詩流詠播於無窮會蜀寇作亂朝
廷出師不果而罷今九老之中李宋楊魏張已先逝矣
大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于本國歷武肅文穆廢王忠
懿凡四世于朝歷梁兩帝後唐莊宗應順清泰晉高祖
小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梁王我太祖英武聖文
神德皇帝我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通今上凡十五

朝而能受法海嚮用之福處浮圖具瞻之地豈所謂必
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大師以述作頗多敘引未立猥
蒙見託不克固辭總其篇題具如別錄凡內典集一百
五十二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因徵其
世家行事備而錄之使後之傳高僧銘塔廟者于茲取
信云

與釋贊寧書

王禹偁

累日前蒙惠顧謏才辱借通論日殆三復未詳指歸徒
觀其滌繁露之瑕劇論衡之玷眼瞭獨斷之警鍼砭正
俗之疹折子玄之邪說泯朱頴之巧言逐光庭若摧枯
排孫卻似圖憂使聖人之道無傷於明夷儒家者流不
至於迷復然則師胡爲而來哉得非天祐素王而假手
於我師者歟

卷十三

八

宋文

進高僧傳表

釋贊寧

臣僧贊寧等言自太平興國七年伏奉勅旨俾修高僧
傳與新譯經同入獻者臣等遐求事迹博採碑文今已
撰集成三十卷謹詣闕庭進上益琅函而更廣延玉曆
以彌長臣等誠憂誠恐兢惕之至臣等聞渾儀之外別

有釋天法海之中多生僧寶釋天可則阿難記事而載
言僧寶堪稱慧皎爲篇而作傳猶歟我佛號大徧知知
教法之無依委帝王之有力當二千載之後屬一萬年
之初伏惟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陛
下神龍在天愛日升上土疆開闢四夷請吏而貢琛時
律均和百穀登敖而棲畝耕籍田而又勸賜酺飲以咸
歡儒術特興玄風爰振是以麒麟非中國之物白雉非
草莽之禽今遊苑囿之間且顛牢籠之畜近以從漚至
濮黃河牽一帶之清自古及今青史載千年之應斯蓋
陛下來從不動之地示爲長壽之王翻譯成經製甚深
之御序迴文作頌演無盡之法音仍降鳳書令編僧史
屬此雍熙之運伸其貞觀之風合選兼才豈當末學得
不捨犀截角舉翠刪毛精求出類之人取法表年之史
所恨空門寡學釋肯何知或有可觀實錄聊摹於陳壽
如苞深失矣經宜罪於馬遷副陛下遺賢必取之心助
陛下隆典咸修之矣今遇乾明聖節謹令弟子賜紫顯
忠同元受勅相國寺賜紫智輪進納伏乞睿慈畧賜御
覽恭惟聖主是文章之主微臣非博史之臣儻示天機

令知凡例如得操北斗而斟酌或示刀圭執南箕而簸
揚方除糠粃臣等冒黷天顏無任惶懼激切屏營之至
謹言

有宋高僧傳序

釋贊寧

臣聞賢劫緣長世間宏廓天與時而不盡地受富以無
疆最靈之氣翊于中大聖之師居于上偉哉釋迦方隱
彌勒未來其間出命世之人此際多分身之聖肆爲僧
相喜示沙門言與行而可觀兼鯁而爭錄是以王巾
僧史孫綽道賢摹列傳以周流象世家而布濩蓋欲希
顏之等慕蘭之儒成飛錫之應真作曳山之上士時則
裴子野著衆僧傳釋法濟撰高逸沙門傳陸杲述沙門
傳釋寶唱立名僧傳斯皆河圖作洪範之椎輪土鼓爲
咸池之坏器焉如來者靡曠其人慧皎刊修用實行潛
光之目道宣緝綴續高而不名之風今六百載行道之
人弗墜于地者矣爰自貞觀命章之後西明絕筆已還
此作後聞斯文將闕時有再至肅殺過而繁華來世無
久虛地天泰而聖明出我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
明廣孝皇帝陛下陽龍挺德斗電均威踐大道也義黃

輪執御之勞多天才也周孔行弟子之職講信脩睦崇德報功一統無遺百王有愧四海若窺於掌內萬機皆發於宸衷然而玄牝留神釋天淡慮長生授術時開太一之壇續法延期僧度倍千之戒浮圖渴漢梵策翻華將佛國之同風與玉京而合制慨茲釋侶代有其人思景行之莫聞實紀錄之彌曠臣等謬膺良選俱乏史才空門不出於董狐弱手難探於禹穴而乃循十科之舊例輯萬行之新名或案誅銘或徵志記或問輶軒之使者或詢耆舊之先民研磨經論畧同讎校與書史懸

藝文補

卷十三

十一

宋文

合勒成三帙上副九重列僧寶之瓊奇知佛家之富貴昔者嘉祥筆削盡美善于東南澄照纂修足英髦于關補蓋是拘于墟也傳不習乎豈若皇朝也八極張羅舉則無物不至四夷弭伏求之則何事不供臣等分函搜各室構集如見一家之好且無諸國之殊所以成十科者易同拾取其正傳五百三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矧復逐科盡處象史論以摠辭因事言時為傳家之系斷厥號有宋高僧傳焉庶幾乎銅馬為式選千里之駿駒竹編見書實六和之年表觀之者務進悟之者

是皆皆三觀之山悉入薩雲之海永資聖訓明齊受日之炳光應嵩山之呼壽云爾時端拱元年乾明節臣僧贊寧等謹上

惠力寺記

釋贊寧

錢塘屬邑鹽官為最在浙之朝陽為吳之右臂白鋪江練青點海門層樓起而蟠螭橫星漢低而枯槎活潮生信大雷霆藏龍戰之聲潤下功深蜀井喪虎形之味

結社法集文

釋贊寧

晉宋間有廬山慧遠法師化行潯陽高士逸人輻湊于

藝文補

卷十三

十二

宋文

東林皆願結香火時雷次宗宗炳張詮劉遺民周續之等共結白蓮華社立彌陀像求願往生安養國謂之蓮社社之名始於此也齊竟陵文宣王募僧俗行淨住法亦淨住社也梁僧佑曾撰法社建功德邑會文歷代以來咸就僧寺為法會社也社之法以衆輕成一重濟事成功莫近於社今之供社共作福田修約嚴明愈於公同人互相激勵勤於修行則社有主養之功大矣近聞周鄭之地邑社多結守庫申會初集鳴鑼唱佛歌衆人念佛行道一夕不睡以避三彭奏上帝免注罪

亦算也然此實通家之法往往有無知釋子入會圖其
小利曾不尋其根本誤行邪法良可痛哉

筭譜

釋貫寧

採笋一日曰篤二日曰筮見風則觸本堅入水則浸肉
硬脫殼煮則失味生著又則失柔採而停久非鮮也盛
而苦風非藏也抹之脫殼非治也淨之入水非洗也蒸
煮不久非食也

奏為薦胡瑗充學官

范仲淹

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泰

藝文補

卷十三

主

宋文

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
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
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嚮
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為一代美事伏望聖
慈特加恩獎升之太學可為師法

與省主葉內翰書二首

范仲淹

某頃首竊惟皇上念天下之計至大至重思得良大夫
主之故竊竊閣下之賢復有此拜而人莫能聞之憂國
者可不相慶然天下之計其難久矣臣等唐中微天下

多事諸節度各聚州兵據征賦以自支故有尾大不掉
之虞起矣此非唐之本謀但四方縱橫撲滅不暇故因
其有功而分裂之蓋不得已也皇朝開造天下特革其

弊重兵聚于京師至于諸節度之兵亦皆贍於度支誠
長世之策也然祖宗之初約天下之入以周其用則倍
有餘矣而八九十年間朝廷全盛用度日滋增兵頗廣
吏員加冗府庫之灾土木之蠹夷狄之貪水旱之患又
先王食貨之政霸王之畧變通之術不得行於君子而
常梏於羣吏則天下之計宜其難矣某出於孤平感遇

藝文補

卷十三

十四

宋文

非淺亦嘗面陳君天下之計而應和者寡故不得行及
其居外固當不復為言今閣下再領太計必欲盡心為
國家遠圖是君子可行之時非羣吏之可梏也某欲筆
削於左右請公自行之則慮措紳多言謂閣下力革前
數君子之為以結上意又欲言於朝廷俟當閣下主議
之亦懼獲晚節躁言之謗以故遲遲而莫能發但媿致
身有餘報國無狀爾願閣下熟念天下長久之計考前
賢至當之論則必變而通之非俟某之云云也殘暑惟
自重為禱不宜某上

其教運厚真誨答以報之自信之心弗改于舊此金石其誠對神明而無媿天下識者所以重道鄉之高正為此矣然國之安危存亡繫于其人正人安則王室隆正人危則天下憂故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所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豈特厚於已耶漢李膺之徒黑白太明而禁錮戮辱雖一身潔清千古不昧奈何邪正相激速天下之禍漢室亦從而亡之僕以為與國同憂之人宜弗為也如與國存亡則有視歟於鴻毛者豈特輕其已耶今上睿聖至仁惟股肱協德則堯舜同功天

藝文補

卷十三

五

宋文

祭葉翰林文

范仲淹

維皇祐元年己丑十月庚申朔日具位某謹致祭于故南翰侍讀學士諫議葉公之靈嗚呼賢哉道卿鍾乎粹靈秀格寢寢英采煢煢學偉文發於妙齡決策三篇

萬儒疎聽闕視管路直崇雲庭天然清流不雜渭澤西垣北門大筆未停為藩為翰于澶于書迺牧京兆開輔以寧再至大計實營實經慷慨國論目於雷霆出守河橋期歸闕庭一夕奄去天地冥冥嗚呼遽時甚盛得主惟聖謂道必行謂事必正高節莫屈直言屢諍朝廷風采增紳輝映天子知人期以輔政弗諧而去能不曰命嗚呼僕與公知則相知心蓬瀛共舍切磋覲箴蘊秀隣邦唱酬謳吟相許道大交薦言深久要之意不為浮沉今也云亡絕絃於紫白髮相失清淚難禁音問一斷憂

藝文補

卷十三

十六

宋文

長兄德清尉墓誌銘

韓琦

太師長子諱球字伯玉少有志氣泛覽經史務究大義不為章句之學每讀書見古人仗忠義建功立事者必慨然慕其所為好擬孟郊作五字句詩意思清遠人多稱誦初以蔭補太廟齋郎選授湖州德清尉摘僉公法如老於從政者太師聞之喜三歲兒也日必為能更吾家有望焉太師未亡前數月兄以疾卒時年三十

四娶陳氏生二子諱早亡公彥今爲太常寺太祝在官以幹潔稱慶曆五年二月二十二日以兄從太師葬於相州安陽縣新安村西塋之庫位子諱同塋焉惟兄高識大詭宜副先公之言以興我宗不幸初仕而夭可謂命矣銘曰人無壽夭貴乎續嗣之賢兄今有子矣夫何恨焉

回湖州知郡徐郎中得替啟

蔡襄

伏審膺十行之札榮被代還奉三年之成旋登課最矧雲溪之雅俗擁吳會之故墟耳剽風聲頗光朝選辱珍

藝文補

卷十三

十七

宋文

題之見賦詠厚意之周勤披晤匪遙敷敘奚旣

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誌

蔡襄

胡氏世居長安詢爲唐兵部尚書其孫韜因亂留蜀爲僞蜀陵州刺史蜀平歸京師終衛尉卿於君爲曾祖生泰州司寇參軍諱修已卒塋海陵司寇生寧海軍節度推官諱訥贈太子中允博學善屬文呂文靖公夷簡嘗薦其書備修國史君其長子也諱瑗字翼之少有氣節顯意經學兼通律呂之法力貧以撫之孤愛義良厚景祐中范文正公仲淹上言君知古樂石見論樂拜

試秘書省校書郎康定初元吳寇避陝西帥以辟爲丹

州推官後移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舉其族之亡於遠

者九喪歸塋服除遷保寧軍節度推官治湖州學又

召教授諸王宮病家辭免遂以太子中舍致仕泛恩改

殿中丞驛召會秘閣議樂除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尋

復解罷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仍與議樂樂成

改大理寺丞賜緋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

侍講既而疾不能朝拜太常博士還官政從其子志康

杭州節度推官以就養四年六月六日終于杭州享年

藝文補

卷十三

十八

宋文

六十有七明年十月五日葬於湖州烏程何山之原母

隨氏贈京兆縣太君娶王氏封長安縣君有子三人志

康進士及第志寧志正皆力學長女婚大理寺丞滕希

魯次進士王伯起季女尚幼孫守約君孤進所立不恤

權貴義以自信本朝承周用樂其聲高不合中和太祖

皇帝嘗詔下一律而未遑制作天子知樂命李照等修

之君初得對崇政廷辨照等所修樂非是詔令改作未

幾報罷及會秘閣議按周禮以正鍾律爲上繫列爲

九等參其中者爲仄况定而律成驗之尺舊下一律於

走徹前樂而新之天子臨紫宸鐘磬在廷天子曰學者能通典故而不能知聲工者習其聲之傳而不知制鐘之理斯難能也先有議傳鐘當有大小今與黃鐘一之非古制乃用倍半之法作應鐘至是鐘成特小小者不堪備官縣諸儒侍從無異議者天子可之用於郊廟又令作皇祐新樂圖記布之天下蓋精二十年而後成其間同議論皆貴官老儒相抵止者豈一二哉然君未始恤之也尤患隋唐已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蘓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

藝文補

卷十三

十九

宋文

服終日以見諸生設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人者學徒千數日月括劇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署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自爲胡氏口義侍適英講不以講忌爲避既疾上數遣中貴人就問安否蓋亦有所待矣比去京諸生請闕下乞留者累日公卿祖送都門甚盛莫不惜其行也君雖老於訓導在丹州實與帥府事建議更陳法治兵罷開廢地爲營田募土人爲兵給錢

使自市勁馬漸以代東兵之不任戰者雖軍校蕃酋亭障廝役以事見輒飲之酒訪被邊利害以資帥府府多武人初謂君徒能知古書耳既觀君之所爲不以異已又翕然稱之君雋材而行篤卒艱勤以歿所著資聖集十五卷藏於家嗟乎世近有志於道以身法世莫不欲致之於用推之於遠然才德之士多亦蹇軋難通豈不有命乎君不鄙小官進不及用功於誨人其施博矣晚乃得侍天子左右若將有爲輒病以廢豈人事也哉謹誌

藝文補

卷十三

二十

宋文

前連水軍判官吳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歐陽脩

勅具官吳知幾士之飭躬勵行以勤厥官未有不知於人者知而薦之吾亦無所遺焉惟爾之能數有稱道有司較最於格當升勉膺新恩無廢其業可

著作佐郎盧革磨勘改官制

歐陽修

勅具官盧革等州縣之職治有常法而遠方之俗風土異宜若夫上克奉於教條下不違於民欲惟勤與敏乃克濟焉爾等服職有勞滄課來上膺茲敘進無費官箴

可

梅聖俞詩集序 節文

歐陽修

聖俞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詩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天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

藝文補 卷十三 宋文

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予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

後漢費鳳碑跋

歐陽修

右漢費鳳碑云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也漢安二年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又云試守故鄆長其文班班可見而卒葬年壽皆不載其後悉為五言韵語其畧曰不悟奄忽終藏形而匿景耕夫釋耒耜桑女投鉤宮道阻而且長起坐淚如雨不悉錄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齋書

後漢費府君碑跋

歐陽修

右漢梁相費府君碑其名字若云諱況字仲慮而況疑為汎慮疑為寬其官閥可見者為蕭令九年沛有蝗獨

藝文補

卷十三

三

宋文

不入其界國以狀聞朝廷嘉諸拜梁相春秋八十卒其銘頗簡而文字巖完云赫赫顯祖厥德懿鑠播助於前丕碩基業遺愛於民福流於後胙自此磨滅不可識者八字其卒章云功烈休矣來昆勗力而穆字為縣古文多然熙寧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山齋書

唐沈傳師游道林嶽麓寺詩跋

歐陽修

右嶽麓寺詩沈傳師撰并書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為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于世而詩亦自佳傳師書非一體此尤放逸可愛也

衛按侯鯖錄得唐詩并識其題云儒林郎監察御史
唐扶

唐復東林寺碑跋

歐陽修

右唐湖州觀察使崔黯撰柳公權書東林寺會昌中廢
之大中初黯爲江州刺史而復之黯之文辭甚適麗可
愛而世罕有之

唐韓愈羅池廟碑跋

歐陽修

右羅池廟碑唐尚書吏部侍郎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
修撰沈傳師書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宗實

藝文補

卷十三

三

宋文

錄長慶二年二月傳師自尚書兵部郎中翰林學士罷

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其九月愈自兵部侍郎遷吏部
碑言柳侯歿後三年廟成明年愈爲柳人書羅池事子
厚以元和十四年卒至愈作碑時當是長慶三年考二
君官與此碑亦同但不應在元年正月蓋後人傳模者
誤刻之爾今世傳昌黎先生集載此碑文多同惟集本
以步有新船爲陟荔子丹兮蕉黃蕉下加子當以碑爲
是而碑云春與猿吟而秋鶴與飛則疑碑之誤也

唐韓愈黃陵廟碑跋

歐陽修

右黃陵廟碑韓愈撰沈傳師書昌黎集今大行於世而
患本不真余家所藏最號善本世多取以爲正然時時
得石刻校之猶不勝其舛謬是知刻石之文可貴也不
獨爲翫好而已黃陵碑以家本校之不同者二十餘字
如家本言降小君爲夫人而碑云降小水之顙皆當以
碑爲正也

唐景陽井銘跋

歐陽修

右景陽樓下井銘不著撰人名氏述隋滅陳叔寶與張
麗華等投井事其後有銘以爲戒又有唐江寧縣丞王

藝文補

卷十三

三

宋文

震井記云井在興嚴寺其石檻銘有序稱余者晉王廣
也其文字皆磨滅僅可識其十一二叔寶事前史書之
甚詳不必見於此然錄之以見煬帝躬自滅陳目見叔
寶事又嘗自銘以爲戒如此及身爲淫亂則又過之豈
所謂下愚之不移者哉今其銘文隱隱尚可讀處有云
前車已傾負乘將沒者又可歎也

唐千祿字樣模本跋二首

歐陽修

右千祿字樣模本顏真卿書楊漢公模真卿所書乃大
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漢公以謂一二工人

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速損者非也蓋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雖傳於世所以模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今世人所傳乃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足以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金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

右顏魯公千祿字書乃大曆九年刻石至開成中遽已訛缺蓋由公筆法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繆尤爲學者所資而當時盛傳於世爾漢公謂一二工人用爲衣食之業者惜其傳模多而早損然豈止爲工人爲衣食業也今世人多傳漢公模本而大曆真本以不完遂不復傳若顏公真蹟今世在者得其零落之餘藏之尤足爲寶豈問其完不完也故余并錄二本金藏之亦欲俾覽者知模本之多失真也治平元年正月五日錫慶院賜書聖節宴歸書

唐陸文學傳跋

歐陽修

右陸文學傳鴻漸目撰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

之而後世言茶者必本陸鴻漸蓋爲茶著書自其始也至今但俗賣茶肆中嘗置一鷺偶人於甕側云此號陸鴻漸鴻漸以茶自名於世久矣考其傳著書頗多曰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三卷其多如此豈止茶經而已哉然其他書皆不傳

唐顏真卿射堂記跋

歐陽修

右射堂記顏真卿書魯公在湖州所書刻于石者余家集錄多得之惟放生池碑字畫完好如千祿字書之類

藝文補

卷十三

二十六

宋文

今已殘闕每爲之歎惜若射堂記者最後得之今僕射相公筆法精妙爲余稱顏氏書射堂記最佳遂以此本遺余以余家素所藏諸書較之惟張敬因碑與斯記爲尤精勁惜其皆殘闕也

唐湖州石記跋

歐陽修

右湖州石記文字殘闕其存者僅可識讀考其所記不可詳也惟其筆畫奇偉非顏魯公不能書也公忠義之節剛若日月而堅若金石自可以光後世傳無窮不待其書然後不朽然公所至必有遺蹟故公處處有之唐

人筆蹟見於今者惟公爲最多視其鉅書深刻或托於山崖其用意未嘗不爲無窮計也蓋亦有趣好所樂爾其在湖州所書爲世所傳者惟千祿字放生池碑尚多見於人家而千祿字書乃楊漢公摹本其真本以訛遂不復傳獨余集錄有之惟好古之士知前人用意之深則其埋沉磨滅之餘尤爲可惜者也

唐高閑草書跋

歐陽修

高閑草書卷如匙則韓子之言爲實錄矣

答孫正之二首

歐陽修

藝文補

卷十三

宋文

宋文

修曰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傳義高而不達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爲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爲而見及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弗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爲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

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其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於行事以要其成焉

修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而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于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藝文補

卷十三

宋文

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不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以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事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謬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爲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

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親吾子之所未
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事不予細

三言贊

朱 臨

矯矯朱公當世英雄卓然先識力避成功種也不悟語
已旋凶越壞千里齊祿萬鍾取如拾芥棄若飄蓬五湖
長往千載清風

翹翹季鷹江東步兵抗心世務俛首塵纓顧時多艱無
日昇平秋風動地鱸膾馳情載惟羊酪不似蓴羹終焉
故國江水長清

藝文補

卷十三

三九

宋文

榮榮魯望志履疎曠時謂散人自比元亮清不耻耕貧
不輕簞笠笠扁舟煙雲白浪皓首叢書焦心絕唱遺編
如新可見高尚

阿彌陀經新疏序

釋仁岳

或曰虛空無涯世界無量其間有是有聖有淨有穢何
爲其然乎曰妄念而然也真則不然諸佛證真空界殞
裂至論應化身土之事亦隨衆生妄念所感蓋使夫革
凡成聖捨穢取淨然後純純乎如諸佛之證也噫衆生
之妄也久矣故我佛能仁氏起無緣慈悲出堪忍世界

以若干方便開諸度門繇是五時設教三乘接道雖類

漸不同同歸于理其有我佛未度而度在他佛者則曰

補處之有慈氏極樂之有彌陀乃至十方清淨國土示

若鏡像導如津梁隨其所應利有攸往然而補處雖近

十方俱遠諸大乘經莫不稱讚乎極樂爲最彌陀爲勝

係正既異壽命且長衆生信而願生者多矣神化之蹟

聚在羣籍佛言將來法滅惟雷無量壽經住世百年天

台云當知彼佛於此惡世偏有緣爾茲經也始慈恩洪

師嘗有誤釋復有疏本亦題基公之名相傳云此無名

藝文補

卷十三

三十

宋文

師假託而行也校其文旨實大同而小別洎孤山中庸
子章句後出盛傳于時以病中援毫詞簡義畧凡用數
訓似未盡於方等之詮乎走不敏探智者之教頗歷歲
紀常欲以一家法要并淨土諸說覆述斯文竊避人之
多忌未果所志年逼耳順退藏故園伏念玉泉報恩九
旬揮於犀柄圭峯思孝七月薦於蘭盆緬挹清芬遂獲
操筆成析爲上下以新疏目之別舊章也若乃言之
無文吾何敢以前說並駕或言下之理粗通大方亦所
不讓云

觀自在菩薩如意輪咒課法序

釋仁岳

隋祖智者說摩訶止觀約四種三昧示諸經行法讀者雖眾修者無幾何爲其然乎以人根膚淺法味薄薄從師勞於名相事佛懈於資熏故十觀成乘五悔助道僅存空言矣予竊於講習之暇務求課念之益因發經藏得如意輪咒凡四本詳其文實同出而異譯也一實義云覺喜唐天后久視元年譯八紙二阿彌真那此云實思惟中宗神龍二年譯七紙三唐天后代三藏法師義淨譯三紙四唐天竺三藏法師章句既簡方軌且約遮惡可以盡三障持善可以具二嚴先天竺法師譯遵式

藝文補

卷十三

三十

宋文

常觀此經知利物之要特慶義淨所譯咒辭易誦乃鐫板模印詒厥四輩然而淨譯頗畧所說法式但云攝心口誦至於事儀觀想曾未點示受持之際意或缺如今觀采諸文爲之補助原始泊末總成七科一法式二觀想三禮讚四持誦五懺願六證驗七釋疑斯皆沿襲本經使源流之不別放則先制貴箕裘之有在知罪干我以俟來哲云

如意輪咒課法釋疑

釋仁岳

疑者曰觀音所說諸陀羅尼皆遮極惡盡持妙善覆瞻

蜀而無異鳴迦陵而不殊何故經云更無明咒與此如意見咒王勢力齊者釋曰法有權實教有抑揚蓋言小乘三藏大乘初門及歷別所談斯等明咒不能齊于圓頓咒王也何以明之如法華普門品云受持觀世音名號爲彼受持六十二億恒河沙菩薩名字是二人福正等無異智者解云圓人惟一偏人則多格六十二億偏菩薩等一圓菩薩也以彼例此人法雖異義旨攸同問流志所譯廣明壇法分爲三院內院當中心畫如意輪觀自在東面畫圓滿意願明王北面畫大勢至等外院東

藝文補

卷十三

三

宋文

面畫天帝釋左右畫諸天眾等今不依之而於道場但安法寶并釋迦彌陀觀音之像將無返經之過歟答壇法本爲咒三種藥一佩藥二含藥三服藥令世人民見聞歡喜而相愛敬獲大勝願當候太陰太陽候時預二七日於閑靜處築之乃至畫諸形像而爲供養今既藥法不行所以壇法亦寢況彼經前自云不服占擇日月吉凶亦不作壇故此廢之非爲過也如請觀音經中本無道場儀式國清百錄令安佛像南向菩薩像東向斯出智者之神禪耳今經菩薩既須面西則依百錄不便乎所敷置

非可以也蓋諸佛所師所謂法也故置之上級釋迦爲
娑婆之主彌陀爲觀音之師故左右焉菩薩居次級之
中亦不失其正也倘有方法異於見者當懷善從之問
證驗中既能殄滅一切痛苦成就一切事業今或親受
持積年而無所驗者何耶答機有親疎障有輕重機親
者心急加以觀慧機疎者心緩或惟讀誦定業障重不
定障輕機障對論大約則有四類差別經云若誦一徧
如上諸事悉皆遂意者此就機親障輕者言之亦誘進
之辭也若乃機疎障重縱方讀誦便責感應何其謬哉

藝文補

卷十三

三

宋文

古語云土性勝水掬壤不可以塞河金性勝木寸及不
可以殘林理必然矣又以戒惡例乎生善亦由宿植深
淺對於現機親疎致使休應遲速之異也是知聖無虛
授授於可受者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傳曰小信未
孚神弗福也但勤誦習功至自驗何芥蒂於胸臆乎先
民有以吉凶禍福在德不在命或曰在命不在德公孫
弘謂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文武積德以王天下此
在德也劉孝標謂仲由勵節不能息其結纓商臣試逆
盛業尤於後嗣此在命也斯皆偏一之見豈謂通方之

說苟迷三世因緣生法又何異久夙之類而論春秋之
變哉今之人亦有見積德而無驗惟賦命而是聽固執
美惡之運周而必復天數定矣詎假念聖人誦神呪爲
之移易乎又謂積德在念焉用事行凡厥求福則曰吾
禱久矣吁挾邪距正蒙已蔽物未習滋甚其將奈何且
陰陽之流示災福之運俾人讓祈以慎咎悔若其天數
不可逃聖人不能救何故宋景一言法星三徙王謨免
刑戮於麾下

藝文補

卷十三

三

宋文

刑徐義脫桎械於禁中秦符丕左丞相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理其足將殺之念觀音經至夜中桎械自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因遂得免遂奔楊佺期以爲洛陽令前志昭然安
可不信若言吾禱久矣請以近事驗于感應夫仁義不
行奸譖斯作人倫尚遠天道奚從至於款附勢權則靡
辭折節苟合富貴則無憚足恭由此觀之何禱於人而
不禱於佛乎縱是內有實德亦須外假惠修何必土梗
其身木舌其口然後爲道哉故菩薩之行有緣因焉有
了因焉了謂正觀智德之基也緣謂助道福德之本也
如是二因譬車輪不可單運鳥翅不可隻飛課法所以

先觀想次禮誦等廢兩全。天經云惟須深信不得生疑。故因撰錄聊此伸釋。願諸聞見終身誦之。

義學編序

釋仁岳

有引傳燈大珠和尚云捨垢取淨是生。从業歷居士云。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以此句。何輕獲淨。土者固未可也。且不垢不淨之言。即心即佛之義。凡稟釋教者。孰不知之。安以真如平等之談。便廢因緣修證之法。六住大士。尚存分段之生。四果真人。亦有變易之从。云何殂落。永謂泥洹。須知菩薩未證妙覺。已還常以

藝文補

卷十三

三

宋文

空心徧脩。萬行終日。觀佛無佛。可觀歷劫。度生無生。可度。暫趣於空。華淨土。權依於幻化。彌陀破昨夢之塵勞。入化城之地位。乃至成佛。雖自得冥寂。而利他宛然。故喻之以明鑑之身。現之以隨類之像。世人弗詢大義。惟忻頓悟。直入無生。而不思永嘉一宿覺云。若實無生。無不生。既豁達而取空。恐莽蕩而招禍。此類乎越中習射。不論數步之間。隴西學游。翻沒洄波之內。如斯知識。未可參尋。

論席解紛

釋仁岳

空名居士謂無已法師曰。竊惟傳記所載。始自晉時。廬山遠公與諸信士結香火之社。願生西方。乃請社中劉遺民者為誓文。或曰斯乃教門權漸之方便。若究觀根極。其惟息心達本。是正修行。有唐雍州藍田釋法喜專修禪業。預知將來大眾。忽聞林北有音樂之聲。因以告喜喜曰。世間果報久已捨之。如何更生樂處。乃默而入定。須臾樂聲便止。喜亦端坐而終。又唐京師釋曇倫。臨終有問。往生何處。荅云。無盡世界。於是寂然而化。今詳二師善逝。正是泥洹絕境。夫何遺身之徒。求生淨土。以

藝文補

卷十三

三

宋文

彼較此一何。麤疎願即兩端。用祛未悟。法師曰。余向者已聞楊公之書。謂極樂為示權誠乎。忻歡取捨之說。不俟再問。方欲連茹引而伸之。今蒙致詰。如弦得筈。豈得不發。所言極樂為權。權必對實也。請試陳之。為以小乘是權。大乘是實。耶。為以有法是權。無法是實。耶。若謂小乘是權。大乘是實者。小乘中曾無一言勸讚往生十方淨土。故迦葉云。但念空無相。無作。於菩薩法游戲神通。淨佛國土。成就眾生。心不喜樂。若謂有法是權者。何但極樂是權。至於泥洹皆是權耳。故須菩提云。若有法勝

於涅槃我說亦復如幻如夢由是言之忻泥洹而歎極樂亦猶逃峰赴壑俱不免於害也又若謂吾不取極樂亦不著泥洹曠然無朕不可擬議若爾則滅後無生何殊外道斷滅之見復有說云吾滅度後十方世界皆是我身何必定生西方極樂若爾則便同聖人曾現色像儻未證謂證大妄語罪其誰當之天台智者云常人聞生卽作生解聞無生卽作無生解不知生卽無生無生卽生橫相是非瞋他求生淨土幾許誤哉故知法喜不求於樂處曇倫示歸於無盡斯乃遺情離著之語必非藝文補

卷十三

三七

宋文

滅後永寂如空凡夫則循業受生聖人亦隨機利見況法喜滅後降神於弟子曰吾欲露屍山野給施衆生等豈非此身雖謝彼識猶生乎而指爲泥洹絕境者將何以驗之且夫泥洹此翻滅度統括諸教其唯二焉若聲聞泥洹者滅見思煩惱度分段生滅證偏空之理理既偏矣空不能有故身土皆亡此方便之說也若諸佛泥洹滅無明煩惱度變易生滅證中道之理理既中矣非空非有故應化無窮此了義之談也今未審曇喜二師是何泥洹若是偏空未免麤疎若是中道何名絕境今

之學人孰不謂卽心是佛觸目皆真寧勞乎轉物同知亦已乎超毗越釋及乎根其所自核其所歸空空然冥若夜游實貪患之具存何忻厭而不超奢富貴如骨肉顧貧賤如瘡疣於吾善者願欲升之太階於吾惡者恨不戮之都市凡此之類耻修淨土謂之忻厭者不知其可也僧傳習禪篇中甚有苦節謹終之者或西務安養或上忻知足慧真絕粒以行懺淨土然身以爲燈僧顯現感於彌陀智晞明見於兜率莫謂此等皆是習俗塵疎之人乎廬山遠公稱代之僧寶西域梵衆咸稱漢地有大乘道士每燒香禮拜輒東嚮稽首豈迷圓頓之教顯由權漸之門劉雷之徒皆晉世髦傑何詭說而隨之乎而不知漸門多昧於往生頓教盛稱於淨土佛言讀誦大乘方等經典善解義趣於第一義心不驚動斯爲上品往生之業又天親云二乘種人不生極樂華嚴有勸生之說法華有記往之文十方如來出長舌相靡不稱讚生彼國勸問佛於此世界有幾菩薩生彼佛國佛言有六十七億不退菩薩一一菩薩已曾供養無數諸佛次如彌勒者也又佛言末世法滅之後特留無

藝文補

卷十三

三八

宋文

皇壽經百年住世接引衆生以此證之如何芥視往生之人如何秦塞極樂之路所損至大可不謹乎

乞爲謝安置守冢禁樵採表

胡 昉

春秋之記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謂之不朽聖人之制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必見祭至於封表間墓禁止樵蘇尋所來而寔繁蓋難得而疏舉雖聖賢相去事業有間迹其大指所以褒德旌功而已竊見晉太傅謚文靖公謝安挺生江表忠存王室甫從衡門未褫韋帶已積白輔之麗便繁蒼黔之心及起東山相簡文帝摧栢溫九

藝文補

卷十三

三十九

宋文

五之逼破符堅百萬之衆名蓋當世功濟諸華號文武之偉人爲風流之稱首張文規所撰吳興錄稱安墓在長城縣南六十五里初建康之梅山爲陳始興王叔陵發其冢裔孫夷吾爲長城令徙於縣南三鴨崗按長城卽今長興縣臣昨受詔除出泰州任到官之日遂移本縣訪墳栢所在據大理寺丞知縣事裴大亮狀於縣南萬安鄉三鴨崗訪得安冢履地十畝有崎古老相傳謂之謝墓田路去縣與吳興錄所載畧同墓旁社戶十六歲時祭拜舊有叢祠不堪其陋臣量破公省錢委大

亮移置佳處重建祠堂凡屋二十道工往聖其像冠服儀衛悉用當時之制然祠墓差僻人迹罕至若無給復之守恐罹樵牧之患昔信陵濁世之公子漢初蒙守冢之給介推霸者之陪隸晉復啟環山之封况如安者高德卓然雖人隔本朝功訖前世穆然清風猶在庶物臣每見郊丘所肆赦前代忠烈立廟所在莫不中飭長吏嚴加虔奉欲乞聖慈特降宸旨於安冢旁中禁樵採給復五家以備洒掃守護之役勅州縣官吏歲時祠祭以明聖朝紀元功褒有德之意

藝文補

卷十三

四十

宋文

上葉學士書

高臣

李 觀

省判學士執事觀生江楚間始數歲竊習其家書見晁董公孫之對問決科皆所以發天人之秘而彌縫國家之務漢往而唐聯幾百祀雖治亂相繼而異人時有其稱得士之盛者率由是道及稍長鄉先生教以速化之術則謂當今取人一出於辭賦日策若論姑以備數因歷觀場屋得雋者誠皆聲病靡靡之文而已借有材之高識之通以祿仕故不敢放其絕足越邪徑而趨大道腐儒悞筆喜幸多矣私心憤疾往往竊垂義士之涕將

恐古道萎絕不能復萌芽至年十六時聞禮部奏貢士之可者賜第於殿廷所得多當世豪俊而執事之五策實流行於天下募其本而觀之則審刑政之令達權利之變將以富國便人而納之於禮義良今日之急務而衆賢之所未知者也其辭典而瞻其意正而通洋洋乎古人之風復歸於筆下觀雖不肖用是感激竊喜置諸流宕中亦有賢士大夫毅然執戈刺滯辭而遵理道者重遇主上之明有司之公擢致高等足以風四表而移士心矣自時而後積十餘年游目於書肆則熟執事之藝文補

卷十

宋文

文采侍坐於先進則飽執事之治聲窈然如望梧桐之宮聽鳳凰之鳴徒知其諧和中律唯唯盈耳而雲霧隔之終不克一見其容狀不意今茲旅食都下而執事方在省局門牆伊邇有請見之路是用上問與居以進所願昔人有言曰惟賢知賢小人不故自稱道顧可以當執事之知乎伏念觀草茅匹夫受性不甚魯惟其心志耿耿不忍自溺於流俗爲學必欲見根本爲文必欲先義理晨夜探勵力盡弗怠而州郡不肯薦鄉黨不見稱年近三十隕穫口甚昨者因謂京師忠賢所萃策試士

私奔走西鄉將覬覦其萬一未及弛檐而貢舉已罷矣羈棲輦轂兩經晦朔親老食盡又當歸寧鴈鴈而來恹恹而返士林不鑑其道有位不知其名背仕進之門而復入於寒餓之水火此亦烈夫好義所宜惜之也生平爲文謹擇其二十四篇寫成一冊及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草具其副塵諸左右莅事之暇時賜觀覽足知觀心之所存焉冒黷威重伏增慚怖不宣觀再拜

御書閣牌

葉清臣

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光宅天下二十有五年

藝文補

卷十

宋文

武威夷裔文經履載禮修樂儉刑平政一天地並况震于珍物乃東登泰山降禪社首西奠汾隰南遊告縣典章人物輝灼方夏飛昇騰實倬越古今天縱將聖典學時敏百斤中程七行俱下詳延英俊寢尋經藝披編目及照翰霄分帝庸賡歌道諧筌宰聖有謨訓義光簡冊休于萬麓雷神小學三元東煥八象流景丞相臣謂臣極相與雅侍從之臣發瑤笈披瓊編第爲集凡三百卷請從刊摹以傳永久制曰可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續慶基接神統孝善繼志功能昭

前思先皇帝馨德茂烈巍巍郁郁聖言膺藻雲章日麗
非書之黃素縉于文錦檢于玉匣歲在石室則何以比
隆六籍昭厥萬祀於是同空止輿地之志職方辯九山
之物分道遣使咸錫其副則吳郡之虎丘存焉據姑蘇
之右地負乾陽之勝勢叢生萬石崛起平阜講席坦乎
千人劍泉呀其百尺松篁總翠煙嵐異色宜有神物舍
於寶坊前此守土臣寔臣虔初基尊奉卽山而宇寒暑
再離風雨無賴景祐四年十月知軍事臣堂始大前構
微故以新奏取郡民絕籍財入縣官者錢一百七十萬

藝文補

卷十三

四三

宋文

以授工材移通判軍州事臣宋卿經始慮素程工董役
摩日短鼎訖于馳見更五甲子閣成費竹木童仆八百
役夫兵手指二十二萬不出帑一金不調一民民不知
役而渠屋彌望凡爲巾櫛韞覆之物悉皆稱閣而具疏
稱密礎材理堅緻檣藻文炫光彩轉重檐四迴陽景
不曜飛陛橫出喬林在下熏厨凝香而負巖鬆奩含輝
而摩豁偉哉麗乎茲可以壯龜龍之負載倬靈漢之昭
明者已先是永熙宸翰九軸帝書一品垂貢軸幌彌歷
年所先朝寶冊入石冊六十二分輝奎曲并集爲賜今

皇帝飛雲灑妙黑本三十重光祖武訓有恩頌至是落
成逾置其上三聖繼統昭明游藝若五辰二曜珠連璧
合雖堯文禹律昌作武述何以過此惟堂以直清通敏
行已從政忠而愛君不以遠邇惟宋卿方嚴肅給裕民
急吏勤以辦事遂成休績斯書斯閣斯人之賴臣清臣
嘗爲史官記天子言動持使者符節得按察郡縣觀聖
文臨下之赫與守臣嚴上之恭敢書始事銘於樂石詞
曰天有文華日星地有文秀崑崙聖有文垂典經得宋
二宗功邁德隆天律有融我皇定保繩武祖考華墨精

藝文補

卷十三

四四

宋文

大人繼明三后重英儀鄰宜精香籤寶帙金匱石室
四方馳驛吳治長洲上當斗牛其鎮武丘茂林修竹龍
蟠虎伏其地惟福直有真文乃聖乃神撫臨其人守臣
推忠結宇再重與山比崇倚金簡有字韜于委羽惟道
家主藏訂諸蓬渚亶羣玉之山上符冊府天爲大宋是
則文化成世無極山斯朽石斯泐飛閣秘書時萬時億
景祐五年十月七日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提
點市舶司本路勸農使及管勾茶鹽稅務朝奉郎守太
常丞直史館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葉清臣撰

脩邊策畧

葉清臣

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到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計而未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置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詣關以伐西戎爲名卽有邀求何以答之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豈不憚服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

藝文補

卷十三

罕

宋文

廬舍縱令深入其能久居選擇驍勇過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弼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今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爲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弼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戢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斷者莫如田況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畧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

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畧張亢個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詔謂朔方災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其可也比日多以卑官躡請厚奉或身爲內供奉而有遙刺之給或爲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俸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令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乏絕如何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

藝文補

卷十三

罕六

宋文

歲費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五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爲難矣

姚璘論

余靖

古者天子之立史官也不獨紀歲月遠近辯朝會同異而已矣蓋以王者居億兆之上喜仁陽春怒如雷霆予奪生殺無不從也故立史以謹其言動勸則立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以示後嗣欲其畏後世之名而不敢過

舉者也竊見兩漢而下有唐制度最爲詳備而史官廢置未臻大中敢試論之唐之修史其術有二武德故事小省之官更直近陞執筆對仗隨而撰錄書之方冊謂之起居注姚璿建議秉鈞之臣許謨便殿嘉猷善經退必編次送之史館謂之時政記於是周官六史之職不復觀敘矣累朝著作之局不復刊修矣璿議既行而起居之官立於外朝使退之後跡便疏遠雖延英殿刻之對聖人有泣辜解網之言應機成務之謀不可得而聞也若非宰臣撰述則軍國政要何由知之繇是而言有藝文補

卷十三

四十七

宋文

不可者三焉古者帝王不得見常代之史何則史之爲書不隱惡不虛美謂之實錄史而可見則其臣不敢以實書書而不實爲已誣矣實而不諱爲已戮矣不得見史者以此也宰臣監修是使自司其過者也其不可者一也昔者成王尚幼與唐叔戲剪桐葉而與之曰以是封汝明日太史上輿地圖請封唐叔自是成王終身無戲言夫是則史官常在左右也今史臣隨使出入則是用史臣於頃刻之間耳戲言過行尚奚史之畏哉其不可者二也古者大臣不掌注記故董狐得以直筆於晉

南史氏得以執簡於齊設有史官外朝既罷則目不見帝王之容耳不聞帝王之言近臣奏對執習執正執誼執諍咸莫之辨也用他人注記爲己之筆削夫是則史官失職莫甚於此其不可者三也語曰使廉士守藏不如尙鑰之固也使義士分財不如投鉤之平也何則有情之與無情也夫以廣淵之謀居翊亮之位緝熙庶績裁成萬機而復代史臣撰述固亦勞矣向使房杜姚宋擊轂輓而自序策畧人猶疑之脫不幸而有元載盧杞當其任則安所取信哉太宗文皇帝正觀中所論政體藝文補

卷十三

四十八

宋文

皆可冠冕古今粉澤王度著在方冊昭昭然者史臣得侍於內朝故也姚璿雖知注記之詳未知先王立史之意一失其源而莫之敢議惜哉

陳聖俞秘書丞制

王安石

勅某爾以賢良應詔朕嘗親冊而秩以京官幕府三年序遷一等此特有司之常法爾豈所以待異能之士哉往其勉之以俟特用可

前鄉貢進士許將大理評事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制

王安石

先帝親第進士於廷而以爾爲第一爾於藝文可謂能矣所以施於政者朕將有所試而觀焉夫士之過時不患無位思所以立往其勵勉以副來求可

舉陳樞充錢穀職司狀

王安石

前件官明敏方直有政事之材臣奉使江東時樞爲旌德縣令聽訟鞠獄尤爲精明隨所施設皆有方畧

送孫正之序

王安石

時然而然衆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諛

藝文補

卷十三

單九

宋文

已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脩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

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曆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通州海門興利記

王安石

余讀幽詩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嗟乎幽之人師其家人戮力以聽吏吏推其意以相民何其至也夫

藝文補

卷之十三

五十

宋文

喜者非自外至乃其中心固有以然也既嘆其吏之能民又思其君之所以待吏則亦欲善之心出於至誠而已蓋不獨法度有以馭之也以賞罰用天下而先王之俗廢有士於此能以幽之吏自爲而不苟於其民豈非所謂有志者邪以余所聞吳興沈君興宗海門之政可謂有志矣既隄海北七十里以除水患遂大浚渠川驪取江南以灌義寧等數鄉之田方是時民之墊於海呻吟者相屬君至則寬禁緩求以集流亡少焉誘起之以就功莫不蹶蹶然奮其德而來也由是觀之苟誠愛民

而有以利之雖創殘窮敝之餘可勉而用也況於力足者乎與宗好學知方竟其學又將有大者焉此何足以盡吾沈君之才抑可以觀其志矣而論者或以一邑之善不足書之今天下之邑多矣其能有以遺其民而不愧於國之吏者果多乎不多則予不欲使其無傳也至和元年六月六日臨川王某記

與孫仲書三首

王安石

藝文補

卷十三

五十一

宋文

某頃首辱書具感恩意之厚先人銘固嘗用子固文但事有缺畧何時忘與議定又有一事須至別作然不可藝文補
以書傳某於子固亦可以忘形迹矣而正之云然則某不敢易矣雖然告正之作一碣立於墓門使先人之名德不泯幸矣子固亦近得書甚安樂云不復來此遂入京恐欲知故及此朱氏事固如足下說而朱祕校乃已入京考於禮蓋亦皆如足下之說但愁痛不能具道此意以質於賢者耳銘事子固不以此罪我兩人者以事有當然者且我兩人與子固當相求於形迹間耶然能不失形迹亦大善惟碣宜速見示也某憂痛愁苦千狀萬端書所不能具以此思足下欲飛去可以言吾心

所欲言者惟正之子固耳思企思企千萬自愛

某辱手筆感婉近亦聞正之喪配未敢即問人生多難乃至此乎當歸之命耳人情處此豈能無愁但當以埋遣之無自苦爲也然此乃某不能自勝者二年之間愁累相仍居常忽忽不自聊勉從俗往還其心惟欲閉門坐臥耳欲往奉見久矣況以書見趣乎親老常多病生事休迫如坐燒屋之下不可以一日輟而不圖其能遠來千里之外乎欲足下一至廣德某當走見矣爲十日之會亦足以晤言矣或潤州亦可也諸侯面論此不復藝文補
云矣正之或來潤或廣德不可復以他爲解矣某甚重去親側若正之難來此亦無所係着但至潤及廣德尤爲易耳

藝文補

卷十三

五十二

宋文

某到京師已數月求一官以出既未得所欲而一舟爲人所燔爲生之具畧盡所不燔者人而已家人又頗病人之多不遑意豈獨我乎然足下之親愛我良厚其亦欲知我所以處此之安否也故及此耳知與公蘊居甚適何時當邂逅以少釋愁苦之心乎且願以書見及某自度不能數十日亦當得一官以出但不知何處耳了

高當已入京不知得及相見於京師否諸不一一千萬
自愛

荅孫少述書

王安石

少述足下某天稟疎介與時不相值生平所得數人而
已兄素聞知之置此數人復欲強數指不可謂惟接兄
之日淺而相愛深別後焦然如失所憑兄賜問者八九
奉荅卒不過一再而已以爲吾黨之相與情誼何如爾
問之密疎不足計也不然今之游交竿牘之使午行於
涂豈其於兄顧不能哉此月抵真州明日當舟行無事
藝文補

卷十三

五

宋文

爲朱先生敘字且賡所貺詩以寄元珍六月代去民
先受鄆辟爲之奈何近日人事可嗟可恠者衆何時見
兄論之春暄自重

謝林肇長官啟

王安石

伏蒙貺損微先臨存方以出行渠川未嘗得望車騎繼
陳悃悃敘謝高明敢圖仁人見遇如舊申錫重問相存
有加惟賤且貧尤愚不肖學焉昧道仕則曠官荷推褒
之過情處負媿以終日三陽肇歲萬物同春茂惟賢明
休有祉福以時自壽良副所瞻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張君墓誌銘

王安石

君諱徇字聖休餘杭人曾祖曰浩祖曰文實弗仕考曰
延遇仕至左侍禁贈官至左驍騎將軍君少孤與其弟
祗皆文行知名以布衣教授宗室後中進士第歷宣城
縣主簿撫州司法參軍用舉者遷大理寺丞知雅州名
山洪州奉新兩縣監海州權貨務通判池廣兩州乃自
尚書屯田員外郎召拜殿中侍御史用磨勘遷侍御史
劾奏殿前都指揮使郭承祐恃恩驕嫚論宦官雖高不

藝文補

卷十三

五

宋文

當坐侍燕而謫請求者又論不當黜諫官御史風聞言
事仁宗皆以爲然君之爲吏也數決疑獄所至稱辨治
及是言事又能舉其職方是時爲御史者拔舉多不次
君素寬裕靜退耻以彈治人得用未幾即稱疾求出乃
知安州州大治會卒人追喪車慟哭初驍騎府君監湖
州兵遂葬下山至是君從葬云銘曰有嘉張君質靜寬
徐進非所好人用稱譽視利在前踴循弗趨退施一州
用智之餘嘻其薨矣次有銘書

祭銀青章相公文

釋淨端

維某年月日謹以宇宙爲麗明月爲真祭於章公之靈
曰了本真性上升安養玉福生臻子孫將相千足萬足
伏惟尙饗

潮州吳山端禪師語錄序

劉誼

禪師諱淨端字明表族姓丘氏本貫潮州歸安人也受
吳山解空院得瀆於臨安龍華院齊嶽禪師一叅宗
匠頓悟全機解不存玄見量顯脫三千塵席衆少投機
退隱本山自號安閒和尚諡行將赴官南方因入山禮
師又有偈贈曰天公不見過祇爲肚皮大奉勸劉宜翁
藝文補
卷十三
五
宋文

請端禪師住持長興壽聖禪寺疏

劉誼

壽聖舊非禪刹罕見衲僧吳山久隱作家還同古佛並
于太守願得高人恭惟禪師乃夙悟大乘弗拘小節縱
橫妙用出處不羈勘破回頭撞翻不托麤言細語皆是
上機糲食惡永惟修密行懷遠遊於城市常笑傲於林
泉蕭灑餘清徜徉雅惜雲虛室七軸蓮經皓月空潭

一聲漁父况茲所好立是不佳若也爲人何妨行化衆
心皆喜思作禮於家王十日具瞻願飯次於佛子既傳

曾公巖記

劉誼

元豐元年冬交人入貢上方擇人處置事乃詔曾公自
廣州移帥桂府二年南方無事民和歲豐公以其餘暇
訪尋桂之山水奇勝處一日率郡僚遊所謂風洞者縱
步而東行得一巖於榛莽間巖之前有石爲之門屈曲
而入則流水橫其中碧乳垂其上周環而視其狀如雕
鐫刻鏤殆出於鬼工而不類於融結者也公於是拂石

藝文補

卷十三

五

宋文

求前人之跡則未嘗至者焉乃構長橋跨中流而渡以
爲遊觀宴休之處且與衆共樂之自是州人士女與夫
四方之人無日而不來其巖遂爲桂林絕觀夫桂之洞
穴最多南而白龍北有石門迴穴據其東隱山在其西
皆唐名流之所嘗遊也觀其咏歌序刻莫不極道其勝
樂而嘆前人之所遺者斯巖之景亦冠絕矣而乃獨遺
之是真可歎也已豈當時忽於尋訪而不見耶將唐人
所謂天作而地設之必得其人而後顯耶余生長東吳
號爲山水窟中如天台雁蕩最爲奇觀然未有過此者

也邦人樂公之德政而願以曾公名其巖以此其榮之
思余故爲書之且以告後人收入爲圖經勝事云公名
布字子宣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管勾本路常平前江山
縣丞劉誼記

與陳令舉賢良書

釋契嵩

某啓自湖海冒雪相過已數月矣別後但眷眷然仲秋
時接所示書乃知令舉至官甚善不以遷謫介意公餘
揭牕對雲而坐道情清勝乃下視塵俗超然目樂雖白
樂天九江之時何以過之風聞人但景服不暇令舉當
藝文補 卷十三 五十七 宋文
世賢豪更以外物自如此其清規素德益絕人遠矣老
弊浮雲落葉飄泊尚若不定雖有陪三峽五老之興安
得遂之猶遠高論萬念善保尊履不宣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四目錄

司馬光

論責降劉述等劄子 劉述歸安人

別劉孝叔雜端手啓 孝叔名述

蘇軾

沈叔通知海州制 沈叔通王孫王武康人知真州
遂家焉

程思知泉州周之純知秀州沈季長知南康軍制

沈季長
叔通兄

劉誼知韶州制

藝文補 卷之十四 目次

湖州謝上表

代滕達道湖州謝上表 達道初名甫字元發後以
字爲名郡悴郡守

乞賑浙西七州狀 以下四百俱于湖關繫故輯

乞降度牒召人入中斛斛出糶濟饑等狀

論浙西閉糶狀

再論閉糶狀

湖州上監司先狀

與劉宜翁使君書 宜翁名誼

答范純夫 湖州

與滕達道五首

與李公擇三首 公擇名常郡守

與王定國 湖州

答刁景純二首 景純名約郡守

與靈隱知和尚 為求君

與張嘉父七首 嘉父名大亨吳興人

答賈耘老四首 耘老名收烏程人

與朱行中十首 行中名服臨子

答劉無言 名彞諱子

藝文補

卷之十四 目次

二

與徑山維琳二首 維琳武康人號無畏大士

答秦太虛 湖州

與秦太虛 述賈耘老法

與李無悔 名行中吳興人寓吳淞

答呂熙道 湖州

與周開祖三首 為在湖交遊

湖州與人

答言上人書 追憶吳興為別

謁文宣王廟祝文 湖州

祭張子野文 子野名先烏程人

祭陳令舉文

自記吳興詩

題張子野詩集後

題魯公放生池碑

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東海若後跋 碑刻在雪

書孟東野詩

題孟郊詩

藝文補

卷之十四 目次

三

題羊欣帖 在墨妙亭

劉沈認展 為沈麟士

張子野戲琴妓

書所和回先生詩 為沈東老

論沈傳師書

維琳

曾鞏

莫君陳刑部郎中制 莫君陳歸安人

知湖州唐淑問制

福州舉知泉州陳樞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陳樞見前

梁書目錄序

爲姚思廉撰

陳書目錄序

回泉州陳都官啓

卽陳樞

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沈君之父自吳

與東林徙錢塘

德清縣君周氏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陳樞

辱并銘跋

爲陳後主

藝文補

卷之十四

目次

四

蘇轍

朱服權發遣泉州制

林希湖州周之純宣州沈季長秀州制

沈季長見前

沈季長少府少監制

秦觀

錄龍升辯才事

爲嘉興令陶象子象郡人

高郵長老開堂疏

卽淨端

黃庭堅

跋續法帖

爲劉景

題燕文貴山水

燕文貴吳興人

陳舜俞

見前

論青苗法不可行疏

鍾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晁補之

郡守

湖州謝到任表

湖州謝執政啓

湖州移天王祠告祭文

藝文補

卷之十四

目次

五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四目錄

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四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昌箕仲月增定

論責降劉述等劄子

司馬光

臣竊聞知雜御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詳議官王師元皆以執守謀殺刑名差官助勘侍御史劉琦錢顥皆以論列政府公事除員外郎降監酒稅中外聞之無不驚愕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被謀殺

藝文補

卷十四

宋文

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違眾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人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夫繼食鷹鷂求其驚也驚而烹之將何用哉陛下踐阼以來待臣下以寬仁至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貪聞充國陛下明知其狠也二人皆以知縣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及得罪而出皆為知州今琦顥所坐不過狂直止以迂犯大臣遂降為監若然則狂直之罪重於貪狠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臣不勝拳拳竊恐來者側目箝口以言為諱威福移于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福也臣備

位近臣親被明詔視朝廷政事之闕不敢不言伏望聖

慈深察愚衷早賜指揮赦劉述等更不取勘其劉琦等

別除一般資序差遣庶幾稍息羣議取進止

別劉孝叔雜端手啟

司馬光

光再拜前日暫得諸別悵戀何可勝言比宿起居何如舟艦具未解維果在何時恭惟道勝名立餘無可貴外物土芥固不足以滑和惟與親近藥物益自愛重區區所禱不宜光再拜

沈叔通知海州制

蘇軾

藝文補

卷十四

二

宋文

勅朕嗣位以來通商惠農施舍已責有不順成荒政畢舉而海濱之民羣聚剽掠此吏不稱職備災無素之過也今選命汝惟往安之非勝之也民苟有以生矣其肯自棄於惡可

崔思知泉州周之純知秀州沈季長知南康軍制

蘇軾

勅具官某等朕惟四海之廣一夫不獲足以害教化之威傷陰陽之和故選建守長必以學士大夫為先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爾等皆以儒

術進有聞於時矣其深識朕意往行所聞欽哉可

劉誼知韶州制

蘇軾

勅具官劉誼汝昔爲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厄窮而不悔夫豈知有今日之報乎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爲朕收養遠民惠鮮鰥寡者必剛毅不回之士也往服厥官益信汝言可

湖州謝上表

蘇軾

臣軾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於今月二十日到任生訖者風俗阜安在東南號爲無事山水清遠本朝廷所

藝文補

卷十四

三

宋文

以優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臣軾中謝伏念臣性資頑

鄙名迹堙微議論濶疎文學淺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

獨無寸長荷先帝之誤恩擢實三館蒙陛下之過聽付

以兩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過

無功法令具存雖勤何補罪固多矣臣猶知之夫何越

次之名邦更許借資而顯受顧惟無狀豈不知恩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羣生海涵萬族用人不求其備嘉

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

生事或能收養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土魚鳥之

性既自得於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雜奏知湖州蘇軾劄子

御史臺根勘所元豐二年七月四日准中書批送下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何大正劄子臣伏見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湖州蘇軾謝上表其中有言愚不識時難以追陪新進老不生事或能收養小民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傳中外孰不歎驚夫小人爲邪

藝文補

卷十四

四

宋文

治世所不能免大明旁燭則其類自消固未有如軾爲惡不悛怙終自若謗訕譏罵無所不爲道路之人則又以爲一有水旱之灾盜賊之變軾必唱言歸咎新法喜動顏色惟恐不甚今更明上章疏肆爲詆訕無所忌憚矣夫出而事主所懷如此世之大惡何以復加昔成王戒康叔以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不可不殺蓋習俗汚陋難以丕變不如是不足以作民而新之況今法度未完風俗未正宜大明誅賞以示天下如軾之惡可以止而勿治

乎軾所爲譏諷文字傳於人者甚衆今獨取鑠板而
鬻於市者進呈伏望陛下特賜留神取進止元豐二
年三月二十七日垂拱殿進呈奉聖旨送中書

太子中允集賢殿校理權監御史裏行舒亶劄子
臣伏見知湖州蘇軾近謝上表有譏切時事之言流
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且陛下自新
策法度以來異論之人固不爲少然其大不過變亂
事實造作譏說以爲搖奪沮壞之計其次又不過腹
非背毀行察坐伺以幸天下之無成功而已至於包

藝文補

卷十四

五

宋文

藏禍心怨望其上訕謗慢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
有如軾也蓋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
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郡吏則
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終無術陛下興水利
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
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
物卽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譏謗爲主小則鏤板大
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爲能其尤甚者至遠引襄漢
梁寶專朝之士雜取小說燕蝠爭晨昏之語旁屬大

臣而緣以指斥乘輿蓋可謂大不恭矣然臣竊考歷
古以來書傳所載其間擾攘之世上之人雖有失德
之行違道之政而逆節不軌之臣苟能正其短以勸
搖人心亦必回容顧避自託於忠順之名而後敢出
此恭惟陛下躬履道德立政造士以幸天下後世可
謂堯舜之用心矣軾在此時以苟得之虛名無用之
曲學官爲省郎職在文館典領寄任又皆古所謂二
千石臣獨不知陛下何負于天下與軾輩而軾敢爲
悖慢無所畏忌以至如是且人道之所自立者以有

藝文補

卷十四

六

宋文

義而無逃於天地之間者義莫如君臣軾之所爲忍
出於此其能知有君臣之義乎夫爲人臣者苟能充
無義之心往以爲利則其惡無所不至矣然則陛下
其能保軾之不爲此乎昔者治古之隆責私議之殊
說命之曰不收之民徂于姦宄敗常亂俗雖細不宥
按軾懷怨天之心造訕上之語情理深害事至暴白
雖萬死不足以謝聖時豈特在不收不宥而已伏望
陛下體先王之義用治世之重典付軾有司論如大
不恭以戒天下之爲人臣子者不勝忠憤懇切之至

印行四冊謹具進呈取進止元豐二年七月二日崇政殿進呈奉聖旨送中書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李定劄子臣切見知湖州蘇軾初無學術濫得時名偶中異科遂叨儒館及上聖與作新進仕者非軾之所合軾自度終不爲朝廷獎用銜怨懷怒恣行醜詆見于文字衆所共知或有燕蝠之譏或有竇梁之比其言雖屬所憾其意不無所寓訕上罵下法所不容臣切謂軾有可廢之罪而臣諸陳之昔者堯不誅四凶而至舜則流放竄殛之

藝文補

卷十四

七

宋文

蓋其惡始見于天下軾先騰沮毀之論陛下稍置之不問容其改過軾怙終不悔其惡已著此一可廢也古人教而不從然後誅之蓋吾之所以俟之者盡然後戮辱隨焉陛下所以俟軾者可謂盡而傲悖之語日聞中外此二可廢也軾所爲文辭雖不中理亦足以鼓動流俗所謂言僞而辨當官侮慢不循陛下之法操心頑懷不服陛下之化所謂行僞而堅言僞而辨行僞而堅先王之法當誅此三可廢也書刑改無小知而爲與夫不知而爲者異也軾讀史傳豈不知

事君有禮訕上有誅肆其憤心公行詆訾而又應制舉對策卽已有歇獎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事終不用已遂一切毀之以爲非是此四可廢也而尚容于職位傷教亂俗莫甚於此臣伏惟陛下動靜語默惟道之從興除制作筆新百度謂宜可以於變天下而至今未至純著殆以軾輩虛名浮論足以感動衆人故也臣叨預執法職在糾姦罪不容其敢苟止伏望陛下斷自天衷特行典憲非特沮垂惡之氣抑亦奮忠良之心好惡既明風俗自革有補于世豈細也

藝文補

卷十四

八

宋文

哉取進止元豐二年七月二日崇政殿進呈奉聖旨後批四狀并冊于七月三日進呈奉聖旨送御史臺根勘聞奏以上爲臺詩案

三奸之文因坡以傳其爲千古可恨可憐元衡

代滕達道湖州謝上表

蘇軾

郡壓五湖城交二水旣先世舊居之地亦年少初仕之邦父老縱觀不謂微臣之尚在吏民感涕共知洪造之難酬中謝臣聞忠臣可使處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謗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安有道之賤貧况臣早蒙

希世之恩常有捐軀之意豈容曖昧畧不辨明然疑似之難知實古今之通患漢文帝賢君也而不能信賈生之屈尹吉甫慈父也而不能雪伯奇之冤此小人謂夫所以得志而欺天忠臣孝子所以抱恨而入地况臣結累朝之深怨無半面之先容而詠章朝聞恩詔夕下歷數千載惟臣一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妙物言神睿思作聖謂天蓋遠以窮呼而必聞如日之明雖浸潤而不受念茲七年之扼收之九歲之餘臣敢不更勵初心馴圖後效老當益壯未甘結草之幽途庶且不辭尚欲據

藝文補

卷十四

九

宋文

較于前殿

乞賑濟浙西七州狀

蘇軾

元祐四年十一月初四日兩浙西路兵馬鈐轄龍圖閣學士朝奉郎蘇軾狀奏勸會浙西七州軍冬春積水不種早稻及五六月水退方插晚秧又遭乾旱早晚俱損高下並傷民之艱食無甚今歲見今米斛九十足錢小民方冬已有饑者兩浙水鄉種麥絕少來歲之熟指秋為期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深恐來年春夏之交必有饑饉盜賊之憂本司除已與提轉商量多方擘畫准備外

有合申奏事件謹具畫一如左

一轉運司來年合發上供額斛及補填舊欠共一百六十餘萬碩本路錢物大抵空匱剗刷變轉不行官吏急於趨辦務在免責催迫賦租督促欠負鈐束私酒漏稅之類必倍於平日饑貧之民無路逃死必將聚為盜賊又緣上供額斛數目至廣都無有備見今逐州廣行收糴指揮嚴緊官吏不免遮攔米穀添價貴糴以此斛斛湧貴小民乏食欲望聖慈憐此一方遭罹熙寧中饑疫人處大半至今城市寂寥少欠官

藝文補

卷十四

十

宋文

私逋負十人而九若不痛加賑恤則一方餘民必在溝壑今來亦不敢望朝廷別賜錢米但祇寬得轉運司上供年額錢斛則官吏自然不行迫急之政而民日受賜矣乞出自宸斷來年本路上解錢斛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餘候豐熟日分作二年隨年額上供錢物起發所貴公私稍獲通濟又恐官吏為見明年既得寬減僥倖替移更不盡心擘畫收拾以脩補填年額乞特賜指揮須管依年分收簇數足若遇移替其所催到數交割與後政承認不得出違年限

一見今遂州和糴常平斛斛及省倉軍糧又糴封椿錢上供米名目不一官吏各務趨辦爭奪相傾以此米價益貴伏望聖慈速賜勘會如在京諸倉不待此米支用卽令提轉疾速契勘遂州如省倉不闕軍糧常平糴散有餘外更不得收糴所賣米價稍平小民不至失所

一兩浙中自來號稱錢荒今者尤甚百姓持銀絹絲綿入市莫有顧者質庫人戶往往晝閉若得官銀三二十萬散在民間如水救火欲乞指揮提轉令將合

藝文補

卷十四

七

朱文

發上供錢散在諸州稅戶令買金銀細絹充年額起發

一自來浙中奸民結爲羣黨興販私鹽急則爲盜近來朝廷痛減鹽價最爲仁政然結集興販猶未甚衰深恐饑饉之民散流江海之上羣黨愈衆或爲深患欲乞朝廷指揮盜賊情理重者及私鹽結聚羣黨皆許申鈴轄司權於法外行遣候豐熟日依舊所貴彈壓奸惡有所畏肅

右謹件如前勘會熙寧中兩浙饑饉是時米斛二百人

死大半父老至今言之流涕今來米斛已及九十日長炎炎其勢未已深可憂慮伏望仁聖哀憐早行賑恤今來所奏一一並是詣實伏乞詳酌速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降度牒召人人中斛斛出糴濟饑等狀

蘇軾

元祐五年二月十四日龍圖閣學士朝奉郎知杭州蘇軾狀奏右臣近指揮本州令在州并倚郭兩縣糴常平米一千石及外七縣大縣日糴百石小縣五十石約計

藝文補

卷十四

七

朱文

日糴五百餘石自二月至六月終將見骨裏外常平米均勾兌撥除本州倚郭畧已足用外其餘七縣見關三萬餘石雖蒙朝廷賜與供米二十萬石於本路出糴已準轉運司牒報於越睦州撥三萬石與杭州然本州年計見關軍糧六萬餘石越睦州米尚不了兌充軍糧更無緣出賣以此外縣出糴實關三萬餘石臣已一面指揮諸縣那移般運開場出糴以平米價度幾深山窮谷小民不至太段失所然約度見管米數恐只至四五月間必然糴盡若秋穀未登糴場不繼卽民間頃然關食

深可憂慮臣勘會諸州例皆闕米縱使督迫轉運提司必是無處擘畫那移應副惟有一策恐可濟辦緣臣去歲曾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本州廨宇未蒙施行臣於十二月間曾作書與太師文彥博以下執政八人乞早奏陳特許給上件度牒二百道臣欲權將上件度牒召募蘓湖常秀人戶令於本州闕米縣分入中斛斛以優價入中減價出賣約可得二萬五千石糶得一萬五千貫訪聞蘇湖常秀雖甚災傷富民却薄有蓄積若以度牒召募必肯入中却以此錢修完廨宇庶幾先濟饑

藝文補

卷十四

三

宋文

殍之民後完久壞屋宇兩事皆濟則吏民荷德無窮臣發此書已四十餘日至今無報不免干冒朝廷上瀆聖聽伏乞聖慈深哀本州外邑谿谷之民將墜溝壑特發宸斷速賜允從臣無任惶恐戰慄待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浙西閉糶狀

蘇軾

本路今歲不熟初水後旱早晚俱傷高下並損已具事由聞奏去訖勘會本路惟蘇湖常秀等州出米浩瀚常飽數路漕輸京師自杭睦以東衢婺等州謂之上鄉所

產微薄不了本在所食里諺云上鄉熟不抵下鄉一鍋粥蓋全仰蘓秀等州商旅販運以足官師之用今來雖一例災傷而蘓秀等州所產終是滂沛訪聞逐州例皆閉糶嚴立賞罰不許米斛出境是致杭州常平省倉糶買不行民亦闕食見今粳米已至八九十足錢尋具牒蘓秀等州不得開糶訪聞逐州雖承受本司指揮依舊閉糶尋差識字公人陳宥往秀州抄錄到所出榜示二本其大畧云如有諸色人擡價買米販往別州許人告捉立定賞多者至五十貫兼取問得杭州米行人狀稱

藝文補

卷十四

古

宋文

因逐州見今立賞告捉私販全無米船到州認是逐州官吏堅意閉糶本司無緣止絕若商旅不行米貴不已公私窘乏盜賊之類何所不有以此合係本司知管除已牒轉運提刑司外須至聞奏者右本司訪聞得浙中父老皆言熙寧七八年兩浙災傷人灰大半當時雖係天時不熟亦是本路監司郡守如張覲沈起之流處置乖方助成災變既無方畧賑濟惟務所在閉糶蘓秀等州米斛既不到杭杭州又禁米不得過浙東是致人心驚危有停塌之家亦皆深藏固惜

不肯出糶民有衣被羅紉戴佩金珠而米不可得斃於道路不可勝數流殍之變古今罕聞伏望仁聖痛加哀憐曲賜過慮體念今來浙中雖未是大段凶年只恐官更有失措置漸成災患所憂不小若商旅不行米貴不已農夫闕食春夏之交無力種則明年災傷公私並竭不知何以待之伏望聖慈深以熙寧之事為鑑嚴賜指揮本路監司多方擘畫安之於未動救之於未危仍乞指揮速行止絕逐州閉糶所貴杭睦衢婺等州不至全然乏食謹錄聞奏伏候勅旨

藝文補

卷十四

五

宋文

再論閉糶狀

蘇軾

本路災傷本司已兩次奏聞竊見比年以來京東河北淮南等處災傷並蒙朝廷支賜錢米或於他路截撥斛斗賑救數目至廣今本路災傷不敢便望支賜截撥只乞稍寬轉運司年額上供使得轉換擘畫多方收恤已於十一月十日奏乞至今未奉指揮數內一事蘇湖常秀等州見今米商全不通行不惟逐州立賞閉糶亦為逐處稅務承例違條收米斛力勝稅錢是致商旅算計腳錢本重無由興販檢會元祐編勅諸興販斛斗及以

禁炭草木博糧食者金免納力勝稅錢注云舊收稅處依舊例即災傷地分雖有舊例亦免本司看詳本路見今災傷正合施行上條已牒諸州施行仍散榜轄下城郭鄉村外深慮逐處稅務自來收米斛力勝處指為課額今來雖係災傷合依上條放免至年終比較日轉運司不容如此分說有虧欠折遭責罰須至奏請者

右伏望聖慈念本路災傷及前件放免力勝條貫係今來合行事件特賜指揮轉運司將來年終比較日除米斛力勝一項稅額權免比較科罰候將來豐熟日依

藝文補

卷十四

六

宋文

舊所貴商旅通行場務亦免罪責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湖州上監司先狀

蘇軾

弭棹江郊聳聞風采馳神德守若奉誨音欣扞之深敷宣莫究

與劉宜翁使君書

蘇軾

軾頃首宜翁使君先生閣下秋暑竊惟尊體起居萬福軾久別因循不通問左右外罪以罪愚聞剛徧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媿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復道也惟有一事欲謁之先生出於迫切深可憫笑古之學

者不憚斷臂朝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則過矣
軾鄙齷好道本不欲婚宦爲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
自追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今遠竄荒服負罪至重無
復歸望杜門屏居寢飯之外更無一事胸中廓然實無
荆棘竊謂可以受先生之道故托里人任德公親致此
懇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術但以人無受道之質故不
敢輕付之軾雖不肖竊自謂有受道之質三謹令德公
口陳其詳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見聞此欣
然拊掌盡發其秘也幸不惜辭費詳作一書付德公以

藝文補

卷十四

七

宋文

授程德孺表第令專遣人至惠州路遠難於往返咨問
幸與軾盡載首尾勿留後段以候憤悱也或有外丹已
成可助成梨棗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誠真可憫笑
矣此心之精微口不能盡而況書乎然先生筆端有口
足以形容難言之妙而軾亦眼中無障必能洞視不傳
之意也但恨身在謫籍不能千里踵門北面擬衣耳昔
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嶼令先生儻有意乎嶠南山
水奇絕多異人神藥先生不畏嵐瘴可復談笑一遊則
小人當奉杖屨以從矣昨夜夢人爲作易卦得大有上

九及覺而占之乃郭景純爲許邁筮有元吉自天祐之
之語遽作此書庶幾似之其餘非書所能盡惟祝萬萬
以時日重不宜

荅范純夫

湖州

蘇軾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教知徑赴治實增悵惘
比日起居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美而
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以時自
愛

與滕達道五首

蘇軾

藝文補

卷十四

六

宋文

某再拜承示喻盛字見耘老云改作達道不知尚未定
耶欲令重議此朋友之事某於公爲晚輩豈敢當此然
公有命不敢違當徐思之先以書布聞左右然後敢作
說也惶恐惶恐

某啟久不奉狀愧仰日深辱專人手書具審比來台候
勝常感慰兼集自聞公得吳興口望一見於中塗而所
至以賤累不安遲留就醫竟失一嬰兒又老境所迫歸
計茫然故所至求田問舍然卒無成十四日決當離此
真州更不敢住恐真守堅留當住一日不知公猶能少

留以須一見否死罪死罪若到揚聞公猶在亦須當輕舟往見也若又失此期則遂遠別矣漸涼惟願時爲國自重人還謹奉狀布謝不宣

某到此時見荆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畧往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某近到筠兒子由他亦得肯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吳興風物足慰雅懷郡人有賈收耘老者有行義極能詩公擇子厚皆禮異之某尤與之熟願公時一顧慰其牢落也近過文肅公樓徘徊懷想風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間欲入一文字乞於常藝文補

卷十四

九

宋文

州住若幸得請則扁舟謁公有期矣

某格耘老至又辱手書及耘老道起居之詳感慰不可言某留家儀真獨來常以河未通致公見思之深又有舊約便當往見而家無壯子弟須却還般挈定居後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時有差除或云當時亦未是實計當先起老鎬僕或得連茹耶惠貺三十壺携歸餉婦矣餘耘老能道不宣某頓首

某再啟別論具感知愛之深一一佩刻董田已遣人去問宜與親情若果爾當乘舟徑往成之然公欲某到吳

與則恐難爲不欲盡談惟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狀申禮曹凡刊行文字皆先要板如所教也有監酒高侍禁永康者與之外姻聞亦甚謹幹望畧照庇如察其可以剪拂又幸也

與李公擇三首

蘇軾

某已過蒲蘓明之來近聞明之已除臺直果爾替期未可決也雪上主人如不厭客當去叨聒聞已舉姚掾非老兄風義誰肯舉此孤寒木訥之士也哉聞往來者奉談不容口足爲交游之慶墨妙堂記并詩各告求數本

藝文補

卷十四

十

宋文

向時莘老屢寄然皆墨淡不光告令指揮如法打道場何山時復一游否某雖未得卽替然更得於西湖過一秋亦自是好事景色如此去將安往但有着衣喫飯處得住且住也但恨舍弟相遠然亦頗得信亦甚好惡要知

某頓首某忝命皆出推借知幸知幸始者深欲一到吳興繼舍弟在濟南須一往見之然後赴任濟南路由清河而冬深卽當凍合須急去乃可行遂不得一去別所懷千萬非書所能盡也

素再拜孝叔丈向有徑山之約今已不遂無緣一別且乞致意陳令舉有書來云相次去奉謁相聚必款東萊所乏茶與枰橙而君地生焉可各致少許爲隨若耍瓜壺到任後當寄獻呵呵李君行時不及奉書兼醉後揮抹殊鮮體悚悚

與王定國

蘇軾

每日飲少酒調節飲常令胃氣收健安道軟朱砂膏某在湖州服數兩甚覺有益到彼可久服

答刁景純二首

蘇軾

藝文補

卷十四

三

宋文

因循不奉書不覺歲月乃爾久耶過辱不遺遠賜存問感激不可言也比日竊惟鎮撫多暇起居勝常吳興風物夢想見之嘯詠之樂恨不得陪但聞風謠藹然足慰所望夏暄萬萬自重

舊詩過煩鐫刺及墨竹橋字并蒙寄惠感愧兼集吳興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貽垢溪山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不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錄呈爲一笑耘老而貧必賜清顧幸甚

與靈隱知和尚

蘇軾

余簿來并天竺處得道俗手書近百餘通皆有勤勤相念之意又皆云杭民亦未見忘無狀何以致此蓋緣業未斷故耶會當求湖明一郡要連數月以盡平生之懷

與張嘉父七首

蘇軾

某啟都下紛紛不遂款奉別來思渴深矣比日起居何如某凡百粗遣汝陰僻陋但一味悶真衰病所樂也合會未期千萬保重不宣

某啟今日與嘉父道別浩然笑僕醉後草書雖不通他

藝文補

卷十四

三

宋文

心信手亂書亦有禍福也公少年高才不患不達但志於存養孟子所謂心勿忘勿助長者此當銘之坐右世人學道非助長也則忘而已矣僕少時曾作雜說一首送叔毅其首云曷嘗觀於富人之稼者是也願一閱之承過聽見語甚重不敢不盡
某啟君爲獄吏人命至重願深加意大寒大暑囚人求死不獲及病者多爲吏卒所不視有勞病而致死者僕爲郡守未嘗不躬親按視若能留意於此逮到之福也某啟君年少氣盛但願積學不憂無人知譬如農夫是

薦是藁雖有饑饉必有豐年敢以爲贈

某啟公文章自己得之於心應之於手矣譬之百貨自有定價豈小子區區所能貴賤哉潛雖伏矣亦孔之章足下雖欲不聞於人不可得願自信不疑而已

某啟借示賦論諸文遂得觀殊發老思西漢一首尤精確文帝不誅七國世未有知其說者獨張安道嘗言之於神考其疏人亦莫之見也今公所論若合符節非學識至到不能及此仰欽仰欽

某啟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且審起居佳勝感

藝文補

卷十四

三

宋文

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論治春秋學此儒者本務又何疑焉然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雖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欲使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春首惟千萬自重不宣

荅賈耘老四首

蘇軾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聞比日動止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趣也新詩不蒙錄示數篇何也貧賤詩人之常落目昏當是爲兩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某髮少加白耳餘如故未由一見萬萬自重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爲早末送

藝文補

卷十四

三

宋文

相子來揚州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前在金山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沒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爲我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薦之云用之則爲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適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爲作性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一開看能飽入否若吳興有

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與朱行中十首

蘇軾

某啓真陽一見大慰宿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役紛紛且未有便尚稽馳問特辱專使手書具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勝慰慰兼集其承庇如昨更五六日離韶已遠左右伏冀爲國自重人還忽忽不宣

某前承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無和帳勾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爲間亦庶幾班

藝文補

卷十四

三

宋文

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不能忘陋句數首錄呈以爲一笑手啓上問特知照不深責也

某啓遠濶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履茲寒凝起居佳勝承旌駁已至卽欲走謁謹先奉手啓上問

某屏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癩不能巾褰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某啟近因還使上狀必已聞達連雨凝陰台候康勝某蒙庇粗遣已達虔州少留湏水度賴更半月行也南海靜治有足樂者想有妙唱自南而北也後會未期萬萬

自重不宣

某啟別後兩奉狀想一一聞達比日履知春和台候勝常某滯留嶺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發瞻望悵惋南海雖遠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陪接也更冀若時保練不宣

般家人蒙輟借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言謝不盡悚忤而已

某蒙眷厚借取行李人感愧不在言也但節級朱立者無狀侵漁不已又遂竄去林聰者又毆平人幾死見禁所毆

藝文補

卷十四

三

宋文

者漸安矣此中人多言於法有礙不可帶去故輒牒虔州云得明公書令某遣還多難畏事想必識此心也買

公用人於法無礙故仍舊帶去此二十餘人皆得力不作過望不賜罪途作事皆類此慚悚不可言已得二座船不失所矣幸不貽念陋句數首端欲發一笑耳

小事不當上煩東筦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漢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爲作記公必見之矣途

中爲告文安國象得閣額甚妙今封附去人公若欲觀拆開不妨却乞差一小心人賁送祖堂者不罪不罪

某已得兩舟尚在賴石之下若月末不至當乘小舟往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賣錢寬去又以疫氣多處亡者以此求還亦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皆以指揮嚴切甚得力乞知之適少冗黽罔不究區區

荅劉無言

蘇軾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絕欲守此四言之終身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與徑山維琳二首

蘇軾

某臥病五十日日以增劇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

藝文補

卷十四

七

宋文

意亦未可必也適臆覺忽見刺字驚嘆久之暑毒如此豈者年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似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臥談少頃否晚涼更一訪憊甚不謹

某嶺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里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細故爾無足道者惟爲佛爲法爲衆生

自重

荅秦太虛

湖州

蘇軾

某啟昨晚知從者當往何山辱示方悟以雨輟行悔今

日不相從也聞只冷遂行故不敢奉謁分韻詩語蓋妙得之殊喜拙詩令兒子錄呈暑濕惟萬萬慎護早還爲佳不一

與秦太虛

蘇軾

初到黃廩入既絕人恒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

與李無悔

蘇軾

藝文補

卷十四

十八

宋文

某啓久留浙中過辱存顧最爲親厚旣去又承追餞最遠自惟衰拙衆所鄙棄自非風義之篤何以至此旣別但有思詠兩辱書教其審起居佳勝今歲科舉聞且就鄉里承示喻進取之意甚倦盛時美才何遽如此且勉之決取爲望新文不惜見寄未緣集會惟萬萬自重不宣

荅呂熙道

湖州

蘇軾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

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直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與周開祖三首

蘇軾

某忝命皆出獎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野
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爲恨別
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既
移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
不可得而繼也令舉時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入在
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
首唱酬亦非細事

藝文補

卷十四

三十九

宋文

邇中原書教累編如接笑語即日遠想起居佳勝某比
無恙口以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想去
蓋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事紛紛
官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
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爲之出涕讀所示祭文
紀述畧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詞
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武所謂老而能學
惟予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
得者新詩清絕輒和兩首取笑浩然亭欲續和寄去今

日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適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
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已

長篇奇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
人知其慚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資一
笑惠及海味珎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愧忤無窮到
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冀其殞不覺一慟有刺石必
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一示及李無悔近見訪畱此旬
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湖州與人

蘇軾

藝文補

卷十四

三十九

宋文

託庇鄉封每荷存記特辱榮訊愧汗可量即日履茲霜
候起居佳勝未緣參見惟日瞻企尙冀以時珍衛區區
荅言上人書

蘇軾

去歲吳興倉卒爲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往還斷盡遠
辱不遺尺書見及感忤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愈精
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
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腳不
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游未易議優劣也何時
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謁文宣王廟祝文

湖州

蘇軾

竊惟吏治以仁義爲本教化爲急故以視事之三日祇見於先聖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所從來尚矣敢忘其舊尚饗

祭張子野文

蘇軾

子野卽中張丈之靈曰仕而忘歸人所共蔽有志不果日月其逝惟余子野歸及強銳優游故鄉若復一世遇人坦率真古愷悌靡然老成又敏且藝清時絕俗甚典而麗搜斫物情剖發幽騷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坐此而

藝文補

卷十

三

宋文

窮鹽米不繼歎歌自得酒輒詣我官于杭始獲擁篲歡欣忘年脫畧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成生一訣流涕挽袂我來故國實五周歲不我少須一病遽號堂有遺像室無畱嬖人亡琴廢帳空鶴唳酌觴再拜淚溢兩

臂

祭陳令舉文

蘇軾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號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使取重于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

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

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

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

所付爲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

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旣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

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爲而不立

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棄必有驚世而

絕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旣沒三年而予

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

藝文補

卷十四

三

宋文

自記吳興詩

蘇軾

僕爲吳興有游飛英寺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窓幽更妍益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非至吳越不見此景也

題張子野詩集後

蘇軾

張子野詩筆老妙歌詞乃其餘技耳華州西溪云浮萍破處見山影小艇歸時聞草聲與余和詩云愁似鰥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若此之類皆可以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稱其歌詞昔周昉畫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俗但知有周昉士女皆所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歟元

祐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題魯公放生池碑

蘇軾

湖州有顏魯公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肅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于是也故以此諫孰謂公區區於放生哉

跋咸通湖州刺史牒

蘇軾

唐人以身言書判取士故人人能書此牒近時待詔所不及况州鎮書史乎元符三年十月十六日

東海若後跋

蘇軾

藝文補

卷十四

三

宋文

軾久欲書柳子厚所作東海若一篇刺之而置之淨住院無量壽佛堂中元祐六年二月九日與海陵曹輔開封劉季孫永嘉侯臨會堂下遂書以遺僧從本使刺之眉山蘇軾記

淨土之旨無善惡無取舍無靜亂無男女一念真正

決定往生或者置疑於其間先佛豈不能也柳子厚

東海若是亦子莊子亡羊之詞吾能自信不疑何慮

淨土之不生也為曾照書此為來者勸紹熙五年三

月望橘洲老衲寶潭敬書

右東海若一篇呂東萊麗澤文粹亦曾編入嗚呼昔

人以淨土為誕妄柳公故作斯文以譏其失大哉達

佛旨者也近世沮茲道者猶多豈不媿於柳乎愚頃

過雪上於李子濟家得東坡碑刺及跋文乃知前輩

高明亦有賞音者今并橘洲之跋以刊之庶發人之

深信也

樂邦文類

書孟東野詩

蘇軾

元豐四年與馬夢得飲酒黃州東禪醉後誦孟東野詩云我亦不笑原憲貧不覺失笑東野何緣笑得原憲遂

藝文補

卷十四

三

宋文

書此以贈夢得只夢得亦未必笑得東野也

題孟郊詩

蘇軾

孟東野作聞角詩云似聞孤月口能說落星心今夜聞

崔誠老曜曉角始覺此詩之妙

題羊欣帖

蘇軾

此帖在王文惠公家軾得其摹本於公之子錯以遺吳

興太守孫莘老使刻石置墨妙亭中

劉沈認履

蘇軾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着履即予之此人後得所失履

送還不肯復取沈麟士亦爲鄰人認所着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卽予之隣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之麟士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節然人處事當如麟士不當如疑之也

張子野戲琴妓

蘇軾

尙書郎張先子野善戲謔有風味見杭妓有彈琴者忽撫掌曰異哉此箏不見許時乃爾黑瘦耶

書所和同先生詩

蘇軾

同先生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

藝文補

卷十四

三十五

宋文

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東坡居士和云世俗何知貧是病神仙可學道之餘但知白酒留佳客不問黃公覓素書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有道人過沈東老飲酒用石榴皮寫何壁上自稱同山人東老送之出門至石橋上先渡橋數十步不知其所往或曰此呂先生洞賓也七年僕過晉陵見東老既沒三年矣爲和此詩其後十六年復與偕相遇錢塘更爲書之偕字君與有文行世其家云元祐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東坡先生書

論沈傳師書

蘇軾

傳師雖學二王筆法後欲破之自立乃傷變主者也近世人多學傳師又不至但有小人跳籬幕圍脚手令人可憎世人皆學何哉

維琳

蘇軾

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莫君陳刑部郎中制

曾鞏

藝文補

卷十四

三十六

宋文

勅具官某刑者所以助治而聖人之所尤慎中臺叅綜郎選甚高爾曉達吏方宜在茲任夫惟篤於明恕可以副朕欽恤之心其往懋哉以祗厥敘可

知湖州唐淑問制

曾鞏

勅具官某吏之奉職循理能附其民使人久於其官則上下相安而治化易洽今爾之材宜於既試俾仍舊服以懋厥庸尙體朕恩益思遠效可

福州舉知泉州陳樞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曾鞏

右臣體訪得轄下知泉州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不下磨勘文字已十五年中間曾遇覃恩改官其於綿歷歲月積累勞能則考課當法蓋未及之列於郎曹爲日已久方當朝廷崇尚廉潔誠抑浮競之時樞獨安於冲靜所守如此况樞操履純篤出自天資治行循良見於衆論自歷州縣及任淮南提點刑獄與今來再任泉州所至風績皆可稱紀伏乞特降指揮下審官東院檢會樞合該磨勘月日采其久不自陳特與優轉名曹以獎恬退臣忝備寄任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藝文補

卷十四

宋文

梁書目錄序

曾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不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爲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謂雖然彼惡觀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

三才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克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趨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

藝文補

卷十四

宋文

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

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内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内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内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達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内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欲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

藝文補

卷十四

三九

宋文

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陳書目錄序

曾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歿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氏

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内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齊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版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

藝文補

卷十四

四十

宋文

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其書舊無目錄列傳各氏多闕謬因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蓋爲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俗之美致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尙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攷也而當時之士爭

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尙不得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
壞亂之中倉皇之際其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
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
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
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
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
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官其
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回泉州陳都官啟

曾 鞏

藝文補

卷十四

聖

宋文

右鞏啟竊審祗奉茂恩進陞寵秩伏惟慶慰竊以知府
都官周材經務令德鎮浮席膺仕以彌優簡清裏而有
素循良之政已洽於民謠恬退之風足敦於世教果膺
異數進陟名曹側聆成命之行方竊同聲之喜豈期厚
眷特枉長牋載窺謙抑之辭但切感銘之懇

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曾 鞏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沈氏自齊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
故世爲吳興人至君考諱某始自吳興之東林徙家於

錢塘故今爲錢塘人君以宗室密州觀察使宗旦恩卽
其家得爲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又以祀明堂恩
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
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勳武騎尉蓋密州觀察使宗旦
者今天子之姪潞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
爲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間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
力以嚴斥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爲大家而衣服飲食
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
意隣里歲饑輒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者皆不校既老

藝文補

卷十四

聖

宋文

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以付我也處其子孫
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
一日以疾卒於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
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其縣君其妻也吳
氏實從子三人曰曄曰晔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泰曰沂
曰淑曰灌曰湜曰漸曰渥曾孫三人曰師楊曰師荀曰
師軻時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

曰
赫赫宗子保藩于密天子曰曄汝惟流出于假汝寵錫

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於家俾休其老以偃以側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賈然順退媚於林丘不蘊爲機不阻爲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里巷之依惟此令人流聞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既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德清縣君周氏墓誌銘

曾鞏

夫人姓周氏湖州長興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某嫁同縣陳氏爲秘書省著作佐郎諱某之妻爲人柔

藝文補

卷十四

聖

宋文

應靜莊在父母家至歸于夫氏本於自修而卒於能孚于屬人陳氏有姒婦寡居當事夫人常曲意下之於事常退避不敢與姒婦以其故顧夫人甚懼而親疎觀者莫不悅著作有田數千畝而愛士好施夫人常悉力助之以其故至不能自給而夫人處之自若遇子之非已出者與已子無毫髮厚薄意人以爲過人而夫人若有所不及也享年三十有五封德清縣君子曰樞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楷曰權未仕也卒於慶曆五年之二月辛丑葬於熙寧三年之三月庚申墓在長興縣永昌

鄉十山之陽銘曰嗟淑人體明德外惟均內自克不永年殞殞則兆明宮載石刻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曾鞏

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泉州事陳君諱樞卒於位其孤敦以君之喪歸葬於湖州長興縣尚吳鄉雉山原前葬其弟楷以書之亳州乞銘於南豐曾鞏蓋元豐元年鞏爲福州乞福建路兵馬鈐轄奏疏曰臣所領內知泉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質性純篤治民爲循吏積十有五年不上其課故爲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競尚廉

藝文補

卷十四

四

宋文

素之時宜蒙特詔有司奏樞課優進其官以獎恬退於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誥曰吾寵樞也所以戒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明年八月甲寅葬君事親以孝聞爲人恂恂蹈規矩有善不自伐於勢與利無秋毫顧計心於義所在侃然自任人莫能及也爲吏去觚角絀雕琢以平易敦樸爲務於刑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蠲除者然後調發與民爲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爲民去害興利若疾痛嗜欲在已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爲先初尉鄱陽令得

盜五人屬尉使爲功君辭不受及令宜黃宜黃在窮絕山谷之間舊令無顯者至君爲之各常出衆上令旌德亦然旌德之民歲輸米於太平州蕪湖縣倉路回遠費甚君請輸錢以便民譙縣民輸麥於鄧陽倉以供漕輸豆於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復請輸錢以糴供漕以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罷縣民絕橋閉門曹君以聞乃得去泉州歲凶君築室止窮民饑者給食病者給醫人忘其窮使者蒐兵於閩以益戍廣西君建言兵當蒐者父母老或疾至無他子皆可聽免詔定著于令余嘗聞

藝文補

卷十四

聖五

宋文

記五人者相似否必有能識之者君之事多矣然猶爲所記所試者小也令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耶君字慎之湖州長興人曾祖彥變祖文倚考廸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君進士及第初尉饒之鄱陽用薦者令撫之宜黃避親嫌令宣之旌德用薦者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毫之譙縣英宗卽位恩遷秘書丞徙簽書資州判官廳公事遷太常博士今上卽位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用薦者知越州司錄未至丁父憂服除授三司鹽鐵判官未至丁母憂服除驛召對崇政殿以爲提點淮西刑獄

藝文補

卷十四

聖六

宋文

公事願得治一州徙權發遣明州事未至又徙泉州曹再任以疾請致仕未報而卒母某氏某縣太君娶趙氏某縣君又娶劉氏吏部員外郎述之女某縣君又娶石氏某縣君一子敷也君旣行治高世皆以謂宜不次用而任事者亦意嚮君爲尤甚然不得卒至中壽而用止於此其非命也夫余與君好爲最久故不辭而銘君墓辭曰人孰宜之以夷易也物孰誠之以樸質也所處而安絀外累也所守而固篤自強也古有循吏其尙似也詩以銘之其常存也

辱井銘跋

曾 肇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并下文共十八字在井石檻上不知誰爲文又有景陽樓下井銘又有陳後王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石檻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王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東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已下闕

朱服權發遣泉州制

蘇 轍

藝文補

卷十四

罕七

宋文

勅某爾昔嘗備左右史矣出涖京口于今再替朕比以常法遷爾長樂而有司言爾事親不謹爲史不職朕方以恕臨物不忍究也清源大府往爲假守內飾孝弟之行外循律令之禁日夜不忘庶免來咎可

林希湖州周之純宣州沈季長秀州制

蘇 轍

勅具官某等江浙之間山川民物之勝有唐臺省之士求守其地有不可得者矣今茲士大夫重內而輕外昨之千里之社或缺然不濡其意此豈朕不泄邇不忘遠

之意哉以爾希暨與從官文學足用之純昔嘗奉使才幹有聞季長久於滯淹風力不替朕惟吳郡宣城嘉禾三郡之富思得才者付之吏民勉究乃心毋以內外爲高下之意民苟安汝朕不汝遺可

沈季長少府少監制

蘇 轍

勅具官某天惟無私故物無不生朕於用人惟其可者從而舉之爾昔以事廢於朝周旋於外久矣朕棄其過而收其所長擢爲九卿貳爾亦深識朕意勉修厥職以答休命可

藝文補

卷十四

四十九

宋文

錄龍井辯才事

秦 觀

熙寧九年秀州嘉興縣令陶象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人令患之乃大出錢財聘謁巫祝厭勝百方終莫能治是歲辯才法師元淨適以事至秀法師高僧也隱於錢唐之天竺山傳天台教學者數百人又特善呪水疾病者飲其所呪水輒愈吳人尊事之令素聞其名卽馳請師具狀告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稍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卵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衾幃待君至自是屢來且有言

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久車馬來迎今去妖期
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師乃許諾因杖策從至其家
除地爲壇設觀音像於中央取楊枝露水灑而呪之三
遶壇而去是夜兒寢安然不復如他時矣明日復來結
跏趺座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答曰會稽之東
卞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又問汝姓誰氏答曰吳
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姓乎乃鞭
然而笑師良久呵曰汝無始已來迷已逐物爲物所轉
溺於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

藝文補

卷十四

五十

宋文

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卽非魔魔卽法界我今爲汝宣說
首楞嚴祕密神呪汝當諦聽痛自悔恨訟既往過愆返
本來清淨覺性於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謂兒曰辯才
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焉吾將去矣後二日復來曰久
與子遊情不能遽捨願舉一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既罷
作詩一章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緣與子期今日
臨岐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予聞其事
久矣元豐二年見辯才於龍井山問之信然

陶旒吳興人象其父也固知卞山之魅有自來

元衢

高郵長老開室疏

秦觀

棒頭取證尤爲瓦解冰消喻下承當未免龍頭蛇尾况
乃不快漆桶無孔鐵鏈徒認影以迷頭但抱賊而叫屈
豈知填溝塞壑無非碧眼胡僧積岳堆山盡是黃面老
子伏惟和尚腳根點地鼻孔撩天真匠子之鈴鏈實作
家之鑪鞴諸方舉唱要須十字縱橫大衆證明但看一
場敗闕

覺範誌言端禪師至高郵少游請之升座而龍頭蛇
尾正端闕回頭語也

元衢

藝文補

卷十四

五十一

宋文

跋續法帖

黃庭堅

往在館中時於閣下一觀李懷琳臨右軍絕交書大有
奇特處今觀此十未得其二三以此言之十卷中大率
皆如此又智永十八行判作右軍書蕭子雲臨索征西
書便判作靖書此等難使鄭彰輩任其責劉無言箋題
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又出一羊欣薄紹之
矣

題燕文貴山水

黃庭堅

風雨圖本出于李成超軼不可及也近世郭熙時得一

筆亦自難得

論青苗法不可行疏

陳舜俞

民間出與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緡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簞鋤鋤金鎔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爲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有識者老戒其鄉黨子弟未嘗不以質貸爲咎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威刑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之絕而抑

藝文補

卷十四

五十二

宋文

兼并然使十戶爲甲浮浪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爲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耳今散爲青苗唯恐不盡萬一饑饉洊至必有乘時貴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鎡坐待隣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爲兼并利哉雖分爲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歛之期等夏放之月與秋歛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爲納使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

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爲一賦以敝海內非王道之舉也

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

陳舜俞

宋熙寧五年六月初四日有大沙門明教大師示化于杭州之靈隱寺世壽六十有六僧臘五十有三月八日以其法茶毗歛其骨得六根之不壞者三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狀若大菽者三及常所持木數珠亦不壞於是邦人僧士更相傳告駭歎頂禮越月四日合諸不壞者葬于故居永安院之左其存也嘗與其交居士陳

藝文補

卷十四

五十三

宋文

舜俞極談生歿之際而已屬其後事茲用不能無述也師諱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姓李母鍾氏七歲而出家十三得度落髮明年受具戒十九而遊方下江湘陝衡廬首常戴觀音之像而誦其號日十萬聲於是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得法於筠州洞山之聰公慶曆間入吳中至錢唐樂其湖山始稅駕焉當是時天下之士學爲古文慕韓退之排佛而尊孔子東南有章表民黃輦隅李泰伯尤爲雄傑學者宗之仲靈獨居作原教孝論十餘篇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其說諸君

讀之既愛其文又畏其理之勝而莫之能奪也因與之游遇士大夫之惡佛者仲靈無不懇懇爲言之由是排者浸止而後有好之甚者仲靈唱之也所居一室蕭然無長物與人清談靡靡至於終日客非脩潔行誼之士不可造也時貳卿即公引年謝歸最爲物外之友嘗欲同游徑山有行色矣公亦風邑豪預焉與其見仲靈而有以尊養之仲靈知之不肯行使人謝公曰從吾所好何必求富而執鞭哉凡其潔清類如此皇祐間去居越之南衡山未幾罷歸復著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仲

藝文補

卷十四

手四

宋文

靈之作是書也慨然憫禪門之陵遲因大考經典以佛後摩訶迦葉獨得大法眼藏爲初祖推而下之至於達磨爲二十八祖皆密相付囑不立文字謂之教外別傳者居無何觀察李公謹得其書且飲其高名奏賜紫方袍仲靈復念幸生天子大臣護道達法之年乃抱其書以游京師府尹龍圖王仲儀果奏上之仁宗覽之詔付傳法院編次以示褒寵仍賜明教之號仲靈再表辭不許朝中目韓丞相而下莫不延見而尊重之畱居憫賢寺不受請還東南已而浮圖之講解者惡其有別傳之

語而耻其所宗不在所謂二十八人者乃相與造說以非之仲靈聞之攘袂切齒又益著書博引聖賢經論古人集錄爲證幾至數萬言士有賢而好佛者往往詣而訴其冤久之雖平生厚於仲靈者猶恨其不能與眾人相忘於是非之間及其亡也三寸之舌所以議論是是非非者卒與數物不壞以明之嗚呼使其與奪之不公辨說之不契乎道則何以臻此哉雖然仲靈之所以自得而樂諸已者蓋不預於此豈可爲淺見寡聞者道耶仲靈在東南最後密學蔡君謨之帥杭也延置佛日山

藝文補

卷十四

手五

宋文

禮甚厚居數年然言高而行卓不少假學者人莫之能從也有弟子曰慈愈洞清洞光所著書目定祖圖而下謂之嘉祐集又有治平集凡百餘卷總六十有餘萬言其甥沙門法燈克奉藏之以信後世云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記

湖州謝到任表

晁補之

臣補之言奉勅就差知湖州已于四月二十九日到任訖始解蒲中卽臨雪上去股肱之要郡得山水之名城除授每優事功常歎愚衷內揣感涕交揮臣補之

伏念臣本以寒生起于下國艱勤少日既孤露以不天
問學長年又避違而無類未足稱王裴之選奚取銓衡
不能措游夏之辭何知筆削一昨所自陳列皆出惻誠
已憂疾憊之莫勝更覺才殫之難彊恐隕越無以塞責
故躄循異于食功終賴察微俾從補外逮今移徙復竊
便安然臣自惟何人微幸遇得若此斯蓋伏遇皇帝陛
下道光前烈仁覆羣倫瑾瑜所貴于匿瑕菅蒯可收而
代匱故容罷使屢及下材而臣以五十歲服官之時當
二千石共理之任有心許國蓋蚤脫于冗員無地輸忠

藝文補

卷十四

辛未

宋文

但益修于常職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湖州謝執政啟

晁補之

承流已幸易地更優荷平施之每加撫中情而屢愧伏
念補之稟生鄙滯逢世盛明學術素疎入必更文字之
選吏能何取出猶當民社之行且復數奇寡偶孤筑未
隕之餘而幸刮垢磨光寬大兼容之際蕭條起廢踴躍
臨官常欲隨其所遇而必竭筋力之能倘可無歉于心
而粗塞廩食之責而况河東股肱要害之郡吳興山水
清遠之邦不緣丐求繼用付畀未覺川塗之邈但知丹

楫之安自顧何人乃蒙若此斯蓋伏遇某官夔龍著業
丙魏揚聲般役眾工雖各趨而皆當賢調百藥蓋異用
而咸宜故此下材尚叨罷使受恩必報思擁篲以無從
陳力不能念乞身而未可

湖州移天王祠告祭文

晁補之

維年月日具位晁補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告于
天王之神曰聞之神民異業欲敬而不瀆前此守居作
樓城上虛其中以望而寓神其西楹爲壁限之望者日
至而無求于神若此瀆矣今作堂樓左雖庠而嚴吉日

藝文補

卷十四

辛未

宋文

甲子告神以遷正位乎其中而以私俸飾神之像凡壁
間儀從海波烟雲之觀復繪如初使非夫祈謝潔齋而
來者不以其時不敢以覲神以爲敬而不瀆者在此尚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四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五目錄

孫覺 郡守

贈刑部侍郎張公詩序 張維先之父

張大亨 見前

春秋通訓自序

林希 郡守

孫少述傳

文同 郡守不泄

湖州提轉先狀

藝文補 卷之十五 目次

毛滂 武康令

驀山溪祠序

武康學記

朱芾

顏魯公碑陰記

跋自畫雲山圖 在茗李振叔

張來

評郊島詩

張詢 郡守

六客堂詩序 堂在郡圃

楊時

復古編後序 張有著有吳興人

與劉希範 名珪長興人

跋溫公與劉侍御帖 侍御名述

劉燾 見前

長興縣進士題名記

端禪師行業記

沈括 寓公封長興縣男

藝文補 卷之十五 目次

除翰林學士笏記

沈遘

上中書奏記 薦孫侔

薦孫侔常秩狀

上殿薦王回孫侔常秩劄子

薦孫侔狀

湖州知郡屯田啓

建寧軍節度推官丁君墓誌銘 墓在郡

沈遘朝奉郎守國子博士致仕錢君墓銘 錢名恭 羊爲鳥

楷尉銜
謝州

釋德洪

西余端禪師傳

放光二大士資

并序。爲像歸陳舜俞土獻

跋東坡平山堂詞

述張嘉甫語

董道

書賀監歸越圖

賀知章寓吳興僅見于此

高閑千字跋

書樂昌公主分境圖後

公主陳後主妹

藝文補

卷之十五

目次

三

黃伯思

記與劉無言論書

跋陳孝義寺碑後

跋千祿字碑後

趙明誠

涿相費沆碑跋

唐邑令費君碑

費君碑陰

唐工部尚書姚璿碑

唐放生池碑陰記

柳州井銘跋

沈傳師書

唐茶山詩并詩述

茶山在長興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跋

造茶湖常二州所共

孫俸

見前

趙孝子傳

徐庠

石像大士記

爲吳興藏造書造第字刻

呂益柔

藝文補

卷之十五

目次

四

妙悟大師最公碑銘

師湖人寓秀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五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衡康侯叅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贈刑部侍郎張公詩序

孫覺

富貴而壽考者人情之所甚慕貧賤而夭短者人情之所甚哀然有得於此者必遺於彼故寧處康強之貧壽考之賤不願多藏而病憂顯榮而夭短也贈尚書刑部侍郎張公諱維吳興人少而學書貧不能卒業去而躬耕以為養善教其子至於有成平居好詩以吟詠自娛

藝文補

卷十五

宋文

浮游閭里上下於谿湖山谷之間遇物發興率然成章不事雕琢之巧采繪之華而辭意自得徜徉間肆往往與異時處士能詩者為輩蓋非無憂於中無求於世其言不能若是也公不出仕而以子封至正四品亦可謂貴不治職而受祿養以終其身亦可謂富時年九十有一可謂壽考夫享人情之所甚慕而違其所哀無憂無求而見之吟詠則其自得而無怨懟之辭蕭然而有沉澹之思其亦宜哉公卒十八年公子尚書都官郎中先亦致仕家居取公平生所自愛詩十首寫之縑素號十

誅圖傳示子孫而以序見屬余既愛侍郎之壽都官之孝為之序而不辭都官字子野蓋其年八十有二云

春秋通訓自序

張大亨

少聞春秋於趙郡和仲先生某初蓋嘗作例宗論立例之大要矣先生曰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明識其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倪兆使學者自得之予從事斯語十有餘年始得其彷彿通訓之作所謂去例以求經畧微文而視大體者也

藝文補

卷十五

宋文

孫少述傳

林希

孫侔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簡州倅侔方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揚州母親教之侔雖幼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精識玄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譔慶曆皇祐間與臨川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于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安石自序所謂淮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者也侔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安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非其所善造門弗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

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爲文故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侔之詩文嚴勁簡古卓然一出於已自成法度如其爲人嘗舉進士不中毋病且革頗恨不及見其仕侔嗚咽自誓牀下終身不求仕進葬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觀往來南方兄卒遂客居吳門徙吳興丹陽又徙真州平日閉門讀書鼓琴以自娛體素羸喜親方書治藥餌未嘗傳經教授而學者聞其風指多所開悟侔志節剛果不爲矯激奇詭之行而氣

藝文補

卷十五

三

宋文

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爲之凜然視權倖與善宦者意若奴隸之以故不能者多相與排毀侔聞自持愈厲不少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故相晏殊頗稱其才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之詢嘉祐中守蘇表其孝行詔賜粟帛又薦之曰清不苟名和不溺俗履道而得其守處賤而得其安敞知揚州論其賢以爲居則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俗以干譽足以扶世而不偶世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試秘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侔凡五辭卒不赴敞守

永興奏請侔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英宗卽位知制誥沈遼王闡薦侔及汝陰王廻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推官且試以縣侔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熙寧三年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侔初罷舉進士窮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鼎以女妻之世多稱侔爲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嵩喬喬局五女侔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病日必肉食而妻子相對蔬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

藝文補

卷十五

四

宋文

湖州提轉先狀

將赴湖州

文同

忝膺綸綍薦畀藩條顧惟無似之姿謬此惟良之寄撫衷自省竊幸焉深伏念某單涼遠人漂泊孤宦賦命謫薄與時濶疎故常守於外官輒屢更於數郡雖獲殊尤

之効僅逃殿旁之譏三館既還豈涓埃之云補一麾重
請得江海之干宣此者伏遇某官被眷九重理財一道
布維新之政惠養民疇按所卸之城澄清察吏秉剛方
之節威惠風行持察舉之權否臧洞照幸將蹇跡仰記
殊休某已謀便道之行即次提封之下有期瞻倚無量
欣猷

驀山溪詞序

毛滂

東堂武康縣令舍盡心堂也僕改名東堂治平中越人
王震所作自吳興刺史府與五縣令舍無得與東堂爭

藝文補

卷十五

五

宋文

廣麗者去年僕來見其突兀出翳蒼間而苗生梁上鼠
走戶內東西兩便室蛛網粘塵蒙絡窗戶守舍無有丈
夫履聲姑以告云前大夫憂民勞苦眠飯於簿書獄訟
間是堂也何十餘間傾撓於萬艾中鵲嘯其上徑經其
下磨鍊澤斧以十夫日往刈之纔可入欲以居人則有
覆壓之患取以爲薪則又可憐試擇其蟻蟻之全加以
斧斤乃能爲亭二爲庵爲齋爲樓各一雖卑隘僅可容
膝然清泉脩竹便有遠韵又伐惡木十許根而好山不
約自至矣乃以生遠名樓画舫名齋潛玉名庵寒秀陽

武康小記

毛滂

長礪分碧遙峯送青光風霽月共臨几案

顏魯公碑陰記

米芾

藝文補

卷十五

六

宋文

魯公爲盧杞所忌李希烈反杞首議遣公諫者甚衆德
宗問杞對曰真卿朝廷重臣忠義聞天下誰不憎服臣
嘗父事之今遣使不爲賊憚則辱國陛下當自斷之遂
遣宗族餞於長樂坡公既飲而躍上標跳躑謂衆曰吾
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餌之自此不衰嘗
云七十後有大厄當會我於羅浮山此行幾是歟次汜
水恍遇陶笑語曰吉吉指嵩少而去後公死於賊賊平
家人起瘞狀有金色爪髮皆長如生人歸塋偃師北山
先塋後有賈人至羅浮山遇二道夾卽而觀之問曰子

何所來買曰雒陽一笑謂曰幸托書達吾家許諾即札書付之題曰至洛都偃師縣北小顏家及往訪之別墅也守塚蒼頭識公書大驚問狀知公也因與至其家白之家人大哭十日開墳發棺已空矣時元祐三年九月予游吳興適觀罷人新公之祠因得拜謁公像其英氣儼然如在嘗閱雜中紀異載公前事予爲刻於碑陰以貽續仙傳者

此文載掌故錄考類今世之

政自畫雲山圖

米芾

紹興乙卯初夏十九日自灤陽來遊若川忽見此卷於

藝文補

卷十五

七

宋文

李振叔家實余兒戲得意作也世人知喜余畫競欲得之豈有曉余所以爲畫者非具頂門上慧眼者不足以識不可以古今畫家者流畫求之老境於世海中一髮毛事泯然無著染每靜室僧趺忘懷萬慮與碧虛寥廓同其流蕩然生事折腰爲米大非得已振叔收此卷慎勿以與人也

許郊島詩

張耒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開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之言爲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爲甚也曰何

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賣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詩稱此兩人爲最至於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鷄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不可以爲小道無取也

六客堂詩序

張詢

藝文補

卷十五

八

宋文

昔李公擇爲此郡張子野劉孝叔在焉而楊元素蘇子瞻陳令舉過之會於碧澗堂子野作六客詞傳於四方今僕守是邦子瞻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來過與僕爲六而向之六客獨子瞻在復繼前作子野爲前六客詞子瞻爲後六客詞

復古編後序

楊時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圖書之文天寶兆之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秦人以吏爲師嚴是古之禁書滅先生之籍漢興去秦未遠也科斗書世已無能知者

况泯泯數千載之後乎楊子曰言心聲也書心畫也世傳小篆蓋李斯趙高之徒以反古逆亂之心爲之其淵源可知矣三家之學與古文奇字繆蟲之書並行于時雖去古浸遠而六書僅存焉先王之時書必同文故建官以達之所以一道德之歸立民信也漢初猶有六體課試之移有司舉劾之令以同天下之習時變事異法亦隨廢故事作無正而人用其私古書幾亡矣可勝惜哉吳興張有謙中用意茲學著復古編三十年餘矣而其書始成形聲近似而用也不同蓋眇忽之間耳其辨

藝文補

卷十五

九

宋文

析釐正皆有稽據後之有志于古者必有取于斯也政和之初余居毘陵謙中以其書示余求文以爲序余嘉其用力之勤而有補于字書也故爲之說以附於其後謙中善篆用筆有古意當與李陽冰徐常侍並驅爭先云

與劉希範

楊時

某竊觀車駕自建康移蹕會稽未踰時復有旨還浙西銳然有向敵之意人情舉欣欣然謂國勢稍振中興之業可指日望也木及渡江聞建康有警復還會稽徑趨

四明欲乘桴爲閩之行聞之惶駭至寢食俱廢某竊觀自古興王未有無根本之地而可以禦外者高祖之興蕭何守關中光武之興寇恂守河內以爲根本雖敗軍亡將而調發兵食無缺乏之事以有根本之地可依故也若車駕駐蹕閩中則僻在海隅中原路斷矣而今建康錢塘不守則根本去矣諸將緩急誰爲應援萬一饋餉不繼則應外之變不可不虞也某竊謂隆祐在虔而用自遣耳既蒙見許切不可緩也惟希爲道自重慰此頌祝

藝文補

卷十五

十

宋文

跋溫公與劉侍御帖

楊時

熙寧之初吳興劉公位臺端論事忤大臣意謫知江州一時清議寃之無敢言者獨文正溫公抗章于廷諍之事之本末安撫叅政張公論之詳矣公將行文正造門敘別又以手翰問行期有道勝名立之言其相與之意厚矣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二公終始一節不約而同其取友可知矣覽是遺墨三復興嘆乃附其說于後

長興縣進士題名記

劉燾

吾鄉山川之目清遠秀麗厥惟舊哉不在于泉石巖竇之險惟峰巒樓觀之莊嚴也蓋水逶迤而清深山連屬而秀拔人才之生是以似之康定實元大興州學長城費宇實肅先祖中散躬所營構絃誦有聲邑始知勸運邁熙豐專經造士性命之理人思自得矣元符廣其聲崇觀重其華推明先志復三代賓興之制不由庠序不復以士自名士益欽豔升於瞽宗遂無虛榜登臺閣而建使旂持荷橐者踵接矣鄉先生錢几君憑年過八十歷見宿曩疏邑子之登科者第其榜籍爲圖以書見諉

藝文補

卷十五

士

宋文

曰始邑民力耕務農見褒傳其衣帶者里巷尊之如神人蓋甚少也自中散始作邑庠家開學館延致名士勵子弟于學而太中周公實左右之厥後家知教子人思向學然此其權輿也今二族之與此圖者數實相若比他姓爲多則君憑之籍將繼書之固未已也豈天之報之其在茲乎肅實溫次其間敢爲之記

端禪師行業記

劉肅

宋故吳山端禪師諱淨端字明表俗姓丘氏吳興歸安人也丞相舒王道德之學出言爲經局貫九流尤味禪

悅常見師偈頌稱之曰有本者如是爾觀文呂太尉留意內典多所論著天下緇衲鮮獲印可嘗道過吳山停丹相訪一語相契謫居宣城屢書招延館之數月丞相章申公神鋒高峻一世龍門疏請傳法靈山墳寺奏賜命服曲留累年師與諸公談道之際不可少屈飄如浮雲去來惟已未嘗肯以名位惜詞色也以三公之尊重師如此則其道行不言可信而其高風遺韻流通後世爲不誣矣始住長興壽聖時有號回頭者倡於嘉禾眩惑愚俗誑妄方熾數州之人施予山積適過邑境見師於佛殿師擊其首回頭問測赭面無語師顧謂之曰龍頭蛇尾爾遂慚汗而奔於呂公座嘗遇妖人衆咸以爲神異師一言折之卽知其妄不復與語後伏誅其高鑑遠識類皆如此後至京師圓照禪師尙在惠林師往禮焉圓照巡謂曰非端師子耶師作師子勢圓照以俚語探之師隨繼以伽陀圓照爲笑而肯焉申公時典機政欲留師都城聞之不告而返其所駐錫之地如壽聖西余孝感章法之類聊復爾耳不得其意卽去人競挽之不還顧也師生而慕佛六歲孺家精於習誦其師保進

藝文補

卷十五

士

宋文

數欲度之非其願也二十六歲遂以策試應格既受具戒始從淨覺仁岳師學天台教觀聽首楞嚴至七處徵心八還辨見以頌自疏淨覺覽之謂曰往矣汝當以禪得法者後叅寶覺齊岳禪師臨濟宗風室中默契卽出庭下齏身自擲衆駭異之後觀倡戲至弄師子益有警悟故問答之際多爲奮迅之容由是稱師端師子云素不學詩應聲成偈天然自韻咸有可觀膾炙人口多能道之或以比寒山拾得其逆知未來迎事與人道意中語應若合符節亦莫得而致詰也還乃居吳山寺食糧

藝文補

卷十五

十三

宋文

不給每乘扁舟將行所詣舟人告以風逆不可行師曰何往而順舟人指所向卽颺颺乘興而去足未及岸岸上人望見爭迎拜信施稠載而歸楮中無一毫之畜有施者隨輒散之至或窮冬解絮扶纊乞寒者願以破絮自累人問立遣示易之或議其乞隣爲惠似近名者師曰不然吾赤露人或見憐若彼卽凍灰矣其用意多稱是雖其行若游戲自在黨蕩無所拘關者而誦妙蘊華經未嘗虛日持戒嚴潔未嘗破犯奉親至孝養之終身死塋山側恤患念貧傳方賦藥雖老不勗自號安閑和

尙芒鞋筇杖遇溪山勝處披蓑戴笠行歌漁父人遽能牽熱惱者頓獲清凉拘窘者暫成樂易凡所至處興盡欲返雖積金留之不少駐足也名公鉅卿舟及吳興必首問師起居狀自爲二陶器曰灰則此埋之素無病惱崇寧二年十二月初五日忽謂寺衆曰吾緣謝已今日矣索湯與浴留頌辭衆歌漁父數聲一笑整衣趺坐而化卽以陶甕瘞於歸雲庵下實明年正月初七日也俗壽七十四歲僧臘四十九年師本受業於吳山之解空其徒捨本逐末犯義毀戒至靡不爲師遊學出山久比

藝文補

卷十五

十四

宋文

歸一切屏斥葷血瓶罌不以入門與俗方隔始延靈照講師爲之肄業復得方陽居士陸懿野翁先生先後表裏營求香積補苴罅漏迄今遂爲淨衆名剎度徒第翁孫二十四人常照宗禮宗鑑皆以其學傳法立衆知名於時予方髡髻師一面卽相歎異比竊登科第朝廷補外投閒僻更幽患每從師游必曰我成爲作碑師人滅云久隨世推遷顧以此願未償爲恨宗鑑爲疏始末一文而文就且以詞系之其銘曰由禪而教如駢羅萬象而觸鑑斯照則烏往而非要由教而禪如順風括波而

挽以過船亦左右而逢源如端師子飽學乎經論而自得乎蹄筌蓋寶公之神悟寒山子之微言會化之直視而船子之釣竿也其可形似者見其人矣其不可即者孰知其天乎

除翰林學士笏記

沈 括

新授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起居舍人知制誥權司使編修內諸司勅式詳定重脩編勅長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沈某伏蒙聖恩授臣前件職及差遣司職前渙渙伏積經營伏念臣諸生起家白首

藝文補

卷十五

主

宋文

待詔一日之遇望清光於交戟之間再聞未替預俊遊于復門之召如臣忝遇自昔難逢仰惟天地之過恩思初司塵而無術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深圖宅俊兼逮芻蕘遂容曲微濫被題飾罄一心而謀報盡茲世以爲期臣某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上中書奏記

沈 遘

某守郡無狀無以稱朝廷惠養百姓之意夙夜自訟不知所爲惟朝廷寬大未加之罪幸甚幸甚所守東南大郡學者甚衆州雖有學而無官學者不知所師某輒有

奏乞除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一職事官管句本州學侔之爲人相府所知不待某言然朝廷嘗已命侔爲楊州學官侔固辭恐朝廷疑侔前意而奏難言其私故敢陳之於左右侔何以固辭楊州學官者是時侔兄觀在朝其祿尚足以周其族故侔得以自守而不願仕朝廷亦高之而不奪其守自居於湖安其賤窮未嘗妄與人交况其有取於人也今乃不幸而失其兄侔方自經營以迎其喪於蜀自此其家事衣食嫁娶一出於侔侔既無祿又不能爲生則其家饑寒之憂近在朝夕雖欲不

藝文補

卷十五

其

宋文

仕不可得矣恭惟某官閣下方爲朝廷致天下士而官之如嚮者頗復等召至一試尙得一邑如侔者固非復等所能望劉敞嘗奏言侔是王安石呂公著之流信知言也然則侔豈止一州郡學官而已如朝廷自有以處侔者則非某所知不然則朝廷亦不惜一職事官於侔以慰此州學者之心又侔方窮困當朝廷憂天下不欲一物失其所之時某故敢盡言侔之私維左右留意幸甚幸甚

薦孫侔常秩狀

沈 遘

臣伏見秘書省校書郎孫侔志行剛烈特達不羣試將作監主簿常秩經明義修安於窮賤凡此二人當今士大夫之高選舉而用之無所不立而臣之所知亦無以過此伏乞朝廷采擇任使後有不如所舉臣當連坐其罪

上殿薦王回孫侔常秩劄子

沈邁

臣伏見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試將作監主簿常秩三人並躬修道德畜其術業施於有政無所不立天下士大夫所共推高以爲不及臣

藝文補

卷十五

七

宋文

竊謂方今朝廷求人如不足天下賢士大夫畧以舉用如回侔秩固應在衆人之先而不宜在後伏乞陛下特賜召命寘之臺閣以觀其能他後小有不如所舉臣當坐欺罔之罪取進止

薦孫侔狀

沈邁

臣伏見試秘書省校書郎孫侔篤行文學名在朝廷今閒居湖州安其賤貧守道愈篤東南學者莫不願得以爲師臣本州爲兩浙諸郡首學者甚衆而州學獨無官欲望朝廷特除侔一職專官督句本州學使州之學者

有所歸又以風朝廷尊賢養士之意於天下臣不勝所願

湖州知郡屯田啟

沈邁

比者承詔之藩引舟在道側望封圻之近稔開治行之高無緣至前以釋所願遽辱書而爲况仰執禮之過勤方此索居重期多愛感懷之至談敘奚窮

建寧軍節度推官丁君墓誌銘

沈邁

建寧軍節度推官丁君者蘓州人也皇祐元年春三月先帝臨第進士于庭余與丁君俱在籍中始相識既出

藝文補

卷十五

六

宋文

而丁君日來過余不知倦余去佐金陵丁君亦去爲杭州餘杭主簿余入位于朝丁君再調爲開封府中牟主簿用今樞密副使胡公薦得建寧軍節度推官自丁君之去餘杭至于建寧遺余書者月不絕在中牟每以其職事詣府必三四過余而後去故余與之益熟而丁君實通敏習時事善與人交而人多稱之丁君亦勇自奮欲進顯於時而榮其親不幸而已於此其父某老矣其四子二女皆幼未立哀哉其命耶夫士之有負其才而不能合於時而又得大臣稱藉如其志矣使進而不已

亦何求而不得耶然幸已於此嗚呼世之皇皇汲汲不知命者聞之亦可以少覺矣哉丁君者名伯初字慎之年四十六母某氏妻周氏以嘉祐七年八月十四日卒於建州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湖州某縣某鄉銘曰生也不能克其欲歿而遺其親之憂獨得吾銘尙慰爾幽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致仕錢君墓銘 沈 遼

君諱羔羊字升卿故吳越王諸孫父曰先芝校書集賢院任爲太祠郎初調烏程桐廬二縣尉遷寧德令升卿有材尙氣不苟合在寧德與太守辨事不能直太守廷

藝文補

卷十五

九

宋文

辱升卿置手板上脫冠綬出門去遂不肯仕數年乃請老得太子洗馬以歸時年四十矣以需恩再遷國子博士賜緋衣銀魚升卿家西湖上有園林亭榭終日幽居醕飲不修人事與其所知相忘于形骸之外飲既無度不能常足輒自釀率不及熟已盡酌有一婢善庖客至與其婢戮力烹雖手自持以餉客欣如也或入城市昏然據鞍唯其所遇不劇醉不歸歸亦不復出太守能知其賢者多饋給之不以厚薄爲意亦多不謝龍閣祖公無擇爲州乃以賄累升卿羈真衢州會赦徙湖州雖

流離困厄衣食屢空而飲終不廢熙寧六年十一月初六其妻仁和縣君張氏先卒後五日升卿卒其婢亦死出其家囊篋無直一錢者親朋耆舊相與謀大事自湖載其柩歸于吳以明年二月二十八日葬集賢君墓左五男廣國靖國輔國康國充國爲嗣銘曰世所強者不以爲樂終不得其志乃湛于飲陶然生歟之間何可悲

西余端禪師傳

釋德洪

端師子者吳興人也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則以綵

藝文補

卷十五

三

宋文

帛像其皮時時着之因以爲號住西余山嗣姑蘓翠峰月禪師西余去湖州密邇每雪朝着綵衣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卽以散饑寒者錢穆父赴官潮東見之約明日飯端黎明獨往避雨入道旁人家幼婦出迎俄其夫至訴逐竟爲邏卒所收穆父吏速客見之問故曰煩寄聲錢公本來赴齋中塗姦情事發請自飯穆父聞之驚且笑顧客曰此僧脰中無一點疑事又嘗見持灰鷄疾行者挽衣問何之曰鷄爲狸害法不可食將棄水中端苦求之道路聚觀諷曰當得偈乃可與端跪

作祭文曰維靈生有鷹鴉之厄必有湯鑊之災生時要
汝報曉後無人收埋奉爲轉化檀越施壯爲汝作棺
材一本云開黎無可布言卒携鷄去以施饑者能誦法
華經湖人爭延之必得錢五百乃開帙目誦數句卽持
錢地坐去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
達旦有狂僧號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
安其妄方對丹陽守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
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遠對端擣其頭推倒乃行又有
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

藝文補

卷十五

三

宋文

信端見堪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趨之而去章丞
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敘其事曰推倒回頭趨
纓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僧官
宣至此以手揶揄曰止乃坐引聲吟曰本是蕭湘一釣
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雜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
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子厚留鉢端喚說偈曰章惇章
惇請我看墳我却喫素汝却喫葷子厚爲大笑時呂太
尉吉甫亦留丹陽三人者日過從吉甫誦禪定功德諸
最中第一曰惠卿脩之十年子厚獨稱鍛可忘憂稽

康得僊竟作劍解端作偈曰章公好學僊呂公好坐禪
徐六喻擔板各自見一邊聞者傳以爲笑樂元祐初圓
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端於甘露曰汝非端
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之曰村裏師子耳端應聲曰村裏
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開却口肚裏直籠侗不
愛人取奉直僥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圓照稱
笑不悟其譏也端客無錫欲歸湖旦行江上問有湖秀
便船乎篙師曰我行常潤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
尾高郵秦觀少游聞其高道請升座於廣慧端以手自

藝文補

卷十五

三

宋文

指曰天下無幾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
明少游首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奇怪逸人也病牙久
不愈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端索筆
大書曰端師子太慵懶未必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
堂粥鉢都趕不辦如今得成是便空長眠百事都不管
第一不着看官第二不着喫粥飯五更遂化闍世七十
二東吳祠之以爲散聖
贊曰予竄海外三年而還叢林頓衰耆年物故無餘所
至雖道人成阡陌皆飽食遊談無根而已喟然長想如

政黃牛端師子輩皆三十年前少叢林者然高風逸韵
且爾況其傳法度生者乎因載兩士平生大概使後之
俊流得以覽觀焉

放光二大士贊 并序

釋德洪

高安龔德莊出畫軸有二比丘像皆梵帔相好上有化
佛下布兩花熟視之有光影滅沒如日在蒼蒼涼涼之
間於是大驚自失德莊曰始僧繇畫於漢州德陽善寂
寺之東壁自是有光世傳神異唐麟德中有僧摸之亦
有光以授資州牧王紀紀奉之舟行風濤覆他舟而紀

藝文補

卷十五

二十三

宋文

舟進止自若夜泊津次舟人聚語嗟異有商婦孕踰兩
年不乳聞之從紀求摹像禱之一昔而乳垂拱三年則
天迎置內道場光尤猖狂中宗嘉嘆此爲我家瑞唐祚
其昌乎今朝治平丁未嘉禾陳舜俞令舉爲湖州獲之
作贊藏爲家寶政和六年春獻于京師有詔摹傳禁中
而光尤益奇變京師爭售之畫工致富者比屋然傳以
爲地藏觀音之像當有據耶余曰是觀世音得大勢至
像也受記經曰過去金光師子遊戲佛時有國王威德
從禪定起見二童子生蓮華中一名寶意一名寶上說

偈發願而釋迦如來前身威德王也觀世音得大勢寶
意寶上也於未來世成等正覺則觀世音號普光功德
寶如來得大勢號善住功德寶王如來肯以次補無量
壽故作雲間跏趺之像僧繇殆非畫師也德莊撫手笑
曰當爲我贊之

人趣可學道乃爲姪事苦生那落迦中方無姪欲樂衆
生如犛牛愛此貪欲尾異哉兩童子藕花中化生對天
龍鬼神作大師子吼我若從今始起於貪欲心是則爲
欺誑十方一切佛以是因緣故證色身三昧我亦於今

藝文補

卷十五

三十四

宋文

日復作師子吼若從今日始不斷貪欲心是則爲滅絕
十方三世佛願如二大士持心等虛無太虛有願壞衆
生界有盡我此願不盡稽首平等慈廣大同體悲於刹
刹塵塵然我作是說

衢按令舉湖人寓秀序似微悞

跋東坡平山堂詞

釋德洪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粧
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
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目中矣

書質監歸越圖

董道

歸越圖唐王松所記天寶二年知章以老來入道歸鄉里詔許之皇太子諸王就見於第以拜羣臣賦詩上製序所司供帳百職餞宴祖西都門外觀者錯聚爲一時其事此圖彷彿見之知章一代異人天機卓絕不人名法轍迹而放意縱適超詣縣解無道心蓬塊至於風情所寄托於言者則妙絕玄奧浩浩乎放乎南溟不知其津涯所際也當時所見者知晚年尤縱誕無復規檢極飲狂肆豈知道假顛顛者亦自有本來制度哉元和已

藝文補

卷十五

三

宋文

亥知章已百年矣往來會稽武夷吳興山水間以藥爲市人賴以濟祖貫嘗於天台受其斷穀丹經其論有理非常時道家流所及說也貫得其術九十六年而言知章猶在世間然則誠得仙矣世俗豈能識之夫天之君子則處世者或以爲非惟超出世俗者然後爲能獨至於天而自畸於人鄉使世習之每行人之則拘於一世矣豈能超出一世而自極所至哉論知章者何其下而不得也史謂年八十六自號四明狂客至鏡湖逾年以卒故唐有詔贈兵部尚書制存若是則順世委化

嘗從世俗以終矣其搏化而仙當時不能深知也

高閑千字跋

董道

閑之書不多存於世其學出張顛在唐得名甚顯韓退之嘗謂張旭喜怒憂悲必於書發之故能變化若鬼神旭之書其初豈能若是哉其進於知者日益遠矣指與物化而心稍者喪矣縱橫振發超忽滅沒忽乎出于前者若雨雪霜電雷轟電激方其時豈復知喜怒憂悲而求以發之耶觀閑書者知隨步真履於旭之境矣彼投迹無差者豈復循已棄之轍迹而求致之哉正善學旭者也

藝文補

卷十五

三

宋文

書樂昌公主分鏡圖後

董道

晉人嫁女美其媵秦人至薄其婦而厚其妾君子謂不善爲女謀齊敬君思其妻感之於畫王因知其美而奪之君子謂不知爲婦計此雖是出一時不足責然其爲後世戒者遠矣世有惑者蹈失就誤方且自以其智爲勝人遠甚不知循禍途而守患基其敝甚矣觀此圖便知亂亡同軌有足傷者方其逃難兵戈間不能杜閉房閨保藏妻妾至携持就道已是放寶玉於途路而幸盜

者不搏而取之亦失計也又況以形容寓圖畫出之道
路招搖以待其至是販婦求售之謀也其奪於人宜矣
至於分鏡以誓嘗爲一咲不知訪之章臺已異於初知
其爲晉人齊人之計也昔趙意遭亂廼泥塗附其婦面
竟以是免德言爲慮不知出此其愚智相去豈特尺寸
間哉隋嘗以陳主妹賜楊素本事集稱師行奪之素知
國王妹受以爲妾與奪之兵戈間一也誠歸其夫猶是
一節可稱史不書者未可信也此畫唐人爲之蓋据本
事說也

藝文補

卷十五

宋文

記與劉無言論書

黃伯思

劉憲御史燾無言來余與論書劉因言政和初人於陝
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瓮皆漢世討羌戎馳檄文書若今
史案行遣皆章草書然斷續不綴屬惟鄧騭永初二年
六月一篇成文爾今宗室仲忽及梁師成家尙多得之
石本乃就簡上摹得者予因言見漢魏間人章表亦多
用章草書今猶有存者如司馬孚孫皓表奏世或傳之
疑所謂章草上章用之不因漢章帝好之因謂之章草
也蓋此雖草書而有波磔若正書之有分隸既不顯放

易曉又可赴急宐漢人以作檄書也劉言續帖中李懷
琳書絕交書多有古字若

等字

知有所受非懷琳自能作也予言張彥遠言昔稽叔夜
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則叔
夜書唐世尙有之疑懷琳嘗見之故放焉決非自能作
也蓋懷琳嘗僞作衛夫人及七賢帖不逮此遠矣故實
暴云乃有懷琳厥跡疎壯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
狀則知絕交書誠有所放也其卷尾云右軍書蓋誤云
今世有蕭子雲章草書出師頌甚古雅與子雲他書全

藝文補

卷十五

宋文

不類疑亦放漢人書也蓋東漢人喜作分隸與章草它

書傳世者鮮矣余言淳化法帖中有南唐人一手僞帖
頗多如僞作山濤崔子玉謝發下壺皆是一手寫古人
帖語耳第三卷最多今秘閣有數匣尙存皆澄心堂紙
書分明題曰倣書不作傳摹與真蹟而當時侍書王著
編彙殊不曉特取名以入錄故與真蹟混淆却多有好
帖不入殊可惜也予法帖正誤中論之甚詳劉言鄧騭
簡書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而東漢紀是
年七月復有丙寅恐史誤也簡書當時文字又有月朔

不應差云又云歐陽詢舉世呼爲率更傳亦書其終於率更而有八分書一碑乃銀青光祿大夫爲給事中史未嘗書也予云此例甚多如唐史王方慶傳云自喪至方慶五世封石泉而今寶章集中方慶官云琅邪縣開國子則是方慶嘗封琅邪後徙石泉也亦史誤云至於世之稱謂則不常如楊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今人但呼爲楊少師之類劉云楊書賽過珊瑚樹一帖乃在洛中一僧房中於書掩上寫之卽俗所謂書穉者予云洛陽文潞公家有楊書詩帖十一紙字與珊瑚帖相類今洛

又云寶章集題者小字乃鍾紹京書予云紹京碑今有存者蓋師薛稷也予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廣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卽贗書抑贗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卽贗書也下有云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又云作鍾鼎須用竹筆書乃佳予云不然今鍾鼎字若李嶺伯弔盒字皆兩頭纖纖若使竹筆何能如此劉又言頃謁蘇子容相未出間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

字於移檄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政陳孝義寺碑後

黃伯思

徐陵文非佳而頗有內典故事又徐嶠之書有灋故漫錄之

跋下祿字碑後

黃伯思

歐陽文忠言楊漢公謂此書以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損速者非也蓋魯公筆灋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偽謬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摹多爾豈止工人爲衣食業耶此論甚善但云漢公摹本多失

藝文補

卷十五

三十一

宋文

真則不然今觀此書精隱勁媚殊得顏真楊以爲不若纖毫信矣然文忠又云下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今觀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迺盡魯公之筆意也崇寧壬午歲九月十二夜試姑蘇仲璋筆余自得此碑幾三年凡三題卷後而字勢各不同雖似稍進然猶狹稚形骨歲殊月異不同未若老成風格成就也更當力學以追昔人

梁相費汎碑跋

趙明誠

石漢費汎碑在湖州其額題漢故梁相費君之碑碑云

藝文補

卷十五

三十一

宋文

梁相諱汎字仲慮此邦之人也其先季文爲魯大夫有功封費因以爲姓秦項兵起避地于此遂留家焉余家所收姓氏文字粗備以諸書參考頗多牴牾不合姓苑云費氏禹後漢有長房蜀志有丞相禕又云今琅邪亦有此姓音父位反李利涉編古命氏云費氏出自魯桓公少子季友有勲於社稷賜汶陽之田封邑于費子孫氏焉漢有費將軍其後有費忠費柔適蜀爲寧蜀人忠之孫徙於荊州後遷江夏忠十代孫奕奕孫禕又家於蜀晉平蜀禕之子承復歸江夏林寶元和姓纂云費氏亦音秘史記紂幸臣費中夏禹之後楚有無忌漢有直蜀有禕晉有詩又云琅邪費氏直之後也陳湘姓林云費氏音蜚夏禹之後余嘗考之此字有兩姓音讀不同源流亦異其一音蜚羸姓出於伯翳史記所載費昌賈中楚費無忌漢費將軍費直費長房蜀費禕之徒是其後也其一音秘姬姓出於魯季友姓苑所載琅邪費氏而此碑所謂梁相費君是其後也然則姓苑姓纂姓林皆云夏禹之後姓纂又云亦音秘及謂琅邪費氏爲直之後皆其差誤而編古命氏以費將軍費禕之徒出

於魯季友亦非也余又按春秋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而左傳亦以謂季友有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今以爲季文有功封費者蓋碑之誤

唐邑令費君碑

趙明誠

右漢唐邑令費君碑云惟熹平六年無射之月堂邑令費君寢疾卒嗚呼哀哉於是夫人元弟小胤追而誄之其後有銘詩碑所述費君事不甚詳悉而其名字世次官秩具載于碑陰今附於後

費君碑陰

趙明誠

藝文補

卷十五

三

宋文

右漢費君碑陰云君諱鳳字伯蕭梁相之元子九江太守之長兄也世德襲爵銀艾相亞又云君踐郡右職主貢獻漢安二年吳郡太守東海郭君以君有委蛇之節自公之操年卅一舉孝廉拜郎中除陳國新平長遂宰堂邑其後爲五字韻語詞頗古雅而時時殘缺不可次敘其前題君暘家中表并陵石勛字子才所述云

唐工部尚書姚璿碑

趙明誠

右姚璿碑按新唐書璿列傳云爲夏官侍郎坐族弟敬節叛貶桂州長史而碑云自兵部侍郎以敬節犯法改

授司府少卿檢校定州刺史尋即真轉都督廣循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後替還仍以前累重貶桂州又璿爲宰相時嘗爲西京留守而史不載璿以妖妄誚諛事武后其事蹟皆不足取而於官秩闕漏不可不記者所以正史官之失也璿微時所歷官列傳尤簡畧今皆不復載云

唐放生池碑陰記

趙明誠

右碑陰記唐自天寶以後紀綱廢壞職官之濫不可勝載此記具列當時僚屬名氏凡團練副使別駕四人同

藝文補

卷十五

三

宋文

團練副使一人長史三人司馬三人錄事參軍三人司功司倉司兵皆一人司法司戶皆三人司田司士皆二人參軍四人烏程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四人長城縣令一人丞三人主簿一人尉五人安吉縣令一人攝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六人武康縣令二人丞三人主簿二人尉四人德清縣令一人丞二人主簿一人尉三人一郡而吏員猥多如此然史不能盡載故詳錄之于此焉

柳州井銘跋

趙明誠

右銘柳宗元撰沈傳師書字畫頗不工疑後人偽爲然以子厚集本校之不同者數字此本爲善文恐工人模刺不甚精好爾更俟識者辨之

唐茶山詩并詩述

趙明誠

右唐袁高茶山詩并于頔撰詩述李吉甫撰碑陰記共兩卷湖州歲貢茶高爲刺史作此詩以諷高怒已孫也貞元中德宗將起盧杞爲饒州刺史高任給事中爭甚力於是止用杞爲上佐德宗猜忌刺薄出於天資信任盧杞幾亡天下奉天之圍賴陸贄之謀以濟杞之取黜

藝文補

卷十五

三

宋文

迫于公議然終身眷不能忘於贊則一斤不復其奔走播遷而不亡者豈非幸歟非高等力排其姦則復任用杞未可知也唐史稱高代宗時累遷給事中建中中拜京畿觀察使坐累貶韶州長史復拜給事中吉甫爲碑陰述高所歷官甚詳云大曆中從其父贊皇公辟爲丹陽令再表爲監察御史浙西團練判官德宗嗣位累遷爲尚書金部員外郎右司郎中擢御史中丞爲杞所忌貶韶州長史尋刺湖州收復之歲徵拜給事中以卒然則高代宗朝未嘗爲給事中德宗朝未嘗爲京畿觀察

使其貶韶州時實爲中丞而其爲中丞與湖州傳皆不載今併著之此以證唐史之誤

張按袁高建中二年刺湖州見新唐書劉昫作高傳偶不載代宗紀以前湖州刺史袁高爲給事中德甫豈未之覩耶

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疏

趙明誠

右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與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茶香耳嫌冠於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

藝文補

卷十五

三十六

宋文

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爲任土之貢與常賦之秩侔矣每歲選匠徵夫至二千餘人云予嘗謂後世士大夫區區以口腹玩好之獻爲愛君此與宦官妾之見無異而其貽患百姓有不可勝言者如貢茶至末事也而調發之擾猶如此況其甚者乎羽蓋不足道嗚呼孰謂栖筠之賢而爲此乎書之可爲後來之戒且以見唐世義興貢茶自羽與栖筠始也

趙孝子傳

孫一侔

趙抃衢人以進士得官數遷爲祕書丞佐宜州宜於湖

南爲最遠其繼母卒以喪歸既葬與弟拊等廬墓以居終喪焉予向在溫識其弟拊者孝友溫睦且自道其兄之賢今拊是也予嘗往來江淮間見時所謂士大夫麻冠布帶驅大馬逐羣衆嬉然日遊人之門笑媚丐請陰竊與商盜爭上下所過州無不有之州莫能法者人益幸其喪以自市以拊觀之彼宜若禽與獸然拊之爲亦古人之常行以行之者少故今道其爲賢焉拊誠能以是心一推其所行拊益可賢也矣宜乎縣以孝弟榜其里朝廷特以旌其家蓋所以厲風俗也古人吾不得而藝文補

卷十五

三七

宋文

見安得如拊者而見之哉元祐二年八月一日

石像大士記

徐恪

有聖人焉得大圓通能以善應妙行不拘一方而隨感示現無作妙力不遺一物而自在成就夫何故本如來藏真音聞體如水中月遍一切處觀音大士化導無礙本有如是故佛與辟支聲聞等身隨其得度而爲說法人與非人險難諸境隨其恐怖而施無畏則妙相示現妙力成就可思議哉吳興臧達少侍親嘉禾以療疾常齋茹誦觀音夢白衣人鍼其耳疾遂愈達善丹青弟寧

事鐫刻因願以觀音像于石且首欲繪相爲法不敢以意取而所以夢證心思頗勤十年如是也一夕夢觀音行道之相及覺能追之故臧氏所傳吳人以爲應夢觀音焉達慶曆丙戌自秀如杭復來蘇募衆立像往返經畫二十年晚得鍾離智先者助焉凡舉大緣無能爲之資則誘募必以衆力達窶且寡助獨其心至誠終始不倦雖道途之久羈旅之困世情之艱難人不堪其憂達晏如也吳俗樂善好施視達所爲孰不散所有以爲助積日月之施足以成其志因訪太湖之洞庭得石尋餘

藝文補

卷十五

三十八

宋文

王潤而金聲像之唯相之肖其珪冠纓服圖容麗質世人皆能爲獨行道之相夢感心得如有所授而不自知雖大巧在前其能毫髮加損耶若厦屋以爲幘幪欄楯以爲防限大小之材備締構者皆以良石熙寧癸丑得地於蘇州虎丘劍池之西南明年九月朔立宇置像隨各就緒又得時公卿大夫觀音經墨妙終卷僅百數勒之石壁以永其傳斯時之盛事也且靈時虛寂無相可取上機喻焉中下蔽蒙隨其流轉不以相示之則不信不以善導之則不入此西方聖人於有爲中隨所建立

或具以威儀而有名相餽以莊嚴而爲功德皆以漸次使之信入而已世之佛像其土木瓦甃金碧丹雘取於所募其衆而所積且勤然成非其材寓非其地一失經始則弊不旋踵斯石藏之湖津融結成就浸漬潔雪其體堅其質粹而成之得其材飛甍峻宇喬松絕嶺青蘿白雲氣象灑落叢林之冠而寓之得其地則創制之美畢具於此足以副聖相感通之意在物所謂供養承事依歸瞻仰者愈久而不厭其利可勝計哉夫卽相論道而道不異相卽方丈之室尋尺之像華藏之道場普門藝文補

卷十五

三九

宋文

妙悟大師最公碑銘

呂益柔

師諱希最族姓施世爲湖州人其母感異夢而生乳中遇相者曰是子骨法異常勿染於俗因捨之出家依郡之廣化寺僧寶新爲師四歲遇天禧需恩祝髮受具戒十五歲學天台教於錢塘名師慧才悉通與義才善之曰天台教門又得人宗風益不墜矣擢居上首縉流競名者愛而畏之號曰義虎治平中挈經笥來講秀州青

龍鎮隆平之塔院師平日不特講說而已其舉動語嘿必與其法應名實既符道俗咸嚮居累年一日不得意於鎮宰卽拂衣去之雲川師旣去學徒什伍散矣昔之妙香寶華之所一變而爲積塵茂草之場信士過之莫不徜徉重惜鎮宰替師復來不復主持買居於勝果寺講說如初寺僧于雲之室夙有崇師乃呪塊土擲於庭室中須臾得片紙書曰今被法來遭難捨法力沒余當復來於是寧息者累日其後擊物颺火變怛大作于雲惶怖復請師禳之師至惟所訶之曰汝果何物耶得非未離幽壤之苦將丐慧力以求生耶何爲擾人不已耶汝不聞惱法師者頭破七分乎爲之講說輪迴因緣仍令衆僧聲呪以破其罪障俄而空中轟然有聲得朱書數十字自稱有漢烈士沈光大略悔過謝罪云自蒙懺解夜已生他化矣師謂他化天也嗚呼惟哉余嘗讀高僧傳至法蘭精勤經典山中神祇皆來受法人謂德被精靈竊疑其誕及覩此則知佛慧神通足以斥陰妖之靈響拔重泉之沉魂明暗兩塗各獲安利夫惟者聖人所不語將爲後世好誕者戒也然孔子嘗謂敬鬼神而

藝文補

卷十五

四十

宋文

遠之又曰幽則有鬼神是豈以鬼神爲無哉今沈光變現顯顯若此則凡包禍心以欺諸幽者得不聞是而惟乎此余所以雖忙而必書也師臨終尚說法作偈頌優游坐亡時元祐庚子季秋六日其年孟冬十八日間維得舍利數十瑩采陸離臘七十三壽七十六其徒寶覺惠圓惠軫用浮屠法散骨於水因求文以貽不朽銘曰禪律雖殊歸則同揆冰泮雪銷俱成一水師之持律古佛是擬聞思惟修小不逾咫講明妙教名流服膺解破幽障沉魂獲升利物既足坐躋上乘慧續若此宜以銘

藝文補

卷十五

四十一

宋文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六目錄

朱肱 臨子服弟

類證活人書序

青詞

進活人書表

謝啓

酒經

李保

讀北山酒經詩序

爲朱肱

藝文補

卷之十六

目次

十

劉珏 見前

賜尹焞爲和靖處士制

陳十開端疏

遺中書舍人鄒浩書

孫覲

翰林莫公內外制序

莫儔歸安人狀元

冊陽集序

郡守葉勝仲兼寓公

梅露堂記

爲莫伯虛君陳孫也

書泉山贈言後

爲劉珏子唐稽

賀劉守唐稱到任啓

復修撰宮觀謝沈相該啓 沈該歸安人

回莫守賀正啓即伯虛

與湖守趙中大三首

與鎮守劉侍郎字季高。名岑述曾孫寓溧陽

與葉左丞名夢得烏程人

慰鄭長卿二帖爲郡中卜葬地

葉夢得見前

上徽宗奏

藝文補

卷之十六

目次

二

上高宗奏

論防江利害劄子

論漢高帝破秦項三策劄子

志愧集自序

石林書傳自序

春秋讞序

春秋攷序

石林春秋傳序

石林燕語序

積善教忠寺記

知非堂記

石林山堂記三首

盧鴻草堂圖跋

張平子歸田賦跋

經籍論十二則

論藏書三則

山陰圖贊有序。弁山釋梵隆

陸元光長興人

藝文補

卷之十七

目次

三

東老祠堂碑記

劉安世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盧秉華之子

汪藻

御營左軍都統制江湔制置使韓世忠除檢校少

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加食邑食

實封制

吳升莫儔散官安置制

行知杭州葉夢得復舊職制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陶君名旆歸安人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誌銘

胡君名咸休之祖墓安

釋齊王 莫儔子賜號慧覺

四十八願後序

闕注

題石林詞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六目錄終

藝文補

卷之十六目錄

四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六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類證活人書序

朱肱

傷寒諸家方論不一獨伊尹仲景之書猶六經也其餘諸子百家時有一得要之不可為法又况邪說妄意世業名家規利雖厚因果歷然特以伊尹湯液仲景經絡常人難曉士大夫又以藝成而下恥而不讀往往倉卒之際束手待盡卒歸之於命而已世人知讀此書者亦

藝文補

卷十六

宋文

鮮縱欲讀之又不曉其義况又有好用原藥者如附子硫黃則笑而不喜用雖隆冬使人飲冷服三黃圓之類有好用熱藥者如大黃芒硝則畏而不敢使雖盛暑勸人灸煨服金液丹之類非不知罪福偏見曲說所趣者然也陽根於陰陰本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是故春時氣溫當將理以涼夏月盛熱當食以寒君子扶陰氣以養陽之時也世人以為陰氣在內反抑以熱藥而成瘧痢脫血者多矣秋時氣涼當將息以溫冬時嚴寒當食以熱君子扶陽氣以養陰之時也

人以陽氣在內乃抑以涼藥而成吐痢腹痛者多矣代
本逆根豈知天地之剛柔陰陽之逆順求其不夭橫也
難矣偶有病家曾留意方書稍別陰陽知其熱證則召
某人以某人善醫陽病知其冷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
醫陰病往往隨手全活若病家素不曉者道聽泛請委
而聽之近世士人如高若訥林億孫奇麗安常皆惓惓
於此未必~~醫術~~之徒不誚且駭也僕因閒居作爲此書
雖未能盡窺伊尹之萬一庶使天下之大人無天伐老
不哭幼士大夫易曉而喜讀漸浸積習人人尊生豈曰
藝文補

卷十六

宋文

小補之哉仲尼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學者不以爲
鄙然後知余用意在此而不在彼大觀元年正月日前
進士朱肱序

僕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就領官祠以歸過方城見
同年范內翰云活人書詳矣比百問十倍然證與方
分爲數卷倉卒難檢耳及至濰陽又見王先生活人
書京師京都湖南福建兩湖凡五處印行惜其不曾
校勘錯誤頗多遂取繕本重爲參詳改一百餘處命
工於杭州太隱坊鏤板作中字印行庶幾緩急易以

檢閱然方術之士能以此本游諸聚落悉爲改正使
人讀誦廣說流布不爲俗醫妄投藥餌其爲功德獲
福無量政和八年季夏朔朝奉郎提點洞霄宮朱肱
重校證

青詞

朱肱

竊以神農嘗藥伊尹論方證順陰陽雖克求於民瘼時
無疫癘蓋有賴於神休瞻彼旻穹哀此黎庶伏念臣浪
遊東土空闊流光獲聞經國之謀端議濟人之術冥冥
長夜憐橫死之無辜斷斷窮年矧餘生之多病自朝及

藝文補

卷十六

三

宋文

夕考古驗今首尾幾二十一年前後僅九萬餘字焦心
皓首絕筆青編原其微功實自潛祐屬成書之將上爰
奏牘以先天恭卽蘭塲肆陳醺席與九天之降鑒祈萬
字於康寧仰獲證明庶傳永久

進活人書表

朱肱

臣聞鍾山非矯幽人躡屣於深林衡岳雖遙志士獻書
於北闕蓋行藏之有數非狂狷所能知中謝伏念臣出
自蒨屋之微嘗奉大廷之對昔爲冗吏今作閒人乃因
三餘著成百問上稽伊尹湯液之論下述長沙經畧之

文詮次無差搜羅殆盡從微至著蓋不可加亘古及今
實未曾有載在簡冊圖之丹青思欲膠口而不傳大懼
利已而無益思先朝露虛棄寸陰學古入官既無裨於
國論博施濟衆庶或廣於仁風伏惟皇帝陛下經緯之
文出自天縱紀綱之治成於日躋疆宇開拓於版圖絃
歌洋溢乎天下棲神內景屬意生民收拾人材凡片善
寸長皆有所用勤卹民隱雖沉痾垂老各安其居玉燭
亘天以流離朱草填廷而委積湛恩滂沛溫詔下寧致
茲丘園一介之愚亦効涓埃萬分之助歲明大道敷奏

藝文補

卷十六

四

宋文

彌文楊雄所懷以既章蔡澤沒齒而無憾重惟途脩
阻中笈護持未免客嘲焉令鬼泣顧因果之有在茲俯
仰而不慚儻合宸衷自警輿議特羈縻於丹竈徒景仰
乎公車謹遣男遺直齋臣所撰書一函入冊共二十卷
躬詣檢院投進以聞委有觀采伏乞宣付國子監印造
頒行如臣學植淺陋遠戾於經卽乞委官參詳然後布
之天下以福羣生政和元年正月一日奉議卽致仕臣
朱肱謹上

謝啟

朱肱

命出于中恩歸有自藝成而下惟濟世可以無嫌祿在
其中苟爲貧有何不可如肱者瞿聃遮眼醫卜藏身十
載投閒憐桑麻之已長一朝就列媿松菊以難存方將
穿墨池以灌園安丹竈而息火掃除伎倆淘汰因緣不
虞湯液之言偶合春秋之法道俗交慶魚鳥亦驚龍光
祇荷於殊恩陶冶實資於大化此蓋伏遇太師相公無
心造物有意爲民以人物升沉爲深憂以世諦俯仰爲
可媿苟有一得不問其他致茲流落之餘亦在使令之
數敢不激昂晚節簪策下愚稽首傾心豈特平日之師

藝文補

卷十六

五

宋文

仰斷臂扶目蓋將投老以依歸

酒經

朱肱

酒之作尚矣儀狄作酒醪杜康秫酒豈以善釀得名蓋
抑始於此邪酒味甘辛大熱有毒雖可忘憂復能作疾
所謂腐腸爛胃潰髓蒸筋而劉詞養生論酒所以醉人
者麴蘖之氣故耳麴蘖氣消皆化爲水昔先王誥庶邦
庶士無燬酒又曰祀茲酒天之命民作酒惟祀而已六
爨有丹所以戒其覆六尊有疊所以禁其淫陶侃劇飲
亦自制其限後世以酒爲漿不醉反恥豈知百藥之膏

黃帝所以治疾邪大率晉人嗜酒孔羣作書族人今得
秫七百斛不足了麴蘖事王忱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
復相親至於劉殷嵇阮之徒尤不可一日無此要之酖
放自肆托於麴蘖以逃世網未必真得酒中趣爾古之
所謂得全於酒者正不如此是知狂藥自有妙理豈特
澆其礪礪者邪五斗先生棄官而歸耕於東臯之野浪
遊醉鄉沒身不返已謂結繩之政已薄矣雖黃帝華胥
之遊殆未易過之繇此觀之酒之境界豈舖歌者所能
與知哉儒學之士如韓愈者猶不足以知此反悲醉鄉

藝文補

卷十六

六

宋文

之徒爲不遇大哉酒之於世也禮天地事鬼神鄉射之
飲鹿鳴之歌賓主百拜左右秩秩上自縉紳下逮閭里
詩人墨客樵夫漁父無一可以缺此投閒自放披襟露
腹便然酣臥於江湖之上扶頭解醒雖道術之士鍊陽
消陰饑腸如筋而熟穀之液亦不能去惟胡人禪律以
此爲戒嗜者至於濡首敗性失理傷生往往屏爵棄卮
焚香折楹終身不復知其味者酒復何過邪平居無事
于尊斗酒發狂蕩之思助江山之興亦未足以知麴蘖
之力稻米之功至於流離放逐秋聲暮雨朝登糟丘暮

遊麴封禦魑魅於烟嵐轉炎荒爲淨土酒之功力其近
於道邪與酒遊者警懼交於前而不知視窮泰違順特
戲事爾彼饑餓其身焦勞其思牛衣發兒女之感澤畔
自可憐之色又烏足以議此哉鴟夷丈人以酒爲名舍
不愛傷與世浮沉而彼騷人高自標持分別黑白且不
足以全身遠害猶可以爲惟我獨醒善乎酒之移人也
慘舒陰陽平治險阻剛愎者薰然而慈仁懦弱者感慨
而激烈陵轢王公調笑妻妾滑稽不窮斟酌自如識量
之高風味之微足以還澆薄而發猥瑣豈特此哉夙夜

藝文補

卷十六

七

宋文

在公有駸豈樂飲酒魚藻酌以大斗行葦不醉無歸君
臣相遇播於聲詩亦未足以語太平之盛至於黎民休
息日用飲食祝史無求神具醉止斯可謂至德之世矣
然則伯倫之頌德樂天之論功蓋未必有以形容之矣
其道深遠非冥搜不足以發其義其術精微非三昧不
足以善其事昔唐逸人追述焦革酒法立祀配享又采
自古以來善酒者以爲譜雖其書脫畧卑陋聞者垂涎
酖適之士口誦而心醉非酒之董狐其孰能爲之哉昔
人有齋中酒廳事酒猥酒雖以麴蘖爲之而有聖有賢

清濁不同周官酒正以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歲終以酒式詠賞月令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醴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六者盡善更得醴漿則酒人之事過半矣周官漿人掌其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飲醃入于酒府而漿最爲先古語有之空桑穢飯醴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說文酒曰醴醴者壞飯也醴者老也飯老卽壞飯不壞則酒不甜又曰烏梅女麴胡板反甜醴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麴之於黍猶鉛之於汞陰陽相制變化自然春秋緯曰麥陰也黍陽也先漬麴而投黍是陽得陰而沸後世麴有用藥者所以治疾也麴用豆亦佳神農氏赤小豆飲汁愈酒病酒有熱得豆爲涼使硬薄者得之少蘊藉耳古者醴酒在室醞酒在堂澄清在下而酒以醇厚爲上飲家精察黍性陳新天氣冷煖春夏及黍性新軟則先湯平聲而後米酒人謂之倒湯去聲秋冬及黍性陳硬則先米而後湯酒人謂之正湯醴釀漬醃米倫酸說文醃米酒毋也醃音途投醴倫甜浙人不善倫酸所以酒熟入灰北人不善倫甜所以飲多令人膈上懊懷恒溫所謂青州從事并原

督郵者此也酒其易釀味辛難醴釋名酒者酉也酉者陰中也酉用事而爲收也用而爲散者辛也酒之名以甘辛爲義金木間隔以土爲媒自酸之甘自甘之辛而酒成焉醃米所以要酸投醴所以要甜所謂以土之甘合木作酸以木之酸合水作辛然後知投者所以作辛也說文投者再醴也張華有九醞酒齊民要術桑落酒有六七投者酒以投多爲善要在麴力相及醃酒所以有酒亦以其再投故也過度亦多失尤忌見日若太多不中後魏賈縠亦以半夜蒸炊昧且下釀所謂以陰制陽其義如此著水無多少拌加黍麥以勻爲度張籍詩釀酒受乾和卽今人不入定酒也晉人謂之乾榨酒大抵用水隨其湯去聲黍之大小斟酌之若投多水寬亦不妨要之米力勝於麴麴力勝於水卽善矣北人不用醃祇用別案水謂之信水然信水非醃也酒人以此體候冷煖耳凡醴不用醃卽難發醃來遲則脚不正祇用正發酒醃最良不然則掉乳醃面絞令稍乾和以麴蘖掛於衡茅謂之乾醃用醃四時不同寒卽多用溫卽減之酒人冬月用醃緊用麴少夏月用麴多用醃緩天氣極熱

寘瓮於深屋冬月溫室多用氈毯圍繞之語林云抱瓮
冬醪言冬月釀酒令人抱瓮速成而味好大抵冬月蓋
覆卽陽氣在內而酒不凍夏月閉藏卽陰氣在內而酒
不動非深得卯酉出入之義孰能知此哉於戲酒之梗
槩曲盡於此若夫心手之用不傳文字固有父子一法
而氣味不同一手自釀而色澤殊絕此雖酒人亦不能
自知也

讀北山酒經詩序

李保

大隱先生朱亦中壯年勇退著書釀酒僑居西湖上而

藝文補

卷十六

十

宋文

老焉屬朝廷大興醫學求深於道術者爲之官師乃起
公爲博士與余爲同僚明年亦中坐書東坡詩貶達州
又明年以宮祠還未至余一夕夢中相遇且誦詩云投
老南還魂轉逢會令淨土變炎風由來祗許栢中物萬
事從渠醉眼中明日理書帙得亦中北山酒經法而讀
之蓋有禦魑魅於烟嵐轉炎荒爲淨土之語與夢相契
余甚異乃作此詩以志之他時見亦中當以是問之其
直夢乎非耶政和七年正月二十五日也

赤子含德天所鈞日漸月化滋澆淳惟帝哀矜憫下

民爲作醪醴發其真炊香釀玉爲物春投醪醴米授
之神成此美祿功非人酣適安在味甘辛一醉經與
羲皇隣薰然剛愎皆慈仁陶冶窮愁孰知貧頌德不
獨有伯倫先生作經賢聖分獨醒正似非全身德全
不許世人聞夢中作詩語深親不願萬戶誤國恩乞
取醉鄉作封君

賜尹焞爲和靖處士制

劉珏

勅西京布衣尹焞慶曆間有賢臣焉朕不及見也每覽
國史高其節槩爾能力學操行以世其家甘貧守約不

藝文補

卷十六

十一

宋文

競榮利是亦可嘉矣用錫美名式勸頽俗爾其以行義
敦鄉里使有矜式焉則予惟爾嘉可特授和靖處士

陳十開端疏

劉珏

陛下卽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又訕虛誕戢內侍之權
開言者之路命令既當未嘗數改任用既公率皆稱職
賞必視功政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俟太平也比
者內降黜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弟
既有其所又微而新之長入祗候之班勢若可緩急而
成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庸才涇原委之貪吏

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花石等濫賞既治復止馬忠統兵累行累召此命令數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議論各有所見啓擬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說忘同寅協恭之誼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內路之帥擅作聖旨指揮行郡之守稱爲外任監當此臣下誕謾之開端也董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分爭殿廬此內侍恣橫之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諫言事失當率責爲遠小監當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爲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

藝文補

卷十六

三

宋文

信之開端也隨龍第賞冠帶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關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僭濫之開端也是十者雖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遺中書舍人鄒浩書

劉珪

公始爲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官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踰曩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

翰林莫公內外制序

孫觀

政和二年春徽宗策進士於廷今翰林學士莫公擢第一年二十有二矣居亡幾公之皇考少卿公以兵部外郎從卿貳奏殿上公是日亦以除官入謝父子在庭徽宗望見公顧謂少卿曰某朕所親擢條奏數千言俊邁過人老於文學者所不逮而人物秀整亦可喜卿可謂能教子矣嘉嘆久之少卿頓首謝公旣自以布衣發策魁天下視天子爲知己挺立縉紳間益自重澹然無所諸已乃登冊府尚符璽爲柱下史且大用矣宰相終以

藝文補

卷十六

三

宋文

不附已斥公于外而少卿亦下世更六七年召還爲國子司業試中書舍人入翰林爲學士詔令坦明一時巨公以文章自名如王履道翟公孫者皆嘆異之余一日過公公出內外制凡若干篇屬余爲之序孔子曰辭達而已矣世固有心能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能傳之而不能應之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辭達自唐以來常楊燕許之倫號稱大手筆者固不乏人若夫得于心應于手朝出九重暮行萬里風動草偃山鳴谷應人人曉然如推赤心置於其腹中

惟陸宣公一人爲然公學力雄贍思致逸發落筆千言
全然溢出若有所相自宣和訖靖康大典冊多出公手
四方傳誦號爲稱職余嘗見宣和間詞臣草後宮書命
莫有當上意者制詞往往多自中出徽宗進二婕妤會
公當制是夕御札趨進告甚急翌日對輔臣稱善有詞
垣得人之語已而選用從臣押皇子生日賜物上曰無
踰僞矣遂命公翰林故事以學士二員分直朝廷有太
除拜過三制而上則併召二員者謂之雙宣公嘗以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一夕召公獨草六制宰相吳敏欲因

藝文補

卷十六

十四

宋文

是以危公公解衣据案一揮而就宣制之日公適入對
淵聖嘉嘆久之總數日宸筆下中書命公爲翰林學士
敏初欲抑公而更進於是慙沮失色某之仕與公並時
而公爲先達去國二十年每讀公書兩朝文物之盛炳
然在目叙事詳實不侈不浮蓋孔子所謂辭達者遂論
次以爲公書首云

按儔一賣國賊也錄之榮其遇者深其罪

丹陽集序

孫觀

孔子之徒三千設四科列顏閔以下十人而文學政事

雖游夏求由之賢不可得而兼也將相大臣端委一堂
折衝萬里以身進退爲國輕重其視文章一小伎耳固
無羨於空言儒學之士奮身事主以就功名時命大謬
則退處一室著書立言張皇大中啓悟後覺雖不見於
事業亦足以不朽矣二者不可得而兼亦其勢然歟左
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冊陽葛公自髫髻以奇童名里
中年十六隨計詣京師連三薦至禮部遂收其科文節
林公子中愛其文薦試學官公以詩書禮三經應詔又
試宏詞皆中第一於是名聲隱然動京師始去州縣更

藝文補

卷十六

十五

宋文

內外學官之選校中祕書人尚書爲郎當是時天子輯
瑞應蒐講彌文報禮上下四方以符瑞來告者不可勝
數大臣表賀皆出公手瓌奇英麗獨步一時公卿大夫
交口譽嘆謂公卽日典司制命施之朝廷薦之郊廟以
追湯盤周誥商詩魯頌之作稍遷太常少卿國子祭酒
擢大司成遂躋法從會新宰相用事與公有連補郡去
國公聰明疏達典數大州首除一二商猾之亂治者寘
諸法然後簡節疎目以柔道理之而尤詳於折獄躬自
臨聽不以屬吏往往得其情於片言以故所蒞多平反

無侵冤者燕山之役詔州縣率免夫錢而以乏軍興俟官吏之不如詔者公時守湖度六縣民力所堪奏蠲其半湖人至今思之公施於政事又如此既沒有司議行易名以道德博聞曰文安樂撫民曰康公應二法諡曰文康政事文學可謂兼得之而卒不大用可爲天下惜者也公之子吏部侍郎立方襲次公詩文八十卷號文康爲公冊陽集自天德地業五材萬物變化隱顯鉅細之要世治亂人賢不肖事之得失是非興壞之理盡載此書而尤喜爲詩喜怒哀樂悲憂愉佚陵高眺迥飲酒

藝文補

卷十六

十六

宋文

歌呼雜然有觸於中則大篇長句援筆立成不改定一字非如前世之士以一能一技列於儒林者比也某與公同州里視公爲前輩盛德而與公羣從游最久故蓄公詩文爲多校今所藏猶有在八十卷之外者侍郎公方紀次別集未出也殘年投老復睹鉅麗如獲拱實三歎之餘乃序次以爲公書首公諱勝仲字魯卿常州江陰縣人遺奏上贈特進云

爲郡守
因流寓

梅露堂記

孫覲

吳興莫公以尚書刑部員外郎出守常州

明年紹興三

藝文補

卷十六

十七

宋文

十九年州治寢廬之東少北有梅着子可食矣忽發一花三重八出色香良是而體質殊常大抵如末利然越數日又連發四花於繁實亂葉之中碧色白心層見疊出比前一花葩葉數倍嗜亦異矣夫草木之英鍾天地之美發爲菁華奇姿異狀千變萬化固不可勝原如姚黃魏紫帶輕紅玉版白名冠天下而連理金帶之奇九莖三秀之瑞亦號希世之珍或朱或白或黃或紫未有碧色者惟此國有青蓮仙山有碧桃遠在弱水流沙數萬里之西所未睹梅者白而五出爲百瓣先今獨發於莫公之月陽夢相重其色緝碧創見一時古未有也此梅月天微暑公褰衣步庭中乘月露坐夜氣澄穆俄有物灑面若微雨者仰視梅則葉端光炯粲然月彩照映纍纍如貫珠琲味若飴蜜蓋露降其上公始異之乃命工圖其跡以爲州人洞心駭目瑰奇瑋異之觀便坐之北有屋一區棟桷朽腐甍瓦破缺始葺而新之橫四楹從六架度而爲堂以休其中名之曰梅露客有過而言曰梅虜實也濟百味以爲和露天醴也潤萬物以爲澤人有無告之冤而吏弗省吾降色辭導之使言茲所

以爲和上有惻怛之政而吏弗舉吾奉詔令而宣之使通茲所以爲澤自公臨此州也適當守將數易帑廩空虛犴獄充斥之後待士民如待其身治公家如治其私事無細大畢入規矩而後按五縣經數之人以校一歲之出室茲偷杜吏謾不以一毫加賦於民而上下贍足博洽精練長於用法斷治皆自己出而飾以儒雅時有所貸赦不爲深文歲惡民流穀價翔踴公發粟賑抹家至戶到不遺一人流逋四歸按堵如故以至視學養士勞農勸耕束縛頑狡推逐盜賊不吐剛不茹柔循道而藝文補

卷十六

十八

宋文

行咸中理所四封之內和氣條達惠澤涵濡天之降祥以類而至草木衆矣而獨以梅瑞物多矣而獨以露精稔之交授逾響報昔周公得禾以名其書叔孫勝敵以名其子皆所以識一時之盛使後來者有考焉於是爲記公諱伯虛字致遠今爲右朝奉郎

書泉山贈言後

孫覲

故樞密劉公通經學古以聖賢爲師而有得於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味其言想見其人於千百歲之後剛毅沉寔志節偉然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公之子唐楷

字林宗少年時已能嗣守家學治一室曰養浩齋此吾先君子所以遺子孫者體於是溺於是造次必於是吾不敢舍是一日而嬉當是時翰林學士汪公彥章以文章名天下會朝廷設十科選士彥章獨推林宗薦諸朝又發明浩然之說爲記刻之其略曰子劉子年二十餘居若谿之上有屋數椽先疇數百畝父書千卷餘居其屋食其田讀其書惟聖人之道是求先人之志是承非其事不問非其人不友也已乃出佐閩舶於泉南官閑事少益務記覽博極羣書文辭燁然與古作者並所與

藝文補

卷十六

十九

宋文

交一時名人善士舉集焉無一不如已者蠻舶之來外國之貨珠泉象犀光恠溢目視之汨如也歲滿代歸囊中無南方一物獨有諸公餞行詩文數千解集而錄之爲一編號泉山贈言距今二十年或登法從或踐臺省興方州或刺一路比此焉出爲時用而林宗亦以隆名碩實在世議中侍從諸公聯名論薦遂由宗司丞擢守常州則彥章所記讀書求道以承先志非其人不友益實錄也昔韓吏部序盛山韋侯處厚十二詩盛山蓋開州辟陋之國應而和者十人如元稹許康佐白居易李

景儉嚴武溫造之儔亦在江淮巴蜀殊州異縣之間未
幾韋侯召還侍講六經禁中而十人者位宰相尹京兆
進諫垣登詞掖典中秘侍殿切皆集闕下而盛山十二
詩行於時世俗言古今人不相及今林宗取友必端則
泉山之作與韋侯十二詩唱酬之盛所謂越宇宙以同
時異天壤而並處者也隆興歲次甲申四月日左朝奉
郎充敷文閣待制致仕孫某書

賀劉守唐楷到任啓

孫覲

辭榮禁路歸老窮閭望長者下風雖未諧一口登龍之

藝文補

卷十六

二十

宋文

願陪先公高躅嘗叨綴三朝從橐之聯多難漂零流年
晚晚柳儀曹之先友今有幾唐正元之朝士已無多豈
謂死生契闊於三十載之餘復見老成典刑於二千石
之重恭惟某官抗高明而絕塵暄若剗盤錯而游刃恢
然分北顧宵旰之憂把一麾而去國付南渡保釐之託
擁千騎以臨州共興來暮之謠咸快爭先之睹自惟悼
耄之年垂盡弗洎於駿奔庶幾宿昔之契未忘俯深於
燕賀

復修撰官觀謝沈相該啓

孫覲

詔綽甫頒方除罪籍恩綸荐至復踐榮途不圖屏竄之
餘更濫褒延之典伏念某自投憲網遂褫朝紳未嘗望
絕塵一睹龍章鳳姿之表詎敢塵薄伎少裨竹頭木屑
之功倦鵲空懷三市之悲饑鷹猶有一呼之待仰止大
鈞之播靡先蟠木之容自惟積疊之難磨備罄忱辭而
上瀆畫墁而取食固自知其妄矣乞漿而得酒抑又過
所望焉茲益伏遇僕射相公黼黻斯文藻飾萬物斟酌
元化舒慘四方開使功使過之科詔馭福馭威之柄眷
言孤迹久困窮途援之積垢汗蠹之中示以棄瑕錄用
之意廣內九圍之邃偶寓直其中真庭羣帝之祠亦具
員於此病駒而傳刺史之駕老鶴而乘大夫之軒仰繫
從欲之仁實負空餐之愧號咷井而出已踐初言合浮
圖之尖更終大惠

回莫守賀正啓

孫覲

考音聲而太簇鳴候昏旦而中星見羣剛浸長諸福朋
來恭惟某官道大而時升德成而日進耆艾省臺之望
風流潘翰之良桃梗効靈鵲千門之佳氣土牛占歲喧
闐之春聲凡附託於一塵舉涵濡於九里遠馳綬綬

辱賜函書椒盤頌花雖莫預阿戎之集屑酥送暖豈復
憂范叔之寒欣頌之私占言難盡

與湖守趙中大三首

孫覲

吳興山水之國向來牧守坐則閉閣出則領客于風樓
月榭之上日飲無何以至終更自紹興以還遂屬保釐
之託寓公寄客迎餞紛然酸醎異嗜朝愠暮喜日虞悔
咎豈復異時詩酒臨賦之適比公領州餘刃慨然士民
按堵嘆譽一詞固知名于無虛士也

藝文補

卷十六

三十一

宋文

商以絲續博換米麥者相屬于道使君謠頌雜然如出
一口此公德政碑也

白蘋洲渚蒲蓮如海彌望渺然以目力之盡爲界使君
領客出遊如碧落仙翁之在芙蓉城也何由追躡後塵
以快一睹

與鎮守劉侍郎

字季高

孫覲

仲修詣大府欲寓一紙坐對彌月忽忽就別遂復不果
伏蒙損誨具審白候勝常京口重鎮自吳大帝築壘號
鐵甕六朝南北之限尤荷北固爲重今日兵火凋殘之

後正當尊寵守牧付之便宜不從中制數年間勝兵可
使足當一面若但令奉法循理不及度外季高求去之
果固其所也

與葉左丞

孫覲

承以蒙頭而壁爲日用固所望於公也某客江左始讀
其書顧雖昏憤不識其趣而一切世間蜂窠蟻垤之隘
已可笑也

慰鄭長卿二帖

孫覲

藝文補

卷十六

三十一

宋文

須就蘇湖杭三州訪求之固有山靈秘藏有待而出者
審聞卜地書東吳興士大夫家塋相望堊師遊歷不啻
百千人今國太所卜廣袤千畝固知有待而後出哀疚
中想少慰也

上徽宗奏

葉夢得

臣伏以陛下自親政以來凡擢士皆不以次用人之速
古所未有將必得遠業大器以爲社稷無窮之計士大
夫蒙識擢初何嘗盡知此意其朝夕趨走大臣之門者
僅志于得而已夫高爵厚祿人之所欲得而陛下之所

有也一介匹夫崛起猷畝陛下不愛所有而與之人人皆得所欲反自認以爲已物爭奪傾覆唯恐其失視國家事曾不一繫於心陛下不負羣臣而羣臣負陛下者如此始爲朋黨有勝也朋黨之患世孰無之而近日爲尤甚者其原本于重內而輕外且今自外召入者苟有寸長計日可取貴顯又况阿附趨倖別以智巧得之一居要位非譴謫則不去而居外任者非被罪廢黜則孤寒無援之人也雖嘗爲宰相執政者亦然夫以內爲榮進之途則苟可以安于內者人誰不營以外爲譴黜之所則苟可以免于外者人誰不避此所以根株連結卒不可破祖宗時宰相罷歸班或補外未幾皆復召用中世以後乃各帶節鉞崇職至於執政從官更出迭入未嘗有間夫使不慕居內不畏處外內外去來各適其志士大夫苟知自愛則亦何必捨彼而趨此謂之朋黨非大姦邪勢亦不得不自離今欲救之莫先于此然臣既爲此言不可不以身先衆人願乞爲郡

上高宗奏

葉夢得

右臣備員從官出守藩輔近者嘗以疾病乞就閑秩伏

藝文補

卷十六

干四

宋文

藝文補

卷十六

干五

宋文

蒙聖恩未卽矜許旣勉強承命方時艱難身覩陛下宵旰以國中興之日曾未纖毫報効夙夕愧懼無以自處惟有附事納忠少圖裨益庶有愈于緘嘿坐食故苟在職一日不敢遽忘此心伏見經營建康以備巡幸拾二百年定都之業而卽偏霸蹙處之地此誠不得已之下策非出陛下本意然而天子以四海爲家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狩不以爲難則今萬一順動固未爲過也惟無傷財無動衆事不求備居不求安則何所往而不可竊聞今建康規畫有司似不能盡體聖意道塗之言皆云欲創建宮室備列百司規倣京師臣愚竊以爲未然此行幸非遷都也何遽如是哉夫功大則費廣費廣則民勞此理勢之自然幾月以來爭傳江東之民有家業錢一千而取三十者田一畝而出方輒一片者一邑而率輒灰土木之費以二十萬計者置窯燒輓而望青旂木者甚有至于取平江府朱劬家之巧石以備玩設雖未必皆實然方陛下恢復之初愛民恤下之意如撫赤子惡衣菲食之念自比匹夫此聲豈宜聞于外乎是殆州縣之吏迫于期會各課職守規以自免過咎而不暇

爲朝廷之思也然所以爲累者大矣昔周以公叔帶之亂挾戎狄以伐京師襄王出居于鄭使人告難于魯自稱曰不穀左丘明以爲易服降名禮也非特王者爲然狄人侵衛齊小白復之文公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以臨其國獨務材訓農通商惠工謹教勸學授方任能而衛復興故史稱其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下至于越王勾踐蠻夷之事無足言矣然其圖報吳也在國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所共嘗者卒乘與焉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噐不雕鏤舟車

藝文補

卷十六

二十六

宋文

何耳適者天申節上壽作樂抑而不行貢奉之物非天地宗廟陵寢所須却而盡罷天下皆知陛下約已思艱之意堯舜無以過然執事之吏乃復因緣舊習遇舉如此甚不稱陛下盛德美意愚俗難以家至戶曉願下明詔顯示戒飭應建康等處營繕除城池樓櫓以備守禦營寨次舍以待屯戍糧糗儲蓄以充廩給金錢幣帛以供犒賞外其餘一切並從簡約無以儉陋爲不中無以草創爲非體古者君在草莽其臣皆反首菱舍則百司庶府亦非求安之時陛下旣屏聲色而不御抑侍衛而亮充則外朝之制後宮之儀亦不必循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大警未雪不忘膏腴之心二聖未還當切承顧之念則四海之內苟非木石食陛下之祿沐陛下之恩誰不欲畢命自效彎弓而北向乎設有背德避患者天下必共起擊之矣迨迎鑾輿再造王室復還千里之畿歸嚴九廟之奉可剋日而至臣位卑人微未嘗得覲清光遽冒君威犯分不遘罪當萬死不勝惶愧激切屏營之至

藝文補

卷十六

二十七

宋文

論防江利害劄子

葉夢得

臣聞兵有可勝之理而無必勝之道孔子曰我戰則克夫以至仁伐不仁孰敢與爲敵此理之所可勝者也然猶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而不貴盡用其勇者是無必勝之道也故楚舜伐有苗而至於三成王周公征淮夷而至于四路終至于克服殄滅然其初猶有待而後成者蓋不以所可勝決其所必勝聖王之功也伏見黠虜敗盟罪惡已盈天地所不能覆庇鬼神所不能容忍陛下謙慎寬慈包藏涵養之久至使溢而自覆玩而自焚今猖獗以來攻城無所得掠地無所據元术親敗

藝文補

卷十六

二十八

宋文

而而去諸將偏師所指捷奏交上是誠滅亡送死之日也秋期已至我所可勝者雖其理甚明然犬羊姦詐用意不測其爲必勝者亦不可不審臣誤蒙聖恩總帥一道留鑰所寄王室是賴敢不思効其職竊惟今日之計不過有三其大曰過河次曰戍淮又次曰保江日者既命四大帥以三京兩河招撫招討矣若乘此屢勝之後虜果沮撓我師分道竄進直抵京師追逐過河遂定故疆何往不可若猶恃其蜂蟻之屯濟師于國竊據京師閉關旅拒乍出乍沒我不可盡圖吾民則諸帥分屯淮

上徐觀其勢我旣未敢直前彼亦未敢速下者必且戍淮若昏迷不悟尚懷衝突竭國遠來無所忌憚我師未可遽與爭鋒則退而阻險以待其師老力疲然後爲之所者必且保江過河不可必而戍淮戍淮不可必而守江此勢所不得已在我未爲失策也至於保江則盡矣江若不必守則後何以繼乎天生巨險所以限南北非河與淮之比曹操之強孫權首敗之赤壁其後權徙治林陵操復連年再攻濡須權至以水軍挑戰卒不敢發徽軍而還及其子不遣曹休張遼等併軍同下權遣呂

藝文補

卷十六

三十九

宋文

範等以舟師拒之三年不出唐陵望而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乃退後魏拓跋珪南侵止于朔翔淮上惟宋元嘉末一至瓜步壞民廬舍及伐菁爲筏聲言欲渡亦睥睨太息而不能越則江豈有可犯者乎惟是漢末劉繇守曲阿畏懦無能故爲孫策乘之長驅奄有三吳與近歲杜充陰懷異志擁衆數萬散而不屬以誤大事爾竊嘗考之吳所以能禦曹丕宋所以能禦拓跋珪者無他術焉臨江爲疑城自石頭至江乘築固作薄落上施假樓浮之江中使魏人遙望知畏者權之策也

盡戶發丁分守津要使之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
艦如營周亘江瀕自采石至暨陽六七百里者宋之策
也則知險不能自固古之爲守者初無奇秘不可及之
事我之人力勝而彼不能奪彼之人力勝則我不勝守
而所謂人力勝不勝者在其所施設用意不用意之間
而已故臣竊不自揆妄意今過河之策朝廷已付之將
帥而長江守禦參古驗今使州縣協力講修其職預爲
萬一之備者臣之職也敢不以身先之其道不必便有
興作但措置有定議控扼有定所上下知所戒而不敢
忽遠近知所恃而不敢怠正使賊即掃蕩猶足外爲聲
援以佐大軍設有緩急皆無逃吾之術內則吾拱手以
待其斃可也是以輒敢先事有言昔曹丕旣退孫權以
情語蜀使曰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長江巨海皆當防
守不觀變而動惟不見便寧得忘此復有他圖夫以不
不敢犯爲得計而以丕不見便爲可虞此孫權之所知
也而況于今日乎所有防守職事朝廷前後方畧約束
案籍具在臣已檢會擇其所當施行者畫一條例別具
奏陳而迂疎之見淺陋之誠復以冒達天聽伏惟聖慈

贊其萬死少加採擇

論漢高帝破秦項三策劄子

葉夢得

臣竊見陛下赫然威臨盡收和議分命三將進討兩河
聖謀深遠誠非羣臣所能及夫兵無常勢敵無常形非
達古今之變者不能察成敗之機非盡彼已之情者不
能決勝負之實今成算既定宜圖萬全臣不自揆度嘗
參考敵情究觀時事敢借秦漢之事以論今日之計願
有獻焉秦自孝公以來雄視中國合六諸侯相與連衡
不能抗始皇卒有天下而漢高帝起沛中收子弟三千
人振臂一呼遂以滅秦誅項羽此其故何也六國當強
暴興起之初望風畏慄而不敢爭高帝處凡滿怨憤之
極決策必取而無所憚也雖勢所當然而高帝所以必
成其志者蓋有三而兵強不預焉一曰善誘降二曰善
用間三曰善制敵非此三者秦雖有必亡之隙漢雖有
決勝之勇未易以歲月定也何以言之夫敵衆不可以
力相加人各爲其主守者未必皆誠心向背惟利所在
而已始高祖入關南陽守崎堅保宛其舍人陳豨說高
帝與約降因封而與之郡高祖從之豨果降封爲萬侯

于是引兵而西無不下者其後取關東遂爲令使將掠地接隴西以萬人若一魏降者封萬戶故隋何說英布以九江叛楚酈食其說田廣罷守兵與漢和此高祖之善誘降者也其不出于一則心不齊本非其所有則信不同項羽初與其所與謀者一范增爾西谷既破不能用增計高祖知其可撓故與陳平金四萬斤間楚君臣增果疑不用則其腹心必有從而反側內自殄者內無與爲主則外惟我所欲爲故有紀信之詐而不知有周苛之辱而不悟雖拔滎陽高祖得以跳去此高祖之善

藝文補

卷十六

三

宋文

用間者也兩軍相當必以力相較則久必斃惟多方以謀之使不得專則我可以全勝滎陽之圍高祖亦甚危矣及入關再收兵而東項羽之力尤強勝敗未可知也高祖用韓生計舍滎陽出武關以致羽深壁相持而使韓信解河北趙地連燕齊以製其肘臂用鄭忠計使盧綰劉賈渡白馬進入楚地佐彭越楚積聚下楚十七城羽果奔命不暇兵少食盡爲中分之約而張良陳平得定大業此高祖之善制敵者也此三者高帝非皆以力得之也今金賊不道雖薦食上國不強于秦項陛下

智勇憂勤席祖宗二百年之業四分天下有其三則過於漢豈高帝能滅秦項而吾將帥反不能爲陛下取金城乎今日之舉正高祖入關滅秦復出東向與羽決戰之時也此者特降詔旨立爲賞格自使相節鉞而下以策奇功不待飲至策勲不拘遷轉正法雖足以激三軍之士而不及于敵人臣愚竊有疑焉願復下令應投拜附虜者能各殺其守長以縣降者授以縣以州降者授以州山塞與河北之民若盜凡自相結集不從虜人願歸我者千人則授某官萬人則授某官其昏迷不恭恃

藝文補

卷十六

三

宋文

賊而不悛者軍至皆討焉則孰不革心而效順此高祖誘降之道也虜今所驅用者皆我之叛將亡卒其初皆非仇我而慕虜蓋亦有迫不得已僅以逃死既絕于我則不得不用於彼然鄺瓊始奔虜嘗散其衆不用則今客主未必終相信上下未必皆相服權勢相軋嫌隙易生苟能使以身歸我者授以舊官以衆歸我者加以顯秩能殺併虜人而歸我者隨其多寡而爲之等差益募辨士重與金帛口舌游說其間以動搖其心而眩亂其聽則必紛然自相屠戮以幸一時之獲此高祖用間之

道也自淮而東韓世忠主之自淮而西張俊主之劉錡王德李世輔雷仲之徒擇形勢便利往來游擊于兩間虜兵分則不能並立合則我四面俱至即使岳飛出漢上以構陳蔡之虞賊兵若盡窺兩淮飛繞出其後期同會于京師虜腹背受敵欲當前則後必困欲拒後則前必弱指日可使坐斃此高祖制敵之道也夫攻而破一邑不過得一邑戰而擒一將不過得一將孰若無攻而拒地不戰而屈人乎區區之愚惟陛下擇焉

志愧集自序

葉夢得

藝文補

卷十六

三十四

宋文

進對以來奏藁藏於家者若干篇不忍盡棄乃序次爲十卷目之曰志愧集夫天下豈無大安危生民豈無大休戚矧戎狄亂華中原分裂上方櫛沐風雨旰食圖功而身遭不世之主橫被非常之知所言僅如是而已心非木石安得不愧姑自識之留以遺子孫庶後世悼其意之不終或有感勵奮發慨然少能著見者猶足雪其無功之耻而償其未報之恩也

石林書傳自序

葉夢得

自世尚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說莫能

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參總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紀輯爲書二十卷十二萬有餘言

春秋讞序

葉夢得

以春秋爲用法之君而已聽之有不盡其辭則欺民有不盡其法則欺君凡啖趙論三家之失爲辨疑劉氏廣啖趙之遺爲權衡合二書正其差誤而補其疏畧目之曰讞

春秋攷序

葉夢得

藝文補

卷十六

三十五

宋文

君子不難于攻人之失而難于正己之是必有得也乃可知其失必有是也乃可斥其非自其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攷自其攷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

石林春秋傳序

葉夢得

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于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于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不得于事則攷於義不得于義則攷于事更相發明以作傳其爲書辨訂攷究

無不精詳然其取何休之說以十二公爲法天之大數則所未可曉也

石林燕語序

葉夢得

宣和五年余既卜別館于卞山之石林谷稍遠城市不復更交世事故人親戚時時相遇周旋巖巖之下無與爲娛縱談所及多故實舊聞或古今嘉言善行皆少日所傳于長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踐更者下至田夫野老之言與夫滑稽諧謔之辭時以抵掌一笑窮谷無事偶遇筆札隨輒書之建炎二年避亂縉雲歸兵火蕩

藝文補

卷十六

三十六

宋文

析之餘井間湮廢前日之客死亡轉徙畧相半而余亦老矣浮靡變故志意銷墮平日所見聞日以廢忘因令陳更哀集爲十卷以石林燕語名之其言先後本無倫次不復更整齊孔子於虞仲夷逸曰隱居放言而公明賈論公叔文子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子曰然夫言不言我何敢議抑謂初無意于言而言則雖未免有言以余爲未嘗言可也八月望日石林山人序

積善教忠寺記

葉夢得

慧遠法師白蓮社在東林會者佛馱耶舍佛馱跋陀羅

竺道生慧特曇徽曇說皆浮屠劉遺民雷次宗周續之

宗炳張野張銓皆士台十八人初晉太元中爲佛者道

安居太山遠從之學安以爲高弟遣行其教東南至廬

山樂之因留不去寺舊不甚廣元豐間老南之徒常總

主寺事始斥大之雄麗莊嚴遂爲江湖間第一而曰蓮

社者其遺跡尚在余少屢欲往遊訖無回今老矣勢必

不能至得李伯時所爲圖而愛之常揭之壁間意或得

僧俗間勝士十許輩不必如蓮社之數追其故事于山

間山有二泉東泉爲尤勝瀦其下流于山傍崖爲澗爲

藝文補

卷十六

三十七

宋文

池亦多種蓮然三十餘年訖無甚如余意者每徘徊澗壑想見遠時輒慨然如見其人蓮社爲浮屠者吾不能知而劉遺民周續之雷次宗皆見宋書隱逸傳風調清遠方知晉宋間風俗之衰方外超出絕俗之士尚不乏如此豈今而無之乎弟余無以致之爾頃蒙恩賜寺號積善教忠守其丘墓自閩還規摹作屋八十楹去余屋無一里四山環集兩澗繞其傍今漸成其三之一尚意有道生輩肯從之終以成余志也

知非堂記

葉夢得

吾明年六十歲今春治西塢隙地作堂其間取遽伯玉之意名之曰知非趙清獻年五十九聞雷而得道自號知非于此真爲伯玉者也今吾無清獻之聞而遽以名其居姑志其年耶抑將求爲伯玉耶夫伯玉亦何可求爲南郭子綦有言今之隱几非昔之隱几者也古之人于一隱几之間猶有所辨尚何論六十年豈不知其有與物俱遷而獨存者乎苟知存者之爲是則遷者無物而不非也自是觀之則吾亦可以少稅駕於此堂矣始吾守蔡州方三十九明年作堂于州治之西廡名之曰

藝文補

卷十六

宋文

石林山堂記三首

葉夢得

孔子言仁者靜智者動吾觀自古功名之士類皆好動不但作事業雖起居語默之間亦不能自己王荆公平生不喜坐非睡卽行居鍾山每飯已必跨驢一至山中或西庵或定林或中道舍驢徧過野人家亦或未至山復還然要必須出未嘗輟也作字說時用意良苦常置

不遺百許枚案上咀嚙以運其思遇盡不及益卽嚙其指至流血不覺世傳公初生家人見有糞入其產室有頃生公故小字糞卽嘗以問蔡元度曰有之物理殆不可曉蘇子瞻性亦然初謫黃州布衣芒屨出入阡陌多然彈擊江水與客爲娛每數日必一泛舟江上聽其所往乘輿或入旁郡界經旬不返爲守者極病之晚敗嶺外無一日不遊山晁以道常爲余言頃爲宿州教授會公出守錢塘夜過之入其書室見壁間多張古名畫愛其鍾隱雪雁欲爲題字而掛適高不能及因重二卓以

藝文補

卷十六

宋文

上忽失脚墜地大笑二人皆天下偉人蓋出于智者當爾吾素類墜固非二公之比自得此山樂其泉石欲爲藏書之所旦携數僕夫荷鍾持斧平夷澗谷搜剔巖竇雖風雨不避旁勸皆以爲甚勞而余實未嘗倦始其役于物耶新居將成頗亦自警夫仁智性之成德由是以入聖雖動其何傷其必有以養之而後不至于弊因榜其廳事東西兩齋曰近仁曰近智而廳曰樂壽非曰能之蓋雖老猶將學焉又以戒爲子孫者也

本文饒平泉草木記以吾平泉一草一木與人者非吾

子孫也歐陽永叔竊笑之余謂文饒之惑何止平泉草木而已哉後讀五代史至張全義監軍與其孫延吉爭醒酒石全義殺之延吉可謂克家之子矣然以違監軍守祖戒因之以殺身一石亦何足言使文饒而先悟此豈直無以累後人亦當自免其身矣好石良是一癖古今文士每見于詩詠者未必真好也其好者正自不能解余紹聖間春官下第歸道靈璧縣世以爲出奇石余時病卧舟中聞茶肆多有求售公私未乏貴人亦不甚重亟得其一長四尺許價當八百取之以歸探所有僅

藝文補

卷十六

四十

宋文

得七白金假之同舍而不覺病愈夜抱之以眠知予之好石不特其言自行此壑剝剔巖洞與藏于土中者愈得愈奇今巖洞殆十餘處而奇石林立左右不可以數計心猶愛之不已豈非余之癖哉賴晚粗知道文饒之病則無復有客欲得者皆聽其自取以嘗較嘗戲謂見葦此不特吾無所累汝亦可以免矣天下事何嘗不類爾每以文饒之言觀之世間安得更有一物也

李翔習之論山居以惟石奇峯走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七者爲勝今吾山所乏者獨深潭老木耳深潭

不可無松亦不多得五方地土風氣各不同古之立社各以其所宜木非所宜雖日培之不植許洛地相接嵩山至多松而許更無有王幼安治第遣人取松栽百餘本種之僅能活一株終三尺餘視之如嬰兒也乃獨宜柏有伐以爲椽者睢陽近臺有檜而見推重州宅堂前有兩株椽枝者約高二丈餘百年物也至杉則三州皆無之木之佳者無如是四種而余仕四方未嘗兼得今此山乃無不且種之得法十年間便可合半抱惟柏長差比遲耳今環余左右者畧有數千株常目松磊落昂

藝文補

卷十六

四十一

宋文

似孔北海檜深密紆盤似管幼安杉豐腴秀澤似謝安石柏奇峻堅瘦似李元禮吾閒居久賓客益少何幸自得與四君子游耶范文正公嘗謂吾木會有時而老但吾不及見也然習之記虎丘池水不流天竺石橋下無水麓山力不副天奇靈驚擁前山不可遠視峽山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潭此五所者極天下之奇觀猶不能備况吾居獨得其七之五哉人心終不能無累余雖忘此而每見潭水澄澈高木鬱然未嘗不有慕園證寺大松合抱三十餘株夾道蔽日猶園初時故物石橋合諸

澗水道朱氏怡雲閣之前其深處水面闊四五丈張文
規所謂金碧潭者也其下流注朱氏子嵩之園噴薄激
射交流左右去吾廬不滿三里自可爲吾之別館但寺
僧不好事比歲松有伐而薪者當屬使善護持之朱氏
子約今年田熟作草堂三間泉上暇日時往來則習之
所不足者吾可以兼得矣

盧鴻草堂圖跋

葉夢得

盧鴻草堂圖舊藏中貴人劉有方家余往有慶曆中摹
本亦名手精妙猶記後載唐人題跋云相國鄒平段公

藝文補

卷十六

四十二

宋文

家藏圖書並用所歷方鎮印記咸通初余爲荊州從事
與柯古同在蘭陵公幕下閱此軸今所歷歲祀倏踰二
紀存罹多難編軸尚存物在特遷所且興嘆丁未年駕
在岐山涿郡子暮記又書已酉歲重九日專謁大儀遂
載覽閱累經多難頓釋愁襟子暮再題鄒平公段文公
也柯古其子成式字也子暮不知何人涿薊蓋亦盧氏
望蘭陵公或云蕭鄴其罷相出爲荊州節度使正咸通
初成式終太常少卿則所謂大儀也丁未僖宗光啓二
年已酉昭宗龍紀元年此畫宣和庚子余在楚州爲贊

方回取去不歸當時余方自許昌得請洞霄思上築于
此山之丁視圖中草堂樾館桃烟磴翠亭等聊然若
不可及今余東西兩巖畧有亭堂十餘所比年松柏稍
環合每杖策登山奇石森聳左右詰曲行雲霞中不知
視鴻居爲何如但恨水泉不壯無雲錦池金碧潭耳謝
康樂云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天下詠之以爲
口實韓魏公在北門作四并堂公功名富貴無一不滿
所欲故無時不可樂亦以是爲貴乎余遊行四方當其
少時蓋未知光景爲可惜亦不以是四者爲難得也在
許昌見故老言韓持國爲守每以春常日設十客之具
于西湖旦以祀事委僚吏卽造湖上使吏之湖門有士
大夫過卽邀之入滿九客而止輒與樂飲終日不問其
何人也魯存之常以問公曰無乃有不得已者乎公曰
汝少年安知此吾老矣未知復有幾春若待可與飲者
而後從吾之爲樂無幾而春亦不吾待也余時年四十
三猶未盡以爲然自今思之乃知其言爲有味也

張平子歸田賦跋

葉夢得

張平子作歸田賦興意雖蕭散然序所懷乃在仰飛纖

繳俯瞰清流落雲間之逸禽懸清淵之魴鱮吾謂釣弋亦何足爲樂人生天地之間要與萬物各得其欲不但適一已也必殘暴禽魚以自快此與馳騁弋獵何異如陶淵明言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此真得事外之趣讀之能使人盎然覺其左右草木無情物亦皆舒暢和豫乎子本見漢室多事欲去以遠禍未必志在田園姑有激而言耳宜其發于胷中者與淵明不類也

經籍論 十二則

葉夢得

藝文補

卷十六

四四

宋文

世傳京房易學據漢書傳易自商瞿至田王孫皆自有次第故言易者以田王孫爲正孟喜從王孫學好自稱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王孫死時枕喜股膝獨傳已爲梁丘賀所排矣京房受學焦延壽延壽受學孟喜孟喜且不爲當時所信况延壽乎史謂延壽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易家不相同皆以京氏爲異黨而受梁丘賀學者亦京房顏師古謂別一人亦受學田何今世有京房易皆陰陽歷數之書又有京氏雜筮數十篇其言龐雜專主占筮兩人莫知爲誰審爲受延壽學者

今考京房傳本以卦氣直日爲說與其書不類占事知來房乃犯弘恭石顯自不能保其身亦何貴於占乎易于他經孔子最所致意蓋言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而自司馬遷以來學者皆言孔子傳商瞿瞿本非門人高第畧無一言見于論語性與天道子貢且不得聞而謂商瞿得之乎

吾家有焦貢易林京房易二書大抵皆卜筮陰陽氣候之言不復更及易道考之班固儒林傳漢初傳易大抵皆本之而何曰焦貢獨得隱士之說以授京房貢嘗從

藝文補

卷十六

四五

宋文

孟喜問易會喜死房卽以其學出孟氏其徒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然孟喜雖授學田王孫至其候陰陽災變言田生死時枕喜膝獨傳喜其實妄也故梁丘賀辯以爲田生絕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無此事則二氏書其源流固無所本縱焦貢書出孟氏固謬矣如趙賓說箕子明夷爲箕子者萬物方蓂茲也云受于喜則喜妄人而已

今孔氏尚書本所謂古文尚書出魯共王毀孔子宅所得也孔安國爲之傳會巫蠱事作不得刻于學官故漢

雖楊雄之徒多未之見西漢所傳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楊雄法言稱酒誥之篇俄亡矣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者也惟太史公嘗從安國授書故班固云遷書載堯典出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今史記所引書及叙皆與孔氏本合其餘諸儒所引字與訓詁或不同者皆出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古三墳書爲古文奇險不可識了不知其爲何語其妄可知也

藝文補

卷十六

四十六

宋文

書五十八篇出于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于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欽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爲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見錯頗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他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古易科斗自以其意爲訓解不及列于學官故自漢訖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六篇者雖當時大儒楊雄杜預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共王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一召

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體其授受異同復若此然大抵簡質淵懿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傳說之辭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爲聖賢不可及者也其君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下至于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爲也視前爲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于吾道焉爾自安國學

藝文補

卷十六

四十七

宋文

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于周公沒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傳攷經傳採摭群言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載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

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中觀寧王之德爲田觀寧王以廢言同則亡釋字其垂悟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經殘缺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忽哉先公曰歐陽公日本刀歌云傳聞其自居大海土壤沃饒風俗好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澀短刀何足云詳此詩似謂徐福以諸生帶經典入海外其書乃始流傳于

藝文補

卷十六

四十八

宋文

彼也然則秦人一燼之烈使中國家傳人誦之書皆放逸而徐福區區抱編簡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獨存夷貊可嘆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經書往往有外國本云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豈惟毛詩始漢世之春秋公穀爲盛至後漢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獨左氏焉禮家之學五傳弟子分曹教授蓋小戴最爲後出而今之言禮者惟小戴爲衆所宗此無他六經始出諸儒講習未精且未有他書以證其是非故雜僞之說可入趙賓之易張霸之書是也歷時既久諸儒議

論既精而又古人簡書時出于山崖屋壁之間可以爲證而學者遂得卽之以考同異而長短精粗見矣長者出而短者廢自然之理也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于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比山蒸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旣謂之亡則詩之直僞未可知也世人疑詩序非衛宏所爲此殊不然使宏鑿空爲之乎雖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說爲之則雖宏有餘矣且宏之序有專取諸書之文而爲之者有雜取諸書所說而

藝文補

卷十六

四十九

宋文

重複互見者有委曲宛轉附經而成其書者不可不論也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其文全出于周官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其文全出于禮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其文全出于金縢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其文全出于左傳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其文全出于國語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其文全

宛轉附經而成其義也卽三者而觀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也漢世文章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說蓋魏後於漢宏之詩序至此始行也世以詩序爲孔子作初無據口耳之傳也惟隋經籍志以爲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衛宏潤益之今定爲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亦嘗經孔子所取亦何傷乎大抵古書未有無序者皆繫之于篇末蓋以總其凡也今書有序孔安國以爲孔子作自安國始遷之逐篇之首亦如序卦彖象爻辭王輔嗣遷之逐

漢自中興後毛詩始見鄭康成與衛宏畧先後豈有不
知而以宏之言爲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謂古者凡有
是詩則有是序如今之題目者故太師陳之則可以觀
孫明復春秋專廢傳從經然不盡遠經例又不深于禮
學故其言多自抵牾有甚害于經者雖樂以禮論當時
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爲膚淺

劉原甫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從傳據義攷例以折衷
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
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其失者不能遽見故皆
藝文補 卷十六 五十二 宋文

信之而劉以其難入則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于穿鑿
彼不知經無怪其然也
蘇子由專據左氏言經左氏解經者無幾其凡例既不
盡經所書亦多違悖亦自出已意爲之非有所傳授不
若公穀之合於經故蘇氏但以傳之事釋經之文而已
傳事之誤者不復敢議則遷經以成其說亦不盡立凡
例於經義皆以爲求之過

神農本草初但三卷所載甚畧議者攷其記出產郡名
以爲東漢人所作梁陶隱居始增修爲七卷然陶氏不

至東北其論證多謬語唐顯慶中蘇恭請重修於是命
長孫無忌等廣定遂爲二十卷亦未盡也自是僞蜀韓
保昇與術家各自補緝辨證者不一開寶中別加詳定
嘉祐初復詔掌祕監劉禹錫蘇魏公諸人再論次遂大
脩蓋神農本草外雜取他書凡十六家云

論藏書 三則

葉夢得

前世大亂之後書籍散亡時君多用意搜求自漢成帝
遣謁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而命劉向等校之至隋煬
帝設二臺募以金帛開元後元載富國亦命拾遺苗發
藝文補 卷十六 五十三 宋文

等爲江淮括圖書使每以千錢易書一卷故人以嗜利
僞作爭獻時無劉向輩論攷卽並藏之但以卷帙多爲
貴往承平時三館歲曝書每預其間凡世所不傳者
類冗陋鄙淺無足觀及唐末五代書尤甚然好奇者或
得其一爭以誇人不復更考是非此亦藏書一僻也漢
武帝時河間獻王以樂書來獻乃周官太司樂章當時
六經猶未盡出其誤固無足怪齊高帝時雍州發古墓
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
文世既無此書僧虔何從證之乎此亦好奇以欺衆爾

本朝公卿家藏書惟宋宣獻最精好而不多蓋凡無用與不足觀者皆不取故吾書每以爲法也

古書自唐以後以甲乙丙丁畧分爲經史子集四類承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崇文總目所載是也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邕鄂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等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許卷其間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獻家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校讐詳審皆勝諸家吾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得也自六經諸史與諸子之

藝文補

卷十六

五十四

宋文

善者通有三千餘卷讀之固不可限以數以二十年計之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後每以五月以後天氣漸暑不能泛及他書卽日專誦六經一卷至中秋時畢謂之夏課守之甚堅宣和後始稍廢歲亦必一周也每讀不唯頗得新意前所未達者其先日差誤所獲亦不少故吾於六經似不甚滅裂南史記徐盛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編吾殆不愧此前輩說劉原父初爲窮經之學寢食坐卧雖謁客未嘗不以六經自隨蠅頭細書爲一編置

夾袋中人或效之後備書有遂爲雕板世傳夾袋六經是也今人但隨好惡苟誦一家之說便自立門戶以爲通經內不求之已外不求之古可乎後生稔習聞見所以日趨於淺陋也

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爲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讐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鑄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募印自是書籍刊鑄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爲意學者易

藝文補

卷十六

五十五

宋文

于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旣一以板本爲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其可惜也余襄公靖爲秘書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秘閣古本參校遂爲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未題用十三本校中間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山陰圖贊

有序

葉夢得

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

像作山陰圖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于眉睫逸少藏
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觀安石膏腴秀澤著履返首與
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
俯仰以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絕一時碧林道人梵隆
少規模伯時爲余臨寫真僞殆不辨更三十年世當
不知有兩伯時也

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焉往而竟斯止日遠游者以
是爲游疾走息陰彼將安休

翰墨之娛以寓萬變不償一姥笑哉山扇袖手縱觀我

藝文補

卷十六

五十六

宋文

行故遲豈以懷祖樂此逶迤

王子山嵒然不枯我觀此容非山澤儒却顧何爲東
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展

一世所驅顛倒衣裳是身何依獨委支即從容三人亦
躡其後人所無言聊一舉手

東老祠堂碑記

陸元光

吳興歸安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持正秘閣陳成伯
以其隱德於東林而老遂號其庵曰東老鄉人榮之亦
相與稱焉東老能釀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稱回山

人長揖于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實
熙寧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人丰姿秀偉蹇然起
通延與之語徐觀其碧眼有光語聲清圓于古今治亂
老莊浮屠氏之說理無不通知其非塵埃中人公欣然
爲之設飲因出酒器十數陳席間曰聞山人善飲願以
鼎先爲壽何如回公曰飲器中惟鼎鍾爲大屈卮螺杯
次之而梨花蕉葉最小也命介侍通斟于前當自小至
大而飲笑曰此正如顧愷之食蔗漸入佳境又約以周
而復始常易器滿斟于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興

藝文補

卷十六

五十七

宋文

至輒舉手而拍仍命東老鼓琴回公浩歌以和之或取
琴情以相娛終奕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基終爛斧柯
耳自午至暮已飲數斗殊無酒色是夕月色微明秋暑
未退蚊蚋尚多侍人秉扇敲拂燭滅乃命取竹枝嘔以
杯中餘酒揄之遠壁頃更蚊蚋俱集竹枝上而所飲之
地灑然東老欲有所扣先托以敲蚊之法曰且飲此小
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于孝
義又多陰功予所以今日來訪而警發之也東老因扣
長生輕舉之術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

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住則神生于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喻之曰此古人所謂第一最上極則處也去此五年後遇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知慎無動懷恐喪失公之真性耳東老頷而悟之飲將達旦甕中所釀惟糟粕無餘瀝矣回公曰人不遊浙中今日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然吾不學世人用筆書乃就擘席上榴皮書于庵壁其色初黃而漸微黑詩曰西鄰已富惡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綠好客黃金散盡爲

藝文補

卷十六

五十八

宋文

取書書畢遂別東老啓關送之天已明矣二公握手竝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回公分袂先度乘風而去莫知所適東老回顧數四怏怏而歸故其橋與酒皆得回公之名公後五年中秋乃屬嫺族而告之曰昔回山人期予五年再會今期已至吾當化去故與諸嫺族永訣耳所弗及與訣者吾子偕平時偕在京也乃沐浴更衣神識湛然就榻而逝凡回公之言至是皆驗或有言及于他者秘以不語人雖子亦不得而聞之也蓋回者呂字之拆山人者仙字也所居之西有山獨秀而環

之皆水垣屋澹然無物外之累公篤于事親睦于宗族尊賢禮士濟物利人故其孝義之名聞于四方人懷其惠爲之立祠歲時致敬焉考其志銘與諸碑記可見矣予與公旣同里閭又爲嫺家義弗獲辭姑序其實以待當世大賢有道之士而文之也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

劉安世

右臣伏聞累有臣僚論列盧秉昨在兩浙推行權鹽之法務爲慘刻殘虐一路比蒙朝廷下本道根究皆有實狀而害民之甚者自行法以來其所配流一萬二千餘

藝文補

卷十六

五十九

宋文

人如聞寬恩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官觀中外之議皆謂未安伏惟聖朝愛養元元不欲一物失所而秉出將使肯總按一道未嘗宣布惠澤興利除害而專爲身謀不顧義理罔上以虛課虐下以苛法愁苦之聲溢于道路議者皆謂誅剝掎克與吳居厚畧同而峻刑害物則又過之雖降一官尚玷侍從恐無以戒戢姦暴慰塞民情伏望聖慈詳此事理比附吳居厚例重行黜責以答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盧秉昨在兩浙專主塩事殘民害物遺毒累年邇者朝廷體量得實謂宜重貶而止落學士猶以待制提舉官觀氣恐無以戒戢暴慰寒民情乞依吳居厚例特行竄黜伏聞續有指揮令展二年磨勘罰不當罪士論未平是敢罔避再三塵瀆天聽按秉權賣塩貨峻刑虐民無辜流死以數萬計老稚轉徙號呼盈路比屋憤怨思食其肉上賴累聖德澤深厚是以人心卒無異志昔吳居厚之在京東培克太甚聚斂于民陛下踐祚之初責授散官遠絕安置天下傳播莫不欣喜藝文補
卷十六
宋文

秉之刻剥無異居厚而猛暴殺人實又過之不伏重誅已爲寬典尚玷侍從何以示懲臣伏觀祖宗以來尤以失入爲重彼執法之吏不明微意誤實一人入于深文大則追停小則降免今秉奉使故設苛法多殺平民非特失入一人之比也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非所以示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重行貶竄以慰民望

第三

右臣近爲體量到盧秉向在兩浙專主監事設法苛虐

流毒一方而朝廷責命太輕未厭公議臣已兩具論列未聞指揮施行切緣盧秉奉將使指專爲培克使無辜之民流離轉死冤號之聲盈于道路蓋有其于吳居厚者矣且兩浙京東皆陛下之民而秉與居厚酷暴之狀相若一則貶爲散官安置遠絕一則尚列侍從提舉官觀同罪異罰恐非至公之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比附吳居厚例重行竄黜以慰遠民之望

第四

右臣近爲盧秉責命太輕未厭與議臣已三具論列未

藝文補

卷十六

宋文

蒙朝廷施行如秉苛虐酷烈之實遠民怨苦冤憤之情前奏言之已詳不復條列而臣尚有未盡之意更爲陛下陳之臣聞人君之柄莫大于賞罰而所以行之者必于公平傳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感蓋不能處之以至公則天下不得無疑惑之心也今秉之罪狀顯著非在重輕疑似之間考之近例又有吳居厚散官安置之比而諫官御史交章彈劾未見盡行其言朝廷何憚而不正典刑以謝東南之民乎臣之所論非苟欲奪秉寄祿官而已蓋秉之殘民害物甚于居

厚而尚爲待制提舉官觀罪鈞刑殊臣恐無以解天下之感也伏望陛下檢會臣累奏事理削秉侍從之職以慰人望

御營左軍都統制江淵制置使韓世忠除檢校少

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加食邑食

實封制

汪藻

門下提議虎以振天威架入山川之阻取鯨鯢而據國憤未爲宗社之休既執訊以來歸宜酬勲于不次肆頒明命敷告治朝具官某事上樸忠臨機英果稟剛故俗

藝文補

卷十六

宋文

宋文

其陳兼六郡之良決勝重圍飛羽有萬人之敵蚤備師于之試旋磨齋鉞之除豈惟蹇蹇以匪躬每見多多而益善昨屬時巡之遽因成國步之艱群小窺朝元究于紀既罪人之未得斯王族以徂征迎敵鼓行靡待前茅之偵禽囚歸報遂成獨柳之誅華夷由此以知威天地爲之而卷袂凱歌一奏盟府交晉是用取累朝最盛之規加兩鎮久虛之渥視班亞保并爵元侯增邑食于愛田衍并腹于真賦併爲異數用表元勲於戲見無禮于君爾既輝于忠蓋歸飲至于廟我何愛于寵褒惟功名

烈士之始終惟爵祿有邦之勸沮尚圖後效更掄前休

吳开莫儔散官安置制

汪藻

朕惟國家厲名節於百年之餘導士夫於衆人之上非以周旋於間暇蓋將責望於艱危荷捐軀徇國之無人則排難解紛之義賴具官某早緣推擇進躋近班當君親蒙蔽於氛埃至臣子盜稱于名字茲非小變何以生爲乃通命令之往來坐使等威之差僭此而濶略孰不可容宜寵秩之盡鑄以一官而置散毋忘自省服我寬恩

藝文補

卷十六

宋文

宋文

行知杭州葉夢得復舊職制

汪藻

股肱宜力四方實寄藩維之重精神折衝千里允資師帥之良矧吾左右之臣殿彼東南之服雋功來上褒渥可忘具官蚤以時才揚于禁路粹矣朝廷之表歸然人物之英治必有聲能使可居之官大動皆中節故每不勞而功成比緣地豕之妖未正鯨鯢之戮篁竹深阻谿山驛騷迺聽堂上之奇盡服潢中之衆惟三仕三已莫明令尹之心故七縱七擒微見武侯之略宜還寵數用示眷懷尚加厲于壯猷庶永綏于遐俗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汪藻

余少時喜之壘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也苗之芃芃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薿薿然者若成人之愿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穡之肅肅然者若壯夫之持而欲試也于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曰吾于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未嘗食頃畝田而嬉于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于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于壯夫也懼其搖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藝文補

卷十六

六十四

宋文

并書其說以告之紹興戊午十一月新安汪藻記

朝請郎陶君墓表銘

汪藻

陶氏自征西將軍爲東晉名臣數世而靖節先生繼之遂爲著姓然世家江州不知居吳興者何別也君諱旌字季成吳興人曾祖浚祖謹世以詩書教子父彖進士起家卒官承議郎通判鄂州以君故贈朝請大夫君少孤力學問欲名官必自巳致中元符三年進士乙科調陝州司理參軍童貫用兵陝西諸君從君辭軍旅非所學貫遣客諭君幕府綜文書而已矢石非所及又固辭而貫亦不能強也知邢州任縣坐小法免爲台州軍事判官潤州司兵曹事改宣義即時卿寺丞掾號美官寒士得之尤難當路有知君者欲以此留君君度食貧留京師非便求金壇令以歸其不汲汲于進取如此罷金壇如京師卽日詣曹以已所當得者調官于是又知鄭之管城發之東陽杭之富陽低徊數邑幾二十年晚于吏部之格稍升而君不堪久次窵窵損以從其所安在東陽時俗喜鬪家藏鎧仗間里苦之更數令莫能禁君痛懲之風俗爲變人皆按堵至畫像祠君蓋君不以希

藝文補

卷十六

六十五

宋文

世爲心故臨事明敏毅然敢爲所居可紀他人莫之及也積官至朝請郎賜五品服年六十四卒于富陽當政和宣和間士大夫尙奔競苟秋毫之利可以關身者必巧譟捷步以取之君獨怡然靜退甘心州縣以老畧無幾微見于言面所謂安于所遇者如君非耶元室吳氏次室郭氏皆封安人一子曰定今爲從仕郎知潭州善化縣一孫曰遷建安四年六月癸酉定奉君葬湖州烏程縣法華山之原合安人吳氏之墓後二十一年定來求銘銘曰

藝文補

卷十六

宋文

宋文

世競馳之已靜持之世依違之已勇爲之仕雖梏之志則起之杼山竄之著蔡宜之隧而碑之詩以系之

朝散郎致仕胡君墓誌銘

汪藻

大江之東以郡名者十而士之慕學新安爲最新安之屬以縣名者六而邑小士多績溪爲最績溪爲氏以族名者無慮百餘而學傳子孫胡氏爲最胡氏有隱君子曰誠甫其書滿家仰承俯受皆有師法又其族之尤者也君諱咸字誠甫曾祖嶠祖筠皆樂里居不求仕至父策始起家爲鉛山尉誨其子必千里求師長子宏登進

士科仕至處州司法叅事君其次也君少刻意于學自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歐陽史書皆手鈔成誦會熙寧元豐間朝廷以經術新天下人材學者宗王氏君于諸經自得其指歸而尤邃于易游太學十餘年率杖策往還其精如此方是時士集京師咸以千計君頽然出其間爲之領袖一旦如有不樂者謝病歸召諸子出其書授之不數年其子舜陟舜舉踵相躡取高第而舜陟遂登法從典大州隱然爲天子名臣君享其祿幾二十年自承事即累官至朝散郎舜陟又以所當得之服授君

藝文補

卷十六

宋文

宋文

賜緋衣銀魚績溪固多士如君父子得名稱章綬而歸者無幾而君又慈祥豈弟有以宜之長老稱焉方舜陟之爲御史也屢擊大臣大臣欲寘之死而君不以爲憂及守合肥盜環其疆禽制有功州人懷之爲肖像以祠而君不以爲喜蓋君之得于中者又如此建炎四年八月辛亥以疾終于家春秋八十有一娶閔氏封安人前君卒四男子曰舜陟朝請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曰舜俞曰舜申皆嶷然有立曰舜舉廸功郎二女子適士人葉文仲鄭邦彥五孫曰偁仔傳俊其一尚幼而仔亦廸功

即諸孤將以紹興元年五月丁未奉公葬于湖州安吉縣管城之原來求銘納之壙中其與君世姻知君非一日者宜銘以詔後銘曰

君之德純明亮直懿鄉而降戚修身以亟動而有則爲國人之式君之學得之先覺聞尊而見卓不測其璞遺其子琢有連城之穀君之榮世以儒名道傳而志行有子在庭吾亦影纓饗耄期之齡卞山之陽維水泱泱雖非其鄉與其山相望子孫家傍爲萬世之藏

四十八願後序

略文

釋齊王

藝文補

卷十六

本八

宋文

或曰淨土乃聖人之權方所以接鈍根化凡器也苟能一超直入如來地何藉於他力乎對曰佛世文殊普賢滅後馬鳴龍樹此土智者智覺皆願生淨土應盡是鈍根乎釋迦勸父王淨飯并六萬釋種亦願生淨土應盡是凡器乎此等聖賢雖皆不逮今人之刊根勝器乎況若以此爲權指何爲實權實之判非止一途自非教眼瞭焉何以甄別咨爾有識當信佛言招報非輕切勿容易昔孫莘老學士始以此疑之因會楊次公主客王敏仲侍郎論道契合遂釋其疑故莘老云四方言禪者唯

樂慧林爲最盛臨濟之後有慈明慈明傳江西黃藥之道次公實傳之雲門之後唯雪竇雪竇傳懷懷傳本公居慧林時敏仲早得其法次公敏仲皆儒者學禪得師如此方且汲汲以淨土爲依歸則知淨土非聖人之權設真禪侶之棲止也苟能卽心淨土本性彌陀生則隨念往生去則實無所去則亦焉有彼此之異而橫相是非於其間也哉觀夫莘老之言則信真善知識不違佛訓不欺自心事理俱圓實可宗仰願諸仁者當以死生大事爲心無以人情取捨自礙賴如是願力念阿彌陀佛發決定信誠起娑婆險惡之程作淨土水雲之客濯足於八種功德池水掛錫於七重行樹叢林入清淨海衆中叅彌陀善知識覽勝境而得不退轉聞妙法而易悟無生七寶樓邊四華池畔優游泮渙樂莫大焉庶以此願爲憑前程定無間阻苟或謂之不然則君末如之何也矣

藝文補

卷十六

六九

宋文

題石林詞

關注

右丞葉公以經述文章爲世宗儒翰墨之餘作爲歌調亦妙天下元符中予兄聖功爲鎮江掾公爲冊從尉得

其小詞爲多是時妙齡氣豪未能忘懷也味其詞婉麗
綽有溫李之風晚歲落其華而實之能於簡淡時出雄
傑合處不減靖節東坡之妙豈近世樂府之流哉陳德
昭始得之喜甚出以示余揮汗而書不知暑氣之去也
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公詞之能慰人心蓋如此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六

宋文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七目錄

岳飛

乞催湖州賜米奏

沈與求 德清人

親征詔

辭免除吏部尚書奏狀

辭免除叅知政事劄子

謝賜御書車攻詩劄子

乞出第六劄子

藝文補

卷之十七

目次

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賀賈舍人啓 賈安宅烏程人狀元

賀新守盛學士啓

賀湖守葛待制啓 名勝仲

賀盛守再任啓

湖州德清縣重修孔子廟碑

朱夫人墓誌銘 安吉人

朝請大夫盛公行狀 盛允升寓公

李彥穎 德清人

龜溪集序 龜溪沈與求別號

程俱

懷忠辭 并序。爲郡守顏魯公

陸道士贊 即修靜

張綱

劉岑除刑部侍郎制 劉岑見前

沈與求知鎮江府制

劉岑除吏部侍郎制

盧法原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制 盧法原秉之子

藝文補

卷之十七 目次

二

劉一止除祠部郎官制 劉一止歸安人

除侍郎舉葛郊自代狀 葛郊歸安人勝仲孫

胡仔 寓公

讀冠萊公集

劉岑

向子恣墓誌略

勾詠

千祿字書後記

吳元美 郡教授

重刻吳續二書跋 爲刻書郡庠

莫濟

葉夢得行狀略

沈長卿 歸安人

靈應廟碑記

汪應辰

賜顯謨閣直學士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招討三

衙軍兵獎諭詔 沈介德清人

成無玷 武康人

藝文補

卷之十七 目次

三

南湖水利記 時爲餘杭丞

五畝塍銘

胡珵

常州與繕子城記 爲歸安俞侯

王十朋 郡守

湖州到任謝表

與溫守莫郎中 伯虛 啓

答劉大諫啓 劉度長興人

答湖守陳郎中 之茂 啓

答温州莫守伯虛啓

答莫守賀冬啓

答沈運使樞啓沈樞安吉人

答沈待制調啓沈調丞相該兄

與沈尚書啓

與劉察院度啓

曰義堂銘爲歸安莫濠

湖州謁文宣廟文

謁顏魯公祠文

藝文補卷之十七

四

祭安定先生文

莫冲君陳曾孫

安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御前諸軍

統制特授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制試題

葛勝仲見前

陳簡齋詩序簡齋名與義郡守兼寓公

仲并郡倅

爲湖州妓楊韻生日作醺詞

費衮

讀孟東野詩

李廷忠

賀章同知除叅政啓章良能歸安人

章淵郡守援之孫援寓居長興

募簡齋筆序

莫仲珪君陳孫

修淨土法門後序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七目錄終

藝文補卷之十七目次

五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七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乞饒湖州賜米奏

岳飛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臣岳飛狀奏近奉聖旨於湖州封樁米內支撥五千碩應副本軍起發臣與士卒同被如天之賜昨所差般運人回據本州知州趙子璘却稱本州未曾承准朝廷指揮不肯應副即目新任所在各有金人占據切慮有失事機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宋文

伏望聖慈行下本州依已降指揮裝發庶幾即得前遞以修疆場之職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親征詔

沈與求

朕猥以寡昧屬茲艱虞迫臣民愛戴之誠續正統於將墜痛父兄播遷之難履尊位以何安夙夜以圖策慮並用豈不能躬擐甲胄親冒烟塵乘將士欲戰之心慰黎元厭亂之意然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鑾輅之還期遂庭闈之奉故暴虎馮河之怒敵雖遲於克殘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寧身於后辱是以早辭厚幣遣使通和

庶殫孝悌之思必徇哀恫之請至於土地梗絕生齒流離師徒懷暴露之憂閭里起騷騷之歎朕不德嗟彼何辜仰懷故國之廟祧至於賁涕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敵疆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爲事端間諜和好信逆雖之狂諄率羣偷而陸梁借彼援師倚爲滅勢簽我赤子脇使征行涉地稱兵操戈犯順大逆不道至於斯警奏既聞神人共憤猛士在列怒髮上衝以謂逆順之理既分勝負之形可見皆願挺身而效死不忍與賊而俱生朕乃下詔總師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二

宋文

卜日引道前驅方戒積陰頓開天地鬼神罔不助順將帥輔弼罔不協心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纂承之後每垂舉措之方尚念祖宗在天之靈共刷國家累歲之恥殪彼逆黨成此偉功載惟風霜跋履之勤仍蹈鋒鏑戰爭之苦興言及此無所措躬然而能建非常之功必有不次之賞初詔具在朕不食言

辭免除吏部尚書奏狀

沈與求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驚同知所措竊以天官六

卿之長銓綜人物地極高華祖宗以來惟是詢求一時
碩德宿望之士命使居之故夷夏知名縉紳動色朝廷
之上自然尊榮就非其才寧若虛次儻緣恩睨輕以假
人公言沸騰必至累國况復兼官翰墨備極政事文章
之選尤不可不慎也伏念臣迂愚朴拙一無寸長遭遇
聖明誤叨器使待罪言路首尾四年雖有拳拳愛君之
心祇罄孤忠不爲身計然智識凡下昧於幾微何補事
功徒積仇怨仰恃日月之照幽隱必臨直道徑行不避
讒謗終緣思慮過當氣血衰殘涉秋以來十日九病適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三

宋文

以迫近防虞之際未敢祈開遽蒙聖恩橫加庸品超躡
衆俊併冒寵除在臣之愚豈遑安處况臣少時學爲場
屋之文隨衆覓舉既忝祿仕舊學已忘白簡之詞不拘
音節尚猶牽彊累日僅乃成章退省荒疎常懷跼蹐今
復假之禁林之直尤非所堪閣筆含毫何以塞責不免
披瀝血誠仰于君父伏望陛下特軫天慈追還成命除
臣一在外官觀差遣俾遂小休以安素分不勝幸甚臣
無任云

辭免除叅知政事劄子

沈與求

臣今月二十八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叅知政
事日下供職者臣聞天下多事則聖哲馳騁而不足天
下無事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比自中原震蕩以來天下
可謂多事矣陛下焦勞求濟八年於茲更用大臣無論
數十終未能仰副聖心迄至於今國勢未振陛下當宁
慨然念治愈切宜於是時得瓌璋卓絕之才以陪輔帷
幄則戡定禍亂容或有期如臣庸愚一無可紀躡冀華
近日負尸素之慙今日忽蒙恩除權叅大政驚懼隕越
不知所爲儻或冒寵貪榮不自上列顛隳累國所繫非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四

宋文

輕伏望聖慈特回淵慮博求人望改以命之庶幾策慮
設施必能宏濟艱難以克稱陛下知人之明天下幸甚
臣無任云

謝賜御書車攻詩劄子

沈與求

臣近蒙聖恩賜臣御書車攻詩今又蒙陛下以臣草芥
賤名特紆宸翰俾獲刻於車攻篇末託於不朽奎鉤爛
然光動心目臣之榮幸殆絕一時自顧么微豈能稱塞
拜賜之際感涕交頤仰惟陛下方修復古之政以圖攘
狄之功而臣猥以空疎待罪近列黨慮無取宜在謹訶

拜此殊私以慙以懼惟是畢命夙宵以贊中興之業則臣之志也何敢言報臣無任云

乞出第六劄子

沈與求

臣比者若輸危惴冒犯宸嚴乞解政機除一在外官觀差遣伏蒙聖慈再降中使宣押赴都堂治事恩眷優渥不替初終報効莫從唯知隕涕伏念臣頃繇孤遠遭遇聖明感於知憐思所奮勵常謂議和避地恐成微弱之形積粟練兵審圖恢拓乏計念芻言之曲折荷天語之褒嘉志在必成期於協濟而臣終緣拙直動致忌嫌適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五

宋文

偶相臣奔走行闕惟是人情詢懼之際莫聞國論安危之幾名曰參陪實均責任疎外若此尸素何安惟恃保全之恩未至顛隲之地俯仰循省夙夜驚慙是以不避瀆煩備陳覲縷仰祈睿聽曲賜矜憐授以官祠投之散地庶欲全於國體豈敢恤於身謀拳拳愚忠莫盡於此臣無任云

辭免除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沈與求

臣准尚書省劄子正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仍降中使宣押赴院供職者聞命震驚

罔知所措竊以輔臣之任國論所資況當用武之時尤重本兵之寄欲贊能事宜得偉人庶協成謀用戡多難如臣資材凡瑣性識昏智慮不足以度萬事之宜權略不足以應一時之變頃蒙聖獎擢與政途昧於謀國已試無能久冒殊榮曾微薄效陛下略其碌碌尸位之罪察其拳拳憂國之誠得請外祠甫踰旬月遽頒召節趣侍經帷既獲望於威顏卽再申於愚惛覲收蹤跡復返丘園豈圖異除薦及庸品承命之次顛汗憂惶臣疾病交攻衰殘日迫儻或更叨委任必誤瞻知伏望陛下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六

宋文

特軫深慈追還成命疇咨人望用厭輿情庶資經濟之謀以成恢復之業臣無任云

賀賈舍人啓

沈與求

伏審茂膺詔檢寵進詞垣聯侍從之榮班極文章之盛選音騰疾置光動故鄉恭以某官學配古人才高當世早馳妙譽擅滄海之遺珠獨冠賢科應崑山之片玉用先諸老擢自一人校讎兼六籍之微刊正盡羣言之失踐揚滋久聞望益隆進直螭坳記載之功唯允首陪鸞戟調護之德攸全爰從禮樂之司入掌絲綸之地舍人

樣有如此大手筆無甚難紅藥裁詩暢中和之遠韻紫
微草詔追顥噩之醇風紹蘇賈之才名超伊管之相業
乃符輿論亦出家聲某蹤跡陸沉音塵斗曠側聞成命
之出彌增未契之榮目想俊游輒起彈冠之興心懷美
廕尤傾賀厦之誠

賀新守盛學士啓

沈與求

伏審細札疏恩左符分命起自列僊之館來臨多士之
鄉芹藻生輝布韋增氣恭以某官剛明蓄德端厚凝安
粲然星斗之文粹矣珪璋之表賢關闊步早收俊造之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七

宋文

科仕路橫翔遂入英雄之轂乘輶擅膚使之譽列棘聳
名卿之稱醞藉有餘於風流緣飾無先於儒雅一昨辭
榮北闕均逸南州田里絕歎息之聲治功藹著庠序修
孝弟之義名教勃興集此美談發於遺愛况蘭陵之孔
道接蒼水之上游喬木相望稔服善鄰之教令甘棠具
在猷聞雅俗之歌謠用是此邦絃誦之徒思見我公色
笑之樂茲聞除目實激懽崇顧惟齋鹽之冷官曾是門
闌之下客燕雀相賀同看大厦之蔭成桃李方華獨認
舊蹊之路穩依歸扑躍倍萬等倫

賀湖守葛待制啓

沈與求

比審高牙已臨大府寬條一出驪頰四馳恭以某官心
存古人氣蓋當世各號一時之豪傑學爲四海之宗師
兩禁同游最先德舉八科並中豈止文鳴上心雅欲其
居中時論久嗟於補外然公卿皆憚徒以君嚴之立朝
而吏民不欺亦賴長公之治郡遂請便安之地用蘇疲
瘵之氓正恐賜環不容煖席某頃由絃誦獲進門牆服
在下陳方執簿書之役瞻言故國莫修桑梓之恭依嚮
之誠倍萬常品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八

宋文

賀盛守再任啓

沈與求

伏審祇奉新恩洊臨舊治提封所暨驪頰如初恭以某
官卓犖受才洪深極德道義滿於天下英雄游於轂中
煥星斗之文追古作者起雷霆之譽爲時聞人功有爲
以皆成治無施而不可輟從棘寺出領竹符千里興謠
坐見流亡之復昔年報政騰聞課最之優妙達睿聰併
崇徽數稍緩韓侯之入覲姑狗寇恂之借留善政流風
民自安於教令深謀至計帝亦俟於諮詢會有追鋒不
容暖席故惟踈賤叨辱知憐方懷勿翦之恩更勵必恭

之戒依歸下悃倍有常情

湖州德清縣重修孔子廟碑

沈與求

予少時嘗聞諸長老言吾邑初脫五季之亂人樂更生敦朴力穡未知學也大中祥符間予從祖書記始以儒學中進士甲科名稱籍甚鄉黨祭之邑之子弟遂風勸於學其後正議大夫盧公父子踵取名第翺翔要途而學者日寢以盛故有孔子廟基下制狹既不足以揭虔妥靈而矜佩野逸弗克羣處迨明道壬申之歲河南寶克來是邑訊之小人以爲餘不溪來自天目之山注於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九

宋文

邑之東南兩山挾之秀氣橫出宜益有縉紳之祥乃作今廟直與之隅高明亢爽非復舊比而文雅之士班班出焉閭閻相望若應厥卜予結髮亦肄業其中絃誦之聲猶可想也中間朝廷典學而有司便事僅於舊宇冊聖而已矣然自初考卜迄今百有三年而墻屋頽圯草莽於堂廟貌雖存丹青缺落使人喟然有寧不嗣音之歎春秋祀事著於令甲而器幣牲牢之薦弗備弗蠲神用不享大未鄭如幾隱居溪陰一日過予曰吾儕僞服顧不若佛老之徒嚴奉其祠以侈大其師之說恥也已

而率邑子沈良能相與告於邑令楊鏐及凡境內之士

大夫士大夫悉勸趨之爭出緡錢以佐其費乃盡徹去門廡更立而一新之面勢隅落雖因其故而棟楹顯敞視昔則又加焉爰卽兩廡析爲齋廬以待學者中嚴廣殿像設巍然翼翼羣公繪事惟序觀者爲之屏息嗚呼休哉實經始於紹興癸丑之仲冬越明年春上丁行釋奠之禮落成焉是日也予兄次律攝衣升堂談春秋大旨凡邑之士大夫濟濟在列咸有肅容邑令聽而請予文以記予謂國家遭強胡之難義士枕戈武略是急然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十

宋文

未嘗斯須忘右文之事誠謂舍是則無以爲天下也吾邑令乃能間捨攘之餘導人所欲立學崇祀以夸四方是可嘉已乃爲書其本末而系之以詩曰

餘不之源來自天目注之兩崖其勢若束惟邑東南山榮水洑始建廟宮茲焉考卜土也來游文風載郁更時捨攘園蔬是鞠豈其山川秀氣回復厥有吾徒輸金委粟載新棟楹玉靡程督有神司之不疾而速揭揭元室端冕袞服羣公從之祀事孔肅嗟我令尹崇化表俗曰典自躬往繼前躅勉我士子荒迫則辱惟以嗣音豈惟

于祿祥源決決庶來其續

朱夫人墓誌銘

沈與求

夫人朱氏世爲湖州安吉人父繹太廟齋郎自其曾高以來號以貴雄於鄉然儒服蟬聯素風甚飭夫人幼而莊靜整整有家法父母愛之爲擇良配得同里潘侯師仲歸焉夫人之歸逮事其姑能先意順適卒以孝婦稱於族黨之間事其夫恭謹如待過嚴賓客娣姒雍雍怡怡如也潘侯少小喜自振拔其交游多四方才士大夫館穀如歸至傾家不問絲竹之娛帷帳豆觴之具必極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十一

宋文

精腆夫人職之也歸十年生三男子曰巳曰辛曰黃潘侯卒時夫人盛年既終喪宜改適夫人聞之慟絕自誓弗許然二子甫勝衣其季在襁褓未能誰何也夫人克奉潘氏祀字其孤有幽閒淑慎之操三子既稍長知事夫人一日斥奩中物幾所於庭悲泣不自勝呼三子侍傍且誨之曰汝父平生時鏤意欲立門戶非苟然者不幸棄諸孤蚤世吾哀亡撫存雖掬窮不懈吾心固有處也今汝曹齒宜學其以詩書起家成汝父志顧何以簾金爲其爲汝資勉之哉三子相持泣謹諾即招聘四方

知名士館之門下授以儒術如誓云三子資秀發巍然

可喜也爲學務自刻苦在儕類中嶄嶄見頭角黃遂一

舉中乙科授迪功郎調高郵軍司兵曹事迎夫人之官

下會芭及莘由鄉薦肄太學夫人旦暮念之不衰黃乃

奉安輿西游上都以娛其意既至而黃小疾不起夫人

以客輿歸卜居郡之西園曰吾不忘故里顧吾盧黃兒

時戲劇及其起居寢飯處歷歷在眼中吾不忍眎也汝

曹脫有立庶幾釋吾此哀不然無以吾歸二子奉夫人

訓相戒語激昂益不懈客有相過夫人從屏間闚之其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十二

宋文

人賢卽色喜語諫而意嫚輒禁切不相還往故所與遊多益者亡幾何莘亦相次中第授迪功郎調衢州西安縣尉歸拜夫人於堂下夫人疾已侵攝衣強起一眎之歎曰吾發居三十年矣天卒相吾二子俱成名芭故未偶度其趣操宜不墜厥家吾死何憾夫人疇昔嗜內典因索其書目誦之彌月忽若有得默然冥坐瞑目而逝其子達死生雖學佛之徒自以弗逮實建炎戊申十二月十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三有孫男六人曰梅曰楫曰楹曰格曰權曰相孫女三人皆幼越明年九月某日諸

孤奉夫人之喪歸葬於邑之東山鳳亭之岡將葬諸孤載夫人語泣請銘於予予謂人爲善思不力誠力未有不無其報者夫人志節終始凜凜不可奪烈丈夫有愧焉身見二子躡取名第起爲縉紳家天之相其爲善獲報豐矣鍾誦之祿顧不能一朝享之殆其賦予然耶茲亦可悲也已三子少從予游且夫人行應銘義不得辭乃爲之銘曰

其殖也豐而用之冲不贏其躬其節也正而持之定不隕其性此古烈婦之所難而夫人能然得不爲賢也耶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十三

宋文

是宜神者報之用錫爾祉迄成厥家克昌厥嗣鳴鳳之岡喬木蒼蒼銘詩孔昭百世之藏

朝請大夫盛公行狀

沈與求

盛允升字德常其先餘杭人公之四世祖蟠徙建德公父僑直集賢院知越州集賢公宦游吳興樂其山水因家焉公資稟端亮自少小屏絕嬉弄力學問道古今屹然如成人稍長喜爲文辭采贍蔚以集賢公蔭補太廟齋郎調開封府酸棗縣主簿未赴會集賢公捐舍館護喪歸葬潤州秩滿奉太夫人還居吳興屬歲饑盜斥境

內州將病之先是烏程尉闕正員檄公攝領且語之盜公分曹督捕擇所脅從縱使緣畝而執其渠首械送州一境帖然州上其事司勳以格進官一等丞蘇之崑山崇寧元年官制行授登仕郎公之丞於崑山也事有便於民無巨細輒舉之其非所便不問久近必去乃已代有期傾邑詣州泣留公再任州不能奪請於朝時上方建鄉校復里選欲得能臣倚以辦事有旨從之邑舊有先聖廟庫屋纔數楹公承詔一切更徹根椽寸甍不飲於民而落成先於諸郡部使者才之聯牘言上三年召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十四

宋文

至闕改簽判杭州是時東平呂公惠卿帥杭被旨擇才吏訪境內逸迹備修九域圖志杭於東南爲大詮次居多帥難其人比公至喜曰吾事辦矣卽以一以屬公公搜抉無遺事數月書成奏御御遷通判揚州往歲淮甸小歉春秋二租官所貸緡錢在民者詔悉開之而強家大姓貧緣爲姦其非所應開者詭免甚衆歲且豐猶抵之不以給上事公具簿最勾稽得實論使償凡爲錢數十萬以佐外計遷朝奉郎太夫人壽且九十矣念歲時姻族燕遊之適在官下心未嘗一日忘吳興公惕然曰吾

始以親故仕今所居非親所好雖食萬錢誼不忍卽解
印鼓致其事以歸左右就養惟謹居無何太夫人以壽
終公執喪如集賢公時益不懈政和二年司開封府戶
曹事方朝廷改正徵角二聲庶燕樂以釐革鄭衛淫哇
之習公上所著樂書數萬言論辨古樂所以析用中正
之法甚悉上嘉用之改儀曹兼大晟府製造官三年司
勲奏公曩攝邑蘇之常熟捕獲盜鑄金錢法應賞由是
累遷朝請郎九月燕樂成上命輔臣覆視唯公所製清
妙一時特恩遷朝奉大夫踰月賜服三品皆異數也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十五

宋文

得請知秀州五年公猶待次鄉郡以大晟奏功還朝請
大夫公請休於家理別圃蒼雪之上幅巾藜杖往來其
間澹乎若與世無營者閱祕典日數百紙要以了達死
生人亦初未之知也居數月感疾命諸子具祕器卜壽
藏既乃曰後事豫矣瞑目何憾卽折簡素所從游告以
逝日至日終于正寢治命不亂其悟解乃如此實政和
六年閏正月十八日也公雅有策畫臨事不爲苟且之
計所至績效藹然有聞於時故所遷官率繇懋賞獨於
榮利恬靜比再挂冠年猶未衰南州士大夫高其行愛

墓在色公位得以進則其所施設何如哉享年五十
有八公嘗封宜人子男六人曰康迪功郎婺州兵曹
日及是功郎坊州司刑曹事曰庚庠庶序皆遊鄉校
爲儒生女七人長適登仕郎朱德延次適迪功郎錢均
次適貢士陳琦次適貢士吳景信次適太學博士錢圻
餘尚幼孫男一人女三人明年三月十四日諸孤奉公
之柩葬於烏程縣五元鄉金谷山之原先所卜也

龜溪集序

李彥穎

元樞忠敏沈公當建炎紹興間被遇恩陵爲耳目股肱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十六

宋文

其勲業在朝廷其聲名在天下其節挺挺特立號稱名
臣蓋中興人物之冠冕吾鄉間之光寵也紹興三年由
吏部尚書奉祠歸里門伯氏桐廬丞彥衡字元規自公
在憲府賓客館下與其諸子游雅相好也時彥衡年十
有五學於伯氏早暮見公來館舍相對無雜語論文說
詩聲聲不倦尤喜論體製格律源流所自不務苟作每
從傍竊聞之則知所漸慕焉時方亂定才大夫士游居
郡邑者以千數相與廢唱爲娛樂爲章流傳得輒誦記
者其文藝伯氏又能收拾藏於家得以時時覽觀顧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十七

宋文

方爲童子雖蒙之習他未暇以學莫獲拜下風而請焉而公益嘗辱撫憐之曰是子可教也未幾詔起公鎮京口召還仍爲天官掌內制遂持鈞樞位貌殊絕無所窺尋其聲光已剗聞君薨於位矣年甫五十二家在故里旁無壯子弟平生著述文字故多散落或爲親黨取去此得於所聞者如此而吾伯氏亦且下世諸子都未省事凡得公手筆記草與所抄錄在紙者皆亡之雖往還尺牘無留者惜哉後六十年當紹熙辛亥公之孫說爲浙漕始能裒輯類次爲十二卷將以板行於世蓋其家藝文補

公者屈指幾人而後來或末之詳也傳世行遠其始自今公爲不亡矣公諱與求字必先其立朝出處之大節固載之史官獨始初親見之幸夙昔願學之私因得自見於此十一月既望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吳興李彥頴序

懷忠辭

并序

程俱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十八

宋文

顏公之節不待淮西而後顯此中人以上曉逆順立然諾者槩能之非公之所難者而其忠義之性乃在於從容食息之間嘗有愛君憂國之心不以顛沛易其操蓋所謂招之不來麾之不去如古社稷之臣者方開元天寶時天下久無事縣官自視有泰山之安獻替可否之論不復至於朝廷一旦有緩急相與北面臣賊者皆前日高車大蓋出入廊廟都俞和附之人而伏節死義之臣顧出於疏遠無聞之地其隱然以孤城抗賊鋒者顏氏弟兄而明皇未之識也何使數人者用於朝義冠緩帶而胡人不敢謀矣惜乎公之壯不得爲彼以各一代之良臣不幸白首至大官更肅代德宗世政益紊憂益深雖搶攘版蕩之際而常持憲秉禮尊王守官曾不爲

少受其倦倦之意豈惡安逸而樂羈危誠忠義激於內也公之言行益危而嫉公者益急自乾元後連斥醜地歲歷十二辰走半天下中間還之朝席未及煖又襍被而南矣觀其愛君之心如伯奇申生孝於親逐之不忍去譏之不知避之死而無二也忘者知其流離窮餓不足以懲也則委之豺虎甘心焉其勢必至於此蓋無足驚咤者詩稱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彊禦而漢唐末流至假明哲以自便方以柔順緘默爲賢烏在其剛不吐也且詩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十九

宋文

胡不曰既柔且默以保其身哉夫唯明不足以燭理哲不足以知人而當山甫之任其得全身者幸也若公之見善勇義殺身成仁其於輕重取舍不既明且哲乎其所以保身者固存也不如是則是關播盧杞之全合於山甫之美而賢於顏公之節矣予遊吳興拜祠下肅然想其餘烈退爲文以頌之名曰懷忠上言公窮而無悶故能從容是邦適其適而紓其憂遠而不忘君故其憂未嘗不在王室也中言公不能與世浮沉卒放棄窮極見笑於頑佞之夫下言公之精誠當與天地長存雖死而

不亡也庶幾千載之下幽人志士尚能薦芳洲之蘋蘩若溪之水歌此辭以祠公云其辭曰

返吾輶兮巴山釋吾權兮揚瀾歲晚兮道阻修望長安兮未還聊駕言兮出遊攜美人兮山之幽撫雲霄兮遐觀恨辰莫兮淹留誅蓁菅兮出秀寄雅志兮巖丘蹇春洲兮白蘋擢青桂兮冬榮野無人兮誰芳君不御兮安薦予之潔誠抱沈憂兮永歎障西風兮夕塵

其一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二十

宋文

以是爲才兮胡獨徑行而不回豈形羣而情異兮何惡逸而幾危紛肩摩而轍結兮誰不乘君車而衣君衣矣獨好華而多事兮恥時之不堯舜與臯夔羌以生而易義兮幾何而不謂纍之狂癡

其二

孤蠱兮蠅營夜慚景兮晝畏人生奄奄兮俛俛何知兮害塵展伊人兮超然何虎兕與甲兵患爲骨兮義以爲軀元如生而血爲碧兮信前修之不諱愛之賢兮蒙茸顏如冊兮渥腴雖錮九泉而壓崧岱兮亦將馭飛龍而撫八區與日月兮齊光極河漢兮今流在吾幾兮洪

岸右吾歆兮遠遊慰吾人之思兮儻復過峴山而稅轡
洲悵神交兮千載覽陳蹤兮夷猶

陸道士贊

程俱

陸公玄虛寄傲簡寂江湖相忘一笑莫道

劉岑除刑部侍郎制

張綱

朕惟王政必本於仁恩宜重萬民之命俗吏或牽於私
意靡遵三尺之公肆求時髦俾職司寇具官某性資敏
明而輔以博古之學辨論詳雅而發爲華國之文夙萬
譽於儒林亟躋榮於要路彌綸省闕肅振綱維揚歷道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二十一

宋文

山蔚高領袖察其更事之久必能議法以情簡自朕心
宜掌邦禁往攝貳卿之事進聯法從之班爾其端一意
以持平審四方之奏讞民之多辟忍橫被於非辜法無
二門尚參決以古義用迪咸中之慶庶追止辟之風

沈與求知鎮江府制

張綱

朕觀東南形勝之地京口實當上游方茲時巡尤所倚
重思得折衝厭難之士以修古方伯連帥之職用作外
屏寬予顧憂具官某學不守於空言才克施於有政
膺東拔亟宣清華執法憲臺則排姦學紀綱復振率

獨銓部則揚清激濁流品自分王堂推詞翰之工經
營論思之助以其蓄之有素故能用無不宜久去周行
殊鬱士論是用起從貢館殿此大邦眷惟一路節制之
權加以萬旅營屯之寄非威重足以鎮浮則人不服非
惠和足以宣化則下不安往圖厥功奚俟多訓

劉岑除吏部侍郎制

張綱

朕方肇修銓衡之法付之文部使天下之士咸以資格
聽其考序其職顧不重哉非得夫剴煩治劇之才何以
勝激濁揚清之任具官某學博而有守言大而力行擢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二十二

宋文

貳秋官掌予邦憲以情論法吏不敢欺信其才高可膺
煩使治官之亞汝宜攝承夫裴馬之能述於史氏後世
稱焉往其懋勉無愧古人是爲任職

盧法原除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制

張綱

當險阻艱難之時慮莫先於謀帥得詩書禮樂之士庶
相協以圖功矧累朝之舊臣副一方之重寄宜加異數
以撫成師具官某志在古人各顯當世傳傳從堂
人物之英備聲猷爲蹇蹇王臣之節肆予圖任屬此老

臣會與秦蜀之兵，仰戴軍師之收，奇謀碩畫，自能暗合於孫吳，禦侮伐謀，尚何遠想於顧牧，顧今方隅之未靖，況復屯戍之久，勤益加寵，於使，惟庶增重於戎律，爰錫贊書之命，亟升祕殿之華，斷自朕心，克符公論，四郊多壘，念方軫於至懷，千里折衝，其勉懃於遠略。

劉一止除祠部郎官制

張綱

朕方舉羣策以收中興之功，顧天下士有一善可取，猶將簡拔任用，而況已試之才，爲朕所知者乎？以爾行義，文詞縉紳，推仰蚤膺器使，入直螭坳，嘉其久卽退閑，益藝文補卷之十七 二十三 宋文

自堅於氣節，肆以郎選，還寘本朝，朕之用人，不以官職崇卑而爲輕重，往祗厥服，以茂遠圖，嗣有褒遷，毋虛庸意。

除侍郎舉葛郊自代狀

張綱

准令諸侍從官授訖限三日舉官一員自代者

右臣伏覲左宣敕，郎葛郊爲學敏明，操行廉謹，施於政事，所至有聲，舉以代臣，實允公議，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讀寇萊公集

胡衍

萊公集以江南春二首觀之，則語意疑若優柔，無所若

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

向子志墓志略

劉岑

向子志字宣卿，朱丞相勝非以督府討李成於江西，屈公參議，有一縣令以不廉被斥，方求薦書入幕中，公具以姦賊白丞相，俱斥去，因論君子小人不可使混雜，以亂政，丞相皆納用之。

于祿字書後記

勾詠

柳公權對穆宗用筆法曰：心正則筆正，是言也。雖公權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二十四

宋文

時以筆諫，然論書法理固如是。余觀顏魯公筆蹟，乃知公權之言不妄。魯公忠正人也，功名事業列於國史，其全德偉行，英風義烈，貫映千古文學之外，尤工書法。小二體筆力遒勁，如服介冑，如冠獬廌，凜凜乎若誦虞祀而叱希烈，有不可犯之勢。蓋其心畫所寓，誠可畏而仰之。往由左宦臨牧，吳興暇隙，書于祿字樣，鐫刻於石，傳示後生。然石刻在刺史宅東廳院，傳之惟張故世罕得善本，而蜀士大夫所見，惟板刻九鮮得其真。府尹龍閣宇文公比刺湖州，得魯公所書與穆公所書二本。

特爲精詳公深喜魯公書於于祿字樣尤致意焉非獨愛其字樣而且愛其書法之工非止愛其書法而又愛其心術之正惟愛之篤故惜其久而淪廢於是俾以楊蜀二本參校若顏書之刊缺者以二本補焉不可推究者闕之令通顏書之士摹勒刊石於津使學者矜式且欲所傳之廣噫魯公所書實大曆九年自大曆至開成僅踰甲子石已刊缺姪顥欲移他石不果後劉公楊漢公摹勒成顥志時開成四禩也自開成歷五季迄皇朝距今凡五甲子漢公傳本亦寢磨滅魯公真跡所有續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二十五

宋文

十四五爾矧公去郡今復幾載其石存亡不可知幸而存焉無好古博雅君子寶而護之且有風雨摧剥之虞則彼筆蹤或未可保今公再傳茲石雖謂摹刻失真然梗槩猶在學者意解神悟尚庶幾得髣髴於斯抑自公始也紹興壬戌八月既望梓學教授成都勾詠記
右于祿字書再以魯公石刻校之多所更定惟平聲有箎字在四支韻中是作塽箎之箎當竹下从虎今乃从虎自讀爲虎而非可音池也上聲有愬字在十九皓韻中同爲惱字攷字書惱字別無此體卽恍愬之愬也音

忽夫此帖自唐入宋已經傳刻當時亦云寢磨滅矣况後世苟簡書寫先正之風日遠又安知非烏焉之類乎二字俱誤無疑姑識於此嘉靖丁亥歲春冊陽孫沐書

重刻吳縝二書跋

吳元美

新唐書糾謬二十卷五代史纂誤五卷元祐中故朝請大夫吳君縝所撰君字廷珍成都人熙豐時名公師孟之子歷數郡守俱以惠政聞生平力學博通古今多求前史謬誤而參訂之然未嘗示人間有傳者此二書而已今直寶文閣宇文公時中自蜀來守吳興以郡庠有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二十六

宋文

新唐書五代史版本而吳君此書不可不附見也遂令併刻之且俾元美序其後元美曰唐人稱杜征南顏秘書爲左丘明班孟堅忠臣今觀其推廣發明二子信有功矣至班左語意乖戾處往往曲爲說以附會之安在其爲忠也今吳君於歐宋大手筆乃能糾謬纂誤力裨前闕殆晏子所謂獻可替否和而不同者此其忠何如哉然則唐人之論忠也陋矣惜乎君之志徒見於其書也紹興戊午四月望左從政卽充湖州州學教授長樂吳元美跋後

葉夢得行狀略

莫 濬

宰執奏福建安撫葉夢得指畫弭盜之事上曰盜之竊發多緣守令非人拮克所致宜令帥司條具凡有害於民者除之自此公或招或捕或誘之相戕三策並用

靈應廟碑記

沈長卿

錦山之南有廟歸然時其趾制度丹雘甚古榜曰三王圖記不載採父老言三王姓陳許辛氏廟故址居山北有靈烏銜鼓至今廟基遂從焉王昔慕道集隣境神禮唐覺聞禪師聽講梵書故今廟坐之旁諸神環列有僧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二十七

宋文

居其中皆迂怪不足信庭有斷碑字漫滅不可讀僅可辨者數語曰三王不嗜血食又曰按諸往古立僅千載則神之廟食遠矣長卿自爲兒時見父老奔走奉祠無虛日水旱癘疫有禱必應建炎四年冬虜師渡江所至屠戮遊騎距廟纔八里居人震恐聚禱於王賊無故自遁會有傳者云賊見旗幟亘數里謂有大軍故去人以爲王威靈潛却之也紹興初工部侍郎李公誼避地來居坎凜未偶一日禱于王獲吉卜不二年果登近從公既信其靈因里人徐先倪豫有請白于朝丐廟額許之

九年三月賜名靈應制下環境作躍益大其廟作三門

易新榜大合樂以落之用侈上賜明年又作東西兩廡

規制一新廟臨長溪衆流趨滙遠峯環列眺覽奇曠先

是有術者言後數年當益興已而果然以王之靈而依

據茲地其煥發彌遠亦宜哉父老願有記長卿世蒙王

休所不敢辭乃記其事并作迎享送神詩鐫之石其辭

曰神之居兮阻幽依水涯兮山陬祐我民兮自古世既

遠兮彌修神之遊兮容曳載蘭旗兮桂旒脩周流兮靡

息去螟蝗兮毆疾癘神之歸兮光陸離霈靈澤兮淋漓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二十八

宋文

配此山兮不朽俾民兮深思山有薇兮水有芰潔樽罍兮薦芳旨奏簫鼓兮鏗鎗春與秋兮饋祀我民奉事兮無敢不虔神之庇我兮其有不然詔子孫兮無怠彌億萬兮斯年

賜顯謨閣直學士荆湖南路安撫使沈介招討三

衙軍兵獎諭詔

汪應辰

勅沈介朕常思今之郡縣有所興爲往往騷然煩費而事未必集雖然豈不存乎其人邪卿任分閫之重堅體國之義招致銳士人備禁旅願從者聽中率者取初不

以一毫擾民而道路云遠糗糧畢具又未嘗仰給大農也嗚呼茲亦可以觀政矣予惟爾嘉之

南湖水利記

時爲餘杭丞

成無玷

若水發源天目經兩郡六邑以入於具區者二當天目之麓山隘地高水經三邑處其下流水勢奔放不可爲力餘杭縣其間襟帶山川地勢平澈當若水衝橫流歲嘗一再至久雨或數至倏忽瀾漫高處二丈許然不三日輒平其爲患雖急而難測以禦也故隄防之設比他爲重東漢熹平中陳公爲是邑始築兩湖以爲水渚金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三十九

宋文

溪者爲南下湖環三十里金山者曰南上湖環三十二里洪流從高赴低其勢悍甚得所謂石門函者則析而匯於湖溉就寬平其暴必殺溪流縈紆徐引而東湖之水洩於南渠河河流而東接東溪五福渠之水以入於吳興其派別而北者爲黃母港十二里與茗溪會於其會處節以石埭曰西函溪流方漲則閉以固東鄉之田畝其稍落則啓函以走渠港之潦下田函乾水不備浸若旱曠開函以灌溉千餘頃膏腴民無水旱號爲沃壤衣食萬室出賦租無慮萬斛而計其爲利又倍蓰也其

爲塘岸規制甚工得周官善防之意歷年寔遠溪湖皆

高隄堰俱圯水或逆行漂沒廬舍西函旣自踈罅守者

貪賂竊以渡舟水因大至官府輒救日前遽塞之以弭

患自函之塞十歲九潦民日益困土脉沮洳殆成棄地

今大夫江公以宣和四年夏來令茲邑徧諏耆舊得溪

湖利病甚詳乃以是年終度王赴事民懼趨之始於西

函次五畝塍次緣湖之岸當溪之衝者曰紫陽灘尹家

塘護郊之堤曰中隔塘次緣溪之岸當石門函之左右

者西踰明星瀆東接廟灣之塘次上湖可洩者南渠河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三十

宋文

受水處曰石櫺橋次緣溪之岸當石門函之左曰關林塘南岸皆全矣凡北岸之塘與南對修由西門之外曰五里塘西山之橫隴當溪之衝者曰龜邊塘及東鄉之外盡十四壩之防一皆圖治於是決渠之岸無偏強之患其下流遠郡與錢塘接境之田犬牙錯錯而塘在吾邑者曰廟灣曰許家壩曰菱蕩塘曰塘口曰屋塘曰化灣與夫石瀨曹橋之閒十餘壩之岸亦皆增葺凡隄防之設西函爲最大夫躬行勸相以撫循之堅厚精密巖立山峙經始十二月甲寅落成於明年三月己巳其

七仞其長一百三十丈兩崖橫敞其中開閉處小隱從
陋度敞相去尋有半加膚寸焉故石之工九百九十役
庸萬有六千三百用緡錢四十三萬皆函下之氓計畝
樂輸足用無贏不愆於素函成遠邇縱觀愕然歎服諸
儒爲文作詩以紀頌之者五畝塍者蓋爲巨防今不盡
復水無可趨齧中隔塘且爲城邑病故今五畝塍之側
其高下僅可隱人其長止四百九十五尺其北田岸漸
高屬於山足者凡五百尺下於塍尺許皆空不築湖水
過五尺盤塍北空處以流過六尺則盤塍以流水之流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三十 宋文
塍下至五尺溪流平則五尺之水自石門函還納於溪
而湖水盤塍者勢緩不爲東郡及南渠河患後民因湖
之塞稍耕其田利水之速去也故隄防有盜決者往時
湖與溪皆有塘長免其差科俾專繕治既而役之如皂
隸然又常以假人民厭苦疲久而禁戒寢弛隳者弗增
闕者弗補蟻蛀鼠穿癩龜之穴漫而不替者水至則潰
今稍復增置塘長而蠲其役又於五畝塍舉條令爲約
束以絕盜決之弊民之蒙惠無窮陳公名渾有王號不
知封爵所始宣和五年四月癸記

五畝塍銘

成無玷

湯湯蓄水發於天目兩湖灌輸歲堙爲陸漲流時至雲
日蕩沃旁合百源匯於山足勢溢以傾怒濤奔感高卑
之際歲維板築拓基五畝隨潤北屬水溢乃流如縑諸
斛蓄洩得宜高下成熟自塍之壞歲亡半菽茂宰因民
無廢不復慮始云難勸趨判速旣堅旣厚旁郡蒙福咨
爾後人嘉績斯續南湖之陽鳳凰之麓石林崢嶸驚湍
回曲勒此銘詩尚識陵谷

常州興繕子城記

胡程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三十一

宋文

吳興俞侯爲常之明年紹興四年也且受代爲邑子胡
程言曰金人南寇大掠吳楚以歸五年矣常之在湖右
所不燔者十三而子城蓋墟焉初子之至也州治寓晉
陵縣治縣治寓佛廬凡官屬邸舍寓民廬倉寓老子宮
學子逃散寓郊廬官軍寓葦廬道傍自金斗以北鬱爲
鬼區狐號燐遊今再歲而官寺廩庫營屯廩庾費宇大
小井井鳩工就功將復厥舊邦人請有紀也願以累子
程辭不獲命則告之曰人情樂因陋就簡吏媮弗虔號
爲鎮靜况兵火蕩焚公私耗乏苟持用籍口益可公不

以是故自憚自逸夙宵憂勤卒克以成如初遺後之人
不已恪哉且公之下車也距寇退纔三年嚮之重門麗
譙主竇空空嚮之冠蓋車馬之衢荆榛成林瓦礫如山
公爲閔閔孜孜弗亟弗遲市廢第於民輦材用之無遠
求以擾也規廢地於官畚環築之無翊增以侈也匠倍
傭故工弗窳徒番休故役弗病吏不得因緣爲姦民尸
無所輸貸不又惠哉千柱之雄萬室之豐侯屏中宏吏
舍旁布太倉富之泮宮教之堂序沉沉康級崇崇上臨

藝文補

卷之廿北

三十三

宋文

碑後人墮淚公之爲是邦也冤獄滯訟多所決平儒雅
文彩不自表襮法而不刻健而不猛猜不肆察寬不弛
防才業如是政化如是諸所興復成績又如是其爲甘
棠大矣然而不時沽名不自伐功姑務興復大略焉後
之人曰是承虜禍屠戮酷烈之餘捄死扶傷以更造是
邦者其爲墮淚深矣凡是咸當得書有考無愧至章程
工役之調度歲月與凡造楹架若干則有司存之案籍
在皆略不書書其勤公庇民之大者

湖州到任謝表

王十朋

遠障承流乏循良之善政近藩改命仰覆載之隆私祗
服訓詞彌增感涕伏念臣五年去國兩地分符僥俗浩
穰有難調之巨室變疆瘠鹵介絕險之烏蠻但思治已
以先人豈忍奪民而生事故田里安其不擾而獄訟由
之稍稀敢曰懷歸實緣多病輒控祠庭之請屢干旒展
之嚴旣寬斧鉞之重誅復畀股肱之佳郡瞻清光於便
殿展素蘊之忠言謂能卹民蒙天詔之見獎徒以自近
佩聖恩其敢忘豈期衰遲有此遭際茲蓋伏遇皇帝陛
下至仁兼被大智難名憐臣守志弗欺其理猶知於惠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三十四

宋文

養憫臣奉躬匪懈事君或盡於勤勞故此異除華於朽
質臣敢不持循憲度效法京師詠靈沼於真卿深體好
生之德恢儒官於安定益陶善教之風

與溫守莫郎中 伯虛 啓

王十朋

某官天賦材猷家傳吏事籍甚之譽謫謫簪紳聖天子
方以外治爲憂故輟自握蘭出分符竹踐揚中外無適
不宜顧東嘉小郡豈足以屈大賢第以先大監遺愛著
在千里人心甘棠且猶愛之况其子耶其望使君之來
久矣想不勞而治也然朝廷需才方急指日召環行見

以轍攀轅又如三十載之前舊使君之去也

答劉大諫啓

王十朋

屢上祠章誤得股肱之郡未修竿牘遂觀面目之書緘
來以朋禮失之過某官學貫今古心潛聖賢樂道幾於
屢空養氣本之以直然青黎燭讀異書於蓬萊詠白蘋
詩起清風於蒼雪當龍飛乾道之始正鳳鳴朝陽之秋
官居諫垣色正朝路稱堯舜者非無孟子誰與王言指
恭顯者豈乏京房孰若公勇直道而去令名益高爭無
媿於七人貴奚煩於五馬然臧倉存而魯侯不過既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三十五 宋文

答湖守陳郎中

之成啓

王十朋

拜違一年又半矣千里仰斗之情常在夢寐中也往五
月去國行色怱遽不及以書告違還家許久去郡城稍
遠無雪川便又不獲修敬媿負負何以自文不謂長
者不以其愚不肖遠勞詆憶賜以手書盈幅諄諄情辭
備見如前日在道山侍几馬承博約時也喜如之何敵
鄉去湖雖遠而知郡吏政聲籍籍著人耳目比得某子

齊書言吾丈去歲修城今又大忠烈廟皆有碑刻文章

政事於是兩全某謂此乃通才餘事其好善嫉惡之性
胷中耿耿之奇議論慷慨名節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
可也某雖晚進不才辱顧遇良不淺比見送馮圓仲序
復及小人異日遂可託大賢之文牽聯不朽矣圓仲之
去可惜然於出處無媿吾徒之幸元章半月之欸想足
以破顏一好漢如此不容於時何耶杜起莘盡言而去
士論甚休亦一時館閣游從盛事也某屏迹山間足迹
不到州縣闔門二百指飯雖不足亦頗能忍窮有小小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三十六 宋文

答温州莫守伯虛啓

王十朋

某官天賦材猷家傳政學掇列星之高選蒞二浙之名
邦况先大夫有遺愛於此州而賢刺史復共理於今日
變千里歎愁之俗繼萬民安樂之謠凡居蔽芾之陰率
被帡幪之賜故茲僥冒端自吹噓

答莫守賀冬啓

王十朋

伏以氣肇黃宮天地之心始見日行北陸君子之道將

亨其官治有先大夫之風民樂賢師帥之政茂對一陽之復歡騰千里之謠其待次衡門阻趨賓宇遽拜緘封之賜倍增感愧之懷

答沈運使樞啓

王十朋

符竹濫分方託旃幪之庇鱗鴻遠屆遽頒面目之書盛德謙光朋緘過厚共惟某官學傳既濟文繼東陽栢臺飛半豸之聲蘭省應列星之象七閩持憲了無囹圄之冤兩地効官潛贊廟堂之畫方聖主重外臺之寄以太賢居將漕之權洞曉利源錢已流於地上深憂時事虜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三十七

宋文

答沈待制調啓

王十朋

屢上祠章誤得股肱之郡未修竿牘遽觀面目之書緘來以朋禮過於厚某官望隆若雪世耀貂蟬八詠逸才真隱侯之華胄一門盛事實故相之難兄嘗分浙右之符尤著閩南之績奉真祠之已久奚從索之尚淹行起老成以慰中外某閭分絕塞地易近藩將入境以觀風

且登堂而問政歸自夔子國幸風波之已逃遊於鄭公鄉庶罪戾之可免

與沈尚書啓

王十朋

易郡而東誤得股肱之重去天非遠喜瞻喉舌之尊行遂登龍敢先致鯉某官書讀萬卷名登兩科負賈生通達國體之才有韓子涵泳聖涯之學言無發而不中最高北闕之書治所至而有聲尤振西州之譽上意每注於安危之際公色不變於榮悴之交人才甚難今日有幾况當宁方興衰而撥亂豈重臣可置散以投閑諒與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三十八

宋文

宣室之思即起東山之臥某爲學最淺受知資深賢關首與於陶鎔詞掖誤蒙於薦引去門牆其已久仰山斗而不忘行由或使而身竄於夔喜亦可知而鄉遊於鄭事大夫之賢者竊效古人之居邦就有道而正焉庶幾君子之好學

與劉察院啓

王十朋

伏審光膺宸命榮陞霜臺大用有階善類相慶某晚學不才濫游冊府獲親炙者幾二年薰溫粹之容稔忠厚之論知君子所養過人媿僕輩匹夫之賤每蒙推誠顧

遇警策不敏臨行惜別著見顏色既勤飲饌又寵以詩章誦小小林園意自憐之句覺松菊之有光也違去數月夢寐不忘自聞新除喜不自已近朝廷去積年巨惡大快輿論天下知臺諫之人矣

曰義堂銘

王十朋

莫君子蒙將漕河北求堂名於過客王某以曰義名之銘曰部使者之職莫重於計臺居是職者以桑大夫之心計劉士安之鞭箠爲善理財一於財而不以義特聚歛之臣爾非特爲民之蠹是亦爲身之災易曰理財正

藝文補

卷之十七

三十九

宋文

辭禁民爲非曰義居是職坐是堂而無媿是名者其賢矣哉

湖州謁文宣廟文

王十朋

夫子之道至大而神頗猶苦之舛軼絕塵設教以中善誘循循化被萬世遐邇惟均湖學之盛東南鮮倫風似鄒魯民同蜀閩某受命天子來爲守臣方以政學焉能牧民聞諸夫子學道愛人益以無倦敢不諄諄若夫惟孝爲政勿欺事君之義生臣之誼

謁顏魯公祠文

王十朋

嗚呼百世魯公嚴霜烈日彼何人斯冠而藍色公之所至人懷其德清風凜然尚餘缺畫某昔守奉陽今來雪川皆公舊治有象貌存視事之初敢不躬謁豈無他祠敬慕名節

祭安定先生文

王十朋

慶曆皇祐有三巨儒太山徂徠盛不及湖春言此邪如泗與洙弟子誦誦三千之徒中庸有傳皇極以敷法行太學化廣寰區諸老先生萬事問胡富矣道德賢哉範模國朝之治效在詩書先生之功不在都俞祠宇於津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四十

宋文

松楸在吳歲時上冢冠帶必趨某受命天子來分郡符官既有守恨莫能俱叅命同僚往奠一壺嗟嗟先生今也則亡

安遠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御前諸軍統制特授太尉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試題

莫冲

門下鎮帥闕以宣威風領連營之重冠武階而命秩式隆環尹之權眷言禦侮之英宜舉疇庸之典誕敷號厲允穆師虞其官某果教而不羣沉深而有守氣節稟金

行之勁爽視險艱韜鈴傳玉帳之奇灼知權變蚤登勇
爵屢奏膚功宜力四方殿价藩而維翰盡護諸將肅師
律以無譁方當息民繼好之時顯著厭難折衝之望恩
加卒伍得平世撫衆之宜義洞神明挺忠臣盡心之節
惟嘉績之旣懋豈褒律之敢稽是用擢從廟部之聯參
領殿嚴之峻彫戈金印列五府以在庭微道章溝總千
廬而飭衛益重和門之寄用昭將鉞之光於戲漢置南
北軍示不忘於武備唐分左右衙廂肇列於府兵皆倚
重於將臣用增隆於國勢體設官之意益堅衛上之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四十一 宋文

誠可

陳簡齋詩序

葛勝仲

世言詩能窮人唐李太白號謫仙然以樂府忤妃子卒
阨窮不振劉夢得坐種桃句黜連州白樂天坐新井篇
黜佐湓浦孟浩然賈閬仙等輩俱有能詩聲然以詩忤
明皇宣宗終坎壈州縣故言詩能窮人者是爲大驗予
謂詩不惟不能窮人且能達人今夫窮閭挾策之士生
右文世病碌碌無以自表見爾使其能以詞藝達絢韜
之視而被華袞之褒則塗轍之升一歲九遷不爲銳孰

謂詩人側窮哉故余知政事西洛陳公諱與義少踔厲
不羣篇籍之在世者無不讀旣讀慨然不意政和三年
以上舍解褐分教輔郡益沉酣書傳大肆於詩文天分
旣高用心亦苦務一洗舊常畦徑意不拔俗語不驚人
不輕出也宣和中徽宗皇帝見其所賦墨梅詩善之亟
命召對有見晚之嗟遂登冊府擢掌符璽而進用矣會
兵興搶攘避地湖廣泛洞庭上九嶷羅浮雖流離困苦
而能以山川秀傑之氣益昌其詩故晚年賦詠尤工縉
紳士庶爭傳誦而旗亭傳舍摘句題寫殆徧號稱新體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四十二 宋文

今天子夢想名士以臺郎召還益以詩文被簡注徧掌
內外翰年幾何遂以器業預政所謂詩能達人公殆其
一也彼有旌殿閣微涼之句者誠么麼不足道紹興壬
戌毗陵周公夔自柱史牧吳興郡刺裁豐暇取公詩離
爲十卷委僚屬酬校而命工刻板且見屬爲叙蓋將指
南後學而益求公名於不腐在詩有之載色載笑匪怒
伊教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今賢侯處心一舉而二
美具可無述哉是歲八月旣望丹陽葛勝仲叙

爲湖州妓楊韻生日作

仲子

身若萍浮尚乞憐於塵世命如葉薄敢祈祐於玄穹適
屆生初用翰誠曲妾綠業如許流落至今桃李半殘何
滋於苑園燕鶯已懶空鎖於樊籠雙影自憐其心誰亮
香爐經卷早修清淨之緣歌扇舞衫尚掛平康之籍伏
願來吉祥於天上脫禁錮於人間悔往修來收因結果
辟纏綿屢早諧夫夫婦婦之儀墮珥遺簪免脫暮暮朝
朝之苦人之所願天不可誣

讀孟東野詩

費衮

目六朝詩人以來古淡之風衰流爲綺靡至唐爲尤甚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四十三

宋文

退之一世豪傑而亦不能自脫於習俗東野獨一洗衆
陋其詩高妙簡古力追漢魏作者政如倡優雜沓前陳
衆所趨奔而有大人君子垂紳正笏屹然中立此退之
所以深嘉屢歎而謂其不可及也然亦恨其太過蓋
世不得不爾當時獨李習之見與退之合後世不解
意但見退之稱道東野過實爭先譏誚東野反爲退之
所累惜乎無有原其本意者也

賀章同知除叅政啓

李廷忠

擢自中樞列於次輔由建隆開東西府實處儒英逮元

豐置左右丞預聞政本成憲具有德乃升恭惟某官

社稷所依文武之特爲明主建長治之策識妙神著在

清時成更化之功音諧廟瑟根於所學之純正位乎本

朝而安強一堂坐運於甲兵四塞稀鳴於桴鼓凡茲制

勝之道屬我基宥之臣入捧絲綸贊調鼎鼐九夷八蠻

雖已賓服五風十雨雖已順成想坐退思巖之時猶軫

若納溝之慮使草木無不遂性則日月可與爭光持此

茂勲永居端揆某托身造化傾耳拜除瞻望清明無復

到釣天之所奉行寬大其敢負玉州之民激此懦衷寫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四十四

宋文

之桑牘

藁簡贅筆序

章淵

余解官南昌復居南墅艸堂於若溪濱踰七年矣閉關

却掃息交絕游屯寔晚境幼稚盈室脫粟屢空斷編自

娛矣文有抵牾隨輒是正事或牽連亦皆記載投蒿破

籠久而盈積閱視得數十幅不忍與故紙同弃錄爲五

卷題曰藁簡贅筆云章淵伯深父序

修行淨土法門後序

侍郎莫仲珪

娑婆苦境也欲脫衆苦必修西方西方樂園也欲生極

樂必信佛言譬如有人行於曠野暮夜昏黑羣賊在後
執持利器競來逼逐四顧旁皇逃避無所呼天叫地誰
來救卹忽遇老父而告之言此去不遠有長者居福德
威勢盜賊不侵樓閣真實快樂自在烟霧所障汝不能
睹汝但決往吾不汝誑其人聞語歡喜踴躍策步高蹶
不復迴顧注目一心更無他想俄頃之間至長者所羣
賊苦惱杳絕蹤跡種種快樂無異所聞彌陀攝受衆生
長者居也安可不往釋迦指導羣迷老父言也安可不
信世之人於西方之說懵不能知比比皆是知矣而不
藝文補

卷之十七

四十五

宋文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七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八目錄

釋正受 居吳興永壽蘭若

首楞嚴統論

丁昌朝 歸安人

潯溪祇園寺莊田記

張栻

答湖守薛士龍寺正書三首 士龍名季宣

跋杼山書少陵歌行帖 杼山劉岑

張九成

藝文補 卷之十八 目次

賀沈左相 該啓見前

與常子正中丞書 名同郡守兼寓公

朱熹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爲烏程芮燁

跋米元章帖 爲劉燾詩

與芮國器 燁 書二首

答湖守薛士龍書二首

答陳泰之 大昌 書二首 程大昌休寧人寓公

呂祖謙

祭芮祭酒文 名碑

通芮氏定婚啓 呂第三娶乃煒女

附芮氏誌

鄭如幾 寓公

復張無垢難魏春秋書

嚴康朝 長興人

應蒼和尚語錄序

沈作詰 丞相諱之姪

寓簡序

藝文補

卷之十八 目次

寓簡九則

陳亮

謝葛丞相 鄭啓葛鄭歸安人勝仲孫

謝葛知院 鄭啓

書家譜石刻後

蕭德藻 寓公

重修周將軍廟記 爲歸安沈祖德夢徵

沈清臣 烏程人

賀誕皇嫡孫表

證通法師師友

西資社同誓文 爲寄居士夫

沈璿 當作璿崎子

遠法師齋忌禮文序

張掄

高宗皇帝御書蓮社記 烏戌音靜精舍課僑

沈洵

韻語陽秋序 爲葛立方

葛立方 勝仲子鄭之父

藝文補

卷之十八 目次

韻語陽秋自序

講易堂記

李燾

說文解字後序 爲張有

李本 歸安人

周必大轉中大夫制

周必大轉太中大夫制

程大昌 見前

周必大除兵部侍郎制

周必大轉朝奉大夫制

周必大封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制

周必大辭免兼管事不允詔

演繁露序

攷古編序

三君子祠記

秘書省繁露後

倪思 歸安人

周必大轉少保進封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

藝文補

卷之十八

目次

四

封四百戶制

周必大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制

周必大除判隆興府制

周必大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制

周必大以郊恩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

周必大復觀文殿大學士告

周必大降榮陽郡公制

周必大復益國公告

周必大轉少傅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

戶制

楊萬里江東運副制

乞留楊萬里劄子

無倦堂記

祭周子充丞相文

經鉅堂襟志 十二則

周淙 長興人

重修六井記

王介 昭慶軍判官

藝文補

卷之十八

目次

五

聖門事業圖後序 爲李元綱

李元綱 寓公

聖門事業圖序

吳莘 歸安人

楚州重建學記 爲郡人章沖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八目錄 終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衡康侯叅韓

韓昌箕仲弓增定

首楞嚴統論

釋正受

衆生之所以流轉三界升沉六道以欲爲之基嬌爲之括也情之所附想之所依夢死醉生胡能超脫世尊以大慈航濟是苦海爲欲願宣妙法普覺衆生慶喜逆知時之將至乃身匿嬌舍爲之發顯所謂法不孤起也愚膏精研是經自文殊提攝慶喜歸如來所頂禮悲泣勤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宋文

奉咨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陀三摩禪那最初方便世尊不答但以當初發心見何勝相頓捨恩愛又以一切衆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其次又以爲不識心目所在及於內外七處縱奪問之何歟竊原如來之意將提攝慶喜至如來自到境界及令末世衆生如慶喜自見自悟此則直指之道非觀照及於此不能針芥相投神領意解則如來不得已示以入三摩提之路破五陰魔之感是爲最後垂範嗟夫如來悲憫之心可謂至矣然經旨微妙未易發明自

神龍緒繹房相筆受繇唐迄今無慮數百年箋釋之學不爲不衆類皆舉此畧彼互有得失國朝寂音尊者於此經中得大受用遂著尊頂法論詆闢異說疏通與義惜其未傳而入圓寂園悟禪師偶見之歎曰此真人天眼目也卽施長財百緡勸發盱江幕彭公思禹刊于南昌建炎之後其板不存紹興初其徒智俱化緣重鉸行於高安今復湮沒世無此論其功唐捐三山紹被首座獨珎藏之愚扣請至再始起十襲觀其文約而辯義宏以顯迷冥暗室破以華炬拘攣疑網決以寶刀手之拳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二

宋文

拳不能釋去以其統說貫爲聯編也爲之釐析於正文之下是爲合論以其理有未到也爲之補以其文有不妥也爲之削以其字有舛也有訛也爲之正淳熙乙巳僅成綿絕未遑流通紹興士子以進普燈錄振錫都下館於郊臺祇園菴越明年冬徙居吳興永壽蘭若泉石蕭然飽食酣寢之餘抖擻靈衮卒成厥志凡小字非正卽補俾觀者有攷焉始寂音著是論靈源以書詆之謂室後人自悟之門故寂音後叙謂有人於此稱祖師棒喝則謂之禪置棒喝而經論則謂之教於實際中有此

弟子未達者以爲矛盾實覺與老南和尚分庭於
黃檗啓廸方來尋從泐潭月禪師授此經要及謝事黃
龍居臘堂日讀此經不輟每掩卷拊几告衆徒曰此禪
髓也有以知前代宗師互相激揚不得不爾未易以差
殊觀也寂音諱德洪覺範其字均陽人待法於真淨無
盡居士張公商英與之莫逆其行實見續僧寶傳寂音
尊有其目號耳露滅又其別號也無盡罷相爲逐客寂
音亦羈縻罪地是時乃成此論昔文王拘羑里重易六
爻若無姜里也孔子在陳弦歌不衰若無陳也後秦肇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三

宋文

法師亦以圖屏中終寶藏論大慧焚牒竄極陽著正法
眼藏聖賢之定惠難無入而不自得寂音則亦然少年
備異自儒生視髮文字膾炙人口世遂以爲詩僧大慧
定亦時嘗專以師禮住雙徑日圖其像而讚之迨還自
蜀上同安首修其塔近有作公論者肆筆詆訶多見
其不知量也雖然寂音謂琉璃王嗣位誅釋族一事豈
必合方與其事不涉濟之喻而慶喜已叙其事由是
而知自問名爲乃他時所爲者夏續爲一經爾
如來說此經與涅槃論之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四

宋文

而無盡又修此經爲清淨海眼刪去指河及他事節則
大謬矣嗚呼謂楞嚴可刪則三藏十二部孰非可刪之
文清涼國師造華嚴疏欲證釋師訛舛而不得梵本但
昔之經尾如云佛不思議法品主卷之第三板第十行
一切諸佛稱號諸字又云大瑠璃寶恐是吠瑠璃寶主
峯從圓覺悟入作疏鈔欲改皆證圓覺爲皆具圓覺真
淨極口痛罵謂若一切衆生皆具圓覺而不證者更無
一人發真歸元凡夫不必求解脫矣孔子以斯文爲已
任因魯史作春秋雖寓筆削斧袞之旨於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如書夏五書郭公則亦因其舊文信以傳信疑
以傳疑况西方大聖人之書又非世書之比孰謂無盡
在儒門爲鉅公在覺苑爲大居士乃於此經擅爲妄改
何弗思之甚也豈惟是哉圓覺曰此虛妄心若無六塵
則不能有宗門單提姑以六字爲句可也天竺訥以爲
是句則不可也根與塵合方有妄心如來之意以此今
則先有妄心何置本旨豈其然乎雖佛以一音演說法
衆生隨類各得解以意爲解可也以句爲定不可也靈
巖安禪師讀此經至却見立知句即無明本句知見無

見句斯即涅槃句安破讀爲知見句立論知即無明句本
知見無句見斯即涅槃句洞然開悟後人顧可因以是
爲定句耶梁昭明太子析金剛般若經爲三十二分而
世師尚疵之謂爲破碎法身泥訥爲義學之師乃妄定
句讀如此抑其大謬矣清淨海眼經會稽慧印已版
行是滋後人之惑故愚於此不得不正救其失圓覺畧
疏序有曰不以其所長病人故無排斥之說不以其未
至益人故無胸臆之論今愚則不然是其所是非其所
非何嫌於排斥之說因其舊義附以已見何嫌於胸臆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五 宋文

潯溪祇園寺莊田記

丁昌朝

釋氏之教本於清淨寂滅平居恬養得遂其性者以香
積窟足故也苟無常產則香積不足以充晨昏而欲使
之安於清淨寂滅難矣是宜奉釋者褒然爲首以興莊
田之利也去城之東有塘曰荻不及三舍有溪曰潯在
潯之北有寺曰祇園楊公保義之所椎輪是時百廢未

舉及法照禪師悟老勉從其言自中溪經之營之不
及五載而落成獨常住置之若縣然未足以容眾
林杯渡而至有及門而不能留者有留而不能久者往
往飛錫而之他住持悟老長慮卻顧思買田以資歲計
志未得也有信士朱公道寧者留心內典樂施利益一
日悟老以其誠告公曰無難吾當辦之居無何廼命二
子仁佑仁寵捨田貳拾畝爲之倡其仁寵將仕又能從
父之命廣募士瘞量力而施以所得之貲增益其數不
踰歲月遂成一夫之田居皆膏腴無旱潦之患自茲以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六

宋文

還歲儲贏餘晨夕所不給者今無有也四方清衆雲集
而憇息焉朝於斯夕於斯精修禪定恬養天性一境之
內薰炙而善良者不可勝計蓋公之惠有資於澤故也
乃若佛殿之建適會歲歉公又出粟以助其役浴堂湫
隘卜其爽塏公又樂施更以石爲輪藏凋弊閱時寢久
公又命工以繪以續凡此皆利益之廣者則公之所惠
豈止一時將施後世無窮也而蒙福豈止一身將貽子
孫不泯也其與童子聚沙爲佛以成勝因貧女奉錢入
緣以爲善果相屬矣悟老與其徒感公之德無以報相

與立祠繪公夫婦像朝夕聯仰又爲昌朝爲之記昌朝應之曰公之仁賢樂施人所共聞其來尚矣何事於此悟老曰耳之傳豈能久乎綿歷歲時將遂湮沒孰若形容盛美以刊諸石庶幾有永昌朝應之曰悟老之言是也安敢愛斐陋之文

答湖守薛士龍寺正書三首

掌故不介今備錄

張 栻

講聞高誼之日久矣近歲見呂伯恭陳君舉稱說尤詳每念瞻際以慰此心在省中時亦見辭免審察文字竊爲諸公言致賢者之道恐不當如是已而其亦出關尚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七

宋文

念取道義興儻可一見而又差池徒往來於懷而已茲辱手字辭氣溫厚如接眉宇重爲先契尤所感歎即日歲晚雨寒伏惟撫循有相台候萬福某向者備數朝列雖粗知自竭而誠意不克迄無以仰答明主之遇寬恩保全獲返先廬惟知深自省厲他無足軫念聞去冬嘗以使指往淮上想事情之實悉得徹旋冕之前所謂荒困燕於包占經理害於無謀二語誠切要也吳興下車復久學道愛人之志亦可少施否某每念時事若此良由士大夫鮮克務學之故蓋天理之微爲難存氣習之

偏爲難矯譬諸射者在此有秋毫之未盡則於彼有尺尋之差矣自惟不敏惕然夙夜不敢遲暇思得良友相切磨以庶幾乎萬一其願見之心誠非可以言喻也報問之始亦不欲只以寒暄語惟窮理戒我心之萌臨事防已意之加克茂德業以慰士望伏紙拳拳

論及學校之事此爲政之所當先也湖學安定先生經始當時作成人亦可謂盛矣聞欲招陳君舉來學中此固善但欲因程文而誘之讀書則義未正今日一種士子將先覺言語耳剽口誦用爲進取之資轉趨於薄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八

宋文

此極害事若曰於程文之外明義利之分教導涵養使漸知趨嚮則善也

某前年過霄上時嘗往拜安定先生之墓荆棘幾不通路又墻垣頽圯爲何人所侵勢有可慮某意謂宜專責教官掌管令一家守之正其封域勿使侵犯是時無可告語今想自賢使君下車之後已留意矣謾及之

跋杼山書少陵歌行帖

張 栻

杼山風流蕭散如晉宋間名人其書法亦然覽之者猶可想見從容談笑時也

賀沈左相該啓

張九成

恭惟僕射相公謀先國體識見時幾親結主知爲特名相四海之內舉袂歡呼平生經綸正在今日今人才正待作新弊害正待除去斯民正待膏澤風俗正待變移某雖老矣尚庶幾見太平之盛際爲投老之樂事也萬望留念

與常子正中丞書名同

張九成

遽遠教警瞻仰極深台施行日凡兩通郊外皆不獲望見少慰鄙懷此情悵惘未易名貌暑退作京伏惟台候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九

宋文

起居萬福某不才多病衆所嫌唾亦自厭煩分老丘園永親甘旨伏承中丞舉之廢棄之中置在侍從之列方欲少殫微節上報國家而中丞抗章引去某病體亦不可枝梧儻中丞朝晚還朝庶有承教之幸不然終求遂志小舟訪公於苕霅之上不難也他惟倍保寢興卽秉鉤軸以福宗社生民

胡孝轅據此書謂子正初寓吳興後居鹽邑其曾孫林及林裔士昌輩入國朝仕版不絕乃我湖郡邑志與姑蘇志俱以林爲武康人豈兩地相近各有寓居

遷徙不常歟查宋史林不元心衡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朱熹

江南西路轉運司養濟院在隆興府城東崇和門內轉運副使吳郡錢公某之所爲而荆管嘉禾丘公某毗陵尤公某之所徙也豫章爲江西一都會地大物衆而四方賓旅之有事於其土者又不絕於道路平時通功易事足以相生養獨不幸一旦有疾疫則惛然無所歸求藥與食或無得焉則轉死於溝壑者歲不知幾何人而有司者莫之知也軋道九年轉運副使吳興芮公燁始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十

宋文

有聞而閔焉去之日留私錢百萬以委後人稱貸貿易收其贏以市藥物給病者淳熙五年判官開封趙公某復以私錢百四十萬買田東關羅舍病者又得以食七年錢公寔來而芮公已爲吏部侍郎是年春趙公亦以吏部侍郎召趙公知公雅意亦有樂乎此也因亟以書來諭公則移書芮公請所留錢益以已資百三十萬買田長定而又創爲此院延慶崇和兩門之外使病者有以居焉自經始至落成若干日而就凡爲門五間堂三間夾以便房中爲丈室東庖西園左右廡各五間廡深

三尋後七尋有奇中設木榻十有八冬加障蔽以禦風寒暑則撤之以漂煩鬱疹治有工藥石有劑其不可療者亦予櫬槨以葬職掌之人皆賦以祿俾供厥事又專屬僚吏以時行視而課督之蓋三公所捐皆四方之聘幣不以入於家者合之爲錢三百七十萬所買三墅爲田千有一百一十畝歲入租爲穀九百八十三斛有奇其詳則書之牘藏之有司而院之戒令糾禁亦書而揭之堂上旣錢公又刻其事以聞詔下施行如章而錢公去矣二公踵至周視錢公之所爲者而屢歎之然猶以藝文補

卷之十八

十一

宋文

院在門闕之外懼夫病者之有所不便於醫藥也乃相門內得故歸德佛舍之廢址而遷焉凡僧屋十有八間并得故僧田六頃又市鍾陵灌城兩墅之田七十畝歲收穀三百餘斛錢五萬有奇以充入之蓋自是以來病而無歸者多賴以全活不幸死者亦瞑目而無所憾焉於是臺之群屬與郡史之奔走焉者私相與謀因文學掾黃君某述其事來請文以記予時方罷浙東常平事三復其書而竊有愧焉蓋崇寧之制凡安濟坊漏澤園之政皆領屬常平使者其有曠闕非將漕主計者之憂

也今職其事者或不能及而五君子者乃能汲汲乎其職之所不必爲至出義錢以輯成之雖其先後來去之不齊而其閎測之深計慮之遠泯然若出於一人之心而手自爲之其制愈脩而愈密其惠益增而益厚於以推廣聖朝昭天漏泉之澤於湖山數千百里之外其意旣甚美矣而其學道愛人之効又足以警夫職其事而不能然者以興起之其利豈不又甚博哉因不復辭而爲書其本末如此旣以著夫五君子之成績而自訟以曉當世又以告後之人使知五君子者相爲始終十年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十二

宋文

之間所以成此者之不易而不敢壞也錢公又嘗奏免贛吉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爲錢千有一百九十七萬九千有奇兩州之人尤歌舞之今以祕閣脩撰知婺州事其救饑之政亦爲諸郡最云淳熙十年三月甲戌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朱熹記

跋米元章帖

朱熹

米老書如天馬脫轡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爲犇軼而所爲劉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淳熙乙巳三月晦日朱熹仲

晦父觀於延陽西山景福僧舍

與內國器書二首

朱熹

竊聞學政一新多士風動深副區區之望但今日學制
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攷爲陞黜使學者屑屑然較計
得失於毫釐間而歲久成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
不復根據經史本義以故學者益鶩於華靡無復探索
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
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
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
弊而當時咸謂之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
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
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譎慢易之習入人心
深今乃大覺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
執事妄以鄙見薦聞伏蒙垂諭及復其說幸甚幸甚然
竊竊以爲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行且事亦
顧理之所在如何耳理在當行不以行之難易爲作輟
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幸而至於真不可行然後已焉
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十一

宋文

其頗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
今日正當救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
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
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
自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

答湖守薛士龍書二首

朱熹

熹竊伏窮山講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擇之歸
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成物之大教區區益
願承教於前顧以憂患之餘屏跡田里而執事名問方
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
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擴之之來乃知榮膺眷眷出試
輔藩宣布之初譽處休洽深以爲慰又蒙不鄙遠貽書
翰所以教告甚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生所
深欲聞者感幸之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熹
愚不敢當者二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
鈍事事不能及人顧嘗側聞先生君子之餘教粗知有
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益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
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自悔始復退而求之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十四

宋文

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合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躋攀以幸其粗知義理之實不爲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慄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反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畧聞之矣顧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而文學無所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昨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彊其所以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爲影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行道濟時之事責之此熹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以爲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儻未斥絕尚冀有以警誨之使不迷於入德之塗則執事之賜厚矣他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

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才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爲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嘗竊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益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輕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敢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幸甚又聞慶曆間嘗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考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遙想郡齋之間伏紙不勝引領熹屏居窮陋幸無他苦而涉春以來親友喪亡吊問奔走不得少安殊無好況此外無足言者誨諭諄復仰荷不鄙之意然無可不可之教則非初學所敢自期而待禮而應者尤非衰陋所敢萌意也區區之懷前言蓋已盡之矣萬一諸公終不察則不過恭俟聽從而已無他說也蒙愛念之深而其間頗有未相悉者故敢及之然不足爲外人道也垂論湖學本末不勝感歎而所論胡公之學益得於古之所謂灑掃應對進退者尤爲的當

警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已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諭也踰伏之蹤末由承教於前徒切歎仰儻不棄外時得惠音以鞭策之實爲萬幸而來教之云倒置已甚讀之愧汗踧踖不知所以自容萬望矜察自此書來存訪死生之外削去虛文直以道義啓告誘掖此真區區所望於門下者鄙懷慳慳亦得無所慚憚而悉布之以求藥石之誨不審尊意能容而聽之否

答程泰之

大昌書三首

朱熹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十七

朱文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熹恐此道字卽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偶三乃奇偶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一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詳其文勢與列子易變而爲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耳不得謂非數之一也

策數

策者著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爲筮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掛扚之外見存著數爲言耳蓋

揲著之法凡三揲掛扚通十三策而見存二十六策則爲老陽之爻三揲掛扚通十七策而見存三十二策則爲少陰之爻三揲掛扚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爲少陽之爻三揲掛扚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爲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陽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爲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爲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爲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爲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十八

朱文

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少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爲老陽坤六爻皆爲老陰六子皆爲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爲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爲百九十二其合亦爲二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河圖洛書

論雖以四十五者爲河圖五十五者爲洛書然序論之文多先書而後圖蓋必以五十五數爲體而後四十五者之變可得而推又况易傳明有五十有五之文而洪範又有九位之數耶

當基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爲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爲一說及焦延壽爲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爲分四十八卦爲之公侯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十九

宋文

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爲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爲巳之辟坤不當爲亥之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爲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說互爲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爲公侯卿大夫以陷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楊雄太玄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

首多有增損震離兌坎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臨震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據其說以正焦氏之失也

孔穎達

孔氏是一揲也四字先儒莫有覺其誤者今論正之信有功矣但細詳疏文後段孔氏實若不曉揲法者但爲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而誤多此四字耳其云合於掛扐之處又云合於掛扐之一處而揲掛之則實有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二十

宋文

畢中和

畢氏揲法視疏義爲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爲庸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唯以三揲之掛扐分措於三指間爲小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

又

熹昨聞禹貢之書已有奏篇轉借累年乃得其全猶恨

繪事易於聞有難攷究處近乃得溫陵印本披圖按說如指諸掌幸甚幸甚此書之傳爲有益於學者但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而考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說疑晁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爲洞庭巴陵者爲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卽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卽今江州之地卽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於匯也晁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蓋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卽今廬藝文補

卷之十八

王

宋文

度本必身到足歷故其說亦難盡據未必如今目見之實切者明耳聞下自去國嘗經行而留意之久記施之當其必有以質之故輒獻所疑伏惟有以教之幸也又病中得窺易老新書之必有以見立言之指深遠與博非先儒思慮所及矣尚以道中盤輿搖兀神思昏憤未容盡究底蘊獨記舊讀儼若容止作容字而蘇黃門亦解爲修容不惰之意嘗疑此或非老子意後見一相書引此乃以容字爲容字於是釋然知老子此七句而三藝文補

卷之十八

王

宋文

協韻以容韻釋脰若符契又此凡言若某者皆有事物之實所謂客者亦曰不敢爲主而無與於事故其容儼然耳近見溫公注本亦作客字竊意古本必更有可考者雖非大義所繫然恐亦可備討論之萬一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祭芮祭酒文

呂祖謙

嗚呼耒耜掛壁未試菑畬饑者見之喜動眉鬚實之感如鼓應桴見諸功用則皆其餘通都大達赴車相及威臣烟越肥秦瘠獨公之喪交吊聚泣公微權勢人

裁戶培彼奉奉者果何爲哉升屋三號萬事冰泮誰窮維之至此不畔矧惟某等事公澤宮臨風一慟吾道其窮前日之祖今日之酌觴酒未酸俛仰千載

通芮氏定婚啓

呂祖謙

合父兄師友之契疇若高門聯婚姻甥舅之親敢於他族問名之始在禮有初某人緒論與聞曾是漸摩之舊伏承令侄女素風不改諒惟淡泊之安永愧諸生自老西河之上尚慚季女肯來南澗之濱

耐芮氏誌

呂祖謙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三

宋文

夫人芮氏吳興先生之季女東萊呂某之繼室也生十有一年而先生沒及長澹靜馴飭母王夫人隆愛之嚴於擇對不輕諾某少獲事諸公長者而海內知心則實惟先生之門夙夜念無以醕適中饋乏主聞夫人之賢乃委幣以請既廟見慨然曰吾他日有以拜先生墓矣歸之明年某病廢夫人護視劬瘁得廢疾以卒曾祖寧祖彥輔贈朝議大夫先生諱燁終右文殿脩撰夫人生以紹興三十一年九月五日卒以淳熙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是年九月十五日耐於婺州武義縣明昭山先君

兆域之左

復張無垢難魏春秋書

掌故節取衢從兩山墨談錄其全

鄭如幾

僕不能趨時媚世守所學至於窮且老因刊正三國之書以度餘日辱賜教疑其予操而黜備衰病居山無緣面究欲置不報恐閣下終疑不解敢申其說商系夏周系商秦系周漢系秦魏系漢晉系魏綿綿系而不絕者謂之統若以魏篡取黜不使系漢則統其絕矣春秋列國之君雖篡殺而取者皆得承其統聖人不沒其實所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三

宋文

以著其罪也司馬遷作史記畧準春秋至秦項呂氏亦皆列之本紀僕作魏本紀非予之也法應然也董卓之亂王室覆蕩獻帝曹陽之敗六官委棄於塗泥百官餓死於墻壁自古播遷危辱無甚於此而山東諸侯以義名師擁據睥睨莫或有惻然動心者操獨奉迎都許披荊棘立廟社使如綫之緒絕而復延雖其心不可得而量抑亦有功於漢者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出居於鄭書曰公朝於王所及天王狩於河陽又書曰公朝於王所公朝而諸侯不與所以譏諸侯之不臣也司馬溫

公謂操取人下於辟盜之手非取於漢深亮其亡漢者非操之罪僕猶不敢以爲然蓋操實攘而有之罪安得而掩哉至如殺孔文舉弑伏皇后與夫受禪之文陳壽所畧僕皆特書而詳志之不沒其實以暴其罪爲萬世亂臣賊子之戒黜之之旨不爲不嚴獨表其奉迎一節以厲後世臣子臨艱危不可以棄其主耳至論其心則曰學古而任數外夷而中險舍小怨以矯情引大義以飾詐惜其畧有餘而度不足其罪而黜之者如此亦槩得其情矣未嘗予之也若曰魏篡而有之不當系漢則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五

宋文

非春秋之法也噫漢亡宗室布在天下惟虞表璋備耳虞表既敗璋又失國幾其奮起而興劉氏者舍備其誰哉望之深故責之切方曹陽之敗臣子有不可爲心者當時爲將軍領豫州刺史擁重兵據方面其勢足以自通其言足以動衆曾不聞馳一介之使修常貢之職嗚呼訪在亡亦未嘗出一詞以激漢之義士果有意於此漢乎謂其長者長者固如是乎厥後獻帝密詔使之圖操備與操方昵出同輿坐同席非不得其便也畏不敢發事覺其敗乃連於袁紹紹何如人哉紹破往依劉

表至是始聞其謀蜀之計於諸葛亮夫荆益同姓之邦使備與之協和庶幾或可以興復也春秋伐同姓者貶其爵而人之滅同姓者絕其類而夷狄之且誅之豈致使平漢中漢中蜀之咽喉也備苟不急於自爲備益州之兵食討平張魯而扼其咽喉孰不壺漿以迎節璋將遜避之不暇矣備不知出此乃背恩棄義反襲而奪之長者固如是乎昔光武破尋邑討王郎降銅馬救斯民於塗炭然後卽位收元故中興之功照耀往策備於漢無纖毫之功滅同姓而垂義舉納宗婦而亂人倫亟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五

宋文

欲稱尊告祭天地託流言爲獻帝舉哀定謚而帝尚無恙也騁區區口舌以誣群聽一皆出於變詐無足取者操有無君之心猶畏名義備有所畏乎閣下唾操而不知備有可唾者如此僕爲之贊曰任智勇以爭天下之勢仗信義以歸天下之心此高帝之所以創業世祖之所以中興也備之智勇信義何如哉蓋未有智勇不具信義不立而得志於天下者也僕所望備者深矣必欲以蜀系漢不知蜀亡系之魏耶系之晉耶又莫適攸從也

閱元衢曰三國何時責以高光勲業益州不取必人
人手漢祚不紹將聽其亡凡此行權未始非經至其
初雖擁空名尚無寧宇曹陽之役亦難深求之吾惜
橫浦之難之不存也葉敬君夙稱博雅輯彼郡志乃
逸若人

應菴和尚語錄序

嚴康朝

臨濟正宗十傳而至佛果虎丘嫡嗣當代其唯應菴應
菴以歷劫堅剛之心見此道光明之本天然師子吼裂

破野狐心栗棘金圈不容情解銅頭鐵額也斷命根要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三十七

宋文

識應菴宗綱莫向此紙上卜度壬申六月旦日書

寓簡序

沈作詰

莊周氏疾夫世士之沈濁不可與莊語也則託意於荒
唐謬悠之說以翫世滑稽而其文環瑤連玆詠詠可觀
益實無心於言也寓焉而已爾予屏居山中無與晤有
所記憶輒寓語簡牘紛綸叢脞雖談諧俚語無所不有
而至言妙道間有存焉已而誦言之則欣然如見平生
故人抵掌劇談一笑相樂也因名之曰寓簡聊以自娛
庶幾漆園之無心抑有如惠子者或知其為無用之用

乎甲午夏寓山自序

寓簡 九則

予壯歲嘗於坐右書云侈心生當念敗德淫心生當念
速死此未能戒定者攝心以其所畏也猶賢乎放肆不
能自反者爾又曰仰則求之於天俯則求之於身遠則
求之於古人近則求之於君於天於身於古人者無求
而不得也所謂求仁而得仁者也於君者則有命焉外
是吾無所求矣

人平居終日役役樊心神耗氣力忿怒憂愁頃刻不自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三十八

宋文

樂稍得閑暇輒恍忽若有闕事逮其回光反照了無一
事為已者茫茫然畢竟何為喪吾真以從人好真可憫
笑以此知能自適其適者不管其他閑事也予嘗謂弊
衣無所愛便於卧起而免矜持非食無所費適於饑飽
而亡貪殘陋居無所飾安於寒燠而省土木小官無所
戀廉於俸祿而遠禍患視夫華服以侈外觀而無所順
於身珍膳以夸厚味而無所益於生高明之居專獨處
而無所庇其族尊寵之位患失苟得而無所康於民者
相去有間矣此予所謂喪吾真以從人好了無一事為

已者也

每聞閑焚香靜對古人凝神著書澄懷觀道或引接名勝劇談妙理或觴詠自娛一斗徑醉或儲思靜晤心與天游當是之時須謝遺萬慮勿令相干雖明日有大榮大辱大禍大福皆當置之無令一眼睫許壞人佳思習熟既久靜勝益常群動自寂便是神仙以上人也一世窮通付之有命萬緣成敗處以無心

處困之極時命未通但可安貧守靜修身養氣以道自娛一切外事盡當屏絕雖博戲諧謔過從游觀亦且暫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三十九

宋文

置非直省事聊遠悔吝宴坐一室數息寧神隱忍無爲必逢亨會有外事來觸此境界便當猛省極力止之一生之計通塞貴賤自有定命一家之計饑寒飽煖亦有定分皆非智力所能爲也營營何益徒自苦耳況世路方艱惟退藏爲得策且只一觴一詠笑傲自適閑閣焚香讀書以窮性命之理著書以寓經濟之意賦詩以發喜怒哀樂之心浩歌以暢幽閑曠遠之趣焉往而不自得哉營營然者力務去之勿容其少留也

視身如雲視世如塵中有至真其樂日新

古語云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予雖不事口腹然每飯必有魚肉蔬茹雜進食氣爲五味所勝蓋未嘗知飯之正味也今年居貧甚久而遂至絕糧晨興饑甚念得飯足矣不願求魚肉也典衣得米炊熟一餐不雜他物穀實其香甚美八珍何以過欣然自笑蓋予年六十有九始知飯之正味其餘不知者蓋多矣

客語予曰甚矣子之貧朝不謀夕而有憔悴之色豈知道者耶予曰世莫榮於仕宦而吾以嫌惡爲生靈之故明知其及禍奮然爲之人莫樂於嗜慾而予覺四十九年之非一念勇猛清淨獨寢其視柔明秀慧若脫去疾疢之膏肓也夫二事者吾不以爲難而況貧賤者曾足以動吾心乎

予沈子老矣無田可耕無園可鋤無屋可處大率皆無耳更願於身無病於心無念於人無往還於世無交涉於妻兒無愛戀則亦於死生無凝滯矣天地萬物同歸於無豈不快哉

謝葛丞相 卿啓

陳亮

平生險阻寧一事之稱心晚節遭逢當上聖之信目况

更新於爰立方共鋒於具瞻適丁斯時當有其幸敬惟
大丞相國公山立玉峙地負海涵才非求奇貴其可用
事人已甚取其適宜不自知其同心寧更防於異已是
非毀譽皆榮於曾中小大短長自安於度外雖幹旋之
功每極其妙而歸宿之地卒底於平士守常心物無厭
至百年舊典當如是於施行一日俊功宜不憂於震動
共贊朝廷之授士亦令草莽之逢時亮少不自量謂功
名差易耳晚更多難雖性命其如何忽從死灰之中騰
上烈焰之表栽培傾覆天亦何心噓枯吹生人焉有助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三十一

宋文

謝葛知院

陳亮

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殺要豈公心惟愛士出於
至誠則恤刑視其大體門牆舊物螻蟻微生鳴其積冤
之義是代念某少持跌宕久迷闊疎學劍何止不成
復有逸想讀書非求甚解第采高標謾曰古心不入俗
眼既置身於無用宜取禍以難明下流而致縉紳之見

推從何自取窮若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無困謂其最
強處以任俠加虛謗於實事入信語於疑心內揣甚安
譽不為喜而毀不為沮外傳大甚惡欲其死而愛欲其
生福在平時合成奇禍重於當塗之立意加之衆怒之
鑿空人與千金未能半信家置一喙猶有後言遂煩詔
獄之興允謂事情之審不勝讒者尚及今茲非廟論之
至平蓋殘生之末已此蓋伏遇知院相公以絕人之量
涵蓋世之英闢闢往來歸之無事是非好惡泯於不爭
方其為布衣之時固已有公輔之器較藝軼出肯矜衡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三十二

宋文

書家譜石刻後

陳亮

陳氏得姓所繇來其詳今不復載自太丘長以來達既
渡江其後中微霸先用以為陳歷歷可攷及唐末五代

其於皇朝之初陳氏散落爲民請不可繫今斷自我七
世祖始受所建國也自我皇祖若諸從兄弟歲時奉祀
有所謂軍陣次尹者亮兒時不得問今莫可質猶記湖
州尚書一人以待博聞者參考

重修周將軍廟記

蕭德藻

侯廟食本末厥既有考不復枝出吳興沈德遠言軋道
八年夏自樞密院檢詳去國屏居家山之艸堂十一月
望拜守秀州命越三夕夢謁侯廟視壁間畫列宿天人
及斬蛟象寤而思之獨宜與人廟侯耳非吾新命之地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三十三

宋文

且平時足跡未嘗至意念亦不及胡爲乎神處其間哉
已而改命守常州十二月入對便殿卽之官道松江振
風驅湖浪若舉平陸漫漶膝高下洶聞聲撼雲空碎舟
蕩骸者相屬吾舟亦敗恆焉致禱舉室數十口常之吏
卒亦百輩躍出驚波中柳與保道旁草舍幸皆無苦旣
至常延見吏屬徐問宜興長吳千乘侯廟壁畫畧如吾
夢中所見且言廟久不繕理乃以二十萬錢授千乘俾
歸新之邑人相勸輸財力樂成不踰時輪焉奐焉益張
厥靈益大厥聲方欲伐石大書適遷太府少卿總領淮

東軍馬錢糧遂不果後二年德藻故人丹丘陳時中爲
常州德藻過焉因道德遠語時中曰德遠若有待也吾
常多侯幸遂書此吾爲子碑之德藻惟前事雖似瀕神
恠然忠義之氣在天地中嘗獨皎然於汗漫不可測知
之際同焉者應不問古今若陽燧之召火方諸之召水
端倪了不容索侯少時里居搏蛟虎如轢蟻虱蓋世俗
所喜道者此在聖人之門其猶有貶焉晉武帝朝爲何
等時侯官中執法擊司馬彤不少貸尋隸彤爲將討齊
萬年侯固不知彤之將遲也哉自常情言之死君命固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三十四

宋文

其分死大臣怨容可自剄侯以彤借君命置我於死地
所借者我所當死也尚何辭以寡敵衆矢殫弦絕蹈白
刃義不還顧英烈凜凜跋蹙爲奮鄭伯有馮三世卿族
其精爽猶足以動國人侯忠義貫幽明能感發其類於
白世之下固應耳吾乃今有虞於二君子哉德遠名祖
德時中名庸

賀誕皇嫡孫表

沈清臣

洪圖錫奏十年過蒼錄之期朱邸發祥奕葉啓綠車之
慶事關社稷喜極神人恭惟陛下襲積累之休撫靈長

之運非獨之盛事曠古昔以希聞璋拱帝堯揖遜相
傳於世其德之隆承人見於文孫兩宮之弗祿膺
來四世之祥嘉坐閭世濫叨分委獲親榮懷尤動尼蹕
灼見天心之默祐豐形足蹈不勝臣子之至情

西資社同業文

證通法師師友

維隆興元年歲次癸未四月八日釋師友洎闔會大眾
歸命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菩薩海眾願運洪慈俯察微
意具寄惟念宿福深厚生處中華恭覩大藏七經純談
淨土依正莊嚴功德勝妙返觀此處三惡八難多不善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三五 宋文

羣生老病死壽命短促自力修行難進易退先聖憫我
等故立此念佛法門深談易往激勸末生古今聖賢
此道者其書山積湖海縉素結此社者代不乏人寸芳
生佳彼國者多如驟雨我等是以亮情天發不約而
同東志有歸會心西境既念念不忘終期此報決取往
生我等尚慮性習不同世務繁絀口談極樂意總婆娑
理事不明行願有闕且祈云同夕歸彼隔於是謹涓吉
日聚會誠信百梵容止效弘誓仰願慈尊舒紫金手
密授我記庶我此生已去諸惡不

作眾善奉行不值邪師不失正念命終之日無病無苦
身心悅樂隨從如來同歸安養遊華早開悟無生忍游
歷十方界奉事諸佛身濟拔苦眾生同成無上道虚空
有盡我無窮若見若聞俱霑利樂

遠法師齋忌禮文序

沈璿

釋迦如來出現於世設種種法接引眾生於種種門最
捷徑者無以易於西方安養之教也嗚呼無量壽佛
之四十八願則西方之教無以啓其端無釋迦如來之
演說諸經則無量壽佛之願無以傳於世前佛作願於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三五 宋文

前後佛說經於後此道章明著較可信無疑然而多門
之法或擇之而不精精詳之士或傳之而未習譬之肘
後之方載聞簡牘有擇之而精傳之而習以開後悟此
思此施願與製是方於心載是方於書其厚薄何如哉
惟茲脩行安養之方無量壽佛實製之釋迦如來實筆
之擇之傳之習之以貽後人者東晉遠公其人也西湖
李士季清于同年執友樂清令尹李公兄素之子遭家
多難幼失所怙兩罹鼓盆孤苦之中坐進此道曩從證
通主人師友爲西資社蓋有意乎遠公之遺法也三年

於茲來者益盛凡預此社而精進不懈者奇祥異觀妙
果殊證如經所說往往有之則同社相與稱頌自慶益
期進脩李君唯念凡今若此雖前佛後佛開大法門而
遠公之德其何可遂忘退而考諸傳記作禮文一通以
示同志予輒爲識其始末因爲之言曰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之道得仲尼而後明至於公仲尼之所傳以深入
乎數聖人之道而爲後人之資者孟軻氏其人也以西
方教法觀之則遠公者猶吾儒之孟子耳子其何嫌雖
然李君之是文也固將尊其所以爲遠公者則遂從而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三

宋文

高宗皇帝御書蓮社記

張掄

臣嘗讀天竺書知出世間有所謂極樂國者國有佛號
阿彌陀梵語也此翻爲無量以其壽命無量光明無量
故又曰無量壽又曰無量光始享國履位捐去弗居超

然獨覺悟心證聖以大願力普度一切其國悉以上妙
衆寶莊嚴曲盡華好地皆黃金無山川丘谷之險氣序
常春無陰陽寒暑之變無饑寒老病生死之苦無五趣
雜居之濁用是種種神通方便現希有事善導衆生忻
樂起信於日用中能發一念念彼佛號即此一念清淨
純熟圓滿具足融會真如同一法性幻身盡時此性不
滅一剎那頃佛土現前如持左契以取寓物臣敬聞其
說刻厲精進無有間斷惟佛是念亦既有年闔門長少
靡不從化乃闢弊廬廬東偏鑿池種蓮倣慧遠結社之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三

宋文

遺意日率妻子課佛萬過而又歲以春秋之季月消良
日卽鳥戍普靜之精舍與信道者共之於是見聞隨喜
雲集川至倡佛之聲如潮汐之騰江也夫慧遠創爲茲
社距今越數百禩其間縉素景慕餘風祖述其高致者
代不乏人率湮沒無聞卒與草木同腐臣獨何幸今乃
蒙太上光堯壽聖皇帝親灑宸毫書蓮社二大字爲賜
靈章奎畫自天而下光氣照倬焜耀萬目歡喜踊躍得
奉魯有臣既拜手登受竊惟陛下臨御三紀兼愛南北
仁及草木德及昆蟲則似佛之普度一切昭昭大明如

目之中無所不照則似佛之光明無量功成治定付託
聖子夷指大寶塞裳去之則又似佛之超然獨覺悟心
證聖也至若春臺壽域亘八紘而無垠鼓舞之神民由
之而不知益與極樂國土曾無間然以是管窺聖心佛
心誰一非二豈阿彌陀佛他心道眼洞觀無礙知炎祚
之中否憫羣生之失寧故現帝王身以應濟世乎不然
何與佛合契乃如此也是則佛壽無量聖壽亦無有量
居然可知臣曩侍寵錫又出非常不獨傳示雲林以侈
千一之遇使天下後世凡獲瞻仰普得念佛三昧究竟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宋文

韻語陽秋序

沈洵

韓愈疑石鼓之篇不入於詩而杜子美之詩世或稱爲
詩史夫以詩三百篇皆出聖人之手其不合於禮義者
固已刪而弗取豈容致疑其間子美詩雖比物叙事號
爲精確然其憂喜怨懟感激憤歎之際亦豈容無溢言
余以是知觀古人文辭者必先質其事而揆之以語言

與事率事與理違則雖記言之史如書之武城或謂不
可盡信質於事而合揆之理而然則雖聞卷之談童稚
之語或足傳信於後世而況文士之辭章哉吏部侍郎
葛公博極羣書以文章名一世暇日嘗著韻語陽秋十
卷自漢魏以來詩人篇詠咸參稽抉摘以品藻其是非
不以名取人亦不以人廢言質事揆理而唯當之爲貴
至於有益名教若悖理傷道者則反覆評論折衷取予
以示勸戒振六義於中古詩亡之後發興贖於靈均未
視之先又豈若世之評詩者徒揣其句語之工拙格律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宋文

韻語陽秋自序

葛立方

懶真子既上宜春之印歸休於吳興泛金溪上我先人
之樂歸隱愚識夷塗游宦狃捷徑湛然曾次不掛一絲
之注又不能如虞卿李德裕著窮愁之書未諳王氏之

相懶問董生之朱是獨喜讀古今人韻語披味絀繹
為學最忘倦凡詩人句義當否若論人物行事高下是
非輒私斷臆處而歸之正若背理傷道者皆為說以示
勸戒書成號韻語陽秋昔晉人褚裒皮裏陽秋言口
絕滅否而心存涇渭余之為是也其深愧於斯人哉若
孫盛檀道鸞鄧粲各有晉陽秋是皆不畏人駭天刑率
意而作如昌黎公所云者也余也非惟不敢亦不暇

講易堂記

葛立方

文學政事吾夫子異其科雖由求游夏不得兼也且事

藝文補

卷之十八

聖

宋文

莫發於官學莫遠於易遊亦叢劇之地嘒咀與賸之境
能於一時相燕而不相廢者憂憂乎其難哉福唐陳公
逢掖時已覃思潔靜精微之教既筮仕靡勞弗宣聲大
彰自屬權二千石部刺史皆名能官天子知之朝廷風
夜之賢知之特付衆大之區而牧焉宜也人之言曰臨
安九邑鉅簡調辭不知其幾何捱屏鞠域徧髮闢械者
不知其幾何庾幣金粟衍耗出納不知其幾何簿書期
會不知其幾何而公以一身任之無巨細畢濟其必有
一其源者余嘗讀三墳之書曰大始之數一為太極極

者天地之母也天高地博其數則一謂之太易易者天
地之變也又嘗讀乾坤鑿度之書曰易變而為一一變
為七七變為九者氣變之寃乃復變而為一二書所言
或自一而出變或自變而歸一易之道無餘蘊矣脫能
執其甚約以攝至煩無惑乎應酬之不匱也意公之所
得有在於斯乎下車踰時教令所孚民大協和比屋無
吠犬政成矣乃於府治之東為講易堂延龍舒易經師
王虛中居之帥子弟從焉蓋欲窮其所未盡也虛中嘗
著易論四十篇準繫解易二十四卷大率顓以古易正

藝文補

卷之十八

聖

宋文

文為主異衆人之所同而味衆人所不味鈞深致遠自
得於心又豈如前人屋下架屋之比哉先治春秋學為
四傳辯失左氏正鑑紹興初嘗抱其書質於先人文康
公文康深許之濡削遺之曰遠類康成發公羊之墨守
下學元凱為左氏之忠臣今又得賢主人相依倚以緝
熙三聖之傳相輝相扶迭為炳蔚吾知此學之未墜也
陳公字晦叔名輝虛中名目休

說文解字後序

李燾

緣字寧以來用篆籀名一時者吳興則張有謙仲歷陽

則徐競明叔而虞仲房最所善者獨張謂其曰明非謙
敵也謙作復古編其筆法實繼斯冰其辨形聲分點畫
剖判真偽計較毫釐視楚金兄弟及郭恕先尤精審其
有功於許氏甚大其書今具在明何敢望邪某曰明非
謙敵信然謙不務進取用心於內成此書時年五十餘
矣晚又棄家爲黃冠師殆世外士陳了翁實愛之重之
特識篇首夫豈若明之攀援姻戚苟入書苑局登進未
幾旋遭乎兩人相去何翅九牛毛也

周必大轉中大夫制

李 木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四三

宋文

勅朕自膺傳緒累年於茲申命著廷直書無隱涉筆兼
資於衆俊汗青至溢於千編凡與纂修宜均恩渥中奉
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
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景
學該百氏才擅三長頃爲中祕之游實董承明之職大
則策小則簡迄用有成藏之山傳之人可垂不朽雖已
遷於舊次亦備錄於前勞賞惟視功格宜進秩爰錫贊
書之寵用增從橐之華可特授中大夫依前試禮部尚
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

故

周必大轉太中大夫制

李 木

勅朕妙簡官僚分講經術喜戴禮一編之竟錄儲闈百
執之勤宜被寵恩莫先端尹中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
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景賦性敦敏造道深醇敬
以仁義與言既罄論思之益事無小大皆統久兼詹省
之官嘉元良學問之寢成實總正表儀之素立屬訓解
之終帙因遷陟以疇庸爾其祗我寵光率汝僚屬同勉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四四

宋文

周必大除兵部侍郎制

程太昌

勅國家之設武部職固簡於周官論思之屬從臣任特
鑒於漢制惟兼需於猷告是每歎於才難朝請郎充數
文閣待制侍講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賜紫金魚
袋周景事幾先見其微議論不負所學粵從開館召真
西清資爾文以黼黻予言藉爾議以訐謏古義聞者五

其之虛位管今三組以交番迨此暇時具尺籍伍符而
不調適能極意於夕修晝訪而有明既不當積日以爲
功亦何待爲真於清歲其祗新渥以究遠模教民而可
以即戎固無忘於率典敬王則不陳非道其益務於蒿
心可特授依前朝請郎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賜如故

周必大轉朝奉大夫制

程大昌

勅周人序羣吏之勞以八柄而馭貴虞氏雖九官之列
猶三考而隲明庸昭總核之公不以崇卑而間朝請郎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四十五

宋文

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
紫金魚袋周某忠多裨益朕所素知祿位每加身愈恭
而退遜伐闕所積寬以時而舉颺肆循品秩之常以行
褒進之律是云信賞豈用賢而日月爲功顧猶歷階示
寵君之名器不假儻更論思而有補會令言利以相當
其究爾庸以若茲訓可特授朝奉大夫依前試尚書兵
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如故

周必大封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制

程大昌

勅朕爲歲歷相推有運無積慈極在上常壽且康八千
爲春平格之休滋至五十而慕燕寧之日方長若時邇
聯宜同茲慶朝奉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
學士院兼太子詹事賜紫金魚袋周某靜淵以敏亮直
而文爲言語侍從之臣豐於裨益凡君臣父子之懿多
所發揮比從簪筆之班誕揚奉冊之意覽而心善知深
中於情宜吉謂色難喜獨臻於順適以比周行之衆當
膺大賚之施其啓封爵列之初仍錫壤井腴之富盡茂
輪於忠蓋用上答於褒揚可特授依前朝奉大夫試尚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四十六

宋文

書兵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特封管
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如故

周必大辭免兼詹事不允詔

程大昌

勅昔省所奏辭免兼太子詹事恩命事具悉朕東宮僚
非正人不與卿踐端直迺衆論所宜鑑觀推遜之言具
見舉牧之意李勣之屈負受業曰求舊則有之綺里之
待冠從遊亦博致爲貴矣其務究思于輔翼是云有益
于元良豈必辭榮始名美德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人學致知必始格物聖人之教初學亦期其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也麟雖騶騶鶴荇蘋棠樸豈遽是道若未明八者之爲何物八物之爲何似而曰吾能得周南召南之所以言蓋望而知其爲罔也是學也先秦則爾雅入漢則繁露其後轉而爲釋名廣雅正謬刊誤皆小學也而論事談理者必稽焉如辨方正位之不容不仗土圭也五三而上制器備物人以爲道故爾雅得與經比繁露以下既雜載後世之制則其書往往晦伏不揚此貴耳藝文補

卷之十八

宋文

賤目之失也對道而言則有述者爲器本事而論則有質者爲物何可限古今而論深淺也以仲舒之識精通天人性命而繁露之書事物名義悉所研極苟其未及仲舒顧可忽而不竟歟予嘗有意於是而聞見不博且目力窮於應物未能極欲間因閱古有見不問經史裨說諸戲苟從疑得釋則遂隨所遇繚簡亟疏錄以備忽忘雖不肯關涉治道而會心遠已棄之可惜因加凡最而并輯之題其帙曰演繁露以便尋繹非敢自列於董氏以其董出而董名之自識其意焉耳韓退之曰爾雅

注蟲魚定非無益人誠可惡矣然有退之之學則可無退之之學而遺迹談虛恐援據所及金根金銀或相買易益可厭矣淳熙庚子正月新安程大昌寓吳興書

致古編序

程大昌

予賦性樸拙琴奕博射法書名畫凡可以娛暇消日者皆不能又任真委命雅不信祈禱可以得福卜相推占之可以擇利避害故緇黃方技之士無因而前間因蒞官接物之隙兀坐無爲則所與交際酬酢者惟古今新舊書冊而已自古至今若聖若賢有作有述有釋有藝文補

卷之十八

宋文

駁王予而精言與義畧無遺幾矣予方奉訓不暇而敢贊出其見哉若諸儒訓傳歷代故實循其所傳稽其所起苟或未至安慙則默識諸心若有結未釋者旁求參攷久忽究竟揆諸本始而明協諸旁證而合則遂欣然自幸如處闇見曉不知其筆之疾而書之徹也嗚呼固有幾予創發古義而躍如不制者矣亦安知無諱非伏鄭而誦其多事也歟知我罪我吾非所恤姑從務實求是者而行其志焉斯已矣古語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又曰溫故而知新予敢安於已措而息於既老哉

求開苟遂益取平日所疑而盡究其極五十九年之非忽其見則其爲可樂豈勝厚哉舊者恐遂散逸輯爲一編以便尋覽而序識其所從作苟有見當綴續其後也

三君子祠記

程大昌

奉議郎知鹽官縣魏伯恂書來曰伯恂効邑亦旣旬歲奉法宣恩士民不距而聽此其善意始可引之近肆葺學宇以示之方又擇儒先之在此土而望實素孚者潔祠奉之與其卽信生慕則勸率易入也故禮部侍郎張

藝文補

卷之十八

罕九

宋文

公子韶行其學而縉紳推敬固其人矣有施德操彥執者學有本末主孟子以排釋氏曰絕人物漫等級棄禮樂仁義不用謂能躐造空無此其勝處槩之以道尚自側易後先况又飾荒幻報應誑愚取貴則尤爲世蠹因爲之論以曉未悟其學若此亦可謂強力不惑者已楊璇子平者安貧樂道不妄取予且謹獨之操閭室猶原莊也此二人者身塞而譽不宏然一邑人鄉之殆欲與侍郎張公等伯恂旣卽縣學東序闕堂申像刻三君子而祀之敬乞言以道所志也子曰大師樂合國之子

弟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祭之誓宗夫非爲此親敬也不忘其教而宗之而表之而禮之祈以求其儀刑也子於此舉其已古矣而尚賢立則施置又可大也一鄉一國以爲善士者夫旣還以厲之合天下以爲善士者亦又於鄉國責繼焉則夫私淑諸人者厚矣凡爾邑子其具勉之此三君子者當其游鄉校習藝業是亦此邦諸生爾見今貴重如此正惟學焉而能行故其聲迹隨所遇豐狹皆可聽聞夫道滿天下誰不可與能亦加之意而已矣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五十

宋文

秘書省書繁露後

程大昌

右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似非一書今董某所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又杜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頗今書皆無之寰宇記曰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鼓之在前

朱書之象也冠之冠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端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牛亨問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音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可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有名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畧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始形過鏡則形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金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千土則五穀生土千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驚當是祠祀宗廟仲舒曰驚非是是非驚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續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當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編輯

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周必大轉少保進封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

封四百戶制

倪思

門下朕祗奉慈謀欽承丕緒任大守重豈夙夜之敢康謨明彌諧繫股肱之攸賴眷予上宰爲國宗臣既久翊於熙朝茲首禪於初政宜疏異渥以答殊勲爰輯庭紳誕敷詔綽特進左丞相許國公食邑八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戶周某忱恂而博達端亮而粹夷經濟之才足以開物而成務淵源之學始於誠意而正心頃自機庭藝文補卷之十八五十二宋文晉登揆路修明百度雖小物而克勤酬酢萬微遇大事而能斷民瞻益聳國勢愈強仰惟壽皇將舉內禪厥既傳之以道又復遺之以賢乃升冠於冢司俾輔成於聖計茲繼體方慶澤之廣覃其於褒功詎徽章之可後華於亞保庸增重於元台併開大國之封申衍圭之食式昭隆遇深厚倚毗於戲聖賢相逢治畢張風已彰於成效后臣克艱政乃又今方竚於嘉猷益究乃心奚俟多訓可特授少保依前左丞相進封益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主者施行

周必大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制 倪思

門下三孤洪化允資弼亮之謨十國爲連更顯蕃宣之略任雖殊於內外寵不異於始終爰卽听廷誕敷丕號少保左丞相益國公食邑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周景量宏而識遠德鉅而才全文高輔轂之華學富經綸之妙忠勤體國孜孜而無不爲通敏濟時綽綽乎有餘裕繫天下之重望結慈展之深知預大政而秉洪樞迭司二柄繇次相而登上宰光輔兩朝舜傳有助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五十三

宋文

於治謀益贊克禪於繼治肆升亞保增峻元台股肱良而庶事康方觀成效紀綱張而衆目舉甫立宏規俄遽露於濡章願亟還於相印諭旨丁寧而莫奪陳情堅確而弗移旣雅志之重違在茂恩而宜厚是用付以長沙之巨屏俾作牧於上游寵以書殿之大名仍通班於左棘罔替眷懷之渥式昭體貌之優進退有光觀瞻咸聳於戲作冊戲汝用情不爲於朕留毋金玉爾音尚樂殫於我告勉祇明訓益懋外庸可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少保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

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周必大除判隆興府制

倪思

勅潛藩督府風推地望之雄舊弼名臣不替瞻懷之厚屬茲謀帥亶謂得賢爰錫褒緡式昭茂渥少保充體泉觀使益國公食邑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周景身端而行備學富而文華才無施而不宜言所底而可績光輔兩朝之治具著忠忱獨高三事之班允膺休寵自祠庭之均逸亦歲籥之已更眷言江湖之都上應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五十四

宋文

翼軫之次與我共理實藉於循良視邦選侯莫如於名德是用起之閑適任以蕃宣孤棘所臨俾方維之增重鄉枌是統在畫繡以尤榮旣素稔於民情宜易施於善政噫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有遺愛之不忘章冊之功被於八州尚良規之可考勉祇明命無愧昔人可依前少保特授判隆興軍府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江南西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封食實封如故

周必大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制 倪思

勸農營田使無若延恩之峻价藩作屏尤推連帥之崇

春言寅亮之賢久遂燕閒之適肆申前命用起舊人少保充醴泉觀使益國公食邑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周其綏綸全才羽翼宿望光輔重華之治進位家司親逢一道之傳賜予初政乃刻章而有請祈上印以歸休寵以學士之隆名界以長沙之巨鎮旋易祥源之使領清閭歲華近副豫章之守符屢勤諭旨莫移素守姑遂雅懷朕惟均勞逸者雖人主之恩分憂顧者實大臣之誼是用載頒初詔俾殿上游憶周公分東陝之權益使侯方之重召伯明南國之教坐觀民俗之醇尚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五十五

宋文

體眷懷亟祗褒渥可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封食實封如故

周必大以郊恩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

倪思

門下周祀昊天頌播肇禋之美漢祠雍時史嚴初見之書朕踐阼以來卜郊云始考不彝而循舊煥縟典以惟新春言寅亮之賢實任蕃宣之寄宜頒褒綍用錫神釐少保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

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九千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四百戶周其端肅而惠和忱恂而闕達秉公洪化首毗初政之成十國爲連載倚上游之重甫開藩而作牧阻相祀以趨班輸貢篚以在庭入包茅而共祭迨茲竣事可後疏恩爰增承邑之封累聳幹方之望於戲姬公之分東陝莫陪入裸之儀賈傳之在長沙孰對受釐之間肆因均福永切注懷尚體眷私益殫忠藎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五十六

宋文

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主者施行

周必大復觀文殿大學士告

倪思

門下朕序進臣工率循彝憲惟延恩之峻職在書殿以最高惟學士之大名非舊弼而莫昇眷予亞保作牧上游爰播明綸洵頒前命少保觀文殿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其道隆致主德盛格天顙魁柄於兩朝用密藏於輔養典方維於十國績藹著於蕃宣聲實愈空眷懷深厚朕

若舊皇孫加獎昌朝始朔紫宸之穹班用極鴻儒之殊寵矧如宿望有邁昔賢故於上印之時嘗出給之渥茲申初詔殆踰華袞之榮式茂新恩盡復青龜之舊以示至公之道以昭顯貴之權不登民瞻增雄帥聞於戲賢者素輕乎富貴夫豈計得失之間朝廷莫重於器名蓋將寓黜陟之典往祗猷訓益懋勲庸可依前少保特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五十七

宋文

周必大降榮陽郡公制

倪思

門下國家設薦舉之科所以廣求才之路嚴保任之法所以懲失實之愆欲昭示於至公爰必行於近列眷時舊弼允謂宗臣偶累知人之明可逃緇爵之罰肆敷訓告用協彝章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益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某德茂懷洪道存忠恕班莫高於九棘寄方重於十連以人事君風著秉鈞之日舉賢報國晚堅推轂之誠屬一時管

庫之卑乃再世臺臣之後徒知名聞之是取弗悟偽言之見欺既貪墨之有聞尋察覺而奚及雖非深於難廢薄懲稍錮公社之封仍厚邑封之入庶申國微靡替眷懷於戲過可知仁已初心之曲諒復斯無悔尚後效之勉圖其體隆寬以綏吉履可依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降榮陽郡開國公食邑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周必大復益國公告

倪思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五十八

宋文

門下行法由近而始厥既示天下以公知人自昔所難要當諒君子之過矧已臻於滿歲宜俾復於舊封誕布明綸式孚羣聽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充荆湖南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降榮陽郡開國公食邑一萬六百戶食實封三千八百戶周某德全而才鉅識遠而量宏勲在兩朝望尤高於左棘政成九牧詠咸美於甘棠頃景慕於前修肆矜錄其後裔遂垂保任有昧賢愚繆舉必懲罰雖加於緇爵聞時云久恩可後於滌瑕爰按邦彛叙還公社以謹馭

臣之典以彰補過之休於戲昨士分茅茲全歸於賜履
推賢報國其勿替於初心茂對寵光益殫忠盡可依前
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
使充荆湖南路文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特叙復益國公
食邑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戶制

倪思

周必大轉少傅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

門下援禮經而告老大臣所以循止足之規稽邦典以

疏恩人主所以茂褒崇之渥朕睠懷耆舊渴想儀刑方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五十九

宋文

問政之是圖遠引年而有請肆頒異數庸表高風揚於

大廷竦乃羣聽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益國

公食邑一萬一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二百戶周某才

宏而識遠行峻而氣和其學以致知爲先其文以鳴道

爲本有一德如伊尹任重保衡亮四世如畢公望隆壽

身雖繫於軒冕心常樂乎丘樊頃辭洪井之麾復領

祥源之使年齡甫及筋力未衰而乃疊貢封章懇還官

政朕惟賜几而不得謝益具著於前彛再車以保其榮

殆難從於雅志勉諭貪賢之旨莫回勇退之祈念重違

於朝誠宜優加於體貌是用陞班孤傳載申威命之休

增賦委田仍衍真租之食以示寵光之備以昭名節之

全孰不歎思於賢哉足以興起於聞者於戲進夫棘位

益資洪化之謨迎以蒲輪尚有乞言之禮惟深於道者

無始辱之累惟忠於國者何仕止之殊往綏壽祉之多

勿替謀猷之告可特授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益國

公致仕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令所司擇日備

禮冊命主者施行

按平園集尚有不允辭免及賜藥詔勅十四首不錄

藝文補

卷之十八

李

宋文

楊萬里江東運副制

倪思

勅中奉大夫守祕書監兼實錄院檢討官楊萬里直諫

多聞之士留諸班署以重本朝固善矣然使賢者皆處

乎內越在外服誰與任之故其人可以付一道寄者雖

在清近朕不惜輟之以往眷倚惟均非有輕重爾學問

詞采固已絕人至於挺特之操白首不渝士論尤嘉焉

爾遠山慈流勇退茲庸命爾寓直義圖轉漕江介既

可遂爾之志又克分子之憂奉計有聞朕終不汝忘也

可特授直龍圖閣江東轉運副使

乞留楊萬里

倪思

臣聞孔子曰吾未之聞者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剛與狂狷皆非中道然孔子有取焉爲其挺特之操可與有爲賢於柔懦委靡愚得患失者遠矣若朝廷之上得如此三數輩可以逆折奸萌矯厲具臣爲益非淺獨見秘書監楊萬里學問文采固已絕人乃若剛毅獨介之守尤爲難得夫其遇事輒發無所顧忌雖未盡合中道原其初心思有補於國家至惓惓也向來勸講東宮已蒙陛下嘉獎陛下踐祚首賜收召晉登冊府藝文補

卷之十八

宋文

宋文

無倦堂記

倪思

齊先生陳公鞏宰仁和之明年稍暇始葺縣舍北鄉數椽爲齋名之曰無倦而求文於余其言曰自釐穀駐

東府仁和遂號爲赤縣事之繁劇不待問而知方其紛至沓來俯仰應酬雖甚精敏窮日之力有不暇給者吾以綿薄不自量而冒焉以居吾甚懼焉是以朝夕黽勉而不敢須臾以怠又曰縣事雖甚冗吾於退食之餘獨可無一室自休以爲思政之地幸縣有廢屋因其舊而稍加闢焉於其成而取吾夫子所以告子路者名之庶有儆也其爲我記之余於陳君有鄉曲雅素嘗訪視焉其庭無一人急走疾呼者詢之里閭則未嘗有留滯不決之事蓋陳君敏而才又能勤以不懈宜其政之洽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宋文

宋文

如此抑余聞之古之爲政者先民事後之爲政者辦官事而已也如先民事則其所汲汲焉者無一不在民故政修而民以被惠苟徒曰辦官事而已也則其所汲汲焉者乃將有病民者矣夫身以先之又勸相以勞勉之於是而繼之以無倦則吾夫子之告子路無非爲民者今縣吏困於簿書期會獄訟賦歛之間於農桑教化之務凡民事之切者或置不問豈獨其力之不足歟亦其勢之迫使然也若陳君於官事既辦矣於世之所謂能吏則既優爲之矣非其力之不足而勢有所迫者也苟

又於吾夫子之言有得焉以其無倦之情施之民事則大政績之美當與古循吏比可也今明天子垂意字民之選褒表其尤以風四方偏州下邑固有遐遺况其近任轍下者乎於今世所謂能吏者且猶選擇不棄况如古所謂循吏者乎陳君勉之無謂古今殊時而以余言爲迂也書以爲記

祭周子克丞相文

倪思

公生廬陵繼六一公士論推尊異世而同惟公之德粹

然謙恭王山珠淵清明內融惟公之才用而不窮出入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六十三

宋文

屏毗應變從容惟公之學源深流洪七流七略靡不究通惟公之文旨與詞雄衆體兼備三代同風奮身紹興厥聲摩空晉值螭坳寢膺顯庸隆興乾道風虎雲龍明良遇合千載一逢既於淳熙治盛功豐公於是時蔚爲儒宗乃掌帝制勒崇垂鴻乃陟文昌獻納輸忠乃侍講讀乃翼儲官遂登廊肆開府西東聚精會神志合謀從遂正台鼎輔相彌縫密贊親傳勲業愈隆紹興初政矩疊規重退而分陝初不言功慶元告老歸從赤松優游綠野名雖高恩渙渥進階封歸然四朝善始以

終天不愍遺夢莫告幽遣奏上聞震悼宸衷飾終節惠哀榮兩崇思以晚學風登崇墉溫顏下問借聽於聖帝命冊畢代言非工宿緣妙契袞袞是蒙修門一別歲月轉蓬移書相先訪逮孤蹤今聞公喪涕淚沾眉緘詞寫懷敬仿一鍾仰祈英靈鑒我悃悃

經鋤堂雜志 十二則

倪思

學貴有常然後日新有常與日新若相背馳然非有常不能日新也

有來問我如何學易自何而入何從詣極我告之言深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六十四

宋文

求反惑日用常行坦然明白夏葛冬裘渴飲饑食

泰之初九曰志在外也否之初六曰志在君也君子於

泰之時身雖在朝廷之上而其志未嘗不在山林唯其

志在君故與同其休戚而無憤世之失

易以理寓象數因象數以明理漢儒多明象數而於理

或泥而不通自王弼以玄理註易儒者於談理日勝乃

復盡畧象數二者皆得易之一偏至本朝言理則程伊

川爲最兼象數則朱晦菴爲詳今集二書爲一庶幾理

與象數兼得之云

易以明天地萬物之理通鑑紀治亂興亡之跡推其理而知其盈虛考其跡而知其得失是其學也有用其於用也斯為有益余昔之學貪多務得余今之學捐華摘實手此二書朝夕紬繹迨其久也怡然理會渙然冰釋寂然不動退藏於密

以愛子之心愛父以愛妻之心愛母以營私之心營公是謂回轉古人風俗醇厚不過擴克其善心而已今人風俗薄惡直當回轉其私意可也

閑居事業與達官無異觀聖賢書如對君父觀史如觀藝文補

卷之十八

六十五

宋文

公案觀小說如觀優伶觀詩如聽歌曲此其樂與達者何異

書能達人不必利祿愚而為智不肖而為賢昏而為明賤而為人所尊貧而有以自樂故曰能達人也

貴而誦佞求人非貴也富而貪求吝嗇非富也壽而無德無識非壽也然而孰為貴不求為貴孰為富知足為富孰為壽有德有識則壽

目所不見彼自華靡於我何干耳所不聞彼自喧轟於我何與是以修道者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也

人在病中百念灰冷雖有富貴欲豪不可及羨貧賤而健者是故人能於無事時常存病想一切名利之心自然掃去真妙法也

儉有三上焉者儉以為人聖賢也中焉者儉以為己善人也下焉者儉以為子孫愚人也何謂為人施人救急是也儉者必吝乃能善己施人故謂之聖賢何謂為己寡求也寡求則有廉耻是謂善人若乃儉嗇多積以遺子孫貧其不肖於已既自苦又壞子孫故曰愚也

重修六井記

周 淙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六十六

宋文

軌道三年五月淙自兩浙轉運副使改知臨安府越明年往行屢空經費稍裕乃以暇日披圖課考風俗思欲與都人為不朽之利而修井之役始興惟六井自熙寧五年太守陳公始實改作蘇公通守為記其事元祐五年蘇公自禁林出守是邦相距纔十八年而井已廢壞於是改用足筒石槽其詳見於乞修井僧師號奏狀自元祐至今八十年率多湮涸白龜池且為大姓所據淙念此邦為東南都會生齒阜繁況今輦轂所駐四方輻輳百司庶府千乘萬騎資於水者十倍昔時儻廢而不

治豈不爲民病仰惟聖主惟民是念深奉承德意不敢
循默因奏於上面奉玉音遂以六月己亥經始於惠遠
井易用新石堅厚高廣過舊數倍以次至方井沈公井
相公井曰龜池而蘇公所記之六井畢修捍蔽周密可
支數百歲水脉大至率皆盈溢則又治古井之有泉者
曰瑞石曰中棚曰義井曰清湖輝井城之內外莫不足
於水矣竊惟此邦懷蘇公之德逮今不忘旣踵公舊規
再治六井因訪求熙寧間舊本記文刻之井上而書歲
月於其後使億萬生聚知是井之修蓋奉聖天子之命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卒七

宋文

而遵蘇公之規守臣何功之有

聖門事業圖後序

王介

古之所謂士君子者爲已而學爲人而仕所謂爲已而
學者盡其心知其性存其心養其性是也所謂爲人而
仕者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
而內之溝中是也有爲已之學則必有爲人之仕矣方
其務學也學以致聖人之道而後已非爲利祿計也備
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之者任之也是以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善天下後之士君子則不然爲人而學爲已

而仕所謂爲人而學者摘章繪句以禍人之知博物洽
聞以求世之用是也所謂爲已而仕者富貴利達以爲
榮富貴榮文繡以爲樂是也有爲人之學則必有爲已之
仕矣先達之士唱於上後進之士應於下父以是教其
子兄以是詔其弟師以是傳其徒少習之長成之靡然
成風蕩不知返本末失序故其措心積慮不出於道其
處已應物之際顛倒錯亂雖欲強於爲善則亦紛然莫
知所適從也吁可憐哉友人李國紀上庠賢士也世爲
錢塘人父祖登科飽聞詩禮寓居吳興之新市力學不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宋文

宋文

倦操履益堅雖處困窮怡然自得而不爲外物之所奪不
爲異端之所誘其學以存心養性爲本所造必欲至於
通書夜之道明屈伸之理而後已日就月將撰成十圖
俾後學知所趨向其志亦大矣仍集內聖外王之道三
先生西銘解厚德錄言行編數書版行於世亦可謂知
所用心也予與之交遊非一日矣因道其詳庶知吾儒
自有妙道精義不假外求又知爲學不專在於科舉他
日因時行道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蓋有所自也

聖門事業圖序

李元綱

欲窺聖人之門牆所造之道有四焉曰明曰習曰存曰
覺是也明則知之必當習則行之必熟若夫存覺則仁
矣知而能行是猶適燕而北轅其所趨雖有遲速之不
同終亦必至而後已苟終日談燕而駐足則亦安能至
哉此版築之學所以有行之惟艱之說也雖然始條理
者知之事也有知之士則必知之明擇之精苟未知而
力行是猶適燕而南轅縱復疾馳心幽并而足吳越未
見其能至也此大學之道必以致知爲先焉予留心道
學幾三十載食息研究不忘粗亦知所趨向矣於是刻

藝文補

卷之十八

宋文

序

爲十圖共成一編以示同志蓋欲咸知聖門事業之所
在而不失其所趨向也因目曰聖門事業儻知之有所
未盡幸無惜告教之軌道庚寅百鍊真隱李元綱國紀

楚州重建學記

吳幸

淳熙十年冬十有一月金部郎官章公守山陽歸書里
人吳幸曰竝遷寥蕭學宮曩經蹂躪不復存日者草創
於山陽縣治之北棟宇卑卑臨觀湫隘非藏修息游所
也前守王公調陋之徙建於承平舊址鳩工未幾而今

殿屋相立不蔽風雨聖哲像設暴露吾心不愜焉
者且去其亟來助我越明年春二月寔來首謁見先聖
先師則三門與前兩廡漸立已而謁公公喜曰子來吾
有恃矣古者下車脩庠序之教吾至既數月所以博約
百費將以就足役也凡學之需吾無所靳子有可以贊
我者無遺餘力既賦印之三曰於廡間設座講經公卽
僚吏諸生環坐以聽冠裳肅然公有喜色顧左右曰有
學校氣象矣翼日始以規矩示諸生悉依湖學安定先
生之舊且圖後兩廡講堂直廬規模以獻公皆欣然聽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七十

宋文

可後大無貶謫也間下學臨犒人人奮勵不督而力先
是山陽邑宰劉君介然寔創遷學之謀至是請於公委
之提董劉儒者嚴明通練人不能欺以故費省功倍未
幾而以成告前重三門內三門之左爲直學位右爲學
司殿中重飾夫子與十哲曾孟像會國子監生位次第
之堂曰先教後爲直舍左右爲正錄位前兩廡繪八十
賢殿左右挾爲節孝先生等祠後廡爲四齋東曰誠
意曰存心西曰節性曰持志扁榜皆公名而書之庫庖
井園畢修丹雘輪奐重門洞開修廡四環殿堂中峙前

有類水垣瞻錄之又虛其左爲射圃且立射亭俾諸生肄習焉曰異時後官胥宇於是吾有待也州人騰踴來觀故老皆咨嗟大息以爲復還治安舊觀忘其爲窮邊朝絃暮誦於其中者矜佩相輝紳觀豁夷罔或不勸且修前日之孤陋也凡屋以間計者六十有五墻以尋計者三百有奇前此學之諸用猶缺仰給於郡公曰是烏可以久淮陰獄祠施利錢曩皆官收其於郡計何補其留半還廟餘盡贍學凡學田先爲人冒占者悉根刷歸之寬剝者俾首實增其入於戲公之幸此方學者可謂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七十一

宋文

葉公鋤也講學有源流下筆驚人嘗五舉於曹臺卷未嘗釋手故其從政知所先後凡三爲州矣慈祥樂易所在歌咏之其山陽得鎮拊疆場之宜無殘於嚴無縱於寬而又勤以濟事儉以周用故能成是役於半歲之頃而民不與知視古循良之治有光焉公曰吾之用心唯子始末知之子爲我識之何如辭不獲命故直書其實如此公名冲字茂深官朝請大夫其年冬至後五日廸功郎州學教授著谿吳莘記

藝文補

卷之十八

七十一

宋文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八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九目錄

周必大

新除敷文閣直學士知潭州劉岑改除敷文閣待

制依舊官觀制

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周操除太子詹事制

周操歸安人

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天水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趙

伯圭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制

趙伯圭見前

藝文補

卷之十九 目次

一

昭慶軍節度使致仕武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

百戶劉懋加食邑二百戶制

昭慶軍節度使致仕武功郡開國公劉懋加食邑

五百戶制

昭慶軍節度使致仕武功郡開國公劉懋加食邑

五百戶制

又昭慶軍節度使致仕武功郡開國公劉懋加食邑

五百戶制

昭慶軍節度使知荆南軍府事楊俊進封和義郡

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制

賜顯謨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知潭州沈介乞守

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沈介見前

賜顯謨閣學士左中奉大夫知潭州沈介辭免召

赴行在乞改除一官觀差遣不允詔

賜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知太平州周操辭免

改差知泉州恩命乞改除一官觀不允詔

賜徽猷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周操再辭免知泉

州及奏事恩命乞改除一官觀差遣不允詔

藝文補

卷之十九 目次

二

賜徽猷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新改差知泉州事

周乞除改官觀差遣不允詔

賜徽猷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周操辭免除龍圖閣直學士恩命不允詔

賜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周操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賜簽書樞密院事李彥穎辭免除叅知政事恩命

不允詔

賜叅知政事李彥穎辭免書撰冊文轉一官不允

詔

賜叅知政事李彥穎上表辭免撰冊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李彥穎辭免差權提舉國史院實錄院編修國朝會要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叅知政事李彥穎乞解罷機政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叅知政事李彥穎上表再乞解罷機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藝文補

卷之十九

目次

三

賜通議大夫叅知政事李彥穎乞解罷機政改除一在外宮觀不詔

賜通議大夫李彥穎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恩命不允詔

賜李彥穎再辭免除資政學士知紹興府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沈復辭免知鎮江府恩命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沈復德清人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鎮江軍府事沈復乞

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福州軍州事充福建路安撫使沈復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賜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兼權給事中程大昌辭免除刑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賜朝請大夫試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程大昌乞特除一小郡或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賜朝請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程大昌辭免兼同修國史恩命不允詔

藝文補

卷之十九

目次

四

賜朝議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權吏部尚書程大昌乞在外宮觀差遣或小郡不允詔

賜朝議大夫新除權吏部尚書兼侍講兼同修國史程大昌辭免國史目曆所經修不經進官特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敷文閣直學士右承議郎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趙伯圭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賜趙伯圭上表再辭免除開府儀同三司充壽

觀使進封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
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趙伯圭上表再辭免除安德軍節度使提舉隆
興府王隆萬壽宮任便居住加食邑食實封恩
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賜中奉大夫蔡洸辭免除徽猷閣學士與郡恩命
不允詔 蔡洸寓公

賜徽猷閣學士中奉大夫知寧國軍府事蔡洸乞
除一官觀差遣不允詔

藝文補

卷之十九 目次

五

賜降授大夫權吏部尚書兼詳定一司勅令蔡洸
辭免經修進吏部七司法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昭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士欽辭免除保康
軍節度使依前提舉佑神觀恩命不允詔

賜左朝散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鄭
聞辭免新除禮部侍郎依舊兼直學士院恩命
不允詔 鄭聞寓公

賜朝議大夫試吏部尚書韓元吉乞授一州郡不
允詔 韓元吉寓公

賜中奉大夫試吏部尚書韓元吉乞畀一州郡不
允詔

賜中奉大夫韓元吉辭免除龍圖閣學士恩命不
允詔

賜昭慶軍節度使致仕劉懋辭加食邑食實封不
允詔

賜昭慶軍節度使知荆南軍府事充荆湖北路安
撫使楊俛乞畀祠祿不允詔

賜昭慶軍節度使知太平州軍州事楊俛乞除一

藝文補

卷之十九 目次

六

在外官觀差遣不允詔

賜昭慶軍節度使知太平州軍州事楊俛辭免知
隆興府恩命乞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官觀差遣
不允詔

賜昭慶軍節度使知太平州軍州事楊俛上表辭
免知隆興府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獎諭昭慶軍節度使知太平州楊俛詔

賜簽書樞密院事李彥穎上表再辭免除叅知政
事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賜叅知政事李彥穎上表再辭免進書禮儀使持

轉兩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賜李彥穎辭免除叅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賜李彥穎再辭免進書轉官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賜昭慶軍節度使致仕劉懋再上表辭免加食邑

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荅

賜叅知政事李彥穎生日詔

賜叅知政事李彥穎生日詔

賜叅政李彥穎生日詔

藝文補

卷之十九 目次

七

賜前執政知鎮江府沈復銀合鵬藥勅書

撫問賀金國正旦使副莫濛孫顯祖到闕并賜銀

合茶藥 莫濛君陳曾孫

賜知太平州楊倏福建路安撫使沈復銀合鵬藥

勅書

賜趙伯圭除節度使告

賜趙伯圭除開府儀同三司告

乞序位李彥穎下劄子

第二劄子

芮氏家藏集序 芮燁

沈氏論語解序 沈文炳郡人

劉諫議諫臺序 劉度見前

題千祿書

題東坡與佛印元師二帖 為道場僧彥岑題

跋湖州沈壽罔之祖墓誌銘後

跋劉季高與深陽筆工顧綱帖

跋李次山雲溪漁社圖 為寓公李結

題沈傅師碑

藝文補

卷之九 目次

八

題俞洪所藏滕元發與俞退翁詩 俞退翁名尚侯之祖

與葛楚輔樞密書二首 楚輔名卿

與程泰之侍郎書三首

與周元持侍御書 元持名操

答江陰李教授 泳書李沐彥穎子

與程倅 準書程準大昌子

答沈編修 瀛書沈瀛歸安人

答胡湖州 南逢書

賀沈相 該啓

謝吏部沈侍郎介啓

賀閩中提舉周郎中標啓

上沈丞相

賀楊州劉安撫啓

賀沈正言啓
沈濬見前

答平江沈侍郎介啓

除左使答湖州陳阜卿阜卿名之茂

回福州帥賈侍郎選啓
賈選安宅子

問候葛侍郎啓

藝文補

卷之十九目次

九

宋故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特進程公

大昌神道碑

朝奉大夫致仕李君迎墓表
李迎寓公結之父

祭芮國器祭酒文

祭劉汝一度諫議文

祭莫子齊舍人文
子齊名濟君陳曾孫冲之兄

祭同年程泰之尚書文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九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九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泰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新除敷文閣直學士知潭州劉岑改除敷文閣待

制依舊官觀制

周必大

勅昔祖宗之待近臣也一肯豈嘗遽廢白首獨拜州焉

一之風至於今是賴肆予寡昧欣慕前烈舊人無幾

我尚有之具官某稟邁往之資忘泛愛之累紹興初載

已踐高華流落雖久精白未減故加峻職起殿大邦朕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宋文

則曰惟爾之能人則曰惟爾不任聽言念舊思酌厥中

次對奉祠併爲爾寵惟古之忠臣不忘君於猷猷况通

籍西清者乎何必牧民乃能報國可

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

宮周操除太子詹事制

周必大

勅東宮設官雖衆而保傅賓客常虛位不置屬惟端尹

爲之長職閒無事異時率以近臣兼之今吾子好賢重

士允廸三善何惜備官助其進德哉具官某履道醇固

持論英亮拾遺執憲風采凜然典銓治民實交著俾

踐厥次莫如汝宜夫不勞爾以有司之煩將專責爾以輔翊之實溫文恭敬固曰風成正事正言亦由日告茲維遴選可不茂哉可

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天水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趙

伯圭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制

周必大

門下朕荷高厚顧臨之久念祖宗開創之艱稽世室之前規講季秋之大報酌以玉爵質固異於陶匏數以純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二

宋文

筵禮亦殊於蒲韎既情文之具舉宜幽顯之來歆眷念宗盟分頒祭澤具官趙伯圭襟靈粹遠識量寬洪璧琮溫潤以無瑕鍾呂鏗鏘而有度鎮臨近輔昔高牧御之才願燕殊庭今嗜詩書之樂適拜熙成之况思彤廣愛之風越增衍於土田示登昭於物采於戲周邦助祭故無同姓之皆來漢室侍祠亦有列侯之不至必親以朕臚之賜庸粲夫骨肉之恩永孚於休毋替朕命可

昭慶軍節度使致仕武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

百戶劉懋加食邑二百戶制

周必大

門下王者父天母地所以致乎精禋聖人左戚右賢所以與乎廉遜朕躬展陽之盛禮眷懷妃族之老臣雖不預於駿奔乃特加於賚予告爾多士揚其高風具官某操行安和性資謙恭知膏梁之期修慕寒素以好修是生邦媛之良早被親庭之眷嘉恭勤之有自方虞待以無窮朕歷覽漢朝最賢班况因婕妤之預選解越騎以告歸家累千金慶傳三子維爾希蹤於前哲亦能謝事於明時節雖上於高牙門自施於行馬享功成身退之樂無漏盡夜行之譏茲緣祭澤之頒恩示臣工之勸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三

宋文

賜其家食衍以圭租於戲行役而乘安車靡貴執臚之禮慶賀而親異姓尚均賜胙之休庶無後艱末貞終可昭慶軍節度使致仕武功郡開國公劉懋加食邑

五百戶制

周必大

門下大德必得其壽實天人相與之符貴老爲近於親亦今昔共由之道朕履至尊之寶位慶太上之脩齡發冊廣朝沛恩諸夏乃眷里居之舊豈爲妃族之英宜敷詔音用錫爾祉具官劉懋忠尚清逸性資靖莊早參戚曉之聯浸涉戎班之貴方華轂朱輪之驚起赤松黃石

之思雖十五年無印組之縻寧居寵利然千島歲上官庭之壽實預榮懷是因慶澤之施特衍邑租之入於戲四代同歸於尚齒未始遺年二疎樂於賜金是能知止往服旌嘉之命永爲孝文之光可

昭慶軍節度使致仕武功郡開國公劉懋加食邑

五百戶制

周必大

門下祀神所以報本貴老所以廣恩唐漢以還饗帝必嚴於烈祖商周而上省方先見於高年茲竣事於堂筵肆均釐於耆舊具官劉懋受才膚敏毓性寬和聯戚里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四

宋文

之光榮被慈皇之眷簡清風雅志久懷洪景之衣冠黃髮秀眉幾類武公之年數安車甚適舊節故存雖莫預於奉璋顧豈忘於賜胙戶封彌廣圭食加多用修閤休且綬遐福於戲祭統之倫有十益辨親疎達尊之道有三亦先爵齒欽承餽惠永保期頤可

昭慶軍節度使致仕武功郡開國公劉懋加食邑

五百戶制

周必大

門下周祀禮年共杖曳於耆老漢儀篤舊致廟胙於太常眷言妃族之英久著里居之譽厥有鴻需於昭令猷

具官劉懋溫恭秉彝冲約成性辰彼碩女輔陰教於慈庭賢哉大夫保陽休於暮齒一享安車之逸四膺惠術之施茲駕竹宮載修柴燎克禋克祀徧方望之群神如式如幾秩邦家之多祐申襄貴戚增衍本封於戲俾爾壽域荒土田於徐宅以侯耄老加勞賜於葵丘欽承優異之恩永保康寧之福可

昭慶軍節度使致仕荆南軍府事楊倓進封和義郡

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制

周必大

門下朕恪奉親歡懋隆孝治問在朝問在野固莫測於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五

宋文

堯仁得其壽得其名當力揚於舜善乃展日時之吉具陳儀物之多既鏤牒以增休美之稱又奉觴以篤延長之慶眷言藩服嘗侍籌帷雖阻預於班庭顧可稽於詔爵具官楊倓恭勤自勵明敏推優文昌叅喉舌之聯右府效股肱之力追惟乃父夙簡慈衷有如嗣子之才寢歷周行之選聞修慶典諒感隆知殷邦雖異於滯南存闕寧忘於拱北用賜諸公之履仍加多邑之賙於戲稀闊盛儀是謂萬歲一純之遇便蕃異數足爲五侯九伯之光尚祇若於恩言益勉圖於忠報可

賜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知潭州沈介乞守

本官職致仕不允詔

周必大

卿以剛毅之資通明之畧鎮臨一道威望隱然當今謀
帥未有能越卿者也胡為引疾遂致為臣年至耶力不
足耶卿何謂之切去之果也夫卑濕重隄江南之常獨
長沙乎其思尚精神宣底滯靖其介福何恙不已爾庸
既茂方且圖之所請宜不允

賜顯謨閣學士左中奉大夫知潭州沈介辭免召

赴行在乞改除一官觀差遣不允詔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六

周必大

卿清明敏達輔之學術益國家之寶臣也往者藉其才
付以方面今者閱其勞命之來朝朕待臣工亦云至矣
卿久去侍從獨不思奉三年之計且告我以嘉謀嘉猷
乎抗章辭行非不俟駕之義也佇前朕席宜疾爾驅所
請宜不允

賜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郎知太平州周操辭免

改差知泉州恩命乞改除一官觀不允詔

周必大

卿公忠端亮久簡朕心豈弟廉勤數騰郡宸以明而陟
改鎮大藩既答民庸且彰異眷引年罷守本抑常材若
夫政績著聞風猷克壯則雖庶僚有不得任其去者况
吾法從之雋老哉卿其勿疑亟服新命

賜徽猷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周操再辭免知泉

州及奏事恩命乞改除一官觀差遣不允詔

周必大

卿以待從之良而名在諸侯之選易州趣覲蓋將聞嘉
猷詢民瘼也而卿前既引年今復辭疾殆異乎體國之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七

宋文

誼矣其重賜璽書以著予意匪常禮也朕於卿簡眷如
此卿得不為朕一行乎

賜徽猷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新改差知泉州事

周操乞除改官觀差遣不允詔 周必大

朕惟泉南大藩遠在閩徼遴擇師帥莫如卿宜而懇避
之章一再不已昔卿未至引疾可也今既見朕矣精力
之強不異曩時其可遂卿雅志乎勉為朕行毋數勤詔
諭也

賜徽猷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周操辭免除龍圖閣直學士恩命不允詔

周必大

卿剛毅簡廉宜慈明敏立朝著不欺之節治郡推愛人之心甫鎮清源遠移霜露之疾重以民事撓吾耆老進職四等俾爲奉祠之光祇服異恩毋煩冲邁

賜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

國宮周操辭免召赴行在不允詔 周必大

卿作德日休未嘗載僞故立朝則朕信之典郡則民安之蓋簪橐之耆英搢紳之令望也往聞嬰疾聽解郡章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八

宋文

今旣病瘳可造於朝是以有賜環之命惟古之良臣乃心罔不在王室雖千里不以爲遠而况崇朝之近一蒿可杭乃欲辭行乎所請宜不允

賜簽書樞密院事李彥穎辭免除叅知政事恩命

不允詔

周必大

朕勵志萬微倚成四輔儀圖俊傑對司文武之權迭運樞鈞稽合祖宗之制政路無曠朝廷自尊卿學富詞雄體莊志裕恂恂守道耻求世俗之虛名疊疊告猷思護國家之元氣朕選於衆而知其可用斷於心而任之不

疑自亮采於幾庭亶宣勞於旬歲運籌合意具孚帷幄之謀當軸處中宜贊廟堂之治在旋觀而已審奚固避之能回所辭宜不允

賜叅知政事李彥穎辭免書撰冊文轉一官不允

詔

周必大

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今者太上以仁聖綏壽殿朕以孝敬極尊崇天人和同福祿並應父子之道備矣元首股肱相湏成體則於君臣之際可不共其光榮乎卿以名世之儒久儀廊廟討論鉅典黼黻厥文所謂嚴樂之筆精淵雲之墨妙蓋兼之矣用是進秩不爲無名况朕寘卿四輔之列咨卿萬幾之事寵章徽數未嘗有靳而獨愛此一官乎所請宜不允

賜叅知政事李彥穎上表辭免撰冊文轉一官恩

命宜允詔

周必大

昔大中祥符間執政王欽若陳堯叟皆以製述封祀亶頌之功超進顯秩載在國史有榮耀焉今朕脩稀世之闕典加太上之顯號而卿以高文大冊發揮盛猷是用倣章聖舊規循軌道近比進階四品庸答儒效而免章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九

宋文

齊至陳義益高謂朕方策勵事功愛惜名器而身參機政宜率朝紳夫遜禮之主也謙德之柄也大臣如此足勸多方豈以一官易茲二美敬從雅志良極嘆嘉所請宜允

賜李彥穎辭免差權提舉國史院實錄院編修國

朝會要不允詔

周必大

信史垂後世之法類書哀當時之事皆大典也今自熙寧迄靖康有六十年未備之史則筆削不可以不嚴由建隆暨紹興有八百編已成之書則會粹不可以不續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十

宋文

雖討論屬之諸彥而董正資吾輔臣卿學該古今文有師法翊我機務言忠謨嘉舉茲以旃何職弗濟顧豈不能據三長以摠太史之任乎其趣汗青毋以遜避爲也

賜通議大夫叅知政事李彥穎乞解罷機政不允

詔

周必大

卿進繇德望叅秉事樞倦倦於納忠而未嘗近名孜孜於奉職而見謂知體中外寧謐陰陽燮調民賈爾瞻子資汝翼定契如金石久方益堅相須如股肱理不可易豈以晦明之或爽乃於去就而輕言矧已造朝初無他

意深念倚毗之意迄摠康濟之謀所請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叅知政事李彥穎上表再乞解罷機

政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周必大

朕每念爲君之難自朝至於日中晏不遑暇食既躬攬庶務又博詢衆言幸今方內小康民俗嘉靖豈敢自以爲功哉亦惟二三執政畢精竭慮協恭亮采之助也卿以忠醇篤實總領衆職期予於治端有望焉柰何股肱之力方効而羸悴之語遽聞腹心之倚方切而退休之請仰至率作興事獨不念臯陶之颺言乎章雖煩煩朕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十一

宋文

弗聽也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通議大夫叅知政事李彥穎乞解罷機政改除

一在外宮觀不允詔

周必大

執政之臣朕所注意而民所具瞻也進退之際豈容或輕卿篤實安和通明敏茂周旋二府累年於茲庶事浸康百工允治方隆眷倚其可去朝且卿昔以疾言尚有可諉今心志益壯筋力益強復圖便安斯亦何義勉安厥位毋拂予懷所請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李彥穎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

府恩命不允詔

周必大

卿質直好義恭儉惟德本之以學識華之以文藝立朝
十載賢名茂著與政四其庶績乃凝自冬徂春求去彌
僅朕既不能奪卿之志矣鉅藩峻職又何愛焉夫朝釋
柄於廟堂夕擁旌於帥閫出處榮矣班不離乎內殿地
未遠乎王室待遇至矣尚體茲意毋形遜章所辭宜不
允

賜李彥穎再辭免除資政學士知紹興府恩命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周必大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十一

宋文

殿以政名非舊弼鮮能至者帥繇廷授惟通才乃克當
之茲均叅輔之勞誕錫兼榮之命卿體業端亮風規粹
清逢辰有爲秉誼弗懈進裁丕務方倚於壯猷退保令
名遽辭于高位聯宸宇之秘職剖藩侯之左符體貌大
臣在予良厚股肱近郡於爾不遐已疊下於詔函毋固
持于謙柄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沈復辭免知鎮江府恩

命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周必大

卿精明殫洽介潔簡廉萬里錫還言授之政而上書祈

免至於三四重違懷惻俾殿朱方借曰病衰猶當卧理
矧無他恙安用固辭勉佩印章體予眷顧所請宜不允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鎮江軍府事沈復乞

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周必大

朕夙宵念迫常患二千石不皆得人使吾德澤不下流
民隱不上達方詔在位雜舉循良之吏而卿以帷幄近
臣典股肱名郡茲固朝廷所嘉賴四方所則倣者也曾
未半歲日需政成豈因虧瘍遂欲求去假樂之詩曰百
辟卿士媚於天子不懈於位民之攸望此言畿內諸侯
愛君勤職斯民所由體悉也勉遵古誼倡率庶邦稱朕
意焉所請宜不允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十三

宋文

賜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福州軍州事充福建

路安撫使沈復乞除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周必大

卿儒猷吏方克自懋勉服休服采中外具宜向繇南徐
往鎮閩部裕乃民如康叔勤小物如里公日需政成丕
勸列郡逮思避寵殊異所聞詩不云乎樂只君子殿天
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顧豈不濫盈爲慮哉所辭

宜不允

賜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兼權給事

中程大昌辭免除刑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周必大

朕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其在秋官厥難付畀卿學術議論篤於古而切於今服采在庭秉誼堅確攝貳憲部惟明克允參稽陟典升正其班昔舜疇咨九官皋陶以申明而無避汝之作士其亦久矣往踐乃次尚奚遜哉所辭宜不允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十四

宋文

賜朝請大夫試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程大昌乞

特除一小郡或在外官觀差遣不允詔

周必大

王制有言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卿貳憲部再踰歲矣鄙罰麗事惟既厥心而況經術足以決疑文采足以華國方深眷簡求去何爲所請宜不允

賜朝請大夫試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程大昌辭

免除吏部侍郎恩命不允詔

周必大

小宰之職法令備具惟明則吏莫能惑惟公則中有所守必兼二者乃允斯任卿清通精審善於燭理洪毅堅正難於奪志操此驗彼當官而行右銓雖繁吾得人矣進遷維寵尚無避哉所辭宜不允

賜朝請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程大昌辭

免兼同修國史恩命不允詔

周必大

筆削之任難矣而況鋪張四朝大典於簡編闕軼之後歲月侵尋之久其爲難也抑又甚焉非時名儒孰訖功緒卿才足以擅述作學足以貫古今識足以辨是非具此三長實曰良史往率同職孜孜不怠趣以成書來上毋爲退之之遜避可也

賜朝請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

史兼權吏部尚書程大昌乞在外官觀差遣或

小郡不允詔

周必大

卿強學力行遇事不苟躋登從列自結眷知天官劇繁正倚銓綜遠求外補殊異所期朕方汲汲人才惟恐用之弗盡既擢用矣輕聽其去可乎祇率厥常益撫素蘊所請宜不允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十五

宋文

賜朝議大夫新除權吏部尚書兼侍講兼同修國

史程大昌辭免國史日曆所經修不經進官特

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周必大

朕出入起居惟恐不欽發號施令惟恐不臧史氏所書庶或無愧雖然此特兢兢日行其道耳豈敢自以爲多若乃歲奉玉卮以介親壽業業之孝彌億萬年無有窮已其於簡冊實有光焉茲朕所以因篇帙之成推賞而致其喜也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况卿古學英辭嘗與聞筆削之事進階示寵於理則宜又何遜焉所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十六

宋文

辭宜不允

賜敷文閣直學士右承議郎知明州兼沿海制置

使趙伯圭乞除一在外官觀差遣不允詔

周必大

朕聞大守吏民之本數易則下不安故雖遐方支郡猶擇人而久任况近畿鉅藩控制海道如四明者乎卿大業不羣居官可紀再分符竹治效益彰謹身帥先如文翁之守蜀足用愛民如僖公之保魯父老方借留不釋而朕輕許其去可乎毋棄爾成以究加吏之績

賜趙伯圭上表再辭免除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

觀使進封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實封恩命

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周必大

漢以外戚車騎將軍鄧騭儀同三司官名之立實基於此元豐而後尊禮天屬多由節鉞進領斯任親親賢賢恭衛王室古今一也卿高明弗抗和易不流踐歷庶僚賢名日起躋登顯服華問益昭班視衮章象參台曜人爲允朕何敢私遜避之言固非矯激遂欲反汗不其難乎所請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十七

宋文

賜趙伯圭上表再辭免除安德軍節度使提舉隆

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加食邑食實封恩

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周必大

朕以授鉞專征之任寵綬同姓可謂不敢輕矣既稟太上之命又稽祖宗之制又協卿士大夫之議然後出節少府讀命大庭如渙汗焉何可回也矧卿忱恂肅哲足以承寧方鎮端莊信愿足以翼衛王家政倚宗彞毋勞謙挹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賜中奉大夫蔡洸辭免除徽猷閣學士與郡恩命

不允詔

周必大

初蔡洸省所奏辭免除徽猷閣學士恩命事具悉六閣
遠在西清學士班於內朝蓋朝夕論思之臣而非賦政
於外之官也雖然入爲左右常伯出則下同庶常簾陛
之間等級奚辨放假侍從清華之職用爲近臣出處之
光馭下以恩予心至矣卿才猷行義力世其家謙恭恪
勤不懈於位再司邦賦經費無缺請去之章奚爲杳至
重違懇惻特畀降名深體眷懷毋堅遜避所辭宜不允

賜徽猷閣學士中奉大夫知寧國軍府事蔡洸乞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十八

宋文

除一官觀差遣不允詔

周必大

維乃重祖事予仁皇總邦財則以瞻足聞涖民事則以
威惠著朕固嘗嘉歎其賢而易名於百年之後矣先烈
之不墜繫卿是圖主計典州眷焉克紹日需報政惠此
潛藩豈以微病遽容自佚式遵藥喜稱朕寵遇世臣之
心所請宜不允

賜降授大夫權吏部尚書兼詳定一司勅令蔡洸

辭免經修進吏部七司法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周必大

太宰以瀟待官府之治其來久矣卿以名德之裔簡于
朕懷擢長天官實兼議令用詩書而輔法律蓋有家學
存焉逮此奏篇灼知勤勤進階一等時乃故常夫手定
章程職居銓綜制而用之謂之法既已與聞推而行之
謂之通固將有望抗章避寵其可曲從所請宜不允
賜昭慶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士歆辭免除保康
軍節度使依前提舉佑神觀恩命不允詔

周必大

周漢世祚久長蓋得同姓藩維之助朕用時憲不專爲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十九

宋文

恩卿屬近行尊謹飭而信厚司留務於兩使逮今十年
載疇厥勞俾領名鎮擁旄授鉞克壯宗盟亟其欽承副
我親親之意所辭宜不允

賜左朝散郎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兼直學士院鄭

聞辭免新除禮部侍郎依舊兼直學士院恩命

不允詔

周必大

朕惟秩宗典樂舜命二人成周雖合於春官然大宗伯
大司樂亦分二職今儀曹兼掌斯事任加重矣朕既置
其長復立其貳倣古誼也卿以通才與學嘗總夷夔之

職學司名命益爲國華庸正貳卿俾續前業顧郊裡密
邇禮樂之用爲急使朕接三神之歡成一代之典正有
賴於博洽而又何遜焉

賜朝議大夫試吏部尚書韓元吉乞授一州郡不

允詔

周必大

卿辭章麗則議論通明其在故家號爲翹楚朕所獎擢
異乎諸臣方藉廉平澄清銓選抑資獻納倡率從官何
嫌何疑遽欲治郡姑安爾職毋復有云所請宜不允

賜中奉大夫試吏部尚書韓元吉乞畀一州郡不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二十

宋文

允詔

周必大

治官在六卿中號爲劇曹欲觀厥成必久其任卿心潛
問學世濟材猷自陟從班卽周旋銓綜之地庶幾精通
法意檢柅吏姦使吾士大夫按格而至者功罪得其平
能否當其分則其爲報効也豈不賢於宣力一州

乎所辭
宜不允

賜中奉大夫韓元吉辭免除龍圖閣學士恩命不

允詔

周必大

恭惟太宗以武定并汾以文致泰平聖謨寶訓實與河
圖洛書相爲表裏祕藏廣內冠于西清自非名臣豈容

假寵卿辭章近古學術造微領袖從官閱時寢久懇祈
治郡莫得而留隸職其間人以爲允尚欽異數佇考民
功所辭宜不允

德清大中乾元寺舊有塔乾道中沈作式重建初成

燈火闔邑人呼之爲腰金塔不數歲鄭聞沈復李彥

頴韓元吉相繼爲執政侍從

談志

餘不舊志寓公一百六人陳水南止存其六

沈應升

賜昭慶軍節度使致仕劉懋辭加食邑食實封不

允詔

周必大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三十一

宋文

朕歌成命之頌而殫夙夜宥密之心詠思文之章而懷
立我烝民之德精神孚達瑞應紛委欽歎慶澤中外胥
及粵我一二告老之臣名在戚里家擁旌節可獨遺乎
夫均惠所以推天地之況篤舊所以廣祖宗之仁事異
勸勞朕非以是私卿也

賜昭慶軍節度使知荆南軍府事充荆湖北路安

撫使楊倓乞畀祠祿不允詔

周必大

昔我祖宗擢任邊帥近者十年久或倍之罔未嘗踰歲
而聽其去也卿選自籌帷鎮臨荆渚殫竭智慮予心載

寧今軍容壯矣不可以棄爾成民俗安矣蓋有以善其後奚爲引疾願上印章詩不云乎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固不忘幹方之績也所請宜不允

賜昭慶軍節度使知太平州楊倓乞除一在外官

觀差遣不允詔

周必大

當塗古號名邦在今日猶股肱郡也填臨於此非獨資共理而已蓋亦示優異之恩焉卿夙負才猷嘗參機宥判裁劇務莫或告勞典治便藩固多餘裕胡爲抗疏願奉外祠既大嘑士民借留之心且將蹈守將數易之弊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二十二

宋文

乞緩乃服寧有後艱所請宜不允

賜昭慶軍節度使知太平州軍州事楊倓乞除一

在外官觀差遣不允詔

周必大

卿前上書丐還郡紱朕固嘗諭卿久任之指矣今財數月囊封隨至何其遽耶且年豐事簡民氣和樂古人所謂臥治而坐嘯者正可政其高風毋切切以奉祠爲言也所請不允

賜昭慶軍節度使知太平州軍州事楊倓辭免知

隆興府恩命乞檢會前奏除一在外官觀差遣

不允詔

周必大

朕顧瞻吳楚之間襟帶江湖之會古爲督府今號潛藩每咨擇於重臣往增隆於制閫卿器資沉裕材韞疏通蚤更踐於劇繁嘗參聯於宥密適茲謀帥無以易卿與其從容千里之中未殫遠略孰若填撫十連之重益著多庸亟思承命之恭難徇均休之志所辭宜不允

賜昭慶軍節度使知太平州軍州事楊倓上表再

辭免知隆興府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詔

周必大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二十三

宋文

朕於謀帥可謂難矣既欲其資望之高使列城奉令而承教又欲其政事之敏爲斯民興利而除害兼是二者在卿爲宜故自偏州改臨鉅鎮節旌增重榮戟有光往布藩條寬吾西顧逡巡固避豈所望哉所辭宜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獎諭昭慶軍節度使知太平州楊倓詔

周必大

勅楊倓省三省進呈卿劄子勸諭三縣食利人等增築管下私圩畢工乞將圩內淳熙五年以前

初一

本州自行抱認起發事古者町原防規偃諸然後可以稼下地今大江以東其穀宜稍勸農闢野不在良二千石乎卿以樞機近臣出鎮姑熟躬行阡陌勞民不怠既督治私田以興其利又代輸公賦以報其力使千里之間有豐穰之望無水旱之虞獻庸茂焉何愛璽書以爲循吏之勸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簽書樞密院事李彥穎上表再辭免除叅知政

事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周必大

朕惟願治之君以知臣爲急有志之士以逢時爲榮相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二十四

宋文

得益章古人謂之千載蓋難之也今朕拔卿十年之間諸二府之列有爲則女聽有言則汝從明良相須庶幾無愧茲由樞筦晉翊台衡匪卜匪占實惟朕志蓋軍政明然後可以圖國政武事飭然後可以脩文事不易之序也卿宜思古今遇合之難展疇昔經綸之蘊共恢遠御亟裕多盤舊次姑安非予所望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叅知政事李彥穎上表再辭免進書禮儀使特

轉兩官依例加恩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周必大

朕被堯之衣誦堯之言行堯之行十五年于茲矣既哀炎興善政凡九百五條以舉其宏綱又會中興故實至三百篇以撮其機要猶以爲未也趣千卷之書記三紀之事涓辰備物親帥群臣進讀於德壽之庭肇自顯寧生民以迄乎漢唐有此典禮乎無也惟予近弼實相盛容正使推恩不著於舊規猶當以業鉅事叢而創行之况二府領使有相承之例乎卿其勿疑亟服嘉命

賜李彥穎辭免除叅知政事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二十五

宋文

周必大

有勅經務神樞已殫碩畫贊謀鼎鉉更藉宏摹其視訓言毋專廉遜

賜李彥穎再辭免進書轉官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周必大

有勅史觀成書講一時之盛典輔臣相禮進二等之崇階成命已行固辭奚益

賜昭慶軍節度使致仕劉懋再上表辭免加食邑

食實封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周必大

省表具之古先哲王罔不明德恤祀亦罔不配天其澤
降朕紹服其曷敢不勉乃十一月壬午愍祀於上下欽
時多福敷錫有衆越在內百僚庶尹暨在外侯甸男衛
邦伯咸大介賚之矧敢遺里居之舊豐爾邑厚爾祉以
熙天休命往欽哉毋庸固辭

賜叅知政事李彥穎生日詔

十二月十四日

周必大

勅彥穎商正建丑周嶽生申蔚然邦國之英藉甚廟堂
之譽四人迪祿誕將丕冒之威三壽作朋胥軼俾昌之
祉茂膺蕃錫永弼宏基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二十

宋文

賜叅知政事李彥穎生日詔

周必大

勅彥穎季冬令月幾望良辰紀蓬弧始負之祥凜松柏
後凋之操特豐賜式嘉寵輔臣尚綏壽考之祺永贊明
昌之運

賜叅政李彥穎生日詔

周必大

勅彥穎卿三年輔政一節匪躬當此歲寒記其誕慶壽
祺之祝家國所同往致恩敍用資燕飲

賜前執政知鎮江府沈復銀合膺藥勅書

周必大

勅沈復季冬之月天氣沍寒按錄桐君裁成珍劑眷言
名鎮方倚舊人特厚恩頒用資冲攝

撫問賀金國正旦使副莫濛孫顯祖到闕并賜銀

合茶藥

周必大

有勅卿等咸膺遴選遠聘殊隣茲成禮以言歸嘉遵塗
之辰勸馳頒茗劑往勞駟駟

賜知太平州楊俛福建路安撫使沈復銀合臘藥

勅書

周必大

勅楊俛沈復卿夙聯樞近外寄藩維屬此沍寒勤於宣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二十七

宋文

化分頒良劑昭示至懷民瘼有瘳朕心則憚

賜趙伯圭除節度使告

周必大

有勅卿蔚以宗英孚于衆望俾遙臨於節鎮庸夾輔於
京師欽帥訓辭益圖報禮

賜趙伯圭除開府儀同三司告

周必大

有勅恩畀碧幢夙隆異數禮均黃閣益峻徽章往承錫
命之優思稱展親之厚

乞序位李彥穎下劄子

周必大

臣嘗考國朝故事侍從而上或偶舊人再入其序位多

在見任人之上非獨重朝廷之體亦以興廉遜之風伏見叅知政事李彥穎數年前已位二府今者再入臣合在下理無可疑伏望睿慈特降處分以憑遵守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周必大

臣適具奉乞序位在李彥穎之下緣欲降附三省未敢盡述底蘊伏見熙寧二年文彥博以舊相爲樞密使陳升之初拜宰司神宗用天聖故事特令升之仍位彥博之下雖王安石力沮彥博收回成命然詔書具在聖意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二十八

宋文

高遠非安石所能知也夫宰相樞密使位序有差國朝尚且迭爲先後況同是叅貳班列一等謂如元豐以後同知樞密院尚書左右丞或互有除改則位次不易其來久矣臣之末至自應在彥穎先進之下尚復何疑

芮氏家藏集序

周必大

夫子曰有德必有言謂其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也今於吳興芮公見之公諱燁字仲蒙一字國器孝弟忠信博習修潔登第後每有慷慨憂時之志鄉里前輩如劉一止沈介諸賢皆敬愛之紹興末高宗將內禪殿中侍御

史蜀名士張震以名聞高宗曰是能古文者卽日權監察御史已而出入中外爲孝宗深知許以侍從兩朝眷遇蓋如此不幸自司成移疾而終年總五十八予在從班與六曹長貳給舍相與悼嘆共爲奏云伏見故國子祭酒芮燁德配前修文高當世恂恂自守未嘗與物競及當官而行則秉諠持正有不可奪之志故相秦檜時鄉人沈長卿作牡丹詩有許以爲謗訕者引燁爲証廷尉捕治燁力辨其非長卿不任箝掠親書証伏獄吏以示燁燁曰長卿証伏則可燁豈敢証吏別擿燁尉仁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二十九

宋文

和時所作詩有今作紅塵奔走人之句坐以怨望及上遠竄武岡畧不自明公道閤開收寘臺省已而出使廣東節操彌厲凡舊例供饋積至數千緡潛輸公輅歸過曲江班犒郡縣吏之乏月給者和不違衆清不近名不流不倚大率類此陛下自司業陞之祭酒知其經明行脩剛柔兼濟論宰臣云侍從闕急用之會燁請祠優進右文殿修撰兩學生員祖道千計觀者太息按燁初除司業在軋道五年八月家居一日可至是時官已員卽供職滿歲則六年冬祀法當任子燁遂巡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三十

宋文

踰時乃起遇郊不及者兩旬又按祭酒從四品序位太常宗正秘書少列之上燁疾未革少留數日必遷不然休致遺奏亦官二子而燁緩於來復決於去爲子孫計者肯如是乎願錄衆美精忠還其恩數使天下知聖朝尊賢厲世不間存沒書之史冊足勸廉遜非創典也衆皆稱善惟公同年生給事中者難之衆自欲上奏或曰銀臺異論如格詔何衆惘然而止其後上念公不已用其弟燁爲八座公之諸子多有入官者此非天平始予爲學官館職史官御史皆未煖席公輒繼至爲正字也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三十

宋文

卦九三曰日中必昃人生必死當如魯參易簣子路結纓怡然死生之際嗟則惑惑則凶矣卽二者考公平生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歟至於他文正大而詞達詩篇純粹而味永皆有德之言也予故首陳兩朝聖鑒次列侍臣公論然後記予與公親厚本末如元城劉忠定公序丞相忠肅公集過於詳云

沈氏論語解序 周必大

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易更三聖詩書禮樂春秋皆刪定筆削於夫子之手此聖言也孟荀楊韓發明經訓羽翼治道此賢言也兼是二者其惟論語乎蓋齊家治國立身行道夫子平居形諸言者如三辰著明有目咸睹莫知所以明如四時運行無物不冥知所以行非天平門弟子或求益或質疑往往指事而請譬之山川有定體高深猶可度草木有定形名物或可辨非地乎是誠五經之管鑰六藝之喉衿學者如欲時習聖賢之言舍此何以哉吳興沈文炳字堯夫家世儒者少有聲國學養親不仕惟留意於是書其子數抱遺編求予一言易不云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

見之謂之知亦資道以盡吾之分而已其視作無益而
攻異端者益相萬也嘉泰壬戌臘日

劉諫議諫臺序

周必大

故諫議大夫劉公諱度字汝一吳興人自爲布衣修潔
博習業左丞夢得汪翰林藻皆以賢良方正薦旋第進
士入爲學官館職紹興三十一年夏汪中丞澈薦克御
史遷右正言明年汪貳大政引嫌徙軍器監孝宗卽位
復自宗正擢諫議大夫前後上九十餘疏其子瑞金宰
深知裒成上下卷以予嘗同僚請爲之序共惟祖宗專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三十一

宋文

任臺諫寄以耳目政事得失臣下否臧雖均許論議然
諫臣因治體而及人才臺臣因彈劾而及時政其分職
固不同元豐七年春神宗手詔曰近歲修復官政群司
各有職守右諫議大夫趙彥若侵越御史論事降一官
左遷秘書監今公奏議心平氣和理正詞直薄物細故
未嘗屑屑至於小大之臣麗於過失必隨事以言知諫
官之本意或謂漢孔光上有問據經對不强諫爭懼章
主過削其橐自後世觀之果光忠歟善乎蘇軾草諫官
制曰進則詭詞退則焚藁衰世之事無取焉然則深知廣

父書予序其書所以彰主聖也嘉泰四年月日

題千祿書

周必大

予讀開成四年湖州刺史楊漢公跋顏魯公千祿書碑
云工人用爲衣食業晝夜不息利缺遂多親侄顓頊牧
天台欲移他石資用其乏不能克終漢公謬憇棠陰得
以餘俸成之乃知唐時不敢妄用公錢如此近世若止
刊刻文字乃是伯夷公儀休其他以公帑爲私帑可勝
計哉淳熙戊戌七月二十一日夜偶書

題東坡與佛印元師二帖

周必大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三十三

宋文

闍極老僧彥岑年八十坐亡於湖州道場山留手書并
以坡字寄予爲訣時淳熙乙巳臘月二十七日也昔佛
印元師住金山東坡往來數見之嘗以玉帶衲裙相唱
和計平時書問甚多此三帖始元祐中所作耶明年正
月十五日某題

跋湖州沈壽岡之祖墓銘後

錢藻撰

周必大

志墓有美而無箴久矣然東坡謂錢翰林陳義崢嶸不
少自貶則其所以稱寺丞其諸異乎人之稱者歟隆興
元年正月二日

跋劉季高與溧陽筆工顧綱帖

周必大

舒山老人筆精墨妙獨步斯世而顧綱之藝數見褒稱東坡詩中李文政也乾道三年八月辛酉

跋李次山雪溪漁社圖

周必大

唐元結字次山嘗家樊上與衆漁者爲隣帶笠簪而歌歎乃自號鰲叟今河陽李君元明之名字也卜築雪溪又號漁社其善學柳下惠者耶始軋道間予官中都君以先世之契數攜此圖求跋自念身游東華塵土中欲爲西塞溪山下語難矣屬者奉祠廬陵所居在城東隅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三十四

宋文

去江無五十步湖名曰鷺橫陳其前日以扁舟負綠葦間鷗來相從百住而不止雖未敢竊比張志和亦庶幾乎元次山矣而君方以尚書郎奉使全蜀凡六十一郡之官吏數十萬之將士莫不歛板受束約斲枚聽號令猶念舊社不置萬里遣書與圖偕來督踐前約予欲遽數忘機之樂則君權任如此顧豈招隱時耶須君他日奉計甘泉厭直承明尚寄聲於我當有以告君今未可也姑題卷軸歸之紹興元年三月三日適逢丁巳青原野夫周某觀

題沈傳師碑

周必大

道林以四絕名堂沈居其一歲久堂壞葺而扁之又得沈碑於公帑移置堂上別刻本留郡齋紹熙癸丑十月旦假守周某題

題俞洪所藏滕元發與俞退翁詩

周必大

四朝國史於遺逸中立俞退翁傳大槩用孫莘老所作墓表惟自西川召爲御史力辭不拜墓表但云以闕員召傳乃謂王介甫藉其清望使擊故老夫清德安肯妄發介甫用人寧不察此竊疑滕元發嘗倅湖州退翁郡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三十五

宋文

人熟知其言觀所贈詩帖當熙寧元年神廟待元發方厚擢爲中丞必舉幕屬退翁之召或以其薦即可知矣是歲十二月元發改翰林明年春介甫得政素惡元發出於外知幾而退是乃所以爲退翁舉主補外自應隨罷耶墓表不書其由莘老亦常攻元發故也慶元丁巳十一月望退翁元孫洪相過出示元發詩翰妄意如此來者或有考焉退翁子孫甚盛豐積齒取之報洪復醞藉疏通稱其家者也

與葛楚輔樞密書二首

周必大

某竊以芳春妍淑化日舒長共惟樞密同知綏靖華文
神天顯相鈞候動止萬福某家居得遂野性芘覆厚矢
遙聯門牆正阻承教臨風悵然敢乞加衛寢餽永弼典
運某違去鈞表遂將周歲道德可尊固與衆人同一瞻
仰眷與素厚私心倍劇綢繆書牘缺然則以用舍正異
勢當爾耳高明無所不燭而又常善恕物得免於戾已
爲厚幸走介而予之書此禮何敢當此意何敢忘也慙
慙叙謝莫究萬一敢幾垂察某仰惟明公問學文章世
濟其美至於德業之茂謙和之至則又本於天資而加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三六

宋文

某是宜上結主知下孚物望自登政路忠言嘉謨表
在人耳目麻案計已宣布值國盛典榮晉崇秩益未
多賀也

某仕不知止顛沛固宜上賴聖主隆寬二府曲爲道地
使得奉祠歸里一出十五年交游零落殆盡老病復痼
應接省譽之外困眠饑飯而已最是目力昏乏書冊盡
束高閣舊好游山今復足力不強前輩云少年真可喜
老大百無益今方知爲實錄每荷眷念輒具布之

與程泰之侍郎書三首

周必大

某竊以肅霜在序恭惟某官年兄道腴日勝台候動止
萬福向者謝牘既遣卽被誨墨有以見情意相與致書
郵交馳於道感幸無已今復祗領榮問知愛益深展誦
把玩殆不容去手但恨無羽可飛墮霄漢之上耳氣候
日冷願言加毳毳茵以對嚴召某伏蒙別紙諭及非相
愛如骨肉豈肯及此此固不敢望於他人也葉謨所言
向拜書似曾布稟矣此方簽兵治器械打舟船修城壁
諸路探報極多竊意虜主北去疑我襲其後固爲惘疑
虛喝耳然其子監國與今件之統軍烏林答天錫者素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三七

宋文

有踴躍用兵之志因而生事亦未可知太要彼國傳授
之後定須妄作在我不過自治內修而已如所謂檢點
防城器具會計海舟教閱民兵前此率二三年一爲之
故中外不以爲疑五七年來一切不講忽聞舉行便自
驚駭至於明年卽爲常程所謂民難於慮始者旣在其
位不容避也若僕身上事則又多端以不才而冒居政
地且稟性疎直好別白是非言無隱情宜其被謗不一
猶幸時無張方平王拱辰未至巧法奇中耳每自憐復
自笑也

某辱誨翰喜承政清民和神所聽相台候倍膺休祉請
祠足見遠慮聖意既未前只得少需也易老通言方歎
服不暇而處通二郡相繼以易原見示探先聖之祕發
後覺之蒙何待後世楊子雲耶某用過其量殊不自安
薦士被劾自當引去方欲繼請又值闕雨策免何疑遠
則杜祁公近則洪景伯月日適相似聊發一笑

某比辱誨翰示以老子解既佩勤眷且知深窮性理真
欲接袂浮丘不但結緣香火良切嘆服未審全書可得
見乎蘇黃門所著學者共傳之兄當無靳也方圖具謝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三六

宋文

游札著筆意愛深厚舉世少雙感幸謂宜如何餘暑恭
承台候萬福又以爲喜下諭恐有由來自古稍肯爲時
出力必爲衆忌吾曹豈不知此但不忍欺心欺君耳今
雖未覩端緒然有此理自推五行此去亦非安坐廊肆
者人生定分毫髮奚逃考平生得失蓋亦可知若欲
逆料其間必至美巧成拙失邯鄲之步兄以爲然否只
今滿朝更無一主見與非必有所鄙惡勢則使然用是
未嘗尤人獨兄參辰相望而膠漆益固感激深矣虜酋
既沒未聞所立何人今冬似無他然江浙閩廣同日地

震太白今經天安得不懼所懷千萬非書能盡姑報來
況餘乞珍御冲理蚤遷嚴近劉弼又得祠益右轄在越
偶同僚耳繼此有聞切告毋大小虛實乞賜警飭

與周元持侍御書

周必大

某惶恐死罪孟冬薄寒恭惟侍講侍御台候動止萬福
某自收朝蹟日與農夫爲伍縣丞相而下皆不敢輒通
姓名屬者明公自諫省副臺端崇言竑議日進於上前
離陰與中外同受大賜亦不敢輕致賀問勢當然也豈
謂憂國執法之餘猶記寒遠手書問勞如待當世之賢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三九

宋文

者內自忖度不知何以得此也方感激不置俄有客自
城中來者具言主上以間日訪道爲未足詔闕殿廡命
經筵官更直其中而明公首以百篇之書入侍矣退而
歎曰此仁祖用臺丞預講讀故事也慶曆嘉祐之治其
後見於今乎未數月則又聞有進專風憲之命喜極始
欲起舞某所以喜者非謂出入門牆之舊竊竊然慶明
公進擢也聞古有師氏者以嫺詔王且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夫嫺之爲言自微以至著而用虎名門取義甚武
二者疑若不相似然乃命一官兼之取義深矣後世指

談經講道爲儒者故其弊也或迂闊而委靡謂排姦觸邪爲法更故其弊也或刻轢而激訐主上方鑒古御今以師氏之職處明公必將以正心誠意之術朝夕納海大學之言曰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堯舜三代不難致也如某者雖無用於世自放寂寞之濱亦且安其耕鑿而無藜藿見採之慮欲無喜得乎先以自賀然後賀執事

答江陰李教授

沐書
又有與其父秀叔及沈持要書不錄

周必大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四十

宋文

七月日具位某謹復書教授修職足下古者公卿大夫之家其父兄既植德累功於前其子弟復增修積美於後傳祀數百不隕其名是之謂世臣巨室及其季也簞門圭竇之人暴登貴仕而公侯子孫往往降在皂隸國之興替常於是乎卜之本朝盛時如文元晁氏忠獻忠憲二韓氏文正范氏宣獻宋氏申國呂氏或文獻相承或德業交著因事立功與國同休至於今賴之惟會稽公以厚德通儒範模斯世蓋嘗運樞機釐政事矣其進退出處無一不合於義凜乎有異時大臣之遺風足下

又能力濟其美年方英妙已馳騁聲於大學取巍科不翅拾芥自常情言之亦可無求於人矣方且孜孜乎前輩之事業切切乎當世之師友此豈獨天資茂美刻意問學所能致哉過庭之間議論聞見其必有大過人者進修不已國家之興將有助焉如某不肖欲通姓名未敢也豈期過聽示以漢史論著及詩文三編先之以長書禮下而詞溫若欲僕助成其名者伏讀累日初如觀富商大賈之藏四方珍異莫不咸在少焉如游十二閑騏驎駉耳飛兔驎駉驥首驚駿可喜可愕何足下富於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四十

宋文

學豪於文一至此也昔子貢問子石曰子胡不學詩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子貢曰請投吾詩以學於子今足下事親養志既孝矣推其所得日與諸弟講論道義作爲文章繼破薦送既悌矣金閨諸彥山林之奇士皆折節與之友既信矣僕方當投所學以學於足下足下於僕何取焉銘佩謙施言不能盡屬病起氣乏具謝不宣

與程倅

書

周必大

適日凝寒緬惟孝履支持先尚書與學碩才獨步當世

登八座未究素蘊引年而歸公論翕然謂當享百年之期主盟斯文奄爾淪謝士大夫無不嗟惜况契愛至厚者乎今年來夢相見甚頻雖出慕仰亦由尚書將遂僊去故爲是神交耶臨風倍切悲悵屬杜門人事盡廢尚稽致唁忽得令侄宣教書悲駭無已浙兵不慣遠涉在道頗久立便要歸未能辦微禮私居又重於借急足尚圖後信餘惟節哀自重不宣

答沈編修

瀛書

周必大

某竊以炎威正熾共惟崇道編修台候萬福某衰病不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四十二

宋文

才分無他望忽叨進擢不特大駭物論自亦不知所措也委誨勤懇以感以愧執事家食滋久士論稱屈近者王景文起倅廬陵嘗爲丞相言朝廷無棄才之理使誠有過猶當計歲月乘除之況本無過乎某自度實無寸長至於以一己之私撿天下之英才是謂逆天理誤國事斷不敢爾矧於執事有舊而無怨第于丞相自當贊成也忽忽占報莫究悃悃願加保壽以需召節

答胡湖州

南逢書

周必大

某竊以歲晏凝凜共惟知府郎中台候動止萬福上考

慶宣勞多矣歲中所發上供幾至百二十萬縑何其盛也使治既中熟又不質和糴所論糴濟莫不至如常潤費力否德清楊宰固可罪但用此罷去則他邑村夫習知長官可脅將復效尤有言鐫楊一官以待君侯之言他日或有過重劾未免想喻此意忽忽布復莫盡所懷願言保壽卽慶環召

賀沈相

該啓

周必大

伏審誕布策書進持魁柄高宗得說廸我后以康兆民尹公暨湯享天心而有一德甄陶伊始耆稚注觀竊惟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四十三

宋文

極治之時斯有非常之佐如風雲之從龍虎勢蓋必然若手足之視腹心理難偏廢猗歟盛事屬我熙朝恭惟某官道覺民先智周物表精微內蘊有移風易俗之心事業外彰皆尊主庇民之術蚤結聖神之眷徧揚嚴近之班宣勞再總於十連注意彌隆於萬乘吾不見賈俄興宣室之思使果召參遂理舍人之橐促登文陛峻陟政塗上方虛已以仰成公則竭誠而入輔威名行遠蠻夷問裴度之年盛德在人朝野望楊公之相式符帝賚首冠台纏總萬機繫委之權宅左揆辨章之任恥君不

及是舜昔聞仁義之談致治庶幾成康今展經綸之志
廊廟增重華戎具依某擊柝官微羣瓶智小當嚴石維
新之日亦幘幘受賜之人開孫閔以延賢知難迹掃
齊門而求見庶遂執鞭欣幸交深編摩奚究

謝吏部沈侍郎介啓

周必大

茲蓋伏遇某文華緯國術業康時自連揖於賢科即高
齋於清路六卿率屬既登二於天官三格修書復茂明
於皇統當論思之餘暇推獎借之公心遂致陳人猥膺
遴選民安渤海願希龔遂之風福及京師更效
■侯之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學四

宋文

政其爲感幸豈易名言

賀閩中提舉周郎中

啓

周必大

請外撫章臨軒授節朝寧嘆急流之退海邦瞻膺使之
華崇惟某官重厚有常疏通無滯素蘊淵源之學適逢
休顯之時雙宇岩堯久授絳綬之業中臺清切首
錦帳之香逮兼宰士之聯將綴從臣之籍力祈去國爰界
乘輅北苑靈芽獨幹阜通之利南州陳粟坐收
功惟清朝正急於掄材顧雅望難稽於持橐事端壯轡
卽返駕班某檢風聲於多士之間託雲庇於鄰封之內

高山在望未降旣見之心尺素可持少叙願交之意其
如悃悃難盡名言

上沈丞相啓

沈方進易解

周必大

柱石王庭久仰棟隆之吉調膺公餽方觀鼎寶之享欽
惟兩儀交泰之時內盡四體觀願之道休有自天之祐
來臻視履之祥恭惟某官博大以方輝光而實備賢入
之德業懋君子之經綸黃裳之文足以藻飾乎治世白
賁之質足以砥礪乎貪夫早值離明屢膺渙渥作樂而
薦上帝妙制作於春官施命以誥四方罄論思於夜直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四十五

宋文

物謙謙而有吉事君蹇蹇以無尤知微知彰知柔知
直寢隆於中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道每順於盈虛
進九重革故之秋乃辟小剝廬之日真才萃聚何止十
朋之龜大號夫揚有蕃三接之馬車積中而任重川利
涉以安行方且懲忿窒慾而堅二簋之誠思患豫防而
盛內鄰之喻求王明以受其福除戎器以戒不虞萬國
咸寧百官以治永禪天地之長久無復永霜之始凝某
職典童蒙身居豐蒨念邇如之甚久每嗟若以自憐况
衆賢皆願於詭隨豈小醜敢懷於肝豫待時而動妄思

尺蠖之伸觀國之光肯作羝羊之觸頭普屯膏之施仍
寬資斧之誅如是則鶴鳴在陰庶假好縻之爵鴻漸于
陸亦叅可用之儀進必有歸言不盡意此啓

賀楊州劉安撫啓

周必大

一麾出守甫被詔除十國爲連就膺闕寄上列侯之印
組植元帥之旌旗喜極旄倪光生經管恭惟某官士林
宿望禁籞老成如漢君房言語妙於天下如唐子厚議
論屈其■人早輝啓沃之心久袖經綸之手逮聖神之
圖舊須哲人以奮庸存膺宅牧之求用示秉鈞之漸民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四十六

宋文

賀沈正言啓

周必大

誕布綸恩擢司言責輟烏臺之六察叅騎省之七人公
道既開輿情胥予恭惟某官氣和節勁志大才高既問
學之家傳亦剛方之世濟談經朱邱誦遠業以靖共奉
對丹墀聲嘉猷而啓沃雖親推丞升於幾笏而昌言未
究於伏蒲遂自南臺進叅右掖魏公■爾闕遠追文正之

遺風吉甫■近見贊皇之賢嗣諒纔溫於坐席卽交
秉於政機某跡次江干依仁宇下聖賢相逢而張治具
已際明時日月亭午而息邪陰更觀盛事其爲欣懌難
盡名言

答平江沈侍郎介啓

周必大

內出左符起臨右輔吏民朝見條教夕聞恭惟某官備
九德以飾躬肩寸心而許國修門三入進以正而甚榮
諫匪萬言去未幾而輒驗茲逢新政乃眷舊人親頒一
札之書首寅諸侯之選誅狐狸於七日士知繩墨之難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四十七

宋文

除左使答湖守陳阜卿啓

周必大

分察南臺初無一善叅華左掖豈有三長歷上命以領
承酌輿言而內愧此蓋伏遇某官望隆邦哲才號吏師
縉紳之所範模旒扆之所簡注河潤九里可令枯朽之
含滋袞襲一言坐使駑駘之增價遂容咄畢猥預書言
尺牘未馳正以京塵之汨沒長牋見及足知郡政之優

游感激在中敷云莫盡

回福州帥賈侍郎選啓

周必大

簡求禁橐擢領藩符涓日之良殷邦之始恭惟其官家
傳學術世號吏師典郡著廉平之稱登畿馳休顯之譽
於厚震知之涯越躋法從之華適帥於七閩肆綸
於陞海山環境古稱富盛之鄉冠蓋盈城今日詩書
之國佇報中和之政卽還嚴近之班某過辱書函備形
謙柄其如悚感未易敷陳

問候葛侍郎啟

周必大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四十八

宋文

櫟社扶疎昔依仁於華省蓬心拳曲今結戀於朱門欽
惟賢哲之所臨密有神靈之來相內凝妙道外納時和
恭惟某官應物以俊明之資處躬以渾厚之德詞章峻
潔如東流赴海之莫磯問譽輝光若北斗麗天之可仰
掖垣掌制文部典銓世傳常袞之除書人服山公之啓
事謂合言登於黃閣云胡引去於青都結何山杖屨之
緣作若水龜魚之聖冲襟逸興雖寢忘紫橐之舊游雅
望英聲當勉爲蒼生而再起某久應襍被尚許濫衿蝶
夢空勞莫遂接辭之便魚書遠至少伸問訊之儀惘悵

交懷諸毫奚盡

宋故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國公

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特進程公

大昌神道碑

周必大

故吏部尚書程公以龍圖閣學士就第踰年而卒其子
準等持兵部侍郎楊公大慶所狀行實屬必大以銘予
與公同年進士數嘗同僚厚我莫如公知公莫如我其
何敢辭恭惟孝宗皇帝聖學高妙厲精政事尤有知人
之明惟公歷兩省六曹以該洽直諒見知相與論道統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四十九

宋文

評政體在廷少比公亦忘身徇國思爲朝廷植悠久之
計其在外則心乎愛民長慮却顧未嘗便自營士大
夫皆以不大用爲恨及事壽康皇帝興念舊僚疊加恩
禮而左右乏裏言公亦老矣無意仕進得謝於家盡發
所蘊著書立言啓迪後生益其自幼至老襟襟上祝無
所信玩好技藝無所嗜惟通經評史考古驗今一事未
詳一理未窮弗措也其始終大槩如此若乃爵里議論
則可一二數公諱大昌字泰之按程氏其先出自重黎
周有休父封於程地在關中子姓散居西北有開府儀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五十一

宋文

同三司靈洗者效節蕭梁著功於陳封忠壯公南史以爲新安海寧人卽今徽州休寧也厥後或北歸或遂留故公爲休寧人曾祖晟娶洪氏祖士彥娶金氏父映累贈正奉大夫妣淑人陳氏世積善尚義孜孜教子至公穎悟殊常見十歲能爲文紹興癸亥重立太學年甫冠矣一試卽預選學官爭爲延譽二十一年登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吳縣簿丁正奉憂服除獻文於朝宰府奇之二十六年除太平州教授明年召爲太學正三十年詔館職必試乃除初召朱熙載等再召劉儀鳳等皆辭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五十一

宋文

已惟李寶提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其允文守蘄此公論所爲不平也上聽其言三皇子就傳選官僚九月以公爲尚書駕部員外郎兼恭王府贊讀又兼兵部郎官隆興元年兼慶王府直講十二月丁母憂軋道二年春服闋召爲考功員外郎六月復兼恭邸贊讀八月遷國子司業三年十二月兼權禮部侍郎一特文柄舉屬公其成就人才不可計凡今老師宿儒多公門生也五年正月兼權直學士院宣對選德殿上曰朕治道不進如何公知上志在恢復迎合者多卽奏陛下勤儉過古帝王北虜自迪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諫使政事日修則大有爲之業在其中不必用迎合之言求奇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臣謂設險莫如練卒練卒則在選將上深然之後數日再召對上曰卿前言朕儉是也獨病風俗太奢用度不足今早與大臣議立法以止之公奏居室衣服吉凶之禮皆有著令要在上之人持久以化之耳上又問卿更有何事爲朕言之公曰事有大小有先後今四方獄案必經聖覽大臣因是亦困省闕何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五十二

宋文

暇議大事急先務乎往陛下嘗增左右司爲四員若漸
役減員分以委之中書之務清矣後數年迄如公言八
月除直龍圖閣江東轉運副使蓋公求試民事故以卿
部寵之公引嫌改浙東提點刑獄越帥多大僚適歲豐
酒稅溢額漕臺不敢問乘公攝帥遣其屬張朝命括美
財且將增額公力拒之曰某寧罪去不可增也越人迄
今德公七年復徙江東運副詔勿引嫌公猶不自安踰
年乞祠就徙江西路公曰可以興利除害行吾志矣九
年歲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贖吉臨江南安四郡五等
夏稅折帛過饑民爲盜之原又遷吉州造舡塲於臺治
以省費革弊凡吉舊欠皆捐之清江縣有破坑桐塘兩
堤捍江四十里護田千三百七十頃民居陸地又三百
畝壞四十年歲罹水患公力復其舊又奏漕臣過代
積累欠數病州縣乞行蠲削淳熙元年冬詔可凡軌道
七年八年諸路欠稅賦丁役及他錢物併除之由公一
言上恩及天下矣歲滿再任進告不下宰執問其故上
曰程大昌職事脩舉自合加職乃陞秘閣脩撰二年四
月召爲秘書少監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六和塔僧以鎮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五十三

宋文

潮爲功求內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公奏二稅外
加預買折帛正額外科借皆科也保正長身丁雜役皆
徭也僧寺既違法置田復移科徭於民柰何許之况自
紹興二十二年脩塔之後潮果不齧岸乎御前置忠銳
忠武軍以浙西路鈐轄李師古兼統制帶御器械戚世
明兼訓練援例請增給公執不可其命俱寢俄兼崇政
殿說書三年四月除權刑部侍郎升侍講五月兼國子
祭酒公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爲仁也今四方獄獄
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
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上以爲然舊法宰執初除
轉廳皆有給使減半其後太尉使相三少而上往往取
旨視樞密使都官用例浸失法意公請自侍從而執政
自執政而相則爲初除法當全與餘爲轉廳皆減其半
遂爲定制上知公特立不避怨滋欲用之四年八月兼
給事中江陵統制官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
疾謂曲在軍人坐徙豫章公極論不可上曰朕治軍民
一體逢原已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矣康與之在紹興時
以詠諧進後坐事長流廣南至是有與爲地刊除舊犯

還其資歷公封還勅黃上喜曰待遷擢卿其益盡心毋
避忌十月落權字五年正月同知禮部貢舉御製原道
辨尋易名三教論獨公與聞之六月進吏部右選侍郎
兼同脩國史舊小使臣注令尉若監鎮兼烟火者驗老
病而已公以其親民面令讀律且詰其大指不通者輒
罷遣八月兼權尚書六年夏正除權吏部尚書公遇事
啓請知無不言如論軍中強壯子弟及西北伉健之人
不可輕聽離軍禁衛不以膂力進今率三年輒補外官
用違所長宜留實三衙又欲酌紹興舊制命諸軍挽強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五十四

宋文

轉資稍示勸誘又請究歸正僞冒裁減添差以寬州郡
回奏堂曰累萬餘言會舉行中外更迭之制公力請郡
是冬除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陞辭上諭曰凡有見悉
奏來自南渡後泉爲台信建昌邵武四郡代輸銀二萬
四千兩諸縣並緣苛歛預借公條便民事具言本末有
司持之未下明年首爲民代輸一年且乞禁絕後日預
借又蠲前歲秋苗之未輸者八年春汀賊沈師作過詔
併勦其徒公請罪止渠魁赦其脅從仍許徒中相糾可
使亡命解散不然數州挺亂是堅其附賊也宰相然公

言奏行之是冬沈師獨與死黨竄伏漳州山谷間距城
百餘里州有左翼軍戍將蕭統領者卷甲赴之逮夜力
疲搏賊不勝死焉閩中大震漕檄左翼統制裴師武出
兵師武置司左泉謂師符未下不敢擅與公手書趣之
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又取前得釋脅
從之旨散榜以間其黨師武至漳群情頓安捕獲謀者
十餘曹憤藏兵器謀刻日縱火爲賊內應微公先事從
權趣師武行漳且屠矣太守劉立義郡人今左司郎中
鄭公顯馳書謝公曰城邑獲全公之賜也終更提舉江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五十五

宋文

州太平興國宮十三年秋起知建寧府十四年復提舉
南京鴻慶宮自公爲郎首侍壽康於王邸多所宏益其
後間謁東宮必款語移時嘗用家人禮許見今上及公
主親取寶器酌酒飲公受禪之初與宮僚一等推恩紹
熙元年加寶文閣直學士起知明州示將復用遽以祠
歸四年起進龍圖閣直學士明年請老進本閣學士致
仕皆非常典也慶元改元十一月甲申以疾不起享年
七十三積官宣奉大夫爵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
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特進公自宦遊去鄉里樂吳興

溪山之勝而卜居焉晚得安吉縣梅谿鄉邸閣山規營
坐域未成而卒淑人陳氏公母之從兄女生百日值方
臘亂父母攜匿谷中祝曰兒若貴勿啼自是悄然既長
歸公事舅姑以孝聞生諸子躬自鞠育公嗜書未嘗省
家事實祭孔時淑人力也年七十六遭公喪謂諸子曰
吾得從而父足矣病不服藥後公四十七日安然而逝
遂合葬焉二年四月辛酉也四男準朝散郎新通判太
平州本早世阜朝奉郎知上元縣覃宣教郎新浙西茶
鹽司幹辦公事三女長適承直郎監行在文思院都門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五十六

宋文

鄭汝止次適奉議郎新知湖州武康縣丁大聲季蚤亡
三人端復登仕郎端節端履以遺澤補官女三人公
有文集若干卷別著禹貢論五十二篇辨江河淮濟漢
弱水黑水甚詳凡諸儒捨經泥傳注失禹本指者一皆
正之又爲山川地理圖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博洽重
許可讀之大歎服謂不可及公在講筵遂以進御天語
嘉獎今行於世別有演繁露六卷攷古繩易老通言易
原雅錄四書各十卷北邊備對六卷書譜二十卷取五
十八篇互相發明篇爲一論抉隱正謬尤有功於學者

嗚呼若公可謂博學篤志者矣銘曰

浩浩萬古孰知其津擾擾萬生孰致其身偉歟程公絕
類離倫氣以直養業以勤精士之指南國之寶臣其在
兩禁昌言復君使於四方仁心庇民胡不弼諧迄其經
綸歸而著書極道之真既沒言立庶幾不泯自歛而湖
肇自於今有式新阡尚考斯銘

朝奉大夫致仕李君 迎墓表

二十四歲次天

河陽濟元多名族顯宦張氏李氏實相甲乙通婚姻南
渡後祖母秦國張夫人每與李氏子弟篤叙親好子於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五十七

宋文

其間致愛兩人曰隨字可大廉介謹飭治縣有聲而其
族弟諱迎字彥將行安節和恬於進取予尤重之可大
沒已五十餘禩矣彥將下世亦二紀念之不忘也彥將
之子數求予表先墓乃追紀聞見而考信行狀之說如
左李氏胄出唐宗室汜水王本朝有肅感者以儒學起
家至君曾祖章繼擢進士第以太常少卿致仕贈少師
祖百朋中奉大夫致仕贈少傅父弼儒右中奉大夫直
祕閣致仕贈少師妣姚氏曹氏趙氏秦魏楚國夫人君
姚出也欽宗登極祕閣爲兩浙轉運副使君以捧表恩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五十八

宋文

補將仕郎調婺州都稅院發運使檄應辦王德軍錢糧改從仕郎故相趙忠簡公鎮豫章辟知靖安縣又從金陵行宮留守爲準備差遣歷温州軍州推官程邁梁汝嘉間丘斯範吏師皆以侍從出守事多委君程當歲暮遣閫帥留至正月以薦章授乃解印有錄事叅軍老而貪已授代爲嬖吏所持君械繫掠治吏叩頭服罪同僚咨美舉貞應格改右宣敎即知臨安府錢塘縣歲旱留運河水溉民田會金國使至漕臣論君撤壩通舟君固請留其半漕怒据據無所得至用前政陳炳科皇城磚事効君失政坐是罷起知湖州歸安縣外艱不赴知婺州金華縣提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郊恩賜銀緋求外簡充福建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再爲提點鑄錢司主管文字軋道初代還時相洪文惠公與君有舊君資歷當爲二千石絕得通判臨安府朝市浩穰非所好也乞易明州浙東總管曾覲以代耶恩數薦進人才其門如市知君京洛故家屈意願交尋召還人謂必有裏言君適秩滿即袖牒從太守乞保明奉祠竟主管台州崇道觀歸寓湖州新市鎮蕭寺中手抄聖賢治心養性之要

藝文補

卷之十九

五十九

宋文

時時賦詩自樂類成百篇舊藏畫像惟肖淳熙改元之六月自題贊百餘言其畧曰三仕三已應緣而止一丘一壑倦游而歸耳目鼻口盡史或得彷彿至於超然物外彼亦安知其端倪也耶俄遇微疾沐浴端坐而逝是歲九月丁未也予始悟自贊之意云享年七十有二明年正月已酉葬湖州烏程縣三碑鄉金山原秘閣墓之左以子升朝累贈中奉大夫妻令人周氏永嘉名士周行已恭叔之女恭叔官京師與祕閣善君未弱冠風度遠能文辭善談論故以女歸之後君十一年八十三而卒附君以葬四子結故朝奉大夫尚書度支員外郎摠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綜早世級故從政郎平江府司法叅軍綺今爲從政郎新泰州如臯縣令女二人宣教郎王光達朝散大夫新知真州事張顏其婿也孫男七人大成新池州青陽縣尉大雅新寧國府太平縣主簿大均新高郵軍興化縣尉皆迪功郎次大有大礪大亮大倫孫女七人初祕閣之沒君二子當受遺澤其一遜弟之子世服其義君潔靜通敏有可用之才知已方在朝輒遠而去之長子持節近甸人以爲榮君視之泊

如也惟榮辱得喪未嘗屑屑胃次故其終神識湛然可以窺所蘊矣今諸子惟如臯在卽求表君之墓者行狀蓋真州之文也慶元三年閏六月日具位周某述

祭芮國器祭酒文

周必大

維乾道八年歲次壬辰十二月乙巳朔九日癸丑具位周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致祭於故右文殿修撰芮公之靈惟公之德渾厚正直惟公之才恢闊俊軼克孝且友其秉也天勇於蹈義則繇學然發爲詞章登唐近漢著於議論弗蹈中訕仕有險夷道無磷淄從容周行譽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六十

宋文

問孔歸君子所恃而亦不比小人所畏而亦不忘帝庸深知決用靡疑云誰不然遽鐵奪之太學子英毀譽牒出聞公之喪隕涕如一况我鄙介文分允深初爲王官同事司成遷正麟閣我畏公先傳之夢驗基年執筆太史分察南臺凡我所歷公必繼來我之投閑僻在螺水公使嶺表過我蕭寺公涉全節我起持麾不會于閩而過於畿公長國子我塵公令官曹俱清班綴愈近湖山擇勝尊酒命文如何俯仰其迹俱陳殄瘁之悲曰惟衆共死生契闊其如予慟蒼黃去國莫莫生芻有槩

於中身楚心吳夢爲斯文以酬靈几寤而驚咤絕三四語昔焉氣合今固神交公惟不忘忍吐斯肴

祭劉汝一諫議文

周必大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二月丙寅朔十日乙亥具官某謹遣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諫議殿撰劉公之靈惟公學博而醇氣和而剛文揜衆俊行高一鄉石林之葉龍溪之汪調公晁董交飛薦章追其仕矣或抑或揚晚登諫垣聲譽孔彰龍飛在天進佩水蒼主聖臣直疏盈見囊雖分竹符宸眷未忘論議之華儒林以光于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六十一

宋文

章于藝蘇枯弱強上欲用公公足弗良八泰甫開奄兮淪忘位非不顯年非不長有蘊莫施寧隱且殤士夫太息我涕用滂念昔瀛洲公校鉛黃直則並舍歸則連牆今焉百里莫莫公喪無窮之恨寓此一觴

祭莫子齊舍人文

周必大

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二月庚寅朔四日癸巳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侍讀兼太子詹事兼脩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周某某等謹以清酌蔬食之奠敢昭告于近故直院中書舍人莫公之

靈惟公行飭文敏內剛外和名重月評秀發儒科入爲
王官退食委蛇恂恂寡言鮮或譏訶見義則爲勇敵橫
戈介卿列監禁掖鑾坡再至三至人嘆蹉跎乃心怡然
守道無頗往裨王藩譽問孔多於溫於泉中和可歌召
登從班進賢我我匪薄之故嬰此微疴賜告於家禮殊
紫荷禹中草制文尚傾河甫息在牀遽隨逝波縉紳駭
聞爭以爲訛謂仁必壽豈知其他矧伊雙鬢亦云未睹
奄忽如斯天理則那吾徒爲僚方賴切磋脯醢之奠胡
爲騷羅酌觴再拜有淚滂沱哀哉尚饗

藝文補

卷之十九

六十二

宋文

祭同年程泰之尚書文

周必大

公鄰幾之學貫道之文絕類之才濟世之心出使典
州旁利在人六部兩禁謀猷畢陳時非不遇志非不伸
本相而歸猶鬱經綸乃發所蘊考評古今著書立言手
筆不停以覺後生以追先民謂且百年爲儒主盟奄其
已矣聞者失聲矧鄙不肖自初同升成均祕府史闢邇
莫步武日接交遊日親一別十年悵馬此情盡思話言
夜夢儀形孰云計來遂隔幽明寓詞千里有淚霑巾
吳興藝文補卷之十九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目錄

鄭聞 見前

周必大除祕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制

袁說友 寓公

浙東提舉到任謝表

成都文類序

施宿 長興人

石鼓詛楚音跋

樓鑰

藝文補

卷之二十

目次

賜新除戶部侍郎袁說友辭免不允說

皇伯祖太師嗣秀王伯圭特授兼中書令加食邑

實封制

賜戶部侍郎袁說友辭兼侍講不允詔

賜新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倪思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章良能見前

能見前

賜兵部尚書倪思辭免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

不允詔

賜禮部侍郎章良能辭免改兼修玉牒官不允詔

賜禮部侍郎章良能乞官觀不允詔

賜侍讀倪思侍講章良能辭免進講毛詩終篇轉

一官不允詔

賜福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

兼知楊州畢再遇乞奉祠不允詔畢再遇寓公

賜新除吏部侍郎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賜新除御史中丞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祠不允詔

藝文補

卷之十

目次

二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待次州郡不允詔

賜鎮江都統制畢再遇乞歸田里不允詔

賜伯圭辭免兼中書令不允詔

賜伯圭再辭免中書令不允批答

賜新除安德崇信軍節度使伯圭辭免不允詔

賜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批答

賜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口宣

賜伯圭再辭免特授兼中書令加食邑實封不允

仍斷來章批答

賜皇伯祖伯圭辭免贊拜不名加食邑實封不允

詔

賜皇伯嗣秀王師揆生日詔師揆伯圭子

賜觀文殿學士致仕李彥穎銀合茶藥詔

賜龍圖閣學士致仕程大昌寶文閣待制致仕沈

樞銀合茶藥詔

倪思等爲係張良孫舉主各降一官制

寶文閣直學士程大昌龍圖閣直學士提舉南京

藝文補

卷之十

目次

三

鴻慶官制

知湖州趙不迹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制

本待問知湖州制

刑部郎中沈樞度支郎中制

太府丞沈作賓刑部郎官制沈作賓歸安人

新知湖州本待問改知婺州制

知秀州趙充夫改知湖州制

李沐吏部郎官制李沐見前

萬鍾司農卿制萬鍾寓公

中奉大夫萬鍾直龍圖閣守本官致仕制

潘景珪知湖州制

沈瀛知江州制 沈瀛見前

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袁說友權戶部侍郎制

太府卿詹體仁直龍圖閣知福州制 詹體仁寓公

龍圖閣直學士程大昌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制

訓武郎臨安府湖州提轄通舖梁清違滯金字牌

降一官制

判建康府葛邲改判隆興府制

藝文補 卷之二十 目次

新知紹興府倪思改知婺州制

正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沈樞制

太常少卿詹體仁太府卿制

右司刑部郎中沈作賓檢詳制

吏部郎官李沐將作監制

沈清臣江東提舉制 沈清臣見前

俞潑知常德府制 俞潑尚玄孫

朝奉郎知湖州府烏程縣趙彥衛爲鄉民訴水傷

擁併死八人降一官制

復古編序 見前

增釋南陽活人書序

雪巢詩集序 爲吳興林憲憲寓天台

陳都官文集後序 陳聖俞

跋宸翰依擬詔答後 爲嗣秀王伯圭

跋劉杼山帖

跋章達之所藏虞書孔子廟堂碑 達之良能字

跋章達之所藏唐石淙詩序

跋劉資政縣學留題 爲周操

藝文補 卷之二十 目次

燕文貴畫跋

書仰孝子行實後 仰忻

跋姜堯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堯章名夔寓公

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爲歸安劉寧止

跋王逸老飲中八仙歌 逸老名升寓公

跋劉杼山帖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武子名宿

跋溫公題劉雜端孝叔奏藁

通太守莫給事啓 濟

通浙東安撫李叅政啓

彥穎

通温州交代沈詹事啓

樞

代賀沈運使啓

復

代通劉湖州啓

代通趙郡王啓

伯圭

代莫守祭王詹事文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目錄

終

藝文補

卷之二十

目次

六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周必大除祕書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制

鄭聞

勅左朝奉郎周某士之致遠器識爲先古有格言朕常
三復故雖以科目取士而不專以文藝用也爾以儒術
第進士奮詞業應爲時用嘗顯於朝矣比觀入對益知
涵養茲釋憲臺之寄裨從道山之游峻直鑿坡職清地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一

十

宋文

遂惟少令參太史之事庶資直諒而北門當視草之任
正繫才華若夫是古而非今矜名以眩實如俗儒所爲
者朕實鄙之宜知所趨以對休命

浙東提舉到任謝表

袁說友

一再命以爲州咸無善狀六百石以察部誤拜渥恩身
慚安便之爲優衆謂甄陞之特異乾坤德大毫髮命輕
竊惟歛散之微權莫重常平之使者山澤之利以裕國
倉庾之儲均於民惟源流本末之阜通則上下有無之
兼足豈特欲九年之益蓄亦戒夫一孔之不遺恪持經

常當辨取予至於民情休戚之本吏治否臧之分事每
運於上聞澤乃周於下布求稱厥職蓋難其人如臣龔
愚陋學荒淺謂其常更中外之職有志斯民尚可俾乘
輶傳之馳往承休德庶以異時布宣寬大之意而爲今
日激揚清濁之公曾下下之考而未嘗乃皇皇者華而
遽遣就臨所部實寵其行伏遇陛下器使群工鑑觀庶
物與我共理儻田里有庶民之安惟爾之能則命秩示
列城之勸博求庸使下及孤蹤臣敢不尊其所期期於
不負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肯用空言或登攬有澄清之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宋文

風常希前哲力輝素學仰答殊知

成都文類序

袁詒友

天地之秘藏發而爲名山大川山川之秀靈歛而爲文
章華藻二者相爲頡頏而光明焉者也兩京三都之賦
摹寫天地繪繡山川絢道德揆天庭濶金石諧韶蕙與
乾坤造化周流盛大於宇宙之間千自世而下知有兩
京三都者以此文也然則天地山川而可無此文哉而
可以不傳此文哉益故大都會也有江山之雄有文物
之盛奇觀絕景僊遊神跡一草一木一丘一壑名公才

士騷人墨客窺奇吐芳聲流文暢散落人間何可一二
數也凡此者予來三年亦既畧觀矣或曰兩京三都以
賦而傳使無傳焉斯文泯矣然則繇漢以來其文以益
而作者今獨無傳可乎有益都斯有此文此文傳益都
傳矣爰屬寮士據諸方策哀諸碑識流傳之所膾炙友
生之所見聞大篇雄章英詞綺語折法度極炫耀其以
益而文者悉登載而彙輯焉斷自漢以下迄於淳熙其
文篇凡一千有奇類爲十一目釐爲五十卷益之文於
茲備矣嗟乎後世之士豈無浮沅湘由巴蜀作史記如
司馬子長者乎豈無上瞿唐過夔梓賦雪錦如杜少陵
者乎又豈無自西蜀歷荆楚棲遲山水間如田游巖者
乎儻復得如二三公者而訪斯益摯斯文焉則知清寧
闔闢至大至廣之內而有所謂蜀蜀六十州亘五千里
之內而有所謂益益都無量江漢炳靈之內而有所謂
文者其不在此書乎是書也而有傳焉庶幾乎無負於
益矣

藝文補

卷之二十

三

宋文

閔元衢曰起巖宦遊成都幾何時卽已成此廼一
生寓湖而不加之意豈人文遜耶抑猶有待耶

石鼓詛楚音跋

施宿

石鼓詛楚音者直質文閣臨川王公順伯所爲書也公嗜古成癖至忘渴饑石鼓攷辨尤爲精詣蓋自南渡以還故家之藏絕不多見况摹拓復有精粗故亦艱得佳本參校同異宿乘傳海濱賓朋罕至時尋翰墨拂洗吏塵以先後得於北方及石林葉氏本訂其筆意粗得一二乃略倣古文八行足成是書如詛楚文山谷先生浮休張公皆嘗有釋王氏尋訪未獲比歲里居得石林三文音釋攷究頗備又頃從互市得朝那碑碑陰有畢造藝文補

卷之二十

四

宋文

戊午歲也其意

故爲此

回護因皆併錄之異時中原掃清猶可按圖問此石之在亡也嗚呼自周至戰國遺文見於金石者不過三數祐陵悉萃之保和寶護甚至用金填鼓文以絕摹拓一旦戎狄亂華四海橫流民焉無復遺蹤良可哀歎此書之刻使好古者相與讀之猶足想絕學於千載繼王吉日癸巳諸家所記皆言在趙州州解石林跋乃以政和

五年歸內府矣其說爲信因附卷末庶廣異聞第石林諸跋其間亦有譌舛而無別本可證者不容臆決姑俟知者正之嘉定六年重五日吳興施宿書

賜新除戶部侍郎袁說友辭免不允詔

樓鑰

勅具悉版曹天下劇任也而卿爲之之時尤難向來國家多故事緒浩穰經費之外又增不時之湏屬歲大侵調度不給卿儒學俊茂舊歷清華通敏有餘獨任大計內之無關供之急外之無誅求之怨滿歲有奇勞亦甚

藝文補

卷之二十

五

宋文

矣爲真已晚又何辭焉

皇伯祖太師嗣秀王伯圭特授兼中書令加食邑

實封制

樓鑰

門下朕祇紹炎圖適繩祖武追仰抱孫之愛謹奉葢塗實繁同氣之賢式專使領克襄大事悉按舊章昭示殊褒用孚群望具官某聯休皇極正位泰階直大以方厚載體坤爻之二爵齒與德達尊全天下之三惟我孝宗最崇秀邸眷乃象賢之懿襲茲開國之封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今當推於宗老友也如疑往也如慕况密護於

厥儀每入臨於朝哺曾不避於塗潦能以從心之歲躬
爲復土之勤有司莫敢不哀行路爲之感動語必流涕
誓報平生之恩賞不踰時肆舉非常之典是假紫微令
之重以爲大父行之華仍衍受田併食匪以爵而
馭貴恨無官以酌公於戲隆專席之榮益用祥符之故
寶第中書之考會參尚父之勲名以增師尹之嚴以侈
邦家之盛益綏壽嘏庸對寵光可

賜戶部侍郎袁說友辭免兼侍講不允詔

樓 鑰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六

宋文

勅具悉卿性資閎敏儒術該通雖當主計之繁毋切愛
君之念方御圖云始首闢經帷而建議獨先能發朕意
前所陳請旋已施行近因獻納之餘復上課程之奏深
嘉忠蓋俾與講明惟讜論之是求何需章之爲遜亟就
邇英之列以裨典學之勤

賜新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倪思辭免不允詔

樓 鑰

勅具悉朕惟姦臣竊權上下蒙蔽導諛獻佞習以成風
卿至朕前獨効忠讜誼氣足以激頽俗英詞足以發壯

懷鳳鳴朝陽何足以喻迨茲更化可後趣歸來對便朝
言議益備武部之長露門之讀姑引卿以自近耳往其
承命毋執牢辭

賜新除禮部侍郎兼侍講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樓 鑰

勅具悉卿夙富青箱之學來居紫橐之班兼直北門典
司東觀朕惟親軍旅之務非以待詞翰之臣儀曹既俾
於爲真經幃仍資於勸講爰總夷夔之任實親褚馬之
賢僉謂汝諧卿毋多遜

藝文補

卷之二十

七

宋文

賜兵部尚書倪思辭免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

不允詔

樓 鑰

勅具悉國之大典尤貴於擇人史之良才當先於求舊
卿蚤嘗再入素擅三長孝宗擢之著作之庭先帝處以
獻納之任皆參筆削且在簡編茲當更化之初方以得
賢爲喜式資班馬之體追配商周之書允謂汝諧尚何
多遜

賜禮部侍郎章良能辭免改兼修玉牒官不允詔

樓 鑰

勅具悉古者大事書之於策玉牒之所由起也唐始建官而未若本朝之重寫之精縑皮之遠殿他書莫嚴焉以卿比司記注久居史館是用任以大事之筆凡例昭然具有書法剪煩撮要作宋一經以詔來世方以此望卿而又何辭

賜禮部侍郎章良能乞官觀不允詔 樓 鑰

勅具悉卿以該洽通敏之才游直鰲禁亦既三載身兼數器宜勞翰墨之間夥矣更化初朕大述作多出卿手方有賴於論思之助遽欲以目青求退非所樂聞也卿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八

宋文

雖欲奉身而去使朕幾似於棄才者可乎其安厥位勿重有請

賜侍讀倪思侍講章良能辭免進講毛詩終篇轉

一官不允詔

樓 鑰

勅具悉朕日御邇英講明經理三百五詩至是終篇叙進官聯厥有故典卿居從列實助緝庶毋事固辭益思所以輔朕之不逮

賜福州觀察使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

知楊州畢再遇乞奉祠不允詔

樓 鑰

勅具悉牧守之良方圖久任將帥之重尤戒迭更惟卿沈鷺之資拳勇自奮身經數戰最多汴馬之勞賞不踰時承上廉車之峻領京口戎旃之寄鎮淮堧制閫之雄深明保障之圖日講留屯之策流民寢復信使始通甫臻按堵之期遽上奉祠之請其安爾位以訖外庸

賜新除吏部侍郎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樓 鑰

勅具悉卿以剛勁之資濟以博洽之學爲吾詞臣仍兼數器其在儀曹事有不可者堅執不移朕所嘆嘉進貳

藝文補

卷之三十

九

宋文

天官其以處儀曹者處之杞吏茲明銓法庶使無賢愚同滯之嗟何爲固辭更欲求去非所望也

賜新除御史中丞章良能辭免不允詔

樓 鑰

勅具悉朕惟振朝廷之紀綱當先重紀綱之地新天下之耳目必遠求耳目之官卿鯁亮之資淵深之學自奮於韋布之日有聞於縉紳之儒雖遍歷於清華亦屢更於夷險處身無玷疾惡如風欲堅塞於倖門曾不辭於怨府彈擊之任簡求實宜其力辨於官邪以共扶於國

論發卿所蘊助朕有為勿騰避寵之章益勵敢言之氣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祠不允詔

樓鑰

勅具悉朕召收舊人以圖新政此者凡有一事宰相與謀於廟堂侍從相與議於臺省粗無過舉朕心以懌今茲未能畧定而求去者紛然從班亦有一二矣矧卿素為敢言自陳讜論不畏強禦不避怨仇歷歷為朕陳之擢長儀曹以示褒表亦為此舉何耶朕求其故豈朕有以致此耶相應以文祇見辭費惟當一切不聽庶幾以一天下之觀瞻其體眷懷勿復有請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十

宋文

賜禮部尚書倪思乞待次州郡不允詔

樓鑰

勅具悉卿以一時人物之望召還未久拳拳獻納朕所樂聞何嫌何疑屢欲求外此固足以見難進易退之節非朕所以待卿者且更迭之制豈為卿輩設哉

賜鎮江都統制畢再遇乞歸田里不允詔

樓鑰

勅具悉卿以拳勇之資扶忠毅之氣撫士最為得衆遇敵幾於無前外則營壘之不譁內則里閭之甚靖屬邊

備之甫定亦信使之交通諸將於焉少休來奏亦求引退乃眷維揚之重鎮實為淮甸之要衝其為朕以少留豈於卿而獨後總廬而入衛終當誰歸歌出車以勞還固應有日

賜伯圭辭免兼中書令不允詔

樓鑰

勅具悉中書造命之地令公師長百僚清貴華重古人謂之鳳凰池者也國朝之制率以寵異親賢然祥符天祐以還久除此官矣惟公明德懿親貴重無二三公兩鎮何以加此爰舉曠典以資宗工既無兼管內樞之煩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十一

宋文

從得老成典刑之重渙汗大號毋庸固辭執謙雖勤禮難曲徇

賜伯圭再辭免中書令不允批答

樓鑰

省表具之卿以伯祖之尊上公之貴名位已隆而無事任之累富貴已極而無盈溢之虞壽考康寧子孫蕃衍此於人間世尚何慕焉獨惟烈祖孝悌之至則友其兄朕追仰音容如在左右古者思其人猶愛所懋之棠况我祖同氣之親乎是以因使範之勞加寵數之重夫高允之在魏子儀之在唐俱以令公名者豈惟爵秩之榮

益以德爲貴也惟我父師尚何辭於此哉

賜新除安德崇信軍節度使伯圭辭免不允詔

樓 鑰

勅具悉朕肇禋重屋懼弗克堪替予盛儀賴我宗老首
頒祭澤無加於達尊者乃因舊鎮益以漢東之大國備
三公之典策兼兩鎮之節旄先正以爲異數非如卿者
其孰能當之何用撝謙以避斯寵

賜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批答

樓 鑰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十二

宋文

省表具之朕惠於宗公務隆於體貌相予肆祀可後於
恩褒位已極於人臣官無加於師尹兼授齋壇之鉞倍
其并賦之租是曰彛章未爲異數儀刑所繫以爲泰乎
僭僭之恭再斯可矣

賜伯圭再辭免兩鎮節度使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樓 鑰

省表具之朕尊寵帝師惟恐不至優崇宗老尚竊慊然
故因大饗之成曲示異恩之渥載加少府之節復登上
將之壇城南天下稀舊臨樂土漢東國爲大併領名藩

式慰具瞻益綏多祉既無反汗之理奚事循牆之恭

口宣

樓 鑰

有勅卿德齒俱尊名位皆備欲俟三卿之寵遂耽兼郡
之恩何必固辭亟祗成渙

賜伯圭再辭免特授兼中書令加食邑實封不允

仍斷來章批答

樓 鑰

省表具之朕考國朝官制尤以中令爲重親賢魏魯陳
韓諸王爲此官者僅六七人元豐中曹份以帝舅兼令
有司謂無給俸之例則其稀闊又可知矣卿爲達尊執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十三

宋文

德彌邵久虛之典非卿尚誰當之近命元子寵兼衮鉞
恩禮之盛萃於一門邦之榮懷匪曰予私辭之至三斯
可已矣

賜皇伯祖伯圭辭免贊拜不名加食邑實封不允

詔

樓 鑰

勅具悉天下有達尊三爵一德一齒一而未及言親也
惟公德明爵齒俱尊而又孝宗同氣之親太上皇之伯
父而朕之大父行也貴窮人爵思所以尊異之非舉曠
典不足以稱紫薇令公旣以謙辭而不受朕其可遂已

乎不名之禮蓋自尚父保衛以來實朝廷之殊禮前朝
皆以寵待親賢百有餘年無有可當此者舉以命卿人
無異詞尚形遜避朕不敢後邦之榮懷亦非朕敢私也

賜皇伯嗣秀王師揆生日詔

樓 鑰

勅某薰風南來當朱明之方午望舒東出慶伯父之始
生是日宗英宜膺天壽匪頒惟舊寵數益新

賜觀文殿學士致仕李彥穎銀合茶藥詔

樓 鑰

勅某朕祗紹丕圖緬懷故老卿前朝舊弼佑我烈祖遺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十四

宋文

榮告歸世推典刑此進嘉言尤見忠盡一水間之日勞

注想爰頒欽劑以實 養問勞有加將予至意

賜龍圖閣學士致仕程大昌寶文閣待制致仕沈

樞銀合茶藥詔

樓 鑰

勅某朕寤寐賢俊懷思老成卿頃侍孝宗夙著聲望引
經告老世推典刑迨予纂承渴於一見爰加問勞仍有
匪頒體予至懷無忘忠告

倪思等為係張良孫舉主各降一官制

樓 鑰

禮部侍郎倪思

勅人未易知其來已久士不自愛乃至於斯既駭予聞
致貽伊戚具官某夙惟清望過歷華途比因繕監之遷
爰謹屬僚之薦家既傳於清白人亦謂其端良俄隱隱
之遽彰何貪心之已甚考尋舉將乃屬從臣以其未脫
於七階俾爾姑鐫於一秩勿以懲羹之故而忘推轂之
公可

中散大夫知通州章冲

勅具官某人之難知舊矣爾為南蘭陵以戶曹為賢而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十五

宋文

舉之閱歲既久乃以賄聞申舉將之罰不可廢也其上

一秩毋忘省循可

寶文閣直學士程大昌龍圖閣直學士提舉南京

鴻慶宮制

樓 鑰

勅朕收攬群才緬懷耆德矧東宮賓友之舊式從琳館
之游冠西清學士之班爰峻河圖之直具官某才高而
能下氣勁而用冲幼學壯行曾不渝於一節出藩入從
實有聞於三朝退食自如著書不輟仰天觀象窮義經
八卦之文畫地成圖洞禹貢九州之域茲既廩人之粟

蓋高延閣之名故國有世臣尚賴典刑之重乃心在王室毋忘獻告之忠可

知湖州趙不迹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制

樓 鑰

勅具官某爾秀出宗支以才自奮三試劇郡辦治有聞惟時官究山澤之利興鼓鑄之僥以佐國用非心計優長風力強敏之士不足以當之輟自吳興俾趨臺治檢柅吏姦導疏利源匪亟匪徐惟正之供則爾之職舉矣可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十六

宋文

木待問知湖州制

樓 鑰

勅具官某儒科首選官達相望儲禁舊寮收用畧盡慈皇初開南省爾則爲多士之先冲人頃居東宮爾則任端尹之寄而十年以來欲仕輒已朕嘗念之惟近臣爲明當塗之誣浮議遂定吳興劇郡視古左馮衆所憚爲舉以試汝勿以多言爲畏倚需最課之聞高爵美官豈於汝吝可

刑部郎中沈樞度支郎中制

樓 鑰

勅具官某爾生長相門明習文法爲郎憲部恪守三尺

司度之職凡軍國之用會其入出以周知經費之數欲得清謹之士爲之故以爾遷焉勿以卽潛爲淹思所以稱其職者可

大府丞沈作賓刑部郎官制

樓 鑰

勅具官某爾官必由宰郡而除憲部必以明法而授行之舊矣爾出名閥通習憲章久歷廷尉之屬宜在茲選同守丹丘曾不煖席而去郡之日遮道借留其必有以得此者再入修門養資外府而後遷焉朕之用爾審矣惟盡乃心以稱斯舉可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十七

宋文

新知湖州木待問改知婺州制

樓 鑰

勅具官某溯河以西吳興爲輔藩溯河以東婺女爲名郡視邦選侯委任惟均爾少爲舉首聲振東南從吾春宮徧及寮案念投閑之旣久命起家而作牧引嫌自剋易地爲宜是行也非惟不使汝遠去畿甸苟盡心焉課最易聞公論自此而定則朕之眷汝人無間言矣可

知秀州趙克夫改知湖州制

樓 鑰

勅具官某爾守臨江政最徹聞擢之嘉興尤號辦治理財則不擾而集御史則不惡而嚴民甚安之湖在近轉

最劇就以昇汝近歲皇族人才輩出爾宜在政事之科
益勉所長爲諸郡率朕將有以表異之可

李沐吏部郎官制

樓 鑰

勅具官某爾以舊學大臣之子自奮魏科寔登臚仕出
使閩浙有志於民爲養求歸嘉其靜退晉接之頃處以
名曹親庭無信宿之遙選部乃攝承之舊往祇厥職無
侵固辭可

萬鍾司農卿制

樓 鑰

勅具官某爾以才諳蚤爲九卿去國久之擢冠宰樞仕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十八

宋文

已之際不見幾微召對便朝奏論詳雅是用命汝復長
于周稷之任王城內外儲粟動以百萬計上下仰給事
則浩繁往哉惟欽以稱朕意可

中奉大夫萬鍾直龍圖閣守本官致仕制

樓 鑰

勅具官某朝廷用人豈容其無故而去臣子納祿或遂
其知止之高爾以文奮身以才用世外臨兩郡既治行
之有聞內列九卿非宦遊之不達方將執筆於左螭之
陛乃欲掛冠於神虎之門景以河圖之華成而縣土之

隱是或一道毋有遐心可

潘景珪知湖州制

樓 鑰

勅具官某吳興名邦今爲輔郡地大而民阜賦重而訟
繁視邦選侯弗以輕畀爾練達吏事明習憲章入從出
藩踐歷舊矣起家爲二千石顧豈擇地而後安移前日
彈壓之威而爲惠養之政尚優爲之以稱朕意可

沈瀛知江州制

樓 鑰

勅具官某大江之險分戍重兵潯水之陽號稱要地軍
民錯處牧御湏才爾奮迹膠庠馳聲場屋仕雖三已而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十九

宋文

無愠予豈一端而取人既輟新安之行復分共理之寄
綏信十同之衆撫安萬竄之屯此而有稱進則未艾可
太府少卿兼知臨安府袁詵友權戶部侍郎制

樓 鑰

勅朕攬收人才思裕邦本用兵雖急要先足食之言大
計是謀當求大度之士是爲儒者之效孰曰民曹之難
具官某文有英詞神無滯用蚤登館學嘗接武於華途
旋歷麾符屢策勲於劇部居輦轂彈壓之任知里閭銖
兩之姦前張後王聲望相繼東賈西葛豪猾自消疊膺

書接之榮擢實地官之貳損上益下朕欲圖加賦之寬理財正辭爾尚明盡微之意可

太府卿詹體仁直龍圖閣知福州制 樓 鑰

勅具官某朕覽長樂之志知其地大物阜真東南一都會也帥守掄才初政爲急以爾學問該洽性識深明試之劇煩所在辦治入爲九卿嚮於用矣願歸閩部求便其私徑疏畫繡之榮仍畀河圖之直跨州連邑要風氣之不殊並海山賴威名而爲重期觀政績以究爾能可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宋文

龍圖閣直學士程大昌除龍圖閣學士致仕制

樓 鑰

勅引經告老爲神虎掛冠之念舊疎榮峻罷馬負圖之職以優耆德以表高風具官某秉操堅剛著書淵博蚤遊冊府擅溫厚爾雅之文晚侍儲朋賴直諫多聞之友十年筆橐人望素隆故路麾符民庸益著高蹈羣塵之表久從香火之閑年既及於從心志欲祈於納祿羽翼之資黃綺毋忘伐木之詩丘壑之有臯夔遂賦考槃之樂尚祇汗渙式介愷釐

訓武郎臨安府湖州提轄通舖梁青道滯金字牌

降一官制 樓 鑰

勅具官某置郵所以傳命令達章奏制制間動係邊事可少稽乎爾忽於職行不以時奪爾一階以懲不恪可

判建康府寫郛改判降與府制 樓 鑰

勅由端揆以殿邦允籍保釐之畧爲上流而易鎮更資撫御之才爰授左符載揚明綽具官某謀猷宏達德度恢洪三世名儒益致家聲之顯兩朝異眷遂專國秉之權矧惟由學之臣久處洪樞之任密參廟筭既兼文武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宋文

之資祈改政機遂付軍民之寄加延恩而寓職視上宰以疏榮顧陳義以甚堅爲相攸而改命惟襟江帶湖之地可以優賢皆耕田鑿井之民正宜坐嘯其爲十連之師式遘千騎之行噫嘗本五兵彌覺偃藩之重周知萬務豈云歛惠之難尚訖外庸益綏休寵可

新知紹興府倪思改知婺州制 樓 鑰

勅具官某視禁林之艸元藉於通儒分輔郡之符俯從於忱請相既審易地皆然爾學優而醇文麗以敏蚤登宏博之選徑上清華之途翰院詞垣擅兩制絲綸之

美經唯史館極一時筆橐之榮擢貳儀曹獨司記試
主出使握節言旋曾坐席之未溫遽抗章而自列豈久
勞侍從之事遂厭直承明之廬懷會稽太守之章至勤
再命繼東陽隱侯之詠去權一麾勉爲朕行毋輕民事
詞人而任岳牧初無內重之偏宣室之對鬼神當俟政
成之後可

正議大夫寶文閣待制沈樞制

樓 鑰

其官某風猷高邁政術淹通揚歷禁嚴嘗任官端之重
周旋郡寄遂專連帥之雄臨次對之清班樂辭榮之嘉

卷之二十

三十一

宋文

太常少卿詹體仁太府卿制

樓 鑰

初具官某容臺之禮樂外府之財用其實皆政也後世
治出於二而後有流品之分然禮以養人爲本又曰樂
以殖財惟知古道者能言之爾好古學而志於用頃由
道山冊府出爲常平使者遠護軍儲能聲益昭歸處少
列明禮修樂置惟其長序進卿長上以佐民曹之調度
下以握有司之出內以若之才不勞而辦朕將思所以
用汝者焉可

右司刑部郎中沈作賓檢詳制

樓 鑰

初具官某朕初政是圖惟二三大臣夾輔之是賴樞機
至重當先其大者豈可以細故縈之是用詳擇掾屬以
次而遷爾作賓在郎曹有通敏之稱其爲朕簡節疏
清東西府之務俾吾大臣惟振綱挈領以贊予遠猷則
爾爲稱職矣可

吏部郎官李洙將作監制

樓 鑰

初具官某東都李固好學尋師同業不知爲司徒邵之
子其成就復爲李公爾以輔臣之子退然寒生蜚擢
甲科仕進甚緩文敏而蔚追企古作即潛旣久避遠煩
制處之繕監以遂其志素尚如此遠業未可量也可

卷之二十一

三十二

宋文

沈清臣江東提舉制

樓 鑰

初具官某士有自重其身而輕視軒冕嘉遯於世而獨
樂山林是雖出於一槩較之浮競者相去遠矣此有國
者之所當與也爾以古學爲任不計時之用舍頃游館
學從予潛藩儼然自持古之碩友也茲予纂紹念爾遐
聞起以江左之節用慰家食之久其尚少安以俟恩渥
可

俞澂知常德府制

樓 鑰

勅具官某武陵爲湖北名邦以壽皇潛藩地望增重總數州之戎事控五溪之喉衿未嘗不選侯而用焉爾出諸門明習吏法有公廉之操得溫厚之稱嘗守高安政適其平即曹卿寺踐歷滋久起家剖符往鎮遐服明聽朕言無輕民事可

朝奉郎知湖州府烏程縣趙彥衛爲鄉民訴水傷

擁併死八人降一官制

樓 鑰

勅具官某兩試邑輔郡能聲徹聞秋潦爲災訴者輒湊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十四

宋文

老羸蹂躪至有死傷雖非關防所及咎將誰歸其上一階服我寬典可

復古編序

樓 鑰

文字之書世謂之小學或者因陋就簡指以爲學之細事而忽之非也古者四民擇其秀者爲士而教之所謂八歲入小學者教以禮樂射御書數是六者雖不見古人之大全周禮注疏亦見其畧是皆有名數法度及人之幼真淳未散記識性全使習六藝則終身可以爲用此爲小年之學非曰學者之小事禮壞樂崩射御弗習

數學亦復罕傳猶幸大書之說具存凡將爰歷等書不

復可見急就章止存大畧惟許叔重著說文解字垂範

千載李陽冰中興斯文於唐若南唐二徐兄弟尤深此

學楚金在江南旣爲通釋却叙通論祛妄類聚錯綜疑

義系述等篇總謂之繫傳又著韻譜備矣嗚臣入本朝

逮事熙陵命校定叔重之書至今賴之爾後楊南仲章

友直文助邵踈陳晞諸公皆以篆鳴遺跡猶班班見之

然不聞有書以惠後來吳興張謙中篤志古道傷俗學

之混淆爲書一編號曰復古用工數十年書成于大觀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十五

宋文

政和之間陳了齋程北山爲前後序稱美甚至足以不朽矣某晚出何敢容喙尚有欲言而未盡者謙中考證精詣字之合於古者皆所不論惟俗書亂之者必正其訛舛毫釐不貸讀者說服無有異論聞其落筆作篆如真行然畧無艱辛之態惟體修而未重與入小異不入俗目漢宣帝時器械工巧元成間鮮及之有谷口銅甬傳於世款識銅字其體正爾始知謙中之作益有自來非以意爲之也魏字從委從鬼或有山以爲輔魏之魏謙中爲林中書篆墓碑終不省去山字古無菴字謙中

以爲當作閭而難於題扁山谷雖定從艸謙中亦不用也嘗彖楊龜山所作踵息菴記終篇偶無此字碑額雖從方竟作隸體書之其信古不從俗類如此某不能作篆心顧好之陽冰新義猶爲楚金所祚使二徐見此編始亦無以訾之陽冰務新而謙中一意於古優劣可以坐判矣

增釋南陽活人書序

樓 鑰

世以醫爲難醫家尤以治傷寒爲難仲景一書千古不朽益聖於醫者也本朝疊聖篤意好生務使方論著明

藝文補

卷之二十

二十六

宋文

以惠兆庶積而久之名醫輩出如靳春之龐洄水之楊孫兆張銳諸公未易悉數無求子朱公肱士夫中通儒也著南陽活人書尤爲精詳吾鄉王君作肅爲士而冒醫自號誠菴野人以活人書爲本又博取前輩諸書凡數十家手自編纂蠅頭細字參入各條之下名曰增釋南陽活人書可謂勤且博矣自言暮齒駿駿不欲爲私藏將板行於世來求一言余好醫而不能學與之論辨皆有據依學者可按而求而得其用始知此書之爲有功也然嘗聞之老醫京師李仁仲之子云前朝醫官

雖職在藥局方書而階官與文臣同活人書既獻於朝蔡師垣當軸大加稱賞卽令頒行而國醫皆有異論蔡公怒始盡改醫官之稱不復與文臣齒不知當時具論之詳若許學士知可近世推尊其術本事方之外爲活人指南一書謂傷寒惟活人書最要最備最易曉最合於古典余平日所酷愛觀許公之言則無求子所著可輕訾乎因併書之

雪巢詩集序

樓 鑰

淳熙五年自刪定即贅倅丹丘始雪巢林君景思行義

藝文補

卷之二十

二十七

宋文

高潔骯髒不與世合環堵蕭瑟忍窮如一郡人士稱重之讀其詩恍然自失愈叩愈無窮身雖未達而以詩聞於諸公間於是遂初尤公尚書誠齋楊公待制俱爲之序此可以不朽矣二日寫數十百篇遺余又使序之余曰二公已序何待於某景思笑不答而請不已余亞然曰吾知之矣君詩出入古今作者門戶善備衆體二公極力稱道猶有未及者詩之衆體惟大篇爲難非積學不可爲而又非積學所能到必其胸中浩浩包括千載筆力宏放間見層出如淮陰用兵多多益辦變化

舒卷不可端倪而後爲不可及君蓋於此有得者如羅漢嶺頭羅漢樹楊花飛後無可飛等篇直欲與漢陂行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相周旋君豈欲余之及此乎景思捧腹久之曰吾於此非曰能之而願學焉子何以得子心吾行於世五六十得此於人者蓋寡因相與劇論詩家事不知更僕之久酒酣欲書遂書以遺之

陳都官文集後序

樓 鑰

制置使陳公由地官貳卿出鎮四明政成暇日以家藏曾祖都官文集刻之郡庠屬某爲序謝不敢且曰蔣魯藝文補

卷之二十

壬人

宋文

公之序詳矣何敢贅旣不得命敬題於後曰高哉都官之節也魯公稱公之學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爲道而不爲利此學者之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夔高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管晏之下者此固令舉之所鄙也稱公之文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可謂備矣然猶若有所畏避而不敢盡言某不佞敢補其所未言者嘗三復公之遺文而得其爲人蓋其抱負素已不群本

之忠義光以學問以安定胡先生爲師所友自東坡先生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萬言之策經濟之規模定矣自以親結昭陵之知身雖在外遇事輒發書論災異言尤激烈三上英宗書又皆人所難言迨神宗作興銳意治功王文公得君用事法度更新諸大老爭之不能得抵巇取爵位之人不可勝數風俗爲之大變至有遠在蜀萬里外官爲偏州騰奏於朝盛稱青苗新法之美而捷登廕仕者公方宰山陰例以秩滿登館閣小恐不言豈不足以平進而抗章力辨繳納召試堂劄自取藝文補

卷之二十

壬九

宋文

氣責而不悔方且游優廬山與劉公凝之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適嗚呼非凝之不足以當歐陽公之廬山高非公不足以侶凝之之賢也使當時以公一言而寤君相之意安有後日之紛紛哉公既窮老以死其子訴冤又重得罪然其後再傳而得祕丞及刪定二公三傳而貳卿出陳氏益大天之報施何如哉讀公之文者能以是求之然後知公之高風大節猶將廉頑立懦於百世之下毋徒玩其華藻而已也

跋宸翰依擬詔答後

樓 鑰

紹熙五年皇上踐祚之初臣叨掌內外制時從臣方同班一奏事然後以次獨對臣猶未及進也七月二十九日嗣秀王伯圭以衰老乞免奉朝請內批降詔不允懷不自已輒進狂瞽之言仍有貼黃云聖意若允其請不必行出伯圭劄子徑諭大臣降一指揮尤爲盡善仰蒙聖慈徹去貼黃御筆批依八月十日群臣上表請以十月十九日誕聖之日爲天祐節內批宜允臣又亟奏少俟三表卽再得內批降批答不允尋三請而後從之臣謹寶藏二奏中宸翰御寶於家使世世子孫仰見聖主

藝文補

卷之二十

三十

宋文

跋劉杓山帖

樓 鑰

伯父楊州與杓山同在京師太學相最厚觀此書詞文情可見此皆在貶所書也第二帖三霍之言雖出雅譴蓋是時鮮有與遷客相親者故鴻慶孫尚書亦有望望然如避垢汙之言其志先伯之墓有曰余謫洮陽壽玉方持湖南使者節過我相勞苦如平生與此意不侔矣

第三帖問疾而進苦語有味其言哉某少隨侍溧陽及拜公牀下見與伯父一書其言尤切有曰久聞壽王後堂甚盛某不敢謂然吾儕老矣違情逆境固不可堪若縱意於聲色之娛爲計似疎其於保壽命也左矣人世俗生其誰不死眼前亦何嘗見有百歲之人然古人必謂衛生有經者大恐未死以前或因此疾病纏身舉動湏人其况亦何可堪也嘗歷歷服膺此言不知舊帖何在前輩責善之義如此陶公安世因公之言遂爲伯父上客後所立亦不負二公之知時先君銀青爲道州僉

藝文補

卷之二十

三十

宋文

跋章達之所藏虞書孔子廟堂碑

樓 鑰

此本雖無大周二字比余所藏爲多又精采殊勝聞天台有真蹟在餘生恨不得見之得見此本斯可矣

跋章達之所藏唐石淙詩序

樓 鑰

同知樞密院章公示以故碑二冊其一則夏日游石淙

詩序曰璧製璧音聖蓋則天所作也有云爰有石淙者
卽平樂澗也則天賦七言太子顯則中宗也相王旦則
睿宗也武三思狄仁傑李嶠蘇味道姚元崇閻朝隱崔
融薛曜徐彥伯楊敬述于季子沈佺期各稱其官詩皆
七言侍游應制亦有姓名殘缺者後云大周久視元年
左奉宸大夫惡薛曜奉勅書其一秋日宴石淙序序中
言若三陽石淙亦曜書曜乃稷之兄字畫勁正實相似
云退而詳攷之唐史則天聖歷三年造三陽宮于嵩山
夏四月幸三陽宮五月改年久視七月至自三陽官唐

藝文補

卷之二十

三十二

宋文

實要久視元年七月三日右補闕張說以車駕在三陽
宮不時還都上疏有云三陽宮至洛城百六十里有伊
洛之隔崕坂之峻柰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
正其地與時也春明宋次道敏求作河南志登封縣三
陽宮武后聖歷三年造有含樞殿長安四年毀之其城
曰石淙卽平樂澗也或謂石淙卽晉石崇之金谷考之
始不然太平寰宇記及河南志皆云金谷在河南縣此
石淙在登封縣淙與崇字又不同以此知其非也武后
傳言則天作十有二文此碑多用之亦有字畫不同者

又知區之爲月璧之爲聖罔之爲國全之爲人等不能
悉書亦可補史之闕文也

跋劉資政縣學留題

樓 鑰

王公十朋周公操陳公良翰此皆孝宗盛時尊老貴德
之懿也

燕文貴畫跋

樓 鑰

圖畫見聞誌載燕文貴本隸尺籍工畫山水不專師法
自立一家規範預王清昭應官之役偶畫山水一幅人
有告都知者因補圖畫院祗候實爲精品此卷不入家

藝文補

卷之二十

三十三

宋文

數而布置精工別有一種風氣豈其是耶

書仰孝子行實後

仰析其先吳興人見溫州志

樓 鑰

先生孝行出於至誠本不求人之知清朝官之以風厲
天下而後先生之名顯永嘉名宦輩起爲浙河東西冠
嘉遜之士至行卓然必有繼先生者喜其深處巖谷不
求聲稱故潛德幽光未之或發其不肖願與邦人訪之
聞於州於部使者於朝廷使此邦之風義益高而先生
之名不孤不亦可乎

跋姜堯章所編張循王遺事

樓 鑰

鄆河東以段太尉逸事上史館自言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考其所載者三戮郭晞之軍士撫焦令諶之農者不受朱能大綾之幣顧太尉忠節顯者何必俟此三者而後爲賢益惜其逸墜且以見太尉之平昔非一時倉不慮死以得名者舊唐史之傳雖詳以未見河東之狀故三事皆闕而不書宋景文公謹謹書之其爲佳傳之助多矣堯章慕循王大功而惜其細行小節人罕知者屹屹然訪問而得此將以補史氏之遺其志可嘉也

跋范丞相江西唱和詩卷

樓 鑰

藝文補

卷之二十

三十四

宋文

高平公相業之詳見於王大參瞻叔所作行狀公之第四子孝隆棟實爲其妻之姑之夫獲聞公平生尤著初赴廷試京師人已傳惟襄陽一范吳興一劉直言時方佞諛成風人已想望風采暨臚傳盡甲科不見二公姓名李丞相士美以考官侍立出班奏知徽宗亟令索此二卷進讀嘉嘆再三遂俱寘第二甲首茲得敬觀詩篇遺墨敢識舊聞於後劉公名寧止云

跋王逸老飲中八仙歌

樓 鑰

朱巖壑跋逸老草書蘭亭禊序云逸少作行書逸老爲

草字外人即得知當家有風味逸老以草聖擅名其爲名公稱道如許寓居烏戍是時先太師岐國公爲監鎮與之還往舊亦得其八仙歌此本改从九以日字爲蓋長史素有此顛稱也羔羊居士乃其自號聖承爲所居之堂得柳軒豈亦其家耶其隨侍時當紹興十一年間及識其人此卷書於庚午歲自言年七十有五則知生於丙辰余生於丁巳後公六十一年方識公時才五六歲嘉定四年辛未始見此書則亦七十五矣感今念昔爲之惘然

藝文補

卷之二十

三十五

宋文

跋劉村山帖

樓 鑰

先子嗜書如嗜炙平生富藏名流翰墨而獨謂村山先生之書光前絕後尤秘寶之其自遭家艱文字散落惟此二番宛然巾箱中疑有神物爲護持焉謹帛其縵而新之以續先子之心

跋施武子所藏諸帖

樓 鑰

慶元二年孟冬壬子見餘姚施冷尹蓋司諫之子也出其家所藏墓田帖碑石余誦山谷之詩曰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鬚成絲爲之三嘆

跋溫公題劉維端孝叔奏藁

樓 鑰

士大夫特立獨行無待於助然亦賴巨公正人以爲重
韓忠獻論事切直有本末王沂公稱其不負所職諫官
宜若此而忠獻益自信劉維端之奏藁司馬文正公以
爲純忠懇至深識治本明主宜置諸側以爲規戒維端
可以自信可以不朽矣一時得喪其猶足存耶

通太守莫給事啓

樓 鑰

恭審榮膺宸誥起鎮侯邦瓊閣需賢將復甘泉之舊左
符共理暫爲滄海之行先聲所加衆聽皆聳恭惟某官

藝文補

卷之二十

三十六

宋文

該四部文擅兩科渾然金玉之相凜若松筠之操經
緯自任直將舉明主於三代之隆雄挺不回信能立懦
夫於百世之下韜藏既久聞望益高獨由曲道以致身
自結九重之知己細書東觀徑躋瀛州學士之聯典奏
南宮已有鳳閣舍人之樣上方脩明號令鼓舞華夷爰
念制詞思復淳淳之體肆求卿列首推宏博之才傳代
予言仍參內相人遂作多出其手豈惟復見於長楊近
詔誥自爲之文端欲上規於妣還直螭吻之秘進趨
雞戟之嚴更藉剛方之資爲專封駁之寄危言造膝嘗

有志於回天勁氣逆鱗曾不難於去國生今時論之難

重情無諫列之拜章退安香火之祠自得林泉之樂惟

永嘉之古郡實東湖之奧區乃命承流以遂均逸一麾

出守肯爲顏步兵之詩五馬日隨姑尋王右軍之舊知

高門之名勝著此地之聲華南院世官猶有甘棠之遺

愛阿連客授尚存絳帳之餘風自聞成命之肆頒惟恐

使君之來慕山川改視城郭增輝地控閩隴正有資於

輶轡道傳伊洛尤仰賴於範模第恐廊廟之資尤被冕

旒之眷賜環在邇豈容皂蓋之行春視草居中復見金

藝文補

卷之二十

三十七

宋文

蓮之照夜遂聞大拜以佐中興某學不知方寸非可用

末科廁迹自憐書馬之愆再試得官人笑畫蛇之贅敢

恨八年之家食第慙多士之主盟好爲人師竟成不遑

此非子坐日懼弗堪仰千騎之勛來幸二天之在望飛

鴻遵渚咸歌姬旦之歸兮泮水采芹獨喜魯侯之戾止

通浙東安撫李參政啓

彥穎

樓 鑰

便親求外仰蒙化筆之餘貳郡之官適在帥垣之下依

仁有自稟令無譁敢脩大府之恭庸效小夫之智恭惟

某官莫邦哲匠名世真儒以平生不欺之心爲古人有

用之學澄之不清濁之不濁儼然公輔之資來非可招
去非可麾卓爾朝廷之望至公待物直道持身詞色不
以假人毀譽未嘗經意上以此信於人主下以此服於
衆心久爲朝論思之臣遂登夙夜有密之任進參政
柄實領宰司豈惟奉養之微曾不改於儒素若其酬應
之確了無間於戚疏苟曰才能各隨器使雖有浮競自
應意消故國是不容動搖而朝刻爲之肅靖坐鎮雅俗
遠追謝安石之賢共至太平咸望柳公權之相既明且
哲善始以終出殿大邦寵分秘殿七州訟理民亡恨於
藝文補

卷之二十

三十九

宋文

出里之間數月令行人自得於湖山之外雖少留於蓬
蒿曾不遠於長安會聞衮繡之歸亟正鈞衡之拜某登
門最晚辱眷惟深涉筆金科顧何知於八律兼官玉牒
弗措於一詞叨陪典領之嚴倍費生成之造會開半
刺許置外員幸下考之再書授新制而三請匪蒙深照
安得此行望故里以非遥奉安輿而在卽獲承菽水之
養盡出丘山之恩展驥無堪徒以負乘而憎愧登龍未
遂尚湏假事以有行愛日方舒寒威將勁願爲宗祏之
重益精茵轔之調

通溫州交代沈詹事啓

樓鑰

滄海真有古方伯之風易鎮溫陵肅示東諸侯之
乃容賤子獲繼後塵敢言一月之間再辱五雲之貺
爲謙甚矣揣分悚然恭惟某官學貫九流氣高八表天
分已超於凡品心傳自得於遺經嚆道真泳聖涯信師
友淵源之遠穿天心出月脇仰文章黼黻之工首振
綱早膺獎渚居宰掾遂陟禁途儲察推商皓之賢朝
望出漢庭之右粵從壯歲已著外庸使節帥垣稟成名
之猶在閩山江國懷惠愛以如斯獨瀛壖未識於旌旄
藝文補

卷之二十

三十九

宋文

故上意特分於符飾教條所及掃狡宄以一空政務日
清剔蠹原而欲盡暮年而變百堵皆興精力如黃穎川
而事不煩方畧如薛馮翊而用自省撫摩多暇賦詠流
傳繡口錦心在昔接王揚之舊風樓月觀從今齊沈謝
之名忽傳舜詔之頒更與泉臺之重佇聞歸奏別拜褒
遷刺史之爲三公厥存故事人主之論一相用佐中興
伏念某晚出無堪冥行自信當血氣盛彊之際不能大
所居之官矧父兄憂患之餘豈復有政爲之志茲叨郡
記遽迫戌期雖惟爲養之私未識收民之體仰惟耆德

嘗拜下風庭內芝蘭已見朱轡之賢守門前桃李居多
黃閣之名臣望重儒先年爲父執退慙孤遠敢謂交承
瞻之在前知堅高之可慕嗟乎若後豈奔逸之能追尚
須修敬之初躬請告新之益暑風清潤燕寢遂深願精
茵舄之調仰副冕旒之眷

代賀沈運使啟

樓 鑰

恭審天陞拜恩日畿授節木牛輓粟榮分使者之權寵
馬負圖寵冠奎文之直列城聳動公議傾依恭惟某官
造道深淳受材高邵漱六經之芳潤摘章驚絕代之工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四十

宋文

究千古之興衰論事有適時之用頃趨嚴召自結深知
謂公等皆安在耶信明主一見決矣即潛省戶坐騰列
宿之輝使訪邊廷盡護長淮之境總師屯之萬竄供日
費之千金民不告勞土皆宿飽試之馮翊益知治行之
高任以關中要資餉饋之急豈惟見研桑心計之妙行
且膺嚴吾從臣之求於焉假途寧俟暖席某夙蒙知獎
茲屬卻封顧惟千里之凋殘猶賴二天之庇覆輶車澄
按異舒雅拜於前塵海嶠阻修莫厠賀禧之下列

代通劉湖州啓

樓 鑰

建牙三輔誰無附驥之心涉筆一 廼有登龍之幸敢
脩竿牘仰徹齋鈴恭惟某官聞望雷霆文章河漢掌天
心出月勝英詞倖造化之工嚆道真泳聖涯興學究誠
明之蘊周旋中度左右逢原歷窮千古而若在目前泛
覽百家而不專紙上義文既遠尚有言傳釋老雖殊皆
爲我用惟其蓄於中者厚故其發於外也闊入仕阜都
聲動百僚之底出臨壯縣治高三異之書惟聖主以斯
民爲先而中興視循吏之盛大褒卓魯徑躡龔黃越觀
二十載之間不過三數人而止久難其選今見我公矧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四十一

宋文

茲莒書之區是曰股肱之郡白蘋泛月想神仙富宅之
深皂蓋頌春稱師帥風流之美來紆丈二之組密依尺
五之天課最易聞上心素簡丈夫功濟四海尚鬱壯猶
刺史入爲三公更觀盛學某初無他技早與一官徒堅
鐵硯之心猶負金籙之訓典閩山之醴務俄閱十年克
攜李之法曹媿無三語轉承茲邑獲居是邦方涓日以
載塗行束身而受察豈惟庀職於吏師之側抑將橫經
於政學之餘哦二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厦之
庇庶幾寒士之俱歡

代通趙郡王啓

伯圭

樓 鑰

瞻帥闕於瀛壖曾以部民而修敬望齋旄於澤國更容
邑吏之趨風肅貢朋緘預通下執恭惟某官璇源毓秀
嵩嶽儲神東平之在漢京爲善深知於最樂汝陽之居
唐室退朝端若於無憑宛然帝布之流籍甚縉紳之望
惟親賢之竝眷宜富貴之逼人寓直西清屢拜兩宮之
雨露疏封南服不移十載之旌戲清和兼惠夷之風畏
愛如衰肩之日潢池赤子憺威名於鯨海之深大舶賈
胡傳政譽於雞林之遠樂茗溪山水之勝奉珍臺香火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四十二

宋文

而歸濯纓而飄滄浪闔閭而養威重四子之官二千石
用昭磐石之宗刈戾之印十九枚式廣維城之助雖有
蒼生之俟望不妨綠野之雍容昨新鄭之真封分闔中
之巨屏橐堯戟蠡益嚴嚴亞保之多儀袞綉貂蟬入侍合
宮之盛禮寵光有赫福履難量某早與一官本無他伎
典閩山之醴務俄閱十年充檇李之法曹媿無三語茲
叨貳令又獲登門梓里有光復見魯公之拜後棠陰未
改尚歌召伯之去思自念孤踪適逢幸會矧是典刑之
舊願承士直之餘哦二松之間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

履之庇庶幾寒士之俱歡

代莫守祭王詹事

十朋文

樓 鑰

嗚呼某之於公殆有夙契稽山定交歲踰一紀晚竄青
宮益敬益畏道義相勉草木臭味哭公之喪義如同氣
茲爲假守寔公梓里九京不作何所則視公雖云亡道
在百世嘗錄遺事上太史氏盛德大節畧具是矣嗚呼
我公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奉以周旋毋敢失
墜視焉如生庶幾無媿欲酌宿草相望一水馳奠告哀
潛然出涕

藝文補

卷之二十

四十三

宋文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一 目錄

陳傳良

吏部侍郎倪思訪修至尊壽皇聖帝聖政特轉一

官敕丞 相葛邲初拜贈三代封妻制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廣陵郡

開國公食邑五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

葛邲明堂加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制

虞儔知湖州制

藝文補

卷二十一

目次

一

朝奉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倪思薦舉不當降一

官滿一期叙復朝散大夫制

觀文殿學士宜奉大夫致仕李彥穎登極恩轉光

祿大夫制

倪思知泉州制

朝散郎守司農少卿詹體仁除太常少卿制

太中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建安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袁說友進封開國子加食

邑二百戶制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賀葛同知邲啓

與湖南沈安撫樞啓

祭芮祭酒文芮名燁

張嶠

宋資政殿大學士贈特進陳公墓誌銘陳與義見前

野貽第二山題名

陸游

會稽志序爲施宿沈作真

藝文補

卷二十一

目次

二

施司諫註東坡詩序司諫名元之宿父

湖州常照院記

沈子壽母夫人哀詞子壽名壽

跋二賢像爲孟郊像劉蕡書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跋孟浩然詩序辨孟郊同姓名

跋蘭亭序爲施宿藏

跋東坡祭陳令舉文

林旃

宋故安閑和尚端師墓誌

楊萬里

千巖摘藁序

寓公蕭德藻

雪巢小集序

林憲湖人寓台

山居記

為沈作賓

與前肝貽葛寺丞啓

賀永守沈侍郎

德和啓 德和名介

答湖州虞察院書

答袁起巖樞密書

起巖名說友

藝文補

卷二十一

目次

三

答沈子壽書

答葛寺丞書

郊

劉國禮傳

寓公

少保左丞相贈少師鄒國余公墓誌

余端禮烏程令

姜夔

見前

自述

天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一 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一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吏部侍郎倪思訪修至尊壽皇聖帝聖政特轉一

官敕

陳傳良

敕昔者仲尼序書斷自二典以為堯舜揖遜之美後世

弗可及矣矧惟我家父作子述不待倦勤親相授受蓋

視帝者有光焉則聖政之作豈不足以匹休虞書哉具

官某以浙東大藝之學發明心傳以同風三代之文揚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十

宋文

勵治效作宋一藝番之無窮及此奏篇朕為之序日上

慈展壽皇嘉焉藉使仲尼在宜如何表異之而有司以

故事第賞爰進一官此朕之所甚不愛也可

右丞相葛郊初拜贈三代封妻制

陳傳良

曾祖朝奉郎致仕贈太師諡清孝追封魏國公書思

封魯國公

敕朕覽周誥至命君牙為大司徒實副冢宰是謂股肱

而推本乃祖世篤忠正之美蓋有感焉維今大臣相我

孝治經文緯武海內晏然則亦惟其先德之休足以肅

後無褒崇以應經誼具官某故曾祖具官某躬行對
於古人鄉譽高於月旦方其筮仕亦既有聞而以其親
掛冠再調筦庫以此終身僅通閨籍法不應諡朝廷異
焉易名清孝足以發明其人矣燕及曾孫爰司宰事則
所以推本其美朕敢忘周道乎進封大邦莫如曲阜尚
食其報永綏爾神可

曾祖母魏國夫人某氏贈冀國夫人

敕周之盛至於既醉極矣其卒章曰君子萬年景命有
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言周之羣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二

宋文

臣皆有士行之女以爲之妃使生子孫足以傳世蓋天
意也具官某故曾祖母具位某氏作配君子行修於家
事及曾孫迺生者哲考其世次亦足以知吾祖宗盛時
天意攸屬而豈一日之積一門之私哉假使當周之世
必從夫爵侑食五廟然則胙以大國秩之小君雖古未
有亦可以義起禮矣可

祖宣奉大夫顯謨閣待制致仕冊陽郡開國公贈太
師諡文康追封楚國公勝仲封齊國公

朕既本之六藝大啓土宇以宏賁葛氏之祀則嗣有

令聞逮事兩朝申錫名邦亦禮之稱具官某故祖具官
某服其家聲踐修累世濟以力學連由三科然而名滿
天下而位不過從班文字行於方來而身不究遠業惟
是一經之教被于閭孫蔚爲名臣間我兩社則劬躬之
報可無異恩維此營丘太公舊宅是用卽命以爲新封
對我寵靈以昌爾祚可

祖母楚國夫人張氏贈夏國夫人

敕朕方廣念祖烈匹休於周假以溢我而收得賢之福
則所以尊大其家以答天貺豈顧有所愛哉具官某故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三

宋文

祖母具位某氏夙以懿行來嬪名家儀於前人以詔婦
子亦既再世燁然有聞而未艾之祥施於今相詩不云
乎執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種德彌遠歷年彌長
豈必皆身親見之乎報本醺勞式至今日大邦美號以
慰永懷非以爲生蓋禮之稱可

父朝議大夫致仕贈太師許國公立方封越國公

較王室百年之間公侯將相故家希不失者有以文墨
論議綿及三葉是謂世臣固朕之所寵嘉矧予宗工尊
爲禰廟者乎具官某故父具官某襟度粹然聲華藉甚

又未脫榮往往誦之一時英游莫敢輩行紹興之季歸
爲從臣蓋其行藏皆可蹤跡用而不盡士論惜焉宜集
善聲發於賢嗣凡所著見孰非典刑爰後舊封建邦於
越以厚教忠之報以伸追遠之懷可

母雍國夫人樊氏贈陳國夫人

敕爲吾股肱之臣則上自三世皆褒大之而況於其母
乎御不及百兩養不及萬鍾也而無以慰滿其罔極之
恩亦何以責移忠之報哉具官某故母具位某氏承休
襲美發育自躬恩斯勤斯鞠我良弼雖及晏歲逮事舅
姑且莫敬共至忘櫛頰是足以成其子之令德矣改疏
上國之封以世世配於禰廟而今而後庶幾吾大臣之
不廢蓼莪也可

故妻蜀郡夫人沈氏贈成國夫人

敕夫人起家以致爵位風人懼焉迺若克相夫子至於
登庸當與之同隱憂矣而不同休顯此則又禮經之所
淳嗟也具官某故妻具位某氏女德配於珩璜婦功著
於蘋藻胡不偕老以須美成朕惟吾相裸於祔姑之室
而副笄之服弗被翟芾之車弗乘也非有追寵何以慰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四

宋文

之乃闢新封以賁幽安可

妻魯郡夫人王氏封信國夫人

敕永惟二南大夫勞於王事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者
皆其家室也矧吾輔臣孤立一意佐佑乃辟是不曰警
戒相成之助歟具官某妻具位某氏自繼元配德音不
取既有芳徽進昇祖妣亦有維佩施及朋侶佐我名臣
迄登三事聞譽日廣績用日崇則與夫汝水之墳南山
之側遭世不淑動心忍性者可同年而語乎冠於命婦
爲君夫人我有茂恩宜不汝吝可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五

宋文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廣陵郡

開國公食邑五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葛

邨明堂加恩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三百戶制

陳傅良

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無以接三才之
典也駿奔在廟豈無辟公金玉爾音尚想故老具官某
歷事兩朝爵爲元輔蓋嘗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侍我烈
祖爰暨上皇執珪幣見上帝者屢矣肆予肇禋均佚就
國相維穆穆於以永懷方周盛時微子以二王之後聿

來助祭有客頌之孝武始建漢家之封有臣如太史談而以留滯周南不與從事爲恨朕雖不能比德於周邦視漢有光焉其因舊章增大食采非苟爲恩益示不遺之意可

虞儔知湖州制

陳傅良

敕具官某以爾嘗入霜臺持王節風績甚茂淹恤云久尚徒勞州組乎夫仁不異遠義不辭難迺若害之間自昔樂土維年不逢民有菜色荒政十二朕靡所愛苟非其人將焉寄此朕所以用汝也寓直延閣姑寵爾行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六

宋文

亟圖民庸以計來上可

朝奉大夫試尚書禮部侍郎倪思薦舉不當降一

官滿一期叙復朝散大夫制

陳傅良

朕惟聽言信行雖高第不保其終身觀過知仁則寬宜諒其本意爰棄前咎俾復故官具官某蔚爲國華簡在法從人居臺閣蓋習於推轂之風樂道縉紳亦恐有積薪之恨云胡吏議及此上聞迺不知猾吏之爲而徒錄名臣之後或者愛博至於言私雖薄示以懲章豈遽忘於善類思皇多士朕所以舍舊而圖新求備一人

兩母爲矯枉而過直可

觀文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李彥穎登極恩轉光祿大夫制

陳傅良

敕朕以眇躬嗣膺丕緒闕焉懼無以紹列聖之休訪落求助庶幾周成公卿大夫其將何以佐朕也具官某歷事三朝蔚爲元老夫致位丞弼方倚爲相而不爲苟同竟爾謝事肯蕭望之意輕丞相而位不過御史大夫以爲身計則不工以爲道計多見其可尚也肆予紹服久矣里居以卿忠諒則敬之之頌

七月公劉之風

雅能忘於心乎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七

宋文

爰因舊章序進厥秩亦示永懷以興樂告可

倪思知泉州制

陳傅良

敕具官某朕觀周詩至於廷臣徂齊入謝爲之作誦勤勤勞苦然後知官人之道焉爾蚤以英聲穎脫時輩浸卽膺仕蔚爲國華日者方憇征騷俄而去國顧乃願休祠館不就郡章以若所爲豈必待仕而後懽於心歟而朕自不能忘也維閩山樂土溫陵佳郡成爾素履姑惟遲次事簡賦寬可踐所學往其欽承益自明試可

朝散郎守司農少卿詹體仁除太常少卿制

陳傅良

敕具官某奉常惟禮樂是司而去古浸遠放逸尚多非
得博物洽聞學有根據者未易輕畀也爾少明經術務
為有用探賾索隱恥一物之不知總餉之久蓋已由郎
者而貳大農矣召對雍容効忠無隱其為朕典禮樂之
事鐘鼓玉帛抑末也尚求其本而釐正之可

太中大夫權尚書戶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建安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袁說友進封開國子加食邑

二百戶制

陳傅良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八

宋文

敕朕新嗣服日有事於合宮兢兢焉懼不閑於禮而無
以接三才之與也詩不云乎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朕嘉
賴焉具官某以軼羣之才有言有績輦下彈壓外戶不
閑民曹之令郡國晏然迺若論思義形於色賢勞忠瘁
世與得聞也肆相予祀克輯上儀增衍封腴第循故事
方圖爾功嗣有顯擢可

跋吳興陳錢芝草圖

陳傅良

頂桂陽解中桂去礎三四尺所出芝一本婦子不以為
祥掇視余蓋恍然嘆芝之遭也明日故枿復吐三葉紫

質黃綠見之奇甚余雖異之但令婦子輩謹視毋掇取
逾時色爛然不敗今覩陳君繪芝為卷自內相李公宗
伯倪公序且頌其所自來不虛得又追嘆曩所產芝非
特婦子不好事雖余亦不好事也世固有尤物要其名
字出不出顧所遭何如人爾芝嘗遭嘆武宣者如余安
足道哉因題陳君卷後以自訟云

賀葛同知 啓

陳傅良

大號之敷元樞攸寄宗社於焉增重華夷之所具瞻某
官天下達尊生民先覺才濟其美可謂故國之世臣行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九

宋文

歸於周不忘生乎之久要至於善藏諸用自牧以謙本
其視韓魏欣然之資養其過孟賁遠矣之氣利惑而不
動位尊而彌恭與人同功則急所當先之義下士折節
有施於不報之仁蓋昔或以一長而過人而公廼兼衆
善以名世足以任重穆乎師言是宜簡在於帝心相與
儀圖於兵本況甘盤之為舊學初無說命之三篇鄭侯
之為宗臣亦藉商山之四皓未有早翊儲闈之正晚陪
神器之傳寵光獨隆載籍鮮儷必有非常之報稱又將
不次以登庸某久辱下交最蒙異顧附青雲而後顯慚

非士君子之倫藏尺牘以爲榮徒有兒女曹之感

與湖南沈安撫一啓

陳傳良

大邦維屏眷言衡嶽之雄元老壯猶簡在甘泉之舊先聲所暨羣聽已孚連十國以相歡獨二天而尤幸某官居今大雅當代達尊風流蓋接於前聞續用莫詳於已試世方倚重儼然綺里之衣冠人忽爲危闕盡翟公之賓客雖三已而何愠無一辭以自明上獨知心晚將其事況民庸之愈偉曾物望之誰如嘯咏東嘉聚屢聞而可數指麾鄂渚寂井竈以無譁爰進陟於西清尚來宣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十

宋文

於南服求之輿誦謂歸衆之笑遲揆以比年宜召還之相繼蓋有定論豈曰遐征其甚矣面墻於焉乘障意所勇敢動違小吏之規理當便宜或束拘儒之見徒勤無補將敗是求豈期末路之難廼有萬間之庇顧惟列郡共瞻周使之光華孰與諸生聳近魯侯之色笑其爲欣抃實倍等倫

祭芮祭酒文

陳傳良

嗚呼欲從先生游十年於茲蓋亦數相遭卒幸相親也而受教不少延何哉天耶人樂前年寓會稽會先生爲

部使者有來言先生將就顧汝某愧焉尋如毗陵弗敢

見明年東還先生適長太學是秋將攷試增置生員又以嫌弗敢見既幸備數諸生先生孳孳焉望某來也此至相待如賓交甚者從二子辱臨拜又命史持立無答拜爲是懼也又逾月弗敢告而去嗚呼誰謂先生歟而遽止此也夫苟謂遽止此也其寓會稽必無以愧自違也其還毗陵必無以嫌自拘也况爲諸生宜旦夕左右侍而又何忍以過相待一頃舍去夫以位望之殊也法守之察也世俗之莫已諒也顧小而失大其亦謂之人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十一

宋文

耶雖然自知求師友所得於天下纔數人耳去年哭劉君今年哭祭酒彼壽考者何限胡爲於我師友頻歲而忽焉亡耶且賢者縱不得大用獨不可留恨遺吾黨耶且某也固無多求於世無乃亦不獲成就其私志考德而問業耶今夫汎相與類有幸不至缺絕也是謂天耶非耶嗚呼一忤權臣白首瘴鄉公論旣開時謂宜何位不過卿死無歸居豈惟門人有淚如雨

宋資政殿大學士贈特進陳公墓誌銘

張嶠

氏本居京兆亡其世系所出後遷眉之青神至太常少卿贈太子太保諱希亮始以進士起家宦仁祖時位雖不大通顯而受知人主知名當世號鉅人長者太保生恂爲奉議郎贈太子太傅太傅生抃爲朝請大夫贈太子太師皆世其業蓄德不施鍾慶於後太師元配馬氏贈蘄春郡夫人次妃張氏贈博平郡夫人太傅鄧國文懿公之孫也公諱與義字去非自其大王父歷官中朝始又遷洛故今爲洛人公資卓偉自爲兒童時已能作文辭致名譽流輩歛衽莫敢與抗矣登政和三年上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十二

宋文

舍甲科授文林郎開德府教授除辟雍錄下內艱服除爲太學博士著作佐郎司勳員外郎擢符寶郎謫監陳留酒始公爲學官居館下辭章一出名動京師諸貴要人客之時宰相橫甚彊欲知公不且得禍公爲其薦連宰相敗用是得罪既王室始騷丁外艱辟地襄漢轉徙湖湘間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以紹興元年夏至行在所爲起居郎遷中書舍人兼掌內制天下以爲稱職拜吏部侍郎以病辭劇改禮部司閤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湖州召爲給事中駁議詳雅又以病告爲顯

謨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被召會宰相適不樂公者復用爲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故事侍郎給事始賜金帶至是更服中書舍人服以朝且以狀言有詔不許既謝上諭曰朕當自以卿爲內相九月駕幸平江十一月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明年正月爲叅知政事三月從幸建康是歲紹興七年也明年扈蹕還臨安以病請去凡五請而後許以資政殿大學士特轉太中大夫知湖州陛辭上勞問甚渥且云姑遂雅志行復用卿矣於是公疾益侵遂請閑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是年冬疾大甚十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十三

宋文

一月某甲子薨于烏墩之精舍年四十九計聞詔贈特進令有司給葬事以某年月日葬湖州歸安縣廣德鄉二十五都上強里巖山公清慎靖一與人語惟恐傷之遇有可否必微示端倪終不正言極議然容狀儼恪不安言笑世皆知其以文字擅聲當世而其謀略識慮自過絕於人叅大政目淺每引用道德以輔朝廷之缺設張施置務於尊主威而振綱紀調補甚衆平居與人接謙下甚然內則不可犯初上流大將項領已成宰相不善是欲去之而不果會其來朝見公頗自矜大公

正色謂曰藉使無若輩朝廷豈乏使耶將色沮不敢復
出一語公立朝無所附麗前後官遷一出於上上遇公
甚厚而公益畏慎其爲吏部侍郎實司左選會有武弁
與吏部私鬪不樂公者欲因是中之事聞他日公對但
具左選之在部者名數上之終不自辨喜薦達後輩有
一善必極口稱借或抑已善以獎之其薦人於上退未
嘗以語人士以此慕向惟上益知公忠順故倚以重用
而公不幸蚤世有識之士爲斯文惜焉公尤邃於詩體
物寓興清粹超特紆餘閑肆高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
雲文補 卷二十一 十四 宋文

之間公之外王父鄧公之季子也自號存誠子善行草
書高視一世其書過清世俗莫知初公規模外家法晚
益變體出新意姿態橫出片絕數字得之者咸藏去之
公娶周氏某官某之女某郡夫人男曰洪某官公之母
與嶠同六世祖視之爲叔祖姑頃公寓居漢上嶠從公
遊質問詩文利病其後仕學公頗有力不專爲親也旣
葬公若干年洪謂嶠曰先公之墓木長矣而銘文未立
使德善功烈不白著於後奈何願以銘屬子旣辭謝不
得則爲取其系世行事而論次之以爲之銘其辭曰

陳氏之先屬眉青神本自秦徙世系莫存奉常起家
始以大官非甚達顯融於代歷官在東更宅於洛父子
傳師相繼有作蓄德固本以厚厥壽是生哲人爲世表
儀以文擅聲以德致位考其始終無所恨愧持身清慎
體不勝衣摧折悍剛不借色詞薦士於朝退不出口一
時慕向士衆奔走歷官聞政惟上是擢毗輔王猷號令
允鑠來軫方道未晡而稅云亡之傷實深其類位雖不
窮維德有耀勒銘墓碑來世是詔

盱眙第一山題名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十五

宋文

吳興計彥處中龍潭曾收富中崇寧甲申十月庚午流

寓

關中張嗣古長樂陳煥將命修聘同吳興施宿登第一

山嘉泰甲子孟秋甲申

清源陳樸臨淮周虎嘉泰癸亥秋九月將命迂客漕使

具茨王瑒都梁守吳興施宿拉登翠屏

文郡孟 良父錢塘吳衡子公奉命肅客此來部使者

雪川葉鑑叔 郡太守臨邛常楮叔慶相拉來遊題名

于石開禧改元十月二十八日

會稽志序

陸游

昔在夏禹會諸侯於會稽歷三千歲而我高宗皇帝御
龍舟橫江應天順動復禹之迹駐蹕彌年定中興之業
偉盜削平強虜退遁於是用唐幸梁州故事陞州爲府
冠以紀元大駕既西幸而府遂爲股肱近藩稱東諸侯
之首地望蓋視長安之陝洛汴都之陳許所命牧守皆
領浙東安撫使其自丞相執政來與去而拜丞相執政
者不可遽數而又昭慈聖烈皇后及永祐以來四陵攢
殿相望於鬱鬱佳氣中朝謁之使轡銜轂擊中原未清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十六

宋文

今天下鉅鎮惟金陵與會稽耳荆揚梁益潭廣皆莫敢
望也則山川圖牒宜其廣載備書顧未暇及者繇數十
年大卿沈公作賓待制趙公不迹繼爲守皆慨然以爲
已任乃與通判軍事施君宿郡士馮景中等上參禹貢
下考太史公及歷代史金匱石室之藏旁及爾雅本草
道釋之書官野史所傳神林鬼區幽怪恍惚之說秦
漢晉唐以降金石刻款詩賦詠殘章斷簡靡有遺者若
父老以口相傳不見于文字者亦間見層出積勞累月
乃成是雖本之圖經圖經出於先朝非藩郡所可附益

乃用長安河南成都相臺之比名會稽志會稽爲郡雖
遷徙靡常而郡本以山得名又禹所巡也故卒以名之
而屬某爲之序

施司諫註東坡詩序

陸游

古詩唐虞賡歌夏述禹戒作詩商周之詩皆以列於經
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蕭統文選者及高帝項羽韋
孟楊惲梁鴻趙壹之流歌詩見於史者亦皆有註唐詩
人最盛名家者以百數惟杜詩註者數家然概不爲識
者所取近世有蜀人任淵嘗註宋子京黃魯直陳無已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十七

宋文

三家詩頗稱詳贍若東坡先生之詩則援據闕博指趣
深遠淵獨不敢爲之說某頃與范公至能會於蜀因相
與論東坡詩慨然謂予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
以遺學者某謝不能他日又言之因舉二三事以質之
曰五畝漸成終老計九重新掃舊巢痕遙知叔孫子已
致魯諸生當若爲解至能曰東坡竄黃州自度不復收
用故曰新掃舊巢痕建中初復召元祐諸人故曰已致
魯諸生恐不過如此耳某曰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
昔祖宗以三館養士儲將相材及官制行罷三館而東

坡蓋嘗直史館然自謫爲散官削去史館之職久矣至是史館亦廢故云新掃舊巢痕其用字之嚴如此而鳳巢西隔九重門則又李義山詩也建中初韓曾二相得政盡收用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補大藩惟東坡兄弟猶領官祠此句蓋寓所謂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語緩尤未易窺測至如車中有布乎指當時用事者則猶近而易見白首沉下吏緣永有公言乃以侍妾朝雲嘗歎黃師是仕不進故此句之意戲言其上僭則非得於故老殆不可知必皆能知此然後無憾至能亦太息曰如此誠

藝文補

卷二十一

文

宋文

難矣後二十五年某告老居山陰澤中吳興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諫公所註數十大編屬其作序司諫公以絕識博雅名天下且用工深歷歲久又助之以顧君景蕃之該洽則於東坡之意蓋幾可以無憾矣其雖不能如至能所托而得序斯文豈非幸哉嘉泰二年正月五日山陰老民陸某序

湖州常照院記

陸游

昔在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龍興河朔克濟大業祀宋配天三十有六年涵養生

齒其數無量遺弓故劍羣臣皆當追慕泣思所以報在天之靈至千萬世無怠無斁而况山林外臣以道藝供奉仗內嘗被異禮厚賜者乎鎮江府延慶寺僧梵隆以異材膽學高操絕藝自結上知不由先容得對內殿先是隆師固已結廬於湖州菁山號無住精舍一時名士如葉左丞夢得葛待制勝仲汪內翰藻陳叅政與義皆爲賦詩勒銘傳於天下矣至是詔賜菴居於萬松嶺金地山江濤湖光映帶几席壽藤老木岑蔚天矯隆師方力辭願歸故巢既至悅其地且侈上賜幡然願留久之

藝文補

卷二十一

文

宋文

示化上爲悵然不憚賜金歸葬故山及孝宗皇帝嗣位又命創常照院於無住故址以隆師弟子上首至叶嗣其事賜田以贍其徒又命充丁亥丁未本命道場以祈兩殿之福高宗皇帝御德壽宮賜御書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八字以示名院本指且賜天申金剛無量壽閣扁榜及紫檀刻佛號如來閣榜悉御書也又一再賜萬機暇日所臨晉王羲之帖二十二紙唐陸東之蘭亭詩一卷及米芾史略帖一卷題團扇二柄又賜白金助建立於是院悉崇成有釋迦文殊普賢十二阿羅漢殿左則

觀音大士道場右則法輪藏室食息有堂鐘經有樓熏
浴炊爨儲積各有其所提椎鼓鐘器亦備足至於遊息
臨眺種藝疏鑿莫不極思致區處之妙而西巖尤爲勝
絕曠快之地叶師以老疾請罷院事屏居西巖今皇帝
詔從之且命改院爲禪院專以仰薦高宗神遊世擇
其徒有道行者嗣住持事而本澄首被是選實嘉泰四
年甲子歲之四月也叶師乃來告曰願有述焉某實紹
興朝士歷事四朝三備史官名列策府諸儒之右則與
隆師及其子孫雖道俗迹異而被遇則同今叶澄父子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十

宋文

晨香夜燈梵唄禪定雖世外枯槁亦有以申其圖報萬
一之意某則不然飽食而安居日復一日飾巾待終而
已視叶澄豈不有媿哉故遂秉筆而不敢辭上以紀三
朝眷遇山林學道者之盛德下以識某媿云開禧三年
一月壬子謹記

沈子壽母夫人哀詞

陸游

於庠人孰無母母孰無子母以壽終子克終養亦可紓
無窮之悲矣維吾子壽自初遭艱晝夜號泣匪淚伊血
漉乎莫支陞堂弔祭者不忍聞其聲得書赴告者不忍

觀其辭子壽益曰不孝孤少罹閔凶父喪母廢無寵可
耕母子相依及遊太學母客京師冬兮母寒晝兮母饑
餓無一囊之粟寒無一襲之衣不孝孤雖食於學官羹
飯在前歎息而麾撫所讀書而與之誓曰編絕則輯字
論則補寧死於書傍不敢畏難苟止以負吾母之慈如
是十年幸賜第於太常歸而拜母相持以泣淚盡目萎
母前子後告於先墓庶幾吾父聞之而寬其九泉之思
也於庠此子壽之旣言而其未言者益可推矣奉身以
道義發身以詩書文章傳於不朽節行全而無虧士患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二十

宋文

無志不患無位士患無才不患無恃子壽之志所以事
親者蓋其所以事君子壽之才顧猶屈而未施親則日
遠時節奉祀如將見之一言一行足以顯揚吾親者苟
有怠忽是以吾親爲歿而亡知也子壽之令名與天壤
同弊則親實與焉刻誅千字置守萬家益不足進於斯
也子壽之存於胷中而未言者予得陳之非獨慰子壽
益以爲天下孝子之詔哀哉

跋二賢像

陸游

右孟貞曜歐陽率更二像皆唐人筆墨北湖者吳則禮

子傳也無悔者劉燾無言也最後實某先君會稽公茶山先生曾文清公書萬里羈旅不自意全撫卷流涕乾道九年九月既望刻石置漢嘉月榭上山陰陸某識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陸游

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既齟齬及斥歸欲一黃犢代步其費二萬有畸作欄畜童又在此外遂一笑而止徒有此生猶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陸某識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三十二

宋文

跋孟浩然詩集

陸游

浩然集有示孟郊詩浩然開元天寶間人無與郊相從之理豈其人偶與東野同姓名耶

跋蘭亭序

陸游

觀蘭亭當如禪宗勘辨入門便了若待渠開口堪作麼識者一開卷已見精粗或者追求點畫參以耳鑑瞞俗人則可但恐王內史不可爾余平生見佳本亦多然如武子所藏不過三四真可寶也慶元庚申重九日笠

澤陸某識

武子即施武子也

跋東坡祭陳令舉文

陸游

東坡前後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賢良陳公辭指最哀讀之使人感歎流涕其言天人予奪之際雖若出憤激然士抱奇材絕識沉壓擯廢不得少出一二則其肝心凝爲金石精氣去爲神明亦烏足恠彼憤憤者固不知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澤陸某謹書

宋故安閑和尚端師墓誌

林旃

吳山解空院端師子七世孫師皎因住衛場隨侃以其情來告曰吾祖崇寧二年圓寂葬金殿之後疇昔師於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三十三

宋文

是山大開法席廣來十方海衆師與此山俱名播於天下既歿梵唄香燈不絕如綫士大夫與吾徒又來瞻敬之徘徊上下嘆佛法不振善陰陽宅相者以爲師之宅兆固吉其所以弗昌厥後向背不應古法耳相率聞於縣請更之道人施皓願出力築亭於其前仍祖舊榜曰歸雲香火嚴奉之先是文慧親承師授六十年後開視吾冢至期諸徒相顧曰敢幸因此時毋墜我祖師之命乃以庚戌之望二十有一日鳩工勵土遠近奔赴觀者如堵甃隙不動陶器儼然發視其中了無一物四象

誰譁歎爲希有相與悲感流涕曰是不可不記也如來
住世演說四大六塵中外假合如幻師結鬼巾解兔網
破一切我執又說六度萬行爲已爲人如鏡照像像滅
鏡空破一切法執端公禪師蚤年觀師子戲悟三昧胡
言漢語正提倒擲風驅電掃不可致詰奇奇怪怪剎那
萬狀有心總被欺瞞有眼盡遭愚弄幻身既沒幻法常
存億萬劫灰變滅生謂之散聖死謂之尸解如此忖度
幻法愈熾臨濟疑著普化大慧真贊金毛橫塘疑則不
疑未免重申贊歎偈曰鏡中師子分明是瞬目揚眉死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二十四

宋文

不休千古無人知此意一聲漁唱月明秋

千巖摘藁序

楊萬里

士飽乎學而不療胃腹之饑肥乎德而不救妻子之瘠
茲謂貧列禦寇黔婁是也才經天下而一身之不達名
垂後世而當時之不逢茲謂窮仲舒馮衍是也人孰無
耦已則鰥居人孰無承已則哭兒茲謂灾子夏莊周是
也吾身之可樂也非吾身之可樂也身安之可樂也一
日不安則是身者吾之憂也豈惟吾之憂也抑亦吾之
此茲謂疾冉伯牛左丘明是也今使惡人之憎夫人也

情之矣不必窮之可也窮之矣不必貧之可也窮之矣
又貧之矣不必灾之可也窮之矣又貧之矣又灾之矣
不必疾之亦可矣有併舉其四不必而集之於一身借
曰其人之惡其忍憎夫人而厲之至此極乎人且不忍
也天其忍乎吾友蕭東夫余初識之於零陵一語意合
卽襍被往其館與之對床時天暑東夫詰朝欲蚤行五
鼓東夫先起吹燈明滅搔首若有營者余亦起視之蓋
東夫作詩一章以贈余別也余卽和以答賦東夫喜曰
定交如定婚吾與子各藏去一紙自是別去各不相聞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二十五

宋文

者十有六年淳熙丁酉余出守毗陵東夫永龍川相遇
於上饒之西郊一揖而別後二年余移廣東常平使者
大官滿歸訪余於南溪之敝廬自是吾二人者不再
見至今頃廣西提典刑獄嘗闕員丞相王公問余孰可
余以東夫對丞相驚曰子亦知東夫乎吾深知之何俟
子言子不知乎東夫病矣嘗使守峽州不能行蓋東夫
既不達又貧又疾又喪其妻若子今惟一子與諸孫在
耳此惡人之憎東夫者不忍舉前之所謂四不必者而
集之東夫之一身者也天其忍乎人不忍而天忍焉忍

其一復忍其三吾知天之必不然也必不然而然焉吾何以知其忍不忍然不然哉雖然東夫以蓋代之氣經世之才驚人之詩室其二亨其一安知夫天之不私東夫乎專其私尤其忍夫其忍乎余至謝陵之一月呼中男次公而告之曰東夫可念亟遣騎以書候之東夫答余書其辭充然自得其意怡然自樂寄書一編曰千巖摘藁屬余序之若未嘗窮且貧且疾者余媿謂次公曰東夫甚樂而不憂余淺之爲丈夫也余何足以知東夫哉余嘗論近世之詩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二十

宋文

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紹熙辛亥九月七日友生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謹序

雪巢小集序

楊萬里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旣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之論也然至如桃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花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遐不可追其卓不可跋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憂其窮至謂豈發造

化之祕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旣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得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有未易以理曉者余嘗摘此語以喧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祕而逢天之所惡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取人之所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饑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雖欲如郊島之饑死寒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二十七

宋文

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滕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爲宰相貴震天下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王蔡之誅而天下萬世幸之王蔡幸黃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黃秦之貧賤王蔡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此四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不才豈敢擬郊島黃秦而吾之窮有

世於郊島黃秦吾何幸得與郊島黃秦同其窮而不與
涯餽王蔡同其達而子爲我願之乎且吾與詩人同爭
天之所斬是天之橫民同犯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橫民
也治橫民者宜以橫政既與詩人同爲橫民又欲不與
詩人同受橫政可乎余賀之曰子旣無遺力以取所斬
無懼心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爲君惜
延之爲過也余舉延之語以唁君亦過也然君心欲專
享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
橫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再見延之爲余問之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二十八

宋文

山居記

楊萬里

山居者待制侍郎雪川沈公賓王之居也賓王之居不
於其山於其郭而曰山居者癖於愛山也人各有癖武
子癖於馬賓王癖於山郭居而名以山居以見愛山之
意愈適而非山也賓王胸次灑落如風櫺月牖韻致清
曠如雪山水壑身居金馬玉堂之近而有雲嶠登臨之
想職在獻納論思而有灞橋吟哦之色家本道場何山
之麓也而世居吳興之郭非其好也爰即其居小築一
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之而笑者曰君子之宅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二十九

宋文

有二有晏子之宅有庾信之宅庾於林晏於市也今子
之宅晏也非庾也而曰山居嘻甚矣子之愛山也抑亦
居則有矣烏觀所謂崑崙哉問其戶外則康衢之埃也
那得青壁之倚天問其墻東則唐肆之區也那得千巖
之秋氣問其極目則黃公之壚也那得飛泉之漱玉昔
辛叔子有鶴嘗矜其能舞一日客主求觀公爲出之竟
託麤而不能舞今子之山居將無類叔子之鶴乎賓王
笑曰知笑吾之無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子之有目而
無目也吾嘗仕於江西章貢之憲幕矣又嘗守天台矣
又嘗守會稽矣翠浪玉虹丹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巖萬
壑至今磊磊皆在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惟石相重
松竹相友泉流相輝其巉然者非崆峒天台乎其森然
者非雲門禹穴乎其泠然者非瀑布簾泉乎吾居無山
吾目未嘗無山子目無山吾居未嘗無山開禧乙丑六
月旣望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

與前盱眙葛寺丞啓

楊萬里

題慈恩之雁塔初記同年過荆溪之鷓舟再分一日慨
雲散之滋久喜霧披之此逢恭惟宮使判府寺丞氣蓋

諸公名高當世尊主庇民之學素蘊胸中經天緯地之
文不專紙上番揮東堂之桂騰輝南斗之星從鳴弦治
行之最高膺賜環嚴召而入覲簿正外府吏無遁情制
除爲丞國乃既富一麾出守千騎東方賢於七百里之
長城自當十萬兵之金塞暫此珍臺之少憩卽看廣厦
之論思某十載違離寸心鑒寐不意凋年之遲暮得親
盛德之高明其爲驩欣未究宜寫

賀永守沈侍郎

德和啓

楊萬里

湖山悠遠何至煩天子之從臣水石驪迎今乃得主盟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三十

宋文

之詞伯惟雅度兩忘於出處而爲邦一視於邇遐斯民
承師旅饑饉之餘適求少憩明公挾經濟惠康之具汜
可小施恭惟某官所養要以佐時其文出於餘力兩科
之名若日月不以自多壯歲而身致雲霄蓋非所欲綸
省發帝之令天官除吏之精盤詰四方衡尺諸彥是皆
偶甚孰不聳然况當舉朝阿合之秋莫悟黠虜包藏之
計一賢孤憤九拜極言犯忌諱以直前旁觀喪膽吐忠
嘉而徑去曾不顧身一日掩漢廷之公卿羣臣憚汲黯
之節義雖言本憂國豈願得鯁亮之聲然士知嚮方遂

爭先名節之學其於扶世厥有大功正恐未蕃宣之間
又將見之拜某愚而好古拙以居今俗物茫茫若
爲道合此心炯炯端向誰開欵符竹之聲分撫庭松而
獨喜亦豈有敲金擊石之技以俟眷知庶幾作集鳥跳
魚之詩載歌尤異

答湖州虞察院書

壽考

楊萬里

某伏以蘭襖已過春事趨裝恭惟判府直閣察院分陝
保釐天棐忠正台候動止萬福某臥病空山鹿焉知免
未占參侍願言金玉厥躬判白之徵持紫之擢不夙則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三十一

宋文

暮某伏自壬子之秋謝病西歸卽反關荆扉掃軌世路
遂決終焉之計姓名不出州閭書問不至通貫有如門
下同朝知已之舊詩社論文之契亦復作疎非意也勢
也敢謂高誼絕風不遠千里特走一介天落雲錦霞發
簡牘以訪問其死生嗟何其寒冷此事今無古或聞也
新詩一編披讀未了恍如墜冰飛起栗豎寒毛不足以
諭清警甚荷台座經濟之學麗雅之文孤介之節曾未
展之一二考功左馮抑末矣卽從上雍遂當問社
老生擊壤於耕桑隴畝之間受賜多矣益目望之

答袁起巖樞密書

楊萬里

某伏以卽辰歲事聿暮天意欲雪恭惟樞密相公端明
謨明廊廟柄執華戎聳瞻天人盡護鈞候動止萬
福某恭密膺受書贊登崇幾廷正人其昌善類載穆恭
惟驩慶某於今月十九日得女婿泰寧陳承經送到樞
密八月一日所賜報章再拜披讀五色芒寒紙長連連
筆飛翩翩反復百折卷舒三過語如對面情如家書峻
極之位彌高而勞謙之詞彌卑雲泥之勢愈疎而金石
之誼愈親至於舍已之袞衣繡裳見其黃帽青鞋而美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三十二

宋文

之舍已之纍齒列鼎見其木茹雪潔而愛之舍已之緯
乾坤扶日月見其耕蓐蒼鈞滄浪而慕之追記雪屋之
說詩歷陳雲牕之聯句若欲往從之而不可得者而又
寄以州西之雅歌俾擊缶者得聞金鐘玉磬之聲蓋句
句錦江之春字字雪山之水也贈以四端之縑素俾緼
袍者一識萬草千花之統戀戀范叔之袍依依退之之
衣也此古名相巨公所以爲布衣之交存嚶鳴之音盛
德事也千載絕響一往不返豈謂今日乃忽有之何其
幸也今日有此事吾身見此事何其又幸也吾身見此

事吾身蒙此會何其又幸也棄官十一年挂冠亦三年
偶未死耳一日而逢三幸焉且死不朽矣陳永竟蒙銓
曹通理此恩不自樞密而奚自耶懷之感之有藝極哉
病身柴立焚棄筆硯不知年矣所謂四六復漫不記矣
且慶賤賀啓至門下者當齋熊耳矣樞密少此哉敬哦
五字詩三章章八句以代啓事之陳賀且謝寄詩贈衣
之嘉願言金玉厥躬柱石吾道卽正上台之躔民之所
欲天必從之

答沈子壽書

楊萬里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三十三

宋文

某拜子壽史君寺丞詩弟卽日冬初恭惟台候動止萬
福某頃在金陵聞子壽宅太夫人之憂嘗走一騎進唁
辭念喪不二事書中欲他及忍宅及乎此心耿耿之深
釋然也未幾某以臂痛謝病免歸如病鶴出籠蹇兔求
林此意此味告之野人野人笑而不答告之此心此心
受而不辭自此惟山不深林不密之爲恨山深而林密
予何恨哉猶有恨者不蚤焉耳蚤非所恨也自此幽屏
遂於世絕上之不敢以無用之姓名入於修門下之不
敢以無之書問至於通貴惟是平生方外之交一世

文之友遺於心而不去去於心而復來此一事獨擾
擾焉於吾心萬事俱遺一事猶在雖與世絕有未絕者
是亦心之一病也臂病無藥可療心又病焉何藥可療
哉一身一有病不幸也今吾一身而二病焉幸乎不幸
乎抑又有幸者遺之而不去也去之而復來也如吾子
壽也念之而不可見也問之而不能往也不以其遠乎
哉不以其病乎哉以予之病且遠念子壽而不可見問
子壽而不能往是又大不幸者而曰幸云者相溫以濕
相濡以沫相忘於江湖三者孰愈乎故曰抑又幸焉不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三十四

宋文

然能詩如子壽能文如子壽與人交不以燥濕涼燠兩
其心如子壽此而可踈孰不可踈有風北來吹墮好音
知故人之不我忘如我之不故人忘也大集新詩一篇
三過也不惟三過也又將百過焉使子駭然立躍然起
曰是非復吳下之阿蒙大篇若春江之狀風濤也短章
若秋水之落芙蓉也歐公云老夫常避路放他出一頭
地今則不然雖欲避路子壽已斷吾路矣雖欲不放出
頭子壽已斬然其頭矣勃敵如此尚何言哉九江山水
國也天錫詩人賜之大江爲之旨酒兕觥賜之廬山爲

之邊豆大房賜之庾樓風月陶徑松菊爲之毛庖歲
醒於傷而飽於過是吾憂也詩於貧而句於賈豈吾所
憂哉側聞前茅未至慈佩未瘡而水石驩迎鷗鷺候門
矣吾不以爲子壽賀而以爲江山賀也他日得句肯我
寄乎有渝此言明神尼之俾隊其詩毋入杜城一笑其
幼無知識妄意學道愛人之事誤墮在一世爭奪之場
今幸天脫謝家青山已決終焉之志青鞋布襪從此始
矣子壽方爲時用而顧欲與吾游子壽利乎哉若曰非
利之謂也然而未敢求絕乎爾則亦未敢求絕乎爾
惟強飯自愛永爲風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三十五

宋文

之主人惟此之望世俗喧涼頌禱之辭知子壽必不欠
此如欠此其問諸水濱

答葛寺丞書

楊萬里

其一昨謝病免歸偃臥空山泉石之與曹猿鶴之爲使
已與世絕惟恐姓名之落人間聲光之墮塵中也有如
年丈以四海九州同年之契三年江上從游之樂風亭
月觀尊酒論文之友亦復影響昧昧久不通字脚非踈
也顯晦之勢雖欲不異獨得而不異乎郡中白檠之檣
西歸長年三老劉其姓明其名者闐然剥啄荆扉持雙

鯉挈乘壺及八缶云我葛同年之寄遠也端拜函書披讀
踐辭裂下錦機鏘鳴瓊琚奇恠闢進應接不暇煙霞
爲我驪喜松竹爲我鼓舞便如揖絕俗出塵之標聆登
峰造極之論相羊乎賞心白鷺之間覽觀乎三山二水
之外也顧獨有可恠者一紙情話吾人事也雙緘世俗
之禮豈吾人事哉若曰施之於所尊則我與公非同等
乎若曰施之於所敬則公於我非謬敬乎深源所謂咄
咄恠事不於此乎在復於何在乎久不奉 此債

當爲我抵掌絕倒也老來心中不挂一事獨有一苦事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三十六

宋文

非孤斟而無佳客乎孰使吾悵惘而無聊者非有山珍
而無海奇乎呼酒未至愀然不怡酒既至愈愀然不怡
豈酒使我至此者前之二無也今開乘壺則糟丘之郭
索不介紹而至啓八缶則東海之鯨魚不波濤而來是
父爲公持以左手洗以苦酒邀歡伯酌大白忽乎不知
烏紗之落與否玉山之頽與否也而况太白之死與未
死伯倫之埋與不埋哉吾之苦事不覺脫然去吾心也
非公賜而誰賜也來書云某方味道腴而乃以滋味爲
寄則陋矣某敢有問年丈謂道烏在道在瓦礫道在坑

谷獨不在糟蟹鯨鮓乎道不在糟蟹道不在鯨鮓是爲
道乎是爲非道乎併供夫子之一莞新除名城未足多
賀年丈既以爲某謝其獨得不以爲年丈賀乎小啓別
紙呈似不請益併求匠石之斲其蠅翼也傳檐茶七十
鏹萬安產也里之士以見饌者矜之以爲不減雙井日
鑄也及章貢雪糖八角併以書匪報也某待盡山林而
公方登用合併渺無前期願言爲斯文珍重某臂痛不
能親札敬占兒輩代書皇恐不宜

劉國禮傳

楊萬里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三十七

宋文

余故人劉號字國禮武臣也始余爲永州零陵丞國禮
監戶部贍軍酒庫居相近情相好也及余在朝列國禮
調臨安府 寒官居閑無以自食家於湖州新市一日
來謁予求薦於當塗士大夫予無以塞也獨念湖州太
守薛士龍名季宣者與余厚因以書薦之謂國禮之才
於劇繁無所不可爲薛信焉任焉遂知焉薛侯既死國
禮無所於歸久之臨安官期既至國禮之官適與余並
舍每言及薛侯國禮未嘗不泣也夫世之相與利焉而
已矣曰義焉者非性焉則學非學焉則劫國禮武夫

本當學也其初歟貌可假泣不可劫也其性歟吾不知之矣並居一年余以守臨漳去不能爲國禮留也余行國禮追送余於龍山白塔寺載酒勞余下及僮僕當世之賢人君子與余爲道義之交者何數也彼獨曰利之云乎至是前日所謂道義之交者漠然矣而國禮獨如此何也及其別國禮又泣謂其泣僞乎施之余則可施之薛侯亦僞乎哉後三年余守常州與國禮所居新市不遠欲問其消息未能也余子壽仁試南宮問之故居之鄰鄭蘊者則曰嘻國禮死矣問其家則曰其妻執節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三十八

宋文

而不嫁顧嘗齎屨於門以長育其長男永哥者今居某市集舍也不惟其妻不嫁也其妾六人者皆不嫁也壽仁既歸爲余言國禮事余於是泣且歎曰國禮家事余知之其妻江故倡也永哥者永某氏子也國禮夫婦育之以爲已子而所謂六妾者江氏馭之極慘今國禮死其妻若子若妾宜其散而莫之聯也則聯而莫散也不亦懿乎大抵人之情聞倡之名則掩鼻焉聞非已之子則異心焉聞其主母馭其妾不以人理則怒髮焉使是三人者而居焉而無主翁以綱之焉欲其不渙然離也

難哉而國禮之死其家妻子若妾乃能相恩相維甚於國禮之未死可敬不可敬也今士大夫往往朝死而其妻夕去之矣有不愧於國禮之妻者乎不惟有愧於國禮之妻也有不愧於國禮之妻者乎不惟士大夫之妻而已也士大夫立人之朝食人之祿社稷之臣曰吾死社稷封疆之臣曰吾死封疆及一旦有急有不愧於國禮之妻者乎不惟有愧於國禮之妻也有不愧於國禮之妻者乎余旣以告壽仁因私書之不使其不傳焉

少保左丞相贈少師鄒國余公墓志

節文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三十九

宋文

楊萬里

公之宰烏程也邑之政舊聽於巨室一搔手輒逐去公曰去等耳以得罪細民去寧得罪巨室去錚箚自數百紙決事風生事禁如蜩庭寂如水鼠輩落膽驚行股弁有富估抵罪吏不敢逮公命面縛以來其人揚揚公曰是必有挾言未竟吏持一文書至乃本部祥刑使者張宗元書公不啓視竟置之法湖之六邑病於口筆之征謂之丁絹錢率三氓出一縑自大觀始歲爲匹者六萬五千二百有奇不輸其估其初一絹之估爲錢者千其

有奇不輸其估其初一絹之估爲錢者千其

後爲千錢者五公以民病告於太守單夔請以上聞令
七氓出一縑郭內二邑以錢爲縑郭外四邑以縑爲縑
夔卽以聞且令公請中書而陳便宜丞相虞公允文嘉
歎卽言於孝宗歲蠲縑錢六萬公歸邑父老萬數郊迎
感喜上恩罔不呼舞部使者及太守列其治最

自述

姜夔

某早孤不振幸不墜先人之緒業少日奔走凡世之所
謂名公鉅儒皆常受其知矣內翰梁公於某爲鄉曲愛
其詩似唐人謂長短句妙天下樞使鄭公愛其文使坐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四十

宋文

上爲之因擊節稱賞叅政范公以爲翰墨人品皆似晉
宋之雅士待制楊公以爲於文無所不工甚似陸天隨
於是爲忘年友復州蕭公世所謂千巖先生者也以謂
四十年作詩始得此友待制朱公旣愛其文又愛其深
於禮樂丞相宋公不特稱其禮樂之書又愛其駢麗之
文丞相謝公愛其樂書使次子來謁焉稼軒辛公深服
其長短句如二卿孫公從之胡氏應期江陵楊公南州
張公金陵吳公及吳德夫項平浦徐子淵曾幼度商鞏
仲王晦叔易彥章之徒皆當世俊士不可悉數或愛其

人或愛其詩或愛其文或愛其字咸折節交之若東州
之士則樓公大防葉公正則則有所賞激者嗟乎四海
之內知己者不爲少矣而未有能振之於寥困無聊之
地者舊所依倚惟有張兄平甫其人甚賢十年相處情
甚骨肉而某亦竭誠盡力憂樂同念平甫念其困躓塲
屋至於輸資以拜爵某辭謝不願又欲割錫山之膏腴
以養其山林無用之身惜乎平甫下世今惘惘然若有
所失人生百年有幾賓主如某與平甫者復有幾撫事
感慨不能爲懷平甫旣歿稚子甚幼入其門則必爲之
悽然終日獨坐逡巡而歸思欲捨去則念平甫垂絕之
言何忍言去留而不去則旣無主人矣其能久乎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四十一

宋文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二目錄

葉適

沈子壽文集序

湖州勝賞樓記

北村記 為沈作賓

漢陽軍新修學記 為郡人皇甫煥

上芮提刑啓 各燁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

崇國趙公謚宣簡議

藝文補 卷二十二 目次

題朱晦庵帖 為尹長興者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謨閣李公墓誌銘 李洪

子

姜安禮墓誌銘 姜處恭長山人墓武康

袁聲史墓誌銘 袁直友說友兄墓烏程

故大宗丞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高潤烏程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墓誌銘 趙彥俊墓武康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王克明寓墓皆烏程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詹體仁見前

章憲

著作王先生墓誌銘 王嶺墓長興

傅兆 郡倅

重編吳興誌序 為歸安譚鑰

王炎 郡守

懷忠堂辭 并序 為顏魯公

湖州到任謝表

上葛密院 郡書

上宰執書

藝文補 卷二十二 目次

答凌解元書

上宰執撥米賑濟書

申省論馬料劄子

回交代周郎中啓 周諱夢祥前湖守

謝從官啓

謝孟漕啓

答魏倅啓

答長興安吉知縣啓

答烏程歸安德清武康知縣啓

賀吳興郡王啓

龍圖閣學士贈特進程大昌履謚文簡議

丁端祖 歸安人

東萊先生呂成公履謚議

陳文蔚

西園 爲郡人章謙亨

章巖磨碑 不知作者姓氏
弟爲音謚亭錄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二目錄終

藝文補

卷二十二 目次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二

烏程董斯張遐周榮編

閔元衡康侯泰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沈子壽文集序

葉適

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絀于王
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平生
~~業~~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百千首
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壽之文其
不爲奇險而現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者如設芳醴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一 宋文

珍穀足飲饜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兼趁
空寂讀者不惟醉飽而已又當銷愠忘憂心舒意閑而
自以爲有得于斯文也觀其開闔疾徐之間旁貫而橫
陳逸騫而高翔益宗廟朝廷之文非自娛於幽遠淡泊
者也余嘗患文人擅長而護短好自矜耀挈其所能莫
與爲比而視他人顧若無有夫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以
此賈怨宜其窮於世矣今子壽專自降抑未嘗以色辭
忤物爲前輩挹然務出諸生後已之所工反求中焉此
固人情之所赴富貴之所歸召叢譽而化積毀之常道

也然且落落寞寞至於白首未有所合何也若夫以文爲華以學爲質容而不爲利謙而不爲福宮庭環者膏梁藜藿晏然冲守不可榮辱此子壽之所以自求古人而成其德也合不合蓋未言焉

湖州勝賞樓記

葉適

凡城邑據江海陂澤之勝皆卽以爲賞蓋物常聚於大矣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偉浸可几席蓋也然四水會於雪溪鏡波藍浪梁相動搖而靚粧衽服之倒影五爲散合衆流放於荷華浦沉清浮綠鳬鷺棲止而綺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二

宋文

荷文蓼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聯亘巧石綿絡頗抑湖之重勢而蔽遮其風寒故其人意安而氣和舸經舳舻艇繪艤縷細聲窈窕豪唱激越宛轉一州間隨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具區雖大不暇觀也夫豈燮於耳目之狹者易徇而廸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爽異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息柳惲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採蘋管盈而金鼓於大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惲之採蘋徒詠而已其思湯其志淫豈召南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

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敞堂與館益盛於今太守趙君旣新白蘋亭復樓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遁碧瀾山隱兼之者斯樓也力能見湖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麗密之內我不敢與民縱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守吳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平平在久加以不倦瘠土可使沃窮閭可使富況蒲魚豐衍明山媚水素稱勝絕乎君初至捐稅直增學廩親不羣女不嫁廢疾無醫死無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三

宋文

斂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久近惠而未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惲君名希蒼字漢英嘉定十五年三月

北村記

葉適

戶部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涵五池太半皆水也其爲叢花茂木之蔭狹矣靈壽書院容臥起而移老堂巨屋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爲崇閣邃宇之居褊矣洲藏渚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爲市者皆魚蝦之友菱芡之朋而

冠帶車馬之來絕矣併日却坐分夜獨宿艣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款乃常在庭際而絲竹鼓鐘之奏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不逾丈具區前臨湖心遠峯明晦滅沒近而後溪鳳凰毗弁諸山往往湊泊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是亦樵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囿熙耀映奪曾不敢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遊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鹵莽而營之苟且而成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謂粗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

其賢豪今公乃以築園曲折名實大指使余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漢陽軍新修學記
葉適
漢陽昔鄖子也以遺音求之正召南漢廣之地岸南即鄂州今之巨鎮王師所屯通關大衢商賈之會物貨之交也漢陽獨力漁勤稼不以走集逐利相夸詡士大夫以其俗靜而樸往往捨鄂來居焉軍學地卑下先時江暴漲南湖不泄洄洑停積摧剝堯壤知軍事吳興皇甫煥築而隆之盡撤舊屋更起新宮既成而堂廡崇崇百楹相扶牆壁外周赤白炳明侯使請記於余於是東平輩豐實爲學官夫以輩君之博敏達於教皇甫侯之聰明辦於政爲是役也不徒示人以材力之所能至而已使其考正古今之俗因野夫貧女之常性而興其俊秀豪傑之思一其趨向厚其師友畜其聞知廣其倫類極夫先王道德之正文獻淵源之遠而一歸於性命之粹其視成周之士庶幾乎何必爲楚人之材也千載之習固不足以亂之矣若夫利祿之學積葉之文耳耳教導媚世希寵斯又在孫卿屈原之下爾非所以訓也

上芮提刑啓

葉適

外若之始領郡過優延見吏民同覽風俗恭惟大使緊
時上臣姑願察其愚衷敢自飾於辭令伏念某少而朴
陋發憤藝文迄無寸長可當世用頃叨中秘之論定許
以便親而告歸休其數年之勞假以一城之守蒙恩若
此思報謂何然而以歲計功曾何日月之積引經泥古
不求法令之師邈爲山谷之生食於草木之實嗟猿狖
之與取尋刀斧而相仇仁義未明寬猛交病息爭而治
無訟爲難此蓋伏遇某官奉公以身惟義爲質弟兄師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六 宋文

保俱爲天下之望人門戶儀刑方觀之論道周行

江漢親至鄉閭比出六卿復使三輔深知上意之所向
常侍中以民豈惟伏念於囚辜蓋嘗教誨其官屬
有所庸瑣敢不奉承助成必世之仁以靖一人之獄過
此以往未知所裁

故昭慶軍承宣使知大宗正事贈開府儀同三司

崇國趙公諡宣簡議

葉適

議曰某既狀公之行上之太常而承之博士當以謚配
行其可不信夫高爵重位不爲富貴沉溺而能退遜以

保其節文雅以發其名此宗室公族之所謂賢也公遭

時多故特眇然童子周旋四方而感勵問學居窮守獨
之操甚於寒鄉寡士救民之疾苦如饑渴行懸利之政
如嗜慾應猝制變敏而有功強梗在前不避也自爲小
官以至留務論事不絕進見上前意質而辭詳其所不
隱不知禍福之可擇也且死猶奏諫疏者三焉望其容
莊聽其言必有當於理義察其行已可謂能以禮始終
者矣凡此皆載於狀不誣然則公之賢非宗室公族之
所謂賢也謹按諡法善問周達曰宣壹德不懈曰簡宜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七 宋文

諡曰宣簡謹議

題朱晦庵帖

葉適

謙伯別久一日過余將爲長興縣出朱公此紙方急迫
了劇邑乃不忘博學審問之功他日聞其政必異於公
人也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謨閣李公墓誌銘

葉適

故參知政事吳興李公以誠信質直事孝宗時天子念
討虜報仇功緒未驗晝夜耿耿他執政多迎前趨和退

卽覆却異辭上固不快獨公謂機會難猝致本根當牢持諸所興爲不宜以空意忤敵公私懇切始末至到上感公忠實久而順聽然後大言迎附者稍復衰息風俗浸向淳厚而自淳熙接內禪二十餘年天下安樂無事中外謳歌至今由公發之也兩預政終不取相位退歸僧榻食纔數溢米蕭然永日風操絕俗遠甚三子伯尚書季侍郎中子官差不遂猶至卿少皆有業尚名稱著於世而諸孫材賢矣嗚呼教以約而類者衆受以薄而與之豐天非偏厚李氏蓋亦其理然也余不及從參政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八

宋文

後而與三子躡履迹於朝會少卿之孤仁本以墓銘來請因竊用常所論叙者爲書首少卿諱浹字謙善有夙成之度少游太學諸生畏其能授承務郎監淮西惠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瓌特有司異之曰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唁公公歎曰吾旣仕矣學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爲自是不復求試盡取諸書遍讀其興壞因革一代之制別自成編而尤好左氏爲作廣誨蒙曰衆寶所藏也獵而有之在我矣歷幹辦軍器所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在十年外喜曰積是歲月足以寧吾親矣期至

猶不忍行參政曰不然今二孫已長家問且莫及而爾

兄弟結綬京師吾意其少慰公謝勉出監六部門軍器監主簿太府丞太宗正丞再知嚴州不行初公在軍器監言造會子者二百人放作則散處於外稍久則兌賣名役恣其自便誨其爲姦宜置營區聚老而後代死而後收及外府又言四弊戮僞造一也立營房二也綱出峽重其防禁無使售易三也暫上印造或出內庫錢收換樁管以救低折之害四也於時會子法未敝而公之策如此改知徽州尋提舉浙東常平會稽督零稅急械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九

宋文

繫滿府縣值公攝帥盡釋之士民歌呼义手至額曰真李參政兒也以兵部郎召樞密都承旨蘇師旦倚權利傾天下士公獨不往師旦病之或曰可餌而致也遷樞密院參政文字公固不往晨入局會揖而已師旦怒懇外尋國者徙將作監旣而自爲節度使賀客成市公又不往專國者奇之曰是負氣有守可尚已遷太府少卿公建言治世黜虛而務實今挾虛競僞者醜成北伐之議邊事旣壞矣尚多夸詡以悞朝聽詆虜則以強爲弱以銳爲怯譽已則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上玩下怠施置

莽鹵恐禍不可測願親札邊臣毋得以不根無實之詔輕輒來上他日白事宰相又面諭之於是專國者亦怒公因力請外除直寶謨閣福建運判在職二年孽孽爲民蘇謙者建之克豪兵與席隅官勢以殺人取賕賂屢移獄矣言路有爲道地者使刑部諭公以建儲赦貸之公曰隅官監臨也受財汪法也庸可赦乎不許刑部吏朱書符端曰臺諫意也勿誤公大駭函具奏爲吏借臺諫以令者舉朝壯其爲竟投謙嶺外而召公還然卒排箝誣譖寢其命公殊自喜別墅有寒泉修竹留居之以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十

宋文

嘉定二年十一月二日卒年五十八三年九月十一日塋餘杭縣茅山夫人施氏潘氏贈宜人四子曰仁本通直郎新知南陵縣曰仁方承事郎前知仁和縣曰仁表迪功郎新海鹽主簿曰仁元通仕郎五女迪功郎前烏程主簿張端節從政郎新嘉興府司法余察迪功郎吉州龍泉主簿張恢承務郎監江東總領所藥局蔣杞爲其壻孫曰熙曰勲公文出新意作生語緻密簡雅無刻露之態四六絕去數百年體裁切對順偶有若自然圓行方止不拘定質詩騷尤清婉其餘弄筆率就皆有

義趣讀者雖貴珍莫能定其價而公亦深自積藏雖子弟不覲也遠齋公燕居之齋也故公自記之其言曰心遠物也利害得喪欲惡若一塵之起其前遠者隔焉心益近物爾吾懼其然也揮斥剔抉使夫塵者不立而吾之遠者日充充而至於無所終極方寸之微而有不可勝用矣嗟夫人常求所以悅是心者未嘗知所以病是心者方將與利害得喪欲惡角立而並行且竭力以奉之不暇焉有以是爲塵而隔吾遠哉又烏有揮斥剔抉使是塵之不立而充吾遠也然則公能求所以病是心者而治之矣其能難進其能易退其立德深其去姦果仰能承其先俯能訓其後非偶然致者文字之工不足爲公道也銘曰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十一

宋文

彼門地者發身之秘彼詞華者得名之小賢哉謙嘗清明自矜養心有本聚學有宗其在本朝出特立其在四方護善沮惡豈不富貴視若一塵我爲悚然思見其人茗溪千里湛其止止我不見兮庶幾在此

姜安禮墓誌銘

葉適

姜君諱處恭字安禮潤州長山人六世祖昭範名能治

春秋昭範之弟遵仕至樞密副使君曾祖朝奉大夫筠
避亂於台州臨海祖仲思朝散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攝
軍事討李成墜馬卒父訖從政郎至君來秀州嘉興始
居之自大夫入南相繼官不進君九歲而孤家尤貧大
母父母皆散死他州不能葬而朝散旅於都昌佛寺四
十餘年矣君營承食治墳墓收拾諸襯見星出入其走
都昌柩故廡殯後爲僧堂也老僧以告君掘地數丈得
之題誌尚新歸從左蠡小孤遇暴風絳斷檣折舟幾覆
然後得聚葬於武康上栢巖山君曰吾可以死乎既而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十二

宋文

頗實田治屋不至富厚亦稍賜族窮援人於乏如有餘
者君雖不以科舉自達至於懲渡江凋落之後奮寒士
單薄之習積無至有以立家室教二子輝部進士女適
濟南呂濛有孫男女五人婚對及時門戶新成謀其力
致之難過於塲屋偶然成事者遠矣余往來秀州十年
聞君名又識輝於太學欲見君不果輝將對集英策余
疑之曰子色間青黑何祥也君素有足疾加劇卒年五
十九葬朝散從政墓西百步夫人龔氏贈諫議大夫夫
家也已葬輝錄君詩百餘首示余求銘余讀之曰君詩

清壯抑揚而不刻削以反今人之律樂稱人善而志意
獨到益得古人之意可銘已銘曰紹熙四年二月十八
君死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君葬嗚呼其詩則傳尚不忘
哉

袁聲史墓誌銘

葉適

聲史袁氏名直友幼而奇傑父延孺知武進縣提舉杜
師旦兼常州怒武進小書字大訶詰累至家人恐君忽
立常州庭高語曰尊年邁目眊小書童子所代爾卽有
罪兒坐無及尊也師旦異之乃免稍長闕達多大節葬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十三

宋文

武進於烏程厲山盡賣其產道上連駟馬冢旁置百家
焉張丞相雖敗符離孝宗意尚銳論者爭言虜當擊君
獨上疏今北勾踐棲會稽時粗勝不多願陛下少忍且
須後卒割地而和虞丞相復與上謀出蜀師會長安君
曰吳氏挾虜自重久矣今誠能臂指使從我乎公默
然蜀師不果出旣相薦君及魏掞之於上君雖不好掞
之固辭掞之獨召對後四十年君七十餘矣君嘗以
虜自爲功士大夫不敢問君間語僂胄自古君信而後
臣和無以人臣專大征伐諸葛亮雖爲忠桓溫劉裕爲

纂矣公將何所据侂冑不答逾年被殺君又數上書及與執政多論天下事金陵無帥謂宇文簽書何不自行宇文不平出鄙語曰真九百君大悔恨自是不復言袁氏世家建安曾祖禪祖符第進士奉議郎奉議次其譜曰司徒喬孫邵甫醜紹術之亂逃徙上虞袁晁反浙東邵甫之後復醜之又逃徙閩故爲建安人子敏孺通判滄州餉軍白溝河軍敗死之廷孺連水軍司戶女真陷連水亦死之季卽武進用滄州恩補官素狎秦丞相秦呼曰來吾與若共此武進但以書叙戰守形勢無比附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十四

宋文

意秦不喜武進竟不往部注知縣者三終其身蓋上虞建安之袁能以繁易汙滄州兄弟再死節武進不阿所欲於故舊至君策畫念慮必以國不以己窮苦貫椎耄常守一意何義理千餘年未嘗間絕哉初虞丞相薦君旣不受舉進士亦不中弟說友知衢州光宗立持其表來賀得海鹽催煎未久棄去爲常州推官又棄去以嘉定六年二月二日卒年八十五月六日祔於武進之墓夫人陳氏子五人女之婿曰文林郎江東提舉司幹官曾諒曰范希奭孫男女各四人說友事兄謹宦浸遠至

參知政事君無一錢食客輒爲萬錢具費皆出參政長子聘儒癸丑進士朝奉郎浙東安撫司機宜次舉儒早卒次學儒欽儒立儒皆參政奏官之人以爲難余觀君踈於世故而謀國無不中不見小利而大義常獨決其品等在春秋戰國中非後世之才也雖然創爲強者難持而安處弱者易效蓋唐以後通患而春秋戰國所無也然則強果不可以創爲耶銘曰

改厥承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十五

宋文

故大宗承兼權度支郎官高公墓誌銘

葉適

余妻諸父高公諱子潤字畢老主烏程縣簿真州判官孝宗知其名召使赴行在公由遠地下幕一日天子有命畫接喜過望亟裝欲往而母楊夫人忽病謁醫久未損旣而公亦病醫無術謾云久且不治矣公驚嘆曰明主思見我而不幸母子皆屬疾或者天不與吾行耶重留君命無益祇爲罪耳遂以情自乞詞悲甚孝宗不能奪而憐之爲改通直郎賜緋衣銀魚致其仕當是時高

判官蚤退之節聞於天下公既得謝疾尋愈因不復預人事常穿黃草屐刺白篋艇往來田間人罕識其面垂三十年開禧元年始爲大理司直遷太府丞大宗丞兼度支郎官初公在烏程疏三十二漕達於太湖復晉宋舊跡在真州創定城營房五千費減十五故孝宗以爲才比再出適會討虜糧乏倉猝糴二百餘萬珠粳而瓦實江淮諸軍滌饒金待饗至然後飽食朝廷方賴其用而不悅者謂公昔固不仕爲亢者也今安得屈而復仕當返初秩而已公由此坐廢卽復具野航出沒阡垌如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十六

宋文

其故態不少介吝嘉定十年年七十七八月二十日以考卒公蒙城人宣仁后弟士林曾孫也公紀兩使留後世賞知閣門事父宗之文吏官益薄通判婺州高氏來南方禁省隔絕公辛苦自衣食不祖舅戚餘貴學通古今暗記左傳漢書引筆高麗爲人頽邁肅潔如琅玕玉無塵土意聽其語泠泠然吳儂楚些之鄙都盡而幹敏強力老練世故審動而果慮遠而成惜不寧其後而頓抑以窮死悲夫退固人道之甚重而止者義理之與樞也在艮之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然則我非敢自命

而世亦不以是格物矣公之不得遇孝宗蓋時止乎然世莫或知而誤言之謂公特自止而已及公悟其不可以終止而上又因而起公此亦公當行之時也然世又莫察而文致之遂謂其既止則終不可以行焉夫惜其止而勸其行人之理也因其止而禁其行豈人之理哉故余於公暫出終處爲之痛惜而計聞之日哭之至於過期而哀非以親舊私之也先夫人曰韓氏後曰劉氏皆前卒子男曰不華不稔不讜不矜爲兄子沐後不讜爲弟子沐後皆楊氏命也公既自衣食婺州遺業悉使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十七

宋文

其弟有之其幼弟公尤愛惜又自輟田以衣食之屢矣女之壻曰鮑子明王田趙希翱劉余田朝奉郎湖北提刑希翱承奉郎監明州造船塲孫二人曰晉彥宋彥公先治湖武康上栢山預爲冢藏十二月某日不華奉公喪以歸恭惟宣仁后以國爲家以民爲身以賢爲命以仁爲術治成元祐天所顧養與宋無極萬世載之者也今其親外家零落細微餘十數焉其僅得到於士又十數之一二焉若不華則以庶士守其廟矣大夫不得以諸侯祭禮也況士庶哉嗚呼公之所折節復仕爲是夫

銘曰冗冗萬生今有翹森森千丈兮寒標噫胃出兮宜
愈大又不磨卒摧折以盡兮悲奈何

福建運使直顯謨閣少卿趙公墓銘 葉適

公名彥倬字安卿由宣祖四世彭城侯叔聚爲曾祖直
祕閣知池州尚之爲祖知饒州公廣爲父調溧陽尉縣
民潘兄弟橫猾積爲公私號爲三虎邑官莫敢睨公具
以白留守陳丞相陳公默不答者累月一日忽委公曰
信矣潘悍僕數百挺刃自衛公開示禍福皆縮却聽命
遂縛三虎正其罪移揚州司戶有告主藏吏盜錢千萬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十八

宋文

以上適兼獄掾鞠之吏涕淚滿頤請死公察其情屏人
問故則諸吏所共貸也使視筆帖盡首服一日足帥
大喜然猶欲逮諸吏公嚬言某固與約後將無以信帥
爲抑止差平江軍節推攝令宜興縣以牧馬券爲負
自南狩則然常預用二年後稅民以此德其令不軌
法公請諸司合奏釋舊通禁預借百年弊事紀矣知於
潛縣大胥結臺省吏盡弄權自恣公列其姦械送府而
臺吏果欲未減卽力爭乞先罷御史憚之獄得不變浮
橋迫市區水數敗人溺死公壘石跨巨梁堅戶民

愛之留其像橋旁公不聽曰蘇公昔所游也因檄以祠

通判臨安府台州知興國軍歲旱蝗而開禧兵難作公

緩經賦弛山澤通細微村樵賤鬻苦不酬益增錢入之

貴則損其直以利城郭永興令吳格失上供尤多公坐

貶秩格愧謝公曰有事時寬民租根本計也一官何吝

且歎曰真賢令矣又薦之虜分道進江以南動駭不自

保潰卒千人謀據城外千秋觀爲亂公募能相捕斬者

未幾以其首至餘黨驚散人心大安興國雖小郡而介

江鄂中流備守夙設器用犀銳東西依爲重蔽故江淮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十九

宋文

荆湖兩司皆論公當遷以勸艱難勤力之臣由是旣轉
官復減磨勘遂入將作監爲丞出知袁州湖南運判羅
孟傳反累載毒甚郴桂陽公曰猳昔自相讐而聞我主
斷不平激使叛逆已前誤矣今株營兀戍彌漫山谷戰
無決勝退虞尾襲誤不可再國之憂也若密間巧說陰
誘顯擊彼肘腋疑顧腹心猜防則還自相讐而滅亦其
勢矣帥漕議協卒降孟傳進直祕閣考功郎浙東提刑
初朝廷患開禧會子輕僅賣半價悉改造公
扶法以便民雖有重比不敢試也已乃陞寶謨閣知紹

與府然後盡所以流通之術苗之移於司農者爲之代輸而折會於民會之滯於州庫者爲之轉糴而資錢於市錢會常相權民無貴食肆無虛券越事力弱而守以貴人相趨於簡陋久則不貲省謂當然鹿鳴禮壞不知何時公始行之儲其永費曰興賢莊築捍海石塘亦爲莊以虞漏穴廟學士館城池壘壁素毀敗者加葺飾麗好比將去不雨數月野草黃赤免下三等戶稅上二等半免湖藉田米不輸舉縉錢四十萬爲荒政助饑贏相扇羣聚陂湖中令尉書且亂公取死囚暴其首刖兩足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二十

宋文

號於衆曰此劫羨藕者也其仁智不忍而能靖民如此公雖以徽猷閣再任而旋即用爲太府少卿然不樂居中暫入卽求退以顯謨閣知太平州改漕江西總領使綱運隸其所者皆直達勿團併公曰若此則轉運可罷矣引古今事以辨朝廷是公言如其故然意益不樂復求退移漕福建公奉使皆稱提會子所行皆如浙東州縣不煩民不病也嘉定十一年十月九日疾卒于建安年六十四夫人樊氏江氏仲氏皆先卒十二年某月日子成忠郎監徽州酒稅宅夫廸功郎嚴州司理宏夫廸

功郎溫州司戶崇夫與爲伯最後者從事郎真州錄事參軍師零墓公於武康縣上柏山壻曰宣教郎知楊于縣曾黯尼曰悟空大師孫時泰將仕郎孫女三人幼也始饒州歿而被謫公泣愬十年不避風雨上爲感動復所削奉母孝撫庶弟友愛親善人聞過頓悟立改以材取知無所隨附其治果敢疏達而歸於平恕自小官所至著聲績而會稽之政特見獨出近世未有也然余常惟越中陸海衍沃山水明秀冠於東南家不營而給人不令而服晉唐牧守嘯歌飲酒永夕而已若夫趣辦救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二十一

宋文

過而以不足日爲歎復賦倍輸而以不賴生爲感則未之聞也然則何歟天反時歟地反物歟其難易得失昔異而今不同必有故矣故公焦心疲力自末反本而民譽之以手加額而未已也銘曰

時所謂材如刃作稜習砥于人以割爲能趙侯慷慨如母哺兒定無威嚴用之孔時發名開禧收實嘉定恩涵澤濡在越大盛累閣而進猶梯級間一以卿紹遂頌不還概其生存孰與死滅岸谷有遷茲跡是揭嘉定十二年八月日

翰林醫痊王君墓誌銘

葉適

君諱克明字彥昭饒州樂平人生乏乳以粥餌活遂得脾胃疾長益甚醫以爲不可治君怒因自讀難經素問用意處藥宿病盡瘳始以其術行游江淮入蘇湖最後家烏鎮常數百千里赴人之急賢卿大夫皆自屈與游鍼灸尤精診脉有難知者必沉思得其要然後與藥則無不驗矣未嘗多用藥病雖數證亦纔下一藥曰此病之本也本除而餘病去矣亦有與藥者要以某日當自愈有以爲非藥之過者過在其事當隨其事以治之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二十二

宋文

凡此類醫自好者之所操惟君能必讐其言夫世醫以多愈疾爲奇而君本豪偉通古今喜氣節讀書能文又以其先大家多衣冠顯人特君發憤於庸醫爲之耳頗微其事故今所記者僅數事至其治療之曲折又不能詳爲可惜也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狀君施鍼而步履復初廬守王安道中風瘖不語旬日他醫莫知爲君曰此非湯劑之所及也令熾熾燒地灑藥輿安道其上藥氣熏蒸須臾而蘇虜使黑鹿谷過姑蘇館病傷寒死部使者請君治之二日愈後從徐度聘虜黑鹿谷適

爲先排使待君親甚君莫測也至趙州馬逸傷足墜石橋下谷奏其主以已之車乘之北方由是知君名從張子蓋救海州戰士大疫全活幾萬人子蓋上其功君曰吾非有戰功也辭不受王炎宣撫四川辟君君意有不樂謁疾竟去炎怒劾君避事坐貶秩又從呂正已使虜虜接伴忽被危疾服君藥有間厚爲謝君不肯以狀還國信所冊陽蘇著行金告君疾君始納之疾愈卒歸其金然則不專用是易衣食明矣始君以試中禮部累其官至額內翰林醫痊賜金紫淳熙五年六月卒年六十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二十三

宋文

七年八月壬寅子大中大受等塋君於湖州烏程縣永新鄉義安里平山余既次君事而未銘也紹熙二年去荆過吳大受謂余卜改塋矣曰某州縣某山某年月日下大受又曰吾媿不知父之學近從人得一事焉胡秉彜之配病內秘腹脹痛號呼宛轉旬餘父往視之其家僮親客既集父謂胡曰吾使恭人疾愈而與於會可乎以半硫圓碾生薑調乳香下之俄起對客如平常銘曰

古之聖智先知疾苦草木雖使陰陽參御物無非藥待

我而愈其言尚存有方與數後之用者視薪失斧持平不效出奇則誤天疾王君因書自悟以身爲節意成尺度遇病必除莫名其故豈此獨能彼有弗慮憤傷末流以疏掩嫻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墓誌銘

葉適

公姓詹氏諱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始冠第進士調饒州浮梁尉郡以公屢獲盜欲奏其賞謝不就爲湖州歸安丞又爲泉州晉江丞公類邁特立在下僚氣順言正喜因事開說以便民上官不以氣類離合常敬聽梁丞相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二十四

宋文

薦於朝召授太學錄選博士於時學官號天下選講學得人之盛後以爲不可及公居間前後四年功最多遷太常博士高宗方定謚或謂宜稱堯宗公言於古無據謂比殷高宗謚改高後爲少卿謚孝宗亦公所定議者皆厭服從之遷丞攝郎金部提舉浙西常平除左曹郎湖廣總領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亂幣法劫掠爲變公謂諸司宜速討曰此去京師千餘里上請須報賊計行也於是羣黨亟壞人不知警就遷司農少卿召爲太常少卿光宗疾省重華不以時中外駭懼或瘖不出

語公深陳父子至恩激發廷臣使交疏迭諫用意尤苦永阜陵當復土公言本營思陵非高爽地自思而西勢益卑下非所以安神靈也宰相不聽公爭之力遷太府卿卽請外除直龍圖閣知福州歲餘時論浸異言者遂以爭山陵事爲公罪罷凡八年徙居若雪翫水石誦讀悠然復龍圖閣知靜江府始至勞農觀田器公曰是薄而小不足盡地力且無溝畎何以行水乃更造農具取水法物別爲圖授之移知鄂州除司農卿再爲湖廣總領公恩在鄂師戍卒遲公來合兩手曰復得吾父矣蓋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二十五

宋文

儒者之政歸於正已厚下而已世吏所以便文自用者雖善弗錄也爲民利無不舉爲民害無不去以其下爲當捐無不與以其上爲不當取無不革也故公於浙西開漕渠浚練湖置斗門以備水旱特散鹽本錢數萬以業亭民湖廣幣輕出百萬權其價而放諸州積欠亦百餘萬諸屯累重者增券給之簞腐糴新士食好米又與鄂州運司同築武昌萬金堤福州之僧坊以賂易主者差其直有常數公一徹去其在桂則十縣之稅錢爲閭一萬四千雜稅朱膠爲除八千大凡州縣之以用乏告

以賦重請皆立應無留也人或疑公且空有司之藏爲
百姓地矣而公之財常源源暴暴如泉湧山聚此又世
吏所難測也公立朝察消長觀會通勸發善意助達陽
德於人材治道開闡明晦密扶顯相功效十數顧難以
言傳也自趙丞相去士久失職公率同志請於周丞相
反覆極論責以變通之理因疏納知名者三十餘人周
丞相不能用然其後亦多所收擢公之力也時遘事方
旦暮急而公已病猶懇懇調護兵民杜塞希意迎和者
朝廷既召公歸遂以開禧二年二月二日卒年六十四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二十六

宋文

矣武昌之人如喪所親號泣送之四年某月日葬公少
從建安朱公學得其指要已而徧觀諸書博采百家融
會通浹天文地理象數異書無不該極每陋巷巷几茗
飲冷落或窮游縱觀觴行淋漓輒爲人講說本末條暢
眉疎目明照坐奕奕夜闌燭盡聽者忘疲著象數總義
若干卷某集若干卷余觀公在朝有可以致高位之時
屢矣而義不苟取嘗與同僚燕語顧余而歎曰吾等善
自立須子一好墓銘而已悲夫余之卒銘公也耶銘曰
約步則履殆無奇行恢疎偉人難中準繩莫求廣居陋

者則然大德不踰公其有焉相彼英雄竭海摧嶽又粹
以慤金鍊玉琢匪質偶成以學故能既超既騰靡公靡
卿噫嘻古人用豈必盡我銘此詩哀而勿慍

著作王先生墓誌銘

章憲

道學衰微千有餘載士習於章句傳註孰有心傳自到
者憲自髫髻已聞河南二程夫子紹孔孟之絕學私淑
諸人獨恨不得供灑掃應對之役問所以學也旣冠居
吳則聞州里福清王先生實程門高弟乃與我季弟愬
及閩陳長方少方執門弟子之禮薰蒸濯漑於仁義道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二十七

宋文

德之言若江海之浸雖莫測其涯涘然知師道可尊朋
友講習可樂也先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自其
考徙平江先生資稟清粹充養純固平居恂恂儒者及
語當世之務民俗利病若習於從政者益其理達而義
精故也然不微名當世世罕知之今天子急賢圖治接
揚巖穴俊乂彙征知府事孫公佑列先生學行於朝召
見賜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先生於是與得行其道
以所學爲上言曰道無古今惟人能弘故堯以傳舜舜
以傳禹禹以傳湯湯以傳文武或見而知或聞而知前

聖後聖若合符節然非傳聖人之道傳其心也非傳聖人之心傳已之心也已之心無異聖人之心廣大無垠萬善皆備盛德大業由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又曰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在方策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未幾兼史館校勘屬刊修裕陵實錄書奏改左承奉郎遷著作佐郎丐外補通判常州主管台州崇道觀族子坐法一時觀望文致以罪久之還故官復主管崇道觀引年致仕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二十八 宋文

官至左朝奉郎壽七十有二紹興二十三年五月戊午疾終于里第以其年八月甲申葬于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之原嗟呼先生所試止於是故見之行事不大彰徹道學淵微不得暴之天下然一時名儒推與論薦亦可槩見楊文靖公時程門先進嘗曰同門後來成就莫踰吾信伯中書舍人朱公震寶文閣直學士胡公安國徽猷閣待制尹公焯皆舉以自代胡公論薦尤力謂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是二三公益有心照莫逆之道存焉先生淳一不雜故得

之深不事表襮故所養厚貌肅而氣和言簡而義明故望之可欽卽之可愛慕其接物意誠而感通其治事從容而中理其從政必盡其職其蒞民必極其惠豈非所謂時措之宜者耶曾祖諱珣祖諱礎皆隱君子考諱伯起假承奉郎贈右宣教郎室蔡氏胡氏前卒俱贈安人胡氏欽州安遠尉嶧之女安遠名士女又賢也以配先生士以爲美談三子曰大本右修職郎淮南東路安撫軍僉差使曰大中曰大臨皆業儒女二人婿皆進士嗚呼夷考世儒之學自先秦兩漢更魏晉涉隋唐窮經探道號稱名儒者不乏然韓愈氏顧以謂孟軻氏不得其傳下到今若河南程氏之學若先生之所受學遠有端緒質之孔孟無愧也其學要以深造自得敏于躬行其序自正心誠意以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要本于格物致知自盡已之性以至盡人物之性極於參天地贊化育要本於至誠不息達於禮樂則可以窮神知化擇乎中庸則可以開物成務然士無師傳以肄業考疑往徃不得其門而入雖然後生可畏焉知來者無渙然冰釋於斯道先生既葬修職以狀來曰先君未嘗著書所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二十九 宋文

以傳後者惟幽堂之銘是賴子從先君遊久子實甚宜
憲義不得以淺陋辭也謹次其狀且具列古今之學可
考不誣蓋有待於來者銘曰

聖人跡熄經僅存章句傳註極絲縷衰微滅絕塞道真
剝剝闢儼攻於文卓哉夫子闢聖門學得其承道乃尊
不雜不溺醇乎醇相時行義覺斯民胡神嗇此畀窮屯
我述慕文琢斯珉誌茲源委垂無垠聞而知者存乎人

重編吳興志序

傅兆

唐人權載之序正元十道錄謂言地理者獨魏公且因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三十

宋文

許其經濟遠大之業及觀魏公所論六典地域之差次
四方貢賦之名物與夫州郡廢置山川險阻無一不備
然後知載之不妄許可今州縣之編雖與並載寰宇者
不類條目纖悉亦豈易爲苟非其人則詳略弗當是非
雜糅何以信後吳興東南最盛處於今爲股肱郡山水
清遠人物賢貴宜有大手筆以志其實左文質統記或
謂失之猥并李宗諤所上圖經盼于此者又未免簡脫
之病顧方欲請於郡一日太守李公郎中偶自言及是
且謂郡有博物君子談君監簿慨然以此自任今

以錢木之資屬歸安周令未幾李公詔還富公亦主來
繼又捐金以竟之甚盛事也兆於談君乃同年進士書
是編出其手因從周令假觀始知郎中除日已屬意乎
此大概本舊志參正史補遺訂誤無一不滿意列二
十卷卷各有目數千百年間事了然不疑三輔黃圖殆
不是過蓋嘗謂人之筆力根於天性充於學問猶運舟
挽鉤力有限量弗可強勉紹興以來亦有好事者續圖
經續編志非不盡力如震州荻塘之辨卒亦聽訛而止
因談君誠良史才奚可多得會將推乎素學獻華夷編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三十

宋文

經理中原如指諸掌兆淺學寡聞非敢自齒於權載之
列談君事業當超出乎唐魏公之上於以見是編更數
君子而後定歷二賢守而後傳是豈無待而然哉

懷忠堂辭

并序

王炎

顏魯公知湖州作放生池又刻碑池上其碑見存池
畔有魯公祠堂題曰懷忠北山程公嘗作楚詞一章
刻石廡下其辭甚古然未盡事實因以辭續之其辭
曰

跋逸駕兮前修佩武符兮典州迹已陳兮德新可敬而

慕兮幾春秋意其存兮闕於萬年之原謂其逝兮乃在
羅浮之巔奮忠精兮取義貫彘娥兮爛然監塵寰兮上
征揮八極兮爲仙黃鵠脫喙兮素料停駟幾彌節兮念
遺民而來顧高弁蒼蒼兮清君瀾瀾公來遊兮湖山增
美遊觀罷兮來歸有浦與河兮清冷之池魚鳥懷生兮
欣欣焉其有依銀鈎蠶尾兮燦翠珉而陸離絃琴兮擊
鼓羞羔豚兮酌醕跪起以薦兮願公燕喜公燕喜兮吾
民樂康却災沴兮蠲除不祥雲來兮萬祀蒸嘗兮不忘

湖州到任謝表

王炎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三十一

宋文

便朝賜對近輔班條起居閑散之餘付以蕃宣之寄喜
非所望懼不能堪中謝伏念臣曩以散才濫升清貫老
隨災至命與志違入三館者四年瑕疵不掩把一麾者
數月瘡痍已成坐此罷歸宜其末廢乃從家食驟得守
符況古稱蒼雪之間湖山清遠而今比京畿之內事物
浩穰自揆何人可居此地第緣疎淺不敢控辭誠暗慮
疎何以撥煩而治劇身衰氣憊難於扶弱而伸強欲
佩韋終虞傷錦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皇明日昭聖度天
涵在知人而能官人雖加遴選善救物而無益於事

兼收臣敢不益戒曠官深思補過寧催科之政拙惟務
便民但寬大之意行是爲報國

上葛密院書

王炎

炎嘗謂爲天下計者不可以喜於多事亦不可以習於
無事喜於多事則有輕躁妄動之憂習於無事則有苟
且偷安之患夫惟靜而有遠慮動而有定守者然後足
以撫天下之勢待天下之機制天下之變以成天下之
務不然輕躁妄動而淺謀者固多敗矣而苟且偷安者
因循不振亦不能以有成是故聖人經世之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三十三

宋文

難而畏無難蓋無難而深畏者所以爲多難之不畏也
自南北解仇行李往來玉帛交贊方內無犬吠之警此
宗廟社稷之靈生民之福也然兵偃而不用其久安之
計歟抑亦養威蓄力以爲觀釁而動之資歟天下幸而
無事戰守之備少弛三十年於此矣恭惟主上奉壽皇
之睿謀紹高祖之盛烈相公以真才碩德周旋兩地且
專右府本兵之寄深略遠筭獨運於帷幄之中而折衝
於萬里之外此固非有司所能測知而其淺者炎請試
一言之相公機政之暇試一觀之今日壤地東起海濱

西入巴蜀綿亘幾萬里有爭天下之全勢而荆襄乃天下之脊膂也自襄陽出鄧州精騎疾馳不一二日可至於洛陽之郊則進取之策以荆襄爲重昔諸葛孔明周公瑾爲蜀先主孫仲謀言之詳矣在今日固不可以深論也至於守禦之策則荆襄之地尺寸有所必爭蓋自古興於江左者得蜀則重重則強失蜀則孤孤則弱吳蜀相去遠矣朝廷所恃以有四川之地者荆襄控其孔道也今荆襄之間其重鎮有三一曰襄陽二曰江陵三曰鄂渚兵聚於此而信陽漢東郢亭德安等處歲分數藝文補

卷二十二

三十四

宋文

二者不可闕一也其大則漢高之有子房其次則曹公之有賈詡先主之有法正其下則田忌之有孫臏以爲軍師袁紹之有田豐以爲謀主此數人者非能身犯矢石也然謀之用否勝負隨之自文武分於兩塗士大夫不服習於騎射而軍旅之事屬之武夫士有談兵者人必笑之夫力抗虎射中遠爲士者誠有所未能至於料虛實決成敗較之挾匹夫之勇者固有間矣今議者往往謂世無人才炎獨以爲不然事以才而後濟才因事而後見天下無事則深謀奇計之士無以見其所長自古英豪不遭興運恐亦未免湮沒銷鑠與草木俱腐而謂天下果無人則過矣廟堂垂意於選用取其智不責其勇用其謀不求其力則天下之奇才乃可以網羅而無遺惟相公圖之將者國之爪牙三軍之司命也二三大將出於朝廷之所擢用愚不敢妄議自諸統制以下至於副將雖曰偏裨然緩急之際朝廷亦恃以爲干城有勇而無智者且患其寡謀而易敗甚者其力不足於甲馬其技不熟於弓矢亦或使之當偏裨之任一且遇敵其不足恃亦明矣夫聚數萬人於轅門豈無驍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三十五

宋文

驚之士可以備我行千夫之長者若責二三大將各秉公心視其怯懦者黜之察其勇敢者陞之則此曹莫不踴躍鼓舞以功名自許戎容可肅士氣可壯矣惟相公圖之將帥所恃以用三軍者非威無以使之畏而不驕非恩無以使之附而不離李牧之犒饗寶嬰之分金皆以恩意撫摩其下也既以恩而固結之然後以威而整齊之則驅之於死地可使如臂指之相隨今軍士之貧甚矣將帥視之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甚顧恤平居無事以勢相待以法相制固不敢爲亂萬一有羽書之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三十一

宋文

警率而用之恐難盡其死力耳惟相公圖之神州赤縣淪於左衽之膺腥踰六十年士大夫慨然有意於北向而不肯燕坐於江淮之南義當然也然事以密成以泄敗炎竊見邸報或言布衣某人上書論邊防利害或言布衣某人上言論恢復事宜夫廟堂之上君相謀之邊鄙之中將帥謀之彼書生猖狂之言果何爲者安用傳之四方哉且夫有謀敵之意而使人知之者疎也無謀敵之意而使人疑之者殆也惟相公圖之災新安一介下士也隨牒州縣二十餘年自知其不才無以之

當世固未嘗一開口論天下之事亦未嘗一舉足至相

公之庭歲月侵尋試凋縣於江湖之外百憂熏其心而身將老矣故終更而來仰望相公之賢願掃門一見焉而不可無以藉手也故爲湖北末議八篇以自見其所言爲臨江剗弊一編以自見其所行而其情猶有不能自己者故又以書先焉天下之事其淺者不足載之於書而其深者難以筆舌盡也張敞曰心之精微口不能言言且不能泥於書乎雖然炎之來未能精於仕者也相公略觀其言察其愚陋而棄之則炎之分也矜其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三十七

宋文

燈而收之則災之幸也干冒

云

上宰執書

王炎

炎竊見湖州先准省劄日造鐵甲一副續准省劄日造鐵甲二副且以二年爲期買物料雇工匠並令本州於係省錢內支用歲終具夾帳備申方行支撥用過錢貫且係省錢州郡所入者少所支者多戶部所謂且於係省錢內支用者是不欲直言不行給降姑婉爲之辭爾炎近不免再有申陳會計本州造甲已支過一萬三千餘貫乞於月椿錢內支撥恐戶部以爲難欲乞於給降

度牒付本州變賣支用蓋緣本州困乏挨那不行不免控告至於哀鳴若蒙鈞慈早賜允許行下豈特可寬官吏之責實亦可寬民力也炎又思之打造鐵甲難於興工不已者其害有三境內匠人迭互用工追逮且遍日支錢米可以養其一身不可以養其一家使之拋棄妻孥供官役使已非小人之便又況終日鍛鍊不得休息日以二副爲限此之私家用工極爲勞苦則興工不已其害一也士農工商雖各有業然鍛鍊工匠未必不耕種水田縱不耕種水田春月必務蠶桑必種園圃今已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三十八

宋文

仲春拘而用之使之蠶桑失時種蒔失節終歲必有困窮凍餓之患則興工不已其害二也季秋已後仲春以前天氣既寒爐冶鍛冶不可用工仲春以後天氣向暖仲秋以前天氣大熱當是之時聚一二百人而用之自早至暮親爐鑄鍛金鐵不得片時休息尤非所宜夫強人而用之不恤其勞必窮其力似非朝廷仁厚愛民之則興工不已其害三也夫人情有害則怨有則則喜未審可以輟其工役而稍利之乎或曰邊防有警鍛甲治兵事不獲已豈容遽輟然切以爲不然古之論用兵

者言城郭不堅不可以固守者有之言糧食不給不可以持久者有之言士卒不練不可以戰者有之言犒賞不豐無以使人者有之言將帥不才不足以御衆禦敵者有之未聞以甲冑不足爲患也去年邊境交兵蓋以不練之卒付之愚將士卒逃潰棄甲委兵故喪失者多且軍器所造甲不知其幾年矣日造十副以一歲計之則造甲三千六百餘副以十歲計之則造甲三萬六千餘副而用兵未及一年則所存者少所喪者多乃遽責之州縣大郡日造二副小郡日造一副若向後用兵士不精練與前日同將無智勇與前日同雖諸郡造甲山積恐一二交鋒之後又有不足之患矣當是之時雖欲強州郡以造甲恐州郡無以應命朝廷雖欲支撥緡錢使之充用亦恐版曹無以那融也況民力不可使窮乎故炎以爲選將帥練士卒備要害積芻糧以爲扞禦之計此雖善生之嘗談實天下之至論也廟堂若肯賜鈞念會計軍士卒若干甲冑若干內而軍器所藏外而諸州所造到甲冑若干若大數稍給於用則工役可罷無疑矣昔者仁宗皇帝之世天下全盛民力殷富然北有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三十九

宋文

耶律之患西有拓拔之憂用兵累年范蜀公爲諫官其言曰欲備西夏莫若寬關中之民欲備契丹莫若寬兩河之民今民已窮而三司取財不已財已竭而樞密益兵不已議者以其言爲切中當時之病今日之民力盡矣襄漢兩淮生靈肝腦塗地村落丘墟此固仁者之所動心若夫自江以南州郡或困於運糧或困於防守或困於招軍或困於和糴或困於造船或困於打甲其禍起於權臣擅命自作不靖以干天討然其害流於天下至今未息朝廷更化慨然與天下盡去宿弊改弦易轍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四十

宋文

誠不可因循亦不可苟且則災之所言不爲過也權臣誅殛之初朝廷首下詔以求直言所以防壅塞通下情則災之所言不爲僭也于肩鈞嚴下情悚懼

答凌解元書

王炎

災汨汨簿書不得欵教承惠長篇不勝慚怍一雪乃蒙朝廷指揮不敢不祈幸而得雪不敢以爲喜而以爲憂則古詩所謂長安有貧者爲瑞不宜多故也故房金之利及於一市不及於四境雖三尺之童皆知之賑救之法當先於四野之農不當先於市井之游手災起家寒

冷農家疾苦知之素熟不待執事之言也富家之大斗鄉司之作弊所至有之不獨湖州如此爲政者但能去其大甚爾若曰剷除其弊無一毫不盡雖龔黃不能而況災之不才乎田野之民食糟糠此誠可憫災前年在山中自十月至去年二月山居之民盡掘蕨根而食向在臨湘爲縣亦是水災濱江之民盡掘大蓼根而食之爲州縣者雖知其弊如之何其救之哉又况湖州戶口繁多郡倉常平米斛只有二三手石又如德清縣近日窮民來求賑濟者數百人縣倉常平義倉僅有一百六十石以之賑濟則不能遍以之賑糴又不能給未知執事何以教我本州之策不過勸豪右賑難禁牙僧販出境用錢數千緡糴米斛散去安吉德清歸安郎牙或者可救一時之急本州有和糴三萬九千石朝廷旨揮起赴鎮江總所災已再申都省乞存留上件米斛以備來春賑糴若得此米則二麥未熟早禾未收以前尚或發廩可以濟新陳之不接未蒙朝廷行下萬一朝廷未從所請又未知執事何以教我天下之事言之易行之難古人所謂旁觀者常高一著當局者迷執事袖手旁觀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四十一

宋文

必有以處此願聞之況青年乃民間之不幸荒政自是臨事履之而後知爾嘗聞楊大年內翰有詩云鮑老當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當若教鮑老當筵舞轉更郎當舞袖長執事見災之舞袖長矣若其當筵而舞之不至郎當胸中恐有成說幸詳以見教毋吝

上宰執撥米賑濟書

王炎

炎緣本州旱蝗之後百姓絕糧烏程歸安德清三縣人戶狀乞賑濟者已總計二千九百四十六紙安吉知縣何儒林申居民多掘野葛長興知縣趙通直申居民多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四十二

宋文

買糟粕炎又遣人出烏程歸安管下鄉村詢訪近確坊居民又多糴糟粕在法減放不及五分雖未當賑濟卽與賑濟本州常平米不過一千餘石已申倉司行下許用以賑糴此如一杯之水不可救車薪之火向云望麥熟今又望禾熟日月尚長若更無米接濟困弱者必至餓死強壯者恐爲盜賊災嘗三次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接濟賑糴至今未蒙行下且救荒之政行於百姓已餓死已爲盜之後不若行於百姓未餓死未爲盜之前災所以前後懇切哀告廟堂非是法名非是市恩非是

避事以百姓係國家根本爲守臣不可坐視窮民饑餓緣此上瀆鈞聽今來事勢已急本州旋那融官錢糴米分去歸安之郎邪一鄉烏程移風崇孝兩鄉及德清武康安吉長興略減價出糴然每處不過二三百石若不蒙朝廷行下將和糴米賑糴委是無米接濟此係痛切利害又況出米賑糴收回價錢椿管在庫秋熟糴還於朝廷無分文之損而於窮民有莫大之惠且災切緣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嘗言楊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百萬可貸至秋乃收新粟有司沮之曰來歲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四十三

宋文

薦饑將無所取償義倫曰國家方行仁政自宜感召和氣立致豐年寧復憂水旱耶太祖悅遂命淮南官吏發倉廩以賑饑民蓋自祖宗以來勤恤民隱涵養生靈感召和氣累致豐年實繇於此况如義倫所請春貸秋償太祖且不以爲難今粟米收錢民有所利官無所損何憚而不爲遠而言之江淮之民民也近而言之嘉興之民民也江淮請錢糴米而得錢不厭其多嘉興請米而得米不拒其求湖州之民亦民也獨屢請而不從災不知其故豈謂災傷減放之少而不與之以米歟然湖州

難號出米之地苗米僅數百萬不及姑蘇二十分之一不及嘉興十分之一而戶口繁滋過於他郡所以歲纔凶歉卽便缺食若不賑濟豈特困弱餓死強壯爲盜亦非召和氣致豐年之道也不控告於廟堂將安所赴懇州治去行都一宿可至而守臣爲民有請如訴於天此災所以夙夜徬徨不知措手足之地也不免再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察災懇切念民之無食早賜施行以救老穉之命不勝大幸

申省論馬料劄子

王炎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四十四

宋文

照對本州官下有下菰城係每步司牧放之地四月馬一疋日支料穀一斗自五月至八月馬一疋日支糧穀七升九月回程馬一疋日支料穀一斗開禧三年共支馬料七千四百八十七石九斗嘉定元年共支馬料五千九百五十五石一斗三升上件料本州卽無儲蓄每年係朝廷裁撥上供寬剩錢會中半隨時價高下責付牙儉收羅官吏凜然常恐收羅愆期支散不給況去年蝗旱禾價消折本州管内多係晚田少有早稻可充料穀兼之早稻去年盡被蝗蟲喫損每年收羅已自艱難目今

小民饑餓赴懇於官乞行賑救又更如每年收羅馬料之數奪民之食充馬口腹小民必然饑餓性命不保切見古者行軍用師糧食以供士卒芻芻以供牛馬故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峙乃糗糧峙乃芻芻不聞峙穀粟以食戰馬也又孫武兵書亦曰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此言軍士之糧也芻秣一石當吾二十石此言牛馬之草也又按漢書烏氏善畜牧至用穀量牛馬夫牛馬之多以穀量之則不過於牧水草之地而已安得有穀以食之古禮惟國君有馬在閑廐者食穀與草凶年則否故記曰歲凶馬不食穀又曰國家靡敝則馬不啗秣秣者刈草與穀雜而食之也況今之馬出於西夷南蠻不過喫草飲水於山谷之間豈常有穀養之今湖州遭蝗旱之患百姓絕糧可謂歲凶矣公私匱竭州縣素無凶年之備民間自有兩年和糴之後宿藏已空亦可謂靡敝矣目今六縣之民近市井者或買糟粕近墟坊者或買糠粃安吉山縣最少米穀山居之民或掘野葛或掘地血而食之馬之食穀粟者豈不可省昔者廐焚夫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人貴而馬賤故也古者師行則秣馬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四十五

宋文

非師行之時益有芻而無秣今幸邊防休兵馬牧於郊
水甘草美足以養矣不用於戰陳何必食之以穀武王
休兵歸馬華陽魯僖重穀牧馬垌野其不食穀明矣民
食糟糠食野草而馬反食穀似非仁民愛物貴人賤畜
之意災妄意謂食馬以穀理當盡數住支縱未能住支
則四月九月馬日食一斗當減而與之四升自五月至
八月馬日食七升當減而與之三升如此則尚可合
古人之制又可見主上愛民之仁又可以減縣官之虛
費又無損於國家之武備欲望鈞慈詳察所陳特賜行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四十六

宋文

下須至申聞者

回交代周郎中啓

周諱慶祥
前湖守

王炎

昨登三館幸接英游今合五符又叨交契雖在後難攀
乎逸駕然告新必授以成規進睇茵憑輒陳輿誦某官
學深聖域文揆國華是謂勝流嘗已紬書於金匱如其
小用亦宜演誥於黃麻乃欲訖其外庸今暫違於帝所
遠追冉李擅政事於四科高祝趙張騰治聲於三輔衆
雖請闕難以借留朝有賜環促之來覲嘉猷告于后卽
升獻納之司利澤施於民盡展經綸之蘊炎侵尋末路

閑客孤蹤起廢恩深撥繁才短特有教條之井井可以
蒙恩更斷誨約之諄諄使之免戾

謝從官啓

王炎

屏居三徑越在家山起把一麾密依行闕技拭之誤恩
甚寵吹噓之大造爲多伏念炎碌碌亡奇惛惛寡與瀛
洲抱槩鄙水分符誰謂數奇動而速謗自知識暗謀不
周身此宜終老於漁樵何敢希榮於牧守况古稱召雪
爲浙右之名城而今視京畿乃日邊之輔郡寬厚者長
於撫摩而短於治劇精練者急於辦集而緩於字民於
斯二端未有一得付以藩宣之寄擢於廢棄之餘曾是
傷弓若何全璧伏遇某官嚴於律已輕以待人持君子
包荒之心廣朝廷使器之意雖管蒯以無廢或桑榆之
可收炎敢不振衰遲之蹤竭牧養之力使之殫治諒無
梁國之能督以催科寧若道州之拙

謝孟漕啓

王炎

鳳闕非遙虎符有守便朝賜對詔旨趣行主上之德意
寬仁臺治之教條簡易於斯撫字可謂便安載念此州
殊非曩日三賢祠在誰希前哲之高風六客堂空無復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四十七

宋文

宦游之樂事既紛紛於牒訴又汨汨於簿書征權之利日取之若甚多金布之輸歲計之常不足何以免催科之拙庶乎爲保障之謀伏遇某官令聞冠於朝端名門甲於天下以能治劇兼兩道以裕財其實留中近九重而駐節炎幸緣一日之雅素可竊二天之庇庶雖無御黠馬之嚴稱爲能吏願戒烹小鮮之擾加惠齊民

答魏倅啓

王炎

外諸侯之守在於撫字其民半刺史之權所以通行其

職辱講同僚之好首蒙枉教之勤某官世閱光融才猷

藝文補

卷二十二

四十八

宋文

敏邵展士元之驥未足究其所長題仲舉之興是宜借以爲重何期天幸獲共官聯庶幾繾綣以相依必肯彌縫其不逮瞻風非遠披霧有期胸次所懷毫端莫盡

答長興安吉知縣啓

王炎

朱轡蒞事固無取夫煩苛墨綬近民尤貴察其肥瘠欲爲循吏難矣願與執事圖之某官行已靖修撥繁敏決方縣官之意雖專於保障而郡守之責在拙於催科要當處之以中相與去其太甚黃金不至搏手而無措赤子亦可息肩而少休但使田里無歎愁之聲不負朝廷

有寬大之意佇觀優課即止亨途聊發鄙懷用酬先施

答烏程歸安德清武康知縣啓

王炎

準旃假守偶及戌期鳬鳥同僚遽來教賜某官疏通無滯廉謹自將小試民庸暫行邑事若以仁厚之意寓於催科之間萬戶按堵而居不病烹鮮之擾諸公推轂而上何憂展驥之難自顧陳人豈堪劇郡所願同心而共濟必無袖手以旁觀惘欵之情敷陳罔既

賀吳興郡王啓

王炎

大庭讀命亞傳升華鏤玉增徽慈孝洽兩宮之慶篆車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四十九

宋文

彰采友恭形四海之風盛事流傳歡聲洋溢某官端莊而好禮靜厚而尚仁晨趨辨色之朝其儀惟謹日致承顏之養於志無違屬聖君方駿惠於先猷爲太母衍鴻休於顯號乃眷懿親之近無踰介弟之賢親公府之多儀未爲異數詔王朝之特輯庸示殊恩萼樓具美於相輝棘立超升而在左慈幃喜懌茲惟系出於孝皇屬籍榮華豈止事同於信邸炎贊員間館依德高甯慶斷日遑阻進瞻於袞繡身居林下但傳誦於絲綸

龍圖閣學士贈特進程大昌覆謚文簡議

王炎

朝請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兼皇弟吳興郡王府教授兼權考功郎官王炎覆謚議曰君子所以著見於世者其道有三德以成已才以集事言以垂訓於斯三者苟有一焉皆足以不朽周公旦之謚文才德備也晉亡燮趙武之謚文才德各有所長也魯臧孫辰之謚文其言立也文之謚一意旨所該括者富矣後世士大夫學識淺陋言辭卑弱浸不逮古於是名公鉅卿間有以文章議論奮立於一時諸儒之上者縉紳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五十

宋文

往往目爲斯文之宗其沒也遂以文易名如唐權德輿韓愈李翱本朝楊億之流是也今特進程公其學富贍而不雜其識精密而淵深其發爲文章則根底六經與韓退之柳子厚相依倣而馳騁筆力駿駿上薄西漢續作者之派流立後學之準的太常謚之曰文誰敢異議然未足以見其行已蒞官立朝之大致故又附之以簡按謚法簡有數義一德不懈曰簡平易不訾曰簡正直無邪曰簡一德不懈太常議之詳矣然公才高而氣勁疑若不可附近而接引後進諄諄誘訓不倦焉苟有一

善疊疊稱道不厭焉故在學校爲師儒諸生敬之在鄉里爲鄉先生鄉之子弟慕之是非平易不訾歟起於布衣自致達官富官而行惟義是徇雖無崖異不肯苟合未嘗以毀譽更其守也太上龍潛公爲官僚及登大位公方閑退杜門謝事恬淡無求未嘗以進退動其心也是非正直無邪歟夫學問文章彰徹如彼德成行立超卓如此合文簡以定謚各不浮於其實也請如太常所議謚以文簡謹議

東萊先生呂成公覆謚議

丁端祖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五十

宋文

議曰斯文之脉既絕而復續儒者之功也蓋自吾夫子文教盛行之時異端漸不可遏賴吾夫子主之至孟軻氏而楊朱墨翟之徒百氏蠹起非孟子障百川而東之則吾道其喪矣自時厥後殆且千載斯文不斷如髮逮我本朝濂溪二程倡義理之學續孔孟之傳而天下學者始知所適從羣邪醜正衆僞嫉真如濂溪二程之學浸晦浸微又得晦庵朱氏南軒張氏東萊呂氏復闡六經之旨續濂溪二程之傳而大道以明人心以正然三儒同功一體天下均所宗師而晦庵朱氏南軒張氏

延既嘗賜謚矣則東萊之宜謚夫誰曰不然奉常按謚法開物濟務通達強立曰成以成一字易公之名公之學誠足以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惜手天奪之年孝宗方屬意嚮用而公病矣公雖不能盡見之行事而公之遺書實與六經相爲表裏斯文賴以不泯者公之力居多也謚之曰成夫何歉焉博士議是考功員外郎丁端祖謹議

西湖羣賢堂記

陳文蔚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五十二

宋文

爲政有大體達幽枉雪冤滯使民有所赴愬者次之而汲汲於催科抑末矣國家設官置吏星羅棋布正人心厚風俗以壽國脉於億萬年之久豈欲其營私殖貨剝下媚上爲基本蠹哉欲正人心則莫若崇儒重道教學明倫使爲士者知所趨向而明義理欲厚風俗則莫若崇尚節義褒表仁賢使關節脉理上下相通而利患無所擇如是則爲政之大體得矣雖屑屑之細故莫或毛舉未損也况大綱既正衆目畢張豈有得其大而遺其小哉苕溪章侯來宰鉛山慈祥惻怛寬大樂易民之歸

之如舉其之慕慈母至家具其銜焚香以祝然則侯之爲政亦可知矣未幾一新縣庠植僵起仆縮他費以養生員春秋二祀及每月課試躬率僚佐精加考覈陞黜必當由是絃誦之聲不絕寂寥湮廢之餘而佩服鏘鏘矣然其心猶以爲是特故事之常未足以償吾素乃於西湖之傍買屋一區取是邑前後名賢之所經歷邦人之有行義寓客之爲時望者不以爵秩等卑姓名顯晦凡有善可書莫不傳之以著其始末贊之以揚其德美視之以表其敬其大者則取其講學之功道統之寄辯其異端似是之非發其前聖未明之蘊扶人極立世教有功於萬世者其次則志氣之激昂風烈之峻拔忠君孝父舍生取義有如秋風烈日足以激貪而起懦者其下則居官可紀處鄉以義勵金石不移之操剖藩籬爾汝之私以至履行之修飭文章之典雅足以傳後而行遠者莫不取之凡十有六人堂以羣賢扁之倣錢塘湖上之意然則是舉也其於人心風俗豈小補哉儒是邑之士體侯之意自是以往勵志聖賢之學而恥爲章句小儒則侯之功及於是邑者詎止一時而已若爲客若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五十三

宋文

邦人忘身殉國推已及物修身以見於世則風俗豈不大有可觀者乎予於是既嘉侯之用心抑有望於邦人雖然風俗自人心始也近世以來人心偷惰廉恥不立其爲風俗累也大哉侯既於講學留意一以正人心爲本則風俗之變不難矣邦人其期月以俟規畫既定走書上饒諉文蔚誌其顛末文蔚不敢以不文辭遂爲記侯名謙亨字牧叔其先正貳卿嘗歷言路議論風采有足尚者宜侯克世其家云

章巖磨碑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五十四

宋文

紹定己丑冬河州寇作鉛山障蔽江浙實處要害之地邑宰章公謙亨以謂彼衆弄兵由銷患不早積習致然今雖未薄吾境不容以張皇諱避坐失事機卽以急變聞于上人申榜警備控扼險要儲峙蕩糧營繕壁壘以待大軍之至明年春本路調沿江兵應之未幾賊果駭鬣北向闖吾隘口居民望風徙避苟全性命公乞移屯於監軍趙公潛夫遂自火田提兵以來次於縣廓乃部勒諸校分道並進所向輒克捷報無虛日生縛數百人取其傑黠來敵者梟首葦於西關之外其餘脅從之類

釋之使復歸農是後諸路官軍相繼入閩經從邑里應辦不絕我衆益前賊衆益却邵劔之南且倅且降平盪之期蓋指日可俟矣議者咸謂活吾一邑之民所以爲是先慮之備者要皆邑大夫之力匪伊終更而去第功增秩雖莫諸願借之請然無奈去思之情是以書其大槩使世之子孫當無忘公之德云耳公爲政寬平邑人號爲生佛大書鉅木家置一本祠而祀焉其他如愛民戢吏興學禮賢救荒減賦所可記者尚多然以得禦功言之此皆作邑之常故表而出之以記不朽之傳是也

藝文補

卷二十二

五十五

宋文

八月初吉刻于章巖西偏之崖石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三目錄

釋元粹 居者水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集註序

真德秀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興郡開國

公錢象祖特授少保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

戶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麻制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

嗣秀王師揆可特授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藝文補

卷二十三 目次

皇伯師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

王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特授

少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

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擇日備禮冊命制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不儔

可特授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制

賜少保師揆辭免除少傅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

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

允詔

賜嗣秀王師揆生日詔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辭

免除戶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

詔 沈誥與宋孫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乞

還官政退老丘園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乞

檢會前後所奏俾令納祿不允詔

藝文補

卷二十三 目次

二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沈

作賓乞畀外祠不允詔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兼

權工部尚書沈作賓乞效官偏壘不允詔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詳定勅令官沈作賓乞

宮觀不允詔

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等辭免皇太子

受冊命了畢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賜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等辭免皇太

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等辭免皇太

子讀三朝寶訓終篇並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賜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章良能

乞在外官觀不允詔

賜保康軍承宣使畢再遇乞界在外官觀差遣不

允詔 畢再遇見前

賜保康軍承宣使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安撫使

畢再遇乞界一在外官觀差遣不允詔

藝文補

卷二十三

目次

三

賜畢再遇蕩平淮寇顯有勞効獎諭詔

賜嗣秀王師揆辭免除少保依前皇伯奉國軍節

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批

答

賜嗣秀王師揆再上表辭免除少保依前皇伯奉

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

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嗣濮王不儔上表再辭免特授檢校少保依前

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加食邑食

實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等再上表辭

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恩

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賜通議大夫叅知政事兼太子賓客章良能上表

再辭免今上皇帝會要禮畢轉官恩命不允仍

斷來章批答

沈簡肅四益集序 沈復

送葉守行詩序 爲郡人葉筠

藝文補

卷二十三

目次

四

送朱擇善序 郡人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倪思

倪尚書祠堂安奉祝文

祭東川李郎中文 李道傳寓公

劉閣學墓誌銘略 劉光祖寓公

集英殿修撰王公墓誌略 曹鼎王介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行狀 詹體仁

魏了翁

辛節甫 子才 存齋 寓公

跋劉御史述帖

顯謨閣學士特賜光祿大夫倪公墓誌銘倪思

故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贈少保陳公神道

碑陳貴誼寓公

哭袁叅政說友文

哭李郎中道傳文

宋播芳大全

謝賜王帶代嗣秀王表

程秘

藝文補

卷二十三

目次

五

跋孟東野集

答程大卿書程覃大昌子

殿撰程農卿墓誌銘前人

代祭嗣秀王文

李劉

代回嗣秀王師揆賀賜王帶啓

賀嗣秀王師揆正旦啓

代衛大叅涇回沈安撫作賓啓

代回魏湖州大中啓

代回湖州魏守大中賀正啓

代回湖州趙太守賀正啓

代回湖州魏守大中賀冬啓

代回章提舉良肱啓章良肱良能兄

代回江西章提舉良肱啓

賀陳簽書貴誼除叅政兼同知啓

代回吳架閣柔勝啓吳柔勝寓公

代回畢安撫再遇賀正啓

代回淮安畢安撫再遇賀正啓

藝文補

卷二十三

目次

六

代回沈興化紡啓沈紡郡人

代回章衡州良能啓

回程監丞準啓準大昌子

代回程監丞準啓

代回程監簿準啓

代回程慶元準啓二首

代回程監簿準賀正啓

代回程慶元準賀正啓

代回程監丞準賀冬啓

代回慶元程守準賀冬啓

葉筠見前

延平勸農文

洪興祖

方氏泊宅編序

方氏寓公

王銍

泊宅少翁真贊

前人

沈淑

雲川沈尚書女

諸史

藝文補

卷二十三

目次

七

陳振孫

安吉人

南園六老圖跋

金石錄跋

許棻

王文書目序

鍾必萬

鹽官明倫堂記

爲沈紡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三目録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三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集註序

釋元粹

大哉覺性圓裹十方魔佛同遊色心交徹有見皆成妄

想無言猶在半途一相不存萬機齊赴故我薄伽梵住

聖凡之本際振行證之宏綱文殊問本起之因徧吉咨

如幻之行克彰圓照盡掃疑情普眼章三學相資觀雖

圓而漸助金剛藏衆生本佛金混鑛而須銷彌勒窮流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一

宋文

轉愛源淨慧扣證修地位此下方法不定圓攝有三威

德聞行體思修辯音啓定輪交互證悟了覺之執相酬

淨業以令除作止任滅之病根示普覺而擇友圓覺稟

三期而垂軌善首持五目以流通華貫環連金聲玉振

將規法利盍闡義門準天台一宗探圭峯諸疏萃乎精

要補以前聞庶因言遣言得月忘指者矣時宋嘉定七

年歲在甲戌九月九日序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興郡開國

公錢象祖特授少保加食邑一千戶實封四百戶

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麻制

真德秀

國家之慶莫盛於建儲人主之恩猶樂於篤舊維朕元子誕膺典策之華念我宗臣嘗參師傅之重厥有明命告于羣工具官錢象祖器度宏深材猷瓌碩生重侯累將之裔有先正名臣之風其踐政塗排羣議於兵燹驟開之日其登揆席翊萬機於朕躬親攬之初功名赫奕以不居進退雍容而有裕粵予上嗣正位前星既主鬯之得人肆臨軒而錫命金石在虞協風揚從律之絳繒紳盈庭景曜煥重輪之瑞緬惟黃閣攸諧之老久宣青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二

宋文

官調護之勞獨興嘆於滯南諒傾心於拱北其加茂渥以獎舊勲學士象四時仍延恩之邃職孤卿位九棘陟亞保之歸班珍臺更使領之嚴圭食衍邑封之寵於戲元良之正萬國夙嘉輔導之功二公之弼一人更藉謀猷之益勿以爾身之居外而忘臣職之效忠往殫乃心祇若予訓可特授

皇伯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師揆可特授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真德秀

王者建儲立貳所以繫萬國之心備物陳儀所以垂百代之憲故齒胃行而國人化主鬯定而宗廟安既鉅典之崇成宜湛恩之敷錫矧惟伯父夙號賢王其頒制冊之公用聳延紳之聽具官師揆器資宏裕業履端醇逮事阜陵恩隆猶子之愛受知光考誼均同氣之親而能恪守宮庭動循矩度賜履襲秀園之舊辨儀參宰路之崇德盛而禮彌恭位高而志愈約朕若稽古訓豫建元良酌有唐太極之舊規遵至道朝元之故事顧瞻羣彥紛鵷鷺以充庭有偉宗英儼貂蟬而在列爰加命數以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三

宋文

後榮懷仍節制於元戎峻等威於亞保以光外朝九棘之位以煥宗正二星之躔申衍豐租具昭殊眷於戲三孤之重百辟所瞻弘化弼予雖少異周王建官之舊制節謹度當毋忘宜尼守貴之言於昭令猷欽對嘉命可特授

皇伯師揆少傅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食邑五千九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戶特授少師依前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仍令擇日備禮冊命制

真德秀

門下朕倚重天枝叅扶國棟念昔仁祖獨優荆邸之賢
若時泰陵尤厚益王之禮蓋明德莫如睦族而貴老爲
其近親廼旒耆英宜加異數其敷典冊以諗臣工具官
師揆挺信厚之姿蘊醇明之度風流紹其世美標望冠
於宗盟爵爲真王位列孤傳年高七袞德齒皆謂達尊
身歷三朝恩禮莫之與比緬懷憲靖夙著忠純惟功在
於我家故慶流於後嗣顧高陽之八子今僅幾人在建
初之四王最爲稱首念典刑之足尚豈命秩之可稽進
貳師垣陪輸采邑於戲錫爾多福匪顯示於私恩屏余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四

宋文

一人政有資於遺老尚綏眉壽式對龍光可

皇叔祖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祠濮王不儔
可特授檢校少保加食邑食實封制 真德秀

建儲所以尊宗廟蓋圖千載之安睦族所以厚人倫期
底萬邦之協朕鑒觀往訓冊命元良旣典章文物之一
新斯天地神人之咸悅厥有大賚宜先近親其敷渙恩
用穆師聽具官不儔令猷淵邃雅量冲和早晞沛輔之
賢矜嚴有度晚慕辟疆之節清靜自娛以真王紹服於
濮園以大將擁旄於雪水振振信厚昭承平公姓之風

抑抑威儀蔚昭代老成之望比正前星之位聿彰海震
之符毓明德而居少陽至隆國本鋪鴻藻而伸景鏤誕
舉邦彝有偉耆英與陪盛禮爰因繼體之義思廣篤親
之仁絺冕篆車俾政叅於寅亮珍臺閭館仍自適於燕
頤增衍真禽併昭茂渥於戲大宗維翰朕欲致本支之
強三孤弼予爾尚期名實之稱惟不忘居寵思危之戒
斯無媿以德詔爵之公光昭前聞永有終譽可特授
皇叔師禹除檢校少傅制 真德秀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五

宋文

門下朕蒐飭禮樂燮和神人惟國家更化以來未遑大
報賴天地降祥之應屢獲豐年三垂晏清七政明潤廼
御齋輅廼升嘉壇侍祠數百人咸肅雍於漢時同姓五
十國疇表倡於周盟有偉耆英實叅薦獻其盼贊冊以
告昕廷具官師禹志行絜修性資凝粹黃流玉璫挹之
而有芬馨清廟朱紘澹然而諧律呂屏驕倨貴游之習
迪忠純厚德之風自擁駢旄久安珍館雖疏北闕之朝
謁每問東平之起居比躬太祐之祠歷祿孝宗之室緬
懷遺烈等覆載之難窮環顧近親慨老成之無幾矧予
恭祖嘉乃同寅其進貳於孤卿併增陪於采邑上以體

皇祖篤宗支之念下以伸冲人尊叔父之心於戲受福而不敢康王者所以承丕命居寵而弗自溢人臣所以永令名朕方堅畏威時保之誠卿其懋作德日休之戒尚惟哲艾毋竣訓言可特授檢校少傅依前皇叔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充秀安僖王園令兼秀王位檢察尊長天水郡開國公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主者施行

賜少保師揆辭免除少傅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嗣秀王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六

宋文

詔

真德秀

勅具悉朕更新治化于茲累年農疇屢登邊鄙不聳豈予一人所能致哉蓋天地祖宗之靈實嘉相之也是用迎日之至躬展美報以對越于神休而禮行之夕瑞應鄉答雲物卷稷月星舒華亦豈予一人所能致哉羣工庶正與我一二族老寔顯相之也已事而竣旣施澤於中外矣明德茂親有如伯父其可無以表異之乎孤傅之崇以待耆哲朕命弗易毋煩控詞所辭宜不允

賜嗣秀王師揆生日詔

真德秀

勅師揆乃瞻賢王惟時耆哲清心寡欲味黃老之格言迪德秉彝蹈閭閻之雅躅屬當初度爰錫多儀祝卿齡背之年壯我犬牙之勢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辭免除戶部尚書兼職依舊日下供職恩命不允詔

真德秀

勅具悉古者以大道生財以儒術富國故大司徒教職也而貢賦屬焉意深遠矣維今急務邦用最先然知取而不知予舍道而一於權則人無自存君孰與足故朕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七

宋文

於地官之事非儒者不以付之卿學問深博爲時聞人久踐計省蔚有成績肆予酌之師言命卿爲真常伯豈直以是爲卿寵哉損上益下之宜理財正辭之義卿益講之熟矣其益推行所學使君民兼裕以庶幾盡徹之意此朕所望於卿者顧何以辭爲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乞

還官政退老丘園不允詔

真德秀

勅具悉惟文昌喉舌之司蓋以侍從論思爲職以卿老成直諒擢在此官庶幾鯁論嘉言日裨予聽而無故告

去其謂朝廷何夫年高任劇固非優賢閔勞之意然事有緩急義有輕重方時多虞用度百出雖吾二三執政之臣未免日親錢穀之間而卿遽求自佚可庠當毋愛一身之勞庶少寬百姓之急大義如此卿其思焉所請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試戶部尚書兼詳定勅令官沈誥乞

檢會前後所奏俾令納祿不允詔 真德秀

勅具悉朕以月正元日眡羣臣朝當三陽彙進之時惕然有感於易之泰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人

宋文

道消也然則老成耆德之彥其可使之輕去也哉卿質直敢言清修有守方資雅望以重本朝矧蹇叔之力雖愆而楚丘之謀始壯尚其祗服毋替告猷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沈

作賓乞畀外祠不允詔

真德秀

勅具悉迺者地官以缺貳聞顧瞻在廷弄印莫畀而獨起卿以家食擇材而任益不輕也卿既爲朕來矣顧不能舒徐歲月以副朕責成之意可乎今公私匱乏誠如來奏苟吾有司審盈虛知取予雖未能使國有九年之

蓄猶可使民受一分之賜也諉曰不可爲而釋位以求去是豈近臣體國之誼哉與其懲前事以自全不若勵新庸而圖報歸榮之請其止勿言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戶部侍郎兼詳定勅令官兼權工部尚書沈作賓乞效官偏壘不允詔

真德秀

勅具悉夫乘人之車者任人之患食人之祿者分人之憂卿職在論思誼同休戚屬茲多事之際當以盡瘁爲心云胡上書遽欲自佚昔王事靡盬詩人有不皇將毋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九

宋文

之歎今卿所遇固異于斯進則啓沃朕前退則怡愉膝下苟能報國自足悅親尚思勉於功名庶兼全於忠孝所請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權戶部尚書詳定勅令官沈作賓乞

官觀不允詔

真德秀

勅具悉朕聞士君子以適用爲材而不以空言爲貴以濟時爲急而不以輕去爲高如卿資析守符著循良豈弟之績洵司邦計知歛散取予之權恢牛刃而有餘試蟻封而無窘亦足以觀適用之材矣文昌八座地望兼

崇職在近臣當思許國顧方厭承明之直羨真館之安是豈急於濟時之誼率先正名臣繇賞延而植勲業者多矣而卿以此自歉非所聞也勉圖而功答我殊遇所請宜不允

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等辭免皇太子受冊命了畢各與轉一官恩命不允詔

真德秀

勅具悉朕觀三代有道之長法重離繼照之象更化之始首建儲闈宗祀之前舉行冊禮宏休懿懌照映古今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十

宋文

神祇祖考莫不咸喜卿等以股肱良弼兼組青宮既殫出入諭教之勤復與周旋禮文之盛闕而不錄謂典章何傳不云虛太子正而天下定卿等有輔朕安天下之功矣而欲辭一秩之賞得乎亟其祇承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

賜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等辭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真德秀

勅具悉昔晉侯以羊舌肸習於春秋使傅太子彪楚莊

王問教太子之道於申叔時亦必春秋爲首方是時麟經未作二臣所學蓋乘檣杙之類耳孰若取聖人之微言擇天下之端士以訓導元子如今日之懿哉卿等蔚以鴻儒叅陪國論事機之暇從吾兒游究終始於遺經廼高明於德性其爲益大矣進官一等茲謂故常陳義固辭殊非所望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等辭免皇太子讀三朝寶訓終篇並特與轉行一官不允詔

真德秀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十一

宋文

勅某等具悉朕觀三代盛時惟先王彝訓是式如奉拱璧如寶大龜兢兢焉罔敢失墜是以皇祖之訓著於夏書文王之謨述於周命故能保世滋大以敷遺後人休惟我三朝格言大法具在一書猶古二典朕固嘗讀之于經惟復命羣儒以授儲禁俾元子知創業守文之艱明修身治國之要懋敬厥德以對於前人其爲益大矣終篇論賞偏於官僚豈吾大臣廼獨弗及朕命不易往惟欽哉所辭宜不允

賜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章良能

乞在外宮觀不允詔

真德秀

勅具悉朕不見卿數月矣以朕懷卿欲見之心知卿未忘於朕也屬聞有瘳則爲之喜入對便朝體力如故則又加喜焉願方日親嘉謀以輔不逮而濡章遽上若不容一日留何哉恩義相須誠如來奏傳曰爲人臣者無以有已此義之大者也若乃圖一身之便安而忘眷倚之至重又焉得爲義乎以卿之明當知所擇悉心思報毋或他云所請宜不允

賜保康軍承宣使畢再遇乞畀在外宮觀差遣不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十二

宋文

允詔

真德秀

勅具悉朕聞立功名易保功名難究觀往昔將帥之臣克自祗畏雍容進退不失令名者曾幾人哉蓋矜功則志易驕怙寵則身易危其勢然也卿拔自戎行久董師律威震夷貊勇聞江淮而能慕古人知止之風察天道虧盈之戒便朝入對亟請奉祠可謂善處功名之間矣然而旅力方剛精神尚強當勉未爲之勲業益思無負於恩榮姑徐爾歸往聽朕訓所請宜不允

賜保康軍承宣使御前諸軍都統制淮南安撫使

畢再遇乞畀一在外宮觀差遣不允詔

真德秀

勅具悉朕以卿有折衝禦侮之材故畀卿以牧人御衆之任注懷既厚屬望豈輕迺者盜發所臨聲搖旁郡迄憑指縱屢以捷聞朕方操予奪之柄以馭臣明賞罰之公以示信爾庸旣茂方且圖之何疑上章欲賦祠廩況今創殘未復愁嘆尚殷還定撫摩責在師帥久勞念佚他人可也豈所期於將軍者哉所請宜不允

賜畢再遇蕩平淮寇顯有勞効獎諭詔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十三

宋文

真德秀

勅再遇比者淮楚之郊姦民嘯聚毒流縣鄙害及蒸黎朕意其本心或出詿誤姑從招諭許以自新迺固以罔悛至弄兵而未已卿忠勇驍銳爲國爪牙布宣王靈指授將略卒蕩平於羣醜以綏靖於一方捷奏踵聞威聲大振緬惟盡瘁良極歎嘉今氛祲既清式寬予顧瘡痍未復尤惻我心卿其收輯散亡拊循凋瘵盡解犢牛之帶佩亟安鴻鴈之哀鳴時乃之休惟朕以懌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嗣秀王師揆辭免除少保依前皇伯奉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允批答

真德秀

省表具之三孤之官在周爲寅亮天地之職今雖名存實異然命數禮秩益與丞相等朕未嘗輕於授人也卿以溫良易直之資著明醇茂之識爲宗室祭酒視儀三事亦既有年肆予考之彝章登拜亞保非獨侈鉅典之成而已亦俾振振麟趾之族知有德如卿然後足以當此位其爲勸勵不旣多乎亟其祗欽毋遏朕命所辭宜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十四

宋文

不允

賜嗣秀王師揆再上表辭免除少保依前皇伯奉

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加食邑食實封恩命不

允仍斷來章批答

真德秀

省表具之朕讀詩至大雅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未嘗不置書三歎也於序有國家者其可不寵綏同姓以爲藩垣之助哉眇予小子嗣守丕緒惟修德以固宗子者未嘗一日忘庶幾行葦忠厚之風興於今日而况予一人伯父之尊三朝屬籍之老褒崇之典其庸可後虜升

華三孤亦旣晚矣卿而不宜尚誰宜之趣祇朕恩毋或多遜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嗣濮王不儔上表再辭免特授檢校少保依前

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嗣濮王加食邑食實

封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真德秀

省表具之夫建元子以奉粢盛褒同姓以壯藩翰其事雖殊其爲尊祖重本一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朕因父子之親而施恩宗族非善推所爲之誼序方將以是勵風俗厚人倫以藝文補

卷二十三

十五

宋文

章

教天下之愛卿言雖力不得而從所辭宜不允仍斷來

賜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章良能等再上表辭

免皇太子講授春秋終篇各特與轉行一官恩命

不允仍斷來章批答

真德秀

省表具之朕惟三代之教太子必使明孝仁禮義之經六藝之有春秋所以著君臣父子之道博求鴻碩敷闡精微卿以股肱之良參羽翼之重雖靡勞於誦說實深賴於儀刑越旣終篇所宜論賞大學爲王者事匪專多

訊之勤而習與正人居自有不言之益云胡抗奏自託
周功明兩作辭當勉裨於令德日三成魄毋徒貢於謙
言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通奉大夫叅知政事兼太子賓客章良能上表
再辭免今上皇帝會要禮畢轉官恩命不允仍斷
來章批答

真德秀

省表具之昔魯邦之寢敵謀在能秉於周禮世祖之恢
皇業由復用於漢儀則知典法之廢興實繫國家之隆
替於惟我宋近酌有唐勒成會粹之書具紀施行之實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十六

宋文

使後世由之而稽決有司卽是而討論豈曰空文厥惟
鉅典而卿蔚以使領相予禮容既登奉之告成豈褒崇
之敢後往祇渙命勉抑謙詞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沈簡肅四益集序

真德秀

始予讀錢塘三沈詩文歎其琳琅圭璧萃在一門機雲
不足道也後考中興以來名卿事蹟又知吳興三沈皆
以德業爲時聞人樞密諱與求尚書諱介而副樞諱復
其抵錢塘之族彌有光焉然樞密嘗入直禁林屢當大
詔令尚書繇詞學進歷官館殿故其文章昭映簡冊士

大夫多傳道之獨副樞公以材能結知天子分符總餼
盡天下要劇處貳機庭建宣闥俱犖犖有成集中看鞅
掌意其不屑於文字間也寶慶初元公之孫昌言來丞
南浦始出公家集鏤刻以傳片言疇字皆鑒鑒適用迂
論二十篇專陳時病洞見根元至其感物興懷春容娛
戲課圖之作王子淵之儻約也蛛網之榆柳羅池之三
戒也雖非規規摹擬前人而筆力雄放自與之合何君
一銘叙事有紀法足以伸忠直而挫姦諛浴佛放生譏
訶時俗陋妄尤爲有補世教公之於文瑰偉震耀如此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十七

宋文

顧弗用是名世豈非爲事業所掄與嗟夫文辭末也事
業本也曷令公平生用力僅在筆墨蹊徑中不過與詞
客騷人角一日之譽則亦何貴之有惟其以實學見實
用以實志起實功卓然有益於世而又嫻之以君子之
文於是爲可貴爾誌稱公之執政也張說以恩倖進爲
右府長官同列多媚承之惟公疑然中立論議不少訕
竟力請去位嗚呼此非所謂古大臣者邪然則文固於
公爲細事事業亦其粗欲知公盛節者要必有考乎此
集名四益者蓋公之自號所居齋云

送葉守行詩序

真德秀

吳興葉公守延平之二年政孚于民聲聞于天冬十一月戊戌皇帝若曰朕爲萬方元元宅命于二千石若良與否休戚係焉二三大臣其爲朕擇賢且能者甄而陞之若漢宣帝故事庶其懋哉羣公旣奉詔則以公治理效聞詔以使者節按刑于夔命至之日邦人謦謦若饑失哺若寒去裘驩然謠曰若公之來政實多批胥徒信信噬我赤子公過其驅拯民於塗孰瘡且瘡公手摩拊曾是呻吟化爲歌舞公胡不留長我父母旣而聞公之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十八

宋文

僚吏旣皆以詩歌其事謂僕辱知於公尤重也命僕爲之序僕不敢辭

送朱擇善序

真德秀

自余歸臥西山之草廬掩關謝客足不越中賓門之域者將期年於茲矣居一日烏程朱君來謁以書先焉余視之辭義卓然意氣甚偉亟延入與語問其族出與素所師友則丞相忠靖之孫且嘗游於絜齋袁先生之門者也酒數行作而言曰僕之始學也聞誠意正心之說以爲直易易耳今從事於此固已有年而一臨利害之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十九

宋文

意之爲害而未能勇以去之是知疾之所由生而憚於藥之治者也昔者顏子問仁於夫子夫子以克己告之克云者戰勝攻取之謂而非悠悠玩愒之可言也吾子誠欲絕其私意之萌蓋亦感勵奮發如去蠱賊如殄寇讐毋徒恃其知而已也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夫瞑眩所以愈疾疾愈矣然後和平之劑施焉此存養之功所以必繼於克治之後也然則亦有其要乎曰敬爲要敬何所自始曰自戒懼謹獨始子歸取聖賢之書而熟復之當有以知余言之非謬也然余之於學亦所謂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二十

宋文

自勵云

重建太守倪公祠記

真德秀

吳興倪公守泉餘一年而去去而民祠之祠三十年而燬於火燬三年而民復祠之方其未復也有書而揭之者曰此故倪公祠也揭之謂何以愧夫爲郡者與其爲民者之不能復也泉之舊守得祠者衆矣有歲久而廢者有能今存焉者廢者民不知其廢幸而存者化爲翁媼膜拜之室像設故在人不知其爲誰蓋感之者不以

心報之者不以情雖祠猶未嘗祠也而於其中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繼也萬安東城鄉火百世曾謂公祠而可廢也然則公之得此於人何也曰心也心藏於中竊不可測而人之視之若辨白黑然夫聖賢之澤豈皆歷千古而不斬民之所以不能忘者以其心爾癸辛踞躄之惡亦然賜之而恩賜竭則已暴之而怨暴止則衰惟是心爲亡窮公之政留於泉者其迹有幾而心之在人則愈久而常存故祠雖燬此不可燬爲郡者不能復真有媿焉而其之愧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二十一

宋文

爲尤甚某之初守泉也公方燕處月河之上不能躬問以政而以書公瞻焉還答以溫陵赤子爲寄而毋崇宴觴毋豔琛貨民以安靜俗以儉化則其教之之目也在郡三年雖微銖髮足紀而以公之心爲心則凜不敢渝賴是得亡獲旱於泉之父老公之賜我厚矣而其再至也視祠之廢不能復過其地輒感然汗出以慚顧郡方貧而人甚病土木之役不敢據輿而士之知義者能勸民使爲民之好義者能以役自任月再朞而工告成民之媿於是乎免而某之愧終不可滌矣紹定初郡修王

忠文祠其爲之記謂因民之思王公而知其性之本善由今驗之信然夫祠之廢若復何與民事始而感然已而忻然是忻與感何所往來性也性之善故於爲政之善者愛之若親於其不善者疾之若讐此天理之公而非人情之私也然爲政者亦豈樂夫人之疾已哉心不存而欲爲主官室之美妻妾之奉日憧憧乎其中陷溺焉而弗自知爾是祠之復將使人悚然自悟以失本心爲恥其益顧豈少邪其成實六年十二月甲申勸民使爲者郡學錄黃龔爲之者承節郎滿開宗也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二十三

宋文

倪尚書祠堂安奉祝文

真德秀

嗚呼維此桐城寔公桐鄉民奉嘗之沒世弗忘畢方何知乃煽其毒曾足仁人而不遺以數楹之屋鞠爲廢壤過而嘖呻迨其既復小大欣欣蓋可燔者屋而不可燔者斯民愛公之心歷吉矣靈官僚儼列式瞻德容共挹馨烈追惟平生猥辱深知而於公心粗察其微蓋嘗竊謂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已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昔者范公以頌溫國吁嗟惟公有此二德德如溫公而不大施施之此邦九牛一毫棟宇告新薪火載設爲民者如

復奉其教條爲士者當有以師其風節我行天下落落少同顧獨仰公屹如山崇蓋不惟懷子產之愛且深慕汲直之忠舉觴慨然爲三太息百歲之後儻或有知尚願配秋菊寒泉之食尚饗

祭東川李郎中文

真德秀

維年月朔日具位某謹以清酌之奠致祭於故果州使君兵部李君貫之之靈嗚呼哀哉仲冬辛卯晨興徬徨覺中情之弗怡若氷炭之堆腸粵有趙子之書來從九江發而視之則吾貫之使君之訃也輟予食而驚嗟沾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二十三

宋文

予襟而淋浪胡斯世之不幸而若人之云亡嗚呼哀哉君之天資精明純粹君之問學深潛篤至氣夷且溫而毅然有難犯之色行峻且方而泊然亡近名之累昔在芸省交情最親及使江東同心拯民我或君違君弗以爲忤君雖我從我豈以爲恩君舟西旋我旆南下相與夜宿金山之上江濤轟厯風鐸震撼偉勁論之英發旁森羅乎鬼神至於天理人欲消長之機吾道異端正邪之辨嚴毫釐之剖析極涇渭之區分方且自視猷然念窮格之未精舉措之多戾期舍舊而圖新蓋其用志之

剛進德之勇俛焉孳孳而弗自已者直欲古人之與鄰
嗚呼哀哉以君之忠誠鯁亮使見用於時而居正君澤
物之地則上將有補於主德下將有功於生人借不獲
用猶當著書立言闡幽揚遠以迺西洛之淵源近以
續紫陽之緒業尚有光於斯文亦孰知二者之不一遂
乎徒齋志而沉淪嗚呼哀哉薰蕕不並枘鑿難入豈今
獨然繇古一律當衆口斷斷之餘其與君者甚寡而予
獨以爲可恃者繫蒼旻與白日又孰知天理之靡常亦
若人情之難必嗚呼哀哉澹乎無欲君性實然至若食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二十四

宋文

太微而學太苦則其嘗以爲言乃者鼇背之遊深衣大
帶形臞而神秀超然山澤之仙而其飲不濡唇飯不盈
掬意者咀道德之華悅理義之藜復何慕乎盾羶慘別
幾時箇問尋至豈他疾之爲祟乎將以斯而損年君於
死生幽明之故夭壽不貳之理講之素矣獨齋咨而弗
置者爲清時而惓惓嗚呼哀哉君今已矣某之罷駑亡
復警策之望矣唯夫平生之言垂別之贈所以丁寧教
我者敢不佩服而周旋西望陞山渺在天未欲拊膺一
哀而不可得空賁涕其如泉嗚呼哀哉尚饗

劉閣學墓誌銘略

真德秀

公名光祖字德修蜀簡州人登進士授東川節度推官
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請一以太祖用人爲法未幾
召試遷校書郎取太祖太宗治要彙爲十節名曰兩朝
聖範上之除知畢州趙忠定公帥蜀請公叅謀議以自
助羈制諸蠻弭耳妥伏成都之政遂爲天下最俄以忠
定薦召至則光宗踐阼矣是時道學朋黨之論浸興凡
媚疾善類者槩加以此名前後詘逐相繼公極言其弊
章旣下士大夫傳誦有至流涕者改太府少卿以直秘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二十五

宋文

閣漕潼川路除江西提點刑獄改知夔州居數月召先
是胡善黃公裳論王府僚友因及公翼日光宗諭大臣
召劉大臣擬除侍從光宗又曰待劉來及公辭召命
則有尼之者詔復予監司矣公次公安聞孝宗疾日寢
篤而車駕省謁不以時則致書於左相留公知樞密院
趙公勉以三事其一宜與羣賢併心一力損文而務實
若上未嘗過官宰相以下皆不可歸安於私第其二謂
林陳二寺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譟其間宜用韓魏公
去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官疑謗其三謂今國家阽危爲

大臣者不當徒憂悶自沮或爲明哲保身之計所當收
總兵柄密布腹心使緩急有可倚仗繼聞孝宗崩又詔
書趙公勉以安國家定社稷之事趙公迄定大策如公
言上受禪六日卽以爲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曰
陛下新服厥命人皆望謹始於庶政臣獨願謹始於五
事讀至思箴上曰要當從原頭用功公對曰微臣千百
言不如陛下原頭一語陛下誠致力於此則貌言視聽
俱治矣俄兼侍講遷起居郎朱公熹以中旨與祠公言
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又二十五

宋文

暫怒卽悔熹明先聖之道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陛下
初膺大寶招來耆儒此政之最善者今一旦無故去之
可乎且曰臣非助熹乃助陛下者也韓侂胄旣擅朝權
羣小爭先附和逐諸賢爲姦僞禁錮之公偶記涪陵縣
學記盛傳天下又明年許自便主管玉局觀知眉州復
直祕閣利路運判時侂胄將起兵端公以不習邊事辭
進直寶謨閣主管冲佑觀開禧三年春吳曦挾虜以叛
公諭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帥守監司之素所知者
仗大義率諸道連衡以抗賊俄聞曦誅則以書勉宣撫

使楊公輔講行營田凡前日利歸吳氏者悉收之公上
以省餉軍費獎名節褒死事以激忠義之心除潼川路
提刑權廬州是年十一月侂胄誅盡起天下名士而公
與焉嘉定三年除荆襄制置使尋除寶謨閣直學士知
潼川府在潼二年六告老提舉玉隆萬壽宮潼人繪像
牛頭山命之曰全德堂子翊之守果州遷眉州皆奉公
以行翊之移守綿州竑之知龍安縣相距不百里公往
來二子間意甚樂俄以疾薨於竑之官舍享年八十有
一贈光祿大夫四子端之靖之皆第進士端之終宣教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二十六

宋文

郎知蒲江縣靖之出爲伯父後終承議郎兼樞密院檢
詳翊之今朝請郎竑之今宣議郎七女華陽縣主簿李
南進士謝汝能其婿也孫男四人仲言不及仕仲房今
修職郎仲襄仲文將仕郎孫女四人曾孫男女三人初
公以孤生起西蜀朝廷之士共知其賢而四方或未之
知也及居言責正色直辭摧姦擊強不少顧避於是海
內想聞其風曰此鐵面御史矣至覲其容接其辭則溫
平惠風之和藹乎時雨之潤四時之氣雖備而生物之
意尤多蓋公天資渾然充養有素故聞之者謂其威節

之可畏卽之者樂其道義之可親益信乎其爲全德矣
少從族父兄東溪先生伯熊學已志乎古人之大方及
長博參諸老而融會其異同旁綜百家而蒐攬其精粹
有後溪集百餘卷在襄有峴山集潼曰鶴林集果曰金
泉集眉曰眉山集合若干卷諸經講義若干卷公在房
謫居無事取東溪所傳易續之蓋東溪傳止睽公續之
始蹇學者稱公不以爵氏而曰後溪先生云其自見時
卽願爲公用後與靖之同年又仕同朝居同巷至相好
也故於公道德風節知之尤詳今翊之等將以癸未三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二十七

宋文

月辛酉塋公於清溪之艮山使來屬其誌其墓曰是先
公之志也謹纂次其事如右而繫以詩曰君臣之誼首
乎三綱維忠與直臣節之常維節之常而罕自竭義以
利踰志以氣奪有偉劉公金石厥心弗貳弗疑上帝實
臨蚤遇阜陵靡言弗既踐更三朝終始一致事君如父
憂國如私朝夕皇皇忘其渴饑誰歟不仁目士以黨孔
鸞雖雖卑以一網謂忠曰訕斥正爲邪往轍旣顛弗懲
奈何鳳閣鸞臺實司出令曾是僕臣可竊斯柄辨姦於
蚤救禍於微臣身可竄臣守弗移晚臥坤維繫念王室

臣髮雖華臣心愈赤巍巍宗祏寄在元良可使前星久
闕其光國本未安臣死猶憾百世相望維司馬范忠不
忘君直不徇時允蹈其常匪羸靡虧阜陵知公以遺後
聖道弗盡行則有義命惟其大節焯若日星揚芬亡窮
不在斯銘

按德脩寓湖之新市見郡志乃墓銘不一及之何耶
誌中所云塋清溪之艮山今邑人亦未有諳者良爲
慨然

集英殿修撰王公墓誌略

真德秀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二十八

宋文

公諱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後徙金華紹熙庚戌進士第
三人及第其嘗聞光廟違豫久不覲重華都人洵洵公
自雪川走書諷趙公汝愚宗臣也宜率百官守和寧門
以俟六飛之動明年率學官上疏言壽康年七十親挈
神器而授之陛下孝養可久闕乎內涉宮壺旁出黃門
且言脫壽康鬱鬱因此不安一負此名萬善莫贖肅牆
敵國有一不軌扶義而來何以自解已而追數姚愈沈
繼祖黨姦罪狀薦詹阜民李燾劉宰俱可以錄用人又
稱公於賢不肖甚別白也蓋公性孝忠始受學於東萊

呂成公接中原文獻公平生所爲詩文奏議外制等二十五卷春秋臆說十卷通鑑解標自魏文侯至西漢末十五卷皆發明成公標題本意爲渾尺集蓋公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后山詩雖有十丈清不如一尺渾意也

司農卿湖廣總領詹公行狀

真德秀

公諱體仁字元善姓詹氏建安人以進士乙科爲湖州歸安丞摧姦抑強貧弱得職提舉浙西常平公謂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餽運資國信往來而已蘇秀常潤田之高仰者實賴之於是開漕渠濬練湖置斗門爲旱澇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二十九

宋文

傷又以餘力立舉子倉荆安濟院所活不可勝紀散鹽平錢數萬以紓亭戶之力歲終釐利倍增除左曹郎湖總領始至激勵將帥使知朝廷恩意湖廣楮幣視京外爲輕軍民患之日久公捐貨泉百萬以權其直輕重始均明年就除司農少卿江上諸屯多貧匱公擇其累衆者增給餐錢不請益於朝而用度足越歲召歸班至除太常少卿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以感動上意其略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脫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堙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懋建皇極丕叙彝倫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天下幸甚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擁節旄過家人艷其寵長樂地大物繁而俗本易治前二不用刑過差民慘不樂公至盡解苛燒物情便安居

藝文補

卷二十一

三十

宋文

亡何言者及前山陵事罷郡屏居者八年時論紛紜處之澹如也徙居雪川酣飲圖史人莫窺其際時有起胥吏爲大官氣餒熏燎掃門祈福者踵相躡公使浙右時嘗爲公役至是多方鉤致公公曰小人乘君子之器賄敗亡日矣胡得以汙我其後果如公言復龍圖知靜江府俄屬疾以開禧二年二月二十二日終年六十四公天姿超邁志守卓然自擢第歸卽從故侍講朱先生游講質疑義其學以存誠謹獨爲主造次弗渝常患世儒論經多失本指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常性

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也人能知此則知觀書之要而無穿鑿之患矣博覽群書自天文地理卜筮醫藥百氏雜說靡不通於渾儀漏刻俱嘗親製以測驗皆合趙煥造新曆以獻公爲作序中書舍人黃公裳一見嗟異因以定著象數總義一卷曆學啓蒙卷莊子解五卷爲文若不經意而明白達根於理致雕鏤剗剗之語壹不出諸口紹熙甲寅趙丞相將定大策外廷無預議者獨委公與左司郎中徐誼達意少保吳琚請憲聖垂簾爲援立聖明之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三十一

宋文

地其爲諸賢倚重如此

牟節甫子才存齋銘

魏了翁

人之一心虛靈公溥中天地立以奠廣宇氣化流行陰陽寒暑職職並區芸芸同宇或飛或躍或散或聚發見在彼吾若無與有觸吾前豁然呈露而有至近飲食男女習矣不察行矣不著是無顯微存不存故存之奈何以敬爲主勿正勿忘勿長勿助在立則見無行不與吾非能之嘗事斯語祗述所聞以告節甫

跋劉御史述帖

魏了翁

劉公爲雜端論張文定不當參政事王懿恪不當使宣徽滕章數爲中司無所建明及王文公專令中司舉薦公又以爲非是且其語併侵宣靖同列如劉公玉錢安道旣謫監當公爲之倡得禍宜不輕微馬范二老力拯之則奚止九江之行嗚呼許以風聞而無官長此先朝任臺諫舊制今劉公不肯承望宰執雖於臺長不惟無所關白也又從而併擊之真可畏而仰哉介甫旣開其端後來之柄國者又爲介甫所不敢者矣

顯謨閣學士特賜光祿大夫倪公墓誌銘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三十一

宋文

魏了翁

開禧二年秋了翁以館職論事忤韓侂胄補外吳興倪公召爲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上疏辭曰臣乃者嘗爲御史徐枋所劾枋言而是臣不當召臣而可用枋不當留廷論偉之於是申詔趣發以九月入見首言今宗祀孔邇乞用皇祐故事以光宗恭侑盡尊祖嚴父之禮次言修君德求直言用正人行公道明賞罰三言近歲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屏穿簣而入門生弟子施於執經受業者今無往而不稱且

加以恩府恩使恩父之目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上雖優容而侂冑得之大怒其間所謂恩父者乃指毛自知之於蘇師旦也時謁侂冑者率鞠躬歛容公視之如亡且曰人言公有騎虎之勢非也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耳若進退裕如必以諸葛武侯先忠獻王爲法侂冑愕然明日謂叅知政事李壁曰子嘗言倪正父之爲人今始至卽立異李曰配帝之議謂前之禮官者不知及此則亦以僕爲不然矣遂上疏爭辯了翁時自館職請外請李曰執政與從官爭辯未問理之曲直從官必不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三十三

宋文

勝是執政逐之也李三疏而止自知之父憲爲監察御史劾公罷予與公偕至國門外數款語氣勁而詞直心竊壯之至金陵與永嘉葉正則從容道前事因諗葉曰頗聞倪公不見知於周益公又忤趙丞相今又大忤於韓且韓與周趙諸賢人品不相侔也今日之忤是則前日之忤非葉曰善哉子之問也雖然皆是也方周公爲相公無所附麗事趙公又不合朱公入朝士傾心歸之公見之如他日人始謂其不然逮周公罷相趙公爲執政朱公說書崇政殿公當制詔稱獎優厚人已異之迨

慶元元年五月公自溫陵召歸侂冑方排根異已意圖節鉞以公非趙黨且嘗與陳君舉章茂獻不諧將使再掌內命先遣弟仰冑從容伺公意公慨然曰上初卽位當惟賢是用以消朋黨之禍不當問其何學也旣而劉德秀又勸公公正色叱之曰從趙公者皆一時之傑吾猶不肯輕附尚爾之從耶侂冑知公意鄉不回乃以節度使制屬傅伯壽俟答詔旣畢然後公直學士院至是人始知公之心蓋不苟於隨者予聞葉公之言瞿然興敬厥明年十一月侂冑旣殛公復進用以連抵史彌遠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三十四

宋文

不得久居中出公知鎮江府改福州治事踰月見彌遠拜右相制嘆曰昔董賢爲太司馬冊文有允執其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昆命元龜此舜禹揖遜語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不大駭乎乃上書請貼改麻制上付詞臣陳晦條具彌遠懼擬晦殿中侍御史於是劾公輕侮朝廷落職鐫二秩罷予時以君命召辭不行聞公之風而竊高之人之稱蘇文忠者謂其在熙豐不容於熙豐在元祐不容於元祐在紹聖見黜於紹聖嗚呼如吾倪公其無媿於

此矣聖人明隨之義如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其象曰弗兼與也蓋既陪小人必失君子其是非至易決也六三係丈夫失小子可謂得所隨矣而聖人猶戒之曰利居正則雖親附君子亦不可以苟隨也此較之六二其失已難知矣若九五之孚於嘉則所信者皆嘉善矣而聖人曰孚於嘉言位正中也而先儒程子曰隨以得中爲善乃知隨小人者固不足論而隨君子者亦貴乎居正如倪公者其真有得於隨之三五乎端平三年予召爲春官公之子祖常過予言曰我先公以某年月日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三十五

宋文

墓于某縣某鄉某山今十有二年矣而墓道之銘未立予也吾先公所畏也敢以請于子予與之道前事祖常慨然曰蔣起居重珍嘗狀吾先公之行亦猶是矣明日再拜以徵前諾乃爲約良貴之文而叙之曰公諱思正甫字也湖州歸安縣人湖今爲安吉曾祖豫祖湜贈承事郎父偶任承議郎行太常寺主簿後贈少師從橫浦先生張公九成游舉某年進士公少師第三子也器質凝重少師深愛之擢乾道二年進士第授遂安軍節度掌書記丁少師憂再調筠州軍事判官明謹據正不爲

苟從辯廬陵寃獄爲刑獄使者辛棄疾所知自後旁郡疑獄率從公決淳熙五年中博學宏詞科七年除國子正八年閏月遷太學博士六月丁王夫人憂服闋再入太學閏七月遷太常博士尋召試館職除校書郎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進祕書郎十三年秋大旱公封事累數千言主於罷苛欽察寃獄且請別詔中外士大夫皆得有言避殿減膳明示畏天之實且請時召大臣講論治道拱默充位者斥之次言臺臣職事官以言補外所宜昭示好言之實以釋人心之疑遲者嘗以倉庫事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三十六

宋文

上聞雖頗得實然百吏各有統察監司臺諫皆耳目也焉用此輩爲上皆是公言立見施行初孝宗銳意恢復迎合者往往至大官言多不驗久亦厭之更用謹嘿之士公對延和殿言往時虛誕今者軟美胥失之上顧謂公曰卿奇才論事詳當可行翌日諭左相王淮曰倪思敷奏可嘉朕欲擢爲二吏宰相以未有關對乃超遷著作郎公之自結主知始此十六年正月上問丞相曰學士院闕人誰可者周文忠公進擬數人公與其一然意主陸游上特以命公公以內制不可兼名表因盡辭兼

官嘗內直召見公言旌廉吏以律貪廣集議以審令光宗卽位公言光堯揖遜父子無間言今陛下承迎尤當過之又請日引職事官輪對如壽皇初政除權侍立修注官直前言事以虜雛新立爲憂且請增置諫員又請召將帥訪問以知其才否皆見納用五月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公言速進壽皇聖政按爲成規又言覃恩賞格之濫七月除將作監兼權中書舍人公言皇太子輔弼善宜用老儒上以命黃裳八月論吳玠不可爲兵部詔玠改知廣德軍未幾上侍重華官玠入辭孝宗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三十七

宋文

問上倪思今何官上曰權中書舍人孝宗曰猶爲權耶十月除中書舍人仍兼直學士院兼實錄同修撰時會計錄成凡錫資皆三分減一適重明節特詔伶人依舊公言不可吳玠知衢州公又言之紹熙二年兼侍講其春以大雪震電求言公謂大臣苟且給諫緘默講讀官闕員節鉞遙刺輕濫內廷好賜無節燕飲褻溺版曹州縣迫急商農愁嘆會計錄條具鑄減未十一而群言未已無名之賦久議而未蠲疆場之備不修緩急必誤事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財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

用至紹熙移用始頗會有詔發緡十五萬入內帑以備犒軍公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而所出之餘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由是費用稍有節矣上嘗語公邊事公曰若史院亂華編載海上之盟與北狩等事陛下豈容不觀上命經筵取索韋璞以后姪孫爲煥章閣待制公引馬季良孟忠厚故事及建炎詔書后族勿任侍從以爭之璞坐改觀察使諫臣論吳端不當除帶御器械給事中繳孫璫觀察使上遣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三十八

宋文

使諭給諫侍御史劉文節公光祖爭之上怒左遷劉太府少卿中外沸騰上謂外府之除乃以省闡拆號差訛不因論事公言遷除之命不在自劾之時而在論事之日終無以釋天下之疑劉公請外端亦報罷祖宗舊法凡遙郡至觀察使迺落階官轉正任防禦譙熙載以潜邸舊恩自遙郡觀察使徑除正任中書舍人莫叔光二疏不報會熙載辭免上令學士院降詔公封還詞頭卒如舊法左司諫鄧驛以論潘景珪結近倖袁佐李蔚宗遷將作監公力陳不可擢上批匠監之長乃是超擢公

爭之益力又言姜特立諸人恃恩干請上爲出特立浙東副總管明年景珪知湖州卒繼罷之王士廉以皇后之姊之夫請佃平江府官田以內小臣楊愛卿袁佐宣諭漕臣公言此自陛下出批中官邪是乃斜封墨敕之漸祕書監楊萬里求去以直龍圖閣轉運江東公留行不報六月除禮部侍郎先是黃貴妃薨上忽忽不樂乘輿過重華宮已駕復輟冬至日晏不視朝中外莫敢諫公四疏開陳會上召嘉王公言壽皇之欲見陛下不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官闈頗與外事公因

藝文補

卷二十

三十九

宋文

謀于執政命公爲金國賀正使以間之明日待次重華宮語與陳忤公請納敕更選他使會報金虜鄭王允蹈叛於河南謀劫使者公嫌於辭難遂行因言陛下屢愆問安之期中國猶知有疾也脫虜酋以爲問臣將何辭上悟曰旦夕便當過宮公嘗援仁宗故事請書孝經四章與無逸並寅左右至是章司諫劾公以虜事脅君以孝經譏訕不報公出關待命上不得已畀以近郡差知紹興府主管浙東路安撫令朝辭之任未行六月孝宗升遐寧考受內擅改婺州辭不行七月提舉江州太平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四十

宋文

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櫟極論家之不齊至於陰陽易位甚則離間父子漢官呂氏唐武韋幾至亂亡不特一魯莊公也胡晉臣尤表夏執守率上不以爲信公因魯僖公十六年二大夫卒懇懇言之且曰陛下大抵因疑致疾疑愈深疾愈甚遂使父子之間中外之事有不能合理者上竦然四年正月兼權吏部侍郎公以飲酒過度爲諫上喜曰卿能盡言如此是時留丞相請罷政待放於范村久不獲命廷臣謂上欲專相葛公邨陳起居贊章司諫擊之公於葛雖同郡人實未嘗附麗而陳疑之

與國宮會求言公條十二事曰兢畏曰敬天曰法祖宗曰奉先曰安親曰正心曰勤政曰任外庭曰親君子曰納諫曰節用曰謹終起知泉州未上慶元元年五月召爲吏部右侍郎二年同知貢舉監察御史姚愈承佐曹風指文致試闈事劾公出知太平州新學校修社稷完城郭繕器械練卒伍浚河渠造橋梁葺候館立養濟院百廢具修民不知役邦交之餽以掩骼埋胔嫁貧女之失時者劉德秀劾公嘉泰元年復提舉興國宮俄差知泉州以所治當塗者治之留丞相始知公有政以用公

不盡爲嘆同郡李澄與德清令朱欽則俱求薦於公公不從後澄以韓堦驟用欽則爲監察御史朱遂劾公罷郡侂冑久執國柄稍棄前愆以收士望於是彭子壽曾無逸復官林和叔宮觀徐子宜放自便呂子約量移公提舉玉隆萬壽宮皆三年七月也四年知建寧府察官徐枋劾免公數月枋進殿中又言公縱已害民再削一秩開禧二年又奉興國宮祠其秩入春官直禁林僅十餘日復食興國之祿蓋至是已五奉官祠矣明年十一月侂冑誅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入見便殿請遵用故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四十一

宋文

事命東宮叅決政事以杜權臣之專不時宣引宰執及別創直廬令詞臣候對以備批旨諭大臣以容受直言飭朝列以砥礪名節嘉定元年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同知貢舉三月給事中許奕使虜公暫攝其事內侍李樞符澄李益徐考叔久竄得歸公執不行蓋是時斥宦寺之黨韓者甘昺再圖知省而懼不獲使其子宗茂首以四端嘗外庭聞公之風而寢公又言辛棄疾迎合開邊請追削爵秩奪從官卹典陳自強罪侂冑不可異罰乞用丁謂王黼故事遠竄簿錄其家皇子薨贈太

師尚書令公言子爲父師名不正宜改贈極品史彌遠在樞庭將以兄彌寧爲春坊公持不可要機代公爲給事卒寧之公嘗曰陽城脫不遇裴延齡爲相終無以自白故在瑣闥一百六日雖小事必言夏五月進禮部尚書許奕使還中書議表賀二府將以和戎遷秩公曰澶淵之役捷而班師天子下詔舉已中書密院待罪今屈已盟戎奚以賀爲乃止飛蝗蔽天公言不可諉之用兵遺孽宜修君德懲權臣弭盜賊察姦貪以求弭災之實彌遠以樞廷造命除從官宰相錢公象祖數請去公請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四十二

宋文

勿偏委任尋又言咨訪宰執不可獨召一人上曰前日趙彥逾亦如卿說彌遠銜之章良能將除御史中丞公進臺諫論三篇上以付中書章見之滋不悅七月公請禁絕苞苴又請察小人之交締遂力請外補上諭留再三公曰侂冑以臺諫爲私人今章良能未除中司前一日本以小與見彌遠矣侂冑盜權擅國專行執奏所稱聖旨類雜已意今彌遠亦獨班奏事矣侂冑未敗猶望舊人今舊人出矣而拯救無術臣恐宗社之不堪再壞也越三日除寶謨閣學士知鎮江府未上改福州治事

踰月又以貼麻鐫免二年陳旃黜復公元官奉玉隆祠
五年瑞慶節虜亂不能遣使公陳備邊十事謂虜亡則
鞬韉之強我獨當之執政不樂曰倪公尚云云以階太
中大夫耳未幾御史石宗萬論公降二官永置閒散八
年復元官奉祠於是公年七十矣連疏請老不聽十一
年除華文閣學士提舉嵩崇福官又請老不聽公嘗言
從臣自休致外皆不可陳乞故自王隆祠滿不復請十
年間亦未嘗乞磨勘至是吏部檢察轉通議大夫十二
年宗祀明堂進爵國伯又請老不聽十三年十月以病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四十三

宋文

乞骸骨不允再請未報屏醫却藥自誌其墓命諸孤喪
事從簡詔特轉一官進職四等以通奉大夫顯謨閣學
士歸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致仕是月丙子卒享年
七十有四其孤上公所定遺奏猶乞收爵祿賞罰之八
柄張禮義廉恥之四維聞者感涕特贈光祿大夫後諸
子陞朝該累恩進少保上親政之明年詔有司謚公文
節妻淑人沈氏吏部尚書虛中之女贈福國夫人先十
一年卒男六人祖仁朝奉大夫前通判南劍州祖義朝
奉大夫前充江南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祖禮宣

教郎知撫州金谿縣事祖智承直郎前監行在膳軍激
賞西酒庫祖信承議郎新通判袁州公薨後相繼卒祖
常通直郎監行在都進奏院祖禮以後兄知建平縣愿
祖智以後弟承務郎惠女子子二人適宣教郎沈鐸免
解進士周侗孫男四人興公承公皆將仕郎餘二人尚
幼孫女一人許適將仕郎徐椿年公少孤事繼母以孝
聞仕五十年官二品而奉身清約如一日先世田宅以
推諸兄弟卜室城東之月河歸自當塗始闢小圃以逍
遙名亭作屋三間扁曰齊齋左圖右史朝吟夕諷嘗語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四十四

宋文

諸子吾生平素慕樂天蓋樂天直道屢黜而於牛李之
黨終無所附居數郡有實德在民晚歲委命無求與公
出處相似然樂天未七十已苦風痺公晚而益強善乎
良貴之言曰方柄臣初相震赫中外公獨折其角而奪
之氣未流之弊至於避柄臣名諱以詔為語以照為證
以遠為邈登之朝廷文書無所忌憚綱常倒置所不忍
聞而在廷莫敢言其非至此而後知為曲突徙薪之功
也又曰國朝最重臺諫所以徹壅蔽而強主威也彌遠
把握言路輸欵而後除納藁而後奏目諭意嘆剪伐忠

良濁亂海內者二十有六年觀公臺諫論之作可謂知禍本矣又曰淳熙之士不變於慶元黨禍者鮮矣再壞之開禧三壞之嘉定公剛方質直不尚苟同以周趙之賢猶不肯微受爾汝則其奴視權孽固宜嗚呼予早聞葉公之言今又獲觀良貴之狀公之純忠表裏全節始終爛乎簡策予無所措詞矣所著齊齋甲藁二十卷乙藁十五卷兼山小集三十卷兼山四六集十卷詞科舊藁五卷翰林前藁二十卷後藁二卷翰林奏章一卷掖垣詞章二十卷繳論四卷銀臺章奏五卷南宮集一卷藝文補

卷二十三

四十五

宋文

奏議二十六卷歷官表奏十卷承明集四十卷丙寅錄一卷更化奏對錄一卷臺諫論二卷昆命元龜說一卷北征錄七卷合宮嚴父書五卷南正南轅詩二卷論著三十卷近體樂府二卷些章二卷易章三十卷易說二卷中庸集義大學解辯顏子子思子續曾子各一卷論語義證二十卷孟子問答十一卷老子原旨遺事六卷刀筆集十五卷家傳六卷經鉅雜誌一卷馬班異辭三十五卷馬史刪改古書異辭十二卷藏於家銘曰士於利不有厥躬視人作輟隨俗介通維文節公懷誠秉

忠相維周趙且不苟同況於韓史尚肯爾從疑立孤聳如千丈松無依而立無託而容雖躋臺省而不久中八爲郡守八領祠宮位既弗稱用亦罔終彼濫貴者浮雲飄風公之大節吳嵩北崇史官博士策名諫功我銘申之勒榮丘封

故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贈少保陳公神道碑
魏了翁

陳公諱貴誼字正甫其先固始人後徙居於福清曾祖確贈少保祖大剛贈少傅考宗召任翰林學士通奉大

卷二十三

四十六

宋文

夫知制誥工部尚書贈太師福國公始寓居湖之武康妣鄭氏封淑人贈齊國夫人生子男三人公其季也慶元五年寧宗始親策進士公年十七擢乙科上注視良久福公時以起居郎入侍縉紳榮之待選三年授從事郎瑞州推官連丁齊國福國憂開禧元年調安遠軍節度掌書記辟差四川制置司書寫機宜文字嘉定元年中博學宏辭科授江南東路安撫司機宜文字三年除太社令充國子監別試所點檢試卷官尋改武學諭四年爲國子錄禮部貢院點檢試卷官尋遷太學博士時

宰士建議更新楮券以一易二期迫而泉無所出幾以四五易一宰士心知其非而恥於改令反以流竄籍沒從事行之踰年論報山積楮直益損公因輪對言人主令行禁止者以同民之所好惡楮券之令乃使姦惡獲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因援熙寧新法爲辭次言明銳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剽輕老成寬博之士足以厚俗而失於循默孰若舉之以衆取之以公宰士摘新法等語以激怒時相而尤銜剽輕之語且謂公欲引類植黨人爲危之賴公論以免冬除太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四十七

宋文

常博士以兄貴謙兼禮部郎官引嫌除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學教授六年輪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爲好名切劘時政者指爲玩令利害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人言之則又指爲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當國者益不樂七年除秘書郎出知江陰軍十年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十一年召赴行在未至除禮部郎官明年秋造朝時女真大擾淮蜀公言人才所以立國今旁蹊曲徑倖門四開言路所以通下情今嬖阿循默囊括不言民力已竭而

科歛之外餽遺以謀進者未已軍中恥言敗北則陣亡者不卹恥言奔潰則逃竄者復招又言婉順翼從者是美疾也非愛我也宜屏之外之矯拂掄正者是藥石也愛我也宜用之聽之時宰滋不樂會公以墓子謁告即嗾言者逐公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十五年秋起知徽州明年五月詔奏事之任除司封郎官公見上復伸前說以中外文武之臣未有忠實不二可託緩急者朝廷命令不審監司郡守不恤民怨將帥不恤士卒明年四月兼翰林權直兼玉牒所檢討官會有事明堂公首引包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四十八

宋文

拯皇祐中乞因肆赦除聚歛招克之弊且謂當察州縣府庫致羨之由倣成周郊饗必及死王事者之家與漢置羽林孤兒專取從軍死事之後教以五兵今上既位除宗正少卿兼侍講兼權直學士院尋遷起居舍人實慶改元有詔舉賢能才識之士公既奉詔乃言曰以容嘿滯固爲賢以苛刻生事爲能以褊狹趣辦爲才以輕疎嘗試爲職及茲初政當求忠實正直奉公愛民知禮義廉恥而不越防範者以充中外之選又奏成王之初元臣故老警以無逸者欲其克壽勉以敬德者欲其永

命期以豈弟者欲其受命之長識者知公愛君切而慮
惠深九月除中書舍人陞兼直學士院茂陵復王建神
御殿內侍以繕修受賞者猥衆公皆封還詔書郊祀有
日公以民生實艱吏員尚衆征斂幾於奪取公費掩爲
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遷禮部侍郎仍兼
中書舍人明年冬權刑部尚書陞修玉牒官兼侍讀又
明年冬爲禮部尚書兼給事中都城災鳴咽入對乞罷
燕游招離散給以米粟假之室廬盡蠲竹木征權以通
商賈皆見納用紹定五年春知貢舉秋七月除明殿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四十九

宋文

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六年冬上
始親萬機進參知政事兼僉書樞密院事上諭曰頃
聞憂國之言朕所不忘於是人始知公有輔贊彌縫之
功世不盡知也端平元年夏兼同知樞密院事權監修
國史日曆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王師入汴洛公時
已移疾猶上疏力爭蓋自八月以後凡五上章乞歸詔
勉留之病益侵轉四官加邑封致仕於是官正議大夫
爵長樂郡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六百戶十月乙酉薨
年五十有二訃聞上嗟悼輟視朝一日遣中使手問賻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五十

宋文

卹加等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元配程氏故同知樞密
院松之女封普安郡夫人子叔建將仕郎早卒叔遠承
事郎監西京中岳廟叔邁承奉郎厥明年十二月丙午
薨于武康縣之龍青塢叔遠等狀公之行以求識竊予
與公爲同年進士又同爲柱下史悉公之言行不敢辭
也始公爲博士爲將作監丞論事無所撓屈與其兄益
甫時號二陳再召爲郎氣節益厲權相滋患之忽託告
以歸四請祠官堅臥不起卜居武康之前谿泊乎無營
會新安當上朝廷假奏事起公既至則主爵司宗侍經
代言守正不阿物望逾美會寶慶初政言事者連忤權
臣輕者鑄免重者追褫竄流以訖于死於是正人屏息
權倖益張公愀然憂之與從臣一二同志者居中調護
雖幾微不見於面而隨事正救善類猶有所依故予嘗
疑士之出處去就當以潔身爲貴而孟子所謂或遠或
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則又若不以必去爲諒
然則公決去於爲郎之前而遲回於記注之後是孰爲
失得邪及觀易之爻象而含然有感焉且易之初上一
陽一陰者凡四姤復夬剝是也姤之四應初夬之三應

上蓋以陽應陰於內此不足言也而夫之九三內應一陰獨行遇雨若濡聖人慮其取忌於羣陰也則有壯頤之戒有無咎之善復之六四下應一陽中行獨復聖人慮其孤立而無助也則斷之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當是時陽微陰盛雖未足以有爲而予然自奮獨爲陽德之助此惟道之從利害皆非所計也然則枋臣擅朝知藏源在之日而公周旋其間雖遇雨而若濡終獨復以從道此人之所甚難者不寧惟是權宦尚熾公已密勿乎正邪之辯親政方新公又能導達乎中外之情益又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五十二

宋文

有人不及盡知則所謂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於公見之是宜銘銘曰孰憤憤以苟容兮獨孜孜以首公孰耿耿以逢郵兮獨休休而處躬何前之介而後之通介則循斯心之正通乃濟吾道之窮介而安奚恤乎久外通而益奚嫌乎居中况積氛之解駁而大明之昭融人方望治天遽奪公將信眉於鬱鬱卒賁志於夢夢千古之恨一丘之封

哭袁參政說友文

魏了翁

嗚呼者臣宿弼在今幾人日替月零如星斯晨維建安

公蚤事阜陵揚歷中外今三十春歷從人藩翊樞佐衡維忠作純維夏斯楹萬目喁喁白麻在廷引疾求謝午橋幅巾人僊公歸帝圖乃厘天不慙遺胡齋厥齡遠道折軸扶桑成薪逝如可贖何直百身如壁等輩生長西岷自公之西實瞻我儀粵來同行日聯袂衣一去不復今將疇依莫徃予哭鬱陶余思一奠矢誠終古之違

哭李郎中道傳文

魏了翁

昔有人見子產如舊識得謾茂如故知者聲應氣求既云匪易而亦有未及一見不交一言徃徃舊識故知之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五十二

宋文

所不若也如某之於貫之者乎相距萬里行李之問無時不至孳孳矻矻先民是程靡有二事他日直道犯患奉身去國嘗使人勞請江介且過其返也手書言報尚期有以相觀相切以共圖至善之歸也庸詎知其不復一見一言而卒以喪返也藐藐昊天而遂忽於斯世也幸生濫貴視人罔極者天畀矜之弗敢傷也正道直學將以康時否而濟人窮也何辜于天而奪之爾亟也民今方殆匪賢弗又道喪俗薄匪學弗經而又弱一介焉近憂遐感鬱其未慙豈惟哀吾之私也

謝賜王帶代嗣秀王表

宋播芳大全

璿源衍慶猥超裂地之封瑤陛分珍濫沐通天之渥煜煌下照僂僂難勝切以寶王之展于親允嚴國典璿璣之昭其數莫重身章緬攷青編無如蒼籙麟經紀傳夏璜特昇於魯公馬史垂芳衛寶併貽於康叔雖侈瑰奇之賜未聞佩服之華嚆若熙朝誕加殊寵如臣者瓊才如綫鑛質多瑕琰颺徽綴洪支於錦帙黃金襲印莫構李以直茅外洽溫如之仁內積悸今之警切磋無玷愧洪齊之文章被服有儀謝河間之儒雅敢叨異數誤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五十三

宋文

逮微蹤分一札於中宸璽書璀璨出萬釘於內府璫璫陸離昂來圭璧之輝賁及砥硤之陋恩光有爛綯寧王玄圃之明屬籍本疎邁衛公子闌之賜締觀虹璞深覲鵜梁恭惟陛下績栗篤親粹溫睦族宗英追琢俱粲然其可觀磐石藩維豈垂之而如隊種西崑之群玉表東平之十圍昌熒盤綬之傳照映翠綬之飾獨羞駑鈍上玷龍光臣敢不磨勵一心戰兢三褫韞而藏諸匱置徒褒袞之榮束以立於朝敢替書紳之戒

跋孟東野集

程 秘

孟郊字東野其父廷玢選爲崑山尉郊生于崑山郊有詩詠終南言家家梯空碧詠爛柯言跨虹之勝年五十始應舉則平生履蹟蓋徧西北東南矣僅一尉溲陽而鄭餘慶再辟從事興元行次閬鄉而卒纔六十四張籍請謚貞曜先生韓愈爲墓銘無子二季鄴郢又在江南其窮獨固若是邪蒼頡制字鬼夜哭龍潛藏豈非東野平生穿天心出月脅固宰物者之所不恕邪士之微幸逢辰取數已盈而猶嘆於不遇者亦可以自警矣少陵之材有怒霓抉石復有鸞輅紆徐有廊廟雍容復有佩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五十四

宋文

劔磊硯郊有是乎一於寒且迫而已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發爲詞章見之氣貌曾子謂出辭氣斯遠鄙倍士其可不知所養哉

答程大卿書

程 秘

霜清日晏氣令適平恭惟某官少佚殊庭卽頒溫詔高星况臨台候宴起萬福某比者匆匆拜狀少伸燕候之誠卽日人還亟捧答翰敬承告德所次神衛後先千里長岐已遂善達區區方切欣慰忽來專騎又墮誨函多品遺頒深仰眷篤下拜不勝感忤大卿中外敷歷勤勞

公家成績爛然在人耳目世之不稼不穡而取美官者衆矣如大卿則真是有欠未償也已巳夏大卿爲郎東歸某嘗有詩云慣倚茗溪上下檣幾番風定幾番狂昔年仙去玄真子今日歸來禁省郎波靜垂綸元不惡風來捲釣又何妨其下偶不能記今日亦復如是邊塵未靖朝方急才又豈容袖長臂於釣灣哉匆匆復命莫既謝忱伏墨遡風心與雲遠

殿撰程農卿墓誌銘

程 秘

唐虞三代之用人必取精毅彊敏端良淑茂之士以成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五十五

宋文

天下之大順以致天下之大利則民生以屋國祚以綿斷斷然不可誣也嗟乎如公者蓋庶乎才德之兼茂者乎某頃與公同爲宰掾者累年見其於軍國之大政州縣之細條人才之優劣邊方之緩急來則能明至則能斷已而白之宰相則約而不繁辯而不沮孰不以大用期之而止於是命也夫蓋公自初筮地不遠親事必容稟歿亦告之於墓人稱其孝也中外踐更餘五十年其爲州也襁負其民東濕其吏其爲部使者也公明果斷風動列城其宣明教化也則所至崇學校盛生員行鄉

飲人謂洋洋易易有成周洙泗之風且復萬里走介以市蜀本之書其給兵也賦不加而餉不竭其總邦計也經理彌密而調度益贏其治天府也抑豪右嚴火政決滯訟增解目省公事以衆大之區而國空天詔加獎以尚書館北使而迄事如禮其賑荒也不俟監司之命發常平之粟其措置稱提也甫及浹旬悉復元陌其爲右鈐也寒峻無滯淹之嘆膏粱無僥倖之門創相風之烏以絕綱運之淹滯畝敷和買而去物力之征修先賢之墓以屋風化凡遊觀之地一斥不營至於葺營壘築倉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五十六

宋文

廩凡可以爲公家利者則不遺餘力有如加葺戰艦番給巡舟所以防江者甚備省酒官以創戰崎之寨移海內巡檢以鎮定海之烏崎核鹽鈔之資次而商賈流通去宜興之茶引以絕後害折新城之麥價以便民輸却圭田之入以廉率下建錢清之浮梁而免籍民舟絕軍中陞補之弊嚴招刺等仗之法革虛籍之冒請初公帥粵以衢寇故至則削平二年按堵凡公政蹟滿粵與明家祠人誦今未已也市田以去錢湖之葑創庫以繕東津之橋其興利除害必爲悠久計大抵若是不止去葑

浮梁一事而已其遺蹟皆可推而尋也凡公表表以政事聞於時者皆終身佩服文簡公之訓飭也哀家藏副本之書以益鄉校新稽古之閣以壯儒風建四橋以惠鄉井而猶卷卷然見於家居之日嗚呼足以見其仁至義盡之亡所終窮也捨見次而易遠次以便暑途交代之耄營兄弟之後畀從弟之官士論義之其子端升預漕舉則喜見顏色曰一薦未足喜且喜詩書氣脉不斷則其所以傳家者不以贏金明矣其孤端升書來言曰先君之窆久矣而銘猶未也敢以請某出同譜居同里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五十七

宋文

仕同朝道同志義可得而辭乎然萃衆美以銘之則愧非其筆爾銘曰
惟天降才有物有則惟王分職量能度德不惟我家隆古是式登進一朝百官封植倚歟公才萬夫之特賜知其二回知其十不茹不吐強哉中立善刀割然必中其劇安坐子儀馳騁光弼聖門設科虞廷列秩二十二人豈容兼得公才獨全卓然挺出四品階官候對一息豈曰不遇猶爲時惜霄水澄藍卞山翠壁千歲雲仍來眷其宅

閔元衢曰農卿名單余合徽杭寧紹四志得之此併其家世生卒一不及疑有關文

代祭嗣秀王文

程 泌

惟我國家德歆于天天實祚之瓜瓞其延碩大且才實徒孔繁周啓土宇大封同姓析壤五十荷與甚盛千祀過卜宗強之慶厥有屬近行尊蔚爲賢王居富而能約處高而不荒服詩書之腴親儒士之良輕祿葭蓍味道膏梁中外荐更邦家用光宜年千億胡命有極令愷壽終茲謂令德生爲磐石之英沒作宗支之則當宁輟朝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五十八

宋文

多士太息某等辱同輦路九京忽非秋雲靄靄今清霄迷秋風蕭蕭今白蘋悲局寫哀兮酒盈卮

代回嗣秀王師揆賀賜玉帶啓

李 劉

揚廷渙號分寶展親追琢其章璀璨縉紳之長浸潤而澤彰施袞繡之光恭惟某官德懋璿源望儲琳館合宮薦瑞恪遵圭邱之恭御府闡珍寧假玉人之琢萬釘錯落六服焜煌某未能造朝猶稽走賀揚休屹立更勤珠璧之投病骨難堪莫辨瓊瑤之報

賀嗣秀王師揆正旦啓

李 劉

斗携龍角又頒羲仲之春雪滿兔園請賦梁王之壽恭
惟某王宗藩明德政路崇班慶襲璿源默應璿璣之運
寶分玉帶益調玉燭之和宜從桃葦之辰丕介椿松之
祉某愧無善頌可賀履端曳鄒陽之裾方規旅進授司
馬之簡更佩謙光

代衛大參還回沈安撫作賓啓 李 劉

煥被宸綸屈臨藩服都督居翼軫之分龍光近映於越
壇尚書象台斗之躔符采上聯於奎閣所欣晚歲及話
平生恭惟某官望實夙孚人門具美氣深且厚會三光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五十九 宋文

五岳之全才碩以疏了四海九州之大目徧儀於省寺
尋屢課於節庵值北風之方驚往籌玉壘嗟白日之可
鑒忍附冰山天必諒其肺肝帝用居之喉舌比解樂樂
之輶載揚子子之旗賦政未幾已被五袴之燠策勲如
許爰加六纛之榮瞻西序之嚴凝覺南州之雄重自文
昌臺而爲帥長已符益部之前規由節度府以拜僕臣
好追陳許之舊事某悵故侯之老矣除新尹以慨然早
共參謀之遊兩皆清齒後見諫議之面獨在素書爲留
襟帶之區以續橐簪之舊某丘某水儻遂菟裘之歸我

荷我梁尚託緹袍之誼

代回魏湖州大中啓 李 劉

升華簿正得請州麾旣建高牙屹隆方面曾未遑於馳
慶猷先辱於飛蔑恭惟某官早煥英矚寢儀撫仕神臯
治劇久風月之平分匠監參聯去雪霄而一握惟古馮
翊乃今吳興帝掄輔郡之材僉曰明公其可承流方爾
歸譽翕然潤九重而及京師君有餘矣先一州而後天
下人謂斯何某自笑龍鍾阻陪燕賀天時向熱望少留
水晶之宮氣候稍涼却歸侍玉皇之案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六十 宋文

代回湖州魏守大中賀正啓 李 劉

羲仲授時日已賓於賜谷旬侯宣化春自滿於苕溪恭
惟某官奉寬大之書布中和之政水晶宮冷何資桃梗
之懷鸚鵡盃深滿介椿松之祉某已投西嶮又見東風
阜益晝行莫遂稱觴之賀白蘋日暮會觀賜璽之來

代回湖州趙太守賀正啓 李 劉

歲行在午蓂布方新斗建於寅棣通伊始是惟君子之
道長實應諸侯之化行恭惟某官材應時須美全世濟
水晶宮冷已回孺袴之溫金鑾殿高卽奉冕旒之對某

濫竿幕揅竊蔭旬侯一紙十部之肯臨已慚倒置四方
六客之併至更慰俄空

代回湖州魏守大中賀冬啓

李 劉

杓攜龍而建子象自天旋箭吹鳳以及辰陽從地復諸
侯之應百福是宜恭惟某官坐分左符臥治右翊三微
統正知顧渚之春回一線影舒覺長安之日近道隨剛
長福與時升茲茲辱朋緘無由旅賀葭葦六瑄是爲神
策朔復朔之祥麥熟兩岐莫陪太守樂其樂之宴

代回章提舉良貽啓

李 劉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六十一

宋文

郡符訢合庾節光華昔湖南之一州欽此大惠今江西
之列郡汔可小康縝而申之自此升矣恭惟某官器資
疑遠學行淵源領著讐中豈固薄蓬萊之島抗章請外
必欲開祝融之雲人言衡山千里之遙孰知周公期年
而變茲從畫戟易昇繡衣載馳載驅民已安於四境受
容受察吏知服於六條將由膚使之功又趣面君之詔
燕人爲函粵人爲鑄奏技闕然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均
苗幸甚其自聞除日尤切懼頌託諸侯以寓公自今以
始受一廬於仁政曷月于歸

代回江西章提舉良貽啓

啓

李 劉

五雉工正之聯承人之乏四牡使臣之重博我以文得
非所蒙願竊有復恭惟某官內外揚歷表裏融明開南
嶽之雲厥功已茂激西江之水所惠滋多蘇民氣於崇
朝斧盜吭今未晚皇華原隰之上願益咨諏清切雨露
之邊會觀獻納某強顏曳履決意投簪觀風而問高年
想憐其拙畫地而數佳政亦足以歸

賀陳簽書貴誼除叅政兼同知啓

成都運使作

李 劉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六十一

宋文

升參大政復翊洪樞仲子之辭三公夫固輕千鍾之祿
曲逆之出六計終當遂萬物之宜一賢得與多士舉劾
恭惟某官直方而大智勇且仁早收麟角之科夙負鼂
頭之望讀孔璋之檄巖巖經國之文臥元龍之樓耿耿
濟時之略四國茂蕃宣之績六條高澄按之功登山有
得於徐行乘舟惟恐其偏重禁中頗牧鼓舞號令之風
雷屯上唐虞緝熙光明之日月迄由翰院進陟機庭尊
祖折衝京觀正鯨鯢之戢郊圻申畫分胄無熾融之生
立武事以有常顯真儒之無敵今南北分庭和戰未一

則東西二府謀慮宜同爰藉前疑後丞之功入據經文
緯武之智通人安遠人至憂民正急於憂邊大臣法小
臣廉正已不難於正物相等耳時來爲之無謂於我
如浮雲當念追天之未雨不遇有佐無競維人某學既
拙疎法當憔悴十暑自安於絺葛一寒誰與之綿袍昔
周旋元方之間亦欲學屠龍之技今疲敝益州之役良
難見流馬之功忻聞黃麻之六經合入繡衣之九罌燕
雀賀夏捲簾必念其差池蟋蟀鳴秋墜戶願徐於室室

代回吳架閣

柔勝啓

李劉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六十三

宋文

起自珍祠入司故府人登龍斷孰知靜退之風公不蠅
營宜有登崇之命恭惟某官器資莊雅德履淑均讀數
萬言信一第之真溷子闕三十歲猶薦而不入官茲
回香火之功名來主文書之几閣假塗數月發軔九衢
某有幸協恭先勤遣記匪我言髦實慚堂下之斲輪及
爾同僚知免袖間之縮手

代回畢安撫

再遇

賀正啓

李劉

天運璇璣又屆履端之始春生玉帳載迎善政之祥恭
惟某官豹略沉深虎符靜謐麥苗綠漲挽回幾千萬戶

之和柳葉青歸喚起二十四橋之夢三陽爲泰百祿交
升某方欲具箋猥勤委翰椒盤啓節莫殫頌禱之私樺
燭朝天願保功名之重

代回淮南畢安撫

再遇

賀正啓

李劉

緹灰候氣一新太史之占茸纛宣風載重元戎之寄宜
從亞歲茂擁百祺恭惟某官識遠且明材沉而毅輕裘
緩帶備觀雲稜之祥堅甲利兵孰測霜威之勁佇寧邊
鑰又總中權徑從魯觀之登卽見漢壇之築某屬紆朝
組莫捧賀觴玉律和聲旣屆朋來之慶金印如斗願迎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六十四

宋文

方至之休

代回沈興化

新啓

李劉

諸公奉詔共騰薦士之章老子綴班亦竊挂名之寵徒
得君重實獲我心恭惟某官實德蜚英名門濟美聞有
山川之勝自昔已然莆爲文物之邦惟良共此頗聞賢
明慈惠之政寂無愁恨歎息之民輒以名聞是爲衆選
未見升遷之報又何異謝之爲某陳力不能奉身而退
亦有專城之命似可卜隣已無叱馭之心何回假館

代回章衡州

良能啓

李劉

尺書起敬莫測浮沉累幅勞謙至勤駢儷恐前魚之未
達對回鴈以生慙恭惟某官識足洞今學背到古上規
姚姒發壁中科斗之文平到陰何粲雪裏飛鴻之句薄
蓬萊而引去指嶽麓以請行皐蓋春濃姑棠陰之少憩
紫樞地近佇棣萼之相輝某復此隨班幾何視蔭曉行
湘水固知畫戟之清暮見吳山亦望碧雲之合

回程監丞

準啓

李劉

茲勤真蹟加貺名篇對秋月之兩章見春雲之多態爲
施多矣無謝可乎恭惟某官一世典刑三朝壽雋雖老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六十五

宋文

子婆娑自安於橘穎而是翁矍鑠猶可以蒲輪雖知幽
桂之遺榛管坐令積雪之困桃李咀水嚼玉戲刻畫於
無鹽洗醖傾樽巧噤吟於唐舉惠而好我何以報公某
久倚長松竟成小草借君詩而消永夜自不成眠期吾
王之召將軍更宜善飯

代回程監丞

準啓

李劉

五維分工誤思攝長雙魚尺素取數過情恭惟某官四
海老成累朝耆舊人生待足何時足得佳爲佳官職有
來還自來不聞亦式應笑戀軒之疲馬未能返肆於屠

羊某自揣頭顱難司喉舌匪朝伊夕卽騰納祿之章爲
官擇人空忍見賢之渴

代回程監簿

準啓

李劉

出命明庭祝釐開館雋永乎山林之味樂且無央參寥
乎香火之緣老當益壯恭惟某官棲遲盛福笑傲明時
詔祿珍臺又拜散人之號養神冊鼎應與造化者遊所
恐蒲迎不容橘隱某歸已晚矣行或使之汗漫相期本
許以急流之勇退休儒強飽敢久於暮夜而倒行

代回程慶元

準啓二首

李劉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六十六

宋文

榮驅節傳易殿价藩凝燕寢之清香護龍潛之舊邸寬
條一布和氣四騰恭惟某官器宇端凝才猷敏劭盤根
利器游刃有餘野水橫舟乘流則逝久礪潛郎之被屨
褰華使之帷宣室不見賈生方議以公卿之任賴引必
得黃霸始慰其父老之心瀚海澄波京師蒙潤近長安
之日豈舍王哉望蓬萊之雲今召君矣某比方蒙教復
辱損箋陪旅進旅退之餘雖已遲於賀夏拜特書屢書
之貺亦自足以生春

制五周天論音論音贊曹無補居四民時地利攝長可慙

即拜誤恩亦懷厚此恭惟某官賢勞于外聖眷已深憐
草木之味同假之聲氣惜桑榆之景晚借以寵光挽回
神武之冠躡視文昌之座其餘年無幾取數已多司喉
舌之納言濫巾甚愧借齒牙之餘論納履爲期

代回程監簿準賀正啓

李 劉

重來及芳菲笑逢春之白傳誰能更拘束羨守歲之杜
陵三壽作朋百祿是總恭惟某官以道怡性未老得閑
櫪馬盍簪看破塞翁之馬盡鷄貼戶望成消子之鷄宜
對新年益哀盛福某過勤尺牘更枉五詩負三宜休愴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六十七

宋文

歸日之已晚况四多懼何善頌之敢當

代回程慶元準賀正啓

李 劉

夏正建寅三陽簇達東風拆甲萬物光輝時維哲人天
錫純嘏恭惟某官氣鍾溫厚德秉中和化洽甘棠接京
師而蒙潤威行若木環瀚海以無波當義仲之授時宜
曾侯之燕祉某又觀新曆真是陳人有椒其馨莫遂樽
罍之捧如松之茂姑伸竿牘之恭

代回程監丞準賀冬啓

李 劉

灰浮緹縵新北臺太史之占雲臥衣裳添南極老人之

壽恭惟某官襟懷霜潔談笑春溫未老得閒飽味桑榆
之暖久靜思動佇儀槐棘之班某莫捧兕觥過勤魚素
葡萄一斟知公不爲於涼州解竹數聲在我頓忘其寒
谷

代回程慶元程守準賀冬啓

李 劉

鳳籥寸全中黃鍾之律虎符分渥凝畫戟之香履此休
辰宜其遐福恭惟某官氣全剛大德稟中和聊臥治於
潛藩遙坐寧於瀚海六宮一綫添樂國之棠陰五緯連
珠接故家之樞柄何天之寵不日而還某濫司秋雲莫
之禱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六十八

宋文

延平勸農文

葉 筠

國有四民而農居其一農者天下之大本郡太守於邦
事靡所不理乃獨以勸農繫銜重本也去歲之春太守
咨汝父老喻以利病悉矣汝從吾言遂獲中熟今四郊
無田不墾粒米價平亦可樂矣而民力猶未盡紓俗猶
未盡厚推求其故必有爲之蠹者曩者競綵舟以誇勝
吾禁之張燈元夕以事悅娛吾已之設法權治以誘羣

飲吾罷之追呼之擾民黠吏之舞法吾復榜戢之凡在
官有爲民蠹者蠲除略盡矣然汝民所以自蠹者尚未
革也吾今爲汝言之誣訐告罄以累於訟抵欺官府傷
財喪氣一蠹也服食之用上下有等爾習俗爲侈備飲
無節閭閻小夫被儒服軍民嫁娶得用命婦之衣違禮
敗俗二蠹也鬼神可敬貴在遠之鮮衣異服倡爲迎奉
是非神所欲也而又貸資以佐費哀率以取贏福未集
而害先至矣三蠹也三蠹不除而欲力之紓俗之厚胡
可得也太守愛惜汝民事事加厚近者公廨譙樓鬲新
藝文補

卷二十三

六十九

宋文

觀歛不及鄉役不及民汝所知矣官不汝蠹而甘於
自蠹可不惜哉汝今更云出入相遜毋興于訟服食中
度毋求於侈事神以敬毋尚虛文如是則財不耗俗不
偷和氣所格天祚之福五風十雨隨感而應以享有年
之慶太守報政於朝庶亦有辭也父老其敬聽之共勉
之太守之望也

方氏泊宅編序

洪興祖

泊宅翁學博而志剛少時謂功名可力取不肯與世俯
仰晚得一官益齟齬不合慨然歎曰大丈夫不爲人期

爲已先聖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迺取浮圖老子性命
之說參合其要以治心養氣反約而致柔年老而志不
衰酒後耳熱抵掌劇談道古今理亂人物成敗使人聽
之竦然忘倦時出句律意匠至到扁舟荅雪之上侶嬋
娟弄明月興之所至輒悠然忘歸使翁少而遇合未必
如歲晚所得之多也一日過予於桐汭出所著泊宅編
示予予曰此翁筆端游戲三昧耳胷中不傳之妙盍爲
我道其崖略翁默然無言予因書以序之丹陽洪興祖
慶善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七十

宋文

泊宅少翁真贊

王銍

形色保神環無初終粉飾大鈞而爲之容是曰泊宅之
少翁

泊宅編曰烏程之東數十里有泊宅村予買田村下
因閱金石遺文昔顏魯公守湖州張志和浮家泛宅
往來苕霅間此乃志和泊舟之所也續仙傳云志和
越人而唐史以爲婺人予喜卜築之初聞同里之高
風遂得友其人於千載因作詩識之王侍郎性一見
號子泊宅少翁仍爲作真贊

諧史

沈淑

鬼物之于人但侮其命之當死及衰者爾苟人未當死而或命未衰則縱使爲妖爲孽苟能禦之以正亦無如之何矣吳興郡有項王廟自古相承羽多居近廳前後太守不敢入後孔雀恭獨不然之蕭惠明泰始初亦守是邦謂綱紀曰孔雀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延榻接賓數日夜忽見一人身長丈餘張弓挾矢立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瘡旬日而死蕭琛字彥瑜惠明從子後亦爲守其本傳云其郡有廟名羽皇又名憤王甚有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七十一

宋文

靈驗于郡廳事安床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于廳下再拜祠以輒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屐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脯代肉羽竟不能害以是觀之魑魅假羽命以興禍福何貽害于蕭惠明而季恭彥瑜若無聞焉此無他惠明之死期偶至而二人者福偶未耳今雪川城之北門有祠號霸王廟及城門亦曰霸王門廟有碑本朝雍熙四年九月一日建宣奉郎守太子中允通判張懌文也惠明傳稱

郡界有卞山山下有廟當是後人遷之入城耳

南園六老圖跋

陳振孫

慶曆六年吳興郡守馬尋宴六老于南園酒酣賦詩安定胡先生瑗教授湖學爲序其事六人者工部侍郎郎簡年七十九司封員外郎范說年八十六衛尉寺丞張維年九十一俱致仕劉餘慶年九十二周守中年九十五吳琰年七十二皆有子弟列爵於朝劉殿中丞述之仲父周大理丞頌之父吳大理丞知幾之父也詩及亭刻石園中園廢石亦不存其事見圖經及安定言行錄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七十二

宋文

余嘗攷之郎簡杭人也或嘗寓於湖范說咸平三年進士同學究出身周頌天聖八年進士劉吳盛族述與知幾皆有名跡可見獨張維無所攷及周明叔史君得古畫二幅號十詠圖者乃維所作詩也首篇卽南園宴集所賦孫覺莘老序之其略云於是始知維爲子野之父也時熙寧五年歲在壬子逆數而上八十二年子野之生當在淳化辛卯其父享年九十有一正當馬守會六老之年實慶曆丙辰逆數而上九十一年則周世宗顯德丙辰也後四年宋興自是日趨太平極盛之世及

於熙寧元豐再更甲子矣子野於其間擢儒科登臚仕
爲時聞人贈其父四品仍父子皆耄期流風雅韻使人
遐想慨慕不能已已可謂吾鄉衣冠之盛事矣然世固
知有子野而不知有其父也自慶曆丙戌後十八年子
野爲十詠圖當治平甲辰又後八年孫莘老爲太守爲
之作序當熙寧壬子又後一百七十七年當淳祐己酉
其圖爲好古博雅君子所得會余方緝吳興人物志見
之如獲拱璧因細考而詳錄之庶幾不朽於世其詩亦
清麗閒雅如灘頭斜日鳬鷗隊枕上西風鼓角聲又花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七十三

宋文

有秋香春不知皆佳句也子野之墓在卞山多寶寺今
其後影響不存矣此圖之獲豈不幸哉本朝有兩張先
皆字子野其一博州人天聖三年進士歐陽爲作墓志
其一天聖八年進士則湖州人也二人名姓字偶皆同
而又適同時不可不知也

金石錄跋

陳振孫

右東武趙明誠德甫撰其所藏二千卷盡倣歐陽集古
而數則倍之本朝諸家蓄古器物欸識其考訂詳洽如
劉原父呂與叔黃長睿多矣大抵好附會古人名字如

丁字卽以爲祖丁舉字卽以爲伍舉方鼎卽以爲子產
仲吉匱卽以爲偏佶之類遂古以來人之生世夥矣而
僅見於簡冊者幾何器物之於人亦夥矣而僅存於今
世者幾何迺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實焉余嘗竊笑
之惟其傳會之過併與其詳洽者皆不足取信矣惟此
書跋尾獨不然好古之通人也明誠宰相挺之之子其
妻易安居士李氏爲作後序頗可觀

直齋書錄解題甚多載文獻通考此則是不磨之論
錄其一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七十四

宋文

王文書目序

許棐

王文以書謁而貌有羸色予問其故對曰文載書自杭
而湖自湖而秀村縈郭滯日引月長舟不減輕囊不增
重蠹飽而人饑別圖什一之利而未忍不獨貌羸心亦
凋矣予曰女書不售他利可圖士不讀書無業可換况
當天千興太平以詩書化天下天下之士方解醒睡日
剗鉢怠心吾見家韓縈而尸鄴架爾羸然之貌爲欣然
之色矣姑小待

鹽官明倫堂記

鍾必萬

國朝崇尚人文詔天下郡縣立學視三代則有光矣鹽
官學舊在縣治西紹興中始徙於東偏凡五六十一年或
茸或否若傳舍然良可嘆也吳興沈君紡爲縣之明年
特因其舊而一新之屬余爲記以詔多士余竊自念齒
髮如許學不加進朝夕自警且不暇其何以語夫人然
自宦游與夫往來於此餘二十年矣士之叩門者日益
衆况今求田問舍欲老於海昌之上則杖屨游從亦有
責善之義焉故不辭嗟夫自命鄉論秀之制壞而不復
士病於科舉益非一日而今之世爲尤甚父兄之訓子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七十五

宋文

弟朋友之相講論朝夕之所從事於文辭者惟利祿之
是計耳抑不思上之人拳拳教養所望於爾多士者果
如此哉聖賢立教所望於天下後世者果何在哉昔者
吾夫子不過樛栖一旅人耳講道洙泗固無爵祿可以
動學者之心而羣弟子或自齊往或自宋往或自衛往
或自他國往不憚其山川之遠道路之勞而所慕有甚
於爵祿意者日漸月化莫非道德性命之蘊必有出於
言意之表及觀耳提面命則皆孝弟忠信之實舉不離
於日用之常然後知聖人之所以教人學者之所以用

力益在此而不在彼也堂名數更沈君取舊名明倫揭
之可謂得教人之本矣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三終

藝文補

卷二十三

七十六

宋文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四目錄

釋宗相 烏戌

佛說阿彌陀經疏跋

釋元穎 郡人

淨土警策序

李心傳 寓公

安吉州烏程縣南林報國寺記

李道傳 見前

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

藝文補 卷二十四 目次

生從祀

李昌宗

鮑郎塲題名記 爲郡人朱儼

黃寅

朱伯昂還朝序 前人

孟珙 寓公

無菴贊 珙別號

臨終頌

黃公鉞 郡人

天台十疑論跋

葛應龍 監德清正庫

左顧亭記 亭在德清

劉宰

平江府司理廳修造記 爲郡人章巽亭

通知鎮江倪尚書書一首啓一首 倪思

回倪監鹽祖智啓 倪祖智思之子

謝章倉燮舉改官啓 章燮歸安人

田賦箴送戴兄主長興簿

藝文補 卷二十四 目次

跋倪尚書思遺奏

跋三朝賜齊齋倪尚書宸翰 齊齋思別號

故湖州通判朱朝奉墓誌銘略 朱希顏兼知歸安

祭李郎中文 道傳

牟子才 見前

賀明堂禮成表

通丁太守啓

宴江檢詳樂語

脫靴圖贊

返棹圖贊

方逢辰

回安吉楊守啓

回楊守送重午啓

劉克莊

大寮陳公生祠記 陳貴誼

賀游丞相相似啓 游似寓公

受告謝程中書 公許啓程公許寓公

祭游丞相文

藝文補

李龔 寓公

唐僧弘秀集序

方岳

回沈知縣啓

與吳履齋劄子 吳潛別號履齋柔勝子生于德清非寓公也

黃震

林水會心記 爲蒼溪沈氏

梅溪記

長興縣主學廳題名記

題幹文林趙君墓誌銘 墓武康

吳淵 潛兄

濟民藥局記

廣惠坊記

洪芹

起舊相吳潛宅左揆制

鄭厚

賀游丞相相似啓

回台州章通判 巽亭啓

藝文補

謝吳履齋京狀合尖

季苾

祭吳履齋文

慈湖楊先生祠石刻 爲寓公趙與憲

國材

孟東野集序

趙與書 伯圭曾孫

周易直說序

常林 武康人

對聖製奎章間

文天祥

賀吳丞相潛啓

謝吳丞相啓

迎寧國交代孟知府啓孟之縉珙之子

徵奏藁上中書札子時吳潛當國

回吳直閣書吳璞潛之子

回寧國交代孟兵部之縉書

與文侍郎及翁書寓公

藝文補

卷二十四目次

五

與游提刑汶書游汶似之子德清人

文及翁

朱吉甫墓碑記略朱吉甫安吉人

吳泳

德清縣廳壁記

唐棣

因彗變上封事

任子能

新剏回仙道院疏

釋可觀

太史李公神廟碑記李心傳

龔茂良

靈昌廟記爲郡人胡進思

林景熙

永嘉忠烈廟記略爲武康劉士英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四目錄終

藝文補

卷二十四目次

六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四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參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佛說阿彌陀經疏跋

釋宗相

往生教觀真攝心成道之要術也而小本彌陀不特時所宗尚秦譯且造疏立章者衆生有以六方佛已去爲流通分雖近古嘗闢之晚學又乃承用不過指南何從正轍唐初海東曉法師不唯以佛說此經已下爲流通分且以執持名號爲助因此尤超然拔萃於諸疏之上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宋文

予獲是本喜不自勝俟他日刻諸梓與天下共之則使浪斷經科臆判正助者當北面歛衽俯伏而抱愧焉時慶元四年五月既望雪川烏戌比丘宗相跋

淨土警策序

釋元穎

一切諸佛歷劫修行所成國土安立衆生蓋以衆生流轉生死未遇知識阻聞法要不獲脫苦也而衆生或宜以苦事迫切者則聖人於大悲心行折伏也衆生或宜以樂事誘引者則聖人於大悲心行攝受也攝受則有殊勝莊嚴珍妙樓閣大丈夫相安隱之事也折伏則有

胎卵濕化四生九有百憂九惱五苦八苦之相也然於

聖人之心豈曰差別乎且釋迦牟尼亦有清淨國土如

西方極樂阿彌陀佛必有五濁世界如娑婆堪忍也所

以一期化物有彼有此有淨有穢者由諸佛結緣異也

由衆生誓願異也若達彼岸登果位無必固也世智下

凡不曰分別其可知覺乎不曰取捨其可造措乎群經

廣有警策之語偏讚西方阿彌陀佛所居淨土今纂集

之庶裨補遺化激勸士俗嗚呼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而世人或沒於苦海則自甘其分或迷於富貴則自逞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宋文

其得而不知生生死死於瞬息間也久矣至有謂心淨佛土淨空身卽法身及大期忽終無所安立當是時也與夫守志淳一著相修行之人億劫不逮故覽斯文其有發未發之心歟

安吉州烏程縣南林報國寺記

李心傳

自佛法入中國而海內山水之勝率爲浮屠氏有之逮隋唐而尤盛今六百年矣剝俗好佛故阿蘭若之在湖者滋多爲史官時有介僧宗偉來見者曰吾永嘉人開禧間尋師學道至湖烏程之南林愛其風土結草菴

居焉時未祝髮也南林一聚落耳而耕桑之富甲於所
右土潤而物豐民信而俗阜行商坐賈之所萃而官未
嘗譏征焉此宜爲帝釋梵王之宮而未多有也吾嘗血
指書報身佛所說經一七卷口不絕誦鄉人胥信乃相
與築祈年之地今敷文閣學士眉山楊公時領祠部益
捐金錢以爲吾助由是佛法僧之所寓經鍾財之所舍
與其他所以爲叢林之制者次築而舉又度吾之徒積
十有六人俾傳香火之奉顧獨未有以名之也迺請于
禮部得報國舊額而名焉因求余文以指諸壁而余爲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二十

宋文

儒者也自計不當放浮屠氏之言久未之許已而余西
歸請治艦於湖偉求不已余覽其書而難曰國家立郡
縣之學以明人倫此儒者所當務也而庠序之設反弗
若僧廬之盛何哉爲浮屠氏者心專勤願力堅固故
以誅茅刈卉衣荷食檜之餘而金碧暈飛土木勝麗成
於年歲之頃通都大邑或以百數而未已也若郡縣之
學一耳而爲政者往往眎爲棄物曾不嘗省惟闕亭館
宇之爲尚甚弗獲已始捐棄毫末以爲支傾補壞之計
其弗若一也浮屠氏之徒其用財也一髮不欺以爲欺

則有報也故人亦信之而予之也易甚或空囊鉢之儲
而無所靳今之教者莫大於天子之學矣而養弟子之
貲或乃移之以供校官之雜費至於郡縣之間則周親
故資游謁入私用者無不有矣其弗若二也瞿曇之道
非可用以理天下國家者也然其徒之教人乃顯以識
心見性爲事而學校之所謂課試者特不過爲聲病剽
竊之文以償利祿溫飽之願而已蓋皆浮屠氏之唾棄
而不顧者故爲士者亦恥居之其弗若三也今偉之營
是刹也一錢之施弗敢私有銖積寸繫迄于成就世俗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四

宋文

之士當知所愧而又奚議哉昔國一師爲崔趙公言出
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李文公問藥山戒定
慧之說藥山云欲保任此事須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
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今之士大夫考其所爲
滲漏多矣故名雖將相而實不能爲大丈夫此浮屠氏
所以下視而高勝之也余歸伏田里方將耄聿鄉校與
門人朋友講習其間以淑一鄉之士蓋嘗感於欽儼之
言而猶思其弗逮也故因偉之請悉書余所感者遺之
俾歸刻之傳示四方庶有儆也端平元年秋八月吉日

記

乞下除學禁之詔頒朱子四書定周邵程張五先

生從祀

李道傳

臣聞天下治忽繫乎人材之盛衰人材盛衰繫乎學術之明晦臣前所陳願陛下搜羅人材以待天下未至之憂雖書生常談實切今日之務然所以作成人材之本則未之及也臣請爲陛下終言之臣聞孔孟旣沒正學不明自漢迄唐非無儒者然於聖門大學之道或語之而未近或近之而未真理未能盡窮義未能盡精施之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五

宋文

於事未能盡得其當故千數百年之間雖有隨時以就功名之臣亦不過極其天資力分之所止而已治不如古職此之由至於本朝河洛之間大儒並出於是孔孟之學復明於世用雖未究功則已多近世儒者又得其說而推明之擇之益詳語之益精凡學者修己接物事君臨民之道本末精粗殆無餘蘊誠使此學益行則人才衆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往者權臣顧以此學爲禁十數年間士氣日衰士論日卑士風日壞識者憂之今其禁雖除而獨未嘗明示天下以除之之說臣竊謂當

世先務莫要於此今有人焉入則順於親出則信於友上則不欺其君下則不欺其民義不可進不肯苟進以易其終身之操義不可生不忍苟生以害其本心之德誠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可任緩急可恃豈非陛下所願哉如此等人豈皆天資知而行之非學不可然則學術成人才非今日最要之務乎臣願陛下特出明詔崇尚此學指言前日所禁之誤使天下曉然知聖意所在君臣上下同此一心感應之機捷於影響此詔一下必有振勵激昂以副陛下作成之意者臣聞學莫急于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六

宋文

致知致知莫大于讀書書之當讀者莫出於聖人之經經之當先者莫要於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篇故侍講朱熹有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學者傳之所謂擇之精而語之詳者於是乎在臣願陛下詔有司取是四書頒之太學使諸生以次誦習俟其通貫浹洽然後次第以及諸經夫太學者所以教育人才爲國家用且使四方之士聞其風節傳其議論得以慕而效之也今學官選任太輕而學法束之太嚴教育之責有所不暇故近來風節議論亦未有以風示四方之士凡上

下之所從事不過每月之試而已臣以爲非建學本意
謂宜稍寬學官生員往來之禁使得用意課試之外從
容講論文相資益庶幾成就德業以備陛下之官使臣
聞紹興中從臣胡安國嘗欲有請于朝乞以邵雍程顥
程頤張載四人春秋從祀孔子之廟淳熙中學官魏掞
之亦言宜罷王安石父子勿祀而祀顥頤兄弟厥後雖
詔罷安石之子雱而他未及行儒者相與論說謂宜推
而上之以及二程之師周頤臣願陛下詔有司考安國
掞之所嘗言者議而行之上以彰聖朝崇儒正學之意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七

宋文

下以示學者所宗其所益甚大其所關甚重非特以補
祀典之闕而已陛下不以臣言爲迂誠能下除禁之詔
頒四者之書定諸儒之祀三事既行人心興起當見天
下之才日盛一日天下之治歲加一歲其或不然臣請
伏妄言之罪取進止

鮑郎場題名記

李昌宗

權鹽之利後世不得已也不得已而又爲之賦則臨蒞
貴乎專經理在乎人鮑郎爲場列竈九歲課三萬五千
六百石有奇而年督指買不與焉迺浸就弛弊

言路上疏謂寤於兼二之冗庚辰詔典銓注顯官母與
鎮稅事癸未又詔今後鎮官免以鹽場繫銜膺是選者
僉爲難之蓋催煎之職雖舊而茲方更初昔之官守之
多而此爲初政更初則責任有歸一額有虧誘以何咎
初政則來者審擇百度執折必就其良噫嘻難歟雪川
朱君俯中興勛相曾孫公謹廉勤得於家傳始服茲事
顧祗規模蕩如也諗辭於民民勞而庠詰故於吏吏情
而黠迺肅申約曰官不可虧虧官負課私不可損損私
傷生回媮心而赴功宣上旨以布政劑量斥地之廣狹

藝文補

卷一十四

八

宋文

陞降戶額之輕重易置半益之開塲室塞鼠穴之滲泄
通飭藏宇迺穿運渠迺置程籍凡一介蠹公害民之事
悉就罷行至於復解請賦稍定輿皂郁然如方典之家
甫期而課增新羨比及三年祗諸塲爲冠可謂能其所
難矣垣車策勲必有爲王誦之君既請代屬余曰舊有
題名二十四人更十七載俶落紹興壬申訖於嘉定辛
巳中間胡君所立也今釐事方新請爲撫其略而改圖
吁螭首龜趺巋然廳事豈徒姓字遷次云哉於以識歲
月紀治理夫經營疏浚爬羅剔抉則源深而流長扶持

全護訓飭道齊則本固而未茂君其有志於此歟余聞之敢爲之記若呂溫所謂不居其官民而代人記者則媚人余也何媚之有嘉定十七年甲申仲春月朔朝奉郎新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李昌宗記

朱伯昂還朝序

黃寅

周官三百六十而監人屬諸天官其任至專其責至重及考其所掌之政令而鄭司農廼謂受入教所置是也蓋受入處置一或失當則爲瘵官曠職是豈容於不謹乎海鹽鮑郎鹽場歲入三萬五千六百石有奇曩歲監藝文補

卷二十四

九

宋文

官兼領鎮歲事務繁夥賦課爲難嘉定庚辰言路抗疏上俞其請始詔特置額員吳興朱君不卑小官毅然發軔一定式程井井有條清夷不紊三載考績課額獨登會鎮有關政暫煩共二且將幾年曾不以代庖而有遐心以文會友以禮飲鄉以道理剖曲直商旅阜通閭里安輯人皆曰所以幸吾邦者不淺余謂記止是乎亭民境壤與齊民接挺私怙強舊染成俗亭民之謹畏者固不爲亭民之頡頏者不免也齊民之惡少者所樂從齊民之善良者不安也君其肥羸事功以興君其

導齊人心以格亭民於是乎自愛齊民由是以自適又何其幸歟雖然此亦跡爾要以廉勤爲本以公恕爲守故君子觀其終而後爲不失君今還朝其能以條畫事悉力而開陳之則儒術之行天下自富豈特此時已哉姑叙繁以示終譽君名俯字伯昂中興宰相之聞孫也歲在甲申日丙戌黃寅序

無菴贊

孟珙

老拙愛遊戲忙裏放癡憨正當恁麼時無處見無菴混沌菴之基太朴菴之梁太始菴之柱太極菴之坊兩儀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十

宋文

菴之戶三才菴之房四象菴之壁八卦菴之窻白雲菴之頂清風菴之牆誰人運斤斧大匠曰羲皇明月爲伴侶萬古其如常欲知吾富貴秋水接天長水雲不到處一片玉壺光

臨終頌

孟珙

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踢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

天台十疑論跋

黃公鉞

吳興人

古人以懼心休迫發矢入石怒氣激烈刺山飛泉誠一由中無情能感況於裂除疑網凝結信根念佛三昧精

進不變淨土雖遠決定得生而世人疑信相半是用掇智者之各問列無爲之序引刊印普施用廣流傳助我善友堅持信心者也

左顧亭記

葛應龍

漢餘不鄉隸烏程縣鄉名由溪之清澈謂其餘莫此若也至晉隸武康唐析武承塘東界置武源縣卽餘不也武源改曰臨溪臨溪改曰德清遂爲定名協於餘不之義縣因溪而尚其清溪亦因人而增其美晉車騎將軍山陰孔敬康愉人之瑞也幼以孝聞長以信著晚以節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十一

宋文

稱溫嶠語之曰能持古人之節歲寒不凋惟君一人考其言行訂其初終清正莫如焉嘗遊餘不亭路逢龜龜者買而放之溪龜於中流左顧數四暨以功受餘不亭侯之封工鑄侯印印龜左顧三鑄皆然乃佩之自是人名溪爲龜溪而溪增美矣龜神物也敬康清正人也惟清正者與神爲一中流左顧人曰龜有知也印龜左顧人不以爲事之恆則以爲傳之誕惟通者信之左顧名亭君子異其龜慕其人也人若敬康非惟今世所少古豈多乎哉縣志言宣和初宰西安趙景東重建餘不橋

中爲大亭扁之左右二亭翼之左曰左顧右曰吳羌景東才長之宰也當清溪寇起郡邑震撼人民駭逃景東獨發倉廩集宴健團保甲賊犯邊境邀擊之擒獲其首徒器械縣賴以全固宜其能思古人而亭左顧也竊意自東晉以來至宣和之前宰茲邑而能存古者不乏當時興焉有不暇紀後人忽之有不屑記寢遠寢忘過者徒見溪流之或舒或怒或白或黃溪舟之或舫或舳或蟻或奔而已淳祐戊申冬余受辟浙西帥監德清正庫朋交喜言庫廨占溪山之勝余亦喜之至則知爲左顧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十二

宋文

亭而亭亦非舊扁雖扁曰第溪山而溪山俱無在眼者入小室啓北窻僅見其扁余慨然不自安也語于衆曰孔將軍放龜之所不宜私居而私障之況爲東西舟楫經從之所爲遠近賓客遊息之所爲監司奉候臨止之所爲本縣祝壽放生之所居甚卑隘不稱居之安乎雖寄居借之前官又借之我必復之有是其言而難之者庫官之廨未易成也余曰帥量包川蔽智周事物示城內外遺跡勝區圯缺歛全陋朴頓麗隘狹盡斂朽縮突壯百爲新美其志存古勵俗也德清其鄉邑也庫官

才屬也。一庫廨何難爲已而白之其應如響且曰縣復此亭而修治之吾當助之遂檄縣及庫庫給十七界楮萬有五千使置廨縣給五千楮使治亭庫廨詳悉余已記之宰欣承帥命撤舊更新昔之障塞者既闢之而薰風之自南者薦其清昔之藂蒼者既疏之而蒼松之在望者見其清蓋是亭之址南則面吳羗山而山光接北則枕餘不溪而溪光遠中朔三間高敞得宜扁復左顧亭之舊左顧之東三間扁曰濟川以爲達官顯人入位表著出臨臺郡皆宜思濟斯民非徒若溱洧之僅濟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十三

宋文

也左顧之西三間扁曰際清以爲良朋勝流清思之合清德之會取前修之詩際天氣象何其清之句也宰之規圖若是其政與志協可知矣乃謂余曰亭復於縣子之果也亭新其舊帥之惠也記屬於子事之實也余何敢辭原餘不之義嘉德清之名迨念敬康增美於餘不遐想靈龜示靈於左顧以宰之才良超於諸縣帥之德度恢於時賢願述而明之余又有說焉溪以其清而爲縣之最勝龜以其靈而爲溪之至祥靈足以稱其清矣左顧懷生育之恩印鑄昭神物之具是惟敬康之清正

感之入茲亭者思左顧而竭忠盡於國家以不負平時之恩寵思敬康而飭行義於公私以漸消斯世之貪濁其濟可博其清可全則重新斯亭之意不沒矣不然德清徒一縣之美名左顧特一時之靈異而諸扁之揭總爲美觀凡百君子其思之帥安吉趙公字德淵名與憲

平江府司理廳修造記

劉宰

吳門臺府之會事雖小必上聞理掾刑獄之官令雖嚴不下達故相承以省事爲能掾舍久不治更丙戌夏秋風雨之變殆甚而吳興章君巽亭寔來君才足以爲勇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十四

宋文

足以決而智足以審所先後曰吾職守之未知遑恤乎私乃相囚宇而以式法他囚具壞者必葺闕者必補而非法者必去使不幸而麗于罪者寒燠不爽其宜食飲不愆其度囚知君之愛我而非厲我欲安全我而非一於斷棄我也辭皆以情曰吾情實然死不憾上其獄於臺若府臺府亦曰掾當是也吾何云旣細大之獄不寬而上下之情咸若乃敢圖安而以掾舍不治告時令司農卿林公介實以憲節攝府事聞之曰子刑官也而吾刑是司子宜其官吾庸多矣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謹下

給緡錢千君卽因地度宜市材鳩工顧廳治以前舊貫可仍則仍之餘皆更造經始於丁亥中秋前一日而落成於良月之末舍爲屋三十有四楹合土石竹木瓦甍釘灰工食之費過所給倍取諸俸料不以煩官其中之歸然者曰清安堂堂之後爲齋曰盡欽而其東之翼然者曰務平軒皆取昔人刑獄清平欽恤之意公其名泝其實君之用心可知君以其成之難而慮來者怠其葺之之易也屬余以記余君之先公侍郎門下士也故受簡不辭而復於君曰吾聞諸夫子有一言而可以終身

藝文補

卷二十一

十五

宋文

行之者其怨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夫拘繫之桎梏之壓焉使不得避戚戚然赧赧然居之不安孰有甚於囚圜之人乎曩君與家人之未獲所安也猶汲汲然求有以安之君與家人旣得所安矣獨不能因吾身之安而念彼之不安乎因吾家人之安而念彼室家之不遑安乎若然則夫子所謂恕孟子所謂善推所爲不外是矣充是心也國可治天下可平也獨理掾乎哉獨刑罰清平乎哉君曰然當書子言鑲之石與來者共圖之君字某今官某郎

通知鎮江倪尚書書一首啓一首

劉宰

竊以秋臨季琯金氣高明恭惟某官卷懷經濟之業來惠疲瘵之民萬井歡呼百神呵護台候起居萬福某陋巷孤生不幸食貧早與世接悠悠風塵未見剛者尚書其人歟尚書大節日星昭明奴隸皆知之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又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某不勝拳拳時事如大廈之傾所憂棟桡顧非綢繆若羅蔓然者所可知幸有一二任重之才進不居高位在高位亦罔克久天歟其人歟尚

藝文補

卷二十

十六

宋文

書立朝天下懽然曰尚書位冠文昌其遂將秉鈞乎某曰不然尚書之所抱負之所言論之所設施異乎今之從政者天未悔禍解絃伊始而覆轍不懲尚書其遂去國矣未幾而京口之命果下或者又曰尚書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被其賜其肯歛之一州乎其遂將隱矣某又曰不然尚書朝舊臣二十年法從旣非縈身亂倫者進以禮退以義綽然有裕亦豈諫不用則怒悻悻然者哉且千里而守有社稷有民人有財用有刑賞之柄又地當要衝凡府兵天下所畏孫仲謀劉下邳所藉以興

方時多虞得人焉而靜鎮之折淮北之衝固浙右之圍其庸多矣尚書乎何辭今聞已諷剛日遂抗前旌幸甚幸甚其懶與性成病與運會烏復可處於士君子之列以是奉祠東歸掃迹衡茅種蔬藝麻以自業暇則挾冊讀書詠歌古人不復以姓名聞於有位者尚書之來自以松苓遠志小大才殊而氣味相似緘辭薦誠不能已已輒裁短啓而侑以一箋窮居無書史強所不能筆縱字大或塗之或乙之非所以事上惟幸恕之一登龍門疇昔所願乃今受廬爲氓往役有日矣而病不可前遇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十七

宋文

合固有分耶天未厭宋聖德又新選衆而舉伊臯不鳳則莫謹上爲世道崇重之請

陳善閉邪正賴六官之長承流宣化忽來千里之邦雖北府盡付重臣而南面可無拂士出人望以在外識時危之可憂肯把一麾而來猶爲三邑之幸其官凜然大節行乎累朝晦冥日星汙塗玉雪四維不張國乃滅力排當世之非匹夫不獲予之辜勉爲斯民而起屬世變之愈下而事勢之適窮空玉帛以交鄰理難善後糜金穀以養士戰則不前旱魃與飛蝗相仍楮幣與青蚨懸

絕併日一食斛米千錢田里之間多賣產以鬻妻道路之上有析骸而食子渤海之盜必起潢池之中季孫之憂豈在蕭牆之外前車之覆轍不戒當筵之舞袖更長有社稷臣於公近之矣欲邦國治捨我其誰哉泛觀論諫之數十百篇可誅貪夫於千萬世下雖七年病三年艾若未易以遽瘳而一女正百女淫尚或使之知恥胡爲勇退莫遂留行膏肓若何藥石去矣幸厥今股肱之郤無如吾父母之邦孔子用則行舍則藏本泰然而無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寧薄之而不爲惟戰衛之疾驅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十八

宋文

慰履封之願望某丁年一第新歲三毛壯志蕭條著鞭焉往病容滋漫看鏡自慙猥以名聞許陪堂審譬諸倦翼圖南何爲如彼泉流得坎卽止猶叨祠廩以累縣官鮒魚之活斗升敢久私手德賜鳳皇之翔千仞願卽聽於召還祈嚮采深敷陳罔既

回倪監鹽祖智啓

劉宰

秋序將中餘暑未艾恭惟某官小須華次卽上要津神具相之台候動止萬福某一自從者還延邑入山益深不克以時上記解組後兩月延之士韋斷者來能言在

延時以季子故植表祠門列楯沸井備見所以旌賢尚德之意良用欽嘆且恨不獲以此時奔走後先也一介行李之臨雙魚併墜所以慰藉拊存厚甚其何感如之某官正學足世其家清標不染於俗延雖辟左猶古名邑糟丘非賢者所居豈君相姑欲引之自近故邪先正尚書名德之重節行之高百世師表某早歲自棄明時不得在門下士一人之數用爲大恨乃今得以哀些自見真所幸願兼得伏讀制表遺藁雖時異事殊猶得想見當時君臣相與之懿草野孤臣感涕不知所云謹當藝文補

卷二十四

十九

宋文

遵稟以不肖姓名附見卷尾必遲數日專人并元匣緘納丹徒大夫處不敢浮沉不敢稽違仰乞台照顧渚春芽足清滯思南昌秋筵可障俗塵二物拜嘉尤深銘佩寒鄉無致遠之物此自執事者所知某物謾反回箋輕瀆愧甚江西師機之所踐履之所言論不覩先尚書益當世善類所望以植立斯道者奄忽長逝知不知所共悼而况鵠原之情謂何某以平生未及登門不敢致鷄黍之奠亦以自有亡弟之戚不及端拜慰牘竊乞情貸吉人爲善唯不足要之我輩未死無非勉於爲善之時

況當盛年尤宜自力以濟世美某敢以爲請舊治凡委願聞

謝章倉煥舉改官啓浙東幹官時

劉宰

分玉節之光已叨辟命通金閨之籍更冒薦書受恩不貲拊躬知懼竊以居閑以得祿爲急從士以脫選爲難起之於家食無聊之時舉之於歲月無聞之後有一於此足爲特達之知兼二得之宜謂殊常之遇矧求之者皆有道而主之者皆近臣顧求者不與而與其不能求主者不觀而觀其所無主連飛鸞奏等是鰕生厭惟艱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二十

宋文

哉見亦罕矣必有若囊錐之脫穎庶不孤藥籠之兼收而某學負初心病添俗狀識慮謾疲於細故器資不及於中人一字之褒雖可踰於華衮斯言之玷恐有累於白圭某官以已而推之人居今而行乎古自以平生之志誓不苟圖故於屬吏之中嘉其靜處此事蔑聞於後世此生親見於吾身然而僥倖難常報酬無所惟期後日勇退急流衮衣繡裳歸味閑中之趣青鞋布襪庶陪物外之游

田賦箴送戴兄主長興簿

劉宰

凡民之生有田有賦期欲不違數不可誤稽其當輸已輸而勾則令不煩民乎何尤一或不然則權在吏緩急逆施民乃慢易其頑者慢而善者擾豈惟病民經賦滋少故古設官惟簿曰主冊急毋荒上帝臨汝

跋倪尚書思遺奏

劉宰

范忠宣公疾革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子平正以公口占皆朝廷大事慮有後患卽以其本繳申穎昌府後果有疑遺表非公意者竟賴穎昌本以免然則尚書倪公臨終必自草奏豈惟見其精識不亂其爲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三十一

宋文

國家慮深矣

跋三朝賜齊齋倪尚書宸翰

劉宰

孝宗宸翰

臣於此卷見孝宗皇帝聖德三焉宰臣同時進擬學士七人而六人在朝儲才之盛也於七人之中擢任倪公而文章氣節皆可與日月爭光用才之審也郭師禹光宗皇帝之舅以才受封非將內禪不授節鉞抑近戚重名器也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我孝宗皇帝有焉嗚呼聖矣哉

光宗宸翰

光宗皇帝受禪凡一話言一舉措必視太母慈顏稟壽皇慈訓觀其以倪公草伯圭制爲恆壽皇之意以繳吳城除郎爲契兩宮之心故驟自庶僚擢登禁從他可想見異時小愆常度蓋疾病則亂貴賤所同而近臣無如韓魏公者小臣辱賜第龍飛之初嘗瞻日月之末光讀此感涕不知所云

寧宗宸翰

尚書之鎮當塗泉南撫摩其民不啻其父母之於子故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三十二

宋文

京口命下闔境欣然引領南望曰庶撫我乎而竟改命天下三百餘州那得一時邦伯皆尚書者恭觀寧宗宸翰重爲鄉邦惜

故湖州通判朱朝奉墓誌銘略

劉宰

君諱希顏景淵字也世家吳門入太學爲諸生陞內舍中上舍試擢第就上元尉調揚州教授用舉者改秩知湖州歸安縣君爲之立類帖而權科簡勸義役而役使均置田以飯囚而絕瘼死之寃爲禮以勸分而得賑饑之實烏程褚氏女奴竊藏以逃其父懼及迫之溺死而

訟褚氏疑不能明郡以是屬君君致女奴之弟一問得其情閭郡駭歎社稷壇壝按之禮典新其什器神用休嘉物無疵厲倪公思一代名臣高其能爲紀之滿秩舉最差福建轉運司主管文字歷通判湖州湖經總制額特重會前政多故吏滋爲姦期會稽違督責日峻君卽與所部約截爲期而除宿負度宜定數而減虛額屬部欣然力省而事集罷爲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壘湖州長興縣至德鄉福來山鄉太陽塢之原銘曰耕之地同彼獲則厚賈之肆同彼鬻則售貨寧彼珍力則我勸嗚呼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三十三

宋文

景淵而止於是有苾其香式敬烝嘗弁山之陽庶我桐鄉

祭李郎中文

道傳

劉宰

嗚呼故歲之冬君將過余粘紙窻隙掃葉庭除遲君之來艤棹寒浦亦旣見止笑語怡愉酌酒瓦盆烘寒地爐君失其貴我忘其愚從君西山飛雪先驅千崖圭壁萬壑笙竿恍疑三峯釣天帝居杲日朝升分袂首塗余雖重別猶懷後圖君握余手泣涕沾裾後會之難豈可欸自君西歸僅一交書聞從賓友覽勝匡廬緬懷清致

帳羽不鳬云何不淑一病弗蘇君貌雖臞而氣則腴一麾出守心恬意舒志隘長沙論鄙三閭云何不淑嗚呼天乎旅覲當還客路多虞寂寥歸裝曷供百須我窮莫救恨渺江湖淚修辭往奠生芻寒窻漏日老葉飛枯柴門歲晚風景不殊昔迎君來被服襜如今吊君喪丹旄天隅吾道非耶嗚呼天乎

賀明堂禮成表

牟子才

天子接千歲之統誕受丕基明堂度九尺之筵備成熙事下民祗若上帝時歆恭惟皇帝陛下受命溥將承謨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三十四

宋文

丕顯因五福之昭大亨崑崙得萬國之歡何虞殳斨我將之伊嘏立爾極於烝民臣尚執干戈阻趨遵豆雕縻無疆之德莫陪多士之聯

通丁太守啓

牟子才

玉坐疇咨金郵迅喜開臺泮渙方將窮勝事於園林統府浩懷乃幸屈价人於藩翰紫馬西來而捧擁青羅東首以侯迎敢後鱗函式前驚翽恭惟某官星沙上瑞天柱高標文章五色錦之脫機光奪日月器量萬斛舟之轉柁勢壓波濤平生自詭於民庸時望積闕於朝著京

之西蜀之表從容前箸之借籌淮之東江之南掩冉除
麾之交映俄主書於金耀旋持正於玉條總夏官司武
之權七兵有秩覽蒼錄考工之記五雉爲修步武峻窮
功言炳蔚以韓吏部斗山之望參裴丞相淮蔡之軍方
共占勝氣於赤雲已同奏捷書於清晝天知一節霜揭
六絲華表鶴歸久矣認令威之城廓草廬龍臥豈容閑
諸葛之扇巾合展翮於鵬圖俄移輪於熊軾粵惟吉水
實號輿都式喬木之廬山尚帶醉翁之文墨誦連牆之
句曲誇傳蘇子之風流蔚然諸老典刑之邦着此當代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二十五

宋文

文章之手環旒念念惠顧遠民步履村村爭誇新尹玉
符忻合竹馬驩迎近事目存已揭使華之樣遠猷心渴
諒虛從橐之班某鈔槧罔功緹屏非據昔寄巢雪外因
嘗竊大幕府之庇休今別駕治中又獲際古諸侯之節
度將幸識荆之有日孰云御李之無從君子憂道不憂
貧已躍躍志得輿之喜國人望公如望歲毋徐徐爲緩
轡之行

宴江檢詳樂語

牟子才

繡衣立綵服趨俯拾省郎之選玉露繁金天豁漫爲司

馬之行不敢賡東坡點絳脣所願賦李賀高軒過意不
在酒文以足言恭惟判府提舉檢詳攬星灣之炳靈空
睢漢之藻繪焚香讀易得伏羲先天之心鼓瑟詠詩有
魯點莫春之樂恥作三代而下人物直求六經向上工
夫去國身輕勢有如於飄葉在家飯淡人莫拚於餘芳
幾年冷面世無知一片古心人不識合孤斟於北斗俄
具理於西江文通五色筆重來尚記承明脚跡公著戲
綵堂無恙猶存元祐歌詩從前麾節豈無人似此衣冠
能有幾天全是樂人艷其榮矧茲一男子之行補此四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三十六

宋文

先生之坐扶開宇宙千年秘恍如濂伊洙泗之遊拈出
江山一段奇便是睢嶽嵩廬之樣鸞鳳之車先戒虎豹
之喙已空紫界官牆且聽鷄人傳漏箭翰林華蓋又將
鯨力破滄溟通判校勘半刺佐州六條受察黑貂裘敝
昔慙閣筆於館中白鷺洲橫今幸題輿於戲下初非展
驥徒贅畫蛇所忻丞壁之方書猶及仙舟之來駕名位
不同而禮秩亦異敢要龍節之來斯德音無爽而壽考
不忘願奉兕觥而躋彼已盡洗熱烘烘之暑氣好語談
活潑潑之話頭嚮出谷後精神魚躍淵時氣象匪由強

他直是相關莫教北海酒樽空用塞南豐香瓣敬廬陵
風月三千指未問醉園吏部文章一百年行抒遠用欲
資一粲更詠七言

神螺卷雨入田疇遺得公堂一片秋天上已催郎署去
人間難挽使華留莫嫌仲舉題輿晚猶及東坡秉燭遊
易在虎皮公在坐試開寶篋爲人謀

脫靴圖贊

牟子才

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轡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
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二十七

宋文

寶之嬖倖歟疏摘詞章浸潤宮掖吾觀脫靴之圖未嘗
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疎直惟公之高躅兮霍
神龍之不可以羈繼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
欣戚也

返棹圖贊

牟子才

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騫兮風雅嘯視兮爵祿我
思古人伊黃山谷曷爲使之六年變道而九日姑孰也
其符紹之朋黨歟組織寺記指摘實錄吾觀返棹之圖
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

兮渺驚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
何所榮辱也

回安吉楊守啓

方逢辰

六十屬觀象喜頌魏闕之條二千石惟良融作雪溪之
慶與時偕極何福不臻恭惟某官風韻浚明天資凝遠
陽春布德已奉行玉札寬大之書肆夏升歌卽展布金
鑒論思之事某未申贊賀先辱貽箋茲飲公瑾之醇醪
不覺自醉若作商宗之醴酒更賴汝爲感之在心言不
盡意伏冀台照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二十八

宋文

回楊守送重午啓

方逢辰

其冷坐道山罔記菖蒲之節香凝茗水忽傳竹葉之聲
敬再拜之得一醉矣有餘謝悃尚須嗣箋第乏報瑀惟
祈炳鑒

大參陳公生祠記

劉克莊

紹定三年某月某日詔罷福州福清縣稅陳公貴誼之
請也時公以從橐侍經筵間爲上言臣之鄉邑土瘠俗
貧物貨不產商賈靡至其民皆墾山種果萊漁海造鮭
蛤之屬以自給海口鎮在縣之東旁有墟市縣民之適

鎮者鎮民之至縣者不過各負挈所有以相貿易既稅於鎮矣徑港在縣之南又置寫稅焉又稅於縣焉是二十餘里之內凡三稅也不已重乎臣嘗訪求其故稅錢之隸縣者日止數緡隸州與漕者月各四十緡而已官府之大利源之廣豈與赤子較此毫末哉臣以爲罷之便玉音欣然即可其奏邑之父老旣扶攜聽詔歌詠聖德復相與像公而祠之記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唐人亦云捕蛇之不幸未若復賦之不幸悲夫天下之不仁至盜而止復有不仁於盜者乎天下之毒至蛇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二十九

宋文

而止復有毒於蛇者乎此儒者之篤論而聚歛之臣所未嘗講也故人主必親近儒臣然後聞正大之言然後功利之說莫得而進公之建是言也非私其邑之人也儒者家法然也齊設衙麓舟鮫之官以龍山海數澤之利姑尤聊攝之人群起而詛尹鐸爲邑減其戶租晉陽之人卒懷其惠衆之爲是祠也非私公之賜也民之秉彝然也初嘉泰壬戌公之先太師內相嘗有此請其議中格至公乃緒成之公家世邑人也去而僑於武康居

輿輔之近而不忘鄉井之遠處旃厦之遠而深隱閭閻

之患其父子間議論風旨如此所謂世載其德者歟所謂必百世祀者歟雖然建一議畫一策近臣之事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四方有敗必先知之大臣之任也天下郡國之廣不止一方民生疾苦之多不止一事公方坐政事堂與吾君吾相汲汲共圖之矣吾儕小人何足以知之

賀游丞相似啓

劉克莊

播告辨朝廷登真宰人主之職論相上方注倚於儒宗大人爲能格君公素講明於心學明良胥會今昔罕逢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三十

宋文

歷觀莘渭王佐以來因歎漢唐相業之陋弘談經而阿世崇挾術以抹時彼哉雜霸之淺圖無上自售責以敬王之大節非乃所知是必道術得聖經賢傳之精微謀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身負海內蒼黔之望始膺陛下夢卜之求恭惟某官鍾間氣於岷峨沂大原於關洛窮理盡性至命有作聖之功夫責難陳善閉邪積回天之力豈每獨立當雷霆之怒亦苦口進藥石之言其告於旃厦也先大本大經其著於廊廟也皆仁心仁聞久矣有登庸之意決於辭宥密之時裕陵敬光謂他人雖推

弗去仁祖用弼以近習莫知其名揚於廷而宣麻立乎
朝者舉笏蓋先諸老而予環者上之眷後群公而當軸
者公之謙茲天命人心去留之本原亦君德世道轉移
之機括本氣實則客青去初着誤則末勢分艱哉列聖
之經營重矣一身之負荷在典午末復存賴王謝之兩
賢洎建炎初再造亦趙張之二老以今準昔異世同符
固將享武公之年何止書汾陽之考某頃田間之負耒
期閣下之秉釣不圖殘年真有今日非謂托身於元化
庶幾拭目於太平章句才衰無復徂徠之歌頌肯甘情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三十一

宋文

切但思楊翟之逃歸

受告謝程中書

公許啓

劉克莊

溢長鳩工適當鴻筆寓河洛圖書之直臬事有光拔卿
雲輔轍之綸言甚寵會謂至愚之質併加溢美之褒
歷觀西掖之雄辭無出東坡之巨擘袞鉞一語風雷四
方凡五采之彰施蓋萬口之傳誦侯利建由江左憲臣
而進擢范子奇以將作入匠而召還非兩制如金石之
不刊則二人與草木而俱腐歟今漢詔復出蜀珍如某
者久息影而深藏忽強顏而浪出孔戕負二宜去奚待

人言嵇康有七不堪懼嬰世患至若蹴升華序驟昇隆
名身糜牡駕駒轡之間敕經鳳閣鸞臺而下念其江湖
流落之久飾以雲漢昭回之光昔靈均自言有衆女之
余嫉虞翻遺恨無一人之已知詎意孤生親逢殊獎良
由筆端之子奪當不待身後而議論公驅馳頓覺於光
華舞蹈不知其鳴咽茲蓋伏遇某官國之龜玉學者斗
山文辭獨行於朝廷言議可著之廊廟盛德大業爲歌
頌其誰宜賸馥殘膏被沾丐者多矣綠綈初下皓首尤
榮然某親年愈高宦情亦薄上書而乞骸骨庶幾得竭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三十二

宋文

力於旨甘函詔以示子孫焉敢委大惠於草莽

祭游丞相文

游名似
寓德清

劉克莊

於惟聖宋名相比肩萊公英偉或惜其學之未至涑水
純粹或疑其才之稍偏堂堂克齋庶幾於全其師肯後
溪之密付其家訓忠公之嫡傳其論諫古人之遺直其
文章天下之至言其溫如春其重如山其虛如谷其靜
如淵寶紹之初已抱負夔萬之望端嘉而後遂伯仲韓
富之間方爰立皆服其德量既退處猶問其貌年儻斯
世之欲治盍再秉平化權意歸袞之有日忽騎箕而登

天淒善類之相吊致遺恨於逝川惜當國之尤淺竟齎志於重泉使久居於弼諧且傍無於撓牽其立政與造事必掄後而光前烏虜此謂之愛公可也要未爲知公者焉祁國梁溪僅三數月上印而去不失爲賢苟爲不然雖久且專路公晚節出涕於落旄鉞槐相遺命祝髮以易貂蟬孰如我公得閑於亡恙之日辭寵於未厭之先於心無一毫之歎矣是氣塞兩間而浩然言念昔者甲午初元麟寺樞府兩相周旋

泉奏篇公

既登庸我復招延十年九斥一日驟遷出典故之稀闊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三十三

宋文

越尺度之拘攣雖薄材慙於韓陸然昭代法乎坤乾在廷斷斷獨公惓惓曾不旋踵局面要翻公去廊廟我歸田園去夏浪出宿病沉綿作書訣公尚灑答巖我猶偷生公爲飛仙士懷一飯矧出陶甄道之云遠阻哭墓阡此誅卑爾尊鯁酸寒追記丙午攝乏掖垣偶偕竹湖訪公留連合詞勸公時事實難方欲爲國立太平之基豈可使身無一日之安公拱手曰某有去爾子各勉旃其詞之嚴色之毅吾二人者退而歎曰此其所以爲果山歟烏虜公與竹湖莫起九原我著斯言以俟史官

唐僧弘秀集序

李 龔一

古之吟詠情性一本於詩詩至唐爲盛唐之詩僧亦盛唐一代爲高道爲內供奉名弘材秀者三百年間今得五十二人詩五百首或取於各僧本集或出於諸家纂錄皆有拔山之力搜海之功風製不塵一字弗贅發音雄富羣立崢嶸名曰唐僧弘秀集不敢藏于巾笥刊梓用傳識者第毫殘松管燈焰蘭膏截錦揚珠神愁鬼毒詩教湮微取以爲緇流砥柱藝苑規衡非假沽名鼓吹於江湖也兼禪餘風月客外山川千古之下一目可見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三十四

宋文

耳皇宋寶祐第六春中和節日荷澤李龔和父序

回沈知縣啓

方 岳

雲飛鳬舄春洽雉郊事大夫之賢坐想彈琴而治去父母之國何當騎竹而迎遠哉遙遙于以負負恭惟某官毫端若雪之秀胸襟湖海之豪孤嘯風煙未覺休文之詩瘦獨醒塵滓寧甘東老之書貧縱不盛之白玉之堂奚至屈此青山之縣民瘼極矣吏奸奈何如使倒持太阿而授之焉用若發新硯之爲者一牛橫笛第令安雨外之耕五鳳塗芝政恐有日邊之召願言公尹留惠疲

氓某起從田間寘之幕底邊城吹角毛錐顧安用哉茅
屋生苔老生亦欲歸耳自笑儒冠之誤每思農畝之荒
望美人兮一涯庶幾玉我期明月於千里翹企金相

與吳履齋劄

方岳

某門牆老生也當先生端憂讀禮之時罔極奈何之日
謂當時問啓處體力何如而姓名不至几閣者幾何月
矣三年牛下日夜望先生爲蒼生起引衆君子而聚之
奈之何卦氣爲剝一小人足以爲間所謂吾末如之何
者今伏戎于莽天下之憂方未歇也夫之爲卦以五君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三十五

宋文

子決一小人其勢甚易乃不曰小人道消而曰小人道
憂何也其意蓋曰苟非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適足
以使小人憂而已夫其憂之必將圖之圖則無所不至
矣中外之議以爲能折其圖者非先生莫可乃儼然在
冀經之中天意竟何如也某起流落爲掌故吏殆是三
入承明歎老嗟卑亦非雅志故具論中外之所不滿者
如此惟先生教之

衢按秋崖集與吳氏啓劄頗多但不明註其昆弟字
若諱不敢妄輒耳

林水會心記

黃震

行都間北可十里有瓜涇焉茗溪之沈氏居之園池靚
深可樂也一日復築室其勝處曰林水會心屬余記之
余曰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水便有濠濮間想此晉人
之言莊子之學也子之名室得無有取於是乎夫人一
心物物可以坐照然使一有所奪雖泰山頽乎其前而
不覺惟凝神息念脫去世慮則雖草木榮華之飄風鳥
獸好音之過耳一一皆吾真樂也晉人夷曠宅心事外
時庭柯以怡顏枕清流而自潔脫然瀟灑之趣固宜往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三十六

宋文

往如此然此特晉人之所謂會心者爾天高地下萬物
散殊皆造化生息之人而至理流行之寓人爲萬物之
最靈而此心又人之所以爲靈天包宇宙細入無倫何
莫非此心之所會豈徒會之要當實以體之真見天地
萬物之與我爲一又當仁以行之使天地萬物皆由我
而各得其所此則有貴於吾心而人之所當盡其心者
也聖賢之功雖未易一蹴到亦豈容自娛於林水之近
者而已耶吾夫子川上之嘆周茂叔窻前之草生意流
動近而有遠者存必如是斯可言會心矣沈子曰然

吾心也幸書之以代座右銘

梅溪記

黃震

自柳下惠樗里子以其所居稱而後世多効之近王龜齡稱梅溪効之者益衆然必各有其實也趙君元父生王侯家於山林本無雅故亦扁其居爲梅溪於是或疑而求其說曰豈高山景行之意豈清標逸韻之寄豈舊家茗雪名幽趣而此乎誌君皆不謂然獨問余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有諸余謂氣一耳由動靜始有陰陽之名交迭相摩固不見其端與始然造化無形惟物有稽往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三十七

宋文

則必復動者其候草木黃落而萌動霜降水涸而泉動至於一花初白疎影浸流生意胥動孰此爲昭著他日春徧宇宙芳潤拍塞皆由此擴充爾此非動之端陽之始乎君笑謂此正吾名梅溪者也然則君於生意之妙得矣尚於擴充者勉之哉

長興縣主學廳題名記

黃震

縣之有學於教養爲最切蓋士方少長閭里聞見未雜父詔其子兄率其弟必先使挾策游縣學於斯時也蚤正而素定之是水方出而澄其源水初生而培其本開

係異日之成就夫豈小小我朝深察其所以然故凡縣

無不置之學士大夫亦深體其所以然故凡有位於縣

者無不振職於學如明道之宰扶溝如晦翁之仕同安

休風善教至今聞者興起曾謂今人而遽不之若乎夫

何風俗事勢之日變簿書期會之日繁乃或視學校爲

具文否亦因俗塵而靡暇我先皇帝善通其變始詔天

下縣學各置官主之與州郡置教授等聖慮深遠所爲

人才計者可謂悉矣然方草創官多僦屋而居市巷猥

褻師道不嚴或猶病爲縣者奉詔之未虔長興號畿內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三十八

宋文

最大邑亦一再更官無所乎寓咸淳六年嘉興陳君巖來始卽叢桂堂增飭爲廳解規模宏敞觀聽一新考德問業之士至者無不爲之竦動洒淅此正於師道有關而非徒爲一已便安計也乃礪石壁間昉爲居是官者刊列姓氏因三山葉君龍從求余記其說使來者皆無愧於其職焉余聞司馬公記諫院題名謂某也忠某也邪讀者爲之凜然今縣學官題名忠邪固未易見惟曰某善教養某不善教養亦懼觀者之指摘爾然諫官雖尊風采止於一時縣學官雖早教養垂乎長久是尤不

可不深究其心者也夫教非課試之謂而導迪之使一
於善爾養非飲食之謂而涵養之使汔于成爾不教之
義而教之利不養其大而養其小其弊之來非一日而
士習間有難言者今幸聖朝深究源本創官設教使絃
歌盈耳在在皆武城之邑况長興去行都咫尺山水秀
拔士多穎特擢高科登顯仕者項背相望非學校之力
而誰力是可益於其教養之實而求之乎陳君忠肅
公五世孫斥奸誣以尊堯黜新經而崇理剛正篤實必
有傳於家傳之素者師道立則善人多惟君勉之後來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三十九

宋文

者將於此乎取法

提幹文林趙君墓誌銘

黃震

淳祐九年秋余始寓居行都北關監稅田君穆騷人也
與鄰壁一夕招余文字飲坐客有年少俊發能粹然以
謙自持者余察而異之問之宗英也其字叔茂至是以
明經連三領薦書田君屬杯賀之爾余時亦應試方見
黜於有司叔茂不余鄙與余語歡若有雅故亟取所試
文字示余相與立燭疾讀見其理鑿鑿而文皎皎爲之
欽祗降歎遂定交明年叔茂登進士乙科調温州樂清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四十

宋文

尉再調平江府錄事參軍余皆預賀客祖送之列已而
余亦得官東歸而叔茂監穿山鹽場與余再會於鄞未
幾辟淮浙發運司從事復與余同仕於吳日益相好越
五年余官中朝而叔茂自徽州錄參終更舉其改官者
已四人得幹辦淮東提舉茶鹽司公事訪余話舊余方
幸其將通籍駸駸顯仕益濟民矣俄以疾卒于家其孤
囑其父之執求余銘廼爲次其事而叙之叔茂諱崇禪
熙陵九世孫曾祖不報蘄州防禦使祖善恬武節大夫
江南東路馬步軍副總管父汝棟儒林郎叔茂平居踈
快坦直及臨政績密而振奮所至有能稱其在樂清手
捕劇寇全火辭不受賞曰吾職耳殺人榮身忍乎修邑
西塘六十里民至今賴之其在穿山民不擾而課溢額
其在發運幕於勢利無一毫染其在徽日夜疏理獄無
留訟民自以爲不冤羣事多倚決焉其才有過人者矣
而皆本於至孝初叔茂幼孤母劉督教之感勵刻苦既
第母謂汝父嘗尉樂清亦汝尉樂清穿山多海風母不樂
之卽請檄奉以歸前後爲獄官必務陰德曰體吾母之
心歷官九考而產業之廢幾半則其廉又可知矣嗚呼

孝且廉若此而又才足以行其志使叔茂壽其有益於世當何如而天廼奪之遽耶君得年纔四十八塋於安吉州武康縣金龍山祖塋之旁娶劉氏男四人必德必煥必壽必昌先是君命諸子試宗庠君卒三日而旗鈴至必煥占前名銘曰神明之胄今積慶之長再世儒科兮局猶主昌庭柯雖改兮蘭則芳往者不可問今來者未可量

濟民藥局記

吳淵

淵猶及見先生長者談乾淳間事其言曰聖朝體列聖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四十一

宋文

好生之德每以民命爲重一念懇惻無所不用其至乃至濟藥療病亦加宸慮一日忽遣中使宣索太平局龍虎冊旣進御命捐其價十之九蓋聖意謂親宰則主者不敢苟直康則貧者易以得嗚呼神農氏日試百藥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自十全以至十失必次第而躬行誅賞實此意也近世天下郡國臺府開設廣惠局以便民服餌皆所以廣此意也姑蘇城大人衆余領郡適有春疫亟揀羣醫之良分比閭而治某人某坊某人某里家至戶到悉給以藥箋而無力者則予錢粟疾不可爲

者復予周身之具繇二月訖七月其得不夭者一千七百四十九人因念倉卒取藥於市旣非其真非惟不真且弗可以繼乃辦濟民一局爲屋三十有五楹炮澤之所修和之地監臨之司庫廩庖湍鑪磴鼎曰翼然井然罔不畢總其夫匠木石之費錢以緡計者七千八百四十五米以石計者三百二十三旣落成復以二萬緡實之爲市材費凡川廣水陸之產金石草木之品無珍不致無遠不取與有益於人故真其劑弗求贏於官故輕其直料置豐盈鄉味芳烈較市之銜玉賈石者相去不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四十二

宋文

啻萬萬列肆闐闐過者懽悅他日設遇流行之災四時之沴則分醫以療捐藥以濟其爲吳門之利益未有已也恭惟聖天子仁同阜陵視四海之痒痾疾痛如在一體淵幸叨選擇出守是邦求收輿芻不敢不勉此局之設蓋亦所以推廣德意萬分一云

廣惠坊記

吳淵

淵不肖少聞先君子之訓曰先儒有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又云一命以上苟有志於及物於人必有所濟此吾之所以終身拳拳服膺而勿失者也書曰

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孟子曰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此伊尹之所志也小子識之淵入耳注心三十年于此矣故自領一簿宰一邑以至貳一州佐一臺未嘗不日思先君子言求所以及物濟斯民者迺庚寅之冬被命守姑蘇道過吳江橋下淵延見所部吏艤舟焉時夜雪凝臬霜風凜冽襲裘不知其爲溫附火不知其爲炎於是惻然動心進左右而問之曰爾邦城大民夥鰥寡孤獨癯老廢疾顛連而無告者其多乎曰然郡有廩以聚之有廩以食之乎曰否淵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四十三

宋文

獨念言窮州陋邑猶有所謂居養安濟之所吳門甲三輔多名守富課租不應有此缺典旣領印卽括夫田之沒于王官者廢絕于緇黃者未足則以公財市民膏腴寸積尺累厥數既登迺卜地鳩材爲屋七十程總土木夫役費錢緡九千六百八十米石三百一十七旣成扁曰廣惠坊廳堂耽如廊廡翼如男子婦人各有位置倉廩庖湏井臼床几鼎俎備具無一乏缺適然而疾病者又別室以居之大者人日粟二升半月錢三十有五小半之米則三殺其一焉夏則湯沐冬有衾纊病有藥死

有禮額以二百人爲率亡者得續此其大略也竊嘗攷祖宗時在京有四福田院外郡有居養安濟院當時奉行惟謹甚者至有設轡帳具酒食其所全活不可勝記深仁厚澤與天同普此國家運祚之所以久長州縣長吏之所當遵守而廣惠坊之所由以作也後之人與我同志尚思先儒之言益而侈之是亦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之一端云若夫租入多寡別石具載茲故不盡

起舊相吳潛宅左揆制

洪 芹

予方重宵衣之憂汝不以畫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亟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四十四

宋文

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邪不可以予正而君子小人之限界未明戎不可以亂華而內夏外夷之名分未肅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弱而莫紓在廷狃於意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當饋以款濟川其誰遣大投艱孰念救寧之計任重致遠實維弘毅之賢於戲詩有天保采薇當厲修政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予欲祈永命汝迪予欲康庶事汝爲惟至忱足以感動神明惟太公足以信服中外繫我首俊毋煩訓詞

賀游丞相 似啓

鄭厚

恭審渙發大號震竦羣瞻當饋而思蕭何久虛右席和
羹而命傳說簡自上心式昭選用之心已上清明之象
恭惟某官明通而公溥直大而剛方氣凜峨峨克振家
聲之忠孝源尋濂洛相傳道脉之精微方盤旋兩地之
之崇有運動三極之妙自任以重正期致君如阿衡浩
然而歸無復爲王留孟子逮作福作威之惟辟必立政
立事之得人孰不期大老之來謂即慰蒼生之望尚遲
一歲乃正三台天將開平治之機上自發英明之斷羣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四十五

朱文

疑頓釋百志惟熙以今艱難多事之餘有此閑暇片時
之幸如操舟中流同心以濟如推車峻坂協力以登罔
仰前修獨專盛美邊事屬右相人材屬左相未容張趙
之強分典故問東廳文學問西廳當合韓歐而爲一旣
勲庸之已定何事業之不成某久忝乘輅茲逢當軸上
未央之壽爰方啓行聽文德之麻云胡不喜有懷衽袖
敢尾賀裾

回台州章通判

巽亭啓

鄭厚

伏以挹冰壺於姑蘇暑消六月駕星屏於仙陸祥應三

台趨近適我願今離合非偶然也門方羅雀書乃寄鴻
公定不凡人應駭見恭惟某官風規楚楚天宇融融扁
舟往來飽挹湖山之清絕環轍遊宦熟諳閭里之艱難
於今正當攘外出車之時斯人可淹治中別駕之選仕
不擇地志欲濟時滄海赤城豈在棲月標霞之樂海雲
山澗正望作雨潤物之功何幸受屢亦霑餘澤某幸脫
重負倦還舊巢無事不到城闔有恃可安田里丈夫之
展驥足豈久此乎漁父之尋鷗盟良可托也倚觀報政
相踵馳緘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四十六

朱文

謝吳履齋京狀合尖

鄭厚

一世龍門無階可謁九霄鸞表有路徑通非左右親密
之言借其揄揚無暮功強近之親資其聲援端由豁達
許遂依歸當於古人中求之信乎一代能幾也竊以人
物之公舉嗟乎賢者之良難幕府之着王文公韓魏國
日若無觀貳車之有周夫子趙清獻耳初未聞而况雲
泥居地之弗齊日月覆盆之不照安得未修櫛具如素
識面甫扣角聲不待論心直下品題增百倍價暗中模
索似十分真此豈俗眼所能意者禪燈獨續如某者學

期有用才實非長皇皇欲安之姑安職守耿耿而不寐
徒共人憂坐龜愧甚空餐入幕慚無贊畫斥鷃卑飛不
離叢棘跛驢窘步安望修塗善始非難固多推轂成終
有待欠一合尖尺書之墨未乾大鈞之公曲就蒙恩殊
異撫已曷勝恭惟某官負時顯名膺國重任所志者大
何施不宜一臺振綱萬物吐氣武侯資共助非一豈但
爲轉漕之規魏成薦可師者三時受薦者三人已足窺相國之
量夫包荒不遐遺者吾道之泰然遜世而無悶者君子
之常人誰無欲進之心患知音之罕值公獨得周詢之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四十七

宋文

祭吳履齋文

季 苾

潞公不能不踈溫公不能不毀趙忠簡不能不遷寇萊
公不能不死爾民無祿豈天厭之嗚呼後世而無先生
者乎孰能志之後世而有先生者乎孰能待之

慈湖楊先生祠石刻

慈湖先生文元楊公嘗就養吳學者思不忘立祠縣之

學嘉熙庚子門人青田趙與憲以郡守兼淮浙發運古
鄧陳墳提點刑獄敬瞻遺像崇飾一新孟夏丁未什菜
奉安金壇湯遠永嘉葉金華黃真卿麗水胡宗臣西
安劉夔於潛何光華合沙葉慈佐吳興畢衡以官僚來
門人爲僚者會稽楊瑾龍泉張然里居者新淞海制帥
何元壽天台陳繼申自太學來咸相禮宜教郎知平江
府吳縣主管勸農公事兼軍正胡宗臣立石

孟東野集序

國 材

武康代產文士惟沈約孟東野以詩名家余謂永明接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四十八

宋文

江左舊耳元和集三變大成焉拔武不出江南東野交
游北方名士二家詩體固應是抑德以形言言以驗德
而止以詩觀詩何哉晉陶淵明詩爲晉宋大家數然宋
永初以後每有著述不繫紀年而書甲子發乎情根諸
性也約仕宋仕齊宋元之末探西邸密意詔書出懷中
夙備無遺缺然則平時用工覓句豈其性情哉視行塗
溪曲泊無宦情奪俸不愠一寒到死不隨逐酒壚餅肆
間媚匪人者其言德定何如也今保有孟保井有孟井
人亡物改竹幽水深過之清風爽然使人脫洒於世味

之外余始來爲令急符檄卒晝夜至余懼夫言政而不
及化懷賢訪古與邑之士相與論文則趣尚風流有苦
學如貞曜者因與共評其詩用宋公敏求本錢諸梓且
併論沈孟言德大概使尚友者觀焉景定壬戌天台國
材成德序

周易直說序

趙與訔

幼侍先伯氏殿撰受易於鄉先生徐公之門先生不鄙
其愚集諸家之長著爲直說一編授與訔兄弟且謂此
爲初學設非曰盡在是也佩服師說早夜究心不敢自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四十九

宋文

謂有得然發蒙開覆實昉自茲先生命與才仇卒老於
儒幸有是書可惠後學詎容使之無傳也哉曩伯氏守
嘉禾嘗欲鋟梓而未果與訔繼領郡統簿書之暇亟取
是書而公之不惟不失伯氏之志而先生之學亦於是
乎傳矣先生諱相字子材婺之蘭谿人

對聖製奎章閣

泛免省賦題

常 楫

對峙盈守成之心格于祖今日堅凝之一脉也惟上下
能交任其責則可以壽此脉化民成俗之道本諸學今
日作新之一機也惟上下能相成其美則可以運此機

夫所以交任其責者吾君之與股肱大臣乎夫所以相
成其美者吾君之與庠序諸生乎未能任其責則堅凝
力量有所奪矣何以慰祖宗在天之靈未能成其美則
作新意向轉而薄矣何以示學校首善之倡必也上下
保固此力量上下維持此意向則國脉壽而化機運矣
恭惟皇上膺祖宗神器之重心祖宗神明之天正夢叶
靈帝歌爰作美牆之見堯也輿衡之見道也持盈守成
祖考安樂吾君有之念學校實賢士之關嘉學校植公
論之幟仙毫親洒扁榜一新鍾王其汗攝矣顏柳其走
卻矣化民成俗必由於學吾君得之雖然祖宗固已顯
相矣堅凝力量亦知有交任其責者乎學校固已改觀
矣作新意向亦知有相成其美者乎房筋未衰國事可
辦不必思慮杞之小心絳骨甚直廷諍當容不必售皇
甫縛之巧詐上焉必定此力量則可以倡諸賢和衷之
意平勃交懽宮鳴角應安劉於一呼之間廉蔣微憾風
休水釋強趙於九鼎之重下焉復運此力量則可以稱
九重登俊之心是之謂交任其責而國脉壽矣講議洽
聞禮官勸焉大恢漢人崇化之規執政善否朝夕議焉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五十

宋文

弗蹈鄭人毀校之轍上焉必篤此意向則可以全仁君
善養之實下舞上歌名教樂地不辜三雍作成之惠正
色排難頽波砥柱力振三館忠義之鋒下焉復秉此意
向則可以副明時待士之志是之謂相成其美而化機
運矣夫帝歌不徒發也持盈守成正欲垂億載而綿此
脉扁榜不徒揭也化民成俗正欲鼓一世而觸此機其
言交任其美相成是豈非國家之盛事而執事先生之
至願哉仰稽國朝歌器有論示之宰相我真宗也鑒古
有圖盼之輔臣我仁宗也皇上光纂洪圖克持大器益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五十一
宋文
與真宗持滿之訓仁宗謹危之戒同一心體法臻妙王
著驚服我太宗也飛白昭回蘇軾贊嘆我仁宗也皇上
崇尚斯文加惠學舍益與太宗之駕幸國子監仁宗之
詔學校舉明經者同一轍其善於持盈守成也如是其
篤於化民成俗也如是鴻圖龜鼎永永萬年之鎮安魚
躍鳶飛彬彬多士之新美猗歟休哉甚盛舉也抑愚切
謂在今日猶有當加之意者蓋金龍託之昇付持得起
之嘉賞兢業一忱已默孚於祖宗矣然祖宗之望於後
人者無已堅凝力量必主之在上而叶之在下經之明

者欲取於是行之修者欲取於是曠蕩殊恩已淪浹於
學校矣然學校之關於風教者匪輕作新意向必續之
在上而體之在下則其責爲能交任其美爲能相成也
大奸距脫衆正茅拔元旦一札上意似白矣愚未知所
以主此力量者何如也知名之官妾無恙所主之瘡環
自如無怪乎旁蹊曲徑之未塞乘間抵巇之未息事權
未能盡歸中書宦寺可以動搖畿漕無怪乎奸詐固已
驅斥端良未有固志也兵財分委一相提綱體統相維
事任若專矣愚未知所以叶是力量者何如也上前論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五十二
宋文
事如爭下殿不失和氣貴乎各盡其見今則或隣於植
黨無怪乎一家而胡越同舟而敵國典故問東廳文學
問西廳貴乎各取其長今則未集於衆思無怪乎推車
之未行忝徒之未齊也堅凝力量宜不如此得不啓奸
人之側目乎凡與鼎食盡躋南宮朝家之惠亦厚矣若
夫恩數之優劣上焉不免於銖較者固自有微意而愚
不敢議也特作新意向不可不續耳若曰皇甫規以太
學生而訟張鳳之冤劉陶居庠序而上鑄錢之議吾亦
旣旌賞之矣而今而後毋庸過爲是強聒也則雖湛恩

汪歲覃及韋布而無益矣事關綱常不憚疾呼書生之氣亦伸矣若夫試闈之利害下焉不憚於縷陳者尊帝學耳愚亦不敢復議也特作新意向不可不體耳若曰稽古本心吾惟慕安榮明經初志吾惟取青紫嬉操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身苟可榮雖執鞭弗顧也則詠蹈未閑躁競成習可厭也作新意向宜不如此得不啓識者之浩歎乎爲今之計宜如何文融當絕勿諉光庭輩幹略之不逮裴度可使勿容逢吉輩浸潤之得行正邪界限有區別而無動搖吾君益以是爲堅凝計且與共政

進之於春官明執事詢之以問目鋪張揚厲之說既條陳矣洗濯振刷之戒又聞命矣拳拳未盡之蘊敢爲執事終言之易曰主器莫若長子然則主器有人正足爲持盈守成之副成均德進言揚之典實見之文王世子一書則國本之正孰謂其與化民成俗之道無預耶我宋三百年之天下乃藝祖皇帝金戈鐵馬之所經營高宗皇帝豆粥麥飯之所收復也其付託豈易易哉皇上端乎而夢藝祖其夢何謂淳祐而夢高宗其夢何爲此意亦可潛會矣况我寧考挈二祖之天下而托之皇上則皇上所以爲無窮之託者至重也聖心有攸屬矣尚奚必遲回容與而未遽正其名乎漢文帝卽位之初年儲位未立徐爲之計未晚也而有司已上早建之請未幾而賈少年又陳早諭之策亦幾於過慮矣蓋建之不早則非所以正國本而繫人心論之不早則亦何以成器質而長德智有司之請少年之策誠知急其所當急者今日股肱大臣所以贊吾君之決者豈可自遜於漢有司而庠序諸生苟得造大廷而承清問又可不可賈誼若哉謹對

賀吳丞相潜啓

文天祥

再登鉉路自冠鈞庭以進士爲各臣兩朝倚重以儒宗爲宰相四海具瞻天啓聖衷國有生氣某官洪深而肅括光大而直方喬嶽泰山微細悉歸於涵育青天白日奴隸皆知其清明頃天子以爲股肱舉海內望其風采霖雨未浹而收歛神功恭階未平而韜闕光耀共惜溫公之歸洛猶期潞國之還朝偃逸藩維久鬱衮繡歸公之望均調鼎味復端鹽梅用汝之司公卿大夫交笏相慶兒童走卒舉手懽呼顧中外不謀同辭在今古未始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五十五

宋文

多見斯人之望既切賢者之責方新維今言路之不通最爲天下之大弊縉紳以開口爲諱事城闕以游談爲危機如人一家情睽離而衆侮起如人四體氣壅底而百病生多故之由一類諸此枰更乎改舵轉舟移惟從衆謀可以合天心惟廣忠益可以布公道盡解羣疑衆難之會克有榮名成功之休其惟我公望在今日某瞻依有素慕戀惟深適造闕以戒嚴聞揚庭而增朴以書上光範先伸賀厦之私於人見歐陽行展摠衣之敬其爲懇切罔既敷宣

謝吳丞相啓

文天祥

渙號揚庭方慶昭文之命蒙恩詰闕適修進士之恭喜當風雲際會之秋得囿天日照臨之下輒陳短淺爰叩高明伏念某才不逾人學未聞道雖家庭唯諾之教動欲行其本心然山林朴野之資知無補於當世頃得備地官之貢遂及登天子之庭一第策名既有慚於負乘三年讀禮幾無意於驅馳宸命光華自天而下聖恩廣大如海斯涵遂令叅京兆之謀仍許奉團司之表靖循僥冒端出庇存載冊戒行將下天威之拜彈冠稱慶遽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五十六

宋文

傳公袞之歸重惟柳氏之碑曾辱燕公之筆讀聖主偏親之語佩教方新仰先生長者之風銘恩莫報矧復更新於弦轍自今密邇於鈞陶喜如其辭有莫能贊茲蓋恭遇其官兩朝舊德一代偉人金鼎調元曾接沂公之轍玉龍擎重再持忠憲之鈞屬逢當軸之初與有得輿之慶某敢不勉摠素學圖報明時仰台宿之麗天既近輝光之照占赤雲而赴幕常依覆燾之仁

道體堂書

先生之父華齋先生墓誌銘乃江古心撰履齋題蓋

迎寧國交代孟知府啓

文天祥

恭審肅將一札言收雙溪紫馬西來照旌旗而出色玉
麟外遣覺篆籀之生輝上日先庚懽聲旁午竊深慶抃
欽以某官羔裘豹袖玉質金相說書而動京
師素積行祕書之學把麾而去江海重爲賢刺史之勞
少稽漢郡之三公嘉惠建州之千里某久哉望歲際此
行春宛水明樓已敬虛於中舍昭亭簇騎敢先候於前
茅謹具申聞伏惟炳照

繳奏藁上中書札子

時吳履齋當國

文天祥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五十七

宋文

某惟軍國萬微不至黃閣不敢爲竿櫓區區懼瀆威峻
惟鈞宥是祈某頃罹人子之厄曾拜仁人親親之恩感
激光榮永矢無斁不自意今春伏遇先生衣繡來歸爲
國柱石遂得密邇陶鈞以庶幾一日履屐之役幸甚莫
大先生當國以來上迎聖主悔悟之機下慰蒼生蘇息
之望所謂垂紳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先生
有焉乃一日伏讀明詔許中外臣庶得實封言事皇心
光明言路軒豁恭惟啓沃至深也某私念今事變至此
衡決橫潰使宗社有不測之憂者誰實爲之病根在內

膠結不去終不可以爲國是以積忱具書先陳其愚慮
之一而痛哭流涕終之人非不知愛身何苦如此冒死
今日之事急矣懼其至於一旦則亦不免於死也惟是
言輒如毛懼不足以感悟天聽尚賴先生徇通國之心
出回天之力以措世道於清夷光晏之域某九殞無悔
謹繳奏藁具申伏惟鈞慈俯賜鑒察

回吳直閣書

履齋之子

文天祥

某少之時聞東南二石筍玉立九霄陵陽蒼蒼實爲綠
野午橋住處鸞鶴神清縹緲何許老成遠矣尚有典刑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五十八

宋文

仰惟某官揚休山立之韻日光玉潔之襟文獻堂堂代
有英妙未既見只神爽一方某臥青原山中驅馳良倦
上思俾郡越在鳴珂循走徬徨連符趣赴不量此來未
知所以淑後喬木婆娑五雲綢畫尚祈薤薤俾就王成
某遠奉瑤音緘貺駢錦先施倒置曾是爲容既什襲巾
衍輒鍾鼎以歸太乙之府望履非遙臨風弔髦

回寧國交代孟兵部之縉書

文天祥

某去國之前一二日宣州弛征之命下某既爲桐鄉百
姓頓足起舞卽拜書望雙溪疊嶂爲賢主人賀若輩

音臨民正爲今日行志凡此者各盡其分固非相與爲
賜也既汰斥歸里卽閉門不與人事山巔水涯條然獨
往而使者忽持五雲來君子之有情於人也卽勞問之
將以厚禮復申其綢繆焉某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也
宜人歌舞賢侯之德教冠冕像設祝廣成千二百年令
公二十四考蓋人心之天也某何人斯偶以一日出位
言語乃得因見大夫以自附於去思之義某微德以堪
回首碧落山川鬼神猶有餘懷算敗壞至矣弛之則期
會散繩之則撫字虧公折回蟻封從容不迫期年而變

藝文補

卷二十四

五十九

宋文

古語不誣方今論選表無出潁川右者曷不均弘俾執
事樞某一飯三禱使者之歸也謹東望熏被身心致敬
陵峯堂下有日延見父老尚願道山林不忘之私與其
所以不敢當之意進之惟命退之惟命某臨書不勝拳
拳

與文侍郎及翁書

號木心川人後參政

文天祥

其久瀆起居過中連得誨情仰風至愛邸狀間屢見丐
祠尊性樂在簡淡急流勇退仙風道骨人也但老文學
爲諸儒典刑貞侍從爲朝路風采上必不聽去耳舍弟

壁來拜侍辱以家人進之得與教誨玉成實受尊賜某
向在湘承命問一路書籍後某去之匆匆諸州來者不
齊今約見存可二百冊賴書爲一萬九千三百餘版亦
已陸續印背別容一日專兵賁申某治郡以來書生迂
闊之說頗有效驗祖母六月生日集城中內外老人自
七十一至九十六爲男女一千三百九十名犒恤有差
老者旣踴躍而少者始皆知以老爲貴體遜興行詞訟
希省又風雨以時早禾甚稔晚稻亦可望諸縣民皆樂
業無持挺爲盜如宿昔者稍追曠療皆尊誨所逮宗老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六十

宋文

去國後今寄居何處想甚清健恥堂先生居雪川近况
如何批示幸甚遇郵拜書不宜備

高恥堂名斯得川人參政本心癸丑榜眼後來廬陵
省其叔可則先生時年十八邑校簾試全篇論題曰
中道狂狷鄉原如何冠榜遂通譜焉道體堂謹書

與游提刑啟書

文天祥

某以良月之望舉棹東下江空見底乃章貢源頭諸水
怒長未幾光欲五朵與空同雲俱來往帆順風航波瀾
之澎湃灑石鍾之清越寵靈張皇迄抵雙溪子月丙寅

俯祗賤役辦香西望敬謝所蒙明公卷其十二峯之神
氣軒軒磊磊照耀東南以宰相才學宰相事天下久望
其爲家德出色繼絲周道肯復倭遲惠露灑灑江之民
幸矣如溥寰何會有溫綸四輩馳下其不善爲斲得郡
復楊至之日視官官靡視吏吏荒民氣憤憤如也爬剔
芬絲顧氣力所至終覺五技易窮肘後神奇不敢以望
之他人惟故山松菊衣被綠雲亦已過數矧茲隴蜀微
惠未涯疇昔不及此桐望二十里外明月此心懇懇惻
簾挂一漏萬惟春陽將動絳綠光華式金式玉以副前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六十一 宋文

朱吉甫墓碑記略

文及翁

曩予官吳興爲節度府掌書記幙議春容言政必及于
化訪故家遺俗若人有月旦評亟稱朱君邦憲之賢會
予叨召命願見而未及見也及予官中祕書朱君監文
思院都門一見傾蓋歡若平生交望而知其爲善人君
子也君爲中都官將通中都籍工部侍郎李公伯玉將
作少監趙孟昕聞其賢且有證于予各以京狀交薦於
是考舉及格予方幸若班改望厥施之宏也一旦予與

戶部尚書郎被旨文思院祗奉先皇帝謚冊寶及山陵
厥儀院官畢至各共乃職予問君何在院吏告前一夕
無病而逝悵然驚悼且信且疑出院造君之廬果騎鯨
白雲鄉也君之子穎達自當塗節制幕戴星奔喪苦次
骨立擗踊哀號以他時墓門石誌銘爲請予悲咽不能
對然心實許之越數月以行狀來諗則塋已有日乃卽
行狀叙其世繫官譜君諱吉甫字邦憲幼警悟觀書數
行並下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稍長習春秋凡二百四
十年行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獨抱遺經洞究終始發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六十二 宋文

爲文詞水涌山立出遊京庠同經推爲獨步課試先諸
子鳴受崇禧郊恩入官試吏部爲汀州軍事推官規畫
詳明前後守皆前席之今兩浙運使華文胡公大初爲
汀守知君尤深凡興葺黌宇改築城池悉委君董其役
胡公嘗曰郡僚多以事撓屬邑惟推官介然有守真端
人也留推幕滿四考結綬登畿監行在文思院中朝達
交口荐譽爭令出其門下到任不數月改入京官方駿
駿通顯一夕倏然而逝若羽化而登仙者實咸淳元年
正月八日也享年六十有一蓋棺事定告授通直郎賜

緋銀魚袋致仕君神清而灑氣和而肅以廉介律已以平恕待人不妄言不妄動不妄取不妄交真書之所謂正人詩之所謂吉士曾習金科幾中選爲由徑者輒退悉屏去曰今而後不讀律矣顧意讀書貫穿今古博覽書史以本經乃春秋三傳有筆削旨趣五卷三傳精義十卷耐軒雜著五卷藏于家耐軒君自號也子穎達特差太平州節制司幹辦公事文思以咸淳元年九月葬于安吉縣移風鄉六部山之原

德清縣廳壁記

吳泳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六十三

宋文

一邑者天下之式也有社稷人民可以君國有鄉遂都鄙可以域民有戶士兵刑工可以分曹蒞事魯謂之宰楚謂之公漢謂之師帥其爲國雖小于天下其規模所置則同也職字人者若恭寬敏惠奉法循理常知民之疾苦心誠求之則念用于此證應于彼又暘肅雨百穀用成春雉率循夜鯨知化雖弦琴戔戔而百姓自理也其或弛慢猛殘敝化淫刑眚民之終歲動動吾又不能安利之則怨咨於下謫見於天火旱木饑羣生寡遂獸不渡河螟多入境雖桴鼓逢逢而盜賊終莫能止也縣

之有廳壁記豈但識姓氏表年月哉蓋善善惡惡欲俾後之觀者歷指其民議之曰某人賢某人否則將登善而知慕見不賢而自警是亦教化一助也四明趙令君汝歸出長于斯政將告成百爲具開乃顧題名氏石列於廡下殆失所以尊吏崇化之意遂別命工琢堅珉而置於公宇上且屬余爲記某季秋朔日因上尹謁入其門其門洞開知其心之直也至其庭其庭如水知其政之清也揖而升其堂堂高而聽卑知其情之下達也起而摩挲其石石外炳而內堅知其所守之介然不撓於勢也集是四美而書豈不勝皇甫持正記廬陵令廳壁云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六十四

宋文

因雪變上封事

唐棣

大臣德不足以居功名之高量不足以展經綸之大率意紛更殊駭觀聽七司條例悉從更變世胄延賞巧摘瑕疵薪茗揭藏香椒積壓與商賈爭微利強買民田貽禍浙右自今天下無稔歲浙路無富家矣夾袋不收拾人才而遍儲賤妓之姓名化地不幹旋陶冶而務行非僻之方術縱不肖之駸弟以卿月而醉風月于花衢葩

博奕之舊徒以秋壑而饜溪壑之淵藪踏青泛綠不思
間巷之蕭條醉醺飽鮮遑恤物價之騰踊劉良貴賤丈
夫也乃深倚之以揚鷹犬之威董宋臣巨姦究也乃優
縱之以出虎兕之柙人心怨怒致此彗妖誰秉國鈞盡
執其咎方且抗章誣上文過飾非借端拱禍敗不應之
說以力解亂而致此怨而致此上千天怒彗星掃之未
已天火又從而災之其尚可揚揚入政事堂耶

新剏回仙道院疏

任子能

回仙迹本無來冷冷風月東老庵元不壞歷歷溪山家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六十五

宋文

藏黃金舊買之書人注碧落新除之籍真風所沐載世
流芳蔓草何知猶識仙翁之面榴皮底處乃傳老子之
心況葛長官九轉爐存而蘇學士三篇詩在就令甕酒
未容到處之生春亦合辨香且敵數間之庇厦經營得
地成就關天端煩北道主人共作東林盛事從今潭上
時來集鳳之遊豈但壁間暫博毆蚊之笑勝緣無盡福
報有歸

太史李公神廟碑記

釋可觀

民以食爲天以言一日不可受饑也自非至人誰能辟

穀至靈者神且廟食焉況事神之人乎茗之太史李公
有祠實古典漢皇帝廟遺址僅如掌數椽之宇老且穉
矣於修人舊以西成日歛糧爲卒歲計凶穰難必責人
之不肥瘠相視亦難也資福主僧可觀諡于衆曰神廟
食者也不壯其祠何以示威靈人日食者也不常其產
何以資灑掃乃鳩一鄉善士哀金拓地得一畝餘鼎新
輪奐左廟右菴又置毗近密宇四圍田三畝半爲贍菴
業仍與菴人收掌歲擅其入以供齋粥免作栖栖乞食
態惠至渥也歲三月菴成集衆課鄉對神焚券敬磨堅
珉詳識菴址田畝若干步畝於石是舉也鄉之士庶耆
宿樂施者衆茲不悉紀明明我神日鑒在茲不悉咸淳
丁卯清明後十有三日可觀謹識

靈昌廟記

龔茂良

公諱進思字克開家于雪川容貌雄偉目光如電甫四
歲能讀書七歲知爲文十七歲舉進士不第毅然棄其
業學劍稍結豪賢知略邁衆膂力過人從錢武肅王鏐
軍中累功拜內衛統軍使兵部尚書左丞歸長興三年
武肅王卒子文穆王襲位文穆王卒子忠獻王佐襲位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六十六

宋文

忠獻王卒弟侑襲位侑暴戾荒淫公數以直諫見疎懼禍及已乃廢僚迎其弟俶立之是爲忠懿王公歎曰位將相困偏方此爲恨耳老不卽去吾族赤矣遂謝病不出王數至第強起之公以顧命不獲去乃命諸子悉渡江散處台寧間公次子慶因度奉化童公嶺得石樓蓬島之勝始定家焉公請告歸躬率子弟力稼穡暇則教以經史騎射夫人杜氏亦以紡織率內家底饒裕賑鄉里貧乏及喪葬弗能舉者分田廬以安他邑來依者息爭訟化姦頑禮俗相讓旣又以錢氏自相圖位內難將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六十七

宋文

作不得已復之杭至公署已聞變時年九十八歲發疽而殞長子工部尚書璟奉棺歸葬焉鄉父老咸思德義立祠祀之祠成鄰人陳什醉舞庭下輒嘔血幾死公子慶再拜得甦醉者降曰姑試耳後過客敬禮莫敢正視遇水旱疾疫禱之如響宣和間睦寇方臘起上命童貫爲浙江淮南宣撫討之裨將楊可世便道取疾駐兵祠旁是夜夢神告曰我當贊公一戰旦謁祠下乃夢中所見神也兵至睦城見甲兵擁白馬前道大敗賊兵擒臘而歸因奏其績於朝敕廟額曰靈昌淳熙中父老復請

收賜靈昌廟夫人杜氏贈邢國夫人官爲祀之

胡進思以么麼鶚冠擅行伊霍事無將之戒涑水公已筆之通鑑矣龔叅政云云似爲渠作回互語豈畏其伯有之游覓耶

永嘉忠烈廟記略

林景熙

永嘉忠烈廟在郡學東百步宣和間睦寇猖獗所至同惡響應州連陷且五六建瓴而下蕩搖我境守貳將棄城走教授雪川劉公士英憤激于衷曰吾徒誦詩書講道順而俛首帖耳以事賊乎館下生石礪慷慨佐之畫

藝文補

卷二十四

六十八

宋文

守禦謀行保伍法出奇計數挫賊鋒于時海內習安郡無武備而忠驅義感獨恃人心爲守保全城以還天子越五十六日王師至賊始驚遁永嘉遂爲秉禮義之邦益信獻俘執醜諄稱頻官而真儒折衝凜於百萬之騎有非武夫健將可同年語也上賞功劉通守太原會金虜犯城死於力戰卒全其節石辭祿不居以布衣終皆毅然爲鬼雄賜廟固宜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四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五目錄

元

文宗

贈翰林學士徐養素河南行省叅政制徐養素德清人

吳澄

別趙子昂序

凌德庸字說德庸名時中安吉人

與子昂書

題瓶城軒後記爲凌德庸

藝文補

卷二十五

目次

一

跋子昂寫度人經

跋子昂千文

跋子昂書東坡王晉卿山水圖詩於熊大樂畫卷

後

跋趙子昂書麻姑壇碑

題趙子昂臨蘭亭帖後

跋子昂楷書後

題子昂仁智圖

元故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公神

道碑在德清

元贈承事郎德清縣尹朱君墓表朱文進長興人

趙孟頫與普子

交趾批答

送吳幼清南還序

書經古文集註序

印史序

贈趙虞卿叙寓公

送凌德庸赴淮東憲幕序

藝文補

卷二十五

目次

二

第一山人文集序郡人王方叔

大雄寺佛閣記長興

重修觀堂記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爲夫人父管仲

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原琴

幻住菴主月公金書楞嚴經疏

請謙講主茶榜

閣帖跋

題東老事實後

自題畫

真率齋銘

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杜道堅居武康昇元觀

大元封贈吳興郡公趙公碑祖希永父與貴

先侍郎肝表父與貴

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與中峯禪師書八首

與友人書

藝文補卷三十五 目次

管仲姬名道昇

跋自寫墨竹

張伯淳

送范約莊序長興丞

方回

送安定書院洪山長序

漁隱叢話考爲胡仔

周密郡人

癸辛雜識序

齊東野語序

袁衷郡推官

推官廳題名記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五目錄終

藝文補卷三十五 目次

四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五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衡康侯參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元

贈翰林學士徐養素河南行省參政制

文宗

制曰朕惟自古哲王咸有股肱之佐屬余造命居多心
膺之臣緬想光猷有如一曰宜加褒典以慰九泉爾故
翰林院學士徐養素縝密溫純明敏謹慎早親帷幄朝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元文

夕輸獻納之忠出共車輿春秋備巡遊之從人不見其
喜慍能自保其功名美矣流芳惜哉厭世是用寵錫嘉
臣特贈爾為金紫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參政於戲明良
一時慨追懷於既往子孫逢吉尚思報於來今茲爾有
靈欽予時命可

別趙子昂序

吳澄

盈天地之間一氣耳人得是氣而有形有形斯有聲有
聲斯有言言之精者為文文也者本乎氣也人與天地
之氣通為一氣有升降而文隨之晝易造書以來斯文

代有然宋不唐唐不漢漢不春秋戰國春秋戰國不唐

虞三代如老者不可復少天地之氣固然必有豪傑之

士出於其間養之異學之到足以變化其氣其文乃不

與世而俱今西漢之文最近古歷八代浸敝得唐韓柳

氏而古至五代復敝得宋歐陽氏而古嗣歐而與惟王

曾三蘇為卓之七子者於聖賢之道未知其何如然皆

不為氣所變化者也宋遷而南氣日以耗而科舉又重

壞之中人以下沉溺不返上下交際之文往往沽名釣

利而作文之日以卑陋也無惟其間有能自拔者矣則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元文

不絲麻不穀粟而屬毯是衣蜺蛤是食倡優百態山海
百怪畢陳迭見其歸欲為一世所好而已夫七子之為
文也為一世之人所不為亦一世之人所不好志乎古
遺乎今自韓以下皆如是噫為文而欲一世之人好吾
悲其文為文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吾悲其人海內為一
北觀中州文獻之遺是行也識吳興趙君子昂於廣陵
子昂昔以諸王孫負異材丰度類李太白資質類張敬
夫心不挫於物而所養者完其學又知通經為本與余
論及書樂識見嚙出流俗之表所養所學如此必不

化於氣不變化於氣而文不古者未之有也子昂亟稱四明戴君戴君重廬陵劉君鄱陽李君三君之文余未能悉知果一洗時俗所好而上追七子以合于六經亦可謂豪傑之士已余之汨沒豈足進於是哉每與子昂論經究極歸一子昂不予棄也

凌德庸字說

吳澄

吳興凌君時中在燕諗於臨川吳澄曰某生而父名之冠而字之曰德庸恒懼弗克稱願聞一言澄曰君以儒術吏事爲世用方今仁賢大夫之列若而人士之列若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三

元文

而人君所當事而友也若澄鄙儒不通時變者奚于此乎問抑澄嘗聞之師矣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爲體中因時以爲用昔之過也今爲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爲過隨時屢易而不可常者中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政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銖兩不易衡之常也膠其權則奚取然則權之前卻無常衡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爲庸蓋如此所貴乎儒者之爲政以其能得法外意也法有一定之例事紛至乎前或行同而情異或名是而實非百

千萬變莫能盡一槩諸例而無權則府史自足以治世而又焉用士大夫爲近年法家齷齪于例惟謹雖有賢士大夫亦縮手斂足一毫不敢行其意聞君曾爲旰郡獄椽辨疑辟於府反覆數四不置以藉得是紆死豈執一無權者所能今受知侍御史程公奏署東淮憲屬人皆偉公之不失所舉知君之不負所舉也君勉乎哉尊德性以極衡平之體道問學以括權變之用此中庸要領也以是佐其長其必有非常之政聞於人人以爲非常乃德庸之所以爲常也夫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四

元文

與子昂書

吳澄

自離金陵後相去隔遠問訊浸疎緬惟水晶照徹心跡雙清履候多福廬陵二劉兄白屋好修篤志文學與劉湏溪諸子游處求鄒文碣其父之墓然吾文豈可傳者當藉義獻之字以傳爲是有請尚與憐孝子慈孫之心特賜揮灑幸甚未期會晤願安眠食以答昭代特異之眷不備

題瓶城軒後記

吳澄

余有守甌防城法卽孟子養氣持志之學夫子欲無言

與無意則其寃也他日坐瓶城軒中相視默會此解

跋子昂寫度人經

吳澄

予於道家書自道德南華二經外俱不喜觀今觀此卷不能不喜也

跋子昂千文

吳澄

李德明家所貯千文其一孫過庭書其一趙子昂書合二卷觀之猶二子也

跋子昂書東坡玉簪卿山水圖詩於熊大樂畫卷

後

吳澄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五

元文

袁用和得此於鄧少初甚珍之然此畫之景非此詩之所言也此詩之工非此字之所增重也珍之者以其畫與以其字與以其詩與

跋趙子昂書麻姑壇碑

吳澄

顏魯公麻姑壇碑在吾鄉舊碑爲雷所破重刻至再字體浸失其真今觀趙子昂所書妙筆也顏字趙字並出於王或勁正如端笏重臣或俊媚如時妝美女二者各臻其極然顏學王書而字與王異趙書顏記而字與顏異非深造閫域不能知也後之君子必有工於評者劉

時中王豈岩俱學書而善書此帖趙以昇劉劉以昇王蓋其所好所識相伯仲也是以轉相授受云

題趙子昂臨蘭亭帖後

吳澄

馮昌大世扁倉之業而書義獻之字以趙子昂今之義獻也得其所臨蘭亭帖寶之如金玉其伎藝豪之清流也已

跋子昂楷書後

吳澄

至元丙戌冬予始解后子昂於維揚驛明年在京每日相聚爲予作字率多楷書不令作行草與今此卷字體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六

元文

一同人但見其後來寫碑文之字乃疑此卷非真是未嘗悉見其諸體字樣也

題子昂仁智圖

吳澄

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先儒謂非體仁智之深者不能如此雖然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各隨所見均是仁智豈必與尼山泗水同哉子昂所圖子昂所見爾以遺太乙劉師別有見玉笥仁智堂道士從劉得之又玉笥仁智堂之仁智也師劉者羅環中特以示予者羅之徒孫周常清周而羅羅而劉劉而趙曰仁曰智其

見同乎異乎予弗及知也方將循其支探其本溯其流
尋其源以上達尼山泗水周今往上游上清之山水奇
矣其中高人仁智何若予亦願參焉

元故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公神

道碑

吳澄

故中奉大夫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姓鄧氏諱文原
字善之其先蜀人寓杭甫再世蚤慧工文年十有五已
中進士舉逮南服歸國市隱弗耀訓授生徒以給親養
雖處窮約事生喪死必盡歡竭誠未嘗肯輕出謁鉅公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七

元文

敬禮每造其廬當路多知名年三十二浙省檄充杭學
正大德戊戌部注崇德州教授越四年辛丑授應奉翰
林文字越五年乙巳陞修撰至大戊申考滿進階仍舊
職越三年庚戌出佐江浙儒學提舉皇慶壬子入爲國
子司業延祐丁巳遷翰林待制明年戊午僉浙西道肅
政廉訪司事又明年己未改江東道至治壬戌召爲集
賢直學士癸亥進階兼國子祭酒泰定甲子直經筵其
冬移疾去官明年乙丑以翰林侍講學士召又明年丙
寅除湖南憲使俱不赴致和戊辰五月二十二日甲申

終於杭年七十子衍書來曰先君不幸至於大故既葬
矣而墓石未銘也先生知先君深者敢以爲請澄適卧
病得書而哭病小間乃追憶舊事初至元間吳興趙承
旨孟頫子昂爲澄歷言其師友姓名而善之與焉及善
之爲翰林應奉澄始識之繼由翰林待制出江浙時澄
官胄監得餞其行又其後以集賢直學士兼祭酒時澄
承乏禁林次年同預經筵之選嗚呼孰爲後予十年而
生遽先瘞予而沒乎哀哉善之丰資溫粹儀矩端嚴其
教於家塾鄉庠國監也從學者皆有長益詩文淳雅瑩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八

元文

潔如玉字法道媚與趙承旨伯仲趙旣逝欲求善書人
舍是殆無可應詔持憲兩道游仲民寃至今有遺愛詞
苑伐言史館修書悉合體製在儒臣中聲價相副者也
有文集內制藁讀易類編具存官階起將仕佐郎至承
德奉訓大夫至中奉曾大考從黼妣楊氏大考昭祖累
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尉南陽郡侯妣雍
氏追封南陽郡夫人考漳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
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南陽郡公妣孫氏游氏俱追封
南陽郡夫人其配南陽郡夫人徐氏前一月卒子衍承

父澤儒林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女子柔嘉柔官石洞書院山長史公埜司徒府掾史戴孟淳其壻也孫男萊孫其葬七月十三日癸酉其它湖州路德清縣千秋卿百寮山之麓徐夫人附系本魏鎮西將軍苗裔去泰入蜀居資徙居綿之彰明參政公避蜀兵難始寓杭云銘曰

岷峨鉅儒前有相如王楊三蘇宋遷南裔若李若魏卓爾拔萃繫吾善之蜀產之遺際今明時藝精點染文燭燦燦輝映琬琰帝制皇墳撰述討論身沒言存澄清攬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九

元文

轡伸枉出滯驅緩殄獮提誨諄諄承學彬彬具稱聞人中朝望疎宸極優寵急退何勇天祐者賢未應奪年曷爲其然刻詩墓隧昭示來世知者墮淚

元贈承事郎德清縣尹朱君墓表

吳澄

承事郎瑞州路在城務稅課提領朱景淵語其寮樂務副魯常曰吾父諱文進字野夫湖州長興和平鎮人也早失怙失恃鞠于兄從祖渭富饒各嗇里多仇怨有自經者誣之逮繫於獄子幼莫克救解吾父年前弱冠上白憲司馬公光祖直其所訴從祖釋然而歸而吾父翌

無德色其後保任友人貸於從祖歲久負欠乃賣已產代償其子本而吾父亦無慊意由是去家遠遊值宋季世豫計宋幣必將無用罄竭所有市易諸物未幾宋亡舊幣果廢吾父所貯物貨價長數倍遂得爲興家之資先是太平州黃池鎮賈人以貨寄售直數千緡既而賈死於兵妻已改嫁吾父悉輸其直俾畜遺孤吾父與人交際不問賢否無所訾毀號稱長厚或有諮問必以忠告每推贏餘周恤鄰戚歲饑民疫偵伺炊烟不起之家陰所有遺不使人知善鑒人之態度其能有成立者給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十

元文

助貲力彼人旣致豐盛所報不如所施無憾也教子爲儒兼習國字景淵籍以仕進嘗適一處樂其形勢翕聚指示景淵擬爲身後葬地皇慶癸丑四月二十五日終年七十有二其年八月葬爲程縣三碑鄉小金山之趾卽前所指示者也吾母同邑丁氏諱妙觀勤儉靜柔克相吾父共植吾家致和戊辰三月十四日終年七十有九明年二月附葬小金山之兆景淵賴父母遺訓服七品章服自嗟祿弗及養幸皇澤優渥追榮於親吾父贈承事郎湖州德清縣尹吾母贈宜人親喪久葬而墓石

未暨先德泯堅敢介子以請於翰林吳學士斬一言文諸石豈惟吾親托以不朽景淵爲子之心庶其有恆乎魯常將景淵之命來諭子謂景淵之父義足以敦薄俗智足以識幾微而有子能發身榮親俱可尚也是以不辭而表其墓焉朱氏上世有仕者而承事君之曾祖琰祖恒考清皆不仕君之男長景淵季景思女適馬適吳長孫介壽南安路蒙古字學正考備名在吏部選中景淵能詩能文有學有守其益自勉益自謹爲良吏爲聞人使聲實加於上下則立身揚名之孝又非但如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元文

今而已

交趾批答

趙孟頫

卿卽守海邦遠修職貢載馳使者來捧賀章顧方物之屢陳知乃心之克慎茲焉還邁宜示寵嘉其堅事大之誠以體同仁之意今賜卿某物若干至可領也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諸不多及

送吳幼清南還序

趙孟頫

士少而學之於家蓋亦欲出而用之於國使聖賢之澤沛然及于天下此學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其

心草萊岩穴之間老死而不悔豈不畏天命而悲人窮哉誠退而省吾之所學於時爲有用耶爲無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則吾出處之計瞭然定於胸中矣非苟爲是栖栖也近年以來天子遣使者巡行江左搜求賢才與圖治功而侍御史程公亦在行程公思解天子渴賢之心得臨川吳君澄與偕來吳君博學多識經濟才也達時宜而知務誠稱所舉矣而余亦濫在舉中旣至京師吳君翩然有歸志曰吾之學無用也迂而不可行也賦淵明之詩一章朱子之詩二章而歸吳君之心余之

卷之二十五

十二

元文

心也以余之不才去吳君何啻百倍吳君且往則余當何如也吾鄉有敖君善者吾師也曰錢遜舜舉曰蕭和子中曰張復亨剛父曰陳懿信仲曰姚式子敬曰陳康祖無逸吾友也吾處吾鄉從數子者遊放乎山水之間而樂乎名教之中讀書彈琴足以自娛安知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豈有用者哉吳君行有日謂余曰吾將歸遊江湖求子之友余旣書所賦詩三章以贈行又別吾師友之姓名使吳君因相見而道吾情至杭見戴表元率初者鄞人也鄧文原善之者蜀人也亦吾友也其亦

以是致吾意焉

書經古文集註序

趙孟頫

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僞爲真俾得竝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十三

元文

耶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爲之集註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印史序

趙孟頫

余嘗觀今世士大夫圖書印章壹是以新奇相矜鬻彝壺爵之制遷就對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鳥之象蓋不遺餘巧也其異于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無二三焉一日過程儀父示余寶章集古二編則古印文也皆以印印

紙可信不誣因假以歸采其尤古雅者凡模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證之文集爲印史漢魏而下典刑質朴之意可彷彿而見之矣諗於好古之士固應當於其心使好奇者見之其亦有改絃以求音易轍以由道者乎

贈趙虞卿叙

趙孟頫

平陽趙虞卿從其兄來吳興兄卒官虞卿因留不去蕭然逆旅無一簞之儲飯豆茹蘆衣褐垢敝處之無窮愁之色人或饋者亦欣然弗拒及遇人有不足輒與之無吝情觀其人嗒然無所爲聽其言淵乎以道而其奕又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十四

元文

通天下之善奕者也人不知未嘗言人知之未嘗矜意其胸中有得故外物不足以累之嗟夫人患無所得即有得雖千金之富駟馬之貴若將殆焉虞卿其肯以此易彼耶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若虞卿者所謂游藝志道者耶虞卿居吳興久吾黨之士往往與之遊於是相與賦詩贈之而趙孟頫又爲之序

送凌德庸赴淮東憲幕序

趙孟頫

世所謂丈夫者率盛氣大言驕岸倨肆常易一介之士至一介之士當仁不讓奮然仗義與人爭是非不肯碌

碌苟且亦非世所謂丈夫者所能也凌君德庸與余居同邦生同年今年之春相遇都下握手言笑若有雅故蓋適千里者見似人而喜況余同邦同年者哉然余所以與凌君相得者又有出於是余聞凌君往年司獄建昌囚有寃皆爲平反之與其上官抗畧無少假借府吏固不論甚者與察司往復折難無詭隨依阿聲凌君位甚卑無當路之援容顏不能動人世所謂丈夫者常易之安知凌君自處者不卑也彼凌君所恃者以吾之是却彼之非而已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十五

元文

義豈虛言哉今凌君入淮東憲司幕府亦粗可以行其志矣夫數畧竭澤盛世不設深文苛察亦君子不爲也使吏不得以賄賂行私意不敢以架漏欺公家則淮東之民實被聖主寬仁之澤抑豈獨余之望將使世所謂丈夫者知一介之士所守如是是非可易者豈不偉與於其行書此以爲贈凌君其或有取焉

第一山人文集叙

趙孟頫

宋以科舉取士士之欲見用於世者不得不繇科舉進故父之詔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長非程文不習凡以求

合於有司而已宋之末年文體大壞治經者不以背於經旨爲非而以立說奇險爲工作賦者不以破碎纖靡爲異而以綴緝新巧爲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應程文之變至此盡矣扭於科舉之習者則曰鉅公如歐蘇大儒如程朱皆以是顯士舍此將焉學是不然歐蘇程朱其進以是矣其名世傳後豈在是哉王君壯猷自弱冠賦聲滿場屋間取鄉舉如拾芥非唯王君視功名唾手可得一時之士亦孰不以高科期之爾來科舉旣廢王君出其曾中之蘊作爲詩文成數巨編暇日攜以見遇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十六

元文

求余爲之叙余讀一再過文不苟作字不苟置意深而氣直誦詠詩易出入騷選宜可以名世傳後而非一時科舉僥倖求合於有司之作也非自拔于流俗者能若是耶余旣爲是說遂書以爲王君文集叙王君名方叔字壯猷其先自盱眙徙吳興故推其所自題其編曰第一山人文集云

大雄寺佛閣記

趙孟頫

閑逢涖灘之歲春正月長興大雄寺僧道成使其徒得恩以書來謁曰大雄故陳之報德寺而今名則宋治平

間所更也廣廷大殿規制偉傑殿北故有華嚴殿荒陬迫阨見者咸謂弗稱道成乃與居拱者謀卽其地建佛閣三十楹旣成中置大像復作小像千翼之黃金莊嚴勝相備具蓋哀人之施竭已之資崇積銖寸忍力誓願歷一星周而僅有濟今拱旣死而道成亦已老矣恐遂泯泯無以示後人敢以記請于竊嘉其志乃爲之記曰天下之事類非苟且欲速者所能爲也夫欲速則志不達苟且則功易墮吾觀二子經營謀度忘十年之久而以必成爲期故能闢隘陋爲高明化荆棘爲岑樓繚以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十七

元文

朱闌覆以重檐然後視殿若廷始若無愧微夫二子堅持之操勤篤之行弗遑弗撓安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訖不違其志如此哉其視世之苟且欲速微倖旦暮者所成就爲何如是可書已按長興爲陳高祖故里寺其宅也有檜在廷直殿之西偏邑長老言當時故物也蒼皮赤文破裂奇詭而茂悅之色千載不渝余故每至輒盤桓其下而不能去及登斯閣爲之四顧山川寂寥萬象蒼茫古人遺跡皆已湮沒無餘矣而此樹婆娑獨以浮屠氏故得全是豈偶然也哉則又爲之咨嗟嘆息而

不能已寺在唐會昌間嘗廢至大中乃復又一百若干年當宋天聖三年寺僧志暈等始新作三門又二百若干年而閣始建繇陳天壽至於今其廢興大畧如此寺故無紀載故余併及之使來者有攷焉

重修觀堂記

趙孟頫

佛以慈悲哀愍一切盡未來世咸欲使之覺妙明心不墮邪見凡有可以開辟迷者不遺餘力衆生因心有想因想有妄掃除妄想使得正觀佛所說經其法具在依佛所說而修習之非有嚴淨處所道將安寄故通都大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十八

元文

邑往往皆有觀堂而吳興觀堂特爲宏敞池水竹樹莊嚴觀深蓋創建於宋嘉泰間經始之者講主行瓊輔成之者禮王師揆也宋之末年住持者非才葺治弗勤漸至頽廢甲戌乙亥之際兵事洶洞奸民乘之剽竊摧剝棟宇傾弛風雨不蔽仰見日星暨聖元統一區宇人獲奠居乃相與謀曰觀堂我邦一大道場也今廢壞至此非得有福德力量者主之其何以興起乎衆咸曰非雲岩饒公不可於是相與告之禮王之孫孟齊深以爲允遂具禮延請以至元十三年之春來主法席約已劬躬

振弛補苴由是聲譽籍甚聞於總統所總統賢其人給札以命之雲岩乃殫智悉力思所以宏其教者無所不至昔者常住之田僅四頃餘雲岩出衣鉢日益增廣齋鼓粥魚聲和響答迺以至元二十一年鳩材僱工因實殿之舊而一新之堂宇丈室左右列祠三門廊廡僦甃之破缺者完之椽桷之毀折者易之歷十年而後備至於莊嚴像設金碧輝映光采奪目父老興嘆謂逾厥初而翠柏紅蓮清涼香潔淨土境界種種現前然後修觀想之業者乃始得其所雲岩於佛事可謂勤矣余觀天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十九

元文

地間物廢興雖有時然常係乎其人得人則興失人則廢蓋古今一致也向使觀堂不能致饒公則瓦礫茂草亦已久矣其能建興於積壞之餘哉予常嘉饒公之爲人而公以記請故遂次第其狀而記之大德元年九月

記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趙孟頫

按吳興志管夷吾之後有避地于此者人因名其地曰棲賢今烏程棲賢山是也其裔散處郡邑汔于今不絕吾妻仲姬所自出也仲姬名道昇父諱仲字直夫個儻

尚義晚節益自喜鄉里稱之曰管公無丈夫子仲姬特所鍾愛至元廿六年歸於我皇慶元年以余官二品封吳興郡夫人夏五月賜告還家間謂余曰道昇先人沒而無後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公歲時奉嘗缺焉此不能不重哀思者每一念之未嘗不涕橫集而心欲折也幸先人敝廬無恙意卽是建祠俾外士爲之嚴事庶乎少紓予哀而其爲久遠計也似亦可哉吾咨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用其言爲卜相其宜荆樓三間以祠公及公之配周凡材竹甃石悉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二十

元文

撤其舊而壹新之旣成使道士掌之扁曰孝思道院又買腴田三十畝以供祭祀且足其食子時與仲姬往造其間祭饗從里俗或者亦足以少慰公之靈也哉書事於石尚俾我後人勿替夫人之志云

湖州路總管府題名記

趙孟頫

古者諸侯之國必有史官太史公始撫其所述年經而國緯之合以爲表蓋將使有民社者幸而覽觀焉必且曰某時爲何時某侯爲何人而我何如也余讀其書未嘗不歎其得春秋之遺意自秦置郡縣始不容有私史

且士之爲王官者非宰相不得表於史氏猶幸有所謂
題名者而可與與興爲郡曰內史曰太守曰刺史曰
知州事由晉王羲之而下凡如干人亦既列氏名於樂
石矣粵自聖化南被國家遴選仁哲以惠茲土聲相聞
鍾相接而未有所登載也今達魯花赤正議摠管高侯
下車數月乃命伐石合長貳爲之記而屬予以叙予惟
題名之設所以辨歲月昭爵秩觀其所以去來之故而
賢不肖可知也善善惡惡而懲勸存焉此太史公之深
旨而春秋之微權也昔司馬文正公記諫院爲之目曰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王

元文

某也忠某也詐使來者知所擇而弗失其所自處烏乎
豈獨諫官也哉

黃文獻集亦載此文衡偶得石刻遂正之但末段與
袁記推官廳相類且同爲公書微不可解

琴原

趙孟頫

琴也者上古之器也所以謂上古之器者非謂其存上
古之制也存上古之聲也世衰道微禮壞樂崩而人不
知之耳琴絲音也非絲無以鳴然而絲有緩急聲有上
下非竹無以正之竹之爲音一定而不易是以用之正

緩急而定上下也是故音十有二均調琴之法亦十有
二而世俗一之黃鍾之均一宮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
七比一二大呂太簇如之夾鍾之均二宮三商四角五
徵一羽六七比一二姑洗如之中呂之均三宮四商五
角一徵二羽六七比一二蕤賓林鍾如之夷則之均四
宮五商一角二徵三羽六七比一二南呂如之無射之
均五官一商二角三徵四羽六七比一二應鍾如之如
之者非同之如其徵之應而緩急不同也苟爲不同則
曷從而正之曰以管正之也黃鍾之均一絃爲宮吹黃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王

元文

鍾之管以合一絃而後絃正自是以降以大呂合大呂
以太簇合太簇無不正矣夾鍾之均二絃爲宮合之無
以異也中呂之均三絃爲宮合之無以異也夷則之均
四絃爲宮無射之均五絃爲宮合之亦無以異也此十
有二均之大畧也夫一絃爲宮者至五絃而止五絃而
止者五音之外不可加也二絃爲宮者一絃還而爲羽
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絃代之三絃爲宮者一二還而
爲徵羽徵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七代之其正體不出
乎五絃也其所以七絃者亦清聲還宮也至於四絃爲

宮者則羽不足矣不亦窮乎曰羽在三絃七徽之上以
按聲求之亦清聲也此琴之大畧也

幻住庵主月公金書楞嚴經疏

趙孟頫

昔阿難爲魔女所攝故世尊現化佛說經七處徵心究
首楞嚴之妙義一音演法宜般怛羅之真言顯大神通
有聖功德當幻住道場之新建宜真乘法寶之莊嚴黃
金研爲泥書十萬言而豈易白米賤如土舍百千石以
何難長者但發肯心貧道便成勝事百寶光聚燦爛發
於毫端千葉蓮開芬香過於沙界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三

元文

請謙講主茶榜

趙孟頫

雷震春山摘金芽於穀雨雲凝建椀聽石鼓之松風請
陳闕品之奇功用作齋餘之清供恭惟心如止水辨若
懸河天雨寶花法潤普沾於衆渴池生靈草清香大啓
於羣蒙性相本自圓融甘苦原無差別靈山牛乳分一
滴之醍醐北苑龍團破大千之夢幻舌頭知味鼻孔聞
香大衆和南請師點化

閣帖跋

趙孟頫

書契以來遠矣中古以六藝爲教次五曰書書有六義

象形指事諧聲會意轉注假借書由文興文以義起學
者世習之四海之內罔不同也秦滅典籍廢先王之教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

元文

渡江後右將軍王羲之摠百家之功極衆體之妙傳于
獻之超軼特甚故歷代稱善書者必以王氏父子爲稱
首雖有善者蔑以加矣當是時江左號禮樂衣冠之國
而北朝尚用武其遺風流俗接於耳目故江左人士以
書名者傳記相望歷隋唐而唐文皇尚之終唐之世善書
者輩出其大者各自名家逸其名者不可勝數亦可謂
盛矣宋興太宗皇帝以文治制詔有司捐善賈購法書
聚之御府甚者或賞以官時五代喪亂之餘視唐所藏
存者百一古迹散落帝其憫焉淳化中詔翰林侍書工

著以所購書繇三代至唐釐爲十卷摹刻祕閣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既成賜宗室大臣人一本自此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黃太史曰禁中板刻古帖皆用歙州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元祐中親賢宅借板墨百本分遣官僚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黧黑又多墨橫裂文士大夫或不能盡別由此觀之刻同而墨殊亦有以也甲申歲五月余於書舖中得古帖三卷第二第五第八明年五月又得七卷多第八缺第九六月以其多者加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元文

公權帖一卷於錢塘康自修許易得第九卷始爲全書雖墨有燥濕輕重造有工苦皆爲醇化舊刻無疑是可寶也自太宗刻此帖轉相傳刻遂徧天下有二王府帖大觀太清樓帖紹興監帖淳熙倫內司帖臨江戲魚堂帖利州帖卷黔江帖卷帙同又有慶曆長沙劉丞相私第帖碑工帖尚書郎潘師旦絳州帖絳公庫帖稍加損益卷帙亦異其他瑣瑣者又數十家不可悉記而長沙絳州最知名要皆本此帖書法之不喪此帖之澤也因予記得帖之由遂據其本末著于篇

題東老事實後

趙孟頫

白酒釀來緣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呂僊翁此語似若深有世俗相推獎之意然至於散盡黃金便覺蟬蛻汗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東老能爾豈非僊材世人愛惜錢如護性命殊不知爲飛空下觀者之所憐憫佛說遺教經亦云不知足者爲知足者之所憐憫故我說法亦復如是

自題畫一人勒馬立

趙孟頫

宋人畫人物不及唐人遠甚余尅意學唐人殆欲盡去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元文

宋人筆墨唯王子慶知此意

真率齋銘

趙孟頫

吾齋之中弗尚虛禮不迎客來不送客去賓主無間坐列無序真率爲約簡率爲具有酒且酌無酒且止清茶一啜好香一炷閒談古今靜玩山水不言是非不論官府行立坐卧忘形適趣冷淡家風林泉清致道義之交如斯而已羅列腥羶周旋置備俯仰奔趨揖讓拜跪內非真誠外徒矯僞一關利害反目相視此世俗交吾斯屏棄

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

趙孟頫

真人諱道堅字處逸杜姓當塗采石人自號南谷子初
丹陽謝道士玄風遠播法海旁霑真人曳杖玄門問道
清室言而無隱拂袖遠遊乃捫蘿仙都廻飈雲水納交
名釋載叅辟歷之禪遐想慈親亟返白雲之舍當路知
其素履俾掌教於卿邦俄走義興隱居張洞三歷霜暑
一意泉石辟歷以道契相合招過鳳谿結知楊氏之王
孫託友鄧侯之內侍獲引見度廟錫號輔教大師爰受
紫衣之榮過尋白石之隱於是楊氏以禮請住昇元報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二十七

元文

德觀真人興玄學建清規百廢具舉徒衆悅服屬天兵
南渡所在震動玉石慮燬於崑岡黎庶懼淪於塗炭弓
刀曷措莫救鄉閭衣食無從忍填溝壑真人冒矢石叩
軍門見太傅淮安忠武王於故鄉披膽陳辭爲民請命
王與語大悅恨見之晚軍麾爲之歛兵民社因之安堵
遂俾馳驛入覲帝聞詔特委馳驛江南搜訪遺逸真人
退而上疏言求賢養賢用賢之道上嘉納焉欽奉璽書
提點道教住持杭州宗陽宮大德七年復被旨授杭州
路道錄教門高士真人既主宗陽不忘舊館仍領昇元

觀事往來昇元尋白石舊隱因計然之籌峯卽葛仙之
丹井別立通玄觀俾弟子薛志亨林德芳甲乙主之瓊
山發秀珠泉獻液真人於此枕流漱石遊神雲外步虛
禮斗馳思仙鄉自髮髦而清齋視紛華如敝屣香餅巾
拂不事珍奇木食草衣恒存慈儉蚊虻雖設取足於綸
絺莞席自安弗求於錦綺又作攬古之樓於通玄聚書
數萬卷道德法疏何啻千家玄聖淵源州圖十子著老
子原旨及原旨發揮關尹闡玄文子續義等書數十萬
言皆理造幽微文含混厚讀之者知大道之要行之者

卷之二十五

二十八

元文

得先聖之心可謂學業淵深文行俱備者矣皇慶改元
宣授隆道冲真崇正真人依舊住持杭州宗陽宮兼湖
州計籌山昇元報德觀白石通玄觀真人居寵思退請
老而傳尋奉璽書以弟子姚志恭爲昇元提點師孫孫
拱真爲提舉俾世世相傳玄玄不絕延祐五年歲在戊
午真人在宗陽時年八十有二正月十三日微疾取平
生所有物手自標題散之親舊既間出偈遺諸弟子十
五日旦頂中爆然有聲而逝銘曰至人應世啓贊清寧
道包玄象德協文明青山孕質白石標英飛聲天陞齊

步雲瀛

其一

氣藹蘭芳形逾松茂嘯月珠淵采薇瓊岫

碧落回輶聞風揮袖服食五靈棲遲三秀

其二

玄經闡

義原旨立言皇文粹聖王化彌尊懸諸日月橫于乾坤

谷神不死至道長存

其三

仙宇金暉真容玉瑤桂闕霞

氤芝城雲斐碧瓦參差丹樞焜煒屢降鸞書時朝鳳晨

其四

籌峯宴景真館凝神從容觀化逍遙上賓烟蘿泣

月露草凄塵佇雲關而悵望文翠琰於千春

大元封贈吳興郡公趙公碑

趙孟頫

今上皇帝初卽位孟頫蒙恩自翰林侍讀學士遷集賢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二十九

元文

侍講學士官中奉大夫明年改元皇慶定制官二品者

封贈二代祖考諱希永贈嘉議大夫太常卿上輕車都

尉吳興郡侯祖妣鄭氏贈吳興郡夫人考諱與豈贈昭

文館大學士護軍吳興郡公妣李氏吳興郡夫人五月

十三日孟頫被旨許過家上冢以八月六日欽奉制書

告于吳興郡公墓下郡官偕來親黨畢集觀者莫不歎

美湛恩汪濊罔間沒存實惟祖考餘慶豈不肖孤之有

焉迺十二月甲子立石于郡公墓側刻辭紀事用對揚

聖天子丕顯成命銘曰惟皇慶元聖以孝治恩及巨先

爰立定制藐不肖孤敢曰庸敏昔被詔徵旋躋嚴近通

班集賢入侍講席異數特加儒榮備極寵光遠施式符

先德我祖我父維侯維公爰暨我妣咸被褒崇予告還

歸攜家南騫虔奉制書告于大墓我有旨酒亦有肥粢

黍稷馨香肴核維旅以祀以享賓親具在報効之思罔

敢或怠伐石刻辭豐碑是樹巋然墓門用後殊遇人臣

之榮天子之仁億千萬年厥聲弗泯

先侍卽阡表

趙孟頫

府君諱與豈字中父胃出宋太祖自秀安僖王五世而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三十

元文

至府君皆家吳興安僖王生崇憲靖王伯圭是爲府君

曾王父憲靖王生新興恭襄王師垂是爲府君王父其

世次歷官語在宋史恭襄王生通議府君諱希永仕宋

朝奉大夫直華文閣累贈通議大夫是爲府君王考妣

碩人鄭氏府君生而秀令弱冠以通議蔭補官初調饒

州司戶叅軍辟監海昌鹽場俄易黃進運鹽辟兼浙西

茶鹽司主管文字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除知蕭山

縣以治最聞淳祐八年除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五月

出通判臨安府十一月除軍器監主簿明年十一月監

三省樞密院門又明年正月遷太府寺丞兼大宗正丞
出知嘉興府治爲諸郡最拜金部郎官兼右司特除直
祕閣兩浙轉運判官未上改提舉浙西常平義倉茶鹽
公事實祐元年升軍器監尋除直寶章閣兩浙西路提
點刑獄公事二月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九月兼主管
淮浙發運司公事十月知平江府二年差主管建康府
崇禧觀三年除將作監總領浙西江東財賦淮東軍馬
錢糧疏辭不報四年兼權知鎮江府除司農少卿五年
升太府卿六年除祕閣修撰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元文

府景定元年五月除司農卿兼左司郎中復兼勅令所
刪修官十二月除右文殿脩撰兩浙計度轉運副使二
年四月升集英殿修撰尋進寶章閣待制知臨安府浙
西安撫使六月遷樞密都承旨後省疏駁免差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十月除江東轉運使賜金紫服十一月
兼總領淮西軍馬錢糧三年二月兼提領江淮茶鹽所
差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四年九月起知平江府兼
提點浙西刑獄十一月兼提舉常平義倉茶鹽五年進
顯謨待制召拜兩浙轉運使除權戶部侍郎是歲十月

理宗祖落度宗踐祚拜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
撫使咸淳元年賜進士出身三月以疾卒於府治實廿
三日也嗚呼痛哉遺表聞度宗震悼賜銀三百兩絹三
百匹以款贈銀青光祿大夫官自迪功郎至通奉大夫
爵進歸安縣開國子府君生於嘉定癸酉十一月八日
享年五十有三娶李氏先十五年卒累贈碩人子男八
人孟頫孟頴孟頵孟頶孟頫孟頴孟頵孟頶將仕
佐即杭州路儒學教授孟頵奉議大夫滄鹽使孟頶奉
議大夫汾州知州孟頵承務郎同知南劍州餘皆常仕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元文

宋而頌頌已不幸死女十四人孟巽適沈昌言孟鼎適
史周卿孟允適韓浩孟歸適陳好謙孟良適翰林直學
士張伯淳孟家適韓翼父孟比適印直傳孟益適南雄
路總管印德傳孟萃適錢澄孟漸適錢誼孟豫適沈光
謙孟遇適施誼孟過孟旣未嫁而天孫男廿四人孫女
廿人曾孫男二人曾孫女一人府君卒之年葬湖州烏
程縣澄清鄉聶村越十一年墓毀於盜至元庚辰改卜
城南車蓋山之原徙葬焉府君玉立長身眉目疎秀襟
度灑落不藏怒蓄怨性好學躬布衣常帶之行才任治

劇而爲政務豈弟所至皆有惠愛仕二十年先世園田
乃更加損先友禮部侍郎東平劉公震孫誅之曰府君
於時爲循吏於朝爲名卿於國爲信厚公族世以爲知
言府君沒十二年而宋歸于元又十一年當至元廿四
年孟頫蒙恩召至闕下擢兵部郎中入直集賢出佐濟
南府數年之間驅馳南北故於府君之行事本末不遑
有所紀載元貞元年孟頫自濟南罷官歸里守先人丘
壠以爲終焉之計而又拜汾州之命恐遂失墜泯沒乃
收泣書一二刻石墓下以示後昆大德元年十二月某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三

元文

日不肖孤孟頫述

魏國夫人管氏墓誌銘

趙孟頫

夫人諱道昇姓管氏字仲姬吳興人也其先管仲之子
孫自齊避難於吳興人皆賢之故其地至今名棲賢考
諱伸字直夫妣周氏管公性倜儻以任俠聞鄉閭夫人
生而聰明過人公甚奇之必欲得賢婿子與公同里閭
公又奇予以爲必貴故夫人歸於我至元廿四年世祖
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召孟頫赴闕自布衣擢奉訓大夫
兵部郎中廿六年以公事至杭乃以夫人偕至京師既

而除直集賢同知濟南路總管府成宗皇帝召入史院
夫人亦俱余以病辭同歸吳興余提舉江浙儒學滿任
遷泰州尹今上皇帝在春官遣使召孟頫除翰林侍讀
學士夫人亦同至闕下至大三年冬也明年上卽位特
授集賢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夫人封吳興縣夫人皇慶
元年請假歸爲先人立碑夫人亦以管氏無丈夫子欲
命繼又無其人乃卽故居作管公樓孝思道院俾道士
奉其考妣祭祀事見道院記次年使者游至於是夫人
復從予入朝廷祐四年予入翰林爲承旨加封魏國夫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三

元文

人五年冬舊所苦脚氣疾作上遣太醫絡繹診視六年
增劇聞於上得旨還家四月廿五日發大都五月十日
行至臨清以疾薨於舟中余與子雍護柩還吳興葬德
清縣東衡山之原禮也子三人亮早卒雍奕女六人夫
人天姿開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備翰墨辭章不學而能
處家事內外整然歲時奉祖先祭祀非有疾必齊明盛
服躬致其嚴夫族有失身於人者必贖出之遇人有不
足必周給之無所吝至於待賓客應世事無不中禮合
度心信佛法手書金剛經至數十卷以施名山名僧天

子命夫人書千文勅玉工磨玉軸送秘書監褒池收藏
因又命余書六體爲六卷雍亦書一卷且曰今後世知
我朝有善書婦人且一家皆能書亦奇事也又嘗畫墨
竹及諸色竹圖以進亦蒙聖獎賜內府上尊酒嘗謁興
聖官皇太后命坐賜食恩意優渥受知兩宮可謂榮矣
夫人之亡內外族姻皆爲之慟嘗與余遊者莫不流涕
則夫人之德可知已銘曰夫人云亡夫喪賢嬪子失慈
恃家無內助嗚呼夫人古之烈女仁智賢明俸指莫數
翰墨之工受知聖主通籍東朝得謁太母嬪人之榮可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三五

元文

謂至極碎壁寶珠行路嗟惜人倫之重況於夫嬪天寶
爲之誰謂茶苦東衡之原夫人所擇規爲同穴百世無
易樹以青松銘以貞石婉婉之德萬古是式

陳眉公筆記云夫人出泖西小蒸今其地尚名管道
似未見此志耳

與中峯禪師書八首

趙孟頫

孟頫汨汨俗塵中每蒙尊者不棄時時賜問顧惟何者
乃辱過愛如此當亦是前世有緣故邪近一病兩月幾
至不起得鮑君調理方似小差然眠食未復嘗少氣力

優優憂深至於死生之說師所謂委順者固已知之矣
感師提誨情何敢忘蒙寄惠酒鼓粒粒皆是禪味敬領
莫知所報阿孫回草草道謝春深猶寒山中當益甚唯
珍重

近數有人自山上來知道體安隱慰不可言茲有少稟
貢杭州報國寺在舊內中棟宇極大去歲九月火災止
存三門猶足稱雄於諸寺近笑隱所老住持欲求大和
上信筆草一疏渠欲持以爲興復之計弟子與所老有
文字之交故敢干聒方盛暑中求法語者無數度老師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三六

元文

必大厭之而孟頫又復有請亦恃慈悲故耳唯恕之而
曲從之

孟頫得旨南還何啻病妻道卒哀痛之極不如無生酷
暑長途三千里護柩來歸與死爲隣年過耳順罹此荼
毒唯吾師慈悲必當哀憫蒙遣以中致名香之奠不勝
感激但老妻無恙時曾有普度之願吾師亦已允許孟
頫欲因此緣事以資超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又聞道
體頗苦渴疾不知能爲孟頫一下山否若仁者肯爲一
來存歿拜德不可思議以中還謹具拜覆哀戚不能詳

悉併祈師照

孟頫自老妻之亡傷悼痛切如在醉夢當是諸幻未離理自應爾雖疇昔蒙師教誨到此亦打不過蓋是平生得老妻之助整三十年一旦失之豈特失左右手而已耶哀痛之極如何可言過蒙和上深念遠遣師德賜以法語又重以悼章又加以祭文亡者得此固當超然於生死之途決定無疑至於祭饌之精又極人間盛禮尤非所宜蒙歿存感戢不知將何上報師恩雖亡者妄身已滅然我師精神之所感通尚不能無望於慈悲拯拔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三七

元文

俾證菩提此則區區大願因俊兄還山謹此具復臨紙哽塞不知所云
昨以中還山草草具字陳叙下情茲承嘉上人下訪特蒙惠書審卽日道體勝常深用爲慰又知以中十七日方登天目所謂普度功德此乃先妻願心必湏爲之但日期未敢定臨時又當上稟耳海印雖有登山之約然亦未可必外承指視三十年陳迹宛若夢幻此理昭然夫復何言但幻心未滅隨滅隨起有不能自己者此則鈍根所障亦異以漸消散耳圓覺經尚有三章未畢一

得斷手便當寄上又恐字畫拙惡不堪入板然唯師意秋暑不欲久滯嘉兄亟此具復

以中來得兩書披讀如對頂相感激慈念不覺淚流蓋孟頫與老妻不知前世作何因緣今生遂成三十年夫婦又不知因緣如何差別遂先棄而去使孟頫栖栖然無所依今既將半載痛猶未定所以拳拳欲得師父一臨以慰存歿之心耳今蒙諭以病腦之故弟子豈敢復有所請賜教普度榜文情旨仰見慈悲此事度葬事以前必不能辦一則事緒紛忙二則氣力難辦已與以中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三八

元文

子細商量直伺東衡房屋完備就彼修設庶望山靈川祇方隅禁忌亡者神識寬親之等皆需福利耳想老師亦必以爲然也聞老師有痼氣之疾已寫方與以中恐可服也謹此報覆圓覺俟再寫納併乞清照
孟頫于江入城得誨帖知杖錫以籃輿入山益深聞之甚爲驚歎頃時時有人持法語見過每以人不識好惡與從孟頫求書者無異是與不是必要滿幅盈卷問其所以莫知好處安在徒使人終日應酬體疲眼暗無暇可免雖吾師道大語妙不可以此爲比然其疲於應接

亦豈不然耶和上既已入山在孟顓輩便未有望見頂相之期爲之悵然殆不容說又先妻無恙時曾有普度之願滿擬和上一到東衡爲了此緣今既不然只得請千江主其事若其他人孟顓殊不委信想和上亦以爲然也聞有便草草具覆臨帝不勝馳情之至山深林密地多陰濕唯與珍重

孟顓紛紛塵事中不得以時上狀惟極馳嚮漸熱伏計道體安隱五月十日老妻忌辰一如前議命千江菴主主持了普度一事只作一晝夜日誦法華夜施十燈十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三九

元文

斛兼三時宜禮法華懺法區區不敢祇屈尊重敢乞慈悲就山中默加觀想庶使無情有情及亡者俱獲超度孟顓拜德豈有已哉因幻住道者上山謹附短狀餘唯珍重不宣

與友人書

趙孟顓

孟顓前得書發至農具又田圖丈尺及稻把舊椽竹皆已收今欲新竹椽五六十條爲用可折西邊江南竹并班竹擇恰好者斫五六十竿餘舊椽竹疾發來

跋自寫墨竹

管仲姬

淮東都事闕政夫人雅好植竹名其所居之室曰竹隣至大元年四月一日特訪余於寓所求墨竹遂爲之作晴竹而先書余松雪所作修竹賦於前也仲姬識

送范蒔莊序

張伯淳

長興爲吳大邑素號難治然令丞得人治固不難也錢塘范君提鄉郡學事且三年行臺遵近制上其姓名于朝將拔擢焉君廉於取姑丞是邑告行於常所往來伯淳相與祖餞北關外酒壺旣傾贈一言曰士有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今得百里地貳政其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四一

元文

間百姓於我乎仰樂乎心則一邑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邑之人懼關係不輕也一命之士可以行志況再轉爲丞乎况是邑環其封不翅百里責任尤不輕而有志濟人愛物者益足以行之而有爲也且自唐來言丞者必曰藍田豈舍崔立之皆不足爲丞舍藍田皆無可爲之邑哉官以人而重固也立之積學能文吟哦松槐間其意趣爲何如范君詩人也視此當無愧將見後之稱長興者亦猶人之稱藍田焉斯可也雖然丞賢而令亦賢當無往而不可施用者范君勉乎哉夫責任之不輕

則其所以自待者宜重當朝要人所以相位置者頗高則其養望於是官也宜毋以卑自諉范君勉乎哉君然其言於是乎書葑莊君自號不以稱古也

送安定書院洪山長序

方回

爲學者先義理而後事功義理者事功之權衡乎明於義理立事建功何施不可先以事功入其心則隘矣夷禮夔樂未聞其未仕而先學爲俎豆管絃之事也仁宗寶元康定間湖學鼎盛王介甫作詩美胡安定而以先生尊稱之得其邊防水利治道名齋之意熙寧柄國安

藝文補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一

元文

定歿矣遂行免役青苗市易自實保甲保馬農田水利之政殆皆其平日事功之心邪介甫少嘗見濂溪恥于下問濂溪亦不屑教之介甫爲相之年庚戌濂溪年五十四橫渠年五十一明道伊川年三十八九介甫皆不能識其人故不能用其人其所用者呂惠卿曾布蔡京蔡卞之徒急於事功而昧於義理故也學術之弊遺患至今是故二陸氏之學高於事功考亭不然永康陳同父之學專於事功尤所不然學者不可不知也故於安定山長洪君之行微有以發之

漁隱叢話攷

方回

茗溪漁隱叢話前十六卷後四十卷吾州績溪胡仔元任所著也仔父舜陟號三山老人仕至待制廣西帥死於靜江府獄中實秦檜殺之也羅鄂州新安志畧不書回嘗見其族孫示予家傳六大帙靖康圍城中奏議戰守事甚多故詆郭京尤力後兩帥廬州文臣之善用兵者也檜之殺之殆以此元任寓居霄上謂阮閱休詩總成於宣和癸卯遺落元祐諸公乃增纂集自國風漢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大家數特出其名餘入雜記

藝文補

卷之三十五

四十一

元文

以年代爲後先回幼好之學詩實自此始元任以閑休分門爲未然有湯巖起者閑休鄉人著詩海遺珠又以元任爲不然回聞之吾州羅任臣毅卿所病者元任紀其自作之詩不甚佳耳以其歷代詩人世次爲先後於諸家詩話有去有取間或斷以己意視皇朝類苑中槩取而竝書者豈不爲優近回著名僧詩話實用元任條例元任歷官事跡當俟續書

胡氏之來吳興不始元任也待制寓湖而且在射村見其弟舜申建炎避亂錄及漁隱叢話若元任以蔭

授迪功郎兩浙轉運使幹辦公事六轉奉議郎印堂

州晉陵縣則見家傳元

癸辛雜識序

周密

坡翁喜客談其不能者強之說鬼或辭無有則曰姑妄言之聞者絕倒洪景廬志夷堅貪多務得不免妄誕此皆好奇之過也余卧病荒閒來者率野人畸士放言善譚醉談笑語靡所不有可喜可噩以警以懼或獻一時之笑或起千古之悲其見給者固不少然求一二於千百當亦有之暇日萃之成編其或獨夜遐想舊朋不來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四

元文

展卷對之何異平生之友相與抵掌劇談哉因竊自嘆曰是非真誕之辨豈惟是哉信史以來去取不謬好惡不私者幾人而舛偽欺世者總總也雖然一時之聞見本於無心千載之予奪徃於私意以是而言豈不猶賢於彼哉癸辛蓋余所居里云弁陽老人周密戲書於道適齋

齊東野語叙

周密

余世爲齊人居歷山下或居華不注之陽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種學績文代有聞人曾大父扈蹕南來受高

皇帝特知通歷三院徑躋中司泰禧之間大父從屬車

外大父掌帝制朝野之故耳聞目接歲編日記信不誣

我先君博極羣書習聞臺閣舊事每對客語音洪暢纒纒不得休坐入傾聳敬嘆知爲故家文獻也余紹侍膝下竊剽緒餘已有叙次嘗疑某事與世俗之言殊某事與國史之論異他日過庭質之先子出曾大父大父手澤數十大帙示之曰某事然也又出外大父目錄及諸老襟書示之曰某事與若祖所紀同然也其世俗之言殊傳謬也國史之論異私意也小子識之又曰定哀多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四

元文

微辭有所避也牛李有異議有所黨也愛憎一哀議論乃公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乘不可刪也小子識之游遭多故遺編鉅帙悉皆散亡老病日至忽忽漫不省憶爲大恨閒居追念一二於千百懼復墜逸爲先人羞迺參之史傳諸書博以近聞脗說務事之實不計言之野也異時展余卷者喙曰野哉言乎子真齊人也余對曰客知言哉余故齊欲不齊不可雖然予何言哉何言亦言也無所不言也無所不言焉乎言客大笑吾因以名其書歷山周密公謹父書

推官廳題名記

袁 衷

臬事之職古司冠之官一郡庶政綱目至繁而獄訟之司推官專之民情隱微政理枉直咸於是乎察訊鞠論報惟意可否其任可謂重矣故銓曹不以輕授居是選者必深通典章守正道知治體之士乃得爲之厥既有成績由是而操風憲執政柄其事任若煩瑣而其選實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四十六

元文

清要吳興推官舊署在子城東南陬屋久而圯庭宇隘陋至大二年春徙建於府治廳事之右軒除明豁楹棟聯絡或遇議事於長貳步武伊邇於體遂嚴於事審密視昔加勝焉既落成遂具樂石刻紀名氏自至元廿三年設立至至大二年凡一十一人以次而書之黃司馬公記諫院名氏而系以忠詐回直之目使後至者知避就然則刑獄之任民命攸司可不慎與

王弇州曰佑聖觀記在杭州本觀推官廳記在湖州郡齋俱趙吳興書俱規摹李北海而廳記稍道勁子

至湖州訪墨妙亭遺蹟無一存者用此解僊耳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五

藝文補

卷之二十五

四十七

元文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六目錄

鮮于樞

與趙子昂書

閻復

瓶城齋銘

家之巽

高峰大師語錄序

師名原妙住武康雙髻峯

高峰禪師塔銘

釋明本

藝文補

卷二十六

目次

一

金剛般若略義序

為趙魏公

弁山幻住菴記

圓照菴記

菴在天目山

釋行端

題子昂趙學士所書中峰和尚鐘銘

題錢舜舉垃圾堆圖

舜舉名選烏程人

蔣氏書蓮經請題

蔣雪人

書子昂千瀨唱酌詩後

釋惟則

斷崖說 斷崖 名了義德清人

文江說 道場柳藏主號

跋錢舜舉食葉蠶圖

戴表元

松雪齋文集序

陳無逸詩序

無逸名康祖其祖自龍泉徙湖

奇童烈女寶鑑序

郡人張煒板行

齋東野語序

周公謹弁陽詩序

公謹名密

藝文補

卷二十六

目次

二

方端叟詩序

郡人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為郡人牟應龍父獻

凌氏二子字序

安吉人

紫芝亭記

亭在德清

敷山記

山在烏程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題畫

為錢舜舉

題趙子昂畫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題趙子昂琴原律略後

周義烏真贊 名客

瓶城軒銘 并序

回凌德庸諸公啓

祭張俊山長文 復當作復亨鳥程人

袁桷 寓公

題趙承旨度人經墨刻

史母程氏傳 寓公史光母

王壽衍 居德清

藝文補

卷三十六 目次

三

進文獻通考表

孟淳 之縉子

重修飛英舍利塔記

長興州修建東嶽行宮記

跋趙子昂臨枯樹賦

賈察 長興寓上海

家斛銘

歐陽玄

趙文敏公神道碑銘 碑繁不錄

牟獻 子才之子

忠烈廟記

跋崔清獻公洪文忠公帖

跋范文正公墨跡

護軍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都元帥江夏郡公

謚榮敏費公墓誌略并銘 榮敏名案

釋清珙 居霞霧山謚佛慈慧照

太湖卜居記

釋大訢

藝文補

卷三十六 目次

四

山雲辭 有序。爲餘英于上人

吳興封山資敬寺記 代佛智師作

湖州路資福寺鐘銘 有序

題松雪翁所書千文

題宋高宗書東方朔答客難後 爲雪耀公藏

與趙仲穆書 仲穆名雍孟頫子 祭照元晦文 雪僧

唯一巖住安吉常樂院疏

鄧文原

大元旌表義士夏君墓志銘 夏椿長興人寓寧亭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六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庚辰叅輯
韓昌箕仲子增定

與趙子昂書

鮮于樞

張長史懷素高閑皆名善草書長史顛逸時出法度之外懷素守法特多古意高閑用筆粗十得六七耳至山谷大壞不可復理

瓶城齋銘

為淮東憲司知事凌德庸作

閻復

利慾之兵或墮吾城蹂躪之機或發吾瓶墨其守不若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元文

修仁義之于櫓金其緘不若駕聖賢之說鈴若然則城何懼於脫扇瓶何患乎建瓴哉

高峯大師語錄序

家之異

日麗於天無物可比語其圓曰似盤語其明曰似鏡語其溫曰似火而皆非也禪之悟者無以名狀或曰似酒醒或曰似病愈或曰似夢覺或曰似暗地遇明似貧人得寶亦皆非也非語言可及非美黻譬喻可到然則語言能所皆無用乎曰不然叢林眼目即是鬼神茶飯鬼神茶飯即是叢林眼目此高峯老子為人之意也居士

不曉禪學姑以已意更說一偈云春後青山雨後村牧童橫遂過柴門一聲窈窕東風裏不是愁人不斷魂

高峯禪師塔銘

家之異

夫子之道不憤悱則不啓發瞿曇之道不勇猛則不精進道固未易知也古之釋子山棲林巢草衣木食死灰墻壁其身心而不悔者為一大事耳後之真能為大事者千萬人一人高峯是已師名原妙吳江徐氏子毋憂癯僧而免幼嗜跌坐稍長從嘉禾密印寺老宿法住出家習天台教不契入淨慈立死限學禪脇不席食不味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一

元文

見斷橋倫令叅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見雪巖欽令叅狗子無佛性且問誰拖汝死屍來應聲即棒嘗疑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見雙徑五祖真贊疑始泮從欽南明欽中前問師喝欽枯杖師把住云今日打某甲不得掃補徑出翌日欽又問萬法歸一話師云狗舐熱油鎗自此當機不遜尋過雪竇見西江謀希叟曇復從欽雪之道場欽時居立僧與偕赴天寧欲免以事掩耳不願欽嘗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師云作得主夢中何如云作得上正睡著時無夢想見閻王在甚處師無語欽喟云從今

不責汝學佛學法只饑飯困眠總覺抖擻精神看此際
主人翁竟何在師益警省咸淳丙寅冬入龍鬚山卧薪
飯松風塵日搏誓欲一著子明白粵五載中夜摧枕墮
地有聲廓然大悟會積雪路絕數日人謂師已矣雪霽
宴坐如初甲戌遷武康雙髻峯德祐丙子春大兵至師
絕食兼旬危坐不動事定尸屢紛至已卯春避之西天
目之師子巖卽石洞營小室丈許榜曰死關悉屏給侍
服用破甕爲鑪併日一食洞梯山以升弟子罕面共築
師子院以居有三關語示衆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

藝文補

卷二十六

二

元文

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
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毘尼弗契卽拒戶不
納會欽寄竹篋拂子法語辨香拈出道價日隆遠方異
域問道踵接運副鶴沙瞿君靈發敬慕師一見機契卽
捨田庄爲供師辭不受君捨心益堅俾其徒以田別建
一刹食卜蓮華距巖可十里請於官扁大覺禪寺以祖
雍攝寺事乙未子月二十七日師忽書二真軸以後事
囑明初祖雍鵬朔上堂云西峯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
彌天末後一句不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衆還有知

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別書偈云來不
入死關去不入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
逝庚申奉遺命全歸死關師嘉熙戊戌三月二十三日
生壽五十八鵬四十三弟子百人受戒請益者萬數遠
近奔赴燃香臂頂慟哭填咽師清明枯淡篤志求道頃
悟之後屏居窮山跬步不出內心無喘外息諸緣欣然
自得爲人至慈勤懇誨人善語和易或繼以泣及至室
中行祖令鞭策龍象盡情勘覈絲粟無貸嘗戒學者今
人負一知半解不能了徹叅徒一詰茫然莫辨邪正句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四

元文

來句去如手搏兒蓋得處鹵莽故也直須大徹親見親
證明得差別智方解勘辦殺活機用嶮峻不可湊泊如
此尤矜細行崇戒律雖創兩刹目未嘗覩師行解真實
名震江湖識與不識皆手額讚嘆曰古佛善知識也余
弱冠從無準翁遊師準孫也創院立莊兩囑以記心降
久矣諸徒持事狀求銘烏得辭銘曰
高峯屹立祖派一律妙年求道力久真積空山夜澄撲
地枕聲玄關劃開宇宙斬新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熱油
一句大地起舞西峯死局餘三十齡雲包雪笠朋來千

門一絲不掛萬仞如壁近不可泊遠不可卽斷衲子命了佛祖心手扶重雲霽月千林鐵蛇入海虛空百碎我作銘詩無在不在

金剛般若畧義序

釋明本

延祐丙辰秋七月翰林承旨趙公自京師遣書來問金剛般若大意遂述畧義併答其書畧曰聞如來於第四時說般若經六百卷金剛經乃其一也議者於六百卷之綱目以融通淘汰四字攝之蓋如來嘗於第二時在鹿苑轉四諦法輪證諸小乘人有餘涅槃以未稱本懷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五

元文

由是第三時維摩彈斥使其恥小慕大然後廣說般若一味談空專爲小乘人融其所執通其所滯洵之汰一如滌穢器使之清淨然後以上乘圓頓甘露之味注之但金剛經局於文約幾不能以句讀義意深遠寄之六百卷間於中或有不能通處正不必致疑但存一念深信之心信之不已久當自解今利根之士不待功深力久必欲一時意會每以冒臆之見穿鑿之一涉此途則般若大義不復契會於自心矣茲直述經旨題曰金剛般若畧義望取而究之或究之不盡餘惑未泯只消提

箇所參話自看不必于此文字中致疑一朝看破話頭則六百卷之雄文皆吾胸中舊物也畧義云乎哉

弁山幻住菴記

釋明本

實無而有之謂幻鏡中像水底月豈有耶謂其無則昭昭影現未嘗無也山河大地諸色相等倚空而現靡有一法不依幻而住者余大德丁酉挾策淮江自匡廬而下抵金陵已亥冬憇吳興弁山彬澄二師之雲半間頃焉結茅於資福寺後之黃沙坑幻住菴之名乃于斯著明年庚子徙吳門越六年乙巳師禪上人訪予天目謂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六

元文

幻廬既陞幻木儼存主精嚴院沙門森公客遷於院山之麓明然上人奮力與俱已而珂月來從之至大邑西際菴水田一區四十畝有奇堤穿岸穴積年不稔然月共議以耕往扣其主以質以施尋而市土填築塹成膏腴食觀方充禪侶亦集採樵之山植蔬之圃運載之舟楫掩藏之宰堵悉備焉惟棟宇壓隘延祐戊午均鳴化喙盡撤其舊而新大之效禪林制具體而微其司歲務者用或不給行乞以補然禪月淨凡三年循次任主菴之責乃從權也已而禪以老辭淨以病革後議然正而

月副之終爲甲乙之傳一日衆曰菴之未有也師之來菴之既有也師之闢或不記其顛末則何以憑余曰三世佛幻也歷代祖幻也菩提與煩惱生死及涅槃俱幻也爾其未證斯幻無義味話堅豎脊梁緊握空拳慎勿輕放外而行乞內而執事中而宴坐不見有閒忙動靜之相猛策痛鞭以悟爲則如是受者雖幕天席地誰無此菴不如是受雖峻宇雕牆誰有此菴當知明暗色空同一幻住是說可憑乎不可憑乎青山白雲咸皆點首時管城子振起而記之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七

元文

圓照庵記

釋明本

無法不備之謂圓無時不在之謂照是心也曾何法之可離又何時之能昧離此心不可以圓舍此心莫之能照圓也照也卽心之謂乎空谷道人少負叢林之傑結庵於天目山之埧塢乃生緣之所也扁其菴曰圓照何余記之余曰圓照之體不可以目覩不可以耳聞不可以意知不可以識解擬涉毫芒則圓不得爲圓照不得爲照矣道人深掩六窓密扃八戶經行坐卧屏絕塵緣萬慮不遣而自忘一念不澄而自瑩於斯時也圓照之

體與蒼松翠竹蒲團禪板覲體交泰了無回互庶其近矣不則圓照一菴名徒具耳於實奚取焉

題子昂趙學士所書中峯和尚鐘銘 釋行端

昔拘留孫佛於竺軋造青石鐘頂類諸天腹陷衆寶其中可容十斛有化如來隨日出沒明宣秘演或聞不聞教典至今傳焉古杭爲東南第一都會天目則高出古杭衆山獅岳禪苑則又高出天目西頂比丘志彰冶青銅萬斤而成一鐘簾于寺岳之後岡其化如來霜朝月夕常爲吳淞夢境衆生作大佛事將使聲塵所至登正法樓悟無生忍爭自覺聖智之妙殊勲勝烈非獨不在拘留孫下幻住之記子昂之書亦將與此鐘音吼同不磨也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八

元文

題錢舜舉垃圾堆圖

釋行端

舜舉此圖其以畫滑稽遊戲者也當與柳子厚之蝸蝓陸魯望之靈化蘇子瞻之八物同一機軸於世豈曰無補蒙莊謂東郭子云道在螻蟻道在稊稗道在瓦甓道在屎溺可以垃圾堆而眇視之耶

蔣氏書連經請題

釋行端

由雉身爲晉開士杭之翼公是也由蛤身爲宋名縉葵之印公是也山梁吐綬之姿春池吠月之質一聞此經便乃蟬蛻死生超然物表爲光明幢炳耀癡昧三周七喻之功不其大乎至若稟五行之秀口誦此經歸真後舌作青蓮華香與置鐵鑊書鎮于母氏者固不在言也古雪蔣若手書此經誠心所發楷正道麗與此經相終始異世他生可謂涯涘哉覽者其毋忽

書子昂于瀨唱酌詩後

釋行端

子昂此二詩韻高而氣清才長而工熟非肅蘇州柳河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九

元文

東則不能爲也昔相遇于錢塘解舍舉以爲示嘗詰之云清淨安得有障子昂云厭垢穢愛清淨去彼取此是非障與予曰將謂是箇翰林官人元來卻是箇冠巾和尚胡盧一笑而罷子昂復云老母生某之夕夢一異僧入室故平生酷嗜佛書禪門諸祖語雖不全解一見皆畧知其意千瀨憤與予昂言詩不知曾言及此否

斷崖說

釋惟則

裂破虚空之爲斷壁立萬仞之謂崖飛鳥不敢度歸雲不能栖觀者駭目聞者酸心此則巨靈擡手擘太華俱

厖一喝開石巖之類是也一念不起之謂斷卓爾獨存之謂崖掃除見解直示根源通一線如陷虎機截群疑若吹毛劒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此則臨濟德山棒喝之機是也絕學無爲之謂斷躋攀無路之謂崖撥破死關透綬天網如師子子自解翻身不施捧喝機緣不愷語言塗轍使德山臨濟湊泊無由巨靈俱胝瞻望不及此又天目斷崖翁之妙用是也翁嘗舉斷崖之義以難余余將推是義以解之言至是翁遽起而却曰謗我也罵我也請止而勿言遂止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十

元文

文江說

釋惟則

廬陵東下有水曰文江深廣而寬平行四十里不屈折其上流則章貢二水出十八灘與禾新太和諸州水會悍怒闢激勢不可禦至是而始解瀾波游揚不疾不徐有自得之貌夫是之謂文江也父老相傳古之相地者識曰文江深秀必世有道德之師忠良之士出焉余嘗考自唐而宋禪林宗匠有青原思士有歐陽文忠公宋末則有文文山數百年間如是而已何深秀之識不多驗耶然道德忠良之性根於人其誰不有異僧僧士亦

何代而不生向之所云特舉其傑出而名世者耳湖之道場山郁藏玉與余同生廬陵而自號文江當叢社播落之秋異鄉解后因復舉文江之識以相勗云

跋錢舜舉食葉蠶圖

釋惟則

蠶以繭化亦以繭累方其食葉之際思累乎思化乎太地一葉也黑頭皆蠶也曰累曰化非予所知且不知其以何爲繭也昔食之眠當自猛省

松雪齋文集序

戴表元

吳興趙子昂與余友十五年凡五見每見必以詩文相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元文

振激子昂才極高氣極爽余跋之不能及然而未嘗不爲余盡也飯後又見于杭始大出其平生之作曰松雪齋詩文集者若干卷屬余評之余惟人之各以其能自致於世必能相及也而後相知必相知也而後能相爲言余於子昂不相及而何以知何以言乎子昂曰雖然必言之余曰必言之則就吾二人之今所歷者請以杭喻湖東西之山水莫美於杭雖兒童婦女未嘗至杭者知其美也使之言杭亦不敢不以爲美也而不如吾人之能言何者吾二人嘗身歷而知之而彼未嘗至也他

日試以其說問居杭之人則言之不能以皆一彼所取於杭者異也今人之於詩之於文未嘗身歷而知之而欲言者皆是也幸嘗歷而知之而言之同者亦未之有也子昂未弱冠時出語已驚其里中儒先稍長大而四方萬里重購以求其文車馬所至填門傾郭得片紙隻字人人心愜意滿而去此非可以聲色致也而子昂豈謂其皆知我哉故古之相知者必若韓孟歐梅同聲一跡綢繆傾吐而後爲遇而後世迺欲望此於道途邂逅之間則又過矣余評子昂古賦凌歷頃迅在楚漢之間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十二

元文

古詩沉湎鮑謝自餘諸作猶倣晚高適李翱云子昂自知之以爲何如

陳無逸詩序

戴表元

余年二十四五時識龍泉陳公子杭自是展轉離合八九年得間無不以文字相聞然未嘗說詩龍泉公居湖晚年歸湖旣歿而余始識湖之秀民奇士能詩者數人數人詩皆清嚴有法度竊怪之蓋雖科舉學廢人人得縱意無所累然未應頓悟至此久之識公之諸孫無逸始間得龍泉詩讀之然後乃知湖人之於公良有所受

而公平生雅善爲詩中經憂患寄託益廣但不喜誦誇
於人而獨家庭里閉子弟時時竊聞之耳最後戊戌歲
與無逸同客杭始又得讀無逸詩無逸之詩視其祖天
閑之駒朝生而知步玉田之禾晚穫而同熟也視其鄉
人永蠶火布起塵煤脫垢燼儵然而潔也於是絕慕與
無逸遊而無逸以家世故猶若未棄予者或攜手秋郊
行吟或抵足夜榻卧諷或杯觴探籌或硯席點墨歡諧
怨懟舒適困促一一共發之於詩余年衰學放任心而
成遇手而得蘭蒿雜採璚玉混襲有一時欣快出之而

藝文補

卷之三十六

十三

元文

徐卽增報自悔無逸盤旋營度一字不圓不脫口嘗笑
問何苦乃爾無逸亦笑曰吾自吾苦也吾苦何容外人
知之余退而味其言真陳氏詩種也至是歲晏將別忽
傾囊出數十百篇示余求余評余惟區區之言必不足
以重無逸而交情世好實深相知有如所陳者乃爲登
載梗槩其篇端云

奇童烈女寶鑑序

戴表元

古諺有言教婦初來教兒嬰孩余垂髫時每得侍坐鄉
父兄必聞其舉此二語以爲家誡爲之耳熟于時東閣

西巷男誦女織氣象可入圖畫稍長大驅馳未倦而婦
則見疇昔儒素之門僮奴與馬姻連玉帛光艷薰燦一
一無復舊俗蓋時尚推移而禮之衰久矣史稱萬石君
家醇謹不再傳輒廢而洛下袁司徒子孫後皆以驕奢
敗士大夫辛若立門戶至此豈不可憐哉竊嘗思之人
之常情當其未縱也先生長者以片言隻語收之而甚
易及其已決則雖有司嚴刑重法禁之而良難故古之
人不問男女于其初穉一步趨則教之習讓一飲食則
教之知恥一祭祀則教之觀禮非固勞其筋骸而聒其

藝文補

卷之三十六

十四

元文

視聽蓋愛之而納於善也想見當時少儀弟子職諸書
與彤管女史之類朝吟夕諷亦如余少時所覩記而今
去之數千年謠譚荒涼簡篇散脫何由復可髣髴庚子
之春有吳興故家張生煇于廢書中得所謂奇童烈女
寶鑑者喜其有助于名教爲之哀廣釐葺板行以示人
而徵言於余余惟他書之行不行未必能損益于世而
此書行則足以使人知童幼之身而必有所事閨門之
行而必有所傳其於勸講學扶彝倫殊非小補遂從吏
成之而併書所聞如左

齊東野語序

戴表元

齊東野語者吳興周子自名其所編書也周子吳人而名其書齊語何也周子其先本齊人也周子之客讀其書而疑之曰周子之辭謙耳非實也蓋昔者學廢兵起而天下談客悉聚于齊臨淄稷下之徒車雷鳴袂雲摩學者條然以談相宗雖孟子亦嘗爲齊學者也然而能非之今之所謂齊東之云者非實辭也故莊周曰齊論爲滑稽漢高責齊虜以口舌如斯而已今夫周子之書其言覈其事確其詢官名精乎其欲似郊子也其訂輿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十五

元文

質童而受之白首未忘失今弗圖恐遂廢軼古人有言人窮則反本若我者今非窮乎苟反其本則當爲齊故吾編吾書而係之齊何不可乎客曰唯唯則請次第其辭以附于其書之末周子名密字公謹

周公謹弁陽詩序

戴表元

人嘗言作詩惟宜老與窮彼老也窮也事之嘗其心者多矣故其詩工人孰不願其詩工而甚無樂乎老與窮則夫詩之必至此而工者人之見之宜相吊以悲而顧好之何哉曰天固以是慰之也天以是慰之則凡人之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十六

元文

得工于詩者命也非其性能也詩之工非其性能而有挾之者是挾命歟曰是亦人也人少而好之老斯工矣其窮也亦好之而詩始工也其不好者雖老且窮猶不工也人之好工其詩且好老與窮歟余亦好老與窮者也然亦適遭之也若吾周公謹之于詩謂有遭非歟公謹少年詩流麗鍾情春融雪蕩翹然稱其材大夫也壯年典實明瞻親之如陳周庭魯廟遺器蔚蔚然稱其情雅多識君子也晚年展轉荆棘霜露之間感慨激發抑鬱悲壯每一篇出令人百憂生焉又烏烏然稱其爲

臣羈客也公謹盛年藏書萬卷居鏡館榭游足僚友其所居升陽在吳興山水清峭遇好風佳時載酒殺浮扁舟窮旦夕賦詠于其間就使失祿不仕浮沉明時但如蘇子美沈疇達輩亦有足樂者今皆無之雖其升陽且不得居顏頤瞻鬢離鄉索立而歛歔如此而人方美其詩工不知于公謹何如哉雖然公謹非此愈無以適其心予丙戌春道杭遇之氣貌充然不衰類有道術者此又非後生俗子之所可知也詩凡若干首猶係之升陽示不忘土風云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十七

元文

方端叟詩序

戴表元

余于吳興方端叟以詩交三十年矣其初見在錢塘吳山下于時年方盛壯意氣疎爽詩如杜牧之落魄放蕩不顧人世拘檢但欲自快胷臆耳再見在秦淮官舍詩如曹景宗得一州雖左右顧盼自如而終不如漁獵山澤間之爲樂三見在山陰逆旅值流移初定相顧驚嗟喜悵詩如張中郎海外遠歸神氣自完而容澤故少四見當大德庚子之春乃幸復在錢塘吳山下余旣以饑窮裹書授徒而活忽忽何暇作詩問作詩不過如李龜

年白頭感慨悲歌對人羞澀人亦無與聽者此余自叙平生血氣盛衰之大畧也嘗舉以語端叟端叟曰夫我則不然吾自喜爲詩以來游江漢淮鄂最久江漢淮鄂間諸將吾識之幾盡異時談封侯富貴之事如取諸其寄而今歸來窮山深谷中風露之與棲草樹之與隣禽魚鳧鹿之與群外之榮枯喧寂之役內之悲歡強弱之變是不一態而吾詩未嘗一日而廢吾所以出吾詩者亦未嘗一日而異也而子何以若是紛紛然乎余聆其言慙焉旣而端叟示余一巨帙通若干首徵余序余讀之信乎能充其言者也端叟居越諸暨諸暨之方與桐廬近學詩者大抵祖玄英先生玄英詩旣高晚年更以節著端叟今年七十餘出處謹清余知其爲玄英子孫不辱矣宜乎能充其言哉

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戴表元

天下之樂有可以力得之者有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可以力得之者富貴紛華燕私之奉皆是也不可以力而惟其所欲則得之者家庭顏色起居飲食甘旨之情是也士大夫當鐘鳴鼎食時秦養百爲纖悉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十八

元文

如意勢足以厚其親而行須臾衛居仰安宅禮或有以煩弛暇或有以勞奪至於窮栖寥處杯漿爵酒饈鮮粒飧非心營手治則不能給可謂艱薄已甚然卽而將之其歡忻暢悅反過於備物之享何也力在外可屈而情由中難量也陵陽牟先生自還會稽使者節食貧茹辛卧若溪上二十餘年夫人同郡鄧氏毗陵使君之子冬官二卿秀巖李先生之外孫家世軒冕忘其貴奢相與隱約產息煩衍更衣而煥併釜而飽清風苦節與陶淵明家伉儷翁稚相同人皆高其賢而嘆其約也丙申春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十九

元文

先生年七十其長子余同年弟成甫帥諸弟大設醴食私第爲二親壽二親燕而樂之游從朋客甥孫中外聞而爲詩以歌吟頌美者累十百人越三年歲已亥春鄧夫人復七十成甫復帥諸弟設醴食如前禮二親加樂焉于是聞者相率爲詩以歌吟誦美而余適預名其間咸以爲是事兵革以來永冠闕閱之所無有余重自惟念以牟鄧蜀大家先生父子又東南久宦極今之豐宜不能視昔之儉而真情歡忻暢悅如是衆人之歌吟頌美如是是吾徒所爲優游自得于斯世者真不係于外

物之去來由今而後聞風而作感義而起知仁人孝德之易爲而明時禮俗之將成也遂率意爲辭表諸篇端而題爲陵陽牟氏壽席詩序

凌氏二子字序

戴表元

安吉二凌長愈次懋其父官宣城時招余館中所教學徒也既有字之彥道彥德而未加之以訓辭及是乃來請于余而告之曰噫爾愈爾嵬嵬昂昂欲爲韓者耶爲韓有四難起孤窮得官遇當盡言不懷祿當盡節不畏死勇難無師資之素遺言絕學徑詣聖處敏難知順逆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二十

元文

謂叛鎮爲必不可有明同異謂外教爲必不可殺介難與人交無怨仇而平生所受恩必酬厚難是四難者在同時同輩中行之不能一二而韓子全之是非有見於道不爾也而世人但以文求韓遠矣噫爾懋爾天下之物無不求而至天下之業無不爲而成故富貴貧賤所以朝暮焦勞其筋力不同而同志於得然而不能皆得也惟德之在人其爲物甚良業甚精其得之甚不難而人未有求而爲焉此不懋之過也今夫仁始于不忍欺孩童及其懋之也至于爲堯舜之博濟義始于恥穿窬

及其懋之也至于可以爲夷齊之讓國今驟焉語汝以
堯舜夷齊之事歎然誠有所未暇而不忍欺孩童與夫
見穿窬而恥者人人之所可能也夫道務于爲韓之勇
敏介厚而不專于文德務于人人之所能爲而可以至
堯舜夷齊之仁義人之欲納忠于二子者寧復有加于
此乎二子顧其名若字而無負余之言哉

紫芝亭記

戴表元

集賢直學士趙君之隱居在德清龍洞山之陽大德庚
子歲秋月紫芝生其游亭側山翁里老驢傳奔視驚未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一

元文

嘗有集賢君既喜而以名其亭而來諭于剡源戴表元
曰願有以誌之何如余惟天地山川雨露之所生草木
之華實一一皆有益于人惟芝之爲物疑若世外無用
之寶可以爲祥瑞頌詠而不係於朝暮之所採擷寒暑
之所服襲又芝爲種不一色亦異產往陶隱居葛稚川
之徒皆嘗以載之圖錄登之藥餌然富貴而好者力求
有不能卽獲獲之而疑者輒不敢服則名字徒存不過
以備異聞資廣記而已紫在其類中差可致熙之可不
必疑其卽之郁而柔藉之恐而堅近于有德君子故自

秦漢間隱逸如商山四老翁歌之以爲高唐士大夫如
元魯山字之以爲賢而今集賢君名之以爲瑞蓋異世
而同賞不相謀而相協也雖然余于集賢君有所贊焉
集賢本承平故家以英才俊氣清識雅藝爲世所不合
入儀館閣出坐方岳五轉而來攝領東南之庠校天下
士被其欬唾者嗟爲祥風飲其膏沐者潤爲榮河顧何
所不可得乃方披棧枿發蒙駘求一丘一壑如將老焉
是當其方隱而不拒於出也迹未嘗不似商山翁既出
而不離於隱也道未嘗不若元魯山且其實不傷窳華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一

元文

不病器各生于無用而愛緣于不切人之役之勞固多
而天下之逸之暇亦不少則夫是芝之生豈非亦如娛
其幽翳而慰其晚暮乎哉集賢嘗語余龍洞奇甚山逆
溪更遶而上者二十里古之至人所居土爲之不曠暴
物爲之不疵癘竊意山之綿絡附麗靈根異蘖如是芝
者尚衆且夕從君遊收龍洞泉蕩滌腸胃塵垢然後庶
幾一遇道家所稱胡麻石髓之類仍用餐芝之法雜鍊之
遂成二老優游往來未無饑渴聊以燕樂聊以引逸不
亦可乎其歲冬十二月朔日記

敷山記

戴表元

昔余嘗讀晉人絕交書晉墓文心誠怪之以爲諸公辭詠山林沉澗鄉井亦云過矣久之嘆曰嗟乎士大夫心知材業無所益于時寧出此焉猶可矯懦激頑哉然此事貧者亦不易爲則好義之士又有爲之哀工穿礪致錫買山以成其高者若吾家處士之於吳中符山人之于襄陽風流客主天下兩賢之而今豈復有斯人乎庚寅之冬遇吳興姚子敬于杭子敬傾然爲予道敷山之事敷山者西于吳興十有餘里山中卷外截水磴折行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三

元文

平原茂樾間左右之徐山杼山挾敷山而蹲敷山之前蒼峭亘連圭起簷伏望而知爲美壤也然已入手勢參莫可物色更累十年子敬之隣有曹君者始售而有之既克有之則以與子敬蓋子敬欲規一區之地以居久矣而不敢望如敷山之美也曹君曰敷山之美我幸有之子貧而賢我以成子子敬曰吾誠不敢望敷山之美也而不敢不成曹君之義且吾親年高他日倘幸以爲壽藏而築室讀書于其側耕漁以給口藏修以養體詠歌以舒志洋洋乎曹君之賜吾事畢矣吾聞之嚮喜夫

子敬之所以得于曹君與曹君之所以知子敬視古人何遠哉雖然曹君義人也子敬非材業無所益于時者也予未識子敬時凡從吳興來者誇子敬不容口曹君亦用是賢賢乎及既識子敬乃惻然一儒徒清苦刻厲議成而言慮成而動其不負敷山審矣則曹君不爲傷義子敬不爲沽惠也雖然子敬材誠高業誠良知子敬者或不肯如曹君之真將有結駟千乘兼金束帶問途于敷山之下是吳興之榮子敬之達非敷山之得曹君也子敬曰吾何暇于是抑子之言爲慙姑爲我記之吾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二十四

元文

將自書以鐫于敷山之石子敬名式曹君名元弟名浚者字資深名淵者字子登余剡源戴表元字帥初庚寅之歲是爲某年謹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戴表元

人與人相羨羨而至于不可及者以其能也而有能者不必富貴且能矣富貴矣而于物也必勞蓋有以命世之英王侯卿相終身之榮而不能得山林隱逸一日之樂兼其樂矣而人之生必有死死則羨者始窮而人之窮者欲不可窮也而神仙之說與焉神仙者于世之死

不足爲于世之榮不足于世之名區勝壤殫人力所不能至者空飛幻出無江湖之阻寒暑之變資糧車馬之煩而皆得信其所往又能長有其樂而不死於乎是豈不誠可願哉然自秦皇漢武以來疲精畢歲以求之卒無見者而幽閒荒寂之濱枯槁之士往往有忽然而遇無意而得者焉余自四方之事及經喪亂至所見佳山水不一每從樵夫獵人訪知爲古來名迹則爲之徘徊瞻眺不忍舍去所居敝廬抵道家所稱四明洞天者遠無數舍歲時過之蓬蒿沒人猿鼯宅焉私嘆安得瓊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二五

元文

臺玉宇也而辱仙人居之乃聞吳興山水清絕之鄉有計籌之山當餘英之東南古禹氏國之要衝崇峯秀壑峭立天外而棟宇雄嚴與其地稱竊欣慕之問山之所由得名則地志以爲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籌度面勢以營隱居久之道成躡山顛危石乘雲而去至漢而葛玄煉丹其上故嘗有雲物騰騰然護其丹穴天明夜清英人候望金丸之光以占豐年問棟宇之所以盛則初也有壇尋丈以行鄉民崇祀旣而壇廢旣而復置爲觀宋紹興初和國楊武恭王卽觀之故而新廣之始有肖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二六

元文

像之地退食之堂樓鐘之樓巢經之閣與凡所以居止供具始莫不備問居之之人其居之所以能久則當武恭之時毫有祖君慶章王賢其人以禮聘居之爲致永隆仁和之田爲頃畝二十有八武康之山爲畝畝五百以充其用軌道丙戌之春大上皇爲枉車駕幸其山中又爲內出御書經文及他錫資爲寵祖君之後始改今額爲昇元報德而居昇元者一軌祖君之道最後得當塗杜君道堅王之五世孫頻祖賢其人又爲致山壤之田并昇元若隸昭忠廟者爲畝畝千又有所謂科儀田

惓然憂世無慘之心其言忌取物多以有力爲苦將憂人之憂而自爲者樂乎抑皆其無憂而後能樂乎他日余持此說也從山中之人叩而學之

題畫

戴表元

吳興錢選能畫嗜酒酒不醉不能畫然絕醉不可畫矣惟將醉醺醺然心手調和時是其畫趣畫成亦不暇計較往往爲好事者持去今人有圖記精明又旁附謬詩猥札者蓋贗本非親作設親作亦非得意畫也此卷烟林水嶼伸紙數尺自非湏臾可就見經營布置時累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七

元文

醉不一醉祝提學云有人仕吳詣錢生值醉得之良是

題趙子昂畫

戴表元

子昂作畫初不經意對客取紙墨游戲點染欲樹卽樹欲石卽石然終得少許便足未常見從容宛轉如此卷十餘尺者昔有送長縑於郭恕先恕先意所不樂而不得已爲作小手輪牽一絲勁直終幅繫以紙鳶還之其人慍不敢言然不害爲奇筆子昂才氣不減恕先乃能爲求者委曲至此殆其人有以得之耶

題趙子昂摹龍眠飛騎習射圖

戴表元

右趙子昂摹李龍眠飛騎習射圖一卷子昂故諸王孫家無畫種其藝之至此蓋天機所激一學便似非如他人疲精竭力而能者也每畫成子昂亦自愛重張景憲是其外甥人欲得之者多從景亮索覓故亮雖朝暮見畫而未嘗得留此卷初本龍眠元豐間試院所作子昂摹時猶未涉世故學問之氣可掬開玩數四令人灑然

題趙子昂琴原律畧後

戴表元

趙子昂好音凡古之人言音者靡不知也知之靡不能爲也爲之而示於人人習于今之音也駭而避之旣又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二十八

元文

相聚非訕子昂子昂抱其器與書發憤以悲余始聞其然亦以爲子昂誠高絕其成書似太銳且當虛心盡人之言數千百年間爭音樂異同甚于聚訟獨今人紛紛哉久而得其書琴原律畧等讀之則知今人所爲非子昂者持今人而非之非持古人而非之也嗚呼豈不真可憐哉子昂爲音始于琴子昂之琴子昂旣自見于書吾舉今人琴以明之今人學琴者推司農司農之琴不用律以手指抑按絃間得其碎然者傳于白雲之曲曰此折竹聲也得其啞然者傳於夜烏之曲曰此投林聲

也諸爲曲皆若是曲成而合其譜然後曰其主其絃爲某音爲某音而琴成夫司農之琴絕近於莊生所言籟聲而安得爲樂音乎將司農不以樂予琴而用無律之音乎將司農聖于伶倫后夔律成于心而無所事器乎嗚呼何必子昂雖予之愚豈不能非之然當司農時猶自謂之新聲司農每一譜成而尸琴祭於寢曰吾安能爲是聲吾琴必有祖吾祭祖余嘗私譙之是司農琴當司農自爲祖而食之琴祖不食也爾來司農琴擅天下投林折竹之聲兒童婦女聞而喻之則唢然而笑始也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二十九

元文

兒童婦女習之久也縉紳大夫之安于近者幸其聲之託諸古之器也隨而習之嗚呼何必子昂雖予之愚豈不能悲之然予雖知不當爲司農琴竟亦不知當爲何琴雖知人之學之非而自無以語人今得子昂書始豁然有以實於予心以子昂之於琴不誣也推之于他樂知其皆可徵也顧子昂窮予知之又窮而人之好司農者方盛姑私其書而勸子昂自重以俟其定焉

周義烏真贊

戴表元

娛娛乎若無所爲咿咿乎又若有所思顧顧乎若氣盛

遠馳驟乎又若老而將衰歸來乎吾與誰歸後有作者則不可知欲同世莫我瑕疵莫我爲宜爲無町畦乎爲嬰兒乎

甌城軒銘

并序

戴表元

吳興凌德庸規寢旁小軒爲習讀修身之所而摘先賢法言守口如甌防意如城云者名之甌城剡源戴表元爲二銘題其楹曰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三十

元文

物生於土而散復爲土然陶人得是土也濡之炊之而爲甌則一成形以終古至于收藏鹵莽缺破齟齬亦不能以復補不如爲土之爲愈也惟口亦然善出其言則玉帛歌舞不善出之血流漂杵喜爲福主怒成禍府故明者慎之與其違時而傷義寧且默而無語也上謀依情中謀依兵下謀依城依情無傾依兵無驚依城無爭意之兵人其來無形其去無聲有寇之禍無寇之名至人忘意堯禹之佐賢士制意桓文之盟上不能忘中不可制惟城斯憑故必無喜而清無怒而明無懼而平然後可以居無危之樂而收無辱之榮以庶幾哉君子之城

回表德庸諸公啓

戴表元

表元頓首再拜德庸知事學士執事表元三紀荷錮已都忘於舊學一寒彈鋏敢過望於新交不虞跋涉江海而來獲接凌厲風雲之彥聆之青眼投以赤心謂其可爲童子之範模遂欲大率國人而館穀既領訂金之諾又來儷錦之箋陳誼甚高豈流俗之可及有言不食尚歲晚以爲期惟是精力早衰淵源素淺使不深於謬誤得無賴於高明諸丈先輩不一一奉記合并之間謝叙是幸謹此占報切幾鑒融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三

元文

祭張復山長文

戴表元

古之君子孰不能剛剛而不黷所以爲良我識張君晚在江鄉蓋窮年卒歲不贏五秉之人而嚴顏毅色能却千金之裝何以言之其司會計備廉名於朋友其飭子弟捐近利於胥商而又退不苟衰老之祿進常守高蹈之方惟於當道發辨臧否憤激敢者難常雖人情油然終歸避伏而靈臺泰宇冲抱先傷此則君之自損若吾徒所爲慘怛者病直諒之不作而老成之云亡嗟焉草奠語短情長魂兮有知尚醺茲觴尚饗

題趙承旨度人經墨刻

袁楠

皇慶元年正月十有一日開府儀同三司上卿大宗師張公生日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作小楷度人經一卷爲壽泰定元年開府之徒上清外史薛君玄卿以經勒石請予識之予嘗謂吳興公書真得元常逸少之妙舉止清楚筆力遒勁誠一代之模式也故其不致他物而以此者意亦重矣且開府公守慈儉之本演道德之原所以簡在世皇底於列聖欽承光寵大興玄教者幾四十餘年矣其後壽七十一上勅宣徽光祿張宴崇真宮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三

元文

史母程氏傳

袁楠

嗚呼余嘗得三邪錄讀之蜀禍之慘誠不忍言也夫朱禩孫之死而復生也蜀民就死率五十人爲一聚以刀

惡刺之乃積其尸至莫疑不死復刺之襁孫尸積於下
莫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襁孫口夜半始蘇匍匐入
林薄匿他所後出蜀爲樞密使嘗袒示人未嘗不泣下
賀靖權成都錄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鳴
呼推是考之蓋可悲者蜀眉州史氏由唐吏部侍郎儼
從僖宗幸蜀因家焉其先墓在青神將二十世宋世號
名族其出蜀也今唯居湖州一房讀其遺事益悲之史
母程夫人蘇文忠公之母之族也夫人將攜其家下峽
江以橐金腰纏之兵暴至伏林莽與鄰姬謀曰輸金果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文元

可生吾見無資不復能出蜀史宗誠無唯類矣縱得生
旦夕兵復至亦決死均死死以全史見誠不恨姬見身
死爲吾出腹中金告見使速走須臾兵果執毋謝以實
亡金遂遇害翼目姬語于鄰告史氏見見甫十三從草
野得尸如其言寔以歸且亟圖其象識曰史光母年五
十有四嘉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申時死兵難見遂東
南來占籍湖州刻意自奮以右科爲湖東兵馬鈐轄鈐
轄生子圭文嘉定儒學教授嘉定生子台孫介喜孫台
孫儒術通吏文復有子幾人而史氏孫嘉熙至於今且

四傳矣噫蜀縣秦帝入中夏至於宋凡一千五百餘年
文物大盛絕不知有兵革一旦掃削殆盡迄今百餘年
遺墟敗棘郡縣降廢幾半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贊曰婦人內德不出門房中歌廢戰國而下俱不幸以
著非得已也諱莫甚于死從容反復烈士猶難之况士
女乎歐陽公傳斷臂嬾人以愧馮道夫人以死傳宗承
平世澤于是乎見作史者烏得廢諸

進文獻通考表

王壽衍

臣壽衍言臣於延祐四年七月恭奉聖旨繪賜驛傳令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文元

臣壽衍尋訪道行之士者臣竊謂野有遺賢非弓旌而
莫致朝能信道必簡冊之是稽表竭愚衷用干聖聽欽
惟皇帝陛下勵精圖治虛已待人一視同仁若神堯之
御下九功惟敘體大禹之協中陰陽順而風雨時禮樂
興而刑罰中是皆陛下本乎清淨臻茲太平下至飛潛
動植之微均被鼓舞甄陶之化使指所及雖芻蕘之言
必詢人才之難由杞梓之朽弗棄是以采儒流之著述
庶幾益聖主之謀猷臣伏覩饒州路樂平州儒人馬端
臨乃故宋丞相廷鸞之子嘗著述文獻通考三百四十

八卷總二十四類其書與唐杜佑通典相爲出入杜書
肇自隆古以至唐之天寶今馬氏所著天寶以前者視
杜氏加詳焉天寶以後至宋寧宗者又足以補杜氏之
闕其二十四類類各有考一曰田賦二曰錢幣三曰戶
口四曰職役五曰征權六曰市糴七曰土貢八曰國用
九曰選舉十曰學校十一曰職官十二曰郊社十三曰
宗廟十四曰王禮十五曰樂十六曰兵十七曰刑十八
曰經籍十九曰帝系二十曰封建二十一曰象緯二十
二曰物異二十三曰輿地二十四曰四裔其議論則本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三五

元文

諸經史而可據其制度則會之典禮而可行思唯所作
之勤勞恐致斯文之隱沒謹謄書於楮墨遠進達於蓬
萊幸垂乙夜之觀快覩五星之聚臣壽衍冒犯天威無
任戰兢惶懼屏營之至臣壽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言延祐六年四月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臣王壽衍上
表

重修飛英舍利塔記

孟淳

飛英舍利塔者吳興志云凡三十七層高六十五丈神
光現於絕頂院周于塔肇自唐中和年朔名上乘石

舍利院宋紹興庚午燬焉歲久未復端平初沂王夫人
俞氏施貲命錢唐妙淨禪寺比丘尼密印董其事卒成
之減三十層高半之其後海菴重修遂屬妙淨爲子院
以無常產主僧弗留頽圯荒落不能自振乃請毗山普
先蘭若僧惠日住持以圖起廢未遂茲願復還普光其
徒妙演繼主斯席立志興修然赤手視之歷十數年一
木一甃未加也適悉捐承鉢倡其役盡瘁營度不爲私
計爾時施者益衆佛事大集然後木塔之闕者復完山
門法堂之什者復起像設莊嚴塲堊明麗層居靚深鈴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三六

元文

語清越自延祐甲寅迄於戊午五年而成意勤矣哉于
是演來求記予辭之而請益力因謂演塔何所託始曰
以舍利爲言舍利所從來甚悉當其靈異竒秘固不得
而控詰而燬刦之餘變化莫測邦之人猶奔走飯慕信
施之不倦至再廢而再興之亦可以知人心之樂善矣
故嘗異夫浮屠氏往往持空言集大緣事莫不如志其
所以能然者雖其願力而亦有道矣夫捐已以示無我
所用必讐所得以示信至其勇猛精進勤懇專一則天
若果於爲義者是皆有以觸人心之所同既天休之以

因果以來其好善惡惡之至情故坐以來天下之施無難也是其道也然則校其行與名有不同者矣嗟夫生人以來所賴有存而不可離者吾觀浮屠氏益信矣妙演勤矣所就亦盛矣故爲之記使其徒知所以樹立者有道焉耳矣延祐六年十一月旦日記

長興州修建東嶽行宮記

孟淳

東嶽行宮者泰山神之別祠也自唐封禪始郡縣咸有之其在長興五峯之麓者創建於宋之紹興戊午迄今幾二百載矣圯壞不治神弗顧歆欽惟皇上嗣服徧禮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三十七

元文

百神知州呂公澍同知州事馬公銘稟令從事顧瞻祠庭庫陋頽靡大懼殃民望貽神羞無以稱塞明詔謀更新之而土木之費無從所出乃捐祿廩以爲衆倡于是前白雲宗僧正明奉前釋教提控僧亨會暨諸山尊宿綱紀葺事而邦人謹趨祠下莫不稱力而受任分曹而責成輸材赴功百堵俱作正莫廟堂曰嘉寧之殿殿前翼爲兩樓東擬燕寢西擬后閣又東建太室以奉聖母中殿爲獻祭之所兩廡列佐神之祠又南爲正門外爲櫺星門藻檻繪拱煥焉一新冕旒黼黻具嚴像設山川

改觀神人交譖既又築菴廟左以居奉祠者屋以間計

凡七十因而直治者二十有一撤而改建者四十有九

經始於皇慶元年十二月落成於今年四月二公屬余

以記余謂岱宗魯望也何四方之人奔走薦虔罔敢或

後公羊氏稱泰山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威神德惠

之所加被古記曰山有金篋玉策定人壽修短又唐張

說著封禪讚云天孫摠人靈之府則人之生死禍福貴

賤貧富帝實司之故世之所敬畏而尊事也厥今遐陬

裔壤孰非神遊之所而長興之賢守貳獨能興壞起廢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三十八

元文

仰副上旨答神休爲民福信可嘉也用述其事刻于麗牲之石併諭方來相繼必葺俾勿壞若夫任事施財者之氏名具于碑陰茲不復云延祐改元歲在甲寅四月十一日記

跋趙子昂臨枯樹賦

孟淳

右吾鄉子昂書畫二絕吾所不能觀此謂古人復生殆無以過其知言乎孟淳

家斛銘

費察

察勇於爲義家之量衡無二致刻銘於斛之四面其

詞曰

出以是人以是子孫永如是

趙文敏公神道碑銘

碑繁不錄

歐陽玄

有白其馬爲周之客周人尚駢客世殷白我元忠厚軼彼成周宋有近屬遇之加優侃侃魏公徵自炎方入見殿庭美如圭璋昔客在周但聞助祭未聞侍側命以獻替維此魏公進爲親臣詢厥世系念其前人魏公就列王立陛前上有顧問其言便便群臣議法命往咨度援古例今論正以確法司在坐氣盛見侵理到之言折服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三九

元文

其心上命代言對御操筆宸衷未吐已布尺一上遇災變詔問其繇公言暴飲時政是尤委曲獻忠請釋逋負公進詔草時相震怒相怒未已公言徐徐相莫之沮乃下寬書萬方驩呼涸沫聖恩公啓近臣力拔惡根近臣感激碎首強諍權奸既摧乃息稅政宣室夜間言不及他吏蠲民瘼直言無阿弱弗勝衣食弗盡器臨事論建奮無畏避世祖援公俾入政府聞命而僂懇求外補仁皇踐祚首召入覲皓首來歸寵冠禁近迺登瀛洲載陟鼇岫丕煥皇猷蒼藻在手玃璫瑤編藏在宗祏玉璫

金分鎮山澤遠方裔夷偶獲簡牘雖未識公想見眉目

嗟軋之資唯一清氣人稟至清乃精道藝天朗日晶一

清所爲星月明概雲章陸離圖書以陳文字以立韻始

造書鬼神爲泣宇宙精英發挾在茲清氣所萃乃臻瑰

奇允矣魏公玉壺秋水巧助天絳智闕神龍鳳翹其羽

止于阿閣朱雁天馬播之廟樂彌文日增制作日淑國

求老成百不一躋皇上稽古訪問舊儒豐碑有賜螭首

龜趺敬告後人毋忘帝力世祖深仁仁廟至德黼黻

周孰儼我朝詞臣揚休百世孔昭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四十

元文

忠烈廟記

牟巖

公自睦移守鄉郡再省三世松楸不但漢人過家上冢之榮而已嘗卽白雲菴奉香火洎登政府得追封三世置墳寺始改菴爲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先是元昊據靈武納旌節僭位號威脅諸羌肆爲邊患朝議舉兵攻討公守邠慶諸郡有功諸郡與屬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也屬羌酋數百舉哀僧舍哭之如父三日乃去宣和間慶帥宇文虛中以邠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烈廟他有舊額皆易新榜紹興失秦

隴慶陽廟貌遷在他方始改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
司率僚屬郡博士率前序偕來致祭廟久頽毀至元乙
酉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
莊爲土木費司計邦翰宗遜等佐之其年四月既望新
廟成丙戌二月既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像內設三
國公神儀廟凡十楹黜堊丹漆備極壯麗供具皆完好
大德甲辰行省開於朝禁治煩擾崇奉尤嚴於是士貴
以書抵獻俾罷厥成謫焉未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
在朝聞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直欲委身不測之地人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四十一

元文

以爲難獻竊謂未若公上百官圖詆宰相爲張禹雖觸
盛怒坐以越職曾不少沮爲尤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
害禍福故能內肅朝綱外亢方面謚曰文正廟號忠烈
如是之偉也是宜作銘詩刻石列廊下其辭曰南陽諸
葛蜀漢再造志決身殲民哭陌道乃廟沔陽成都夔子
號曰忠武西人悲喜相傳尚記載雙誅郤於惟文正異
世同轍雖老益壯雖死不忘精忠盛烈夏日秋霜昔討
靈武皇威遠加聲勢震煒摧其角牙忠烈有廟參錯西
土公像在堂莫予敢侮天平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

廟貌宛然誰寔新之偉矣柱石上公之服揚休山立內
祀先公爰備廟制維垣啓宇先榮三世式濟世美忠宣
弟昆粵至斯今代有賢孫廼厚義廩廼廣義學同志合
慮新廟攸作潔我牲醪率我宗黨揭虔妥靈默通盼矚
公在帝旁玉虬旣駕神遊逶迤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
熾而昌廟祐是保千載奉常

跋崔清獻公洪文忠公帖

牟 燾

宋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實
客從者文忠洪公實額賡翰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雄文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四十二

元文

直道參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爲殆過石湖放翁也崔公
出蜀歸卧五年杜門謝病而洪公以考功郎論巴陵事
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白麻一出天下
傾想風采公力辭不拜御筆手詔旁午於道朝臣中使
守門趣發公訖不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爲臺諫
給舍爲兩制論駁不少貶顧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爲終
始蓋如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思善家爲之感嘆
崔帖後有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舊物云

跋范文正公墨跡

牟 燾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清社用黃素小楷書
韓子伯夷頌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葢天下萬世夫
綱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以一日無者昔文王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故避
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主而
以王號於其衆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身爲天下萬
世爭綱常繼之以死其事誠卓絕然人乃或非之至孔
子時猶有以爲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至唐時猶有以爲偏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四三

元文

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韓子之言上繼孔子而
公乎天下萬世有功于綱常甚大時無韓子議論廢則
綱常泯吾爲此懼而幸獲觀范公之所書義士仁人壯
顏毅色凜在心目間使頑者懦者一見且泚汗破膽知
畏議論是范公亦與有功於綱常也公平生自許忠義
前後緣論諫得罪至被以誣謗目以朋黨擯斥遠外而
公信道之篤躋而愈奮老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所
蓄積者嗚呼皇祐盛明時公之書此猶義形於色設不
幸處綱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真可畏而仰哉太興李

侯戡丁丑歲得此本於燕場來守姑蘇偕濟南陳君祥
汴梁焦君德明首謁公祠下訪問其子孫而以畀之尊
賢尚義有如此公之孫邦瑞士貴敬受而藏不啻珙璧
始其家嘗以摹本刻于義莊歲寒堂至是乃得真跡於
二百四十八年之後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其子孫而後
付殆匪偶然二君議勒石傳不朽輒具論顛末俾以刻
晏元獻杜正獻文忠烈富文忠蔡忠惠諸賢與公忠義
相期各有題賦而蘇公詞翰氣槩又公所重併刻於後
若昌朝執中輩雖素有牴牾亦不以人廢焉抑予觀忠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四四

元文

宣公兄弟有感手澤言泯意外志念深矣尤後人所當
取節二君皆有典刑文學能亢其宗族黨所共推尚帥
其族之人與其子弟謹守此寶圖繼前志用衍忠義之
傳其未末無斁大德四年二月初吉陵陽牟嶽識

護軍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都元帥江夏郡公

諡榮敏費公墓志畧并銘

牟嶽

始予聞江海間人人喜道費佛子事已心異之予友趙
公子昂間語予此吾戚姻也不幸今且葬吾嘗次其事
狀願有以銘辭弗獲昔朱文公記其外姻特稱張佛子

然則善人當得書況趙公之言類無不信乃叙而銘之
公諱察字子壽世爲湖州長興人贊嘉興劉氏因家焉
後又遂家于上海嘗以策下兩淮制置使得補進勇副
尉轉至武節即歷泰州指使慶元府三姑巡檢浙西路
分陞本路鈐轄權提舉上海市舶歸附初授武德將軍
金牌千戶措置上海市舶陞副使居十有三年遷宣武
將軍管軍總管仍舊提調市舶兼鎮守上海總管府事
沿海民船漫無所統屬或流爲盜賊公請錄見元鑑雜
役而官領之可得海船數千梢水手數萬備調用乃畀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四十五

元文

虎符授明威將軍管領海船萬戶任事踰年力丐閒遷
懷遠大將軍遙授浙東道宣慰使公深以釋去憂責自
喜扁舟往來蘇杭山水佳處一不以事物綴意自號耐
軒老人素彊健無他恙辛卯十一月五日忽索帑書遺
言脩然而逝年七十有三公器局寬整儻而篤厚輕
財樂施多賓禮名士若橋梁若寺觀圯弗治輒捐金拾
田無少吝稅司重貨苛取市區畫閉公慨然請照額抱
辦且用三十稅一之法或不足則補以私錢歲爲數甚
夥戊子水後官不問貧富計口賦鹽期限星火急公曰

餽粥不給何有於鹽先以價鈔輸官徐取鹽付列肆願
買者聽勿強酒課不均民多破產亟移有司請以田業
爲斷貧下戶悉除之是皆有方便利益於人而庚辰歲
他縣牒惡民朋曹相仇殺或將彌雍之公建白招收從
征日本使自贖數千人得不死其陰德尤大佛子之名
殆不虛得公之喪一境皆罷市往哭設道塲資冥福至
累月其感之之深如此曾祖諱寔祖諱顯父諱佑先娶
劉氏次姜氏宋氏一子拱辰武德將軍平江等處運糧
萬戶孫男六人英雄俊傑福孫安孫孫女五人以至元
三十年三月癸酉葬華亭縣鳳凰山之六寶原銘曰
於維費公允篤且弘始事海邦有勞有能講去其害豐
施薄征視海若塗視民若身調娛一方不有厥成易節
以老閭里與榮殺而見思陰德在人鳳凰之岡梧桐寔
生鍾慶趾美在公子孫尚公之初弗替益勤芘其粉櫛
維永長存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四十六

元文

天湖卜居記

釋清珙

山名霞幕泉天湖卜居記得壬子初山頭有塊臺盤石
宛如出水青芙蓉更有天湖一泉水先天至今何曾枯

就泉結屋擬終老田地一點紅塵無外面規模似狹窄
中間取用能寬舒碧紗如烟隔金像雕盤沉水凌天衢
蒲團禪椅列左右香鍾雲板鳴朝脯羹罍土種吉祥草
石盆水養龍湫蒲飯香粥滑山田米瓜甜菜嫩家園蔬
得失是非都放却經行坐卧無相拘有時把柄白塵拂
有時持串烏木珠有時歡喜身舞蹈有時默坐背廬都
懶舉西來祖意說甚東魯詩書自亦不知是凡是聖他
豈能識是牛是驢客來未暇陪說話拾枯先去燒茶爐
紅香旖旎春華開敷清陰繁茂夏木翳如巖桂風前喚

藝文補

卷之三十六

四七

元文

回山谷梅花雪裏清殺林逋人間無此真樂山中有甚
幽虞也不樂他輕輿高蓋也不樂他率衆匡徒也不樂
他西方極樂也不樂他天上淨居心下常無不足目前
觸事有餘夜籟合樂曉天昇鳥戲魚翻躍好鳥相呼路
通玄以幽遠境超世而清虛騷人盡思吟不成句丹青
極巧盡不成圖獨有淵明可起予解道吾亦愛吾廬山
中居沒閒時無人會惟自知遶山驅竹筴寒水擊石取
火延朝炊香粳旋春柴旋斫砂鍋未滾涎先垂開會未
及種紫芋鉏地更要栽黃萁白日不得手脚住黃昏未

到神思疲歸來洗足上牀睡困重不知山月移隔林幽
鳥忽喚醒一團紅日懸松枝今日明日也如是來年後
年還如斯春草離離夏木葳蕤秋雲片片冬雪霏霏虛
空落地須彌碎三世如來脫垢衣

山雲辭 有序

釋大訢

于上人結菴餘英山中揭所居曰半雲夫雲之爲物
不多寡大小形也而曰半何哉不以離世絕俗人不
得而友之能不趁利而合不避害而散同于無心詎
于無跡惟雲克肖焉于是空半室以居之朝夕容與

藝文補

卷之三十六

四八

元文

而不異也笑隱子擢其久而忘之欲固其盟遺之以
歌

南山兮朝隣夕容與兮小涯復儻何分余次賓而蕭之
兮款扉撫瑞席兮布函丈樂無數兮澹忘歸襲不漬兮
去不違毋軼其疆兮猶有畛畦山中之人兮薜蘿衣游
萬物兮守天倪行之獨兮世無知匪雲之從兮其從誰
吳興封山資敬寺記 代佛智師作 釋大訢

楚越多奇山然不窮躋深入不得其勝行者告病焉獨
吳分錯河涇易舟楫可游行猶苦沮洳無喬木鉅谷以

臨高深居者昧如也予居南屏有別墅武康舟上下風
渚間望諸峯峴然異之曰古封山也德人文翁居之舍
舟造焉松離立如戟徑術修直少折得方池植多美夫
渠碧草蜿蜒門廡邃深隱若巨府金像位殿上神人環
衛考鐘懸鼓衆濟濟多儀僮走報翁肅客升堂入于室
客主爲禮引坐圓亭顧瞻風景萬石人立又北巨石龜
伏泉出背尾匯于坎溢流入于池山左右顧中特起奔
伏不窮東挾計壽又東走天目以起其勢南抗石城西
揖蒼弁其麓飲于溪實屏實蔽作我捍禦外隆中夷氣

藝文補

卷之三十六

四十九

元文

煥而清植物肥碩翺飛鹿挺若與人狎以相樂閒暇也
翁喜答客且語之故始山之未歸于我爲宋給事中盛
章墓至大初其孫遷葬而去我與值渚上相語合願奉
質劑取視亡害卽輸其直五年爲室益殫鉅萬咸無所
乞假然常居未有圭撮餘幸成之不自知其何道也又
曰人之貴乎物者以明道也道不明斯物矣吾又幸聞
諸師故師之高曾宜祀于輿而形生之始又可不知故
吾之昭穆配焉若盛氏之鬼亦與享宇下以廣愛也將
聞于朝請各資敬寺而未有記師幸至不有待耶予志

矣行四方辱佳山水不少幸疲於頓路又否則或汗于
庸富家遊錫不一顧能若是山之奇得集賢主人以與
吾等游者寡矣將寓翁一榻以盡衰朽而又有楚行心
忽忽也以吾宗之重若吾屏儒者負之不幾于敗覆而
翁之材之德使迹跡自善非牽于茲山之累乎又見吾
黨之似是而非以位以氣以相軋者庶幾乎翁不可得
也翁諱清杰族吳興姚氏世業儒幼授經杭之道明寺
學博而要雅器量自持確然于物無髮欲好問人急故
邑人相教翁長者無犯翁意有過里中望其廬戲手曰

藝文補

卷之三十六

五

元文

是清淨居母相汗輒入寺或惡子因以峻革斬爲善自
效其道感人類是懼難其繼益訓徒徒元禮元遜咸有
軌度可世守也末書之用嚴其訓

湖州路資福寺鐘銘

有序

釋大訢

番陽正達由金陵崇因遷湖之資福以久廢方爬梳
補苴未一載而罹鬱攸之變達乃益自勵誓圖興復
先有鉅鐘爲浙右冠銷鑠漸盡矣始謀更作之非欲
侈舊觀所以肅叢林齊教令使幽冥異類由音聞以
返聞自性成無上道而人神以和則寺之完美可計

日成功也寓書求銘爲之銘曰

計籌之山禹泉淵淵武恭之阡禪宮渠渠禪祖是居有
林其徒道傳教宣不煩于言考鐘于縣警曉啓昏聞于
無聞惟覺之元固于化中或塞而通罹彼祝融作我中
興百煉愈剛其聲孔揚鳳躍鯨吐萬礎星羅惟達之勞
蚤夜以同令音無窮有永吾宗

題松雪翁所書千文

釋大訢

松雪翁爲予書字凡數百幅悉散於人無一存者予素
不習書其真贋工拙皆莫能辨然如天機相馬正不求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五十一

元文

於驪黃牝牡也有以翁所書于文求題故云

題宋高宗書東方朔答客難後

釋大訢

佛惠居雪多得故家圖史書畫又與松雪翁交號稱博
古後至元丙子九月佛惠遷化其高弟耀公以所藏宋
高宗書東方朔答客難示予予於珍玩古物圖畫字帖
皆不能辨松雪嘗謂予以不韻予謂雖不識物而能識
人漢高不知文縱知武亦多戰敗至治生產業皆不能
獨能爲君耳宋徽宗無不能而獨不能爲君若高宗雖
稱中興然不能用李綱宗澤與諸將如漢光以克復中

原爲可惜也然其慈仁謹儉憂民愛賢可謂守文之主
况其字畫之妙可傳後世乎念二翁之不復見追憶時
昔以識所感故書於後

與趙仲穆書

釋大訢

去年三月晦日承約過我及晚不至次日特出城相看
會善之先生言足下以早絕江遂不得追餞爲恨然喜
往來者誦善政日接于耳及石室千江來益得詳舉其
事益材智明敏守以廉慎一試初步便自設施如此况
尊翁之交徧天下上之卿相下之間巷識與不識莫不
相慶謂趙氏有子而不亡矣他日尚可量哉常記善之
赴待制時尊翁囑之云儻與吏南與北分兩塗而我輩
占其位者非大有才德之美而持以小心畏慎不可也
此語深有警策請重爲足下誦之毋以喋喋爲怒也辱
惠書併大字感不可當又見續先相所書維摩詰經真
出一手諸公深識筆法者不能辨且聞畫蓋造神妙名
當重使爲政之暇留心書史功名不足爲也恃愛敢
奉愚直若此幸恕察

祭照元晦文

釋大訢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五十二

元文

延祐六年八月三日元晦照公書記示寂于湖之餘慶庵越八日訃至明日南山友人四明覺恩建安自如豫章大訢等具湯茗時羞之莫爲文而祭之曰公居閭里孰非遠遊取友四方楚蜀閩甌其友何人孰感于中匪親非暱涕之無從不以令德既賢且藝顧類豐貌天授之器莫知其它居焉卽世無寧多能以速百歲彼昧昧者或鼓其喙謂善可怠謂惡可肆我知彼蒼無預公事豈無壽考泯沒誰記公之不年萬古長喟類柳楷書陶常五字亦有萬卷佛孔百氏尚遺身後光惟設利世可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五十三

元文

唯一巖住安吉常樂院疏

釋大訢

切謂古之有道人皆師之不聞有住持也自百丈立叢林師道益尊制度大備下迫末流黨競勢奪而傳道爲虛文矣猶時得一人焉當其名位則學者顙顙然望之吁善人之不多見也有若一巖禪師久著道譽雅有典刑堅卧一室屹若雲峯而湖之諸山以安吉常樂院延居之具呈行宣政院劄下敦請開堂學者尚謂暮爾之

寺不足以屈高風有揚于衆曰風穴單丁草屋藥山三篾束腰皆任宗門九鼎之寄彼非其人則萬間之廣猶傭居也千衆之多猶闕市也又孰得而有之所存在我何美于人於是相率具跪排闥以請伏望垂慈俯徇衆望

大元旌表義士夏君墓志銘

鄧文原

松江故華亭邑其地多上腴自鳴夷子皮浮游江湖以善居積致累貲鉅萬故俗喜矜富夏氏以義士聞於鄉予嘗迹其所以名者至元丁亥歲侵出粟賤價以糶庚子嘗迹其所以名者至元丁亥歲侵出粟賤價以糶庚

卷之二十六

五十四

元文

寅又侵賤糶猶弗給則設糜于僧寺大德丁未旱明年大饑粵尤甚死相踰藉幸不死則氣息僅屬攜持老幼歸夏氏始至爲闢廬舍具饘藥視其羸壯食飲必時生則贖之歸死者給槨以瘞而書其姓名邑里于木以俟來收骨者鄉之耆老嘆曰義哉夏氏之爲也既白于有司曰夏氏名椿字壽之凶歲所振施錢若干米若干全活者口若干願以聞有司以次具其事達于朝將官之夏君曰吾老矣乃官其長子而表其門曰義士且復其家云時僉浙西憲吳君彥升剛直士也以幼時相去爲

却事行臺者於交游慎許可獨雅重君君嘗橐裝往金陵覬彥升既見傾肝鬲語懽甚卒辭其餽未幾彥升死君哭盡哀賻葬弗及逾年以遺其子曰吾示終不忘彥升也御史周君景遠爲作義士碑徵其文而君之爲義尤信去年春予以臬事之松江甫識君蓋魁然無他崖異者及今而其孤世澤等以吳興李道坦之狀來告曰孤不天喪吾父主葬有日敢以銘請予遂矜而銘之按夏氏世居湖之長興曾祖遜祖先考彬皆晦迹田里君早孤事兄杞猶父宋景定間兄爲華亭典押至元丙子

古稱既富而教敦化善俗者蓋先焉乃鄉義學延師以訓鄉黨子弟捐上田五百畝以周廩稍得度贏縮用貽永久噫世有結駟連騎富擬封君而急義如夏君者乎幸而饑寒轉死者有歸逸居者有教尚庶幾鄉黨有助之遺意也君病且屬續猶語諸子曰我死若等毋爭財致訟以辱吾義門語畢而逝生于宋丙午七月廿四日卒于延祐庚申六月十日壽七十有五娶胡氏先半歲卒于男四人長世澤杭州獄丞次世英世傑世文女六人適鄉祖義蘇文英陳銓一女許適任輔未行二在室孫女七人曾孫男二人葬用至治元年九月初七日墓在城西神山從餘姚尹君兆銘曰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六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七目錄

牟應龍 見前

尚友齋銘 并序

陳繹曾 康祖子

文筌序

題楊妃上馬嬌圖

跋顏魯公祭侄文

書法本象

鄭氏義門事蹟傳

藝文補

卷二十七 目次

一

虞集

重建護聖萬壽禪寺記

寺在道場山

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玄帝畫像贊 子昂寫

題心遠卷後

為校官李清菴

跋子昂書陰符經

子昂墨竹跋

子昂臨洛神賦跋

王逸老草書跋 見前

斷崖和尚塔銘 見前

史母程夫人墓誌銘 見前

夏世澤墓誌略并銘 夏世澤椿子

程邕 公許曾孫

烏程縣新建儒學廟記

柳貫

孟淳謫康靖議 孟淳之緇子

跋趙文敏帖

跋松雪翁重畫陵陽牟公所作脫鞬返權二圖

藝文補

卷二十七 目次

二

跋趙承旨書顏魯公麻姑壇記

元故追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狀 黃

本姓丁安吉人為義烏黃甥子因為義烏人

黃潛 鑄之子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名應龍

德清縣學祭器記

沈氏義莊記

為歸安沈埜先

南山題名記

為初附趙文敏題名

說水贈蔣春卿

安定山長

題脫韉返權二圖 見前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

肅鄧公神碑 見前

奉訓大夫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 節文。程

永務郎杭州路富陽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倪淵烏程人

信州路總管府判官謝公墓誌銘 謝展孫葬德清

藝文補 卷二十七 目次

陳子山墓碣 名中墓烏程

傅亨

黃潛諸文獻議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七目錄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七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閱元衢康侯叅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尚友齋銘 并序

牟應龍

巴西鄧慶長名其讀書之室曰尚友陵陽牟應龍爲之銘曰

士何所事尚志而已志之不立不足爲士勿甘自棄勿安小成脫去凡近遊於高明驚駭醒寢棧豆是饌天馬騰驤籀雲抹電鸞鳩決起搶彼榆枋黃鵠冲舉天漢翔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元文

翔小而一鄉大而一國雖以善稱未究其極善益天下心猶欣然乃所願欲友古聖賢顏慕大舜孟學孔子爲百世師蓋由於此吾鄉之秀鄧氏慶長卓有奇志不蹈故常恥爲今人尚友名室我作銘詩勸之進德

文筌序

陳繹曾

文者何理之至精者也三代以上行于禮樂刑政之中三代以下明于易詩書春秋之策秦人以刑法爲文靡而上者也自漢以來以筆札爲文靡斯下矣嗚呼經天緯地曰文筆札其能盡諸戰國以上筆札所著雖與歌

巷謠牛醫狗相之書類非漢魏以來高文大策之所能及故可知也彼精于事理之文假筆札以著之耳非若後世置事理于精神之表而惟求筆札之文者也余成童剽聞道德之說於長樂敖君善先生痛悔雕蟲之習久矣比游京師東平王君繼志講論之隙索書童時所聞筆札之靡者以爲不直則道不見直書其靡使人之感於是者曉然知所謂筆札之文不過如此則靡者不足以玩時愒日而吾道見矣因感其言悉書童習之要命曰文筌焉夫筌所以得魚也得魚則筌忘矣文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二

元文

將以見道也豈其以筆札而害道哉且余聞之詩者情之實也書者事之實也禮有節文之實樂有聲音之實春秋有褒貶易有天人莫不因其實而著之筆札所以六經之文不可及者其實理致精故耳人人之好於文者求之此則魚不可勝食何以筌焉

題楊妃上馬嬌圖

陳繹曾

此索清平詞詞赴沉香亭時耶抑聞漁陽鼙鼓聲赴馬嵬坡時耶上馬固相似情狀大不同觀者當審諸

跋顏魯公祭侄文

陳繹曾

右魯公祭兄子季明帖前十二行甚道婉行末循爾既事字右轉至言字左轉而上復侵恕字右旁繞我字左出至行端若有裂文適與楷紙縫合自爾既至天澤途五行殊鬱怒真屋漏蹟矣自移牧乃改吾承至尚饗五行沉痛切骨天真爛然使人動心駭目有不可形容之妙與祿叙藁哀樂雖異其致一也承字掠策啄磔之間嗟字左足上搶處隱然見轉折勢摧字如泰山壓而底柱鄣末哉字如輕雲之捲日饗字感觴如驚龍之入蟄吁神矣觀此則真蹟無疑按史公自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陽縣子而帖自署開國侯蓋史誤也杲卿爲公從父兄而季明謂公從祖叔父塗從父字加第十三於叔上公之處名義一字不苟可法也季明杲卿之少子以死事贈五品官則贊善大夫是已天寶末杲卿爲范陽戶曹安祿山表假常山太守祿山叛公爲平原太守遣甥廬逖約起兵時杲卿長子泉明方往返真定內丘間計事報廬逖使平原屬之季明宜也玄宗不識真卿爲何如人而顏氏兄弟子姓戮力王室如此一門忠義其有自來耶玄宗拜杲卿中丞因傳檄河北陽言王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

元文

大至遂清土門十七郡同日推公爲盟主兵勢振矣
賊懼急攻常山太原尹王承業不救於是杲卿父子被
執亦加季明頸謂曰若降活汝子不答遂殺季明杲卿
至洛陽乃遇害明年史思明歸國又明年則乾元元年
也杲明自常山陷後客壽陽清溝之役復敗陷思明至
是歸公於蒲州以公命購杲卿季明尸於洛陽河北杲
卿僅得一足與張湊所歸髮葬長安鳳棲■季明同塋
據此帖季明歸視唯首而已哀哉此帖作於杲明購尸
還蒲之日死生亦大矣士大夫平居抵掌高議視死且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四

元文

若易然觀史及此帖髮膚有所不敢遽忍殘身至此耶
兄弟子姓駢首就死豈易哉顏氏出魯國子淵平日
循循如和風慶雲及畏于匡孔子意其必死則其履嚴
霜烈日之變坦如康莊聖人既信之矣一門忠義可不
謂有自來耶至治三年十一月廿日吳興陳繹曾書

法書本象

陳繹曾

唐太宗開三館命虞世南歐陽詢褚亮至能等撰翰
林密論教三館書手其後玄宗命張彥遠增修又撰翰
林禁經未及上進漁陽兵起藏彥遠家至宋彥遠孫孝

祥以書名朱文公張宣公皆從孝祥受書法孝祥孫卽
之書名益振先曾叔祖文林府君年二十一登科妙年
多暇留心藝事盡心力以事卽之求二書不得竟以奇
計取之有錢塘陳思道人者善事卽之頗窺管豹見於
書苑菁華者得什一焉延祐中先人之官澧陽風濤失
櫛書多蕩逸繹曾童年羸疾先人慮其天折禁絕群書
唯許游心書翰以此研究年頗能記憶嘗爲學者述
法書要訣又述禁經提要散在人間不著家藁吳郡時
彥舉案書筆訣年過知非又加十載目昏心耄非復昔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五

元文

時勉備忽忘隨筆所及禱體寫之曰法書本象禮大夫
笏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以備忽遺故取此義余觀古
法書唯風韻難及漢書多局蹙唐書多粗糙唯晉人書
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風流蘊藉之氣緣當
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爲懷修容發語以韵相勝落
筆散藻自然可觀此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言語求覓
也此所謂法外意密論禁經之闕文而余所自得也大
要書體有十二一曰古文二曰小篆三曰漢隸四曰八
分五曰楷書六曰真書七曰小楷八曰行書九曰草書

十曰小草十一曰章草十二曰飛白書法有十二一曰執筆二曰血三曰骨四曰筋五曰肉六曰平七曰直八曰圓九曰方十曰偏傍十一曰分布十二曰變化大要在心清眼高見廣功熟

鄭氏義門事蹟傳

陳繹曾

鄭文嗣字紹卿婺州浦江人也五世祖綺有學行宋建炎初合族以居綺生聞聞生運運生政政生德珪德珪生文嗣歷二百年咸如初至大二年秋九月鄉老黃汝霖等言文嗣六從同居縣長忽都魯沙爲上其事卻使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六

元文

者加審察焉文達中書禮部四年春二月准式旌表門閭文嗣生鑑鑑生溫溫生梗皆善守合二百餘口無異心者後至元元年冬十有二月太常博士柳貫與鄉校羣士又上狀請如故事復其家從之初文嗣既歿從弟大和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小有過頗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大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冠衣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喑喑嗟嘆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家亦有所不及名聞天下自大

丞相至臺院諸顯公賦詩多之大和喜學禮不奉浮屠神經像冠昏喪祭必稽古乃行子孫從化馴行孝謹不識屠市嬉戲事必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食債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凡出納雖絲毛事咸有文可覆挾日則會不公則監視發之諸子晝趨功入夜輒聚坐一堂溫溫語笑至更餘始休諸婦但事女紅不豫家政宗族里閭以恩懷之各有差內外極嚴輿臺通傳不敢越堂限有家規二卷行于世

繹曾曰智名勇功有志者或能就之至於會衆族而共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七

元文

財則非世有其人不能以久考之歷代史自漢及今僅數十人焉可謂難也已外藩列其行朝廷旌其門夫豈獨愛一夫哉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吳興陳繹曾撰

重建護聖萬壽禪寺記

虞集

湖州道場山重建護聖萬壽禪寺寺成住山釋正印以其狀寄京師求爲之記按其山在郡城十里曰雲峯唐中和中有如訥禪師既得道而居之頗著靈異五代之季錢氏有吳越始建十聖殿以奉佛謂之道場山吳興

正真寺護聖萬壽之號則故宋所賜也古人名賢登臨賦詠之美播于天下後世聞而知之者歆羨而想見其處國家皇有四海名山鉅剎赫然莫不興作而茲寺兵燬之餘歷五十餘年而後完其徒來游來食常數千百人吳興居禪之盛未有能先之者天曆己巳六月既望寺災牧守僚吏民庶與爲其道者咸以爲非得人不足以更新之乃相與迎印公于何山以爲主而寺僧耆年之首希渭曰自吾居是山佐主僧治凡役浩有成功而一旦變滅迨數然耶吾願心則豈有盡也乃出財使工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八

元文

師求材木作法堂五間內外僧堂七間牀席戶牖安衆之具悉備又作庫樓香積厨而其同別聞風興起又作青山堂梅檀林蒙堂選僧堂皆期年而成則又求施于達官大家作大佛殿千佛閣方丈之室像設莊嚴金聖丹碧凡所供具充足完好壯麗加于昔者印之居山未及三年而成立如此則渭等之力也實至順辛未某月也是以有請云印公徑山伏虎禪師之弟子也慧辨開朗說法無量卓有令譽諸方師敬渭四明人前往持龍源某之弟子嘗以所居牧碩寮作外蒙堂待江湖勝士

而自處偏室重刻佛祖傳燈錄摹印以惠學者而寒暑一衲泊如也至如有所興建傾帑之數十萬緡如此勝事無靳容無德色其所得詎可量哉予聞而善之爲述讚曰世尊拈草示梵釋應聲立刹不思議神力願力之所合疾得建立世希有我觀都邑諸大刹皆以國力民力成道場四十八代師具知不毀惟虛空劫塵一漚真實見現此尊嚴寶王剎檀波羅蜜無盡藏卽法卽財無外求山中耆年清淨侶踟躕終日豈願餘金縑象馬諸寶等自然湧地非有取非吝非捨等無心皆以莊嚴佛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九

元文

上故我願此刹常住世未爲人天所恭敬循泉登高援木石見多寶塔楞伽頂諸佛無邊紫金聚來坐瑤席垂慈憫巖前出泉作甘露普施清涼于此界爲我持此官殿雲讚歎仁聖無量壽

子昂畫陶淵明像贊

虞集

玄帝畫像贊

虞集

玄帝像吳興趙公子昂寫其夢中所見者而上清羽

士方壺子之所臨也青城山樵者虞集述贊之曰

吳興趙公前代公族神明氣清靜處貞獨乃夢天人被髮跣足玄衣寶劍坐臨厓谷再拜稽首仰視退伏念昔敬事存思莊肅敢意接對光耀心目如聞教言知子誠篤爾善繪事追步顧陸凡吾真儀子善記錄審而傳之與世瞻矚傍有介士玉板金錄曰帝告汝錫爾榮祿冉冉而升夢亦遂覺明月在戶香彩徧屋取火亟寫神運掌握毫分無失三十其幅丹青既成齋戒輟簫有當受授先事稷卜而其秘夢初不以告晚有相師泄其玄闕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

元文

題心遠卷後

虞集

新吳興校官清菴李君求余書心遠堂扁因爲辨心遠之說以遺之曹侯克明爲之持去久矣君復欲題諸此君方拜吳興之命某因又爲之言曰昔伊洛之學未興漢唐之說稍變作人之盛權輿于安定非一世之豪傑其孰能與於此乎今伊洛之書衣被天下經義治事乃若岐而二之治且非其治矣烏乎是誰之過哉沉冥苟

且之徒蓋自陷於汙下所見不少超於目前深可慨也見心遠者能無躍然以喜乎推吳興之法以進於伊洛校官之職業可不謂之遠乎

跋子昂書陰符經

虞集

陰符托黃帝以爲名而實非其書無可疑者或曰戰國時人文字亦未可信也或曰只是李筌所爲此近是哉然諸河南已有奉勅書本則其來亦久矣世人忽明白簡易之言好以詭秘不可解之說相尚豈獨陰符哉吳興公書妙一世此卷蓋盛年所作波瀾老成不及暮歲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元文

子昂墨竹跋

虞集

黃山谷云文湖州寫竹木用筆甚妙而作書乃不逮以畫法作書則孰能禦之吳興乃以書法寫竹故望而知其非他人所能及者云

子昂臨洛神賦跋

虞集

柳誠懸云子敬洛神賦人間合有數本今世所見唯自嬉至飛十三行耳蔡君謨云子敬放肆豪邁與右軍差

異臨學之家必謹其辨矣松雪翁一筆全文好事者必考王氏父子之法此其可觀者乎延祐中集從公在翰林嘗出此賦真蹟九行見示有阜陵題字甚謹又三行別得之云是賈似道購求北方者也計其歲應是後此書十餘年乃得之耳

王逸老草書跋

虞集

宋太宗刻秘閣法帖晉魏書法後世猶得見之者以其有此至大觀益精妙矣學書者始知上求古法于後南渡講和卽安思陵臨池之好尤篤一時內外大小之臣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元文

聞風而起若王逸老草書殊有旭顛轉摺變態尤爲內廷稱賞然是後飛雲之禍雖慘而志恢復者愈堅禁偽學者雖嚴而求性理者彌篤若逸老之書士大夫道之者絕少亦可念哉當是時吳興張謙仲亦高年篆法甚古隱於黃冠龜山先生嘗叙其所爲書故其人名尤重焉

斷崖和尚塔銘

虞集

昔西方聖人爲一大事出見于世法流中上時至緣熟達磨之來直指人心而已至于大鑑其道大行五宗並

立枝葉扶疎戶庭雖分惟一不二臨濟一宗大機大用收攝無量視彼孤絕接人爲廣自是以來幾將千載弘法宇內多其子孫其最明著者自風穴小止首山淳興汾陽慈明楊岐白雲東山圓悟灼有端緒宋之南渡國於江海之間而慧命克昌有隆有杲所謂千古豪傑之士激揚宗要風動雷應聲莫盛焉華公親承虎丘而受妙喜衣版之付佛照振其父風演化相望而應庵以來相繼者密庵傑破庵先無準範遂終宋之世矣皇元混一海內崇尚象教度越前代時則有雪巖欽公擔荷此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元文

事一時坐大道場說法東南無慮十數皆其法嗣師子巖頭立死關者高峯妙公其長子乎能殺能活據其正令以接後人寥寥曠絕之餘環視四顧能及之者鮮矣是故出其門者辨才福德名行于世者不無其人至于實證實悟正眼洞徹縱橫自在人天罔措則吾斷崖禪師而已師俗姓楊氏父大宥母張氏以宋景定癸亥十一月廿三日生師于湖州德清縣能食不茹量酒六歲始能言但從其母誦法華經於人世事情無所知姿貌巖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禪者過之誦高峯上堂語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師忽言曰此大善知識必能爲人拔釘去楔耳能與我往見之乎母驚異之畧具衣裝與之行兄高峯于天目山師子巖之死關爲童子峯謂之曰汝所持何多爲師曰以待寒暑峯曰學佛者不如是師卽刻畫以散諸人乃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師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峯爲僧舉牛過窓櫺師聞之忽生大疑叅究不倦一日告峯曰上極天宮下窮水際盡大地一琉璃瓶峯曰莫作聖解他日過鉢孟塘見松上雪墜有省卽詣峯呈頌曰不分南北與東西大地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四

元文

山河一片雪聲未絕峯痛棒之不覺殞身崖下懸崖壁立人意其必絕同學明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已出山手無所苦也謂通曰我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汝辜負老漢棒矣力挽之還卽與通還山之西禪庵自誓曰我七日不證則決去矣遂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瞞我不得也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照便無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峯上堂云我布縵天大網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鰕一鱓今

日有蟪蛄出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峯絕頂揚聲大叫且道叫箇甚麼舉拂子云大地山河一片雪師便奪峯拂子爲衆舉揚訶勵同學辭不少遜復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歸源從一皆知之峯歎其俊快有僧叅峯次峯令見師師曰驀直去其出言大抵如此久叅者愧之幾有命如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爲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柏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渾俗罔測其意越五年還山見峯峯云大有人見你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遂離落峯改其名曰了義元貞乙未高峯示寂師亦韜晦或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五

元文

游禪林頽然居下板孤峭巖峻不假借人辭色或觸其機鋒發言如奔雷諸方客衲莫不驚歎居不擇地隨寓而休而律範大開凜如氷雪所至四衆歸重公侯貴人爭相迎奉無虛日師子正宗禪寺累請住持若不聞召未嘗受請立僧而咸尊之曰義首座云中峯本公大揚高峯之道烜赫昭著法席之盛中外罕及至治癸亥棄衆而化同門布袍雍公見地明白提唱超卓而去世更久後泰定三年師勉徇衆請歸坐祖庭者一載所謂正衲禪寺者也叅學之衆輻湊而至或示衆曰除却語默

動靜道將一句來又嘗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
然或嬉笑怒罵恠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肆
談說或成頌偈不待思惟應機而發人所莫測元統元
年歲除日師忽謂從者曰有一件事來大你還委悉
麼良久云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塔西指空地曰
更好立箇無縫塔其晚與禪者談笑至夜分乃曰老僧
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師曰你走馬也趕
我不及豈早踟躕而化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有九後
七日藏其全身于師子巖之後雲深庵化之日雷砰雨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六

元文

射白晝晦暝葬之日雪花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
人悲慟哀戀聲撼山谷初華公示寂會葬齊次師笑謂
衆曰後十二年更爲老僧一會至是十二年矣至順二
年七月文宗皇帝聞師道行有詔命宣政院使賁香幣
入山宣問勅有司加護元統二年八月中書平章政事
御史大夫撒廸奉今上皇帝明詔賜號佛慈圓明正覺
普度大師璽書至山師已不及見也前住持普慶禪寺
正印本蒙古人歷徑山第一座以常侍香其席與同志
以師事實來求塔銘後二年鄱陽張善式從本公游居

大目最久結輯師生緣悟由語錄平實可考乃按而序
之集昔常與師相見於吳郡忽已十七年矣周游南北
退處空山思欲載見如師之高明洞達者不可復得慨
觀古昔祖席之盛接人之的何其宏偉卓絕哉虛空無
盡佛法無盡有能得是傳者集雖老猶將往問之故爲
之銘曰

傳法正宗臨濟最弘汾陽慈明楊岐大行佛果二子雙
樹齊聳區區東南雷動海湧密付心傳惟證乃知孰爲
之祖孰爲之師巖峯之顛師子返擲我見其人斷崖千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七

元文

尺莖草金身說法熾然無當吾機我非不言堂堂天目
鐘鼓朝夕龍象人天游宴食息前際既往後者未來我
於其間重開一開天子有詔於赫嚴護使未及山委席
不住山高雲深靈骨在焉摩泥滄海朗月中天

史母程夫人墓誌銘

虞集

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諱念賜君之妻而尤
之母也夫死子幼夫人守節自誓以撫育其孤會國朝
以金始亡將併方於宋遣兵入蜀蜀人受禍慘甚死傷
殆盡千百不存一二謀出峽以逃生夫人亦將攜其孤

依隣人家翁走東南取黃金囊而繫諸腰且行遇掠兵大至卽竄身伏林間俱伏者兵盡驅以出列坐地上擬以白刃曰有金者免殺有鄰嫗先免過夫人勉夫人速出金與不死夫人曰金亡暫不死耳吾兒無資以逃終必借死吾死而金在幸以活史氏孤嫗歸幸語吾兒來求尸取金兵從夫人求金夫人辭無金遂見殺嫗求孤見告之明日掠者退隣人父老以其孤輿櫬求得之卽歛以瘞偶值善畫者爲象其容貌而題之曰史先母程氏以嘉熙戊戌十月二十七日死于兵難年五十四遂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八

元文

負之而東至湖州止焉光時年十三耳今湖州有史氏自光始云泰定四年三月光孫台孫來京師以先世鄉里之舊來告曰史氏之有後於湖則我先曾大母以死易之也今九十年矣昔大父猶有望於西還申其情事卒不可得而先人當內附之後亦未遑於紀述顧以屬台孫焉代易事久日就湮沒從事於浙東帥幕嘗以告諸國史四明袁公幸旣爲之立傳矣而台孫之志有未盡焉唯曾大母之喪旣不復可知其處請刻木象神具衣裳葬諸湖之新營或曰葬以藏體魄也象而藏之殆

不可然則立石先大夫之墓具載夫人之事以示子孫傳來世或曰其可也請徵文於子某感其言爲叙其次

而著之史氏自唐吏部侍郎儼從僖宗幸蜀因家于眉州其墓在青神再興院之里族人多顯人而程亦眉之故家名族念賜君歷官行事生沒歲月無可考徵而光之居湖也稍長痛家世之禍感母氏之志歲時西望輒悲痛不自勝見者爲之垂涕于是勇自植立遂以武科奮積官武翼郎浙東兵馬都鈐轄娶閔氏二子曰圭文故宋舉進士修職郎瑞安府司戶叅軍至大間將教授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十九

元文

平江之嘉定未上而卒曰璋文早世圭文之幼也聞母之有疾痛不忍聽更以燼焚左右臂以代痛母疾止乃已後武翼嘗病累月視藥未嘗解帶病亟哀號祈天願以已壽益父憂或告已曰感爾孝念子三齡武翼果又三年乃終娶陳氏子男三人台孫歷浙閩兩帥幕璋文由帥司幕長將改除喜孫業進士孫男子六人名之曰淵源澄清潤澤蓋有所識也自武翼以下墓於烏程三碑鄉之邾山三世矣而其表首著程夫人事云銘曰邾山之源隱何隆隆誰其有之自蜀來宮一燼之微三

傳彌豐原厥保存有母之功酌義就死言何從容知有史孤不知有躬體則禪續恩無終窮精神不亡來依來從凡爾子孫罔不敬共去之千古猶高古風

夏世澤墓誌畧并銘

虞集

意國家皇有東南者七十年郡邑內附之臣多矣求其子孫之有聞于世者蓋少而鄉里之間驟起驟仆何可勝數夏氏之家方盛而未艾豈非以其行義而得之哉故可銘銘曰

吳有名邑介于江海人民阜錄百谷來會中有桓楹自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二十

元文

我聖元表以大書義士之門其義維何早識時變起謁王師以保鄉縣既安既輯治產有日不思其積紆衆之給年或大侵道饑如林食之活之庶盡其心朝以爲義酬以祿仕揮謝弗受深致斯美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好爵是縻人曰宜之一命起家關市海浦冠笏帶屐歸拜父姓轉理郡獄大邦寔難哀矜拊循甚稱其官受知見用方自茲始除書在庭哀慕俄起監策之司衆懷哀知慨然有行民作生祠既曰歸休堂曰知止加錫命秩遂志膺祉生長太平撫其曾玄不伐不愆期願歸全集賢

之鄉既寧既宅視儀前人有述斯刻敢告夏氏執義不忘可以宜家可以未昌

烏程縣新建儒學廟記

程郁

至元再紀元之三年湖州路烏程縣始有儒學廟真定宋文懿丞茲邑而創建也國朝崇儒右文郡縣學皆設官籍子弟員而烏程獨無學以處之殆成虛設丞之始至進諸生而問狀咸曰附於郡庠有年矣丞愀然太息曰將何以施政敦教敦風俗庸非長民者之責乎於是相縣治之東得丞廬之故址又爲織染局所有乃請於郡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王

元文

推官長沙何公貞立欣然從其請適部使者至丞命歸之龜食筮襲吉廼闢地拓基召匠計材爲屋四十楹前門洞開大殿中峙翼以兩廡會講有堂肄業有齋宴息有室莫不畢具郡之人士相率捐田以備案盛廩膳之供八月上丁丞與邑之官僚賓佐齋明盛服入眎盥滌陳器省牲達魯花赤完迨溥化縣尹鄭重主簿張炯典史楊恢各以班次序立殿下具曰廟學既成請因常祀工祝致告觀者豫喜既餞獻酬百禮用洽麗牲之石既斷既堅迺登載底績所謂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惟聖朝式嚴孔祀歷代尊崇欽若詔旨矧茲烏程提封
百里古子男邦獨闕典禮自丞之來恪弘政理俾民知
教率循彝軌俾土有厦宗廟具美弗亟其圖教基則圯
俶建嘉謨或沮或迂或安故常弗廓其謨衆議莫定我
志弗渝我鏘我銖乃輪迺儲差役選材召匠庀徒揆方
度土百堵具舉登登載築博厚靡盬式廓其規子來胥
宇陟降有嚴恢恢布武奕奕新宮克昭其鉅如虹斯躋
如翬斯翥如櫛如比如雲四起楠櫟構榑各得其所丹
堊孔彰塗墍楚楚廣其苗裔美我稷黍盛既豐稟稍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十二

元文

亦豫士飽而歌令聞昭著青青子衿如林如旅來游來
歌爰居爰處千載闕典一朝而補縣學教諭饒許昌祖
受事督期左右協助政始於學真民之師多士景附匪
承曷依論功紀績踰於魯僖安得史克頌水載詩用告
來者視此豐碑

孟淳諡康靖議

柳貫

自罷侯置守而大郡所治至數十萬戶以其有養謂之
司牧以其有教謂之師帥漢法太守祿二千石駕五馬
車朱幡皂蓋行省風俗或終世不遷其官或三年輒易

其部民安樂之視如嚴父慈母國制大郡爲府府有總
管統治州縣繫民戚休則司牧師帥之責萃于其身矣
故常州路總管孟淳未及弱齡襲其父爵以二品之秩
佩七郡之符計其所蒞若太平之控扼大江婺處之依
阻巖險信徽之介居閩楚隨俗爲治不猛不寬推其仁
愛惠利之心以成慈祥豈弟之政使知禮義則民自懷
柔去其太甚則俗自遷革引年謝病竟以考終則夫紀
載之歌頌之尸而祝之將直儷美於桐鄉之朱邑石室
之高朕雖不至九卿不登三事抑何慊哉矧惟祖武揚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三

元文

于異代茲服官箴光昭前聞計資定謚厥有彝典謹按
諡法保民迪吉曰康寬樂令終曰靖請諡曰康靖

跋趙文敏帖

柳貫

往予在京師從文敏最親且久竊嘗有講於書法曲折
蓋書雖末藝而必以學爲橐籥識爲機括而區區求精
於筆墨之間者望造其闢域難矣蓋文敏之書根於英
姿敏識而成於清機絕鑑非可以一蹴至也猶記寒夕
宿齋中文敏談餘試濡墨覆臨顏柳徐李諸帖既成命
取真迹一一覆校不惟轉摺向背無不絕似而精采發

越有或過之余問其何以能然文敏曰亦熟之而已然則習之之久心手俱忘智巧之在古人猶其在我橫縱闔闢無不如意尚何間哉戴生良頗好書而未知其方故以文敏一帖遺之而薦其所見聞者若是生其卽是有發則予莫之知也

跋松雪翁重書陵陽牟公所作脫韓返權二圖

柳貫

宋自端平初士氣漸已萎靡董盧一二闍寺實爲之兆或者懲其既弊而深扼之不知覆車之道猶一跡也原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二四

元文

始要終之論君子蓋弗少貸焉故端明殿學士陵陽牟公時在西掖有言未幾以姑熟太守章去國承望

風旨以媒孽公短者方如峰嵎公審知之作高力士爲

太白脫韓黃太史罷郡返權二圖且自爲贊當是時公

之氣固已高揖李黃而與之肩視一二薰腐直蛇虺耳

就使沉香亭樂府承天院塔記足以爲我詬病雖朝夜

郎夕襲道曾何傷哉至德紹聖而後爲何如公之先見

不可及矣悲夫後端平八十五年倉龍庚申冬十月

四日東陽柳貫書松雪翁重畫二圖後

跋趙承旨書顏魯公麻姑壇記

柳貫

顏書麻姑碑有大字本小字本小字楷法尤精緊比聞舊石燬山中雖重刻已無復當時筆意此趙文敏公自用其體作書虛一真士不以藏之括蒼名山而因仙都道友聶澹泉之請慨然援而與之澹泉方住杭之報恩觀云將求貞石刻之山中昔方平之過蔡經蓋欲東之括蒼則麻源括嶺固羽車龍駕所嘗往來者也安知按行蓬萊不復見麻姑仙瓜爬背時耶此亦一仙都彼亦一仙都寶書所在虹氣經天又寧能獨謂神仙狡獪變化而少之耶然則虛一澹泉其皆法錄尊嚴而足以當纂懿流光之盛者耶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二五

元文

元故追封從仕郎溫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狀

柳貫

公諱鑄字希顏婺之義烏人姓黃氏曾祖諱伯信累贈朝散郎娶宗忠簡公四世諸孫女封安人祖諱夢炎起家淳祐庚戌進士爲朝散大夫行太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致仕先配陳氏累封宜人次配方氏父諱堉用進納恩補承節郎少以疾廢

娶徐氏初朝請公之姊適從事即昭慶軍節度掌書記
王公因金有女歸吳興丁氏而儒林即兩浙西路提舉
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諱應復其婿也於是丁氏屢有
子矣朝請公卽命以其第四子後製其名曰鑄而祝之
蓋朝請公與王公同爲宗氏甥而丁氏婦又黃之自出
雖以異姓爲後亦庶幾以義起禮者哉朝請公既老公
始來後年十六而朝請公沒杭承節府君疾不能執喪
公扶柩行涉濤江歸卜塋域反壤而樹旣虞而祭人謂
其知所慎重如是則可以承其宗振其家矣已而江南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六

元文

內附官府新立州境屢騷故家巨室困於征求之促數
而偏於寇盜之侵凌傾貲破產易若轉掌公於其間獨
能用柔行智隨物順成不洩恣以合汙不崖異以絕俗
雖黥胥大駟亦不恐加侮賴是以卒全門戶無墜其先
然性本夷曠遇人無貴賤皆樂爲之傾盡賓客之至其
鄉者款門求交則授館延憇倒壺命飲盡其歡欣往往
別去漫不相聞後再見之亦莫能記省爲何人也公始
學治經後從鄉先生更習詞賦不區區求解于道德性
命之說而其制行自與之合中年上下世變得其興衰

亂之故於諸史志傳中紬繹微言披發大義獨深會
寸心而未嘗屑屑爲人言之作字端方尤工篆籀曰此
吾心之範防也平生無厚嗜不取克體食取充口居常
怡怡自得家人不見憂愠之容至其與隣翁野老酣嬉
淋漓有晉士之達而無楚人之怨以此終其身之死而
不亂亦足以觀其所養之全矣昔朝請公以寄祿官中
行正卽值明禪當任一子推與其侄及旣沒乃公致仕
思補公將仕卽未赴銓而易代餘五十年爲泰定四年
始以子貴封從仕卽溫州路樂清縣尹身服銀緡優游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七

元文

仕祿之外又五年得壽七十有五而終公生於寶祐下
巳三月二十七日而卒於至順辛未八月十六日公娶
重氏承信卽監嘉興府鮑卽鹽場伯未女今封宜人
子男五長潛應奉翰林文字儒林卽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修官次溥次淇其二人曰浩出後劉氏姑之子太
學內舍生應龜更其名鼎曰滋卽後公從弟頤滋所後
父家益落其所以奉公上承賓祭者公一資之女三孫
男六女二曾孫男一潛登延祐丙科至順二年由諸暨
州判官滿秩召入詞林其夏扈從北都秋還及冬十一

月望計至京潛即日解所居官匍匐奔歸以卒之明年
十月十三日葬縣北崇德鄉三岔山之原丁氏世家吳
興之安吉儒林府君之祖諱曄卒官中大夫太府少卿
摠領淮東軍馬錢糧父諱伯虎卒官朝散郎淮東制置
大使司幹辦公事二公慶元丙辰嘉定癸未進士也儒
林府君初筮主南陵簿故公生南陵廨舍兵後丁氏家
廢公往奉儒林府君及其兄將仕郎仁東來爲嫁其稚
妹而孝養府君與將仕終其身春秋家祭則別爲位以
祀丁氏之世曰吾以一身爲二姓祭主禮固如是也吾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二六

元文

子孫其謹識之其少辱公之知遂得與潛定交文字間
而皆坎壈不偶於時及潛取世科某亦濫巾仕版抗走
南北垂二十年歸見公而公方以耆俊爲州里一鑑乃
不意大耋之嗟已遽及之去年夏某游浙右潛以書追
遺於吳門告公葬期意將俾某述公之世出行治以告
于世之立言君子取文以表其隧許焉而未及爲今既
復土矣其奚以辭故件而繫之如右亦用其所知者酌
焉之義也謹狀

隆山牟先生文集序

黃 潛

若昔宋東都盛時眉山蘇氏父子出而蜀之文章被于
海內渡江後疆圉日蹙永冠流散而蜀之文章萃于東
南及其既久也百年之遺老相繼淪謝而陵陽牟氏父
子遂巋然爲蜀士之望以耆年伯德擅文章之柄而雄
視乎東南者大理公一人而已隆山先生大理公冢子
能世其家業而不隕者也先生之大父大資清忠公爲
時名法從所交皆當代鴻碩先生無不趨其下風而接
其餘論大理公既與世相違優游事外先生居家庭之
間父子自爲師友日以經學道義相切磋磨丹夫人鄧氏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二五

元文

太史李公外孫女又從而聞于史學大理公殫學者
有所不知必之先生考實焉先生于前朝制度之損益
故家文獻之源流歷歷如指諸掌寒門下士窺見一斑
於殘編斷簡中者固不足以與此至於白首窮經孳孳
矻矻而忘其老閱閱貴游挾清才雅藝以馳騁於英俊
之域者亦未易企而及也凡先生所撰著言必有實而
要其歸一本於理昔之善爲品評者謂有山林之文有
臺閣之文先生蓋兼之矣內翰蜀郡虞公稱先生警敏
過人志趣高邁援引根據不見涯涘其文沛然若江河

之決不極所至不止真知言哉嗚呼墜緒茫茫千鈞一髮剝果不食萌芽方新斯文之未喪豈但爲蜀士之幸乎先生有子五人獨必達必勝在必勝襲藏遺藁懼歲遠或致放逸乃彙聚爲若干卷而刻焉書來俾潛序于篇末惟大理公仕宋季與潛之曾大父太常府君同爲郎於吏部潛生也後猶及拜于牀下而辱贈以言際承平復著取士之令異時科第中人物存者無幾先生乃應聘出持江浙文衡而潛以非才忝與薦送故必勝以序爲託潛之鄙陋衰朽安能知先生而發揮述作之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十

元文

旨耶姑次第其梗槩云爾先生諱應龍字成甫其先由陵陽徙吳興先生辭京官之世賞而以咸淳辛未取世科調光之定城縣尉仕未達而國事已非先生既不有祿以貧強起爲儒學官晚乃教授深水尋以建康上元縣主簿致其事先生之世系卒葬與其言行虞公已爲誌于幽堂此不具

德清縣學祭器記

黃潛

德清縣學新作祭器成主簿潘君以書來曰縣有學學有廟尚矣前教諭蔣鈞所置祭器僅四十有九吾縣尹

蘇侯之始至也首以興學爲務而褒封之辭以昭國典飾嚴奉之具以崇廟貌增廣生員而訓迪勸勵之尋用今教諭胡宗海之請按舊圖補造祭器之未備者百三十有九罇爵簋豆登壺勺槃玷之屬如式告完費錢以緡計者千七百五十皆富而好禮之家慕嚮而悅助之者也蓋侯之撫民有恩馭吏有法而濟之以無倦全達魯花赤與侯下車同日克篤於寅恭之義併志壹慮俾伸其所欲爲侯居其間雖無能爲役亦左右交贊之故未及朞月而庭無滯訟藁篆屏息官府事益以簡餘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元文

力所逮自社稷壇三皇廟至于公署賓館亭臺庫廡以次畢新凡侯之所設施可稱道者非一而莫重於禮器之大備願舉其所重爲之記它善狀得以附見焉予惟古之釋奠爲禮也畧爲器也容不必備今旣廟事孔子在著令爲中祀牲幣物器咸有定制其禮自朝廷達于四方而偏州下邑迫于米鹽細故日不暇給春秋之薦幸不廢而已蘇侯獨識其若緩實急而不苟於因陋就寡考儀文之缺而於器數之末有所不遺能盡其職分之當爲而敬其事如此餘可知也庸弗辭而記之達魯

花赤名李蘭溪河西右族蘇侯名靖世居濮之臨清潘君名子陽予同郡金華人也發器之目及助錢者之氏名悉列于石陰云

沈氏義莊記

黃潛

湖之歸安東七十里是爲花城爲其鄉之望者曰沈君家故業儒君之父處士公遺外聲利不有仕祿而樂出私財以振人之急謂親親仁民宜有本末次第首圖創義莊以教養其族人未及就緒而歿君以爲前人之志不可不續爰以至順辛未捐田五百畝建義塾構殿宇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

元文

爰先聖先師像其中以春秋釋奠之儀闢講舍齊廬延宿儒爲之師而聚族之子弟俾隨材以受業鄉人來學者弗拒也尋復以至正乙酉捐田五百畝卽義塾之南立義莊屋以間計者若干歲取其田之所入以實之擇族中之長且賢者同主其出納貧無以給者喪諸費者量薄厚之宜制隆殺之等而周給焉大抵本於昔人之成規而微有所損益懼來者弗克嗣其事則以聞于外宰相執政及部使者咸報如所請沈君乃叙次其事以屬筆於予古之有國家者必度田授民以厚其生立宗

族以教之親愛自其法不行於後世而民之失其養者日多風俗亦日衰薄然而萬古一心萬古一理田制壞而此心不與之俱壞宗道廢而此心不與之俱廢仁人君子苟充其一念之良心推吾有餘資彼不足使得遂其生而發其油然而親愛之心豈非禮之以義起者哉是則生平千載之下猶爲三代之民也傳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有能慕沈君之爲而興起焉將見人各親其親而周宇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矣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善繼善述者所宜盡心也戚戚兄弟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

元文

莫遠具邇秉彜之良心誰獨無之予勿辭而爲之記者匪徒以勗沈君之後人纂承而弗墜亦以爲富而好禮者之勸也

南山題名記

黃潛

葵之宦學于杭者每歲暮春必相率之南山展謁鄉先輩達故宋兵部侍郎胡公墓仍卽其廟食之所致祭焉竣事遂飲于西湖舟中以叙里之好大德八年春三月癸亥會者四十有四人魏國趙文敏公時方以集賢直學士領儒臺潛幸獲從先生長者之後而趨走于公履

展之未逮今二十有九年乃以非才補公故處暇日從鄉僧游龍井觀公舊題而與道其故事咸謂不可久廢而莫之舉亟以自於宣政副使王公合同郡大夫士暨方外交四十有一人以至正二年春二月癸亥復會於南山追數向之四十有四人存者殆無幾或顯榮于中朝或隨牒調補於遠方或已倦游歸休於家林惟潛泰有祿食於此而得齒茲盛集未知後二十有九年今之四十有一人重來者誰歟古人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此題名之所爲作也諸公謂潛宜題識其首是用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

元文

弗議而直書其歲月以俟後之覽者焉

說水贈蔣春卿

黃潛

陽羨蔣君春卿嗣主安定敘事於吳興以秩滿去友生金華黃潛送至苕溪之陽酌之水而與之言曰君知水之爲物乎嵌巖疊空一掬之多遺針墮芥可指而取非不冷然冰骨雪齒也無搖焉無涸焉斯可耳及其去而爲湍爲礪也驀山跨谷歷百折而弗顧不既壯歟然而迫于風則驚扼于石則怒矣若夫醺爲三江鍾爲七澤茫洋演溢涵洞霏而滔日星者漫不知其幾百里泊乎

其休泊乎其不可留流乎龍之所宮穹龜鉅魚之所家蝦蛤生焉而不以爲隘也來牛去馬飲焉而不以爲耗也鳬鷗出沒焉而不以爲褻也蛟虬投焉而不以爲汚且辱也神妖物怪居焉游焉而不以爲異也千澗萬泡交起互滅瀆混爾浮涵爾洩之莫能害其蓄挽之莫能亂其澄潛淵之珍參錯朗耀而荒查醜石屑瑣附麗之物亦無所不容也嗟乎水一而已其量之相遠顧如此非夫所處者異勢耶今君之去山谷也久矣接天潢度瀛海且有日盍亦拓七澤以爲襟舒三江以爲帶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

元文

而無以是冰雪者沾沾自喜哉雖然水盈天地間其適也愈遠則其趨也愈下孔子蓋稱智者樂水夫不激不訥非智者不足以與此君非智者歟持涓滴以相波瀾

題脫鞞返權二圖

黃潛

嗚呼古之所以取亡者非一而漢唐之亡獨與宦者之禍爲終始豈不悲哉當理宗時宋祚微矣厖董之儉謀狡智非不能爲甫節士良也衣冠之禍所以未至如建寧太和之烈者夫亦一時之清言勁論有以殺其勢而

遇其衝乎故資政殿學士牟公之守姑孰也嘗畫脫鞬返權二圖而爲之贊宋臣怒其譏已風臺臣論罷公公去未幾而宋臣輒斥他日公既召還宋臣亦輒進然竟以公疏卒不復用君小人勝敗之機實繫於此是雖若無救于趙氏之亡其不遂亡於二三豎之手者天歟人歟覽是圖者未可第以爲一時之清玩也二圖作于寶祐丙辰後六十年爲今延祐丙辰公之孫溧水教授君更購善工縮圖爲小卷以便觀者且俾其門生黃潛識焉實是歲之九月九日也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六

元文

題吳興趙公書洛神賦

黃潛

此趙公被旨書寶陀寺碑時所寫公是行遇暴風昌國鉅海中舟垂覆而免殊不以爲意方且游戲翰墨及乎屏翳收風川后靜波之句豈非善譔者哉卽此亦足以觀其雅量矣

跋趙魏公書歐陽氏八法

黃潛

近世錢唐金氏一之以善爲歐書得名暨趙魏公出學者爭慕效焉歐學遂廢而不知公之教子實用其八法賴此帖故存本末源流尚可考也雖然梓匠輪輿能與

人規矩不能使人巧父子不傳之妙必有出於此帖之外者矣臨學之家宜深造而自得焉

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贈中奉大夫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諡文

肅邵公神道碑

黃潛

至正九年四月二十日知經筵事臣朶爾直班同知經筵事臣楚僊護都奏鄧文原經筵舊臣歷事累朝備極榮遇臣楚僊護都奏鄧文原經筵舊臣歷事累朝備極榮遇茲又顯受聖恩贈封定謚墓上之石宜賜刻文上旣可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七

元文

其奏命臣潛爲之銘別勅翰林學士承旨臣起巖篆其額臣楚僊護都請就令臣朶爾直班書丹上復如其請乃退而以前史臣范淳之狀授臣潛臣潛謹按故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鄧公諱文原字善之曾祖從舖妣楊氏祖昭祖累贈嘉議大夫成都路總管上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妣羅氏南陽郡夫人考漳累贈中奉大夫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妣孫氏游氏並南陽郡夫人其先由長安徙資中又徙綿之彰明枕爲宋行都南陽郡公避蜀兵來依焉故今

爲杭州人公六歲入小學九歲從三山楊先生受春秋十五以流寓取漕薦暨科舉事廢遂一意務爲聖賢之學行益修業益茂開門受徒戶屢常滿中州士大夫多慕而與之交徐文獻公琰尚文簡公克恭知公尤深王叅政巨濟素刻深與公語亦嚴憚之巨濟後以事繫獄自悔不用公言初用江浙行中書省辟署杭州儒學正秩滿調崇德州儒學教授用薦者擢應奉翰林文字將仕卽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承旨閻文康公復於僚友少所假借公獨見推重凡大撰著必屬焉由應奉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十

元文

升修撰成宗卽位就任轉從仕卽成宗崩預纂修實錄姚文公燧王文肅公構並爲承旨持見不同閱公所具藁互有指撻公不與辨第令積藏以俟後數日二公取視之皆莫能易一字以儒林郎出爲浙江等處提舉故人先學行而後文藝士習爲之不變召除國子司業建白修明學政而樂因循憚改作者與之論不合遂移疾去仁宗卽位詔以科目取士江浙行中書省檄公考延祐元年鄉舉公以朝廷立法之初多采考亭朱氏貢舉私議慮遠方之士未悉上意大書其文揭示之由是士

無復踵異時場屋之弊尋以翰林待制承直卽兼國史院編修官召臺臣文章舉之擢承德郎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湖州民有抵夜禁者被執而遁追者及之判亦左脅其兄問殺汝者誰曰白帽青衣而長身者也語畢卽死其兄訴之有司歸罪於直初更張福見坐繫三歲公閱其牘曰白帽青衣姑勿問福見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且福見用左手傷何以在右命覆勘之真殺人者張彈壓也建德戴汝惟被盜已捕寘獄中而夜有火其居者失汝惟所在公曰此有以也責有司推治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三九

元文

得汝惟尸於水濱及其妻謀殺夫狀人以爲神江陰饑民稱貸於富家不得則持火往取穀誤焚其屋十三人所分穀皆不滿五升有司悉當以強盜公謂此非其情也時瘕死者已半餘皆杖而遣之平江僧訴搥胥府判官理熙納其賂既誣服而公適至探得其情杖僧釋熙移僉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司事寧國諸路茶課初止三千餘錠累增至十八萬錠皆鑿空取之民間民受誣抵法則轉運司得以失覺察擅加罪五品以下官州縣長吏皆重足而立公至而提舉茶事者適以賄敗乃爲

設法而漸去其弊且建言宜罷茶司而使郡縣領之饒州有告欺隱官糧者事連數百人累歲不決公曰此不難知以官租與民田交易而抄戶時以之定差徭經理時以之定租稅耳命據籍爲定訟遂息小吏有結爲兄弟持官府短長者號五虎杖而流之人莫不稱快有甥盜其舅家財者以贓滿罪至死公曰贓五十錠盜惟二人其一人所分止五錠何也錄之得其實所盜十三錠而已遂以減死論徽州民偽造楮幣於僧舍有避雨者適見之其人懼事洩因啖以利而止之使爲烘焙獄具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四十

元文

當死公曰造僞當死者其等有七烘焙當何坐宜比行使加等杖罪事聞于朝報如公言徽州民謝蘭家貧其從子回貸以錢而倍取其息又利其田宅而欲構害之家僮死回使告蘭殺之公察其冤釋蘭坐回天方旱而雨士子或爲私書以非考亭之學公命毀其書曰吾以息邪說也江浙行中書省復移行御史臺檄公考延祐七年鄉舉得今翰林侍讀學士泰不花以爲舉首既上春官果爲廷對第一士論翕服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以地震應詔論弭災之道謂今天下士師非才惟憂

成於吏死囚歲上刑曹類延緩不報瘐死者多宜慎選理官死囚應決卽決冤卽釋之河北流民復業朝廷雖令計口給緡錢而有司奉行不至宜會計海運糧支發之羨餘隨處置倉以備凶年而振之又申言茶法之害民乞併罷轉運司以息人怨感天和特論薦之進奉政大夫兼國子祭酒依前集賢直學士被旨知泰定元年貢舉及上親策多士於廷仍俾充讀卷官有詔開經筵特命中書平章政事張蔡公珪翰林學士吳文正公澄及公入侍其見知遇如此大駕時巡公當扈從苦脾疾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四十

元文

就醫于京師遂乞謝事南歸歲餘召拜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未行擢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起天曆元年五月二十二日薨於杭州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以其年七月十三日葬湖州德清縣千秋鄉百寮山之麓太常初議以莊康易公名今天子始用公門人集賢大學士馮公思溫之請特贈公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改謚文肅娶徐氏封南陽郡夫人前公一月卒公葬焉子男一人衍用公廕爲承務郎江浙等處儒學

副提舉後公年卒女二人適石洞書院山長史公塋
司徒府掾史戴孟淳孫男一人萊孫公蚤慧稍長能自
植立外家游氏自清獻公似相宋理宗門戶輝赫公未
始挾以自矜又嘗客於故后族謝氏家視辛摩豪縱事
漠如也公丰姿凝粹氣貌純明內嚴而外恣議論若不
可犯至於以文相接以恩相加未嘗不使人心悅而誠
服平居善處窮約奉已嘗薄待人常厚諸生有病而以
索中金託於公者曰萬一死願以歸吾親其死也或竊
以去公買金以付其親而終不言安南人貢以黃金丹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一

元文

砂象齒爲私覲之禮公却之其人曰清曰物耳公曰爾
物雖清白我受則污也所至僦屋以居四壁蕭然晚乃
捐俸資買宅一區將以佚其老而疾亟矣公於經史百
氏之書無不究極其根柢爲文精深典雅東南遺老凋
落既盡文章之柄悉歸焉及在朝廷施於訓誥者溫潤
而有體志於簡冊者確實而有徵詩尤簡古而麗逸凡
所著有讀易類編若干卷內制集若干卷素履齋藁若
干卷行於世工於筆札與趙魏公孟頫齊名徽仁祿聖
皇后命以泥金書大藏經公應聘率門人前集賢待制

班惟志等二十人北上竣事二十人皆賞官而公不預
第隨牒補教授一州後乃以文學政事昭被主知而至
大官前後從游無慮數百人惟御史中丞王公士熙與
馮公思溫位最顯其受業上庠而掇巍科躋膺仕有名
於時者尤多不可遽數也始公較藝鄉闈臣涓誤辱薦
名及公再主文衡臣涓遂忝預執筆茲又獲載筆諫太
史氏欽承明詔勒文公碑不敢以菲陋荒疎伏闕控辭
謹拜手稽首序而銘之銘曰井絡之靈實鍾後賢展也
鄧公受材孔全公方盛年盤桓山澤翔而後集靡徐靡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四十二

元文

亟負其所韞時而出之學爲儒宗政爲吏師其學斯何
蜚英文苑鋪張皇猷裁成帝典弘敷教道模範國人談
經擅履堯舜吾君其政斯何肅將使指扶善遏惡以樹
風紀鼓之舞之士氣以振輶車所屆獄無冤民聖門四
科公兼其二學以從政匪有二致國之老成天子所毗
公不爲起乘化而歸門生奉詔薦此樂石庶無媿辭過
者必式

衡按草廬既有碑矣乃又假文獻之筆豈以草廬敘
事寥寥耶抑初尚未謚謚則碑額與文俱當易耶嘗

疑潘司空之父先求劉清惠公志墓後因贈官載來
弁州觀此不足異已

奉訓大夫婺源州知州致仕程公墓誌 節文

黃潛

公諱郇字晉輔姓程氏曾祖諱公許嘉定四年進士官
至刑部尚書謚忠文始出蜀而僑居于湖州祖諱子沐
贈奉直大夫考諱繩翁朝散大夫將作監入皇朝以公
貴贈奉訓大夫台州路黃巖州知州飛騎尉追封烏程
縣男妣陶氏追封烏程縣君公幼聰慧又生于名家耳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四十四

元文

濡目染能蚤有知年十二入鄉校稍長游心聖賢之學
于書無不讀爲文博敏閱肆有奇氣前代遺老如尚書
陳公存叅政文公及翁大卿半公巖與公居同郡咸器
重之用薦者署嘉興路儒學錄丁外艱服除陞平江之
和靜書院山長書院故在虎丘爲寺僧據既徙置城中
豪家又欲奪之公力爭而止歷江山縣尹使者行部公
獨以廉介見禮再遷武岡路綬能縣尹縣鄰於谿峒民
夷雜處竊發不時公拊循以愷悌之政境內以安食廩
寇猾獷長貳而下以供億軍需出境公獨任縣事斷旅

經從枝梧遣發戒令嚴明士卒帖帖不敢肆行省檄發
屬郡民兵公遣選義勇應之戰數有功縣有義倉糧二
萬餘石積爲豪強所侵公悉徵理之歲適大侵賴全活
者甚衆有僞鈔獄十年不決公力辨其非辜轉慈谿縣
尹慈谿密邇帥閩事尤叢劇公設施注措若不經意咸
盡其宜縣故以食鹽額重爲民病公規畫有方賦足而
民不困縣東花嶼蕪湖受諸水溉田可六十頃豪民或
請墾湖爲田而輸糧于官吏以成案請署公毅然不可
事遂寢湖旁農家乃均獲其利公三爲縣蒞事之暇尤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四十五

元文

垂意於庠序之事年垂七十預請納祿遂以奉訓大夫
婺源州知州致仕公既歸老杜門不出手植五柳于前
庭扁曰柳軒舍下環以松菊留連觴詠置家事不問有
柳軒退藁十卷藏于家俄感微疾却藥謝醫談笑如平
日忽命具湯沐斥女侍呼子孫立左右端坐而逝享年
七十有八娶史氏封烏程縣君子男四人長游兩浙都
運鹽使司海沙場鹽司管勾次濤次洽次潛孫男八人
權模楷植栢同生文孫住孫游等遵治命葬於烏程縣
永新鄉桃塢先塋之旁公爲人溫良易直未嘗高自標

榜與人交無畦畛與後生談前朝文獻歷歷如指諸掌
喜誘人爲善不滯於疾惡故賢者親而愛之不賢者敬
而畏之

承務郎杭州路富陽尹致仕倪公墓誌銘

黃潛

公諱淵字仲深姓倪氏其先汴人宋靖康時五世祖南
以武弁扈從南遷于錢塘四世祖某又徙家烏程故今
爲湖州人曾祖俊民弗仕祖椿年用同知樞密院事謝
公堂奏補官終於某路兵馬監押父守真鄉稱善人入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四十六

元文

國朝以公貴贈承務郎松江府判官母漢氏贈恭人公
生而卓異精敏絕人德祐失國科舉事廢公年甫九歲
猶能習爲其文既長乃棄去刻意聖賢之學三山敖先
生繼翁深於三禮尤善易公從之游於節文度數之詳
辭變象占之妙靡不博考洞究衆知政事文公大理少
卿年公皆器重焉薦者署本郡儒學錄高公克恭持
風裁慎許可時爲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聞公名欲識
之一見與語降歎不已曰君大才不可小用也及爲南
臺治中侍御史首以教先生及鄧公文原陳公康祖

公式與公五人並薦于朝未報而行省調公杭州路儒
學正復民間冒沒之田爲米三百石嚴飭從祀補造祭
器自禮殿講堂書閣皆一新之先是列郡釋奠多用俗
樂公訪得太常樂工兩人俾以雅樂教諸生胄監聞之
因招兩樂工爲國子樂師今諸郡備金石之樂實自公
倡之秩滿當改調於是高公已爲吏部舉公可任史事
公微聞之亟具啓事以親老乞便養遂以公爲湖州路
儒學教授泰定丙寅江南三省交聘公校文鄉關使者
同日至公辭不獲遂應江浙之命士論翕然歸之湖學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四十七

元文

自虞君志道主教事重構先聖殿而朽壤蕪穢多待公
始完既又葺稽古閣改建講堂考安定先生湖學舊法
刻經義治事諸齋以惠來學又創仁智軒爲其游息之
所其後學者爲公立生祠公移文止之不得躬往撤之
用累考入流授將仕郎太平路當塗縣主簿時長官皆
以故免去公獨理縣事延祐初經理田土考覈多失其
實賦歛不均公私咸以爲患公爲分畫編次以爲圖籍
出其隱匿而去其增加二稅乃如期而集縣有定塘溉
田可十頃豪家據而有之民以病告中書下其事于版

曹議以還民吏憚豪家莫敢奉行或言于公立命歸之
和州民有田在縣境富家與爲交易券成而負其直民
訟于官而富家執券自辨有司莫知所裁乃越江來訴
公探得其情始懼而以其直歸之縣民立異姓爲後者
所後父母沒已久有非其族而姓偶同者賂吏給憑改
立盡奪其貲公焚其憑而釐正之里父老數十人羅拜
馬前曰公神明之政也歲適大侵民以狀言災傷郡戒
縣勿受公爭之不得卽解印求去郡中驚悟遣吏謝公
且以檢視之事悉談之公躬履阡陌不避其勤民賴以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聖人

元文

甦元公末貞爲江東廉訪使後巡歷而還謂其使王公
士熙曰吾分按太平池州廉能吏惟一當塗主簿而已
王公亦素知公聞之喜力薦公才堪風憲元統乙亥江
浙行省叅知政事字本魯公玠復聘公司文衡禮遇尤
至卽使者舉公可上縣令而公以年垂七袞告老而歸
授承務卽富陽縣尹致仕公天資粹美而輔之以學造
次必由於禮家人未嘗見其有情容居官朝出蒞事暮
歸讀書課子弟或至夜分不寐少嘗從星官曆翁治其
術運策尤精既老于家杜門罕與人事接潛心於易著

易集說二十卷圖說序例各一卷子男三人長驥次駿
松江府儒學教授次駝孫男六人長璵用公廕爲紹興
路錢清務副使次璵璵璵璵璵璵璵璵璵璵璵璵璵璵
德政鄉毗山先墓之次銘曰

知人之明古以爲難聲求氣應夫豈偶然公初有逢連
茹而進孰不望公爭翔競奮大道甚夷公行徐徐旣揚
其英發而不舒白首一官老于文學本闢聖謨以開後
學晚乃佐邑未究所施俄復引年納祿而歸加恩增秩
不煩以事鼓缶而歌優游卒歲儲祉則豐畀于來昆尚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聖人

元文

信州路總管府判官謝公墓誌銘

黃潛

公諱晟孫字唐卿姓謝氏宋丞相太師魯惠正王四世
孫也其先占籍台之臨海後以魯王孫女作配於穰陵
賜第錢塘因家焉曾祖諱渠伯朝奉大夫贈太師追封
衛王諱恭簡祖諱奕昌少保保寧軍節度使祁國公贈
太師追封魏王諱莊憲考諱堅兵部侍郎權保寧軍節
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懿敏妣魏氏通義郡夫人公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五十一

元文

幼聰慧稍長能自檢飭刮摩綺紈之習而自齒於青布
咸淳間用世澤入官至太社令德祐初差通判安吉州
除軍器少監累階朝散即入國朝用近臣薦授承務郎
信州路總管判官公拜命即辭不赴闕公復爲翰長徐
公瑛爲中執法二公皆中州大老慎許可或舉公可直
詞林或舉公可佐憲府其見引重如此而公終不以仕
進屑其意扁所居堂曰退樂蓄書數千卷日以教子爲
務公性素樂易善與人交尊官大人來江南者若馬公
紹董公文用高公克恭李公衍無不慕而與之游公爲
商畧古今間語及承平故事疊疊不倦遇風日清美輒
與勝流韻士酣嬉於水光山色間所爲詩直以寫其胸
中之趣不苟事藻飾求媚俗也公既無累于物益自厚
以尊其生百年之耆舊凋落殆盡而公巋然獨存耄期
之歲童顏不衰知之者愛其有老成之典刑不知者疑
其神仙中人也家適燬于火公一不問惟恨弗克保先
世之遺書故物因感微疾以至正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卒享年八十有六娶趙氏諱由禱宋觀文殿學士太師
忠惠公與憲之孫女封恭人先四十八年卒子男六人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五十一

元文

長萊老用公恩爲福州路連江縣名聞鄉巡檢次池武
昌路儒學教授未上蒞有公憂次沆爲伯父昇孫後次
汶早卒次泌爲季父曇孫後次浩女三人孫男三人杕
杓與權女二人曾孫男三人女一人初趙恭人葬湖州
德清縣永和鄉方山之原至是萊老等以其年十二月
某日奉公柩合葬方山遵治命也諸孫中杓尤爲公所
鍾愛未始頃刻去左右年甫三十有三公卒後十有七
日亦卒卽公墓旁附葬焉公與潛之先人生同歲潛每
造公未嘗廢子弟禮而公讓不肯當以潛爲忘年友公
狀所述爲之序而考次公平平生出處大畧得其時行時
止從容去就之際可無媿於古君子者諱之銘詩用昭
示於不朽千載之下寧有不尚論其世而知其人者乎
銘曰
謝公恂恂昔之王孫際今典運共惟帝臣有命自天公
拜稽首禮進義退不居其有樂以忘憂泳游聖時旣壽
而康卒全其歸委祉於家燕及嗣續文獻之傳夫豈不
足論揆初終有銘幽墟最公平生孰宜特書士之大節

莫先出處發其幽潛式示永古

陳子中墓碣

黃潛

子中涿州陳氏名中因以爲字年三十有六至順四年六月丙寅終於杭州之寓舍十以其年月日附葬於湖州烏程縣菁山下先墓之側其友胥理野臺丞仕爲丹徒適以事如杭買石屬予以銘嗚呼子固不可無一言以慰子中於地下抑豈忍言之哉初子中合其同志五六人從予南屏山中丹徒亦在焉欲相率推予爲之師予謝不可則皆曰諾然猶有以父兄之雅故執子弟禮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五十一

元文

者予視子中則畏友也子中每篝燈挾冊而坐恒至四鼓塗作殊無憊色其析理毫髮不苟間出以爲文皆精深縝密可喜而子中莫敢自謂已足不肯急於求售向之五六人者或擢奉常第或以賢書上春官子中獨未嘗一踐場屋去年始走京師就試於鄉闈考官得其文將寘之前列尋復以其說爲疑竟棄弗錄子中退自有司嵯嶢四千里負笈南還抵家一月而有母憂又兩月俄以暴病一夕不起嗚呼子中而止於斯耶天者之難必而殃慶不以其類乃若是耶子中之大父德用晦跡

弗任父讓故任連江縣尹以奉直大夫杭州路總管府

判官致仕蓋其先久占籍於涿由奉直公仕江南遂家

焉母李氏張氏妻亦張氏外家之女也子男一人女一

人皆尚幼異時翰林侍講學士巴西鄧公嘗爲子中扁

所居室曰庸齋子中請予爲之銘予未及爲而遽銘其

冢上之石嗚呼悲夫銘曰

原田今沃沃匪重今斯穆樹之同分或以弗熟異天之

忍予今胡彼培而此覆子無憂兮不復神之聽之方後

其式穀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五十二

元文

黃潛謚文獻議

傅亨

乾坤清淑之氣在上者爲日月星辰在下者爲山川草木賦於人者爲道德文章則又贊天地之化育歷萬古而不朽也皇元龍興朔方聖神繼作天下混一其賢才之盛翼起一時以文章道德黼黻皇猷爲當世之儒宗者未嘗無其人焉乃若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同知制誥兼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黃公負端介之資抱高遠之志早奮跡於儒科繼登名于法從試郡邑有惠民之政教成均得養育之方其在翰林屢蒙眷遇掌絲綸

而弘帝制修紀傳而寓王法其學術之精微道德之崇
邃六經群史窮其淵源諸子百氏究其根柢故我國家
典冊詔令及勲賢碑銘必命公爲之海內冠帶之士以
至浮屠老氏之流凡以文爲請者歲無虛日每出一篇
家傳人誦書善真草或得之者不啻隨珠趙璧其文章
根本乎六經而能羽翼乎聖人之道謹嚴精密紆徐而
不煩山高水深金鏘玉戛皆雍容自然追配漢唐諸作
爲學者之模範有元以來其如公者蓋不可多數也天
下學者僉無間言蹟公之行業想公之儀刑書之史冊

藝文補

卷之二十七

五四

元文

之奉常允符公議易名定謚國有章謹按謚法博
聞多見曰文學該古訓曰獻請謚曰文獻前應奉翰林
文字承事即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新除文林郎
太常博士傅亨謹議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七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八目錄

陳潤祖

烏程人

採菱渡石記

烏程人沈監選

揭傒斯

送張懋實歸省吳興序

贈筆工溫國寶序

郡人

章子端字說

章紳郡人

吳師道

雲石山房記

爲趙集賢從子明仲

藝文補

卷二十八

目次

一

跋趙子昂書東坡詩

跋趙子昂帖

題潘默成贈方仁聲詩後

仁聲名

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詩

姚子敬名式歸安人

題牟成父所作鄧平仲小傳及濟邸事略後

成父名應龍

張世昌

烏程人

崇順菴蘭若記

烏程閔德淵建于墓傍

貢師泰

掌故集以爲寓公考其年譜及神遊碑未竟

黃學士文集序 黃潛

跋松雪招隱詞

跋趙書亭詩

三真觀記 在長興

一經堂記

亭水魯翀

湖州路安定書院夫子燕居堂碑銘

宇文公諒 歸安人

文昌宮程氏舍田記

藝文補 卷三十八 目次

郭主簿去思碑 歸安

南潯長生講院碑跋

釋智及

趙魏公書楞嚴長偈跋

張師古

觀魚亭記 爲歸安陳耕隱

徐顯

沈烈女小傳 郡人

余闕

貢泰父文集序 泰父名師泰

楊維禎 寓公

毛隱上人序 郡人

沈氏今樂府序 沈子厚郡人松志懷收之

郊韶詩序 郡人

濯纓亭志 亭在雲溪

吏部侍郎貢公平羅記 貢師泰行于吳興

玄妙觀重建玉皇殿記 在郡城

長興州重建學宮記

藝文補 卷三十八 目次

順寧庵記 爲長興吳成叔

東湖書院修造田記 在長興

素履齋說 爲郡人呂坦

倪用宣字說 倪樂郡人

江浙平章三旦八公勲德碑 平湖寇

釋元旭

石屋禪師塔銘 清珙見前

倪瓚

題良常草堂疏 捐拾趙榮祿正書一卷

跋環慶王氏所藏趙榮祿碑六帖

宇文材 郡人

筆卦

有叙。爲吳興筆者陸生

危素

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

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黃公

神道碑 黃潛

宜興無極導禪師塔銘 奉母築庵于弁山

藝文補

卷二十八 目次

四

戴良

送丁山長序 郡人丁子儀

跋錢舜舉所臨闕立本西域圖

跋趙文敏所臨蘭亭序

無名氏

贈吳興筆工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八 目錄 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八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泰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採菱渡石記

陳潤祖

監運沈君玉泉得異石於石林葉氏之廢園廉而不剛
聳而不屈黝然其光蒼然其色若干將出匣而未加磨
礪也前後刻曰採菱渡其陽字二行王摩詰石虛用中
書皆有印文復刻摩詰詩於下方云採菱渡頭風起策
杖林中日斜杳樹壇邊漁父桃花源裏人家與集字稍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一

元文

異意爲朝川舊物而並於採菱渡者其景猶可槩見夫
物固有無脛而能走千里者珠玉是也蓋爲世珍貴易
於包孕也石之爲物盤盤囷囷嶄嶄巍巍非百斛之舟
數十夫之力莫能致世之嗜好之者不啻珠玉牛李之
黨徧天下交相詆毀如冰炭品甲乙戒子孫嗜石如出
一轍五季之亂委沒于荒烟蔓草之中瓦礫等耳茲石
也踰關河涉淮江來止于吳昔牛李之石皆自太湖而
西是石乃自西而南特爲世所愛重豈非摩詰之風流
文采照映後世神物亦或護持使然歟於是扣石而問

之曰爾能決浮雲揮黑蜺驅旱魃而致豐年之祥乎能斬佞臣誅姦宄雄三軍而爲府庫之重乎石不能言乃酌酒而爲之歌曰秦關百二兮鬱嵯峨秋風吹渭兮水揚波望故都兮渺何處白雲飛兮芳草多載歌曰城郭異兮人民非輞川千里兮何時歸照玉泉兮安且壽花溪之樂兮與君子而相依郡人陳潤祖爲之記

送張懋實歸省吳興序

揭傒斯

吳興古稱水精宮蓋極山川之明秀而言近若魏國趙文敏公文能專其秀者也其爲書爲詩爲畫皆本朝第一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六

二

元文

一至書之於篆自李斯而下未能或之先也魏國常爲余言吳興之人多學而不屑于仕及科舉行始稍稍有之然舍科舉無見也其又賢而秀者曰張君懋實數以其藝試有司不効乃束書入京師京師之人貴者交之賢者友之少者師焉監察御史察其才薦爲侍儀舍人宰相不能用奎章閣章士悅其學奏爲國子生天子從之而人猶以爲屈也居久之思其母若兄謁告而歸祭酒司業而下皆是其請又賞之以文章以厚其歸以爲諸生勸夫學固所以明人倫也入其學行其道所謂士

也自君之入京師每過余與之語常恐其去之速誦其詩讀其文常恐其易盡余今年踰六十食五品之祿而不能去君方盛年又始爲國子生一思其親翩然而歸余不及君遠矣魏公所謂多學而不屑於仕者不其信歟然魏公所以早見稱于天下者乃其華非其實也魏公通經術而不能授之以政魏公明律呂而不能使之正雅樂故魏公非不用而實未嘗用也以其華之勝也觀君之才終當自致青雲之上宜專求其實勿自誤於華也而孝弟固其本矣以君之待我厚於其別故贈之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

元文

以言後至元二年歲在丙子三月朔揭傒斯序

贈筆工溫國寶序

揭傒斯

吳興多名筆溫國寶其最後出者天曆至順間余在奎章閣有以其筆獻余者視之毫短而過肥余曰是令人書善癡而多肉試之信然繼有獻者無不盡然余告之如初人往往習聞余說遂不敢復獻既而嘆曰彼獻者且非善書徒取價廉而費約聊藉以隨俗作人情耳惡能得其善筆哉其後二三年頗復有獻者其製作既異其病亦無復前日獻者其數愈少其筆愈善且獻而善

者必其能書者自是凡有自吳中來者余必求溫氏之筆而愈不可多得矣今年春余以使事過錢塘始識其人與之坐以前言告之溫作而曰吾一筆工耳豈不欲極其材之良盡其藝之精以取名聲於天下哉而凡來求吾筆者惟欲其價之廉數之夥夫價欲其廉數欲其夥而又求吾善筆雖國工不能爲已且吾非有先世之資負郭之田所以隱忍而爲此者庶得自食其力其身安其志平上無忤於祖考下無累於妻子終吾生而已耳吾非欺世而盜名者人不求吾之善筆也且吾筆之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四

元文

價有倍之者有五之者有十之者而一視之是以罷牛之價而求千里之馬也其可乎天下非無善筆求之者不以其道也因獻其善筆且進曰此猶未也此特所謂倍之五之者然視京師最後之所得者又有間焉由是言之天下之得善筆者寡矣而溫氏之言亦可感矣乃并書以贈之

章子端字說

揭傒斯

吳興章紳字子端宋兩世宰相之後純雅而有志求余說其名若字之義大帶謂之紳玄端謂之端皆古朝服

夫服玄端垂紳儼然而立于朝可謂得事君之禮矣不知事君之道得乎否乎未能事君必先知事親未能事親必先知修身知修身而後可以事親知事親而後可以事君知事君而後可以澤加於民是故德不稱服身之灾也服不稱德君之過也君子寧使服不稱其德不敢有歉于服焉子母曰端未之服也紳未之垂也已既名而人字之矣必當惕然曰使我誠一日端紳而立于朝將何以稱之乎毋廢學毋躁進毋厭貧賤必求所以稱之者其說在具六經子試求之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五

元文

雲石山房記

吳師道

吳興望西浙今集賢趙公以詞翰著又爲郡之望而一門俊秀林立播風流而挹芳潤往往絕類他族莫之抗吾友明仲其一也明仲於公爲從子其序益親人益勝藝事賞好尤異間嘗語余曰昔先大父蓄一異石高數尺廣如之素質浮瑩奇勢層涌如片雲然不知何從得也易世來故家遺物此猶獨存吾嘗葺藏修游息之所而植于其前因以雲石名之子能爲吾述其槩乎余觀萬有在天地間一物自爲一形而不能以相混惟雲與

石也不然雲之行空也浮游歛忽而不主一體石之在地也殊詭錯雜而不限一態千變萬化獻巧出奇隨衆形以爲形而無窮今君之所蓄其雲耶其石耶孰得而定之也然而雲氣也聚有而散無石質也一成而不潰立而不改是雖無情而氣行乎中安知其非雲之所附歟夫天地之道一動一靜而已動資乎靜靜主乎動互根而不相離子不觀夫雲之起石乎膚寸之觸毫縷之泄蓬然而垂天油然而雨天下渙然而解寂然而無而石固自若以爲石靜而未始不動也以爲雲動而未始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六

元文

不靜也子於其間亦知其所以然之故乎知乎此者天地之道不外是矣明仲雋敏有才非徒游菴而玩物歸休乎是居整衿而晏坐試以是觀之

跋趙子昂書東坡詩

吳師道

東坡先生月夜飲酒杏花下詩風致流麗神情灑落子昂每愛書之亦其平生有契焉耳子評趙公之書當如蘇公之詩不知覽者以爲何如

跋趙子昂帖

吳師道

子昂學士自其尊公去吾里久既自著其望爲吳興矣

觀其答陶士元書旣以得叙親情話爲慰又以見相燭鄉物喜不自勝藹然桑梓之情猶足以厲薄俗獨恨其晚生小子不及一識之面耳

題潘默成贈方仁聲詩後

默成名良貴

吳師道

默成潘公送方仁聲詩前有序云公吾里人客寓吳興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晚得官無仕進意築庵西溪名曰雲茅以衛生養性爲事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凡二百餘言稱重甚至真蹟藏柳道傳博士家按方公名勺當政和乙未年已五十是時士之稍以才藝名者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七

元文

有岐路可競進而超然高舉如此豈非賢乎所著泊宅編十卷行世泊宅在烏程相傳張志和浮家泛宅之所因號泊宅翁蓋志和亦金華人而寓吳興者二人志操出處畧同真足以相配而無愧顧世罕知之或以爲嚴瀕人者未之考也

詩已別見

趙明仲所藏姚子敬書高彥敬詩

吳師道

房山高尚書與吳興姚先生人品高勝故其詞章翰墨自有天趣此卷姚書高詩詩似王維張籍書自楊凝式上訴王大令使人想見其脩然埃壙之表宜夫二人者

之相得爲深也其於高公聲迹不相及子敬則間東西
州自慶中有孫伯芳者出子敬所書陸氏館中諸詩及
手選樂府一帙小楷極精欣慕之甚嘗作詩送孫以未
章致意暨趙君明仲往來吾州則知子敬爲詳而明仲
亦自過稱予以欺子敬交以未識爲恨耳泰定初明仲
來爲常山簿相見則曰子敬亡矣爲言其一月前似疾
非疾屏居敷山中絕食惟日飲水曰人腸胃穢惡皆食
所致吾將以是蕩滌而潔清之家人來候者悉遣歸留
一子侍明日語之曰汝知之乎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八

元文

命扶起坐而逝烏乎其死生之際如此世之知之者特
末耳明仲以予雅敬之故見輒道子敬事謹識而不忘
時距其歿已七年今又十八年矣明仲子肅攜此卷來
京師邀予題因記前語明仲見之能無感乎

題牟成父所作鄧平仲小傳及濟邸事畧後

吳師道

隆山牟君成父之父祖仕宋皆有列於朝君早侍左右
凡典章故實具能言之號稱博洽此其書鄧平仲及濟
邸事以遺胄士弘者蓋士弘以史事自任故屬之如此

吳曦之誅實楊巨源結李好義舉義之功爲安丙輩媚
忌拚沒今陳監丞衆仲跋語舉以爲言當矣前代記職
之事詳者惟李心傳嘗讀其朝野雜記亦畧于巨源近
有續陳桎宋編年者頗載巨源事而多舛錯雖能書安
丙殺其叅議官楊巨源而復以擅殺孫忠銳之罪歸之
大槩當時功歸于丙故其事不白惟俞文豹吹劍錄具
載巨源本末併所撰詔書及丙與彭輅謀奪巨源兵令
樊世顯殺之于大安城下又言其妻子流離困苦狀使
人情惋蜀多義士編年亦並載平仲之志壯矣使牟君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九

元文

不記世未必知之也史彌遠廢濟邸罪狀明著宋李諸
公文字班班可見鄭清之乃自附于善類者故牟君特
發其隱耳韓昌黎所謂誅奸諛于旣死發潛德之幽光
牟君所記二事有焉然予又嘗見方回跋某人寶慶錄
謂濟邸切齒楊后彌遠所爲於是彌遠與后密謀廢之
彌遠既訪求得理宗楊后欲見其人因策士曰令理宗
入內庭后于簾中審視之計遂定今牟君謂寧宗崩彌
遠夜召理宗入使楊谷楊石白后后持不可七往返以
危言脅之乃從與方所記異以事推之方記當是也予

曠昔好聽遺老之談說見裨官野史有可以備紀述者輒不忍棄如俞方所云皆錄藏于家今不能悉記姑誦其畧以附焉吁牟君子不及識今不可復作矣吾儕之晚出者亦且老後來尚復有談及此者乎良可慨已

崇順庵蘭若記

張世昌

繇吳興而東皆平川沃野其俗淳龐儉勤故治業易滋養生送終得以盡心而無憾有古之遺風焉違城一舍許曰晟溪者閔氏世居之家裕而文爲鄉望族至友山公德淵克揚先志以儒術自修嘗被省檄典教歸安公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十

元文

雅性曠達慕馬少游之爲人謝事家居絕意進取每遇風日清淑則游眺徜徉自適其樂一日至宅之東北觀其地勢阜隆川流環拱嘆曰美哉斯丘吾將擇兆以葬焉於是叅諸地理謀于耆龜罔不協吉遂營壽藏與厥配許氏爲同穴之規復相其傍結精廬以安諸僧衆中爲佛殿挾以兩廂像設莊嚴供物完好奉先有室會食有堂筵賓有館寢庫庖湑百用咸備并割田上貳頃有畸以給祀事廩食之需經始于延祐庚申越明年至治辛酉成謁名於翰林承旨子昂趙公公曰吾知先大夫

中山素稔世以積善著聞今子復廣其心志壽瑩之作

又能盡於人事皆順之大者也宜名之曰崇順卽大書扁額以贈又五年泰定丙寅友山具經營始本來訪余云是當有制以垂將來寧久不以輕屬人蓋有待也願爲記之余聞古人重本而安土篤於始終之道族閭長者周身慎行足爲後進法雖出而仕然老必返其鄉沒則祭於社習俗之厚可知已後代家無定業人無定心僑寓徙移亦生人之常理欲求數世不遷安居殖產如閔氏者幾希矧夫友山公欲以全歸爲重豫圖掩藏之計嚴謚精詳足以貽諸永久斯固宜書尚俾後人念其致力之勤及所以命名之義克敬克戒以繼祚於不朽順理無違天祐以吉則閔氏之宗愈蕃而愈顯其墳廬彌久而益光是則斯文之有助豈徒誌歲月而已哉友山曰此吾心也因書以爲記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元文

黃學士文集序

貢師泰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其初藁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所編次續藁四十卷則皆登第後作門人王禕宋濂所編次也先生之

文章剗剗澡雪如明珠白璧藉之縑者但見其光瑩而含蓄華縟而粹溫令人愛玩嘆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力用心之苦也故其見諸朝廷簡冊之紀載山林泉石之詠歌無不各得其體而極其趣以自成一家言余嘗論之文章與世運同爲盛衰或百年數十年輒一見先生當科目久廢之餘文治復興之日得大肆力於學以擅名於海內雖其超見卓識有以異於人其亦值世運之盛也譬諸山川之風氣草木之花實息者必復悴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然夫豈偶然而已哉先生領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十二

元文

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爲考官於師泰有契家之好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經筵交誼尤篤比廉問閩南過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禕故叙而授之三山學官俾刻梓以惠來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石堰塲監運諸暨州判官浮沉州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奉文字尋丁外艱服除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秋高乞外補遂提舉江浙儒學年六十有四竟辭歸養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及復召入翰林侍經筵數年老不許入乃得謝去今年七十有九

猶康強善飲啖援筆馳驅如壯歲云

跋松雪招隱詞

貢師泰

王右軍果止於善書而已耶人於趙魏公亦云今觀所書招隱詞爲之慨嘆

跋趙書常詩

貢師泰

世稱常詩出陶趙書出王或謂自是蘇州詩吳興書信然否當有辨之者

三貞觀記

貢師泰

三貞觀在長興州四安鎮石礪之麓距鎮西北二里許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十三

元文

穹林深池左右聯屬里人周貴謙與弟進元善信實始創焉中殿像真武神及神之父曰明真母曰瓊真祠祭之法甚謹且備嗣天師聞而喜之以神與父母爲三而事神者兄弟亦三豈偶然哉遂題觀以今額號貴謙曰迪真明悟守道法師進元曰清真守素明真法師善信曰疑真守一崇道法師師之先世在宋嘗數舉進士第至師寢微因躬力田治生家復饒已而嘆曰何爲是囂囂以勞吾形歟乃盡捐其家以爲觀衣草食木絕去五味與仙人隱士相羊棲息乎其中而有徒之來日亦衆

師隱委蛻明遠清逸宏教法師教門高士陳君守中實嗣之於是益拓其疆址增其土田崇其門墉廣其屋廬復於殿之左廡起殿者四楹以祠東嶽右廡亦如之以祠三官祠皆像天神地祇鬼物仗衛螺寺魚龍飛走百怪之狀撞鐘擊鼓笙磬互答簪星帔霞環佩嗶鳴祈禳奔走神人翕和而邦域之內益少水旱疾癘之苦矣余聞真武者北方黑靈玄冥之神也其星虛危其象龜蛇危上高旁下如蓋故類龜蛇上下如連珠故類蛇合二者之名曰玄武玄武七宿實主過行罰增年延德列於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丁酉

元文

四司載於六宗自昔祠官方士往往先焉宋避祖諱易玄爲真而後真武之號行今并以神有父母曰真豈世傳襲之久而道書又傳襲之耶然函三爲一太極之真也自一而三人性之真也能不濟其真斯不亦長生久視之道乎若是則觀名三真亦奚疑哉况我皇元肇基朔漠水德之符厥有攸緒其主祠北方玄武之神又豈無所本哉元紹甲戌之歲余以江浙相府掾驛過吳興間謁陳君山中見其神完氣和論議灑然已竊異之及見其徒費君惟正潘君元德張君自成李君至堅興弟

子揖讓進退各共其職夫然後益知陳君之賢果能有以服其人也明日衆皆前曰觀始創於至元庚寅被旨優護於延祐戊午迄今凡四十有五年而規模儀文庶克少備獨始末未記敢請以垂久遠余時雖固辭而心則已許之矣別去十年南北之望愈遠而陳君之請愈勤至正甲申夏將理刑會稽道出鎮上陳君迎笑上手曰磐石待子文久矣余赧焉無以應退卽舟中爲書其故且貽詩三章俾歌以媚神曰神之徠今連蜷修輿熙分後先容穆稂今離帝前闕光景今俾民無愆神之駐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十五

元文

方旂黑黑雲黯黯兮汙圜則披髮仗劍兮威以力享庶幾兮遘豆有式神之返兮旆差差盼嚮乎兮玄螭諧樂將徹兮亟顧懷烈騰上下兮降福孔皆

一經堂記

貢師泰

一經堂者海昌朱肅齋氏名以訓其子叅政周公伯溫所書也肅齋之子鏹從余游間致其父言請爲之記余謂六經並載聖人之道何獨取於一經哉豈不以漢帝賢嘗以一經敎子故耶不然則將先明一經而後從可明矣夫經之目有六曰易書詩春秋禮樂或道陰陽

或紀政事或詠性情或正名分或以正行而和心雖其爲說不同而其道則未嘗不貫于一也自三五以降歷世益遠然其立訓垂教不過數十言而止至吾夫子贊序刪正更加述作上以紹前聖之既往下以開後學之方來人文可謂極盛矣實亦不過數百卷而止爾以數百卷之書明數十言之旨簡易精潔如天地運行如日月照臨其道未嘗不廓然而公粲然而明也及秦漢諸儒各出已見務爲專門論議詆訾朱紫混淆其簡冊之多棟充牛汗旣以湮塞聖道磔裂經旨不可究極矣而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十六

元文

近世科目之設則又餌之以著述誘之以詞章盡之以記誦假之以經術遂使海內之士疲精竭力靡然向風恣爲新奇之言巧飾頗僻之見一切逢迎苟合以邀進取而六經始爲釣功名利祿之具矣嗚呼大道之晦一至于此可勝嘆哉向非周程張邵朱呂數君子者出孰能發微言于既昧之中尋墜緒於不傳之後乎而今之學士大夫執其全書因以潛觀默識旁通曲暢則亦幸矣然有讀書萬卷而終身無一言之得者有得一言之要而終身守之不失者其故何也道之明與不明而已

是故明經所以明道道明則經無不明者而錢也又文公諸孫強志善學其庶幾得于此矣不然雖日誦六經猶爲無益况一經哉

湖州路安定書院夫子燕居室碑銘

李木魯辨

今上皇帝鑑舊制詰萬方優儒蠲役復其家元統三年湖州安定書院山長張蔚以夫子燕居室室陋隘率僮衆鳩工徙徙基而北堂隆序拱增壯曩昔恒廩不損推美置禾畝六十有三蔚言宋淳祐五年湖守蔡節始闢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十七

元文

書院創屋楹四百七十置米畝二千先聖之室侍以顏魯安定之祠傳習之館皆循矩矱九峯蔡氏紀其績雙峯饒氏主其教道化大行至元二十三年祠院鄰寺勢奪權徙游氏魚樂亭三十年守許師可卽北城觀德坊市屋五十餘楹院始定今燕室加崇子適至敢請記以白悠遠神聞宋三章閣待制安定先生胡文昭公瑗以蘇湖教授師太學其志務在洗滌賈藝干利之習復先王之舊其教卓然有造士風天下宗之英才育焉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皆有師道學者稱曰三先生程

明道兄弟之所傳雖自濂溪來伊川游太學聞三先生之教遂厭科舉知其傳之正也先生家泰州望安定教湖學久卒莫烏程今郡縣書院猶古黨術之庠序也學者報本必祀先聖先師聖尊而師親師必鄉賢於泰於湖皆築書院泰先生父母之鄉湖其桐鄉歟抑嘗泰位辟雍蔚國子生也既爲序之敢附雅頌明聖朝之治正吳越之風辭曰

維山有松可斷可度維水有藻可采可毛由官而門由堂而室柱礎恒桓邊豆秩秩瞻仰玄聖申申天天顏說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十八

元文

曾唯天朗日昭繼是孰先孫思鄒孟以俟後覺其傳者正安定生世千古寥寥濶導洙泗于雪于茗貞我皇元覆幬持載教澤四克滋益光大太湖之府安吉之鄉流風遺韻古今洋洋弓長氏蔚鼓舞士衆義順事宜崇此梁棟材以資世學以育才繩繩繼繼用鑑靈臺

文昌官程氏舍田記

宇文公諒

蜀梓潼神祠遍天下而吳興獨後宋景定辛酉肇祀於貢院之左魁星樓當前文筆峰對峙信斯文發祥之地時吳蜀大夫士咸出貲以助其成龍圖文簡程公太昌

之孫吏部郎中端升其一也事見殿撰清忠牟子才之疏九十餘年矣代遭神聖光啓賢科褒以綸章錫以殊號甚盛典也今祠宮僅存而無以給重修之費乃至正辛卯吏部公之孫昭德與其子道復娶皆楊氏請以奩田五十畝入官充用可謂能繼先志矣府推李公毅叅謀趙公渙烏程縣元納古赤公實勸成之官給文據以爲求圖仰稱國朝右文興化之意道士馬道常請爲文以記予惟梓潼神靈無乎不在自今斯文之慶施乎郡人延及程氏之後詎可量哉乃系以詩曰張翼降精蒼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十九

元文

姬毓英移孝爲忠赫赫厥聲昉自坤維誕禪神化炳炳人文光被華夏郡城崇崇雲水流東巋然祠官面峙華峰自昔名賢德業相望文簡有孫家聲夙尚舍田奉祀神豈我私蒸我髦士斯文在茲

趙魏公書榜嚴長偁跋

釋智及

梵語首楞嚴此翻一切事究竟堅固良由慶喜未全道力求佛方便故世尊示之以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乃至多方決擇真妄發明陰入七大皆如來藏使悟器界萬法當體全真銷億劫顛倒妄想獲究竟堅固

法身於是說偈讀佛發願度生虛空可亡心無動轉實
爲微妙章句松雪居士趙魏公大書特書以傳不朽書
法之妙大海爲口須彌爲舌贊莫能及而公出處光大
名滿天下碩德盛業不可思議得非楞嚴會上菩提薩
埵乘大願輪一來人間游戲者歟公非獨書是偈至若
金剛般若圓覺諸大乘經皆勵精書寫鏤梓流布將此
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浮俗聞提觀此亦當自
化。

郭主簿去思碑

宇文公諒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

元文

簿以佐令勾稽符籍糾正非違均一政賦皆其職也然
簿與令賢否不同則事有從違吏緣爲姦上下其中而
益病矣必令簿俱賢則同寅協恭彼此無間吏不敢欺
而民受其惠若歸安簿郭君彥章是也歸安爲吳興望
邑土沃民庶風淳賦足自昔號爲易治比歲兵燹相仍
徵歛無藝民且告病而治之者良不易矣縣尹遼東魏
侯賦平訟理父老徵予文刻石記之而郭君以才名爲
當道薦辟椽浙省父老復爲之請夫簿之善政猶令之
善政也舉凡教督勸課獄訟賦役受納差科政善之者固

非一而民受其賜者亦非一然惠非要譽也廉非沽名
也况供億煩勞公勤靡懈賊退而不有其功民歸而各
安其業此其善政之實夫豈溢美也哉於是監郡通議
公始下車方以守令舉而省檄至矣非名實相孚何能
感人若是其速耶故書以遺來者君名普顏益都膠西
人事母以純孝稱其先大夫嘗爲臨漳知事從浙省官
勦賊南勝歿于王事追贈從事郎中都路卽墨縣尹君
以恤典承蔭初授南安路南康簿再調茲邑持論正直
所至有聲行當展其才力登陟清峻其進固未易量也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

元文

南潯長生講院碑跋

宇文公諒

長生講院肇于勝國建炎間殿宇宏敞金碧燦煌鼓鐘
振揚爲一方之勝尋值兵燹靡有孑遺住持靜覺禪師
戒律專確有聞於時嘗悼象教之陵遲懼緇流之失所
爰募善緣不復舊觀以其名勒石道側噫見干羽者想

舜德觀河洛者思禹功微師之精勤不足以動人之樂
施又奚足以成師之巨費者哉斯亦可尚也已師歿後
數稔其徒普仁謂余與師有支許之好因乞一言以傳
永久余故爲識其後使後之嗣師者慎無替師之志云

觀魚亭記

張師古

夫魚之爲物一鱗族之微耳嘗聞其或化而爲龍或變
而爲鵬若有變化不測之象者何其神歟蓋以天地之
氣有通塞而萬物之生且育於其中者有動靜之殊而
魚之潛見因之矣然則魚之神也其理不有可窺者耶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

元文

苕溪之南爲東林里有陳翁號耕隱者築室於錦峯之
西有隙地數畝種黍插柳有溪鑿池蓄魚嘗請魏人趙
彥徵作史籀文於楣至正庚子翁館予於亭上俾予若
孫受業於其中暇則捲簾隱几魚咸在目竊見夫陰騭
駭而玄氣凝池水涸而岸沙瘠潛藏隱伏莫知所有當
天地閉塞之時此魚之所以致靜也又見夫冰雪潰而
春濤生轟雷擊而驚戶啓揚鬣奮鬣若騰若舉當天地
開泰之時此魚之所以變動也要之動靜互爲其根致
靜者乃所以爲變動之機變動者乃所以爲致靜之地

而造化之顯諸仁者藏諸用理固然也昔人有言渾身
本是先天易闔眼無非太極圖今於亭而觀魚焉二氣
之通塞萬物之動靜而神化之妙盡在目中所謂先天
易太極圖固不必他求也予與二三子朝斯亭也夕斯
亭也豈徒恣於觀覽而無得於道理也耶他日諸子乘
風雷之鼙轟而竊比於九二之見龍未必不自斯亭得
之也遂書以記之

沈烈婦小傳

徐顯

吳興千涇沈氏者同里邵氏婦也夫邵爲軍士所害沈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

元文

氏有殊色虜置快舡上溪流迅急乘間躍身投水中舡
去疾意其已沒不及顧適張掾舟過之見鬚髮如雲被
水面視之乃婦人衣渌水上不能下沉死卽引救之問
乃知其姓與其里居易衣置後艫內使守視之其下喻
之曰汝遇吾張君幸得不死張掾今貴人汝能事之且
更得福勿憂也沈氏謝曰幸諸君見憐欲活我吾見吾
夫被創甚吾心已許之恨不及生時使之見也且張君
欲我安用失節婦人哉遂噤不復言度勢不可出視其
旁有竹箸一束夜二鼓自以箸納口中面力觸舟箸入

嗟以死明日張爲歛而焚之予至吳興張爲予言如此
論曰丙申之變婦人之死多矣其死有二焉或迫於威
或懼其辱感慨於一時有羞惡皆能之至於患難交于
前利欲誘於後屢變而益堅委命以遂志惟明於義者
乃能有以處此而沈氏以纖弱之姿矢死靡他其節尤
異雖古烈丈夫何以加焉向使入水以沒則已無聞矣
而幸君見之豈天憫其貞烈使傳於予以表見于世哉

貢泰父文集序

貢係寓公

余 闕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二十四

元文

則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爲迂者亦聖賢以爲美德遂任
之一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
之合凡提機變者雖強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誓令而
輒去京師天下聲利之區也迂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
士大夫之間得一人焉曰貢泰父泰父故學士仲章君
之子能詩文少游太學有特名因自貴重不妄爲進取
有所不可交者亦不妄與交故我二人者驩然相得若
魚之沫于江獸之走于林也時泰父爲應奉翰林文字
固多暇日卽與聚榼有蔬一品魚一盤飲酒三行或五

行卽相與賦詩論文凡經史詞章古今上下治亂賢否

圖書彙器無不言者意少適卽聯鑪過市據鞍談諧信

其所如而止及暮無所止則相與問曰將何之皆曰無

所之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暨今王公貴人能求賢常少

然自至元初姦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論當國者罷科

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帥皆以爲常然而小夫賤隸亦

皆以儒爲嗤詆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功名者皆

強顏色昏且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此正迂

者之所不能爲也因期翔自放無所求於人已而皆無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二十五

元文

所遇予既歸淮古泰父亦以親嫌辭官歸除紹興推官
不相見者爲最久去年太原賀君爲丞相蒐羅天下人
才之有政譽者而泰父之治爲浙東西第一迺得復召
爲應奉余適入朝爲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
年少於泰父鬚髮皆白而泰父銳然面紅白如常出其
別後所爲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知泰父真豪士也夫以
士之賢無所遇而淹于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
也顧乃自樹卓卓以其餘力而致勤于文學且其貌充
然非其中有所資蓋不能爾然則吾泰父之迂又過我

遠矣夫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方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爲也泰父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況於兼有之耶余昔與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見時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

毛隱上人序

楊維禎

客有沙門以金錫杖荷青襖索謁予雲間次舍合者問其出吳興儒士子也問其業縛筆也予性縛筆非沙門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

元文

事則曰予祖禰業予弗忘其先也且自矜生而穎悟六歲善讀書史日記萬餘言長而善草隸諸書誦於父命爲浮屠而俚浮屠惟以習歌嘖擊鏡考鼓利人死喪爲事無所用吾善書記者遂服先業自號毛隱蓋將附穎而逃吾浮屠氏之趾也且可挾以見世之賢人君子如閣老青城先生尚及見之而喜予之爲且貽予以詩不幸願見夫子也竊嘗誦夫子三史統辨數千言至今口不忘予覆其流誦沛然若大江之流奔決無少哽也於是異其人曰人生之初受魄於陰鬼盛者多善記昌黎

稱毛穎善記亦豈非以其明眎之裔斧斤合太陰之精受鬼爲尤盛故爾耶上人以毛隱自號非徒欲祖穎裔而又將傳穎心至於博纂洽記述爲文章資世之賢人君子以文明昌天下乎不然何舍子浮屠事而復見其先業以僕僕走文章家之門乎若是則上人之志有所爵而未信可知已用上人之伎者毋徒用於字書官府

市井貨泉之法記釋老巫覡之書鈔而已也抑昌黎言

毛穎有時而禿不任事遂以謝老退且有中書不中書之議吾將還子顛毛返子儒永冠萬一列諸鴻生碩士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

元文

聽受指畫俾克冠之際毋得以老退議子者子以爲何如上人避席載拜曰夫子倘有意禱拭我我將加巾冠戴筆以從至正九年十二月會稽楊維禎序

自跋曰予爲此文後上人者遂憮然爲賈浪仙故事言之不可已也如此儒之才日衰折而入浮屠家如毛隱者多矣謹錄似方外友覺隱玉岡雲谷諸公發一笑云

沈氏今樂府序

楊維禎

或問騷可破絃乎曰騷詩之流詩可以絃則騷其有不

可乎或又曰騷無古今而樂府有古今何也騷之下爲樂府則亦騷之今矣然樂府出於漢可以言古六朝而下皆今矣又況今之今乎吁樂府曰今則樂府之去漢也遠矣士之操觚于是者文墨之游耳其以聲文綴于君臣夫婦仙釋氏之典故以警人視聽使癡兒女知有古今美惡成敗之勸懲則出於關庾氏傳奇之變或者以爲治世之音則辱國甚矣吁關雎麟趾之化漸積於聲樂者固若是其班乎故曰今樂府者文墨之士之游也然而媒雅邪正豪俊鄙野則亦隨其人品而得之楊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元文

盧滕李馮貫馬白皆一代詞伯而不能不游於是雖依比聲調而其格力雄渾正大有足傳者邇年以來小葉俳董類以今樂府自鳴往往流于街談市諺之陋有漁樵歎乃之不如者吾不知又十年二十年後其變爲何如也吳興沈子厚氏通史善爲古歌詩間亦游於樂府記子數年前客太湖上賦鐵龍引一葦子厚連和予四章皆傲鐵龍體飄飄然有凌雲氣心異之今年予以海濱事住吳興者閏月子厚時持酒穀與今樂府至至必命吳娃度腔引酒爲吾壽論其格力有楊盧滕李馮貫

馬白諸詞伯之風而其句字無小葉俳董街談市諺之陋關庾氏有傳子厚氏其無傳吾不信也書已成帙求一言以引重因爲論次樂府之古今爲沈氏今樂府序至正十三年夏四月十日會稽楊維禎序

鄉韶詩序

楊維禎

或問詩可學乎曰詩不可以學爲也詩本性情有性此有情有情此有詩也上而言之雅詩情純風詩情雜下而言之屈詩情騷陶詩情靖李詩情逸杜詩情厚詩之狀未有不依情而出也雖然詩不可學詩之所出者不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元文

可以無學也聲和平中正必由於情情和平中正或失於性則學問之功得矣或曰三百篇有出於匹夫匹婦之口而豈爲盡知學乎曰匹夫匹婦無學也而游於先王之澤者學之至也發於言辭止於禮義與一時公卿大夫君子之言同見錄于聖人者非無本也我元之詩虞爲宗趙范楊馬陳揭副之繼者疊出而未止吾求之於東南永嘉李孝光錢唐張天雨天台丁復項炯毗陵吳恭倪瓚蓋亦有本者也近復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得鄉韶也韶詩清麗而溫重無窮愁

險者之態蓋其強力於學聖人諸子氏之書無不畢究者亦且二十餘年矣韶年尚盛而學未止深其本之所出極其作之所詣蓋得騷之情則騷之聲得雅之情則雅之聲矣又豈在元詩一人之數追逐李張丁項輩而止乎韶勉之而已其詩成帙者若干卷

濯纓亭志

楊維禎

有三客者會於雪溪之上濯纓之亭各陳所歌詩以白所志一客謂曰桃花一實三千歲不識人間漢秦世溪上漁郎何處來溪水東流復西逝一客謂曰荷爲衣兮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十

元文

薛爲裳飲沆瀣兮餐朝陽山蒼蒼兮水泱泱懷美人兮天一一方一客謂曰我所思兮思故人堯舜之主臯夔臣箕之顓臾頴之濱飲牛豈棄巢由民又謂曰鑿則圓兮枘則方尺有所短寸有長文武之道一弛張罷伸嬖屈安厥常詞闕以質濯纓主人主人曰一客之辭逃世之士之所志也二客之辭喪君之士之所思也三客之辭一隱一顯與時推移之士之所爲也如用之吾從三也歟三客者退錄其辭者鐵崖道人會稽楊維禎主人者爲中臺中丞公吳鐸也

吏部侍郎貢公平糴記

楊維禎

至正十二年春三月中書吏部侍郎貢公奉詔使江湖民陷賊者曲宥之刑殘之家免以土賦朝廷又慮餽餉不繼賑貸不給發內帑錢三十餘萬錠俾公於稔地與民和糴公抵吳興諭民有儲粟者聽自陳糴凡六萬有畸於時直益其十之二先付直後納所直粟且下令曰朝廷以和爲義官不得齊刑吏不得抱案差若等以三之與若一以和爲義官府始笑之曰民疲久矣悍卒扣門叫囂猶不卽奉命今若此事其可集耶公曰民爲爾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十

元文

給者殊多矣吾今以誠待之彼亦以誠應我既而民果聽命相與議曰選時物輸官而直不給雖給且垂索而歸今公先與直毫髮不以干有司吾何幸也復與平斗斛使輸粟者自繫司庾不得高下其手縣吏與豪民有假是以漁獵者公微得之皆置之法父老以手加額曰公之爲政吾前未之聞也迺相與請其求書其事于石以爲平糴後法予惟管仲有輕重之權李悝有地力之效而平糴之法出焉大要哀多益寡稱初平施使民適足而已歷代祖之漢曰均輸曰常平唐始置和糴使宋

有傳糴使糴之科皆爲美制而任之不得其人則亦無異于強取也今公以內帑錢若干不親有司之散欽親與民市告以信令民之聽之若子聽父不三日飛船輓船填塞津隘米積于地概不暇給未越月廩入於永寧泰定民不知擾而粟以盈數蓋得和糴之本法而足以宣上德意也豈非朝廷任得其人之效歟不然彫城瘵郭富家豪室轉在草野救死且不贍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此其事爲可書也已漢耿壽昌以平糴便益賜特爵關內侯公入覲吾見公之得賜爵也雖然賜爵一已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主

元文

利耳吾聞公有篋中書凡一綱二十目皆切於議大政大利害而天下資以爲治者條陳于上實吏部獻納職也嘻此其利吾人者可一二計哉又南父老之至望也公名師泰字泰父宣城人起身胄監嘗爲名御史云時浙江行省檢校李思義以省委東來相糴事而郡監赤思哈公與有勞焉故共書之

玄妙觀重建玉皇殿記

楊維禎

吳興玄妙觀在子城西北一百五十步爲郡官寮祝釐禱雨暘之所本梁大同二年所建玄風觀也唐神龍改

龍興天寶改開元朱初改玄通大中祥符改天慶我朝改今名崇建聖殿以居昊天上帝至正六年殿災提點錢道元聞人得仁迺與處士施道清勇發弘願各竭已資且募檀施得若干緡錢於是首建聖殿經始於七年秋越明年夏六月告成肥楹傑棟翬飛岳峙繚以朱闌覆以重欄規制雄大氣象森嚴凡幕幣供帳之具黃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視昔有加若天上良常化出人世川祇地媼咸大歡喜奴隸婦女瞻仰贊嘆誠足以侈廟貌昭神休矣工徒竣事士民相與共落之櫨程在野歌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主

元文

舞在途休氣布濩無有蓄害人康物阜薰爲大和則又相與伐石以記其成主頌觀事者彭堯臣介萬戶教化公來謁記余惟老氏之道原乎大易大易吾聖人憂患之作也老氏者其無憂患乎憫文法之煩稱也機譎之互角也百疾俱作萬惟橫生晝冥宵光夏霜冬雷罔不繆鑿故其立教以自然爲宗以無爲爲有爲本返治古於容城氏時田不侵畔漁不爭隈託嬰兒於巢上棲餘糧于晦首虎豹可尾蛇虺可踰而不知爲之者此老氏旨也宗其教者又隆以昊天上帝之居巍巍觀闕與時

王等而王法無所於禁卽與泰壇郊祀者同一科儀亦以廣好生之仁充玄默之化也爲其徒者將推其教以拯衰世之苦則祖師之望又豈直祝釐以壽皇圖宮闕壇墀之崇又豈徒靡吾民力以侈外觀而已哉方今聖天子追治道於黃唐之上好生之德與天同流瘳瘵煦殘以恬以熙民有含哺而嬉鼓腹而遊老死而不知帝力之加於我者老氏之教可以因之而廣矣旣序其事復爲銘詩曰神釐戴浮青繡水精宮闕神人宮金鋪雕礎固且崇參差珠閣當天中仰瞻辰天人容天威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十四

元文

咫尺下地通白雲之鄉帝乘龍翩然大荒靈下降彩雲綺霧陞九重雲鶴萬舞來從東五方之人叩吉甬帝憫下土叩輒從物不疵癘歲屢豐十日一雨五日風聖人體天上帝同好生之德天同功祝聖人壽生總總倏倏之德還古蒙彌千萬年天無終

長興州重建學宮記

楊維禎

予客游吳興涉長城見其田野辟紘誦聲相聞入其境夜魚不取解簞筆間無嘯聚入郭挈壺氏之職謹孔聖之學斥而新焉問爲政則州長火魯忽達侯之化闢六

年而成矣未幾學者宿介吾學徒劉吳來謁學記曰長興吳夫槩王之城池也古爲縣今陞州學本邑人宋少傳劉公涉所建金匱焚餘自縣東徙今太平橋縣令趙汝謐建戟門杏壇萊桂堂張公明增建藏書閣而學之規始具我朝至治間州長撒都魯丁重修禮殿而堂閣門宇廢而不立者有矣至正五年州長魯侯至朔望必臨學宣布教條凡繫風紀者與淳師老德講行之州之士以文學傑承擇塲屋者往往興焉然學之營繕事重民力未果十年夏六月侯始勸諸好義者捐俸金爲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五

元文

倡知州韓公惟德起而和之贊事者校官三衢鄭友直儒之趨事者劉坦之吳興趙良珪董役者州史俞文因也殿增而隆拓左右翼屋二中堂從廡及兩廡六齋靈星大成之門庖湍廩庫咸煥然一新堂陰復創亭曰光霽閱三月告成予歎三代之衰庠序之教皆苟焉也久矣漢爲近古其教無聞蜀得文翁立學始變鄒魯之俗東都興北州之學者僅稱常山宓恭耳况其下乎嗚呼三代而下學校之興廢固基乎循吏之得失也我朝州縣所在有學雖主教有官作養之效則寄守令守令非

人而欲學之教行亡矣學校之教尼而望風俗之變難矣朝家以教化責守令今侯以教爲治寬假歲年其效始著嗚呼吾是以知循吏之效之急于得人也吾是以知庠序之化又必久於其道而後成也文密而下不爲有繼乎朝家設學之意不爲無負乎民之望於大夫士者不在是乎是可書已侯字得之世家北庭平章保人公之適子也嘗游成均兩膺鄉薦所至風采政事皆有可稱道者云

順寧庵記

楊維禎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六

元文

弁山之西南二十里而近又爲呂山竇之興之名山而處士吳成叔氏世家焉山之靈不爲龍蛇虎豹之神梗楠豫章竹箭之材金錫丹砂之彩乃獨屬之於人焉孝友忠信以表其俗蓋自梁附馬十一世而處士出焉處士生丁世運之衰終身不仕遂生卜所居山東小崗得貞幹坐貞幹而西按葛阜諸峯若水爲之帶者以爲真宅且預治精舍真宅所舍成旣以順寧命之而又以志文請於予夫存順而沒寧者橫渠張子語也存則動順其宜沒則靜安其歸而無所愧作於兩間者聖賢之

能事也吾嘗獲交處士處士動靜云爲一委諸順而無一毫喜怒計較之私上有令子弟禪其家政左右賢友師講切聖人之學處士優游眉壽之堂以享其有餘年而復順寧之中非自中洞然人不能也夫少而壯壯而老老而終春秋之道也畏終者往往謬用其心懷長調于千年不少止足錐營寸歛焦然不得以一息不寧爾也役聰明招聲勢雄才健力以闢其鄉而不知稅駕之所易在也不亦處士順寧之所爲始終者吁遠矣哉故予樂爲之記且使時之不處士者有所風動焉云爾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七

元文

東湖書院修造田記

楊維禎

長興陳瀆里蔣義門氏德芳甫來謁余錢塘曰克明悼淵大家旣羸止又操狹取羸不止丁造物者忌羸與狹并喪後至亡噍類者不學過也克明承先人之遺休得以義名門教立塾里亡賴兒家有子弟志乎成德達材皆吾先人之澤也於是東湖書院名于江浙八十有四之中者實克明伯父慶元主簿君之始創時至元二十四年丁亥也已捐田隸之二百五十畝山地一千七

于六畝至治辛酉克明從父居仁曰于有司轉聞于中書得俾書院額泰定丁卯行中書省置山長一員至院主敘事從父居仁暨必壽弟尋倡首益以田二百四畝山地二百八十四畝由是春秋祀事無關庖廩之供什器之須與夫摹鈐書板之費靡不給足閱歲滋深殿堂門廡日就摧廢必加葺理克明懼費之侵于養也至元己卯復輟已田一百畝歸之別儲其入顓給修營造之費仍爲要束毋以他用賑貸又懼來者之弗察也或變其成規則不可無言者規諸石也願先生賜之言余爲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

元文

之喟然曰古之書院禮義出也今之書院類出于名聞爵氏之先修身起家立大宗法以合乎族屬斥浮屠教以樹乎褒祀禮義之宗也宜其家塾遺制獨去古未遠子孫如德芳者又纂承其先志而圖其所弗墜不惟無所靳又舍所有以利于人非敦乎義者不能也義之所在既以名其門又以名其田又悉之于一井一塚一舟一梁之及蔣氏之義推而行之殆不可勝用吁豈惟賢于浙大家而已哉主簿蔣君諱必壽字質甫別號容齋起身教授高郵池州用資格序遷慶元以沒德芳出主

簿之嫡後仲氏運尚義而好學有主簿君遺風焉田山步畝鄉落詳列石陰不著

素履齋說

楊維禎

吳興呂生坦字安道又自命其讀書之室曰素履而請說于予予謂素履非簡淡寡欲廉靜以樂道者不能易之履曰素履往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君子履其素而往非苟利也獨行其志爾苟樂道之志與利達之心同塗而交戰則不能履其素矣吾客吳興生挾冊從吾遊聽其言無巧辨譽其行無滯朋比德里閭以孝聞朋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三

元文

友以信著可以占其素行者矣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元子質厚而少緣飾此古人素履之實也觀人不於其素履而於其外文未有不失者也六三之象曰跛能履跛哉非直跛也且蹈虎尾而有蹇人之凶可不懼哉抑予聞履之爲卦物畜而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君子觀履之象辨上下使各當其分而在下者無有多上人者此民志之所以定天下之所以一也今民有盜弒長吏以爲悖者天下爲之騷然生素履而學優將有祿位於時

矣願加其定民志者如之何其可也

倪用宣字說

楊維禎

吳興倪生用宣父既名之曰璨而字則屢更而未定也一字曰孟輝一字曰仲宣生皆以爲未盡又請字于予予曰魏王粲之字曰仲宣宣者粲之用也生之璨玉之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有其文而後有其用也宜字曰用宣按說文宣從四風回轉所發宣陰陽也然則陰陽非宣亦不能妙夫一動一靜之用而況于人乎書曰日宣三德夙夜俊明有家詩曰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書言宣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四

元文

之本詩言宣之用生既以門屢受省檄將有爲政之日矣使無三德之日宣則何以受王命盡旬宣之職乎德之日宣者玉之有其璨也王命之旬宣者璨之有其用也生以予言勉之字之曰用宣宜哉

江浙平章三旦八公勲德碑

楊維禎

天監有德于我有元太祖應運肇基於朔世祖受天全付奄有四海紀綱法度內維外持聖子神孫百代丕纂其規宏矣遠矣承平百年禍無官闕咸曉聞寺藩臣治極而變變職吏苛吏苛民亡藝極民無逃盜朱莫赤

憤群煽汝誦遂挺旆江潮諸道兵糜集莫能支至正壬

辰秋直犯垣府封豕長蛇穴我宮廟食我倉庾蕩覆我

比閭虔劉我牧圉七月庚辰杭陷維時疆場臣通參政

樊公執敬死之監司李蘭氏率東營士巷戰十日夜寇

退無幾陷廣德陷吳興時平章三旦八公以宿望重臣

膺天子明命統哈赤貴赤兀魯三衛軍事征江之南兵

次于秀復被旨援建康杭以急告寇駭壓境將襲鳳

口鳳去省治僅兩舍所公馬首不東杭重陷公以閫外

制便宜即日夜兼程抵杭鳳口實杭要隘九月己亥大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四

元文

軍屯鳳口寇退據武康大牙德清公遣部將率精銳前
擊岐水陸進首尾蛇應繼遣突馬掠陣士氣百倍僞師
生擒者數十徒皆倒戈相蹀血死庚子復武康十月辛
丑師次德清公望氛知寇東奔亟要二覆裏去之戊申
屯菁山俘賊將程琳輒釋不殺盡得其虛實狀庚戌陳
去施橋亘蠡山寇迎敵大敗之壬子公草檄誓諸將會
吳興曰蠡寇不滅無以身爲號令精肅雖措軍散地勢
不可拔兵不戰復吳興寇退守長興命驍將用驚馬陣
直剿賊壘丁卯復長興十一月乙亥月火攻復泗安寇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聖

元文

奔方山諸將田空山南掩擊之丁丑繼進塔山寇有自
北山覆圖官軍公挾兩曠騎親攝弓射賊皆應弦倒諸
將破圍出殺屍亡笑餘逆皆警拜曰飛山真神兵也吾
賊可與神抗耶遂潰是日復西安戊寅復廣德大索三
日俘裔伏草倚禾飛走無公下令曰手無凶器即吾
良民宥而不殺者以舊計於是大賚將士封積聚掩骼
尚原註誤紓係累版授庶府官誠以文命申以鸚鵡聖
訓使民知有逆順吉甬民用大悅班師日杭父老爭持
牛酒壺殮先後道路咸驩呼伏地涕泗若喪家赤子重
見父母也明年春正月天子有命以徽饒寇復聚趣公
而征越三月平徽以達于饒使俘裔散約而無亡矢遺
鏃之費十五年公班師還省平南功奏天子申以錫命
金帶赤舄彤弓鬱鬱升平章甘肅未行繼陞淮南濱行
寇陷吳門秀以急告省大臣及將吏士庶咸挽留復統
師平吳杭又藉以安由是父老祠公像且樹石紀勲德
謁予文以登載某嘗錄公南征事狀未嘗不嘆公爲中
興賢佐應運于天者也予讀江漢諸詩見宣王中興天
必爲生賢佐方叔召虎是也一時勲德歌詠雅頌至今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聖

元文

猶赫赫然在人耳目若公之豐功鉅烈固將銘鼎彝載
旂常與成周聲詩相爲不朽何有于杭片石哉爲之書
者不過紀浙民恩私耳抑予悼他將臣當報國日乃或
惻撓脆怯顛頽廢踣者不尠公之勲烈不足立勸乎公
字山堂飛山子其鐵甲兵號也西夏人自幼警悟博達
載籍淹貫發矜善劍術騎射其佩上賜劔曰龍電劔云
其屬將曰哈迷劉脫因韓拜老稱平南三傑其幕府僚
曰李國麟葉伯顏僧家奴稱平南三俊器使諸英各獲
其所故其麾下多名將幕中多名士其千夫長百夫長
沐浴風烈者不可以枚書銘曰天生蒸民孰亂我常吏
用多辟哀彼訑殤哀彼訑殤毒穢我良魚然中土單于
震方聽我杭土故國天府實建南垣以控土宇墾我城
池我我牧圉民之觀瘠靡有定處天子曰咨咨汝臣且
維汝臣且維國之翰分爾徒御徒御嚶嚶專爾斧鉞大
劔龍電維杭鳳口杭要之括孰後孰先隙不容髮我師
阨之寇衝以折支葉雖害本實未撥浹湖之漲赤幘朱
纓具區長霄大艗小艇宅我水國湯我大城山獵野鹿
跳踉蒲庭王師南下克震克怒陸有驍馬木有犀虎如

竹之解如矢之注民大來蘇沛若時雨於乎小萌不知
否臧陷薄誣謾弗念卒狂誕置懷有毋淪胥以戕戎作
用戒文告用章奉我聖訓曰鸚曰鵲取譬不遠俾民大
若用我爲教不用我虐我用靡不承聖訓是假曰武曰
文鮮不爲威彼卒出殿行出狗雞詛于其神式寇遏隄
翔翔河上棄我六師天子賚功無越我旦父肅將天威
既執醜虜過暴弔民無墊上下天監有元實生我旦父
維嶽降神吉甫作頌臣禎繼雅肆好其風繫我旦父入
覲上公旦拜稽首天子之功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四出

元文

石屋禪師塔銘

釋元池

清瑛字石屋蘇之常熟人也俗姓溫母劉生之夕有
光寶宋咸淳八年壬申也及長依本州興教崇福寺
出家二十祝髮越三年受具一日有僧杖笠過
門師問之僧曰吾今登天目見高峯和尚汝可偕行否
師欣然與之偕行見峯峯問汝爲何來師曰欲求大法
峯曰大法豈易求哉須然指香可也師曰某今日親見
和尚大法豈有隱乎峯嘿器之授萬法歸一之語服勤
三年大事未明忽辭他行峯曰溫有暗驢淮有及菴宜

往見之至建陽西峯見及菴菴問何來師曰天目菴曰
有何指示師曰萬善歸一菴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菴
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與麼師拜求指的菴
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何如師答不契
菴曰這個亦是死句師不覺汗下後入室再理前話詰
之師荅曰上馬見路菴呵曰在此六年猶作者个見解
師乃棄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回語庵曰
有佛處不得住也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也是死句某
今日會得活句了也菴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四五

元文

雨初晴黃鸝枝上分明語菴領之久乃辭去菴送之門
囑曰已後與汝同龕未幾菴遷湖之道場師再參次命
典藏鑰菴嘗與衆言曰此子乃法海中透網金鱗也一
衆刮目以視後靈隱悅堂闇公會中居第一座遂罷參
登霞霧山築菴名曰天湖道洽緇素戶屢駢臻伏臘所
須不求自至凡樵蘇之役皆躬自爲之有古德之風禪
暇喜作山居吟傳者頗多師於此山有終焉之志俄而
嘉禾當湖新創福源禪刹以師之名聞諸廣教馳檄敦
請爲第一代住持師堅卧不起或者勸之曰夫沙門者

當以弘法爲重開居獨善何足言哉於是奮然而起大開鑪韞鍛鍊學者談者以謂真能起及庵之家者也居七年以老引退復歸天湖至正間朝廷聞師名降香幣以旌異皇后賜金襴衣人皆榮之師澹如也至正壬辰七月廿有一日示微疾閱二日中夜與衆訣其徒請曰和尚後事如何遂索筆書偈曰青山不著臭屍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而逝聞維舍利五色粲然不知其數其徒收其靈骨舍利塔于天湖之原以及庵之塔配之示不忘同龕師之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四六

元文

意也壽八十有一臘五十有四有弟子愚太古高麗人也親得師旨說偈印可有金鱗上直勾之句其王以國師之號尊之聞師道行意甚傾渴表達朝廷詔謚佛慈慧照禪師移文江湖請淨慈平山林公躬入天湖取師舍利館伴歸國平山與師爲同參皆愚公之本意也師之上堂法語山居詩頌其徒至柔刊行于世且以師之行狀徵予銘之予昔見師于福源驪然其形道韻可掬今已四十餘年矣因感槩而爲之銘銘曰

西來直指教外別傳惟上根者乃可得焉傳亦無傳得

亦無得如太虛空蕩焉罔極卷卷石屋心如死灰剗然頓悟火裏蓮開惠朗之孫及菴之子源清流長根茂實遂跡留霞霧名落湖江爭先快觀景星鳳凰人滅至今幾三十祀雙塔巋然清風未已

題良常草堂疏 捐檢趙榮祿正書一卷

倪瓚

昔王錄事寄少陵之資近代趙文敏于岳氏之助皆有實效不事虛文今德常欲構草堂所求者柯張杜三君或宿諾而寒盟或解嘲以調笑邇求其實則罔所知數年之間三君已矣草堂適成載覽標題重增嗟悼捐予亦秘永鎮新居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四七

元文

跋環慶王氏所藏趙榮祿六帖

倪瓚

右趙榮祿與覺軒先生手簡共六紙有以知交誼之深家世之舊也先生學行純正爲宋琅琊王仲寶之後仕至蘭谿州判官今獲觀于其孫光大之彞齋老成典刑不可復見矣尚賴翰墨文章有以想其風流哉庚子二月十日倪瓚題

筆卦 有叙

宇文粹

筆之行事昌黎伯毛穎傳可考已予復何言哉然予嘗讀孔子易至十三卦之制器尚象若罍罍未耜弧矢杵臼舟楫之利與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之制皆古聖人取諸卦而作也何獨於筆而遺之耶况筆之爲器上而帝王之典謨訓誥下而官府之簿書期會四海之同文殊譯莫不賴以纂錄其功不下於罍罍耜弧矢杵臼舟楫宮室衣裳棺槨書契也何獨於筆而遺之也耶或曰筆之名始於秦氏其不見稱于孔子易也固宜予曰不然筆不始于古乎則庖羲氏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聖人

元文

之八卦夏后氏之九疇凡科斗鳥跡鐘鼎籀篆之文亦將何以施其巧哉若然則筆之名雖始於秦氏其所由來則遠矣乃不見稱於孔子易者其在夫夫之書契也與吳興筆者陸生索予文以衍其技竊謂包犧氏畫卦之物卽筆之所由兆也因著是說并作筆

針以贈之

三筆元亨利用書貞吉彖曰筆聿也剛柔合而成內虛而外健柔得中而順行應乎剛而文明是以元亨利用書貞吉書契筆而天下治也春秋筆而亂臣懼也筆之

時用大矣哉象曰天下文明筆先王以作書契代結繩初九田於林臯獲兔拔毛以其彙征吉測曰獲兔拔毛大有得也六二淇園伐竹用資簡牘測曰淇園之竹虛而直也用資簡牘言有實也九三秉筆濡其墨王用亨于三畫大吉測曰三畫之吉其文立也九四隕筆不利入於場屋有悔測曰隕筆有悔其行塞也九五利見大人天下同文測曰利見大人居君側則天下同文小人黜也上九筆顛刺不資錄其形禿終齊測曰筆顛形禿任之極也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聖人

元文

大元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贈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黃公

神道碑

危素

至正十七年閏月丙午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公年八十有一薨于家是月己未其孤梓與門人劉涓王禕等葬於所居義烏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明年以門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同祀朱濂之狀至京師臨川危素銘其

神道之碑素宦學京師辱公爲知己公入直翰林素爲
供奉同日命下及遷宜文閣授經郎從公於經筵有詔
修后妃功臣傳素復爲供奉從公於史館居則同恭嘗
舉酒相屬曰吾死子其銘吾墓嗚呼孰知卒承公千載
之託哉公諱潛字晉卿姓黃氏世居婺州祖夢炎仕至
樞密院編修官以朝請大夫致仕祖塢承節即以公貴
贈禮部尚書父鑄將仕郎累贈江瀾行省參政護軍初
朝請之外孫女王氏歸瀾西提舉丁公應復實生叅政
府君及禮部府君以疾廢故朝請以爲其後妣童氏公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五

元文

之在妊二十四月始生母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生甫
眸卽自免乳祖妣徐氏撫之比成童倍誦書詩迨學爲
文下筆頃刻數百言著帛諸葛忠武侯辭前太學內舍
劉君應龜朝請公之外孫也見而嘆曰吾鄉以文鳴者
喻叔奇兄弟耳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受業弱
冠遊虎林故都之文獻具在咸得徵焉大理卿牟公爨
期公甚遠歸從僊華山隱者方君鳳遊爲歌詩相倡和
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輓之出大德五年春舉
校官七年舉憲史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于家延祐元

年貢舉法行縣長吏強起就試作太極賦傳于世明年
殿試對策以用真儒行仁義爲言賜同進士出身授將
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縣地瀕于鹽場而亭戶恃其不
統於有司厲民爲甚編氓之隸漕司洎財賦府者尤爲
橫暴公皆痛繩于法吏因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
僧通而醮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妻子所爲獄將成公變
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奸僞卒直其寃遠近以爲神明巡
兵捕盜販者急遂沈鹽於河帥衆以拒巡兵怒爲取他
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乃刼殺未行邑大姓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五

元文

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公爲
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
者董公士恒行縣廉知治狀事悉諉焉公爲黜其以賄
敗者軍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
民愬婚田闢訟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公錄其當問者一
經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詞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
如也歲大旱禱於龍秋大雨境內有年踰再期會有詔
改鹽法江浙行省承制遷石堰西場監運命仍舊階石
堰視諸場爲尤難居是官者嘗以稱盤折閱及不能檢

防私鬻被譴公規措有法無分毫入於吏議閱四載以功超一資升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新作捕盜司巡海官船例以三載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摠其事者私焉公泄是役搏節浮蠹還其餘錢爭驩呼而去奸民以偽鈔鈎結黨與脇攘人財官若吏聽其謀挾之以往鄰境諸縣株連所及民之破產者數百家府俾公鞠治官吏除名同謀者各杖之百捕盜卒陰真偽鈔板於良民家乃白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挺從者幾百人公遇諸野詰儻人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一

元文

耶可縛送于州皆相率遁去有盜繫錢塘縣獄遊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發來爲之鄉導逮捕二十餘家公疑而訊焉悉得其情以正盜宜從重議持僞文書來又非州民俱械送錢唐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僅三閱月增羨錢十二萬緡至順二年用馬文貞公之薦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進階儒林郎扈從至開平作紀行詩十有二篇世盛傳之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所親厚者業成而仕皆有聞於時時欲移禮

殿四配位東坐西嚮學官欲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公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言相加御史斥其無禮乃竟如公言居六年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湘等處儒學提舉年六十有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之請俄有旨纂修遼金宋史丁內憂不赴服除以中順大夫祕書少監致仕居四年中書右丞桑爾直班公今中書左丞相太平公力薦之命落致仕仍舊階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至正七年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兼經筵官召見慈仁殿上語桑爾直班曰文臣年老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五十二

元文

正宜在朕左右八年夏升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修后妃功臣傳數被金幣之賜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職十年夏始得謝南還江湘丞相達世貼睦遜公承制起公商議中書省事以疾力辭其薨也士林爲之傷悼所著文集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公娶王氏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子男一人梓也杭州路同知海鹽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儒學正陳克讓孫男四人瑄琛瑋珣公天資介直博極群書而約之於

至精有關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疊疊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讞決是非多儒先之所未發見諸論者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鼉鼉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凡典冊詔令銘述功德多以命公他求文者日盈於門力麾之而弗去雖絕域殊邦亦皆知所寶愛性篤孝親沒營冢域於三畚山有乳虎馴狎之異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頗有殘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五五

元文

缺極力搜討補綴成編在州縣清白自將所至無圭田鬻產以佐其費在朝不事造請逢單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叙亦不自言與人交無鈎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震一旋踵間煦如陽春曾不少留礙焉素寡嗜欲甫四十卽獨榻處外及登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遇佳山水則觴詠終日忘去世之議者謂公操行孤潔類陳履常文辭嚴簡類王介甫筆札俊逸類薛嗣通第非真知者未暇數然也銘曰

黃出春申著於金華或徙豫章蔚乎名家定居烏傷當宋中世故笏有傳在其來裔仁宗御極拔擢俊英公起南土對策明庭精敏之才小試州縣供奉詞林陶鑄時彥迺振文鐸蚤懸其車召還經幄載筆右渠皇眷甚隆宦情彌薄掛冠歸休翱翔寥廓維昔文節學行允臧代序雖遠聲華相望老成淪亡公則著蔡文獻之承來者攸賴八十考終是爲歸全述銘著德東塋之阡

宜興無極導禪師塔銘

危素

宜興中隱院沙門祖訓年且九十以其師導禪師塔銘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五五

元文

爲諸稽諸事狀瞿然而驚曰孝子其何可以不銘禪師宋宗也系出某諱某母計氏素慕佛乘咸淳四年十月將誕夢白光盈室者三夕師之生未嘗啼哭北兵至母攜之匿苦中遊兵徧索之俘母去父從求之不得且死某氏憐其孤兒育于家稍長常語人曰誰無父母吾父死將奈何母之俘當北行吾願畢此生以求見不然何以生於天地間啼泣誓於觀音大士旦暮必二千拜期以見父母凡藝事苟可款曲語近人情者雖至汙賤甘爲之或又隱於刀鐻以遂其志走十寒暑至河間之樂

壽縣有老翁指其處蓋貴宦家既見母久不能辨師乃稱已乳名與內外族嫻抱持慟哭觀者咨嗟涕泣他日請母南還母曰吾不幸至此朝夕禱上帝乞歸此非不富貴從汝歸死足矣然居此久人素敬我當徐圖之踰年終言于官而後奉母以行因請曰母子相離二十有三年幸而見母皆佛菩薩方乃製竹輿坐母其上負戴以行十步則輒爲五禮拜至補陀落伽山而返仍薙髮報其親從鐵山瑯公於廣德東山得度禹步咨叩玄要深坐崖菴晝則以菅夜則霜露凝寒虎跡交前皆弗顧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五十六

元文

及菴在道場山待母進見益奮烈堅忍勝不傳席過杭之淨慈值無有元公與師語罷之後泛舟湖中聞漁歌脫然有省遽還謁元公隔窓聲曰這裏無你棲迹處師拂衣去尋築慈照菴於弁山之陽母以念佛三昧終既葬一夕空中有白衣人語曰緣在宜興乃得王峯於宜興萬山之中建寂照禪院間過郭門東北顧祖訓云斯爲吉壤况當通道遊方者有所歸宿卽走作中隱院有妙雲禪公首捐小屋與基州將脫因君力贊之拓其地義士蔣贊徐士滿等爭致財粟院成師亦多來居之浮

圖師爲大司徒號曰定惠正覺明悟禪師至順三年正月六日召大衆垂示法要趺坐而化闍維舍利無算分塔于寂照中隱世壽六十五僧臘三十人德間瑯公道行三韓元公其同門元公嗣無門和尚師固有承傳及師之沒祖訓未嘗少忘以至本清善良善新善伏等莫不協恭上下雍睦無間遇之不問可知爲師之門人兵革之變骨肉離散世以爲常若師之堅苦以求其母不數數然况望其真叅實證悟徹大乘耶然則師不獨以孝稱之矣乃爲之銘銘曰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五十七

元文

建炎渡江乘六龍維城布護多其宗吳興近輔支幹降熊黑奄至迅如風孤兒父母逃苦中父死母俘兒莫從天長地遠河山重呱呱夜哭天蒙蒙皈依大士極嚴恭隱身刀鐏與母逢十年瀛州親音容迎歸召雪歡聲同一朝剪髮辭樊籠禪林扣擊師瑯公歛令漁歌萬念空前後際斷無初終西遊荆溪隱玉峯寂而能照真圓通巖巖兩塔樹柏松史氏著銘示無窮

送丁山長序

戴良

古者學無常師名一人爲師而其餘皆如弟子焉者今

之學官是也然求其稱是職而無愧不亦難哉江南科舉盛時蓋嘗有議之者其說以通經義能辭賦爲稱職至辛巳之歲科舉既輟而復行朝廷遂著令以鄉貢下第者置郡學正及書院山長則庶幾議者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而非法之罪也丁君子儀嘗以書經中江浙鄉試上名于是南北阻兵道里不通欲貢之春官未能浙省丞相便宜授吳之甫里山長吳爲浙中文獻之邦游儒奇士冠摩而穀擊居學官者爲尤難子儀倚席于此以其學于已者淑諸人不爲新奇以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五八

元文

取名不爲昏誕以徇俗使賢而才者有所據立愚不肖者有所化而改至于事上接下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修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爲能者在子儀則其餘事耳以故縉紳常布之士識與不識皆不謀而同聲曰此固通經學而能辭賦者也此固稱其職而無愧者也亦既在官五載受代而歸訓導張某金某以余嘗提舉儒學知子儀爲特深又且舍子儀之館與子儀交最密是以來請文以贈余不得辭抑余私有贊子儀者子儀爲湖之秀彥而湖則安定胡先生之所教也安定教湖學時

嘗置經義治事二齋以淑其人士如治民治兵水利笑數之類亦皆在所當習是則安定之爲教也似不止經義詞賦二者而已耳子儀去安定雖稍遠然流風餘澤被于是郡則其得之安定者深矣繼茲以往法當教授一郡子儀尚毋以今之稱其職者爲已足而益求安定之所以教湖學者而致力焉吾徒其庶幾乎湖隄太守陳君元禮余友也子儀歸以余言質之其將有發也夫

跋錢舜舉所臨閬立本西域圖

戴良

此吳興錢舜舉臨唐閬中令西域圖中令藝絕古今張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五九

元文

彥遠記歷代畫第爲上品而西域圖實在所錄也蓋當是時天下已定而外國初入貢故詔中令寫外國圖而于西域則奉詔其真蹟有李伯時題識者舊藏廬陵王侍郎家大觀間詔取上進廬陵令張達淳輩竊取摹之于是有摹本彥遠又云當時王知慎亦嘗一摹榻而海外高麗等國往往有唐摹則此圖之傳世非特一本矣第不知舜舉所臨者果自真蹟中來耶抑亦摹本之所出耳因茅元禮攜至求題姑志所聞如是博雅君子必有能論之者

跋趙文敏所臨蘭亭序

戴良

前輩論逸少筆迹真者當祖之臨者宜子之既鑄之石而又摹臨之者其屬猶近繼此蓋遠矣文敏所臨本豈屬之近者非耶然傳之于世真贋常相半此本舊藏四明袁德平家文敏與德平友善故書以遺之奉化陳士申慈溪孫原道皆德平姻家子原道得之于士申而士申得諸德平前後相傳不出他族其為真蹟無疑也原道與弟原理皆善書其必知所珍矣

贈吳興筆工

無名氏

藝文補

卷之二十八

六十

元文

文闢用三日之長競誇藻麗筆陣快千軍之掃須藉選鋒矧此某人之良工真有蒙恬之妙訣得心應手自圓健以尖齊掃管揮毫任縱橫而曲直以此為慶戰之具便可施脫穎之才明經旨而學總闡龜工詞賦而文形起鳳一掃波瀾之勢更令風雨之驚今秋鶚表書名當檀如椽之譽異日鑾坡賜對更膺視草之榮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八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九目錄

明

高皇帝

宣慰湖州杭州令

賜長興侯耿炳文鐵券文

獎王軫之父王升詔王升德清人

題趙希遠秋塘野禽圖為吳興

昭皇帝

遣布政使周幹等巡行應天八府察民利病勅

藝文補

卷二十九 目次

武皇帝

正德二年勅諭

肅皇帝

報恩經序

從沈貴妃請也○貴妃歸安人

進封皇貴妃沈氏冊文

翰林院

沈貴妃誌謚

顯皇帝

遣戶科右給事中楊文舉往江南賑濟勅

王升見前

謝賜詔書銀絹椒樂表

劉夏

送楊湖州序各克明

范公榘

歸安縣重建溪光亭記

王蒙郡人趙文敏之甥

山齋記

永樂禪師像贊師名惟則郡人

藝文補

卷二十九目次

二

宋濂

贈雲中溫祥卿詩序寓公

黃文獻公集序

筆記序亦文獻著

愚齋集序郡人林靜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郡人

送趙彥亨之官和陽序并詩。趙彥亨郡人

冲默齋記爲禪師覺慧吳興人

玄武石記爲林靜

渤泥入貢記爲烏程沈秋

題積善堂記後爲徐養素

題山房清思圖趙魏公筆

題錢舜舉應真圖

趙子昂像贊

般若松贊有序。林靜繪圖

大悲山虎跑泉銘爲定巖

李大猷傳居道場及武康山中

元莫月鼎傳碑名起炎儔玄孫

藝文補

卷二十九目次

三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將軍烏程人

黃文獻公祠堂碑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

知經筵事金華先生黃公行狀卽文獻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九日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二十九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千秋聖開增定

明

宣慰湖州杭州令 至正二十六年

高皇帝

予聞帝王之治世其初也乘天下之擾攘不得已而起兵及其甚也憂天下之未一亦不得已而用兵自有元失御中原鼎沸四海瓜分子時爲民於淮上進不能上達退不能自安是以不得已而起兵至於撫有江東土

藝文補

卷之二十九

明文

地漸廣民物漸多而四面皆敵國民無一日安不得已而用兵於是西平陳漢跨有蜀川南定百粵北有荆襄以及徐泗惟浙西張氏與我壤地相接屢擾我邊境誘納我逋逃故典問罪之師淮東郡邑首先歸定抵拒者加之以刑來降者寵之以爵遂命大將軍左相國徐達副將軍平章常遇春總兵東入太湖是以湖州舊館守援之將李司徒呂左丞等百有餘名精兵七萬餘衆節次歸附復命浙東省右丞朱文忠統兵東北破桐廬克富陽駐兵浙右杭州守臣平章潘原明差官送款以全

城聽命可謂識天時人事之俊傑有合予弔民伐罪之初意已勅征行將士凡府州城郭鄉村軍民之家秋毫無犯官府倉庫舊的有主封籍以待敢有浸漁以律論罪其潘平章等大小官員卽我藩輔各安其職故茲令諭中外知悉

賜長興侯耿炳文鐵券文

高皇帝

朕以武功定天下將多出鄉里皆竭忠效力此帝業所由成也咨爾炳文以英勇之資從朕渡江以來累立戰功坐戍長興軍肅民安時姑蘇未平爾獨堅守敵來臨

藝文補

卷之三十

二

明文

境能俘獲而斬之朕由是無東顧之憂及平浙西以功陞居督府征取中原從朕北巡分鎮陝右爾勲益茂朕甚嘉之今天下已定論功行賞朕無以報爾是用加爾爵祿使爾子孫世世承襲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茲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若犯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於戲昔光武之興耿弇父子皆立功當時揚名後世而爾父子兄弟忠顯著于一門益有光于昔焉尚其篤爾忠貞加之恭慎以保令名訓及後嗣延于永世不亦美歟

辨王軫之父王升詔

洪武四年

高皇帝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起草萊削羣雄樓夷狄安中國之務欲天下承平邇者諸郡官吏不畏法律之嚴奸弊查興御史臺管勾宇文桂因事被讎囊中所藏書信百封盡取目之悉係浙右儒吏獎譽之言或是或非皆欲禍人中間亦有私托求進者嗚呼昔元之初得天下人材皆務實學故賢能由公道而進後元之失天下世俗皆尚虛名故賊私于權門而用朕多涉艱難備知此矣其立法未嘗不嚴而用法未嘗不審然賊吏貪婪如蠅

藝文補

卷之三九

三

明文

蚋之趨朽腐螻蟻之慕腥膻噫若是者豈非慈父失教於平日耶抑其子之不孝不聽父之訓耶今於百封書中得一善教其子者係浙右登科舉人王軫之父家書意望管勾宇文桂轉達平涼子之任所書未發朕偶獲見之書中語言諄切教以忠孝子之賢否雖未可知然薄俗中有善於爲人父者如此誰能出其右哉勸善懲惡移風易俗實有國之善治其令中書遣人齎朕詔諭往詣其家賜以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疋以旌其賢令有司除本戶雜役依舊應當里長其弓兵

不須再役

題趙希遠秋塘野禽圖

高皇帝

震澤迤南水浦瀾漫中有吳興一邑若帆舟而玩則四時皆天然圖畫使人心地無不快哉世善丹青者孰能脫象八年秋詣裝潢背所見吳興秋塘一卷寫翠棲枝枯荷昂頰蘆黃葢白鴛鴦足食于斯興趣幽微水禽順序於戲宜其然故上品之妙哉

遣布政使周幹等巡行應天八府察民利病勅

熙元年

昭皇帝

藝文補

卷之三九

四

明文

朕祗奉鴻圖君臨兆庶惓惓夙夜康濟爲心而南方諸郡尤厯念慮誠以民衆地遠情難上通今特命爾等巡視應天鎮江常州蘇州松江湖州杭州嘉興八府其軍民安否何似何弊當去何利當建審求其故具以實聞爾等必公必勤毋徒苟應故事庶副朕憂憫元元之意

正德二年勅諭

武皇帝

勅論文武羣臣朕以幼冲嗣位惟賴廷臣輔弼匡其不逮豈意去歲奸臣王岳范亨徐智竊弄威福顛倒是非私與大學士劉健謝遷尚書韓文楊守隨張敷華林瀚

郎中李夢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繁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敬陳寔徐昂陶諧劉臣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翰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蘭王弘任訥李熙王蕃葛浩陸崐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薄彥徽潘鏗王良臣趙祐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倬朱廷聲劉玉通相交通彼此穿鑿曲意阿附遂成黨比或傷殘善類以變上心或變亂黑白以駭衆聽煽動浮言行用頗僻朕雖察審尚務優容後跡漸彰露彼各反側不安因自陳俯遂其休

藝文補

卷之五十九

五

明文

陳寔德清人陸崐歸安人

報恩經序

從沈貴妃請也

肅皇帝

朕聞有孝經忠經者乃所以教人臣人子之所以當盡之道者也若夫孝者爲百善之首夫人生天地間必賴父資始母資生然後是身之爲有也至於成人而不思此身之所從來則有如孟子之言少艾愛子而於其親若與我不相關者甚至有視若仇讐者果何致哉蓋由於恣亂昏迷使方寸不明故也若夫聖人則未有不明其所明而不敢他爲本心既在他尚不敢爲安肯亡其親焉夫聖如舜終身慕其親亘古一人而已矣朕於是

藝文補

卷之五十九

六

明文

進封皇貴妃沈氏冊文

見夏言集

制曰朕荷皇天丕眷紹祖宗鴻業式閔昌祚祚啓厥家所賴宮闈協雍穆之風是以子孫衍衆多之慶矧關雎之化實首閨門而鷄鳴之賢有嘉內助允資匹德功懋承乾是宜典冊增崇以示優寵咨爾貴妃沈氏純懿

金相柔嘉玉度進御宸極恭妃位於星居揚休淑宮接
文祥於鴻汭六儀明廸式承見廟之榮九御用光茂著
宜家之美屬茲元序適霈渥恩特遣使進封爾爲皇貴
妃錫之冊寶於戲名高羣御宣令譽於大庭分次龍軒
揚寵光於縟典爾其克敦敬戒益勵恭勤懋承錫羨之
休疇若褒嘉之命欽哉

沈貴妃誌謚

翰林院

世廟莊順安榮貞靖皇貴妃 御誌妃姓沈氏南京欽
天監官籍父九鼎錦衣衛指揮母顏氏 妃於嘉靖十

藝文補

卷之五

七

明文

年二月初七日選入 禁庭事我 皇祖恭勤懋著十
年二月三十日 冊封爲僖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
進封爲宸妃十五年九月初九日 進封爲貴妃十九
年正月初十日 進封爲 皇貴妃萬曆九年十月初
九日以疾薨距其生正德十二年四月初一日子時惟
妃德性溫和威儀敬慎我 皇祖重之眷遇特隆 今
上追思 皇祖之意典禮有嘉茲復謚曰莊順安榮貞
靖以薨之年十二月初七日葬于天壽山之原生榮死
哀夫復何憾儒臣奉 命謹識幽宮用垂永世云

遣戶科右給事中楊文舉往江南賑濟勅萬曆十七年

顯皇帝

直隸浙江係財賦重地近該各撫按官奏報旱災異常
小民饑困流離失所朕心惻然已該部議發太僕寺馬
價及南京戶部銀各二十萬兩分給賑濟今特命爾前
去南直隸應天蘇松等府及浙江杭嘉湖三府地方會
同彼處撫按官查照被災輕重人戶多寡將前項銀兩
通融分派仍慎選實心任事有司官員計口給賑務須
放散如法使饑民各沾實惠不許任憑里書人等侵越

藝文補

卷之五

八

明文

冒支其應徵應停及改折等項錢糧仍與撫按官備細
查理逐一示諭小民無使姦猾吏胥及糧長土豪通同
作弊各該承委官員悉聽爾會同撫按官嚴加稽考遵
照上中下定格分別薦獎論劾儻有無知惡少乘機嘯
聚假名勸借公行搶奪甚至拒捕傷人者爾卽會同撫
按官遵照先次諭旨擒拿首惡審實一面臬示一面具
奏若府州縣官有縱容隱匿者從實奏劾內開載未盡
事宜聽爾斟酌奏請施行事完之日通將賑過州縣用
過銀兩數目造冊奏繳爾受茲委任尤當持法奉公悉

心經畫務使惠溥人安以副朕軫恤小民至意如或遷延踈玩具文塞責罪有所歸爾其欽哉故勅

謝賜詔書銀絹椒藥表

王升

洪武四年閏三月日布衣臣王升言伏蒙聖恩賜臣詔書并銀絹椒藥謹上表稱謝者伏以聖明御極自慚無補於涓埃詔命臨門忽沐分霑於雨露輝生蓬華歡動鄉閭臣升誠惶誠恐稽首頓首欽惟 皇帝陛下德厚道高功崇業廣智勇天錫聖敬日躋任賢使能與堯舜之心同大賞功罰罪如天地之德無私端居九重之中

藝文補

卷之三十九

九

明文

明見萬里之外伏念臣性資愚陋學術迂疎分甘老於山林名敢求於簪紱教子之義方之訓承恩忝科甲之榮大邑分符深佩選掄之重安書寄遠勉加忠孝之全俾恪守於廉勤庶少酌於知遇何冀上聞於天闕過承下逮於星輶白金光照於琴書黃絹春生於筐篚芳椒助養上藥扶衰豈期枯朽之餘遽拜駢蕃之賜征徭特免喜懼交臻臣升瞻仰清光鈞陶聖化心同犬馬願摠報効之誠景迫桑榆欣覩太平之盛謹奉表稱謝以聞

送楊湖州序

劉夏

王者之取天下天心順於上人心應於下斯可以得天下矣十數年前彼君天下者其政治弊於不修四方豪傑並起百姓肝腦塗地當此之時紛紛紜紜似乎人衆可以勝天而天心亦爲之震蕩程杞而不得底於寧謐也十數年後我 國家歷試諸艱大戰江湖決成敗之幾於兩陣之間已嘗試天心之所向背矣彼天心斷斷然不我釋也天旣不我釋天下億兆人心又安能釋我而他之乎然則天與之矣人與之矣猶有不來庭者我則起而取之矣於是考圖數貢以江南之大而浙右數

藝文補

卷之三十九

十

明文

州之地近在肘腋尚爾未入版圖乃命將帥師先取湖州賴天心之眷顧已密而人謀之協從斯臧甲兵府庫全城歸附 上見湖民之久在辱也又念湖民之新被兵也乃不得已輟近侍之臣往撫之用是中書左司郎中楊克明受 命出知湖州楊公通練沉敏諳於大體又不遺于細故湖之父兄耆老宜教其子弟曰自今以始服楊公之教令爲 上新民凡奢麗敝壞之俗不可爲也偷惰放肆之風不可有也其君子則豹變羽翼于聖朝其小人則革面耕鑿于田里今湖民無死傷之憂

有妻孥之樂爾但知民心鄉順之致然未必知天心之使爾然也故太守下車爲言爾之所不知者

按通紀 王師于丙午十一月下湖州則克明之

命卽在是冬矣此實我 明潮守之始賴簞墩文衡以傳 元肅

歸安縣重建溪光亭記

范公棣

吳興爲郡僻處東南山水之秀以清遠聞者雪二溪源自天目分貫於城中交流蜿蜒一瀉二百里許而達於震澤四山環拱羅立光景冥晦故昔人以水晶宮稱雪

藝文補

卷之三九

十一

明文

水東過歸安縣治縣樓相直有亭翼然屹乎其前粵自宋開禧間邑宰鄭昭先創之揭各煥光以樂其勝厥後棟宇摧朽沒爲民廬殆有元丁卯邑長栢壽恢理舊址式建新之壬辰燬于兵龍集丙午浙西州郡悉附於朝吳興首以全城歸於是濠梁王侯仁卿來令是邑視政之餘披閱郡志凡有廢墜罔不興集顧瞻斯址徘徊久之因謀於僚佐曰邑有治所以昭政令之所也溪有亭所以彰遊息之地也縣治已葺斯亭寧無建乎於是鳩工聚材展夷厥址不決旬而新亭落成儉不過質奢不

近侈簷楹欄檻宏敞洞豁奐然映于治署予惟世道構屯兵甲洊用名勝之所鞠爲茂草者什九爲治者日以轉輸供應爲急鞭敲徵賦爲事周旋恐弗逮奚克及是今王侯當多務蝟集之秋而餘力有以及此匪其才知過於人疇克若是哉公餘退食之暇二三寮案徜徉吟玩於上俯視水光山影烟雲魚鳥澄清泳飛之趣寓於心目雖面重湖之勝不越是矣故仍以溪光命之且述其梗槩於石庶觀者之有徵焉是爲記

山齋記

王蒙

藝文補

卷之三九

十二

明文

義興王允岡甫卽其先塹之左結屋而名之曰山齋允岡以予同宗皆出於故宋秦王之裔蒙又得上交其祖父兄三世知允岡出處甚詳故求予言以記之蒙惟昔者宋太祖布衣時有義舅弟十人其長姓王諱審琦者官至太師賜鐵券封秦王謚正懿五世孫諱淵者南渡時爲樞密官忠死苗劉之亂勒有司具禮塋于義興之紫雲山實允岡八世祖也故王氏世爲義興之著姓至允岡曾祖覺軒先生又能恢大其家以經史教詔子弟起家至蘭溪判官其子德齋先生樂清先生咸有盛德

於鄉里樂清早世子彙齋以溫恭靖懿之資籍祖父之澤留心典籍篤志鉛槧行以基其身學以文其辭生子二人長曰允同季則允岡也沂允岡而上數世皆享其積善之報富潤福澤好德康寧養生送死無復遺憾至允岡之身年未冠遭元季之亂王氏避兵盡室東行從其祖父兄盤遊吳中幾二十年繼而德齋卒於杭允同以猷猷之故爲妻族所累遠戍於邊允岡遂斃然歸義興王則故里漫爲荆杞於是布衣草履櫛風冒雨率其童僕躬耕溪上披草萊而樹縣范刈蒙密而運耒耜迨

藝文補

卷之三九

十三

明文

乎有秋場圃旣登則東迎其雙親彙齋公及母夫人以歸爲酒醴以宴樂之甘毳滌滄朝夕溫靖怡顏愉色以悅其心族宗鄉里皆稱其孝縣官以爲能署爲萬石長朝廷創設是役重其事而信其期苟一毫之不謹家破身喪比比皆是惟允岡甫夙夜勤懇孜孜奉公數年之間先期集事至於今日終免於戾於是渺然深思其先世之丘壟自樞密公葬於紫雲其子孫盡葬梅林梅林在義興之東南紫雲在義興之西相去六七十里銅官雖墨特立于其中層巒疊嶂穹崖鉅壑不可勝數也紫

雲之西則有善權縣且乎溧陽諸峰梅林之東則有靈常委蛇曼衍於香蘭諸山而瀕具區之巨浸矣山川之涵蓄發秀乎紫雲而鍾奇於梅林然亂久荒弊非追遠之道也乃卽其所而建屋焉扁曰山齋旣以名屋又以自號其意固可測矣夫穹然而高大者山也下振黃壤上摩層霄松栢樛櫨之所生金錫谿母之所產烟雲雨霧之所鬱勃而龍蛇虎豹仙靈之所都也長林豐草可以棲遲清泉白石可以漱礪故幽人曠士樂居之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

藝文補

卷之三九

十四

明文

則非獨幽人曠士之所樂仁智之士固且樂之非獨樂之又得其靜且壽焉君子之動靜語默必內合於理外周於事非苟然也余又三思允岡之所自號其理益深矣乾坤生六子少男爲艮其象爲山其理爲止而光明允岡甫之謂乎允岡彙齋之幼子也父名之曰仁其樂山之謂乎自秦王至於允岡凡十三世譬如高山峻嶺原委起伏其來遠矣必有險也爲磴爲峻坂必有困也爲叢薄爲危石君子處之無心焉耳已豈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以言君子歷

險而後有爲也其攝事也恭勤縝栗無職外之思象曰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故能免其險艱而無咎也
材木衆寶之所聚也巖峒源泉之所遠也顧且棲遲而
止於是非惟止其身又當止其心忠孝慈儉允岡之所
以止其心也巖岫崆峒允岡之所以止其身也上以承
祖考之澤下以遺子孫之祐所以奕世光明而無窮也
仲尼曰人不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其能止衆止此
止之義也昔者郭忠恕學於程子程子示以易之艮卦
曰艮止也學道之要無出於此立身行道皆自止始忠

藝文補

卷之五

十五

明文

冰檠禪師像讚

王蒙

心生心滅種種法種種法隨生滅心若能了生滅心
種種法中無有法無心無法無縛脫亦無有無及分別
無煩惱苦集滅道惟卽與非無所著地獄天宮皆淨土
有性無性齊成佛放無量光照十方此是如來大圓覺
天真手提金剛劒劃破疑雲震法雷大音徧作獅子吼
龍象龕伏魔精摧傳叙稱揚及偈頌悉爲隨順清靜諦

若言天真說法者此乃誹謗非眞實道人自是門庭別
蘿戶松牕總奇絕時將無心拈似人笑指寒潭印秋月

贈雲中溫祥卿詩序

宋 濂

夫實者名之賓也故有其實名則從之譬之於物必龍
淵之利然後可以判彫必瓚槃之貴然後可以裸廟必
鞞琫之華然後可以反是則鉛刀絕乎頓陶由近
乎襲燕石芒乎其矣豈非實不足於名哉若雲中
溫君祥卿其殆名實相符者乎祥卿將家子久寓苕雪
間陰陽權謀技巧勢百常習之未及有所

藝文補

卷之五

十六

明文

試而兵甲滿東南矣祥卿徘徊顧瞻擇主而售聞我尉
國公親秉節鉞開國江左德懷威讐霆行雨滋竟挈妻
孥來依焉時耿將軍戍長興祥卿道出其間一見語合
卽留以贊軍事長興正控敵境春水方生輒集衆侵我
邊陲祥卿每佐將軍搗退之去年之冬復大舉圍城數
重祥卿謂將軍曰敵勢方熾宜出奇以制勝於是稽占
步審孤旺貳死士環柵而坐卽有犯者從其隙前之老
弱循墀而行順風鼓灰灰迷目不能仰視間竭力來壅
濠隨疏矢石亂下如雨死傷無算如此凡一月彼方百

計來攻自以爲必勝而吾所以應之者智益深謀益神
迺大駭不敢近時將卷甲而還士卒鼓譟而出殺獲甚
衆積如丘山人皆曰斯役也固將軍之功而祥卿出奇
制勝之能不可誣也予嘗與祥卿接其容和其辭良其
行粹其見諸猷爲乃能烜著若是非所謂有其實者名
則從之也耶嗟夫世降俗薄白面書生以時方用兵競
標竊武經之槩揚眉而談抵掌而議曰我善爲六花陣
我達星式雷經我洞明軍軌兵鈴渠答距堙之制玉應
而金宜蠡起而泉湧似無不可爲者試使提一旅之卒

藝文補

卷之五

十七

明文

輒顛倒失措頗有類趙信庵之客者此無他鉛刀也陶
由也燕石也其視龍淵寶劍擊之美果何如哉皆見
棄於祥卿者也然而志不可盈功不可畫祥卿益思竭
通心力展迺秘策爲東南之長城則忠武又不得專美
於先矣 都督朱公嘉祥卿勞烈寵禮甚至近延賓館
與之談兵者決旬於其還也請予以文贈之不敢辭復
系之以詩曰長興實扼蒼雪衝積鐵爲城雉堞雄中有
十萬八札弓繡旗翻春暈晴空人如貔貅馬游龍澎湃
儼若雷霆春彼何人斯敢不恭薄我城下堦公塋雲中

老仙添點瞳手麾羽扇分衡縱圓方刊形法九宮五神
六甲孰吉凶金鷄玉狗有路通伏柵坐射疾若風礮火
星流日爲紅橫屍十里膏淮叢斧蟾蜍盡滅蹤繚帛
加牲寵資隆太史有職載筆形定見特書昭駿功

內都督朱公乃 高皇帝未卽天位之號也讀此文
則長興首先歸附而祥卿守城克敵之大略可見矣

黃文獻公集序

宋、濂

天地之氣日新而無窮文辭亦與之無窮蓋其升降翕
張俯仰變化皆一神之所爲神也者形之而弗竭用之

藝文補

卷之九

十八

明文

而彌張氣之樞文之所囿也成周而上六藝興焉禮不
同乎春秋春秋不同乎詩詩不同乎書書不同乎易成
周以下諸家言雖不能如經亦各以所學鳴龍門則異
於河汾河汾則異於昌黎昌黎則異於廬陵廬陵則異
於伊洛夫豈欲騁異哉文與氣資神以生其勢則然也
近代自寶慶之後文弊滋極唯陳腐之言是襲前人未
發者則不能啓一喙精魄淪亡氣局荒靡漸焉如弱卉
之汎緒風文果何在乎逮入國朝羣工疊出劍華而踐
樸革藻以趨真爛然五色之文照耀於天下沿至先生

號爲極盛先生之所學雖其本根則師羣經揚其波瀾則友遷固沉浸之久超然有會於心嘗自誦曰文辭各載夫學術者也吾敢爲苟同乎無悖先聖人斯可矣故其形諸撰述委蛇曲折必豐所欲言出用於時則由進士第教成均典儒臺直禁林侍講經幃以文字爲職業者殆三十年精明俊朗雄蓋一世可謂大雅弗羣者矣今之論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度如孫吳

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整然不亂至先生之獨得者又焉能察其端倪哉於藏蹄涔之水其流不能尋尺通河

藝文補

卷之三九

十九

明文

巨海則涵浴日月一朝而萬變土鼓之聲其聞弗及百武迅風驚霆則振撼萬物衝縱下上無幽而不被此無他神與不神也文辭之出與天地之氣相爲無窮奈何不河海風霆之若而睨睨蹄涔土鼓間果誰之過也上而六藝下而諸家言所倡雖有大小之殊其生色之融液至今猶津津然是誠何道哉學者尚以是而求先生也先生薨後之五年家藏日損齋藁共二十五卷縣大夫胡君惟信恐其湮沒亟取鏤梓以傳謂濂嘗從先生學俾爲之序濂也不敏何足以知先生追念嚆昔侍几

杖華川之上先生酒微醺歷論文辭原乎學術每至數百言自顧於道無聞溺志汗漫無根之域不足上承明訓方將刻厲剔去陳腐以振華英而九原不可作矣俯仰今古能無感乎姑誦所聞以書於篇端若先生所以擅一代之盛者則不待序而後見也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婺之義烏人其官序行業具見臨川危公所撰神道碑銘茲不著

筆記序

宋濂

藝文補

卷之三九

二十

明文

史而爲之辨證雖或未遑竭其終始而具釋全書所以發越其光晶而疏通其晦塞者其爲來學寤疑辨惑之助而功不既多矣乎漢魏以來藝文之流伸其獨見而成一家言者亡慮數百原其所志亦未必不由於斯道也奈何俗學紛紜而莫之有定騫高遠者宗恍惚而談玄虛尚靡麗者騁浮辭而矜縟製譬諸金貝珊瑚木難火齊可珍之物出橐而紛葩升槃而回縈非不燁燁可觀也然而寒焉不足爲之衣饑焉弗能爲之食求其若菽粟布帛之濟於用者曾何如哉嗚乎弊也久矣金華

傳講黃公潛以文辭冠於一代藏諸金匱勒於樂石

以播厥中外晚又出其緒餘隨筆志之號曰日損齋筆記凡經史與旨昧者顯之譌者訂之辭雖優柔不迫而難決之疑久蔽之惑皆渙然而冰釋其據孔氏之傳而以八卦爲河圖辨僧瑩之妄而知熙陵爲仁君此尤超然自得之見揆之於用殆猶布之與帛菽之與粟者歟其異可珍之物各雖貴而實有不足者歟非攬之於至博而約之於至精者不可以與於此昔者宋景文公而嘗者筆記一編以釋俗考古雜說析爲三門而上虞李藝文補

卷之三十九

三

明文

衍指其瑕疵者七條近代紫陽方公回亦著筆記一百六十餘條而河南張恒時斤其非二公素稱該洽而其所以失有如斯者此無他博焉而不及精之故也嗚呼必若公之此書然後庶幾無遺憾哉所可惜者公之胷中所存宜不止此而耄年之加厄於求文者之膠葛竟不能以盡筆之也雖然味滄海者一滴而知鹹采鄧林者一章而知材苟能因公之所嘗言而推見其所不言斯可謂善學者已濂從公游者最久既受此編以歸迺私序卷端寘諸篋衍而擇善學授焉

愚齋集序

宋 濂

愚齋集二十卷吳興林靜氏所著也初靜之系出艾軒文節公世多聞人至曾祖棄以武舉入官爲宋馬步水軍都統制祖友信仕元官至宣武將軍湖州路湖砲翼上千戶所管軍總管父德驥襲其職俱讀書知文及生靜俊爽異常髫髻之時即解綴篇章有外氏趙文敏公家法郡二千石欲以奇童薦父拒之靜知父意欲爲名世儒益研窮九經百氏之書雖老釋玄詮秘典悉按其芳潤由是問學如川之增若黃文獻公晉卿宇文先生藝文補

卷之三十九

三

明文

子貞皆延譽之遂用御史辟署安定書院山長辭不赴而元運亦衰矣今觀集中所著文則豐腴雅馴詩則藻麗典則誠無媿于作者求諸倫輩中不多遇也嗚呼爲人子孫者毅然能以文易武有聲動人所謂能亢其宗者非邪近愈篤志濂洛關閩之學寤寐不忘則其明體適用又有出于詩文之外者其所至未易測也靜嘗從予遊予嘉之故褒之褒之乃所以勉之也靜字子山愚齋其自號云

贈定巖上人入東序

宋 濂

大雄氏之道洪纖悉備上覆下載如彼霄壤無含生之弗攝也東升西降如彼日月無昏衢之不照也弘敷固假于教儀妙悟須資于禪定所以銷融其粗濁振拔其精明降伏其塵勞躋登其實際非知力之所強必頓覺而後成蓋亦憂憂乎其難矣爲其學者當究厥誠一法不立而日用熾然六入本空而真機獨露雖有所證未能自信於是遠訪師資以求印可利鋒相觸雨雹爲之交馳疑網既祛星月爲之朗耀非具大慧充大量要不足以與于斯也定巖戒師吳興士族積菩提之因勵精

藝文補

卷之二十九

三

明文

進之學美譽流于四方純行信乎四衆且以見聞未溥踐履或礙泛東大洋海而觀古佛顯化之跡登天台靈岩而詢應真示現之方波濤春撞皆談苦空林木葱蒨各彰實相此其立志甚不小也嗟夫世道既降正法不傳辭章之錦繡足以移易其性情勢位之肥甘足以斲喪其智慧雖方袍而圓頂或塵容而俗狀滔滔不返可勝歎哉有如定巖專心爲道如孤雲野鶴弗爲世氣之所染如崇蘭幽芷弗爲無人而不芳寧不爲君子之所取乎所謂充大量具大慧者異日當于定巖徵之也定

巖之還也且過南潯省親身居桑門心存孝道大雄氏所說大報恩七篇皆言由孝而極其業定巖又能行之矣則其所可取豈直前所云云哉會余詞林請書首簡顧文通之叢沓兼羈思之續紛筆無停思語多未醇同志之士刪而正之可也

送趙彥亨之官和陽序

并詩

宋濂

吳興趙君彥亨魏國文敏公從孫也通周易至正乙巳試藝江浙鄉闈獲薦與薦送值元改物遂退隱林壑國朝文治大興濠梁侯公彥良以中書參知政事出守吳興

藝文補

卷之二十九

二十四

明文

力舉教授郡庠彥亨以養親辭侯公移鎮山東已而入覲以爲彥亨之材誠不能多致復言於銓曹選爲楚府紀善久之調同知和州事將行予酌酒謂之曰彥亨以故家文獻自藩府出佐方州有民人社稷之重蚤夜宜孳孳自厲有不待予言其欲言者自識彥亨已數月矣因纂修國史之冗凡四聖傳心之秘諸家異同之辨欲求彥亨發之卒未能得而彥亨以別告嗚呼古語有云爲政易而講學難予於彥亨又烏可已於辭乎序而詩之情在其中矣詩曰倬彼魏公文獻之家經畬秋實藝

苑春華既質以熙復豔而葩遺澤所被英名載加弓冶
有傳詩禮與聞匪資竹素盡策文勛如提健梁去衝中
軍勇益萬夫氣摩青雲賢書得貢淡墨新題材評龍虎
星應壁壘理將奮迅事或不齊海桑變幻岩穴幽棲大
明麗天萬國咸臣蒐羅智哲逮及隱淪上名楚邸接跡
朝紳無善不紀有道必陳騰茲和陽瀕于大江帝鉞
初泄天威孔揚既混宸區視此沛豐建侯擇佐維俊及
良竭子素蘊摠子遠猷煦嫗民隱靈承天休薄言我私
起與子謀十翼多與九師焉求子今有行孰析其精別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二五

明文

裾徒牽離觴重傾泱泱中流搖搖去旌瞻望弗及實勞
我情

冲默齋記

宋 濂

保寧禪師以冲默號其齋居來徵予記予按字書冲者
虛也默者靜也卽佛氏空寂之義也惟其中也故默則
冲爲體而默爲用惟其默也故冲則默爲本而冲爲末
二者之理恒若相因未有默而不冲冲而不原於默者
也夫太虛寥廓從橫自如陽運陰行眞宰不動此兩間
之冲默也自無生有從有入無外雖紛紜中實有之此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二六

明文

萬象之冲默也靈光洞然出入無礙諸緣自忘大用常
寂此一心之冲默也我念不生法從何起生滅本空而
況於法此諸法之冲默也冲默之義大矣哉嗚呼有情
之類亦云夥矣奈何營營逐妄擾擾迷真竭晝夜而實
其所無反覆膠滯不求脫離是不知有冲者也風性所
激運轉不停歟焉凝氷條焉焦火十二時中無一息少
寧是不知有默者也非大覺真人出而救之將何所底
止乎然而妙明眞性不涉三際元自冲虛本由默靜無
所不容無所不具因無所不容故萬有歷然而未嘗有
室於虛因無所不具故群動森然而未嘗有離於靜靜
固非動動亦靜也虛固非實實亦虛也冲乎默乎其造
道之樞要乎彼李伯陽所謂致虛極守靜焉者若近乎
冲默而涉乎有爲也韋應物所謂隱拙在冲默者欲藉
是處世以保和爲冲寡言爲默者也而非其至者也然
則何以爲至乎必也人不二之門而後眞知默也眞知
默者則無所事乎冲也禪師汲汲求法者也嘗揭冲默
以自勵故爲略疏體用本來而言之然亦未嘗有所言
也禪師名覺慧字敏機吳興人出世嘉興之祥符近從

四輩之請分座說法於天界寺尋主寶寧禪刹蓋有志之士也

玄武石記

宋 濂

吳興林君靜嗜道家言事玄武神尤謹一旦出游虎林道逢羽客髣髴而方瞳揖林君曰吾與子生同里何遽忘之邪問其里居姓各笑而不答強之則曰李自然也客輟峰之紫陽菴言訖飄然而逝未幾夜夢羽客持龜與蛇施施而來謂林君曰子能往輟峰乎吾遲子矣林君異之翼日遂行既至逢龜蛇出洞中已而不見林君

藝文補

卷三十九

二十七 明文

因斷地獲石類鳬卵圓且黝滌而視之玄武神黃帕首按劍坐雲中龜蛇在下衣袂翩翩如淡金色背文外爲畫緣其內正白別有墨龜昂首行蛇絡之所現之像毫末備悉雖善繪者不是過也林君獲之謹曰此吾之玄徵亟往菴中覓羽客無有也乃懷石以歸畫成二圖徵余爲之記余聞天地之運二氣網緼自色自形其變孔神惟其孔神凡人心思之所能及者物具有焉且玄武之稱見于禮經其爲軍陳以象天也蓋玄黑也北方之色也武龜蛇鱗甲之象也取其能禦侮也未聞有所謂

神也迫于宋初避聖祖諱始易玄爲眞其名眞武以爲神手按劍而足躡龜蛇殆起於道家傳會之說乎其傳

會固也何爲圓石之中果有顯像之異乎夫石與天地俱生而傳會者後代也又何爲乎脗合無毫髮之爽乎將神變不可測者偶與之合乎抑事之未見已兆於先乎不特此也梓潼之有神亦非古也天曆中有官於麗水者曰韓氏亦獲玄石石文有神戴席帽乘白驪揚鞭而行一蒼頭後從其與林君所獲無大相遠者不知果何爲而然乎豈理之常者可以推理之變者誠不可致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二十八 明文

詰乎人心至靈一念之感其小者草木或無根而生華其大者日星或退舍而見異况天地間之神出有入無塊扎紛紜又何所不有乎欲徇小夫之未智而致疑於造化之所爲可不可乎今林君之爲人沉潛而有守而事玄武神又甚謹其必有所感而致於斯乎所謂同里及李自然云者蓋示萬物之理同出於自然知同出於自然則大道可致大道可致則神當在林君之心而不在于石矣林君勉乎哉林君勉乎哉林君字子山靜其名也以瑤臺玄史爲之號博學通文詞見羽客以洪武

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入夢則是月之晦獲石乃九月之朔云

渤泥入貢記

宋 濂

濂承 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三年秋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朔達閩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隊無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 天威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二十九

明文

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爲天下主卽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卽折之曰王旣知君父之尊爲臣子者柰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籓几寘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紓造舟入貢爾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閩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卽行已晚何謂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

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 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

於王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閩婆有人間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閩婆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閩婆非中國臣邪閩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且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三十

明文

爲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閩婆來人誅索每無厭况強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大悅書于板中懸之旣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子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爲別酹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國願亦思麻逸蚤歸敝邦秋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等入 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還

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鵲頂生玳瑁大片龍腦
米龍腦黃蠟降真諸香其表用金刻番書彷彿如同鶻
書其文鄙陋不足觀三皇太子晟用銀牋文與表相類
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爲固王之所居若樓
覆以貝多葉王綰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
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
蔽胸背腰繫花布散髮跣足其物產只吉貝黃蠟降真
龜筒玳瑁檳榔煮海爲鹽瀝椰漿爲酒無稻麥捕生魚
鰕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漿澄漉膩如粉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三十一

明文

食之能不饑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畢則棄
之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
十三日爲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燕饗則割羊
豕雞鵝鳴鼓擊鉦以爲樂此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
願爲詳紀之以昭聖化所被之盛濂聞渤泥在西南
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闍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
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一日程歷代未嘗朝貢
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
蒲盧歇遣使弩使副蒲亞利判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

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麻咭復遣使如前日後輒不聞
元有國百餘年亦不復至方今聖人在上威德之所
被無遠不屆聖書一頒輒稽首臣順稽之往古允謂
過之至若秩等奉宣德音辭令所加足以聳服其心
亦可謂不辱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修國史
者采焉秩字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
協心謀慮無役不借故卒能成功云

題積善堂記後

宋濂

爲善而至於君子人之所能必也爲君子而富貴且有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三十二

明文

後非人之所能必也世之人不爲其所可必而妄意於
其所難必修于身者無成則委之如當然望于天者不
獲則怨且疑以理爲不足信其惑不亦甚乎人之宜爲
君子而不可爲小人出於性分之固有非爲利達而爲
之也使慕利達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之歸尚何暇
天道之怨哉予觀顯融於世者多昔者質厚敦朴之士
之子孫益斯人之爲善出於天性而未嘗知外物之可
慕故有以合乎君子而得天道之佑非偶然也前翰林
直學士素庵徐公以積善名其堂以昭其祖考之善而

推其福祿之所自且以勉其後之人夫徐公之顯由前人之積則夫後人之所憑藉者豈不在公之所爲乎公之爲人其文章爲世用姑未暇論而其御下寬然有容持身甚謹衆咸服之以爲君子而不自以爲才是宜爲天道之所佑者也尚於其嗣人徵之

徐公名養素德清人其裔居松陵

題山房清思圖

畫萱草蘭蕙竹石松梅爲一卷

宋 濂

趙魏公以藝文名天下及用篆籀法施於繪事凡山水士女花竹翎毛木石馬牛之屬亦入妙品修道先生云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三

明文

廣長三萬里上下二百年唯公一人爾信然保寧慧禪師以山房清思圖相示遂書而歸之

題錢舜舉應真圖

宋 濂

錢舜舉所貌應真渡水圖備極情態此畫史恒事爾或者妄謂應真實然則過矣觀者當具金剛眼而弗爲紙墨所惑可也

趙子昂像贊

宋 濂

文運中微頽浹日靡公起東南作天一柱天人之表帝王之孫麟遊鳳翔珠明璧溫歷試中外遂居禁密其名

之升與日同出彼儉邪者腐鼠敗豚何能病公臭穢自聞三百年間西東萬里雄鳴一代如公者幾公貌如王公文如金變化莫測照耀古今

般若松贊

有序

宋 濂

千岩大師於元泰定之冬度濤江而來憇止烏傷伏龍山山有龍壽寺廢基大師遂縛庵以居手植一松庵前誓曰此地般若當興吾松其茂乎自時厥後大師之道盛行遂化瓦礫之區爲伽藍松亦寢長析爲二幹詰曲糾蟠如虬龍天矯勢欲飛動至正丁酉春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三十四

明文

南枝忽悴其夏大師示寂嗚呼松雖植物其有知興衰死生之意者哉後植松五十一年爲國朝洪武丁巳住山龍門海公同大師之上首良杞請吳興林君子山繪畫成圖求濂命名濂因稽大師之言以般若號之且爲之贊大師諱元長會稽人贊曰

大師東來化導有情青松手植用表真乘觀爾榮悴以占廢興有聲四達播德維馨爲法來者霧滃雲蒸樓閣須現儼如化城松亦有知森勁摩冥天矯欲奮虬龍騰孰謂卉木本乎無情有感斯應一出乎誠惟誠之至

通神致靈勗爾龍象慎毋敢櫻視松如師是儀是刑天
高月白風度成聲恍如演法誨言初聆太史作贊勦於
岩扃百世之下庶幾可徵

大慈山虎跑泉銘

宋 濂

虎跑泉在杭之大慈山廣福定慧禪院距城南十里而
近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靈氣鬱盤
縛庵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有神人言曰自師之來
我等邀惠者甚大柰何棄去南嶽童子泉當遣二虎來
移師無患也翼日果見二虎以爪跑山出泉甘冽勝常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三十五

明文

大師因留止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日爲之賦詩有
虎移泉眼趣行脚之句蓋紀實也大師諱寰中蒲坂盧
氏子得法於百丈海一時龍象如臨濟玄趙州諗南泉
願岩頭僉雪峰存咸來咨叩道要則其德服鬼神彰灼
靈異有不難致者嗚呼拔劍刺山水爲之湧折腰拜井
泉乃仰流武夫健將一誠之所格尚若此况大師心悟
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月濂朝京師道經山下
今主僧定巖有道之士也亟要濂觀泉且被法衣率其
徒同舉梵呪久之泉感沸而出若瑞珠然已而微作湧

勢濂心異之定巖遂來謁銘銘曰

天一所形厥質乃凝潛行重淵與氣俱升至人來居地
不受寶誰信清冷生於虎爪山后川君與道爲謀宥私
一勺不師之留師既留止化泉爲雨式沛且滂潤于千
里幻此荒墟遂成寶坊羣生依之爲正法幢命世大才
猶能類象來游來咨如山答響代祀雖邇聲華弗虧至
今草木尚被餘輝我於世緣逢觸輒礙泉特相知獻萬
珠非擾擾征騷風埃渺瀰有素者衣化而爲緇願挹寸
波如習禪定洗滌根塵一玷清淨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三十六

明文

李大猷傳

宋 濂

李願證字大猷姑孰人父深肥遜山林以書詩爲教自
號靜軒母陶氏無嗣晝夜禱於觀自在以夜夢一比丘
尼乘白鹿車抱嬰兒授之曰此福慧兒也善視之旣而
有娠生未逾月兒忽身熱如火不進乳陶方以爲憂復
夢前比丘尼持粟數顆嚼食之夢覺兒汗如雨遂瘳年
四歲嬉戲父膝下因授以記姓書見曰此有何義讀之
將奚爲父大驚更以孝經一誦卽能闡記稍長益駿發
異常父嘗手書首楞嚴圓覺二經逐卷取讀之力向父

母學佛於城南頓覺蘭若祝髮受具戒制今名願證走大石山中與僧法秀游秀有高行願證期取法焉久之杖錫來南京謁淨覺師於天界禪林師見其後遵命爲侍者謂之曰子才銳甚宜留意文學他日期子弘宗扶教也於之獨坐一室竺墳魯典無不研窮之著爲文辭森然有奇氣一時名公鉅卿皆愛敬之與其相倡酬師尋命掌書記洪武戊申出世嘉興水西寺庚戌遷吳興之道場未幾退居武康山中著觀幻子內外篇以合儒釋一貫之妙其內篇曰釋教其目十則宗本教述會源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三七

明文

非卽必悟示證最志古今不昧寂動也外篇曰循本其目如釋教之數則性上性中性下人物道述克已至樂言命爲已學方也曰適治其目如循本之數則禮樂封建井田兵間用刑尚德儒吏經權三尚圖象也曰史論其目如適治之數而逾其三則宋襄儀秦秦漢文武儒老魏吳漢晉虛玄梁上梁下隋唐後周也皆踔厲前人其光燁燁不可襲秘聲名突起指紳間癸丑之冬願證還天界瀧時侍皇上升武樓遙望禪林願瀧曰其中有良僧乎瀧對曰近有二僧從吳越中來皆能文辭

上曰其名謂何瀧對曰一則願證一則證傳上曰試

取觀之瀧因進證傳文一編上親覽終卷曰是或儒

者之所不及復問願證所著瀧對曰太常丞張丁家有

往復論性書遂遣中官召丁携書至上復覽如前喜

曰論議甚高其鐵中鋒鋒者乎明日召見謹身殿慰

勞備至勅吏部皆除應奉翰林文字賜第太平門及

妻妾各二凡日用百需之物無不周復命中秘給書籍

令閉門習讀三月俟髮長勝冠然後蒞職後三月願證

有疾上意其沉鬱多痰賜藥吐之疾稍減已而復劇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三八

明文

中使問疾者絡繹于道竟不起病將革時唯仰首言曰死則死所可憾者受上之深恩不能報爾遂口授其友草謝表表未終而逝上夜夢願證來謝服大布寬衣巾稍欹叩其家人服色正同因移棺撤巾不正上尤嗟異焉時洪武甲寅春二月也壽三十七云史官曰昔在宋時仲靈嵩師鐔津李氏子也每夜戴觀自在像誦其號十萬乃寢自是間章句不學而能遂作原教論明儒釋一貫以抗諸儒之說韓魏公琦歐陽公修皆尊禮之今願證亦李氏子其母亦累禱觀音而生

亦博極羣書亦著爲論說以明儒釋之道亦異矣哉豈弘宗扶教代當有其人歟濂固不敢謂願證之如仲靈也其志之所存抑果有不同者歟然仲靈進正宗記僅得仁宗賜紫方袍及明教之號願證則屢被龍光親拔爲王官使其得壽則道行于時澤兼被于烝黎不特如仲靈專輔本教而已木方榮而風折之悲夫濂與願證交愛才之念不下於韓歐二公弗忍其名不傳也故徇全室泐公之請具著其事於篇

元莫月鼎傳碑

宋 濂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三十九

明文

莫月鼎諱起炎湖州月河谿人高祖儔宋政和壬辰進士第一祖慶父濛連起爲顯官月鼎生而秀朗肌膚如玉雪雙目有光射人習科舉業三試於有司不利乃絕去世故從事於禪觀之學脇不沾席者數年已而着道士服更名洞乙自號爲月鼎入青城山丈人觀見徐無極受五雷之法又聞南豐有鄒鍊壁者得王侍宸斬勘雷書秘不傳乃亟往來委身童隸事之會鄒病革將遣去月鼎拜且泣具以實告鄒驚歎卽以其書相授於是月鼎召雷雨破鬼彫動與天合雖嬉笑怒罵皆若有神

物從之者寶祐戊午浙河東大旱馬廷鸞方守紹興迎致月鼎月鼎建壇場瞑目按劍呼雷神役之俄天地晦冥震霆一聲大雨傾注穆陵聞之賜詩一章謂其爲神仙云元世祖至元己丑遣御史中丞崔或求異人江南物色獲之見帝於灤京內殿帝詔近侍持果餽之時天色爽霽帝曰可聞雷不月鼎對曰可卽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廷帝爲之改容復命請雨雨立至如紹興時帝大悅賜以內府金繒月鼎碎截之以濟寒窶者帝疑其物微因盛有所資亦不受尋有旨俾掌道

藝文補

卷二十九

四十

明文

教事月鼎以年耄辭遂給驛南旋益放於酒無日不醉醉輒白眼望天陰颺脩脩起衣袖間嘗與客飲西湖舟中當赤日如火客請假片雲覆之月鼎笑拾果殼浮觴面頃之雲自湖畔起翳于日下蕃釐觀道士中秋方會飲觴旣舉有雲蔽月久不解月鼎時寓觀中道士知其所爲急召真筵端且謝過月鼎以手指之雲淨如洗山岷爲鬼物所憑狂蕩不可制遍索月鼎不值忽遇諸酒肆月鼎大罵含酒嚙之暨歸物怪已息賣餅師積餅于筐時被物竊去月鼎召雷轟雲中斬猢猻首投于前市

魁娶婦道爲白猿精所攝抵門但空車焉月鼎禹步如
有指麾狀狂飈遠作飄婦還舍問之婦云方在北高峰
不知何以至此也月鼎陽狂避世不妄與人接然頗閑
病疾者有來告急或以蟹中黃篆符與之或摘草木葉
噓氣授之無不立愈者故咸以真官稱真官謂其能主
地上鬼神其靈異之跡士大夫多言之不能盡載歲庚
寅屬其徒王繼華曰明年正月十又三日將化於汝家
及期瞑目而坐繼華問身後事月鼎搖手曰俟五事傳
可也夜將半風雲雷電雨交作月鼎索筆書偈泊然而
藝文補

卷三十五

四十一

明文

逝壽六十九繼華奉遺蛻葬于蘇之長洲陳公鄉去丹
霞道院三里而近月鼎所受侍宸諸書寶秘一如鄒不
輕授人唯繼華及無涯潘氏得其傳餘有求者隨其器
小大淺深自撰符篆與之亦多驗繼華授張善淵善淵
授步宗浩宗浩授周玄真皆解狎雷致雨雲而玄真尤
號偉特若行醮法能使羣鶴迴翔壇上云

史官曰魯陽援戈而麾日退三舍鄒衍仰天而嘆六月
降霜夫以匹夫之微精神所格而天且應之况葆真之
士乎所謂葆真之士其慮冲其志靜虛其神凝以全故

其一語默一吸噓誠可嘯呼麾斥鞭笞魑魅於指顧之
間矣嗚呼此術然也則夫有事周孔之學以致中和之
功者其應神速又爲何如哉泰天地而妙萬物固宜有
在也世之人胡不爾思隨物變遷至與人道弗類其可
悲也夫抑亦可慨也夫子總修元史已類月鼎入釋老
傳或以爲涉於怪神止之然余心竊有感也復別書之
以示玄學者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宋 濂

藝文補

卷三十五

四十二

明文

帝王受天命而興然運玄化施陽欽陰日月爲之却行
山嶽爲之震疊川君水伯咸聽其命令而效職獻靈理
勢則然也今 皇帝之都金陵伐亂討逆遣將出師旌
旄所向鉦鼓所戒巨城大邑無不降順時則有若徐將
軍者亦著神功將軍烏程人晉時行賈江淮間廬之
巢湖溺死死而爲神巢民奉之甚謹 上初渡江諸將
多祀神舟中所向克捷或以事聞于 上歲戊戌某月
命南安侯俞某卽龍江盧龍山爲廟祀焉擇清修道士
汪與權駱德輝徐善誠三人主其事及既登大位之六
年爲洪武癸丑九月 大駕幸盧龍時與權已化去

詔德輝葺廟室樹名木且勅改盧龍爲獅子山德輝等承 詔奉祀益恭甲寅某月復相與建祠奉其教所謂玄武神于廟左殿堂門廡略具咸以爲斯廟與國同興將軍之功格知 帝主耿耿不誣其本始固不宜無考而玄武之祠威靈日著亦宜牽聯得書乃來請銘其銘曰

帝興江淮賢豪景從叱咤而雷麾斥兩風豈惟人同鬼神爭助水伯川君罔不來赴維巢有湖神之所都陰翊王師鼙鼓龍旗敵城額額大將攸克示以神兵暗祐其

藝文補

卷二十九

四十三

明文

魄軍聲如霆日無全城一日十勝斬寇率平 帝詢將臣成功孔速疑有神助使之順伏將臣有言非惟戰功維巢有神實張兵戎 帝曰異哉何以勸賞爵非所安俾其廟享龍江之陽山迴岡翔作鎮于京以綏四方有廡有堂有筵有几神之戾止冷風如水都人來觀 天子聖仁 天子褒功及于鬼神都人來言神之威武洞于幾微以佐 明主上天垂象龜蛇合形佑我下民功尤難名並祀實宜精神上通合慶同體以贊化工時清歲康烽燧不芒都人薦奠粢稷豆觴人神相依其德弗

洎於千萬年彌久彌昭

黃文獻公祠堂碑

王忠文公祥亦公門人有碑不錄

宋 濂

星辰之昭乎上者天之文河嶽之列於下者地之文經緯乎兩間而丕昭至道者人之文人之文雖若有不同或得之者亦足以配二儀而常存後萬物而弗凋蓋以長庚之精峨眉之神皆降而爲命世之儒所以能軋摩日月扶植鴻化以震盪乎一世故雖其魄已喪其神不亡乘一氣於太虛間鼓舞變化隨雨露風霆而著形焉尸而祝之實有不得不然者矣有若烏傷黃文獻公其

藝文補

卷二十九

四十四

明文

殆庶幾乎公之方姪母夫人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及其生也繡川之水爲之一清是蓋星靈川祥所融凝而成者故公遂以文章鳴一時侍講經筵闡明聖學堂宣皇制黼黻太平昭回雲漢之章衣被乎草木人文化成之效於斯爲盛是則公雖薨而其耿耿不沒者固將游神太清在帝左右而祠之不設非甚缺典歟濠梁胡侯惟信來爲縣剛明正直不可干以私行之既久政通人和屢謁公之墓下涼颼動木悵然而有遐思卽下令禁其樵採使輯公之遺文刻梓傳世侯猶謂未足以安神

明乃請於上官築祠於繡川之濱堂庭穆如門廡清謐象設有嚴丹雘焜耀落成之日侯具牲酒盛服致祭公之孫子邦之羣彥咸從侯後精誠孚格契乎冲漠蕙蒿悽愴如將見之祭畢而燕邊豆靜嘉肴核維旅鴻休誕昭秩秩雖四方之士來游來瞻僉以爲侯之爲政知所風厲而公之靈爽永有攸棲矣或者則曰人死則其氣斯盡古者祭鄉先主於社不過崇德報功爲人勸爾子曰其神不亡無乃涉於誕邪曰嗚呼是未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世之彊夫志士用物精多尚能昭著靈響廟

藝文補

卷二十九

四十五

明文

井藻火明生色燦爛丹鳳翎萬物承被流華榮一氣闔闢不可名玄功歛迹歸杳冥其魄雖離神則形炯炯直與元化并有祠翼然妥幽靈陽鳥高騫聳觚稜庭宇沕穆森巨楹歲時奠祭輸精誠牲牷肥腍酒絮馨條陽忽陰誰使令有神來下風泠泠若乘玄麟紫霞輶降爾百福響然憑鄒魯禮樂當洊興春秋報事垂千齡

故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先生黃公行狀 宋 濂

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黃爲藝名族至宋太史公庭

藝文補

卷二十九

四十六

明文

出也以進納恩補承節郎入國朝弗仕今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江夏郡侯妣徐氏淳祐七年進士奉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父鑄以朝請府君遺澤補將事郎今累贈中奉大夫江淞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江夏郡公妣童氏承信郎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追封江夏郡夫人初迪功府君之外甥女王氏歸儒林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丁公應復實生中奉府君及嘉議府君以病廢故朝請府君

藝文補

卷三十九

四十七

明文

俾育之以爲子儒林公安吉宦家嘉定十六年進士朝奉郎伯虎其父也慶元二年進士中大夫直寶謨閣太府少卿曄其大夫也童夫人姪先生時夢大星煜煜然墜於懷歷二十四月以至元十四年冬十月一日始生甫睜即自免乳徐夫人抱而育之比成童不妄踰戶閤授之以詩書不一月皆成誦迨學爲文下筆頃刻數百言嘗著弔諸葛武侯辭前太學內舍劉君應龜朝請府君之外孫也見而歎曰吾鄉以文辭鳴者喻叔奇兄弟爾是子稍加工其不與之抗衡乎因留授業弱冠西游

錢塘前代遺老與鉅工宿學先生咸得見之於是益聞近世文獻之詳暨還故居從仙華山隱者方君鳳游爲歌詩相倡和絕無仕進意其友葉君謹翁力挽之出大德五年舉教官七年舉憲吏就試皆中其選已而復退隱於家延祐元年貢舉之法行縣大夫又強起先生充貢鄉闈時古賦以太極命題場中作者往往不脫陳言獨先生詞致淵泳綽然有古風特寘前列二年上春官復在選中及奉大對倦倦以用真儒行仁義爲言辭甚剴切讀卷官以其頗涉於激綴之末第奉上旨賜同進

藝文補

卷三十九

四十八

明文

士出身主選吏以爲白身補官散階當下二等上命特與對品階授將仕郎台州路寧海縣丞僅踰再期會有詔改鹽法江浙行中書承制遷兩浙都轉運鹽鐵使司石堰西場監運事開命仍舊階居其職閣四載以功超一資陞從事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至順二年用故御史中丞馬公祖常薦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進階儒林郎丁外憂去官服闋轉承直郎國子博士經六年之久請補外換奉政大夫江浙等處儒學提舉至正三年春先生始六十有七不俟引年

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絕江徑歸俄有旨命預修遼金宋三史丁內憂不赴除服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居四歲故湖廣行省平章公朵爾直班今中書左丞相太平開府公交薦之被上旨落致仕仍舊階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七年夏六月至上京中書傳旨擢兼經筵官召見於慈仁殿慰諭良久八年夏四月陞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進階中奉大夫九年夏四月上章求歸田里不俟報而行上聞之遣使者追及武林驛敦迫還京復供前職十年夏四月始得

藝文補

卷二十九

四十九

明文

謝南還行中書爲言於朝給以半俸終身公牘已具而未及上十七年秋七月令江浙左丞相金紫公達世貼睦邇方承制司黜陟之柄移書起先生咨議省事以疾力辭閏九月五日薨於繡湖之私第年八十有二學士大夫聞之俱流涕曰黃公亡矣一代文章盡矣門弟子劉涓王禕宋濂傅藻等咸來相治後事以是月十八日葬於縣東北三里崇德鄉東塋之原距嘉議府君之墓僅十步娶王氏嘉熙二年甲科進士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紀囷金之曾孫文林郎監沿江制置副使司造

船塢沂之孫將仕郎桂之女今累封江夏郡夫人先一年卒及是始合葬焉子男一人梓用廕入官初授忠顯校尉紹興路同知餘姚州事女一人適惠州學正陳克讓俱先卒孫男四人瑄琛璿珣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傳學者先生在寧海時縣地瀕於鹽場而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民不敢正視編氓之隸漕司泊財賦府者亦謂各有所憑橫暴尤甚先生皆痛繩以法吏懼以利害白弗顧也有後母與僧通而醢殺其夫者反誣夫前子所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五十

明文

爲獄將成先生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奸僞卒直其冤遠近以爲神明巡兵捕盜販者急遂沈鹽於河帥衆以拒巡兵怒乃取他私販事以實之民有在盜籍者謀爲劫斂未行邑大姓執之以圖中賞格初無獲財之左驗事皆久不決先生爲之疏剔以其獄上各論如本條免死者三十餘人部使者董君士恒行縣廉知先生有治狀事悉委焉先生爲黜其以賄敗者上百戶一人縣吏二人在官無祿者四十餘人愚民以婚田鬪競往訴咸下其狀多至數十百先生錄其當問者卽不當問者遣

之先生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專者有弗如也凡經其
論定翕然畏服不敢重有辭歲大旱禱於靈湫有白龍
蜿蜒見湫中已而黑雲四興大雨如注縣以有年在石
堰視亭場爲尤難居是官者常以稱盤折閱及不能檢
防私鬻被譴先生規措有法無毫分入於吏議在諸暨
其俗素號難治先生不加鄙夷壹導以善政民多從化
捕盜司屋壞撤而改作無敢後期巡海官舸舫以三載
一新費出於官而責足於民有餘則總其事者私焉先
生適蒞是役樽節浮蠹以餘錢還之爭驩呼而去奸民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五十二

明文

以偽鈔鈎結黨與脇攘民財官若吏聽其詐挾之以往
新昌嵎縣天台寧海東陽諸縣株連所及百餘家民受
既至慘郡府俾先生鞠治一問皆引伏獄具官吏除名
同謀者各杖之有捕盜卒陰竊鈔板於良民家仍白
於官往索之惡少年持挺從者近百人先生過於野詰
從吏曰弓卒額止三十安得此曹邪可縛送於州聞者
遁走有盜繫錢塘縣獄游民賂獄吏私縱之假署文牒
發兵來爲向導逮捕二十餘家先生疑而訊焉悉得其
情以正盜宜得重議持偽文書來者又非州民俱械還

錢塘誣者自明奉省檄監稅杭州先生御之以寬商旅
四集僅三閱月增羨錢十二萬緡有奇在成均視弟子
如朋交未始以師道自居輕納人拜而人來受學者滋
益恭業成而仕皆有聞於世時欲增設禮殿配位四配
位合東坐而西向學官或議分置於左右同列不敢爭
先生獨面折之其人恚甚日坐堂上以危語相加御史
惡其無禮逐去之乃克如先生言在禁林會修本朝后
妃功臣傳先生爲條陳義例多所建明士類服其精允
進講經筵者三十有二經筵無專官曰領曰知咸宰執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五十三

明文

近臣講文之述率屬先生訂定非有關於治道之大者
不敢上陳其啓沃之功爲多上嘉其忠數出金織紋段
賜之始先生嘗預考江浙江西上都鄉試江浙則三往
而一主其文衡至是被上旨考試禮部尋又爲廷試讀
卷官前後所甄拔者盡知名之士先生天資介直絕不
事造請逢單官者一減資者五銓曹或失於收叙亦不
自言在州縣間惟以清白爲治一錢不受於民所至無
圭田月俸弗給每齋廡以佐其費及升朝行挺立無所
附足不妄登鉅公勢家之門君子稱其清風高節如水

壺玉鑑纖塵弗汚先生性薦孝于親親歿營冢域於三釜山有乳虎馴狎之異山去所廬十里月旦望必展省大暑寒不易先世遺文歲久或有殘缺極力搜訪補綴成編家居不談米鹽細務與公府短長邑長吏來謁鄉隣有急覲得片言爲援輒峻却之尤不輕於薦引或譏其絕物先生謝曰公朝爵祿將以待賢者豈爲吾黨私親設哉先生貴而能貧雖位至法從蕭然不異布衣時又寡嘗欲甫臨強仕之年卽獨榻於外給侍於左右者二蒼頭而已遇佳山水則觴咏其間終日忘去其冲曠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五十三

明文

簡遠之情使人挹之鄙吝頃消與人交任真無鉤距不事矯飾以爲容悅而誠意獨懇至然剛中少容觸物或弦急震震若未易涯涘一旋踵間煦如陽春不少留礙焉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而約之於至精有問經史疑難古今因革與夫制度名物之屬旁引曲證語蟬聯不能休至於剖析異同獻決是非多先儒之所未發見諸論著一根本乎六藝而以羽翼聖道爲先務然其爲體布置謹嚴援據精切俯仰雍容不大聲色譬之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鼈蛟龍潛伏而不動淵然之色自

不可犯中統至元以來如先生者二三人而已故凡國

家典冊詔令及勲賢當得銘者必命先生爲之海內之士與浮屠老子之流以文爲請者日盈於庭力麾之而弗去一篇之出家誦人傳雖絕徼殊邦亦皆知所寶愛雅善真草書人有得其片幅者必藏弔以爲榮世之議者謂先生爲人高介類陳履常文辭溫醇類歐陽永叔筆札俊逸類薛嗣通識與不識僉無間言嗚呼先生生當六合混一之時鍾河嶽英靈之氣積之既厚所用亦弘仁皇肇開科舉之初卽以儒學自奮歷事五朝晚乃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五十四

明文

入侍今天子掌述帝制勸講經帷巍然獨任斯文之重天下學士咸所師法遂使有元之文章炳耀鏗鏘直與漢唐倖盛先生之功固不細矣至於出處大節尤人之所難能者年未七袞而謝事暨羣公力薦起之俄復控辭上方眷倚之深再召還朝未幾又辭其難進易退之風真足以廉頑而立懦揆之古聖賢之道蓋無愧也若先生之所自立者豈不綽綽可傳於後哉先生之薨在法當錫謚立傳濂從先生遊垂二十年知先生爲最深因輯任官行事爲書一通上於太常國史然鉅細詳紀

不敢效古書法爲簡嚴者欲其事之白以俟芟撫也

吳興藝文補卷二十九終

藝文補

卷二十九

五十五

明文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目錄

劉基

梅頌

并序。爲郡人章仲文

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

梅澗名自福舊吳興人

吳孟思墓誌銘

墓武康

沈夢麟

歸安人

嚴司空鳳栖書院銘

司空名震直烏程人

徐一夔

黃處士誄

黃禮寓公

藝文補

卷之三

目次

一

高啓

送徐以文序

以文一作幼文名貴寓公

靜者居記

爲寓公張羽

蜀山書舍記

爲徐貴

唐肅

蜀山書舍記

同上

張羽

見前

奉訓大夫平江路知州致仕子華唐君墓碣

子華名棟

蘇伯衡

雲林辭并序。爲寓公崔彥卿

釋來復

福源石屋珙禪師語錄序

童冀郡教授

釋志亭記直射圃

貞節丘婦傳烏程人

王禕

福寧王尹贊并序。王名伯顏尹烏程因流寓

元故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王公碑王壽衍見前

藝文補卷之三十一 目次

蕭洵長興令

顧渚採茶記略

沈貞長興人

士林山水記

林靜見前

朱濂溪先生像贊有序

張遠

題王叔明畫叔明名蒙

沈良

題王叔明畫

方孝儒

題趙子昂千字文帖二帖

題觀鵝圖錄舉筆

題靈隱寺碑後趙文敏書

嚴大司空像贊名震直

沈約論

劉寅

茗溪親舍圖序

藝文補卷之三十一 目次

萬里錦還圖序爲郡人金彥昇

紀行唱和集序爲郡人翁文若

愛日堂詩序爲郡人柴給諫

寒郊散馬圖序趙文敏筆

皇華勝覽記郡人湯中翰著

以錢舜舉所畫猿馬圖後

楊榮

志訓堂序爲郡人章善之

解縉

溪山萬狀圖記 爲郡人李華甫

跋趙子昂墨梅

題縛筆帖 爲郡筆工陸穎

楊復 長興人

重建峴山顯化禪寺記

顯上人復住峴山疏

沈彬 武康人

防風氏神廟碑 在武康

金寔

藝文補

卷之三十 目次

跋趙松雪書姜白石書譜後

四

吳興藝文補卷之三十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輯

韓昌箕仲弓增定

梅頌 并序

劉基

吳興章仲文築室孔谿之上環植梅焉命之曰梅花之莊予與仲文交敬其好學而知德也知其有取於物不徒矣乃效屈子頌橘之體而作頌曰

朱方之秀梅實碩兮含章而貞受命獨兮扶疎蕭森清以直兮玄冰沮寒不撓其節兮玉之潔兮夷之特兮閉

藝文補

卷三十

明文

而發兮芳郁烈兮黃中絳耐美而完兮麗而不淫物莫能干兮冬榮夏實含陰陽兮青黃纍離以和羹兮文質彬彬德之儀兮君子之象君子之宜兮

紫虛觀道士吳梅澗墓誌銘 即文

劉基

栢有高士吳先生諱自福字梅澗舊爲吳興人其先評事公感因仕家于栢其子孫遂爲栢人五世祖安國故宋釋褐第二人歷官至太常少卿使金國不屈節高祖挺承節郎安撫使司將領復使金國曾祖嗣英迪功郎祖有光父良之皆不仕先生生而敏慧好清淨不從羣

兒嬉父母甚器異之稍長遂命入紫虛觀爲道士讀道
德黃庭咸通其大旨及長德行愈著自達官貴人以主
于市里細民無不敬愛授號崇德清修凝妙法師主領
觀事先是觀燬于兵繼作極草率及先生領事乃重修
三清殿建藏室新作山門既成復建通明寶閣以祇奉
昊天上帝其下爲演法堂觀宇粲新山水增氣先生性
孝友能愛人觀去其居半舍二親在時必日親觀省奉
甘旨不置親沒喪葬皆如禮與其兄相游處每眷眷不
忍舍二弟早死則撫育其孤周恤其空乏無少間其兄
藝文補

卷三十

明文

之二子能讀書則蚤夜勉之曰吾家世簪纓更值時變
門戶淒衰吾已委身方外不復能力學以續先緒其責
實在女女惟勿懈尚克遂吾願既而世昌中乙亥鄉貢
世德中丁亥乙榜如先生志焉先生卒年七十五葬于
觀之南岡銘曰
惟吳之先自周出弟兄來東開邑國支分蔓延綿厥
長沙保民有功績河南治平爲第一前有季英後處默
安棲蒿萊食水蘗聲華章章在文籍賢良代生莫具述
豫章真人純孝德以扇渡水神輔翼公然飛升當白日

於休先生發往蹟保合至真去污濁收藏精神歸闕寂
金蛇守門邁皇極二六益一靈降質龍離于羊牝馬逸
大衍之半返冲漠好溪南陵高以蔚少微四星光景接
其上有松下有栢中有佳城錮以石地久天長保玄宅
吳孟思墓誌銘

劉基

至正十五年春三月濮陽吳孟思卒其冬十有一月翰
林侍制致仕申屠公以子昭來泣拜于劉基已公乃代
之言曰昭之先人以文學出入縉紳間縉紳之揚名當
世者無不與交游先生所知也今死而家無貲不能求

藝文補

卷三十

三

明文

名于大官請以屬先生基居杭時嘗與孟思游而善故
不能讓而誌之曰君諱獻字孟思先世家濮陽譜仁莫
詳其系六世祖忠仕宋爲殿前司統制官靖康之難從
高宗南渡江始居杭州高祖允昌宋左武大夫忠州防
禦使曾祖佐承信郎御前東庫使祖清成忠郎殿前都
指揮使父植以京官子弟恩授廸功郎至元十三年宋
亡幼主歸命凡趙氏及其臣僚之子姪咸北觀京師廸
功與焉留十餘年復歸于杭配王氏生子三人孟思其
長也孟思少好學工翰墨尤精篆隸凡歷代古文款識

制度無不考究得其要妙下筆初若不經意而動合衆
度識者謂吳子行先生趙文敏公不能過也故四方來
求書者日衆出輒爲好事者邀止止或彌年月去則隨
所至肩足摩躡孟思悉應接不倦孟思事父母甚孝母
王氏先卒越二十有六年而父卒年八十有九家無恒
產而喪葬咸得盡禮二弟皆仰給孟思孟思又好賓客
樂周急故金帛日至而贏常無儲是歲以疾卒于崑山
州之寓舍年五十有八歸葬于湖州武康縣之封禺山
從先域也配徐氏先二十有四年卒至是而合葬焉子

藝文補

卷三十

四

明文

一人卽昭也孟思爲人外不與物忤而內甚剛介所交
多達官而略無求薦進意自號曰雲壽散人所著述有
雲壽萃藁說文續釋集古印譜傳于世銘曰
孰成其名而不侈其齡維蒙弗冥以鑠厥貞有悠曷徵
昭以斯銘

嚴司空鳳栖書院銘

沈夢麟

惟皇降衷厥有恒性氣以成形而理貞靜才稟於氣或
濁或清剛善柔惡暴棄攸成逸居無教德胡以明往聖
垂法布在六經爰立之師先覺後覺蒙以養正必志於

學敬敷五教司徒是作欽惟 聖朝比隆三代文教事
崇德並覆載維我尚書學古入官登庸卿相錫立朝端
乃明彛倫乃建書院進修名齋廣益聞見爲子盡孝爲
臣盡忠我作銘詞昭告童蒙

黃處士誄

徐一夔

至正十二年十月處士暨陽黃先生諱禮字子敬年
九十卒既葬于湖州化城之原其子溥辱與余游乃
據其行實而爲之誄誄曰

維黃之出肇于軒轅其後有國江漢之漬至於春秋助

藝文補

卷三十

五

明文

齊有勲有熊疾之覆其宗禮散處朔南族類實繁爰至
東京光大而文憲賢視顏香孝視壽瓊位三公琬悟絕
群亦有允也惟黨錮寃其本略略其源渾渾至宋叔世
有提刑君有德有烈皂蓋朱旛維此提刑其產則閩其
來于越則仲子昕實處士祖始爲越人處士之生端一
靖溫詩書爲宅禮義爲垣云胡不淑遭值不辰宋訐訖
錄海宇揚塵歛其所有靡途可遵欲潔其身曷養吾親
乃棄觚翰刀筆是循處吏之汙擴儒之仁以濟時艱非
志所存雖膏其施而裕後昆是有令子學富行純西游

吳興克昌其門有田有廬以奉晨昏處士婆娑九十其春德與齒隆而位弗臻此天於物翼足惟均達人知足抑又何云惟古之道謚實行因無位有號亦誼之敦我實小子不敢瀆陳累行布辭告于多聞嗚呼處士有永其芬

送徐以文序

高啓

余少喜交游以方侍養不得遠去以求友於四方故獨與鄉里之君子游若徐君以文其人也後不幸失怙恃而天下有變所在多梗又不得遠去以償其志然十餘

藝文補

卷三十

太

明文

年間四方之士來吳者則亦未嘗不得見焉其豪健俊偉魁闊辯博飲酒談笑以意氣相得者固不爲少至於講義理之微詠性情之正薰然和粹然溫優柔浸漬相入以善而不自知者則未有及以文者焉乃知未行四方耳苟行四方若以文者亦豈易多得哉余用是益親以文而以文亦不余厭也蓋自少及茲之壯其間春華之晨秋月之夕空山流水之濱崇臺古榭之上以文未嘗不往而余未嘗不從二人者樂其相得之深從容周旋忘其爲喪亂之時羈窮之口也蓋以文不汲汲求世

知居衆中退然若無所能者故人皆失以文而余獨得之豈非幸也哉今年夏以文將讀書吳興蜀山中來以別告余謂久合而有睽離人事之必然者也豈足爲甚戚也但以文今絕去紛囂得益厲舊學以求其道顧余乃浮沉閭里間卒荒落而無所成是則不能無介然於懷耳雖然以文固不可留余則豈不能去是哉待秋風之興當扁舟而南尋書聲於雲溪烟樹間以文尚肯以所得告我哉

靜者居記

高啓

藝文補

卷三十

七

明文

溇陽張君來儀以靜者居名其所寓之室嘗屬余記之久辭而未獲也一日與客往候之入其室竹樹翳深庭戶虛寂落然無囂聲客顧而歎曰美哉居乎使張君不勤動于外有以自樂而成夫靜者非是居乎余謂客曰子何言之戾耶今有人焉處空谷之中棲長林之下于戈之聲不聞車馬之跡不至其居靜矣而利祿之念不忘于心窮約之憂每拂乎慮雖夷然而行塊然而坐顛倒攢攘無異奔鷺于埃壒者子謂其果靜乎又有人焉游于邑都宅于市里鄰有歌呼之喧門有造請之雜心

倦乎應答身勞于將迎其居非靜矣而抱廉退之節慎出處之誼雖逐逐焉群于衆人而進不噪忽視世之揮霍變態條往而條來者若雲烟之過目漠然不足以動之子謂其果非靜者乎蓋靜也係于人不係于居人能靜則無適而不靜是居之靜無與于人人之靜亦無待于居也雖然亦有待其居而靜者矣然非此之謂也傳曰居天下之廣居廣居仁也自克己以復之主敬以守之至于安重而不遷淵靚而莫測則其體靜矣故曰仁者靜張君之志蓋在于是而假以名其室子豈未之思

藝文補

卷三十

八

明文

蜀山書舍記

高 啓

蜀山書舍者友人徐君幼文肄學之所也幼文嘗自吳興以書抵予曰吾山在城東若干里吾屋在山若干楹吾書在屋若干卷山雖小而甚美屋雖朴而粗完書雖

不多而足以備閱吾將於是卒業焉子幸爲吾記之子惟古之君子所取以成其學者無常物所居以致其學者無常地也故弁裳之於容珩瑤之於步豆邊之於陳琴瑟之於樂弓矢車馬之於服度量權衡之於用凡接於物皆學也豈專於六籍之內哉往于田入于市處于戶庭覽于山川立于宗廟朝廷遊於庠序軍旅凡履之地皆學也豈限於一室之間哉後世講學之道既廢而人之不能然也有志者始各占山水之勝築廬聚書而讀之雖其所以學之者異乎古然凡事物之理與夫群

藝文補

卷三十

九

明文

蜀山書舍記

唐 肅

自天厭文治盜弄五兵者草蔓幾遍齊州一時才
傑之士殫其智力於是靡然輯六籍而皮孫吳師宗儀
秦背遠姬孔左顧右仰以求容于俗一有操仁義之說
者咸目爲迂濶寒餓死而莫顧噫君子之道窮矣使有
一士焉衆猶而獨薰衆華而獨素衆雕而獨樸衆譟而
獨默衆表襮而獨括衆挈挈狂騫而獨兀乎若無趾
衆潰潰合汙而獨介乎若不情于山之麓水之涯迺攜
迺營以誦以絃匪帝訓王禮不習諸口不服之磨鈞易
之玄咀詩之菁揭春秋之袞將養其體需時而用完其

藝文補

卷三十

十

明文

璞侯價而售阨於時不阨於道窮於身不窮於心怡怡
焉充充焉自足而無悶則夫人者視彼孰優劣哉然今
信有之乎若吾友郟郡徐子之居蜀山書舍者其人也
吾才不逮徐子識不逮徐子而願隱之志則亦庶幾乎
徐子行將囊書緱劍問津震澤之南而卜鄰焉徐子幸
無絕我

奉訓大夫平江路知州致仕子華唐君墓碣

張羽

吳興唐氏子既葬其父知州府君始以狀走吳門徵於

潯陽張羽書於外碑乃爲其狀曰君諱棣字子華先世
錢塘徙吳興君之父承務郎多財好賑歛其德不爲嘷
噉之名士君子謂其有陰德其後必大旣而生君儀表
異常兒稍長從名儒善解悟章句造次可誦其餘力習
繪畫舉筆有師法時趙文敏公一見君輒奇之出入門
下益厚勉思自樹苦無資地遇郡守馬侯德昌中朝名
臣且夕補內借爲已助因干以詩侯與語合未幾果擢
秋官遂挾與倫比侯欲致君捷徑進薦仁宗詔繪嘉禧
殿御屏揮洒立就天子稱賞待詔集賢院日從文臣名

藝文補

卷三十

十一

明文

相游得與觀圖書由是聲聞大震行見召用命嘉興
路照磨嘉興繁郡簿書紛冗公儒生爲之獨優早飢營
救行宣政滿除徽州路休寧縣尹休寧俗尚剛猛馭以
義卽伏馴先是豪民好爲併兼貧民至空產賦徃徃連
亡君至獨釐其弊具爲科條首理學官敦崇化本令民
推戴豪民不利共賂左右以紛阻君執不變擇任廉
吏益加精勉宿弊一清流連歸復山民老人擁馬抃謝
爲賀然豪民造謀中君聞江右有刀筆善捕毒者遣人
請計道從彭蠡怒風弗得渡若有神使之語其人怖悸

求返風息歸語其黨解約自新縣置推茶提舉侍事吏
趨走承望若事嚴郡守然每公會贊賀禮由提舉君膺
命以守民社有越次者嚴加遣責緣是懷忿種種造謀
不墮其計既而其奴酗酒殺人吏請捕奴主君不可曰
奴殺人坐奴耳其人慚謝曰我小人爲唐侯所容君爲
政惟用儒法剛柔適調歸於太和居五年政平化行獄
訟止息諫爲江東最以老去官民涕泣塑像祀春秋進
奉議大夫平江路吳江知州致仕卒年六十有九葬烏
程澄靜鄉配蔣氏合葬焉君之大父曰藻父曰清贈承
藝文補

卷三十

十二

明文

務郎歸安令母沈氏贈恭人配王氏蔣氏皆封恭人子
五皆側出允備允誠褚氏出允初允恭允升謝氏出女
二長道安嫁杜仲芳次道貞嫁沈思明按虞文靖公集
稱君詩畫并公所序休寧稿與黃文獻公所序味外味
集若干卷藏于家畫若干軸廢于兵其餘散在四方亦
僅難得天子思用老成詔以福建行省僉事起君而
君不及矣公遇人主倘不死得復用設施當不止是特
爲之識其狀云

雲林辭

并序

蘇伯衡

常人之情未有不好繁華而厭澹泊者也入山林而唯
恐不深適江湖而唯恐不遠非抗志幽篁寄懷夷曠者
孰能之六一居士曰錢塘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
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
吾祖東坡先生以爲吳興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
蓮之利寡求而無所爭賓客非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
是二邦固皆東南勝處而吳興之境寬閒寂寞豈比錢
塘之鉅麗雄富哉崔彥暉氏錢塘人也顧去之而之吳
興營別業一區名之曰雲林小隱於是乎僑焉此其以
藝文補

卷三十

十三

明文

澹泊爲樂而不奪於繁華之習爲何如彥暉非抗志幽
篁者歟寄懷夷曠者歟夫以端木賜之賢又有仲尼爲
之依歸其於道德之足貴紛華聲利之不足尚固宜曉
然若薰蕕不待辨而孰去孰取也然交戰于胸中猶且
有所不免况彥暉當問學之士徇於外物而競於邪侈
之際乃能決於去就如此豈直異乎尋常之人而已使
克推是志以學道其於去卑陋而趨高明也何難哉此
余不識彥暉而信其賢因張尚禮之請本其情爲賦雲
林辭曰

林辭曰

眷吾父母之邦今廼趙宋之故都既美麗又富盛兮實
東南之奧區衆人胥此焉止息兮吾獨曷爲而去諸此
富貴者所娛情兮雖信美不可以居矧吾舍之湫隘兮
直闢闔而臨通衢車塵滃若霧兮紛紛冉冉將免予苟
徘徊而不去兮幾何不爲逐臭之夫瞻彼樂郊兮震澤
之墟俯蒼苔之漣漪兮仰毘弁之鬱紆前鈴衙之絕壑
兮後蒼莽之平蕪阡陌縱橫以基寘兮聚落交錯若畫
圖審面勢兮構吾廬梁桂檀兮柱杉楮不彫不琢兮不
丹青以塗墍薜荔以幘幪兮苔蘚繡乎階除列陵阜以

藝文補

卷三十

十四

明文

爲垣今因澗谷而成渠長松鉅竹今森扶疎烟條霧葉
兮蔚蔽虧天矯繚糾兮若蒼龍之垂胡零麗披離兮若
翠幄之流蘇積雨之後日出之初山氣澤氣孰吹孰嘘
排我簷楹羃我綺疏栖我几席襲我琴書始膚寸其來
會兮旋波濤之卷舒乍奔騰以翕霍兮倏充塞而模糊
何變化之奄忽兮茫洋莫辨乎四隅幻萬象以一色兮
覆六合而有餘中長風之迅烈兮遂消液於須臾若掃
滅而無蹤兮杳不知其所如但見山青青而林蒼蒼兮
掩映湛湛乎之太虛吾危坐而睇眄兮增感慨以長吁

曰寶莫寶兮貝玉金珠貴莫貴兮爵位名譽等浮雲之
不可把翫兮喟歎先聖其豈我誣胡彼昏之不覺兮爭
貿貿以犇趨况人壽之百歲兮猶過隙之白駒縱得之
亦何補兮徒自勞而自劬吾於世兮復何需屑逐隊兮
競馳驅聊歛退而從吾所好兮放浪肆恣於水滙山硯
幸麋鹿之我狎兮喜鷗鳥之不我虞春草蓊茂春華敷
岩紅澗綠張氍毹幽泉發寶疾以徐髣髴會朝銷珎琚
娛耳悅目樂不可言兮世間埃壒何濡濡時招玄真子
贈却赤鯉魚相就東老舊酒壚既醉涉江弄美菓歌曰

藝文補

卷三十一

十五

明文

澤有荷渚有蒲荷爲衣蒲爲裘衣且食兮保我軀滯志
釋今煩慮祛逍遙委蛇兮又何必訪僊伶於蓬壺

福源石屋拱禪師語錄序

釋來復

昔達磨大師壁觀少林惟以一言傳心默示眞體使人
自證初無多說是以二祖夙慧天稟穎悟超然故於密
授之際直證其妙乃曰了了常知言不可及達磨始印
之曰卽此是自性清淨心更勿疑也其後四世相傳皆
默證其體而不顯言至荷澤神會禪師則記達磨有懸
絲之識慮恐宗旨滅絕遂明說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至

是而真心之體顯白於世潛符密契者不爲不多矣然
而此心之知虛靈寂照性自神解非世所謂仗境託緣
之知而爲其體也自唐以來諸祖相傳列派分宗行棊
行喝至於擎叉舞筭挽弓輓毬各立玄門建化不一寃
其大機大用無非直顯心體之妙至不得已而有上堂
入室示衆等語觀其激揚開導要皆肆口而說直截無
隱殆及南宋以後諸師漸乃組章繪句流爲造作甚至
有短拙新巧之論使學語無稽之徒轉相沿襲大爲有
識所耻殊不知直指之道以心傳心必惟自證纔涉言
藝文補

卷三十

十六

明文

註卽第二義而况務爲造作者耶余每與通宗達士語
至於此未嘗不爲之太息焉福源住山石屋珙公早得
及菴之傳居山三十餘載入定觀心妙達真體故其語
言不事造作實自胸襟渾然流出者也讀其山居諸偈
綽有寒山子之遺風以及上堂示衆諸語一皆切直諦
當有足警發於人豈學語者可以意識而摸倣之哉嗚
呼古道瀾倒之秋邪說方熾寥寥宇宙作者無聞安得
起斯人於寂光淨居而共論茲事焉

釋志亭記

童 冀

洪武二年冬 制諾天下府州縣學咸置師弟子員厚
其廩祿以教養之本以經術叅以六藝由是四方弟子
彬彬輩出蔚爲達材湖學承安定先生過化流風善教
猶有存者今年夏長沙談先生以朝署近臣來守是邦
祇謁廟庭環視棟宇惕焉疚懷致理之暇適大新廟學
子民趨事不日告成殿堂廊廡齋舍庖廄整飾完好丹
堊輝映先是學宮序射師弟子露次于外而三折升堂
禮有未稱先生不欲勞民顧退食之舍中直射圃遂闢
而新之既成徵名于冀冀惟命名之義必稱其實記曰
藝文補

卷三十

十七

明文

射之爲言釋也釋者各釋已志也諸生方有事于學蓋
各釋已志以思懋夫學哉請名之曰釋志庶其寔之易
解也嘗試論之學宮有射蓋自有虞氏始殷人以序名
學孟氏以謂序者射也則學之有射舊矣秦漢而下此
制久廢 國朝始復舊制故射之藝得列于學宮而卿
大夫士皆有射所稽之古典成周之世諸侯歲貢士于
天子試之射官其容體比于禮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
與于祭其容體不比禮節不比樂而中少者不得與焉
是以諸侯君臣盡志于射古今豈異宜哉厥今府州縣

學其弟子員選入成均必考經史六藝是亦古者貢士之意也方安定先生授教斯郡置經義治事齋其偏迄今尚存伐柯取則夫豈遠哉然此猶以近代之學言也傳曰三代之學皆以明人倫也人倫之道固不止于是而已也學者蓋思所以忠所以孝所以盡夫夫婦長幼朋友之道而寃夫五常之理焉斯其爲釋志矣藝云乎哉既以名亭僉謂宜志其說于壁以警後之學者遂書之以爲記先生名士奇優于學問勤于政治其後也不亟不徐工省業勤其他綜理率稱是云

藝文補

卷三十

十八

明文

貞節丘婦傳

童冀

貞節丘婦盛者烏程人也少歸同邑丘岩事舅姑以孝謹稱屬元季寇盜充斥岩挈家避地近郊盛及岩二妹俱盛年有容色時游軍肆剽村落間盛謂二女日時事如此勢必不免與其辱身生局若全節死卽赴水歿岩二妹繼之丘母驚遽亦墜于水岩亟扶母登岸良久蘇兵亦繼至咸愕貽驚歎遂捨之而去暨事寧岩義不再娶者十年嗚呼世衰道微士之能明綱常者幾何人哉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此之謂也贊曰丘婦殉節二

女從死守正明義乃出女子赫赫冠裳含垢蒙耻形管可徵昭示來祀

福寧王尹贊

并序

王祿

史氏之法於死節死事之辨有輕重之權衡焉蓋以爲人之死雖同而所死有不同死事者一時變故之所激夫人或能之至於死節則非見義明而識理正者不能也豈所謂非死之難處死爲難歟抑所死雖不同要皆不可不謂之能死歟國家混一百年承平之盛極矣乃自頃歲寇盜竊發名都大邑殘廢殆盡然其間守土之

藝文補

卷三十

十九

明文

臣之能死者固班班然可數也以吾所聞閩越之間其能死者得二人焉得死事者一人曰崇安縣尹彭君庭堅得死節者一人則福寧州尹王侯是已侯諱伯顏字伯敬濱州沾化人身長八尺美儀度倜儻有大志嘗語人曰世治爲良臣世亂爲忠臣庶無媿此生耳弱冠游京師受知駙馬荆王王拜丞相行省湖廣辟侯知印歷宣使滿考調永之祁陽湖之烏程兩縣尹皆以治最聞陞信州推官平反寃獄甚多至正九年有詔選守令侯用薦者以朝列大夫尹福寧越再期政化大孚十二

年春除福建轉運鹽使司副使時盜賊充斥逼州境侯因留不行曰福寧民猶吾子耳吾忍舍之去乎乃募民兵訓練爲備又諭鄉民各團結自相保十一月庚辰賊入境侯及中子相引兵與戰敗之已而賊大集侯還守州治壬午賊攻西門侯奮身率先力戰賊稍却俄而馬中流矢遂墜地被執賊首謂侯曰公廉能名素著欲屈公仍尹此州何如侯罵曰吾受天子命守茲土義寧殺賊今乃敗政有死爾寧能從賊反耶賊怒強之跪侯曰此膝可斷不能跪賊賊愈怒令左右毆之侯嚼舌噴

藝文補

卷三十

二十

明文

血賊面大罵曰吾失守茲土義當死反賊殺我卽殺何毆爲然我可殺慎勿殺吾民也會賊執監州至責之曰汝何得與王州尹同拒我也侯又大罵曰起兵者實我非監州且吾起兵滅賊爾何名拒耶吾生不能殺賊死當爲神必汝殺矣賊愈益怒侯遂遇害臨刑神色不變立而受刃出血盡白頭墮而體不仆時年六十矣死後數日面猶如生民無老穉號哭晝夜不絕賊亦悔殺侯有毒蜂如雲屯賊庭民請葬侯尸尸壘而蜂散賊中時時見侯引兵入州治見者皆驚蹶而賊首無疾輒自斃

侯之旣死也相尋亦被執賊欲使之官相曰吾與爾賊義不共戴天顧欲事爾耶亦死之相妻潘亦被執賊首欲亂之潘慟哭曰吾起失所天死固其有豈以身受辱卽絕不飲食及其二女亦皆死焉嗚呼若王侯者謂之能死其節非歟傳稱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非侯之謂歟侯不惟自死能盡節而子若婦悉秉節以死豈忠義固皆天性歟徵諸史氏之法誠在所深取是用備叙其事且係之贊用著今日爲國死難之有人爲人臣之勸云爾贊曰

藝文補

卷三十

二十一

明文

矯矯王侯萬夫之雄孰爲大節爲臣死忠爲臣死忠遑卹厥躬維躬可殺名不可毀死而不朽是謂不死嗚呼王侯英風千祀

按王尹寓與葬俱在烏程

元故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王公碑

王 禕

至正十三年庚寅十月十六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王公仙化于湖州德清縣百寮山之開玄道院春秋八十有一其徒以十二月二十日奉遺蛻葬于玉塵山之原今洞玄冲靖崇教廣道大真人薛公廷鳳實嗣公住持

杭之大開元官乃述公道行使來取銘勒之茲碑公諱壽衍字眉叟姓王氏其先河南修武人宋建炎初從渡江遂家于杭而著籍焉曾祖雲武翼大夫保信軍承宣使祖顯宗右武大夫某州觀察使考子才武功郎判修內司幹辦御酒庫公生而穎悟迥然有拔俗之標自幼篤志於道人莫不以遠大期之至元甲申玄教大宗師開府張公之弟子陳真人義高爲梁王文學以事至杭謁于四聖延祥觀見公卽器愛之遂度爲弟子年甫十有五從陳公至京師乙酉至上京入見裕宗于東宮陳

藝文補

卷三十

二十三

明文

公從梁王北行公與之俱止于哈察木敦驅馳朔漠備殫其勤丙戌還京師可步從開府公代祀諸山川至杭俾公提綱四聖延祥觀事尋侍開府公還朝戊子三十六代天師授公靈妙真常法師袁州路道錄未任改杭州開元宮提舉宮事壬辰三十七代天師加授崇教之號仍提舉開元宮是歲至京師奉詔訪求江南遺逸舉永嘉徐伯孫金華周世昌引見于披香殿奏對稱旨甲午成宗登極命公召天師龍虎山北至巖醮翠華閣及萬歲山圓殿竣事錫賚優渥元貞乙未被璽書提點住

持杭之佑聖觀觀宇久弊一新之大德丁酉春春開下隆福太后有旨命公求經錄江南戊戌入朝駕至上海賜衣三襲賚及其徒已亥春詔公從忽刺真妃北行梁王既改封晉王繼被旨代陳公事晉王陳公還至杭州化去公執然扈從而歸庚子春侍晉王入覲蒙兩宮錫予加厚尋得旨南還仍給佑聖觀印章視五品辛丑制受龍興路道錄王隆萬壽宮住持提點實同公之職世事之日開堂演法聽者翕然道價漸振壬寅入朝璽書加護玉隆癸卯回杭以佑聖觀事傳于孫真人益謙而屏居開元甲辰制授開元宮住持提點丙午舉吳真人以敬代居玉隆丁未武宗御極從三十八代天師入覲至大戊申開府公辟公僉議教門公事被璽書及興聖太后旨加開元等九宮觀且代祀諸名山已酉夏還居開元居三年凡宮制之未備者悉完之皇慶壬子請謝宮事仁宗卽位特授靈妙真常崇教真人遣使賫制書卽開元命之使不得辭就召詣闕賜見嘉禧殿因具疏言臣聞道家以無爲爲宗古之言真人若聞邈矣今爲其道者善傳上意達諸神明導况祉存著

藝文補

卷三十

二十三

明文

專一其事也惟大宗師大真人及嗣師真人久侍中被寵遇有號名命數其貴視公卿侯伯於玄教顯榮極矣夫名者實之賓泰甚則忌真人非遠臣所得名臣請固辭不敢稱真人得還山奉祠事以報聖明志願誠足矣上稱歎其言以爲先朝舊臣深敬禮之先是杭之九官觀財用出納隸都財賦府及是太后有旨都府勿有所與延祐甲寅改授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領杭州路道教諸官觀事住持開元官事勅詞臣爲贊書褒揚之仍給銀印章視二品陞辭之日上御嘉禧殿賜坐與語移

藝文補

卷三十

二十四

明文

時以字稱之曰眉叟且曰老子道德經不特爲道家書其道足以開物成務治天下者所當用今命近臣頒示中外爾尚有以布宣朕意公頓首稱謝又賜寶冠金服以備真人之服章別降璽書使代祀江南諸名山比還復移文集賢乞免真人號不報乃建開玄道院爲棲真佚老之所丙辰三十九代天師入覲公從偕行時晉邸在朝特命內史府設宴以禮公其冬以金錄醮事告成受白金楮幣之賜丁巳元會朝見奉旨代祀北岳濟瀆天壇中丘及汴朝元宮道縣修武展省先坐而還復奉

旨求東南賢良兩宮錫子加厚朝臣祖錢都門外供帳甚盛水合舟膠以法禱之凍則自解戊午得未嘉戴伺六書故郡陽馬端臨文獻通考二書表上而頒行之歷江南四省之境所至奉行上命無所不及回杭移疾餘不溪上適天旱縣令耆耆老來請雨命弟子彭大年禱于百寮山上甘雨隨應至治辛酉冬開元燬于災公卽圖起其廢省臺百司悉來致助規制鉅麗有加于昔開府公以是年仙去嗣師特進吳公嗣爲大宗師於公尤加親敬泰定甲子詔遣使函香爲新宮落成就召詣闕見

藝文補

卷三十

二十五

明文

上于宣德府勞問甚至會天師繼至同建大醮者三出內府道經并金幣賜之乙丑有旨賜金織法衣遣使衛送南歸且被璽書開元以甲乙傳次莊田所在咸加護之中宮東朝錫賚尤厚丁卯天師至杭薦醮禳海患公與同行事焉至順辛未集賢移文請公往龍虎山提調醮事至元乙丑春今上命黃真人崇大函香至四聖延祥觀建金錄大醮特命公主之夏璽書賜大開元宮額加護如前公自以平生寵數踰分乃哀上所賜冠服及所蓄圖書琴劍之屬簿送宮藏以傳諸後至正辛巳宮

復以苗燬委提點毛子敬任興創之功而公親爲之謀
畫曾不踰歲舊觀復還乙酉卽宮中造閣有白鶴飛繞
之異因表曰胎仙自是益倦與物接退居開玄有終焉
之意矣庚寅十月望賓客集開玄以公生辰相率爲壽
弟子陳子浩後至公笑曰吾進子久矣吾將就休息汝
其爲我款諸賓明日夙興氣息稍促及日晡奄然而逝
弟子遵治命以時服飲焉所度弟子自陳子浩而下若
千入初公念開元之傳未有屬而紹玄教正系者實惟
薛公預署傳授之文致之時薛公方辭大宗師之傳還
藝文補

卷三十

二十七

明文

謙再三不獲已乃勉承其甲乙之次於是集賢以聞有
旨特加薛公大真人之號領杭州路道教諸宮觀事主
領住持大開元宮事自提點馬志和而下咸正其次序
焉公器識高朗局度弘曠履貴盛而能謙處滿盈而能
虛以故歷事累朝昭被帝眷躬輔玄教光揚祖風至其
應物接人尤不滯於形迹上而王公顯人下而韋布寒
士遇之以禮曾無間然性好施予祿廩雖厚未嘗周其
用也其所爲詩閑遠典雅爲世所傳賞扁居室曰玄覽
且以自號晚歲寄傲溪山間又號溪月散人平居戴華

陽冠白羽衣朱顏鶴髮爽氣生眉睫間洒然樂方外之
趣望之者以爲真神仙也嗚呼若公之高節軼衆誠無
愧乎古之真人者乎是宜爲銘銘曰

老子之道棄崇執謙蓋盈留虛抱一不二不爲物先能
安以舒爲而無爲損之又損何有何無維修於身其德
乃直爰與道俱猗歟真人情冲氣和列仙之儒服動王
家致力祖庭功常有餘出入內外翼贊玄化宜助皇
光而不耀動而能靜其行徐徐帝曰汝求陟降左右玉
珮瑋裾敝自淵衷便蕃資子恩優禮殊號以真人帝命
有赫形于贊書真人抗言名忌泰甚臣實遜疏維是微
稱孔闕且碩匪臣宜居願歸奉祠以祀湯墮以逸微軀
亦既歸止葆精養粹味道之腴維謙維虛滌除玄覽與
天爲徒謂將逍遙後天不老胡不少須奄棄塵世其神
何之紫府清都玉塵之山冠劍所藏罔茲幽墟掛辭揚
芬載勒貞石永世不渝

顧渚採茶記略

蕭洵

長興城北四十五里有山曰顧渚山麓宜茶志稱與光
州同唐貞元十六年刺史李祠乞以貢焙立寺山下寺

前百步有泉極清甘煮茶葉皆仰立相傳每歲刺史入山造茶具禮拜勅項之發源其夕清溢造畢隨成刺史去則涸矣歷代皆貯之與茶同貢刺史入山往往稱勝號爲茶仙劉禹錫詩云何處人間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時杜牧之云誰知病太守猶得作茶仙顏真卿白居易皮日休鄭谷逮宋蘇軾諸賢履烏所至題詠爛熳流風餘韻皆可想見若息躬枕流忘歸金沙諸亭與木瓜室明月峽清風樓則皆漫無可訪洪武六年春余以工部主事來宰是邑始至官公署僅設而垣壁穿缺草荒

藝文補

卷三十

七

明文

侵階案牘委棄廢置不治安得復知有其他爲政未幾府帖下通判四明用亨隨至余以守令例當偕行明日守禦劉侯顯亦來寺悉傾圯守僧養中來見其首衣結言卽淚下周視山麓皆薊草莽間將何以修厥貢罪將誰歸於衆伐求金沙水疏滌之招來僧之竄避者復其身專事於茶寺宇森折者悉令撤而完之以居歲入山之衆製備龍焙之器飭童子數十至期盟櫛易衣入授採賃平日以從採畢仍收寺僧喜悅定爲常典然後次第修完息軒亭松茶

園右率童子官僚至則少休焉構清暉軒於聆院西爲監官所舍斃金沙池繚之以闌檻仍作亭四間池上籠焙時所以禮泉也明年春穀雨先二十日通判金華田侯洞寔來前夕小雨茶皆葉芽爭敷足供常貢故謹書其常事之所宜先貢采之次第記于寺壁庶來者守之而弗敢怠忽歷代歲造之增益罷行并書下方云

藝文補

卷三十

二十九

明文

唐歲造焙茶一萬八千四百斤宋罷貢元末茶二千斤續增芽茶九十斤國朝丁酉年進芽茶三百斤戊戌年增薦新芽茶九十斤又增貢五百三十三斤一十二兩丙子年又增芽茶八百一十六斤六兩葉茶三千二百六十五斤八兩吳元年又增進貢薦新芽茶二斤磨造末茶二千八百八十三斤一十五兩七錢五分葉茶二萬二百八十二斤二兩二錢五分欽依每斤折米一斗該銅錢一百二十文洪武四年又增末茶三千二百四斤六兩七錢五分芽茶一萬六百一十一斤一十四兩二錢七分五厘葉茶九萬六千八百八斤七兩一錢七分五厘洪武七年又增顧渚山葉茶一千斤該錢通計一千四百一十六萬

五千七十一文六分七厘八毫五絲末茶變易價錢
時值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六文五厘奇洪武八
年二月二十五日并書于吉祥寺屋壁

士林山水記

沈貞

去長城北十里曰士林唐宋迄元居多文人得名壤沃
民淳殷富朴善凡離世外道者施施而來汗汗而游余
因避亂居此得窮山水佳勝歷叙紀之自南而來由忻
湖自北而出由顧清東從曲塘西接堯市其東南營良
田者曰吳姚千曰陳家溪實霸先舊業與其隣手闢者

藝文補

卷三十

三十

明文

溪東西膏腴萬頃農歌互答樵牧問話恣恣藉藉繼禾
續麥野興幽趣溢于心目不可殫狀貯水既者曰徐公
塘塘水潔且甘可濯可湘搏擊澄泛溢派滋廣自右旁
達山本可記者曰石澗澗勢曲折如之玄順而東達則
東流逆而西引則西流坻埕澗洑不能各狀激之爲湍
湍之爲緒繚之爲派支稍屹砥而高爲堅流爲噴泉爲
縱橫澮澗潭多紅鱗多紋魚八鬚四足鮎日映則洋洋
于空投以塊則群趨而嗜撒然而逝則伏崖下好事者
標以餅餌飛揚爭取深可坐玩自茲澗少上有山高矣

懸而嵌者曰徐氏山山舊屬徐故以其姓姓之登高望
遠具區之夫椒雙雷洞庭馬蹟宛在足底又低而盤旋
者曰金牛嶺外隆內伏多櫛櫨櫨土人務樵支徑龐
雜自非熟由者前導則迷矣歸路山花分紅野雲翳黑
鎖釵太古莫知端倪倪自徐山盤旋而南曰南岡岡而
上曰白石山山石晶晃如雪堆塢中浮屠氏居幽隱清
適足以嘉趣樹木皆畢屈堅瘦若蒼龍竦竦百鳥喧啾
雖冬常如二三月又散而他之其可游玩者曰鴛鴦潭
計潭多巨植森列千章映蔽日月菟苓鳥薺牽絆開絡

藝文補

卷三十

三十一

明文

交貫其上如幢豎如蓋張龍鳳翔翥下有頑石可列坐
者十七八潭中多蒲荷荇藻嘉魚出沒如赤鱗如琴高
又縱而北之曰西清澗澗石皆叢生杜若淵人局開湍
水激發確礧故噴爲琤琤聲吼爲雷殷聲灑注澗澗爲
鐘磬琴筑聲他如慈姑塘響泉崖香水潭龍潭皆可與
于游玩者率萃幽勝總屬隸士林故士林之居者日益
益嗟乎古昔承平時士大夫闌闌相望列治第于都城
熙熙其門嘖嘖其堂未嘗得夫山水閒靜之趣自東南
鼎沸雖都中不皇寧處於是投山林者有之匿榛荆者

有之然後山水閒靜之趣又變爲憂愁寂寞之鄉自非
高志曠達與世相忘者莫得而樂其樂也則士林勝異
各有所解昔謝靈運自始寧伐木開徑至以爲山賊韓
退之登華峰絕頂至不可上下何其病癖如此予雖不
及古人將隨境指物咸有歌咏且曰人以時美境以人
勝夫物不自美因名而稱名不自異因人而成蘭亭之
清流激湍非逸少莫見其勝柳永之僻潭隱碣無子厚
莫知其奇庶斯文而有傳則士林之盛當不讓蘭亭柳
永矣

藝文補

卷三十

三十三

明文

宋濂溪先生像贊

有序

林 靜

天付斯文於人也豈偶然哉必有不合而同不期而至
者故吾夫子與朱子生同庚戌今潛溪先生宋公之生
又於是歲人謂聖賢之出鍾靈降秀爲世禎祥天之所
俾信乎其不偶也周室既衰先王之道如日斯晦微夫
子六經執正人道孰明是大有功於萬世者也時降道
汙寥寥千有餘年廼能集其成會其要得吾夫子之指
歸者其惟朱子乎公秉文明之運贊一代之治以其餘
力使學者復古屏弃科第之趨一闢於理義之學其功

不在朱子下海宇之內一人而已耳然則夫子之道被
於萬世當時仕止乎魯朱子在宋號爲尚文之國立朝
僅四十日終尼僞學而公得君行道者甚久澤能加於
人文可垂於世光明峻大照耀無窮豈天之付公者獨
厚公之報乎天者亦將未艾也公年六十八卽謝政
天子數留止公公固辭曰天道惡盈人道止足辭意誠
款 上知不可強廼止益見公進退從容皆合乎道宜
其爲儒宗出爲勲德以文華國以道佐命定有系於
斯文之重輕矣世之論公者徒以文學遭遇爲事至公
之得乎天而契乎聖賢者又烏能窺其端倪也哉靜也
不敏游公之門頗久四方之士爭欲誦其言識其人有
不可得因寫公像刻而傳之非惟表公之德業亦且以
見我朝之有人也謹叙而贊曰

天開 皇明實生儒英光儲嶽降維戍在庚燁燁其氣
濯濯其精昔潛今顯爲國之禎明珠在川美玉在山公
貌之清風行雨潤蘭含芝蘊公德之馨如鳳之鳴如龍
之騰如雲之變如霆之轟公文之宏豈惟三者以聖爲
程乃補袞職乃持文衡 天子曰都汝執汝經往導胃

藝文補

卷三十

三十三

明文

子夔職是膺公拜稽首揚言于庭九卿百辟尚其典刑
四夷八蠻慕其光聲助垂竹帛貌寫丹青公告 天子
乞我頽齡亦有子孫嗣我簪纓公歸自 朝詞林之榮
懸車講學矜佩日盈回視河汾厥澤弗稱我從公游春
服既成山阿水涯載止載興毫分縷析物無遁形息我
道義樂我性情我贊公像德不可名天高地深令聞永
貞

題王叔明畫

張遠

吾師一峰道人曾有模董元風雨蕭寺圖今見此可謂

藝文補

卷三十

三十四

明文

雙劍神物須合子中其藏之以俟

題王叔明畫

沈良

予家有董北苑風雨蕭寺圖是思陵所題筆法高古精
絕叔明相訪出以示之稱賞不置予輒以贈之叔明爲
臨此卷子展賞題此俚言時至正庚寅秋七夕次日也

題趙子昂千字文帖二跋

方孝孺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
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二者
名家正書尤爲當世所貴重此卷子文洪武初竊金陵

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爲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
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于家公之弟惠仲父預修先朝
實錄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
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

又見題宋舍人
草書千字後

近代能草書者吳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爲鮮于公伯
幾稍後得名者爲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
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

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

藝文補

卷三十

三十五

明文

雖出與神彩可愛而顏頑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
天

題觀鵝圖

方孝孺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
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況其可
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有以取
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蘊與心之所得
寫之于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間者皆逸少之
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閒遠之

趣猶溢于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靈隱寺碑後

方孝孺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礧石攻木範金坏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爲足恃耶錢唐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壬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毀燎無遺而

藝文補

卷三十

三十六

明文

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連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永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修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甚

文必以余言爲然

嚴大司空像贊

方孝孺

德容申申方寸坦坦能才卓卓樂意侃侃得陶朱倚頓之術志伏波卜式之善藹中林也蕙蘭端上材也冠冕是宜結聖主之知歷台鼎之顯鳴大廷之瑟琴陳清廟之瑚璉屹山嶽以崇重倚春雲其舒卷誠可謂備五福於一身而貽百代之蕃衍也

沈約論

方孝孺

爲非常逆理之事者其身雖周旋俯仰于衆人之中而

藝文補

卷三十

三十七

明文

其心常懷慚蒙愧于獨居深念之頃方其年壯氣盛猶可以自勝及乎年邁而衰氣餒而病所爲之事與所負之人或見于影響或形于夢寐察乎在前皆其讐敵此理之自然而豈自外至哉齊侯之彭生呂后之如意司馬子元之賈陵道王凌沈約之齊和帝皆是物也夫是物者非果能爲禍祟也穿窬之盜多夢牢獄坐視之流多覩妖怪彼其心之所慮習之所積有以致之耳齊和帝之天下爲梁武帝所奪使其靈則梁武帝見之矣何爲而但斷沈約之舌哉國家之勢已歸于梁假若沈約

不言其能止乎不禍梁武而禍約非齊和帝能禍約也利其國之亡而責之以圖富貴其心惴惴然未嘗不內愧于天天固有斷其舌之理矣君子之學仰不愧天俯不忤人天與鬼神且不能違之而何夢寐之見乎故心無愧作視死猶生也將死而觀鬼神異物者必其行多可愧者也

荅溪親舍圖序

劉寅

仁義天性也具於心其理渾然無形聲之可視聽迫夫見於行事則親其親者爲仁敬其君者爲義親親孝也

藝文補

卷三十

三十八

明文

敬君忠也忠孝立仁義備而天性之理存焉監察御史太原王公世居吳興之荅溪荅溪山水明秀古今忠臣孝子斌斌輩出者亦不爲少可謂地靈而人傑矣公在家讀書時兩髦戴首班衣燦然奉甘旨間起居雙親顏采歡忻悅懌里閭之間稱曰純孝是乃天性良知良能之自然耳年既壯道德洞明志行超卓爲知己者所薦朝廷授以清要之職俾繩愆糾繆彈壓百司公乃謹守憲度克盡厥職激濁揚清不畏強禦名聲著聞癸未秋皇上軫念西南夷服之地去京師阻遠恐其民

焚獨鰥寡者失所養豪強桀黠者肆其暴或致邊鄙弗克枚寧特命內臣近侍不遠萬里來撫鎮之而公適在行也公至金齒下車之初廉問民隱敬禮高年審克刑獄平反冤抑戎夷由是心悅而誠服之無怨懟者公務之暇觀白雲悠然思雙親失養因泣數行下既而曰誰無私情奈公義何王事固不可置而吾親亦奚可忘乃命工繪爲荅溪親舍圖以寓意士大夫從而詠歌之公徵一詩爲首序寅再拜起復之曰天性之純者仁義天倫之重者君親人道之先者臣子人事之大者忠孝爲子而克孝於其親爲臣而盡忠於其君天叙天秩之理無不舉矣公讀周孔之書者也涵泳道腴周旋禮節始則移事親之孝以事君今則推事君之忠以思親忠孝兩全而臣子之道盡矣吾謂公之此圖非空設也白雲瀟瀟梧翠竹鬱鬱倚倚抑抑不知其爲碧浪之湖耶浮丘之峯耶夏屋渠渠雙親倚問今果得其安耶否耶是則公之心披是圖而愈思愈慕焉吾故謂茲圖非空設也夫孝之至者可以感天地孟宗至孝也冬月泣竹生簞

藝文補

卷三十

三十九

明文

友討至孝也舍傍湧泉生魚人患孝心之不至不患神
明之不祐堂堂 聖朝德洽仁浹無遠弗屆公其東歸
迎親祿養怡聲下氣洞洞屬屬焉他日太史氏必有與
公立忠孝傳者吾但恨老不及見姑祭此以爲之兆耳

萬里錦還圖序

劉寅

友人朱彥澄氏持巨軸過一齋請曰彭城金彥昇居吳
興苕溪之上讀書明理孝友著聞郡守辟爲椽掌刑曹
務以平恕存心不事深文苛刻民誦德者載塗旣而朝
京師例調雲南之金齒守帥知其能處之幕下俾典

藝文補

卷三十

四十

明文

司衆務彥昇和厚慎重上官由是見悅而衆亦推服嘗
念祖母在堂今已八旬嚴君亦幾耳順弟 兄尙少恐
晨昏奉養之道未備寸心懸懸欲一往省無由也吾任
烏程縣丞時已知彥昇之賢曾三四過顧彥昇在此亦
不忘曩昔之好與予友甚篤明年春當考榮歸今預製
行卷作萬里錦還圖以慰其意且期彥昇事業遠大焉
子宜序之序曰自古出仕萬里之外者未必不思親也
及歸而覲省焉亦未嘗不以爲榮也韓魏公還相州名
其堂曰畫錦周益公還江西書其門曰三著錦衣歸故

里職雖有崇卑之殊而戀戀故鄉之心則一也夫而思
歸而榮乃人心之所同然耳今是圖題曰萬里錦還其
取斯義歟予嘗聞之駟馬鳴珂雙旗開道煌煌斧鉞輝
燁麾幢達人志士不以爲榮焉孟子有曰父母俱存兄
弟無故一樂也誠哉是言借此以論彥昇之錦還矣山
川明媚寵柳嬌花助光晶也風日和柔黃鸝紫燕弄音
聲也無池水滿天光雲影爛熳熒熒也峽江雨霽烏林煙
缺曉後鳴也衣不尚青碧而苧袍似雪潔且明也佩不
喜珠玉而帶鉤如月白且清也漫漫長路跋涉不知其

藝文補

卷三十

四十一

明文

勞巍巍峻嶺攀躋不覺其險是何也思親之心切而懷
鄉之意深也入其境弁山峩峩咫尺目前老者候之里
門少者迎之郊外風雲爲之動色川原爲之改觀烹鮮
鱗酌白酒而勞之者疊疊謂之錦還夫豈不宜又况麗
眉鶴髮者坐上綵服班斲者侍下蘭玉森列賓朋四集
觥籌尊俎輝光相映春風和氣鵲手庭堂之間雖無珊
瑚錦障而心廣體胖雖無孔雀金屏而情怡意悅其光
榮又何如也然彥昇之志奚止於此勉強學問而聞見
日博勉強自修而行義日著他時名其堂書其門要必

如韓魏公周益公者焉將相無種在人自強不息耳功成名遂榮歸里第自有翰林先生大書錦還字遺之者彥昇勗步

紀行唱和集序

劉寅

詩之作本乎情也情有喜怒哀樂之殊故詩有和平慘愴之異自舜庭君臣賡歌之後至于今數千百年中間作者奚啻萬萬其更唱而迭和者亦不爲少但古人止和其意近代以來務和其韵和意固難而和韵爲尤難矣東吳張君宗海吳興翁君文若三衢江君清之學古

藝文補

卷三十

四十二

明文

入官侍從 輦轂之下薰陶染習有年矣鍾光嶽清淑之氣筆而爲五色文章之英又非一日矣永樂丙戌朝廷遴選才德兼備者奉使夷緬俾柔撫而安定之三先生適偕行焉水陸計程往廻萬五千餘里春夏秋冬之代序風雨霜露之變更覽山川之形勝聽鳥鳴之間關中心寧無所感故其爲詩也一人唱之二人從而和之或大篇或短章春容浩潏沈雄飄逸光采音韻耀雲錦而燦珠玉諸英莖而咀金石忠國愛民之心藹然見乎言意之表真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共得詩

凡若干篇題曰紀行唱和集寅也幸獲一觀自謂僑寓邊城二紀所見作者類多狂怪雕鏤酸醜苦澁之句惜無先達君子正之復讀是集頓覺神氣清爽淨洗胸中山野塵腐之態似見杜少陵王維賈至於目前詩可以興豈不信然寅又謂王先生之詩奚止如是而已將效蒼姬雅頌之作鳴 闕家盛德大業於無窮敬之管絃奏之 清廟必有一唱而三嘆者予以是深有感於斯文遂不自揆而書之下方云

愛日堂詩序

劉寅

藝文補

卷三十

四十三

明文

心存乎誠故形諸言動之間者亦誠然有誠於孝者焉有誠於忠者焉誠於孝則念念在乎親誠於忠則念念在乎君忠孝兼全並舉而無遺者其惟給事中柴公乎公先世居古杭之錢塘元季兵燹游臻大父由是避居吳興愛其山水明秀遂家于苕溪之上迨入 國朝卽於此占籍公妙齡由郡庠弟子員歲貢入太學衆稱其學博而行崇性敏而志篤名聞於 上永樂甲申夏五月擢任兵科給事中歲舍戊子奉命出撫雲南遍歷大理金齒諸郡駐馬點蒼弭節蘭江政務之暇思二親年

餘七表弗克終養乃製行卷大書愛日堂三字於其端雲南憲僉龔公爲之記復俾寅序之寅惟自古爲人臣爲人子者未嘗不以忠孝爲先務然忠則著于出仕之日孝則著于入養之時不可得而兼也今給事公巡按戎夷乃心王事又豈有一時之少暇可謂誠於忠而念念在乎君者矣然而天典民彝存之方寸一念之誠足感神明况二親秋髮垂頽烏可置之而弗動心乎此愛日之所以名斯堂也夫日者陽之精也運行於天旋繞於地晝夜之間積寸寸時而成一日積三十日而成一月積十二月而成一歲人生百年皆自一日累之公二親度春秋七十餘矣爲子者固喜其壽之永然百年之期已減三分之二此心寧不爲之少懼乎愛日者惜此日之易過而吾事親之道有不及耳安能掛長繩於青天而繫之爲吾遲延此景哉三春之暉寸草無以報也尚望一日之光如三秋之永使二親得以從容於倚門之際而聽其子旋歸之音乎古人於日惜寸陰爲學也給事公於日惜分陰爲親也爲學愛日一日雖過猶有餘日爲親愛日今日已過則來日無多矣於以見其心

藝文補

卷三十

四十四

明文

之誠存乎中而形於言動之間者亦無不誠也楊子因論舜之孝而發此愛日之一言足以感動千萬世爲人子者之心矣嗚呼此心此理天之降衷民之秉彝無日無之爲臣思忠固宜而孝亦不可斯須少忘爲子思孝亦宜而忠亦不可頃刻少置生乎兩間圓冠方履舍忠孝則何以立身揚名爲大丈夫也哉給事公心志純一制行高潔至忠至孝天地神明必陰相之行將旋旆復命大廷承恩歸省拜父母於堂上舉觴遙酌雲間之白日使人人得盡事親之道如公獲遂其心焉此又

藝文補

卷三十

四十五

明文

寒郊散馬圖序

劉寅

推愛日之誠以及人之仁也故敢於篇終爲公致意焉物各有所遇遇各有其時太行之騏驎不遇伯樂終困于鹽車之下沙丘之驪牡不遇方臯終老于駑駘之群時乎時乎果冥冥中有所使而致然耶抑亦稟賦之初有一定之分不可易耶是皆未可知爾寓滇陽周道淵氏持趙文敏公所畫寒郊散馬圖一幅來徵序余展于几而觀之乃大德改元公在玉堂爲完顏御史作也距今已一百一十有八年矣當時名公鉅卿題詠滿卷余

實難爲之言道淵請不已謹盥手書之曰自古畫馬者
甚夥驍騰駿逸奔突馳驟靡所不至公獨胡爲貌此一
馬于寒郊枯木之間霜風凜烈四顧無人其一黃色者
病而瘠垂頭如有所思其一青色者壯而健矯首長鳴
若矚顧盼焉運用巧思妙奪天機不知公之立意何如
也豈公以黃者自比而以青驄比完顏御史歟按公此
時年方五十有三任清高之職持文章之柄不爲不遇
也而以散馬自比何哉然以公之德之才之美負廊廟
之具居輔相燮調而致君爲堯舜亦奚難焉譬如馬者

藝文補

卷三十

四十六

明文

千里之才而不獲盡其用也歲月侵尋老將至矣寧免
置身於枯木之間乎而御史完顏公年富力強正宜蹴
踏雲霄蹀躞天衢星飛電迅瞬息千里而不知有汗血
之勞也勝重任而致遠道必有時焉回顧寒郊尚有老
而瘠者乎嗚呼莘野耕叟傳崑崙遇成湯高宗之聘
而後能成莫大之功使其不遇則亦類夫寒郊之散馬
也既序其事而又係之以詩曰
寒郊老樹枯又牙黃茅獵獵風沙斜陽欲下慘無色
淡烟影裏棲昏鴉翰林先生畫散馬迥立長空苦瀟灑

青驄有意一迴頭注目拳拳顧黃者欲行遠道力已衰
絡首何必皆青絲瘦骨伶仃病且老有志未遂徒傷悲
烈士暮年應類此豆粥藜羹焉足耻窮達由來總在天
用則當行捨則止我爲散馬作此歌時乎將奈何
孫陽不遇空蹉跎

皇華勝覽記

劉寅

聖天子嗣登寶位撫綏萬邦中外又安遐邇帖服悉出
內府金幣大賚天下顧惟西南一隅去京師萬有餘里
實居化外其土官率先來朝獻琛貢贄上嘉其慕義

藝文補

卷三十

四十七

明文

効順特命近侍就其國勞之賜之既事旋旆駐車金
齒行人司行人中山湯公家世吳興之溪人也恭恪有
儀薦實多信議論倣古同學懇至爲寫經行事迹俾工
畫者爲圖題曰皇華勝覽中國之士僑居是邦者慕
聖朝之偉績嘉使節之遠勞作爲歌詩以獻下執事集
成巨軸凡若干篇命寅述文以紀其實于卷端寅自愧
見淺識薄奚足以發揮其萬一乃請見因問其勝覽之
意公曰自陪中使發軔京都渡大江而上道出武昌
縱觀黃鶴樓而西也泊舟赤壁之下而上履巉巖巖巖

之所披蒙茸而踞虎豹遙睇鳥林烟漫雲迷森森茫茫
慨想周瑜黃蓋蒙衝開艦火烈風發霆轟電擊之猛勢
矣追誦坡仙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之雄文矣又涉江而
西也過夷陵登巫山聽三峽之啼猿緬懷宋玉空梁落
月之浮夸招魂楚些之哀唳矣經灩澦過瞿塘俯瞰鼉
鼉蛟龍之窟宅奔濤洄湧奮怒響震萬壑仰視白帝孤
城棲鵠危巢蒼藤古木蒼翳白日遐思于濤風帆掣斷
千尋橫江之鉄鎖矣步魚腹平沙之上觀天衝地軸穿
空偃月之陳畱或蛇蟠虎翼或龍飛鳥翔則凜凜乎十

藝文補

卷三十

四十八

明文

萬雄兵瑯戈鉄鉞森烈乎胸中矣鳴騶夜郎縱轡烏蠻
解鞍大渡赤水弭節碧鷄金馬憶莊蹻略地于滇池笑
孟獲七擒于孔明矣循洱海踰點蒼觀蘭江之蕩漪挽
桂棹而飛渡遂下天井臨永昌川平如掌哀牢東峙城
西羣峯若抱若拱聯嵐含輝崇卑之勢呀然注然蒲民
睢睢焚人肝肝其酋帥戎服紅帟首握刀屬弓矢郊迎
俯伏列道左其徒旅負鎧擁盾弩戈戟頭繞青黃雜色
細蟬珠臂縛赤籐絲倚仗而觀者以萬計本土守將致
恭盡禮儀無怠園護導引歷上甸而南去有黑水蜿蜒

居民僉曰暑雨則波流滄滄如墨拍岸而下涉者中傷
卽病弗起氣上衝飛鳥不過升無良山紆崑崙衆皴
前陳律率乞巢翻偃上下猱狖驚呼攀緣林木吁可畏
也佇立遠視則千峯攢青萬水凝綠川原繡錯室廬蟻
聚富且庶也至孟朗有江瀾漫約廣五十餘丈索竹爲
浮橋人馬濟其上江之南撰甲執弓矢者萬人驅象百
餘勢若欲與我敵旣通命則飲衽而前匍伏謝罪延入
本國乃木邦也其土官禮益恭謹由大甸至騰衝夷人
雲集景從殊形異狀瑰瓌儻桀不可殫紀所至之地爲

藝文補

卷三十

四十九

明文

國宣揚充風霽霽雨濡枯潤朽鈞霑惠化若小若
大踴躍鼓舞歡聲雷動咸舉手加額而言曰吾皇盛
德洪禧流布遐荒遠裔浹洽肌膚骨髓浩浩瀚瀚曷可
忘也又將隨天風瞻五雲而覲蓬萊矣迴轅過龍泉其
江北孟朗少隘兩岸極峻深下視則魄遁神喪約藤爲
梁過者行至半戰掉驚愕不自勝遂越高良工而歸高
良工卽蒙氏時封爲西岳者也嗚呼天下之險斯爲第
一人稱蜀道亦猶是爾致貢方物虎豹犀象羽毛齒革
兼金良馬難以數舉於惟聖皇之御世也巍巍乎虞

夏殷周之弗可及矣斯爲之盛覽云寅謹按周禮大行人掌出使四方交聘鄰國宣上德達下情乃其職也懷靡及之心廣谷詢之道駕四駱執六轡驅馳道路跋涉山川顧瞻原隰草木敷榮衷腸寧無感乎雅詠皇華四牡春秋載賢大夫之出使者甚夥公之心真無忝歟子謂男子之生志在四方今我國家疆宇之大幅員之廣東接扶桑西臨昧谷南踰交趾北抵窮髮聲教所暨罔不臣妾奚止坤維一區而已哉公異日將擁貔貅萬騎撫鳴劍抵掌踰穹窿度大漠登狼居胥歷觀漢魏以來刻石之崔嵬乎掉鞅而西也抵于寘絕康居入大宛臨渥洼窺天馬所產之深淵乎旋鑣而南也張雲旗駕樓船泛溟海取箸矢於肅慎觀白雉於越裳乎皇風扇和無遠弗届窮八荒車書之未同者同之極萬國民情之未達者達之著奇勲膺顯擢銘鼎彝垂竹帛其不在茲時乎吾謂張騫傳介子不得專美於前矣必有翰林先生爲公大書勝覽於無窮焉公其勉之

跋錢舜舉所畫猿馬圖後

劉寅

懷遠將軍同知金齒軍民指揮使司事京兆車侯自英

藝文補

卷三十

五十

明文

年時得吳興錢外史所畫猿馬圖一幅藏之久矣永樂乙未自洱海來臨是邦視篆之曰政務倥傯交春後得少暇延儒生出其圖示之披玩再四見其鳳膺虎脊竹耳鏡瞳精神變化惚恍莫測直渥洼之奇種也一猿挽韁戲侮於前馬驚躍無定一奚奴執芻秣之具伺立於後諸名公題詠珠璣燦然侯意猶以爲未足復徵詩文余歸坐梅牕紬繹而書之曰自古畫馬者多矣若江都王若曹霸若韋諷支道林韓幹輩下筆摹寫妙奪天機有不可盡述者而近代錢氏亦造其極焉余因評之凡藝文補

卷三十

五十一

明文

之意而畫亦然觀猿馬而得用人之術錢氏之作豈無深意乎

志訓堂序

楊榮

志訓堂者今刑部郎中吳興章善之所作也善昔爲山東往平典史其父自明在鄉念之弗克面訓故遣書誨諭凡千五百餘言辭意諄懇一皆切於時用善由是自典史屢陞至今官慈祥弟忠厚敬謹行彌篤而善益臻智彌廣而政益勤豈非有得於斯訓者乎自明歿既有年善每思往昔耳濡目染之時未嘗不歎歔流涕如

藝文補

卷三十

五十二

明文

見父之存焉故構堂於其所居扁曰志訓以示不敢忘也間復錄其父之手跡裝潢成卷來徵予言予惟父母之於子莫不知愛自襁褓以至成人一飲一食一裘一帛凡日用所需苟可與之規畫者無所不用其心然徒愛之而不知教是不能盡其爲父之道矣父既教之而子或不肖弗克以承其教是亦不能盡其爲子之道矣父子之間若是烏足以論其可否哉今自明之爲父既克愛其子又能教之諄諄而深至善之爲子既克孝其父又能恪遵其訓而不違寔父子兩得其道矣昔鄭玄

遣書諭其子不過欲其勤儉以承其家房玄齡集古今

家戒書於屏風令諸子各取一具以爲足以保躬至如

韓忠憲戒其子以爲窮達禍福固有定分切勿枉道而

求以喪所守史冊著之千載之下耿耿不磨况自明戒

其子之立身行道居官守職纖悉畢具之若是子又烏

得不嘉美之雖然忠孝無二道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

善今位列于朝職專刑名尤當疑心定志進思所以體

皇上欽恤之意退思所以守父之訓俾獄無冤而刑

不濫將來所至不惟高明遠大而陰陽之及于子子孫

藝文補

卷三十

五十三

明文

孫以食夫天報者豈有涯哉與人爲善君子之道予故不辭而爲之序

溪山萬狀圖記

解縉

余有溪山之僻少時見日出東嶺朝霞綢映草木奇秀每乘興獨往過水光瀾灩傾巖瀑布與流溪津渡處漁家艇釣輒不勝喜微吟縱觀不知日之夕也或朋舊過從携壺命奕爲登山臨水之觀髮不及櫛屨不及繫衣帶不及盡理欸然赴之每至月出久之徜徉而歸未嘗厭也后來經涉世故拘牽行役不得自由顧瞻溪山如

舊親朋潤別之懷形於夢寐蓋嘗以物生之地不同氣質之性亦異江湖之魚不樂於宮沼山林之馬不羨於天開貧賤之習不適於富貴開曠之情不堪於拘束也溪山之游觀豈有聲色臭味之足移人也哉予本溪山之人拘於氣質之偏習於聞見之迹而學問之功淺未能超乎事物之外也嘗自知其僻焉余友蔡君學淵爲言吳興李華甫氏亦若余之僻且以溪山萬狀圖求爲之記展之盈數尺而所謂萬狀者固不出乎其筆墨之外玩適之餘庶有超然而得乎僻者可以兩忘幸因蔡藝文補

卷三十

五十四

明文

君而命之也

跋趙子昂墨梅

解縉

趙文敏公蚤歲喜畫墨梅印以水晶宮圖書因洞中有瑪瑙寺或戲以爲對遂不用此圖書而梅亦少畫聞之高竹閣云季常近得此紙有錢選舜舉跋語其爲公早年畫無疑及觀公所題二首追懷惋惜未嘗咎其少之作不工者蓋其才情之出下筆過人有自得之妙亦必有自得之喜固不足以盡識公之爲人然亦可以想見公之爲人也季常其永寶之

題縛筆帖

解縉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書一文藝爾非得善筆義獻復生無所用其巧吾尋常欲作佳書爲傳後計非陸穎筆不可陸穎本農家而善縛筆長子尤能知筆之病次子亦能縛筆而不廢農事樸茂尤可喜農隙時讀書農時手自耘種古者士大夫皆然風俗日薄遂不肯爲爾

重建峴山顯化禪寺記

楊復

山去湖州城南不三里近左枕碧浪湖右眴道場諸峰倚閣道挾廣阡雖若嵒巖然實據明秀幽深要處故人

藝文補

卷三十

五十五

明文

皆占其勢以爲奇舊名顯因晉殷康築顯亭其上後或名峴山之有寺則自盧阜遠弟子道源始也源至文照照至慧明明至慧解再傳至趙宋慧源師特奉朝旨賜有今額師又凡幾傳及元文筆輩其間盛衰難以悉舉入國初來屢歷兵燹輪奐之規蕩無餘燼往來人棄爲荒丘路弗之顧城中故老謾有知者亦祇歲時相率躋其顛弔唐李適之所鑿窪樽池置之浩歎而已寥寥三十餘年雖宿德莫能起其廢永樂改元得顯公者自長興應山來結茅修苦行與蛇虎鬼物雜處日惟一食

怡然弗以爲憂坦然弗以爲懼卒使郡士子敬重稱菩薩相與發檀信真心輸糧委餼懷鄉神幣日屈五體投禮肩踵摩接施捨委積公乃謀材于山探土于壤就焦以陶瓦親蒞以伐石備力之壯募才之幹航遠負重筏難昇易貿五金鳩群工遂泐正殿三間巋然中峙然後次第作法堂山門長廊以及厨庫倉囤會食有所寓客有室居僧有寮庖經有藏應緣有舟庇舟有坊給衆有器約器有局鑿甃以汲清泚既以采絮懸膏以燭夕胃鍾以鳴時瓶葩繼艷爐馥延溫禪榻雕檀風旛圖綺仍

藝文補

卷三十

李本

明文

塑佛菩薩聖僧護伽藍執金剛等神若干座碧增金爛玉瑩珠輝若假幻師頓成靈境周麓則長垣限其內外沿流則堅隄衛其衝斤至使瓦礫之地易爲實坊荆榛之區化爲旃檀公之功德有足以感動人天者矣按舊記解寔長城始興王陳氏喬補明主席能理香燈久久相續今公亦長興人棄彼居此極力勝因豈其後身來了宿願之未了乎雖然財施爲下法施爲上公當復以自了之智利他一切則毘盧身上無有壞時其功德益大又可特筆記也大明正統歲在辛酉二月

顯上人復住峴山疏

楊復

倦鳥知還率爾何須盡興閒雲欲出飄然也是無心未了因緣從新氣槩恭惟再命峴山堂上大猷法師精持羯磨靜入禪那曾埒鳳山之虎鬚敢補雲谷之鼉鼻窪尊頂上拄杖子擊破虛空浮玉山前竹篙頭敲斷性命已自深藏獅窟不妨重豎剎竿逞手段而弄金毛觀者宜皆喪膽揚喉音以歌白雪聞之寔足傾城定翻成最勝家風還養出超凡子息長增佛彩遠報慈恩

防風氏神廟碑

沈彬

藝文補

卷三十

李七

明文

太祖高皇帝卽位之初正祀典詔曰夫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止以山水本名若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堂號甚盛典也蓋上古天神地祇人鬼通祀曰神尸之以人人惟萬物之靈蓋莫靈於人也降及唐世日遠於人漸無神象儒先莫考其詳大而天神咸以舍莫致敬他可知已會稽之北江淮之陽封隅之間神號防風氏遠自有虞以上必則古先治民聖賢民到于今思之不忘而報事見靈德王碑詳具顏魯公碑今莫考其詳焉彬

本縣人而生也晚常有是言間語於人質諸鄉父兄君子決非禹黷後期乃其沴世不肖子孫是非孔子所考載專車骨者嗚呼安得一正祀典期日俾牲幣牢醴一如古初上聞於朝以洗千古之繆之爲快哉今未敢也

跋趙松雪書姜白石書譜後

金寔

右姜堯章續書譜一卷趙魏公用繭紙作行草書今爲湖峯張氏家藏玉輝以示予徵題觀其用筆雖若不經意而其轉折向背從容合度正所謂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者予每於湖東西故家往往多見公之墨蹟蓋當

藝文補

卷三十

李人

明文

時鄉里所求無弗得者竊意公於此事精妙入神亦樂爲之嘗聞故老言每當風日妍美心神和暢或游泳於池亭園囿間雖青衿童子蒼頭小奴皆樂爲之書持適市便獲重購或見仲穆來輒笑而藏之且誠勿令三官人知將詬責汝噫觀於此可見公之胸次悠然如光風霽月流動充滿略無滯碍視浴沂詠歸之氣象何以異哉世乃以公之大德爲小藝所掩豈其然乎

吳興藝文補卷三十終



ZW 2118188573595